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九・子部・兵家類

十一家注孫子三卷 〔漢〕曹　操　〔唐〕杜　牧等撰　十家注孫子遺説一卷　〔宋〕鄭友賢撰 …… 一

孫臏兵法十六篇　〔戰國〕孫　臏撰 …… 九五

司馬法集解三卷　〔明〕閻禹錫輯 …… 一四九

諸葛武矦心書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八陣合變圖説一卷　〔明〕龍　正撰 …… 一八九

翠微先生北征録十二卷　〔宋〕華　岳撰 …… 二二七

江東十鑑一卷　〔宋〕李舜臣撰 …… 二七五

火龍神器陣法一卷　題〔明〕焦　玉撰 …… 二九三

重刊續武經總要八卷　〔明〕趙本學　俞大猷撰 …… 三二一

經武淵源十五卷　〔明〕李　材撰　〔明〕左光斗訂正 …… 四八三

2473/08

十一家註孫子目録

孫子本傳

上卷

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形篇

中卷

勢篇　虛實篇

軍爭篇　九變篇

下卷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間篇

十一家註孫子目録終

十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

上海圖書館藏

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張預曰恩信使民**二曰天**張預曰上順天時**三曰地**張預曰下知地利**四曰將**張預曰委任賢能**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故可以與之**

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曹操曰謂道之以敎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皡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敎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敎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敎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愼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其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令可目

賭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適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

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圖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理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王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

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

能果斷嚴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

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之類是也○張預曰察彼我之將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晳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踰時罰不

遷列於誰爲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我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

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陣○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

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

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誑燿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王晳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距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晳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邿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荆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荆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陳皥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畜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

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皞曰所欲必與所親悉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貍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

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脩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皞曰彼恡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

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晳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劒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劒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鬭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爲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爲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遁甲置筭之法因六十筭已上爲多筭六十筭已下爲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筭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也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曹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

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
甲十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
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
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
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
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千里饋糧**曹操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則內**
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曹操曰謂賂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
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
膠漆者舉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賂賞在外也○賈林曰計
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客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晳曰內
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
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
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
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
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賂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曹操曰鈍
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
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
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
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
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
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久**
暴師則國用不足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

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
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夫**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
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
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
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為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
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為謀畫
也○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
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
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
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
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
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

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
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故兵聞拙速未**
睹巧之久也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
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
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
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斯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
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
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
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
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
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
魏思恭為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
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

王之事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剋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説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皥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皥註○王晳

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迎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銜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

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曹操曰六斛四斗爲鍾𦮼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𦮼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

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𦮼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𦮼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晳曰曹公曰𦮼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𦮼今作萁秆故書爲芊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𦮼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故殺敵者怒也**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晳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

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取敵之利者貨也**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令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勸百也○王晳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而更其旌旗**曹操曰與吾同也○李筌曰惡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車雜而乘之**曹操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雖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卒善而養之**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曹操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

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故兵貴勝不貴久**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筭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

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絶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爲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曹操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曹操曰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杜牧曰五人爲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晳曰國軍卒伍不間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筭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皡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也○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懸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後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皡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罇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辭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趨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
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王晳曰以
智謀屈人最爲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
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
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
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筭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其次伐**
交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
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
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
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
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
途也○陳皥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
敵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梅堯臣曰以威
勝○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
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
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

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
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
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之勢則我彊而敵弱**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
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晳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
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揔名也太公曰必勝之
道器械
爲寶**其下攻城**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攻
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
櫬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
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爲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
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攻之下者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修櫓轒**
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
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揔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者
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
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塡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
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
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
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
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塡壍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
是也距闉者積土爲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
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
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
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
有撞車剗鈎車飛梯蝦蟆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
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皥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

此楯字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
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
而蟻附之災也○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
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
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
也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
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揔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
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
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脩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
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
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脩櫓
爲大楯明矣轒轀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
城揔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
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
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
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

言已者以其經特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墻爲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屍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疫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豎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中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鄴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脅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

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拔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

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五則攻之**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皞曰兵說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衝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術為正二術為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倍則分之**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晳曰謂分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

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敵則能戰之**曹操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晳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少則能逃之**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刼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陳

韓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玄以八千卒敗符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殺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晳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必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巳下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授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杜佑曰縻御也縻爲反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

惑矣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皥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禽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越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則衆疑貳也○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縠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

註孫子上　三十四　中

遂能成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令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如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故知勝有五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識衆寡之用者勝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上下同欲者勝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皥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縠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

註孫子上　三十五　中

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以虞待不虞者勝**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皥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衞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

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眞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

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兎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曹操曰此上五事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

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王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皥曰杜說乃是出兵無名而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晳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則勝疏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關漏之形然後可勝○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

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為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杜佑曰在己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皡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為勝敗○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眾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己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則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眾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眾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以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

闕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之三避五與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晳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嘸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

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皥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眞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螘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己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鬬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衂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對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唯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汙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立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常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

已○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賈林曰度土地也○王晳曰丈尺也**二曰量**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晳曰斗斛也**三曰數**賈林曰筭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晳曰百千也**四曰稱**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晳曰權衡也**五曰勝**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

地生度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敵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已之形勢

量生數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兵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晳曰稱所以知重輕强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稱生勝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何氏同杜牧註○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晳曰重勝輕也○陳皡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䟽勝則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䟽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梅堯臣曰力易舉也**敗兵若以銖稱鎰**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晳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悍奔注如我之[illegible]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illegible]其跡此軍之形也○王晳曰千仞之谿至隤絕也喻不可勝[illegible]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illegible]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擊敵之不[illegible]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十一家註孫子卷上

十一家註孫子卷中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旗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爲[illegible]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illegible]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illegible]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illegible]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illegible]衆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illegible]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鬭衆如鬭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皆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以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將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禄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碫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碫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碫石也音段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晳曰碫冶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

上海圖書館藏

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當然後
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
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
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
秦使閒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
壁不戰又聞秦反閒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
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閒趙兵分爲二被道絕括卒敗
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
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
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
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
置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
擊走之獲其持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
奇兵皆黑衣玄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等分

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
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村會
北虜署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
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閒道先入洛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
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李筌曰動靜也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
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終而復始日月
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
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
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
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〻盛而復衰
喻奇正相變紛紜
渾沌終始無窮也聲不過五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色不過五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五味
之變不可勝嘗也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
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戰勢不
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
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
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奇正
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圓不可窮

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
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
勢也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
者節也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
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搏之故
能毀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
者皆由伺候之明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
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
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
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

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王晳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操李筌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

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皥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筌曰紛紜而鬭示如可亂建旌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上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游軍定兩端蓋游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上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徒

步相參舁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

奔迸退無逆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説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横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横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内明而外暗内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

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虚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曹操曰皆毁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吴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廿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吴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於黄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宫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

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治亂數也**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横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勇怯勢也**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

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皥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皥○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彊弱形也**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羸敝以羸老是也○陳皥曰楚王毁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王晳曰彊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任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

從之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彊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彊則示之以彊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隘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隷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觀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彊示之以彊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晳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予之敵必取之**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

禹、以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秃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首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户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怨師衆彊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

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懦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懦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敎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皥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輿○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李筌曰劘通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彊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彊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

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

耶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竇泰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陣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己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晳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趨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荅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

圍遺羸疾寄穀淮北麾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皥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乏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晳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潢臨沘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

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爲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不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王晳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之不得已而須出史稱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

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經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

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皡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儁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皡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扼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闘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閒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閒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學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案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皡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遂利

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衝突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彊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

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卧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皡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逵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壍敵人不敢來攻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人有

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旣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溝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窮左覆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

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形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吾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洩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徼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敵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已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勢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身率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兆主未安捨數馬仗弃擒輿吳越爭彊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陳皥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使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王氏曰以度量知空虛身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趨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虛空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

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皡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爲我分之而寡也○王晳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也

○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何氏同孟氏註○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鬭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鬭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鬭○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鬭○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鬭○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隊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侯景知其必勝風鳥貪狩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幡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皡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

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
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
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
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
可知也○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
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
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
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
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
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
地生地謂便利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
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
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
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
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

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懸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
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
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
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
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晳曰角
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
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
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
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
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
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
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
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鈎
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

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神
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無
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
知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
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因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
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不能知○張預曰因
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衆人所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
吾所以制勝之形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
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
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
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
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

道人莫知之也○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
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晳曰若韓信背
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
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
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曹操曰不重復
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
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
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晳曰夫
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
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夫兵形象**
水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水之形避高而趨下**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水因地**

而制流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兵因敵而制勝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故兵無常勢梅堯臣曰應敵爲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水無常形梅堯臣曰因地爲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

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故五行無常勝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晳曰迭相克也四時無常位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晳曰迭相代也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晳曰皆諭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合軍聚衆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王晳曰大國三軍摠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摠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交和而舍曹操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莫難於軍爭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皥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爭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遠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險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速○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晳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

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

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爲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皡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繇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閒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佚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舉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曹操曰蹶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杜佑曰蹶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蹶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追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皡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芻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矣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
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皥曰曹說以爲不先知
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
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
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
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
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
山衆樹所聚者爲林
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
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
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瀆濘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
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
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
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

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
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
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
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
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
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
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
禽而幽伏於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
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
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
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皥曰凡
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
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
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
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
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

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趍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
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
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墮決之害晝
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
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
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
城郭之小大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
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
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
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
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
其須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
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
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
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
而爭勝兵伐魯鄙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

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
立事○王晳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
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
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
也○梅堯臣曰非利不
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
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李筌曰以詭詐乘
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
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皥曰
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
離爲變化之術○梅堯臣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
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
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
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
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
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

疾暴所向皆靡**其徐如林**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晳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熛也**侵掠如火**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不動如山**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軍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晳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鎭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難知如陰**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晳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動如雷震**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掠鄉分衆**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皥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廓地分利**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

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皥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懸權而動**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餧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餧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軍政曰**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晳曰古軍書**言不相聞故爲金鼓**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可不明○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人既專一則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令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

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所營萬人

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皥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所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故三軍可奪氣**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

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晳曰震懼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鬬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守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

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絶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

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皥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理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皥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劌至于操刃而求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

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皥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晳同陳皥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素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

僻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晳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又有殞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卻且引

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卻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眾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銳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陳皥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

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今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鬭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必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

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荊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

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皥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

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過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過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耆建武二年魏圍鉅鹿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鄧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叡竇衝姚萇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過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過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曰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撫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儁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戰不克儁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關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皥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鬭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爲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變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變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

可遏迫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困獸猶鬭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陳皥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少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絶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絶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絶當速去無留○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危絶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

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故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鬭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晳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絶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徹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

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陿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皥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情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皙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

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淺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嘗堕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尅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

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
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
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
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
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
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
爲利也○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
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
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
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
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
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
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
筭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
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

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
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
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
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
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
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
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寇死鬭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
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
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
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
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
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

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
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
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
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
愼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曰同曹操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
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
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
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愼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
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
參利則事可行○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
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
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
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
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
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
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
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
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
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
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
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
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惡音
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
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

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遣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役諸侯者以業**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李筌曰須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勞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趨諸侯者以利**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晳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兵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

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愼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故將有五危**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必死可殺也**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鬭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鬭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必生可虜也**曹操曰見利畏法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鬭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晳曰無鬭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忿速可侮也**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陵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

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廉潔可辱也**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愛民可煩也**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人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皡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陳皡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愼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絕山依谷**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視生處高**曹操曰生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皡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杜佑曰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戰隆無登**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此處山之軍也**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絕水必遠水**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

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晳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晳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

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候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晳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晳謂非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曹操曰恐漑我也○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舳艫之戰逆亦非便○王晳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

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陳皡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衆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

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晳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

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糗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霧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熯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

明而右依實○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瀑水卒至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

深水大者爲絶澗中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絶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絶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絶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溼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絶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絶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晳曰晳謂絶澗當作絶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屬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絶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蘙薈足以蒙蔽當捲搜恐有伏兵○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蘙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晳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皥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皥註○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撾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得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耶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勿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皥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戰○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

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皥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横斷絶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横○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厮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櫓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款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彊而進驅者退也曹操曰詭詐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來日請相見晉㬰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勤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陳皥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揔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謀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晳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

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晳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杖而立者飢也**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晳曰倚仗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汲而先飲者渴也**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鳥集者虛也**李筌曰城上有烏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此篇蓋孫子辨敵之情僞也○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烏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

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存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夜呼者恐也**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皞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旌旗動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

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吏怒者倦也**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

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甑不復炊暴露兵衆不復反舍玆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也○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謏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敎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晳曰敵先行列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晳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

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纖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

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至也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法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晳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晳曰兵起云揔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皥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十一家註孫子卷中

上海圖書館藏

十一家註孫子卷下

地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相持之地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敷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阸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岡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阸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晳註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不宜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還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又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皥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皥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隘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

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皡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兵趣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營際晚下營塹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皡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

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晳曰不待鬭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梅堯臣

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圻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為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闘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堯梅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晳曰為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將為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縠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鬭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令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暮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衞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玄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

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怨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皥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早險勝平也○王晳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晳曰料敵審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孟氏曰軍達於君不違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為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覆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陳皥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

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
於敵故曰將之所摀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
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
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
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
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揉辭屈黃蓋詰問
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
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
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梅堯臣曰厚養而
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晳曰恩
不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張
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
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
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
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
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

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
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
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
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
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皥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
勝耳○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
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
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
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
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

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
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
或不勝○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
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
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
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皥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
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
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晳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
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
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
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
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
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

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
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
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
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
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也○杜牧
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內之

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鄖人將伐楚師楚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恃近其城莫有鬭志果爲楚所則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鬭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符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渴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度此二要雖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皡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晳同陳皡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鬭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五千人守成皐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皡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絶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絶○梅堯臣同陳皡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絶之絶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絶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絶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絶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絶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衢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

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已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也○陳皥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

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關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絶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關闔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也○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

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進○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王晳曰無故不當止也○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言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也○梅堯臣曰形勝之地先據乎利敵若已得其處則不可攻○張預曰不當攻而爭之當後發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絶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絶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絶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絶絶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絶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絶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絶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絶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脩其守備深絶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即上文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雖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爲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絶則掠畜積以繼食○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

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圮地則行**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毀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皙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兵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圍地則謀**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兵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

孫子十一下　十七

疾擊務突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死地則戰**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矣○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兵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梅堯臣曰設奇衝掩**衆寡不相恃**梅堯臣曰驚撓之也**貴賤不相救**梅堯臣曰散亂也**上下不相收**梅堯臣曰倉惶也**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

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王皙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為故或人問武曰彼兵衆於我而又嚴肅則以

孫子十一下　十八

何術待之也**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為秘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

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尤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

上策縱使知我倉卒御兵集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衞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壘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故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

我也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掠於饒野三軍足食**王晳曰饒野多稼穡**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皥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為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為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為不可測之計○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

自守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為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荊常用此術**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死焉不得**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士人盡力**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鬬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兵士甚陷則不懼**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鬬志堅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不得已則鬬**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鬬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黄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王晳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故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鬬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故說是也○王晳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儻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荆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呉公子光使刺殺呉王僚者劌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刼齊桓公**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曰可夫呉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呉越仇讎也同

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
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
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
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蛇
之首尾故兵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
馬使為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
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為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
道而足為恃也○陳皥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
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憂則
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
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
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
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
固然此未足為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
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

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
一此皆在於為政者也○陳皥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
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
者得軍政之道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
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
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
因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晳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
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
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
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
皆須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送之貌使於回運以前為

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
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晳
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
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
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
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
撓○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
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
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
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
晳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

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為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
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晳曰已行
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為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
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
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
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
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皥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
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
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趣之途
無使人能慮也○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
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
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

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李帥與之登高○陳皥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沉舟之類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晳曰

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矣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四達者衢地也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入深者重地也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為家故心無散亂入淺者輕地也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圍地也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地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散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輕地吾將使之屬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晳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爭地吾將趨其後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克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交地吾將謹其守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晳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

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衢地吾將固其結**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幣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重地吾將繼其食**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圮地吾將進其塗**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過圮毀之地宜引兵速過**圍地吾將塞其闕**曹操李筌曰以一士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爲介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

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曹操李筌曰勵志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埋井破竈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殊死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使死戰也**故兵之情圍則禦**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不得已則鬭**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鬭○王晳曰脫死難者唯鬭而已○張預曰

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鬭**過則從**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蹈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曹操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晳曰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夫霸**

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己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音伸**己**

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己威得伸而自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以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斬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闞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

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交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霸威亦增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信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隳也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晳曰杜姦喻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罰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晳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鬬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從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晳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鬬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

之魏人椅角作十三城慶之衛杖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與義兵於河北時尒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

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曹操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鬭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為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後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曹操曰并兵向敵并擊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趣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既行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

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

來則亟內之〇梅堯臣同孟氏註〇張預曰開闔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速乘之**先其所愛**曹操曰據利便也〇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〇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〇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〇何氏同杜牧註**微與之期**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〇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〇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〇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〇王晳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〇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〇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避道而從之恐不及〇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也〇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〇踐墨一作剗墨〇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〇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〇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〇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〇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〇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〇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〇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〇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〇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〇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〇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〇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譟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〇張預曰

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二曰火積**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三曰火輜四曰火庫**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

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皥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焚背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五曰火隊**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行火必有因**曹操曰因姦人○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皥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煙火必素具**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乾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艾蒿

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脩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時者天之燥也**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燎○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凡**

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擾者必有備也○王皙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

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故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終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已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

起也非得不用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非危不戰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主不可以怒而興師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忿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用間篇

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操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惜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非人之將也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非主之佐也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非勝之主也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故明君賢將所以

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李筌曰爲間也〇杜牧曰知敵情也〇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〇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〇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幾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跡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〇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絶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〇李筌曰不可取

於鬼神象類惟間者能知敵之情〇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〇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〇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〇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〇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〇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曹操曰因人也〇李筌曰因間人也〇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〇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〇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〇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〇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〇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〇王晳曰五間俱起人不之測是用兵神妙之大紀人主之重寶也〇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〇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克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〇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〇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虚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〇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〇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〇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〇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〇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〇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〇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内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内間之勢也又隋陰

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賂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鋭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紿之或以厚利啗之○王晳曰反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睢爲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

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跡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也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横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諴曰所獲敵人及己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敕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晳曰詐吾間使敵待之間以吾

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曾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詒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恥者爲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已有賢材智謀能自

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㬰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目內○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晳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陳皥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皥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

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皥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情○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晳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者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卧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王晳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為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感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皥曰此說踈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皥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

而𣪘任之𣪘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𣪘呂望𣪘臣也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覯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横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

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勠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晳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歟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十一家註孫子卷下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并序

滎陽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為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

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已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閒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奉或使閒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宇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

者無不制勝違敎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敎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闘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閒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肄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閒疎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方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彊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彊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彊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

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闘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敗者越將不識兵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兵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過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

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

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
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
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
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
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况出於生之
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况用於力
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
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况於生乎身猶不慮
况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
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

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爲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
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
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爲
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梐其所行古者
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令欲使人固止而不
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
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
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
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
曰不可探測而藴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
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
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
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誡也夫以神速
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誡備者固在中情祕
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
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
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
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
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絶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

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壃場之限所
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絶者所以禁人
内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絶是
謂絶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絶
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
絶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
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
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
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没往
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

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遠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

使間者使人爲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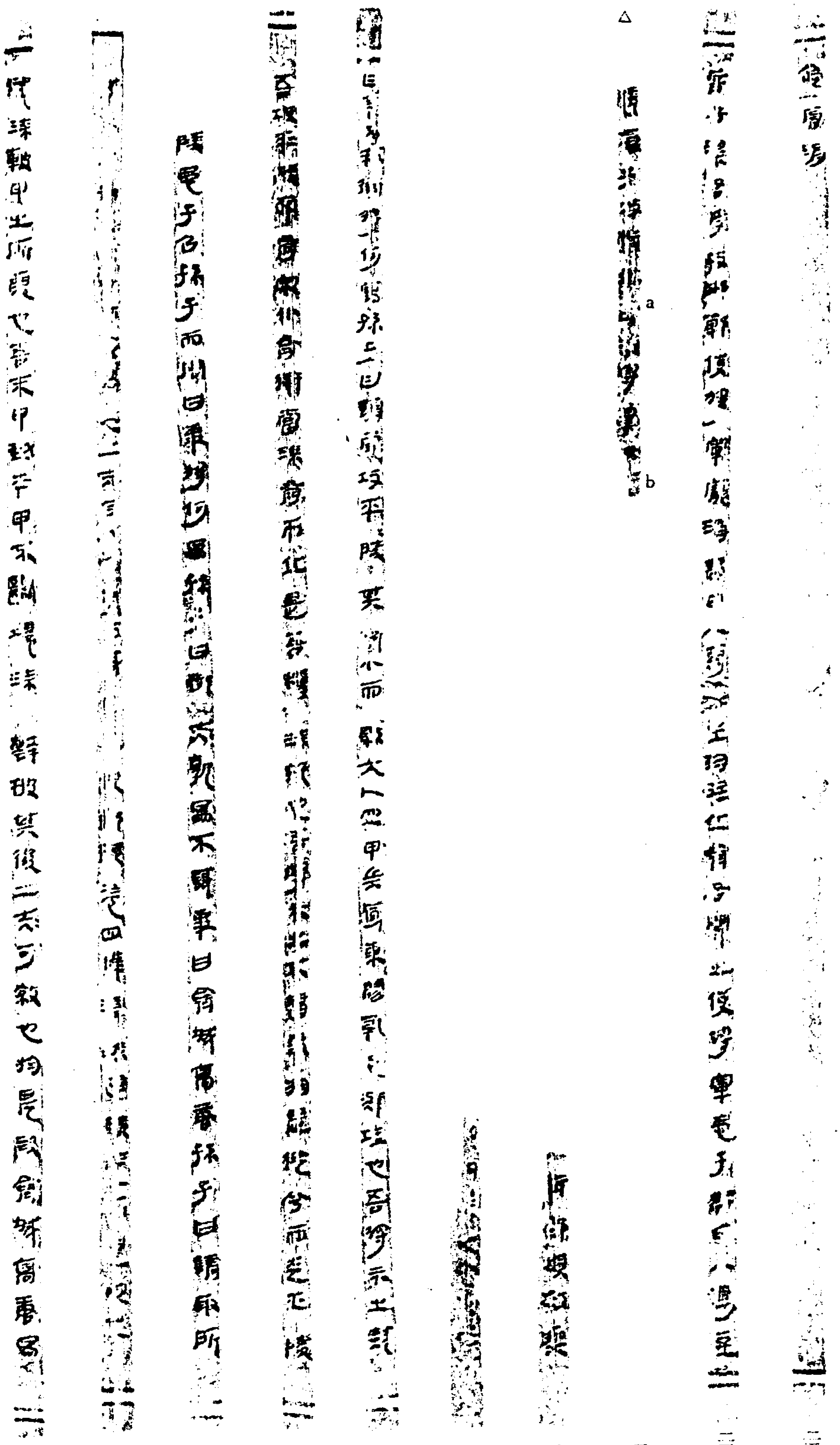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眞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

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遠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為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為深而以計為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遺說篇終

孫臏兵法



二三四背　二三四正　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七　二三八　二三九　二四〇　二四一　二四二

一四三　□而直將蟻傅平陵挾□環涂夾擊其後齊城高唐當術而厥將軍忌子召孫子問曰吾攻

一四四　平陵不得而亡齊城高唐當術而厥事將何為孫子曰請遣輕車西馳梁郊以怒其氣

一四五　分卒而從之示之寡於是為之龐子果棄其輜重兼趣舍而至孫子弗息而擊之桂陵而擒龐涓故

一四六　□曰孫子之所以為者盡矣　四百六

一四七　□孫子見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勢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

一四八　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

一四九　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後動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

一五〇　□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堯有天下之時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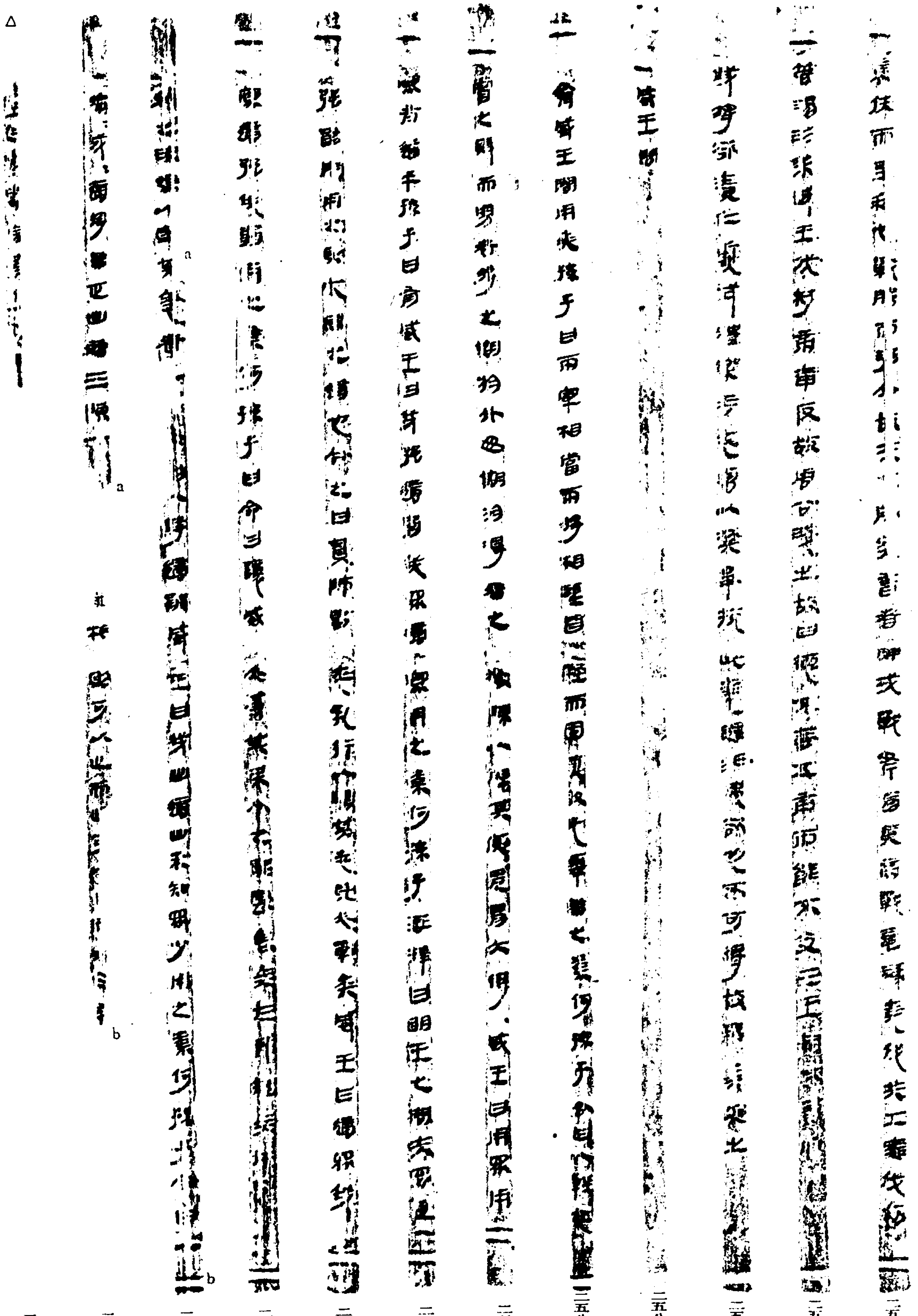
一五一　□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而不起弛而不用其間數年堯身□

一五二　□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舜擊讙兜放之崇擊鯀放之羽擊三苗放之危亡有戶是中國有

一五三　苗民存獨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之禹禹鑿孟門而通大夏斬八林而焚九□

一五四　□□曰□□□□□□

孫臏兵法　見威王　威王問



二五五　二五六　二五七　二五八背　二五八正　二五九　二六〇　二六一　二六二　二六三　二六四　二六五

二六六 可以侍生計矣威王曰擊鈞奈何孫子曰營而離之我并卒而擊之毋令敵知之然而不離案

二六七 而止毋擊疑威王曰以一擊十有道乎孫子曰有功其無備出其不意威王曰地平卒齊合而北

二六八 者何也孫子曰其陳無鋒也威王曰令民素聽奈何孫子曰素信威王曰善哉言兵埶不窮

二六九 田忌問孫子曰患兵者何也困敵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

二七〇 也請問此六者有道乎[a] ……困敵者險也故曰三里沮洳將患軍[b]

二七一 涉將留大甲故曰患兵者……困敵者險也壁延不得者渠寒也

二七二 □奈何孫子曰鼓而坐之十而揄之田忌曰行陳已定動而令士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示之利田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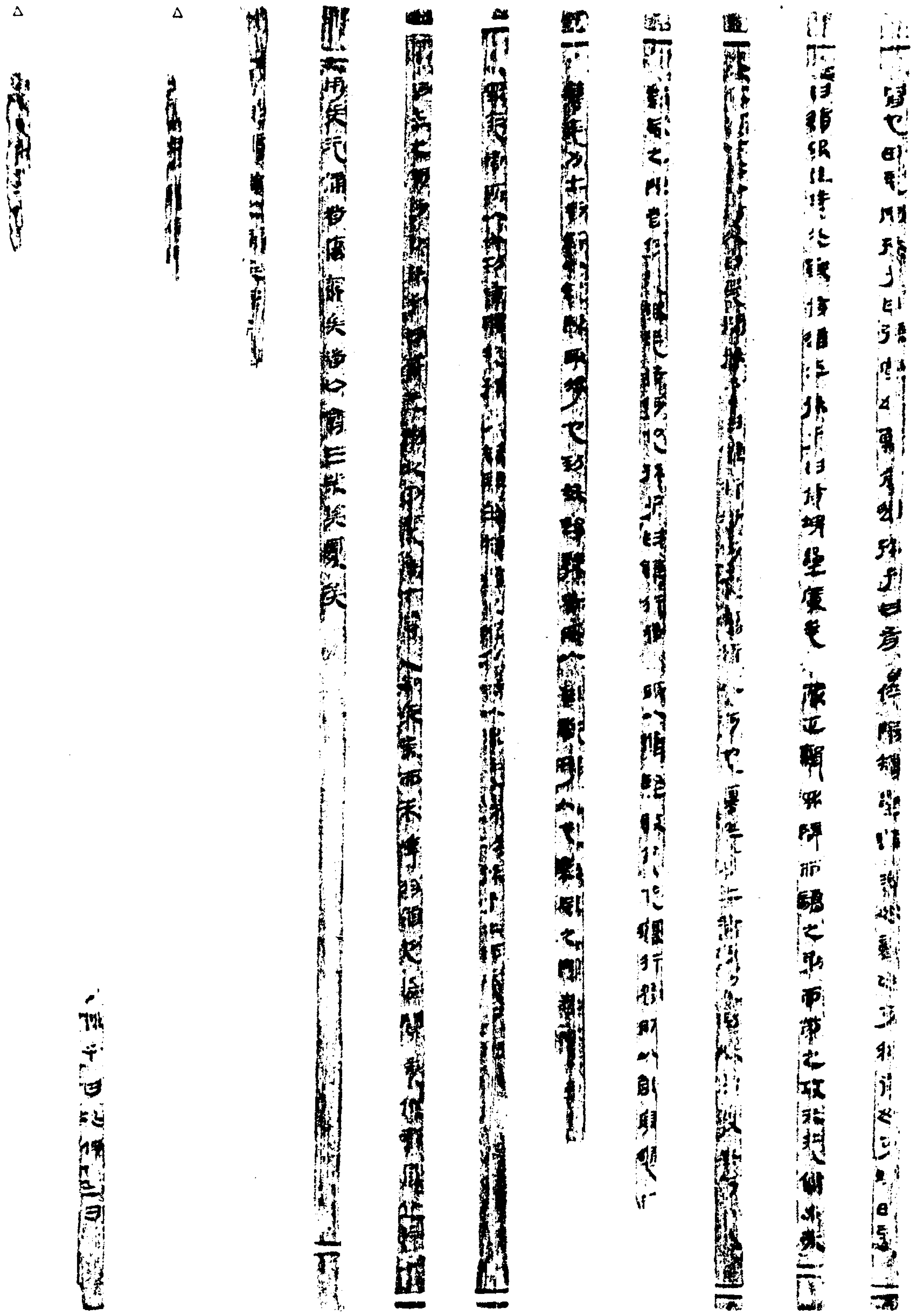
二七三 賞罰者兵之急者耶孫子曰非夫賞者所以喜眾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可

二七四 以益勝非其急者也田忌曰權勢謀詐兵之急者耶孫子曰非也夫權者所以聚眾也勢者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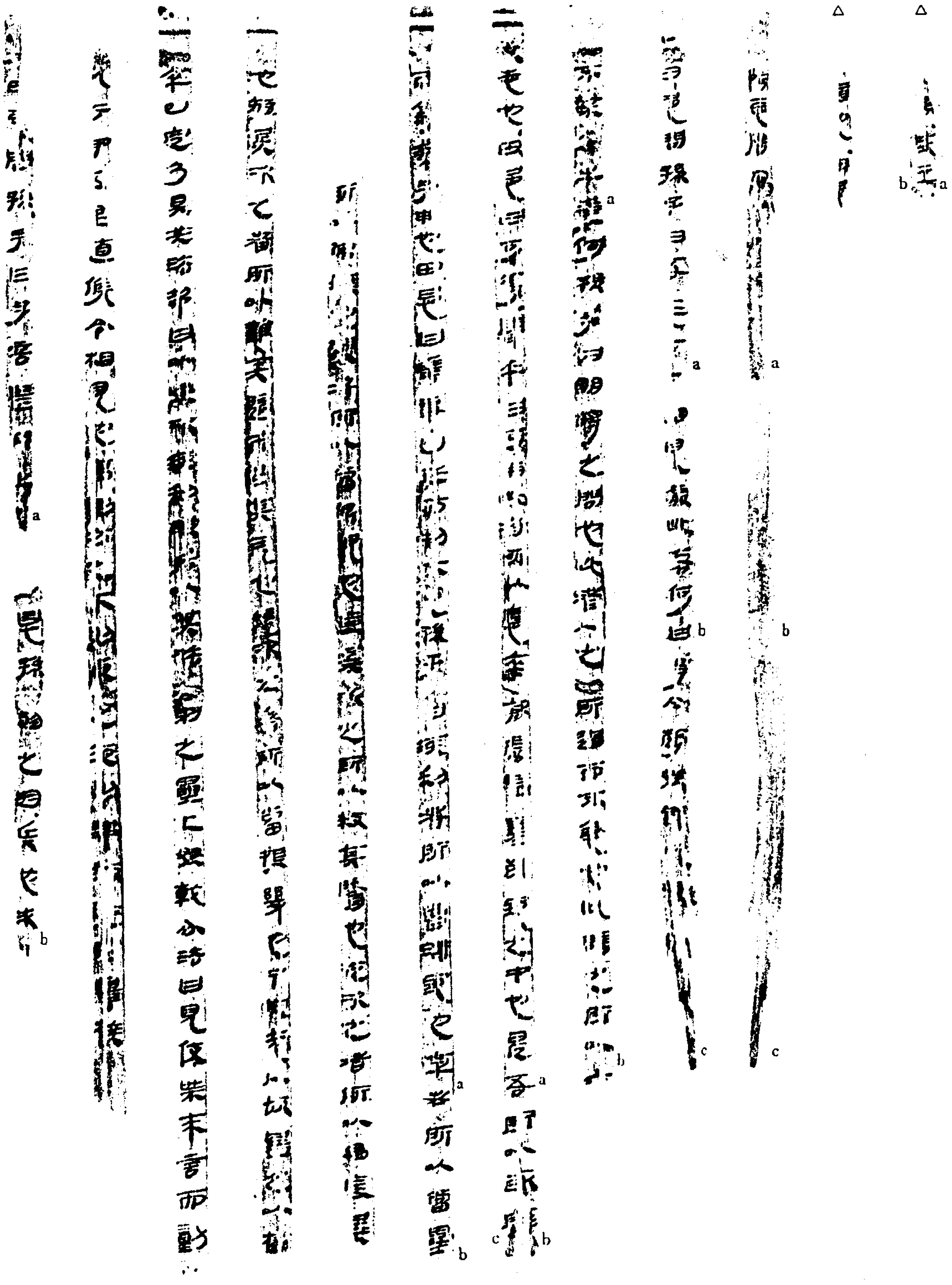
二七五 令士必鬥也謀者所以令敵無備也詐者所以困敵也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

二七六 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則其急者何也孫子曰料敵計險必察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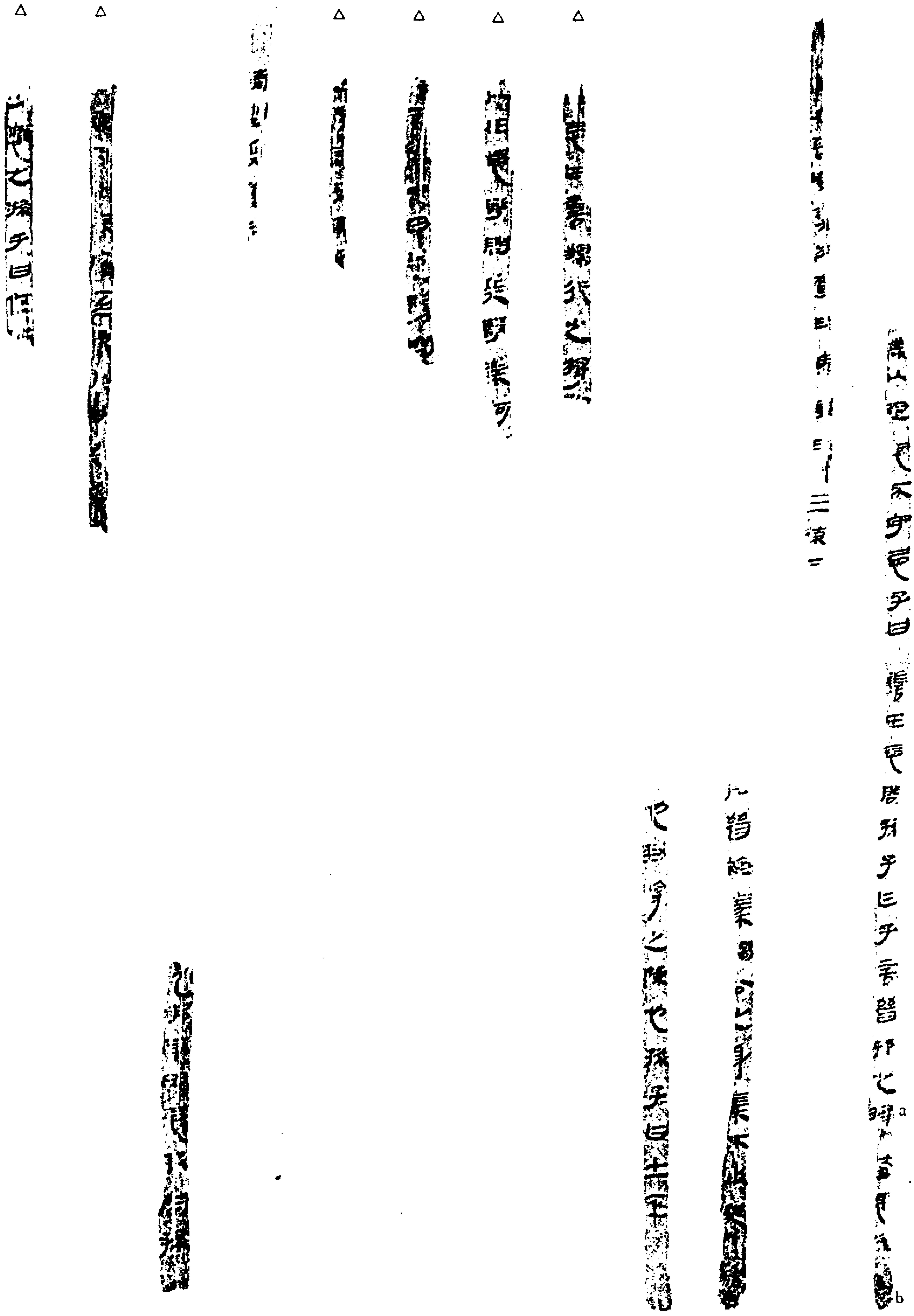
二七七 △……將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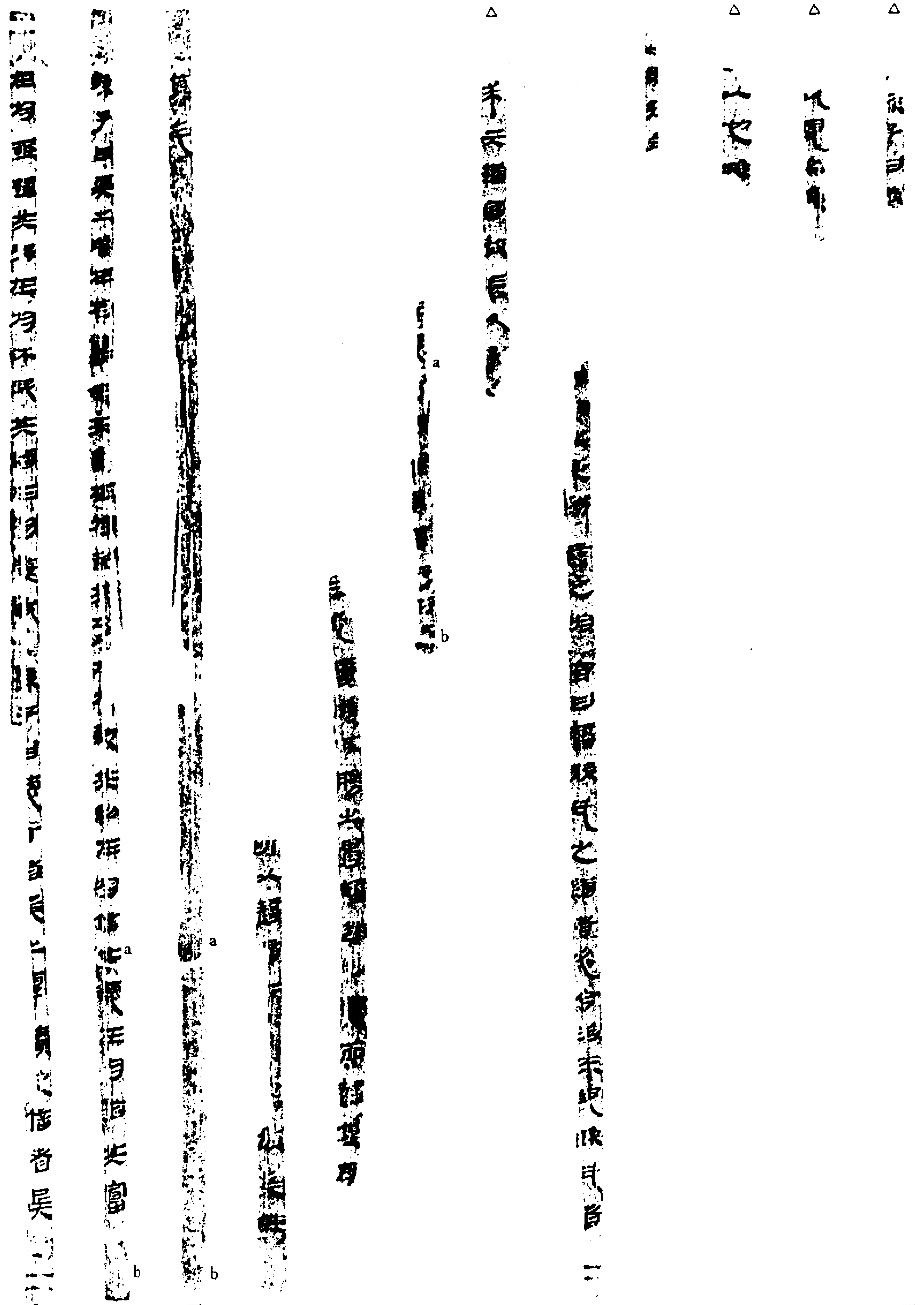


二七八 二七九 二八〇 二八一 二八二 二八三 二八四 二八五 二八六 二八七 二八八 二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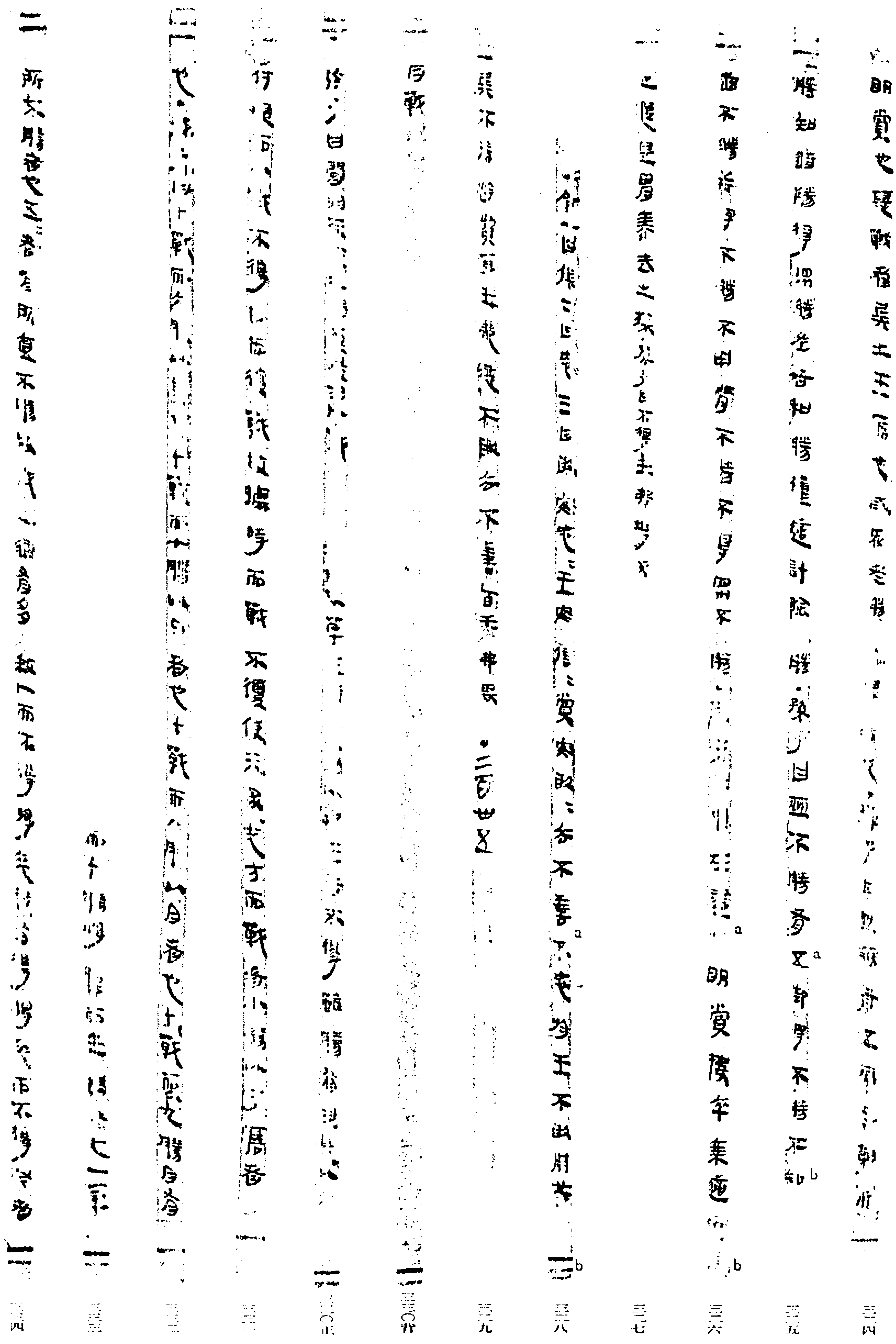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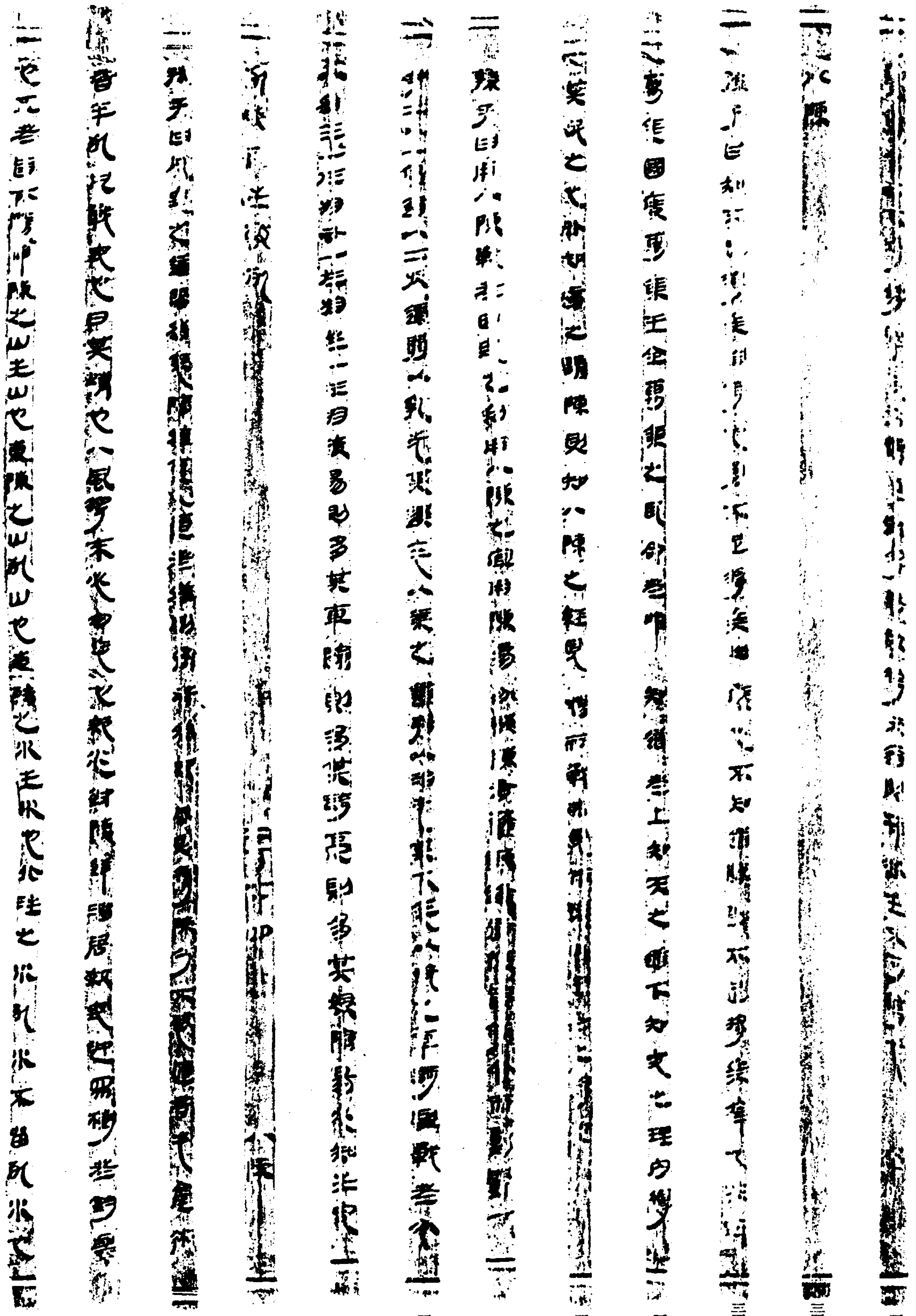
二九〇　二九一　二九二背　二九二正　二九三　二九四　二九五　二九六　二九七　二九八　二九九　三〇〇


三〇一
三〇二
三〇三
三〇四
三〇五
三〇六
三〇七
三〇八
三〇九
三一〇
三一一
三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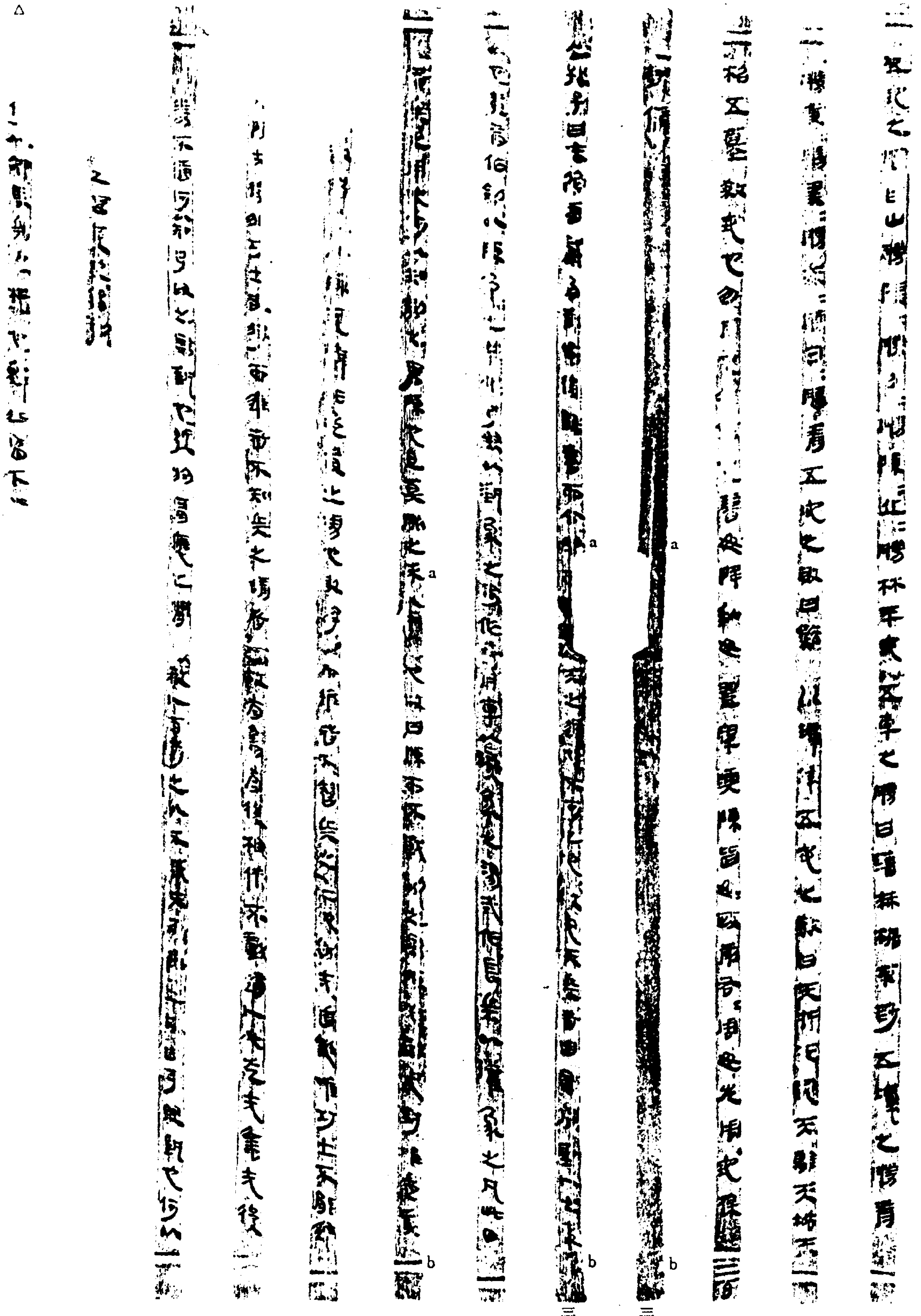


三一三　三一四　三一五　三一六　三一七　三一八　三一九　三二〇　三二一　三二二背　三二二正　三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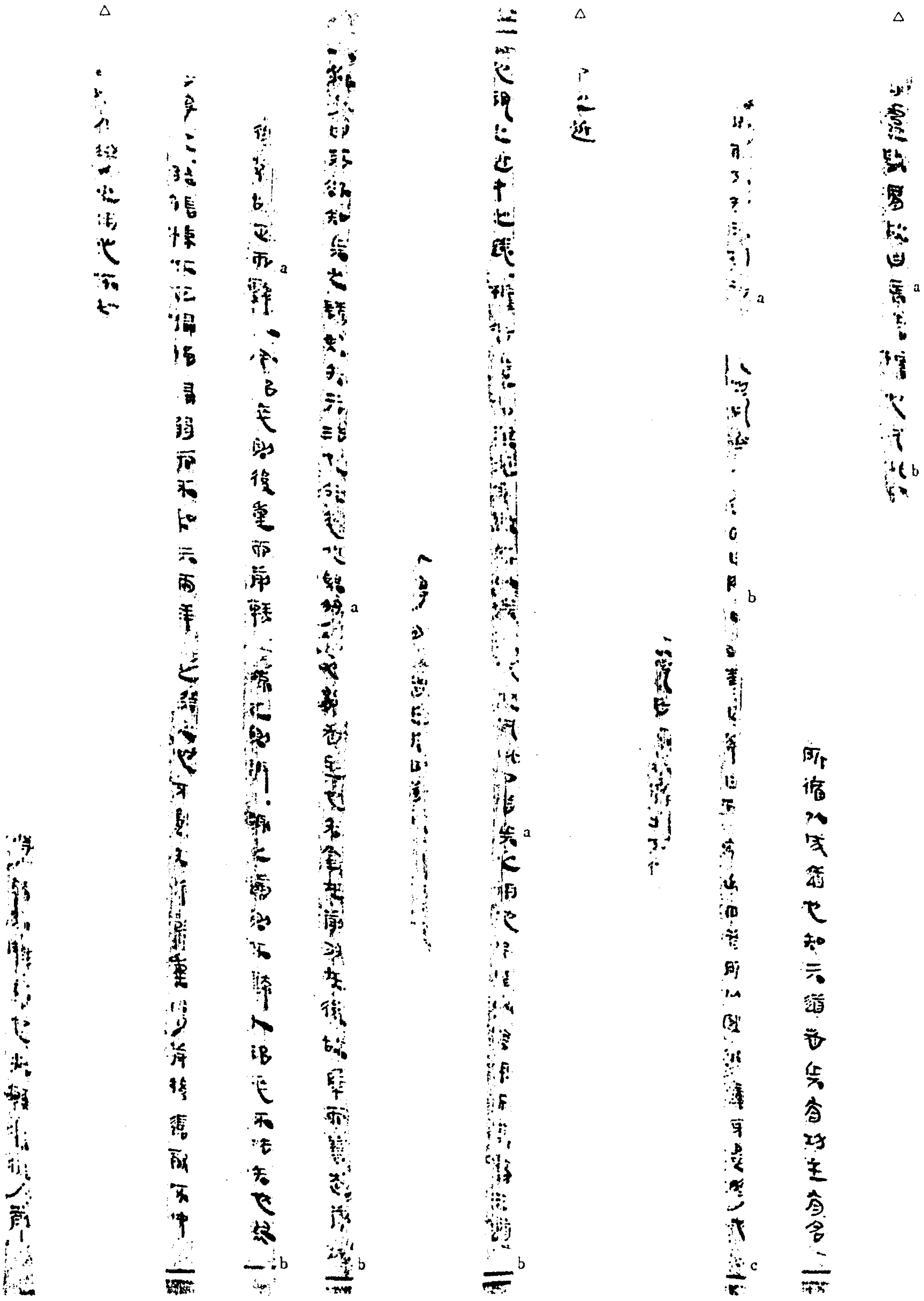

二三四
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七
二三八
二三九
二四〇背
二四〇正
二四一
二四二
二四三
二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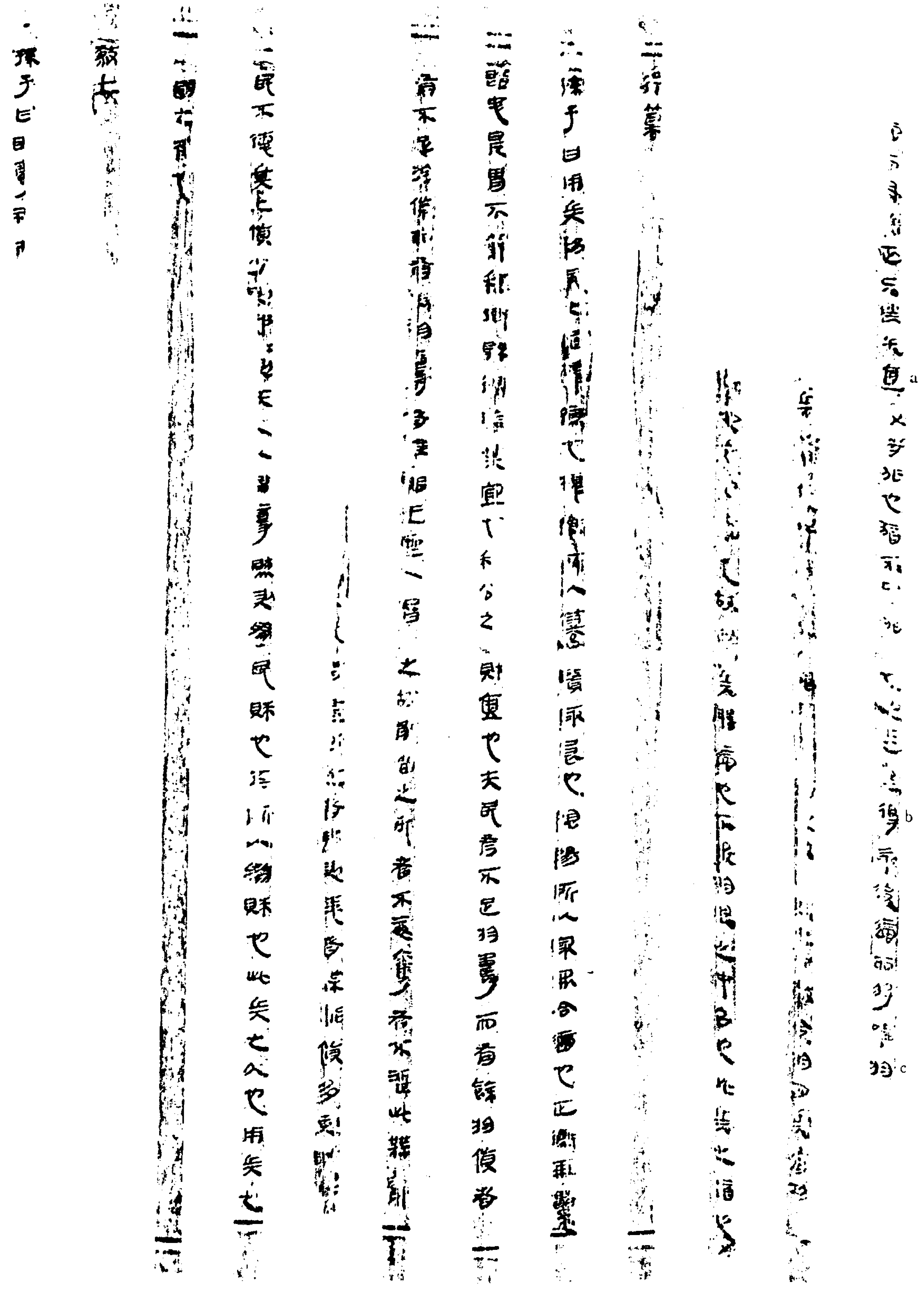
三三五　三三六背　三三六正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三九　三四〇　三四一　三四二　三四三　三四四　三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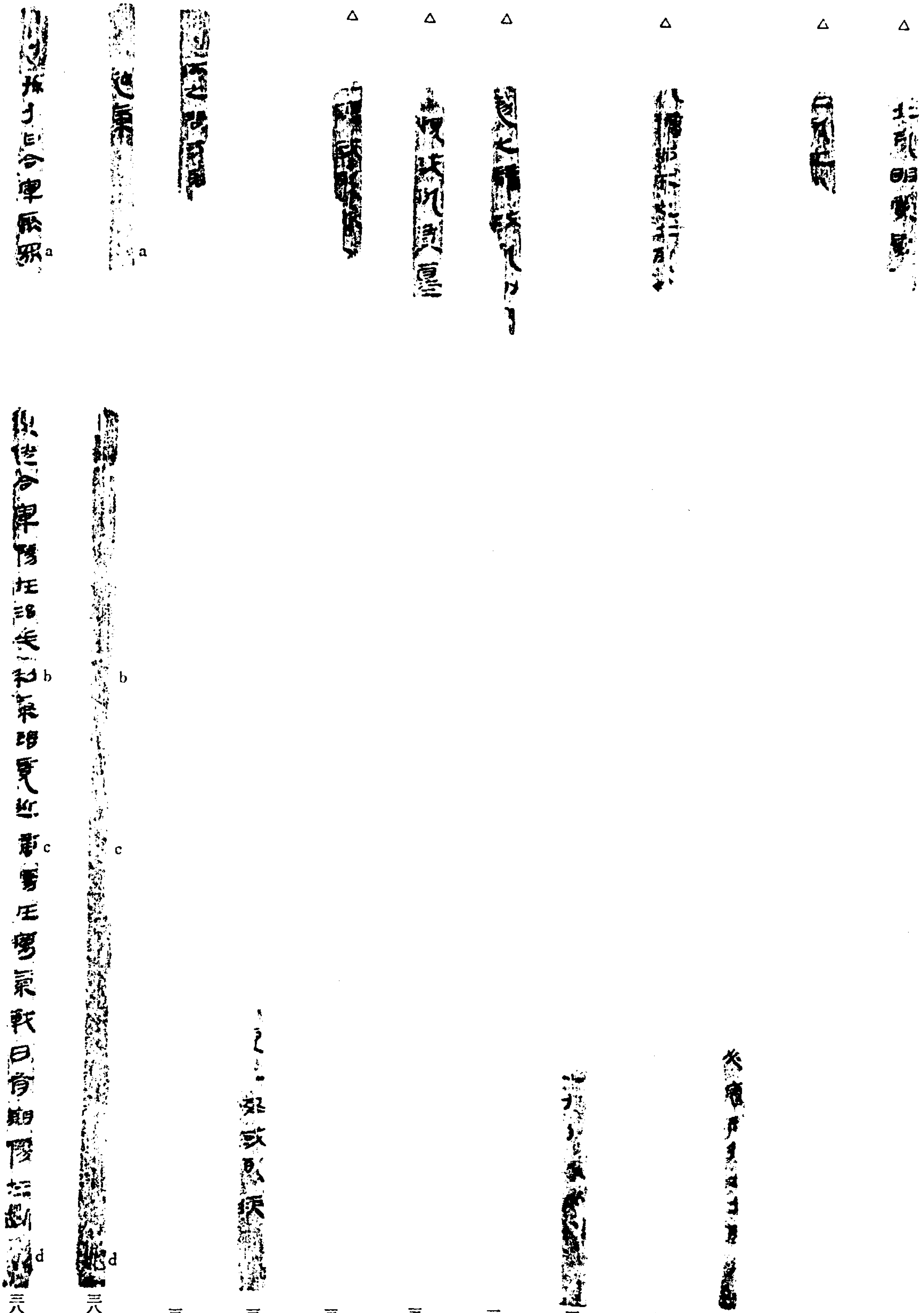
三四六　三四七　三四八　三四九背　三四九正　三五〇　三五一　三五二　三五三　三五四　三五五　三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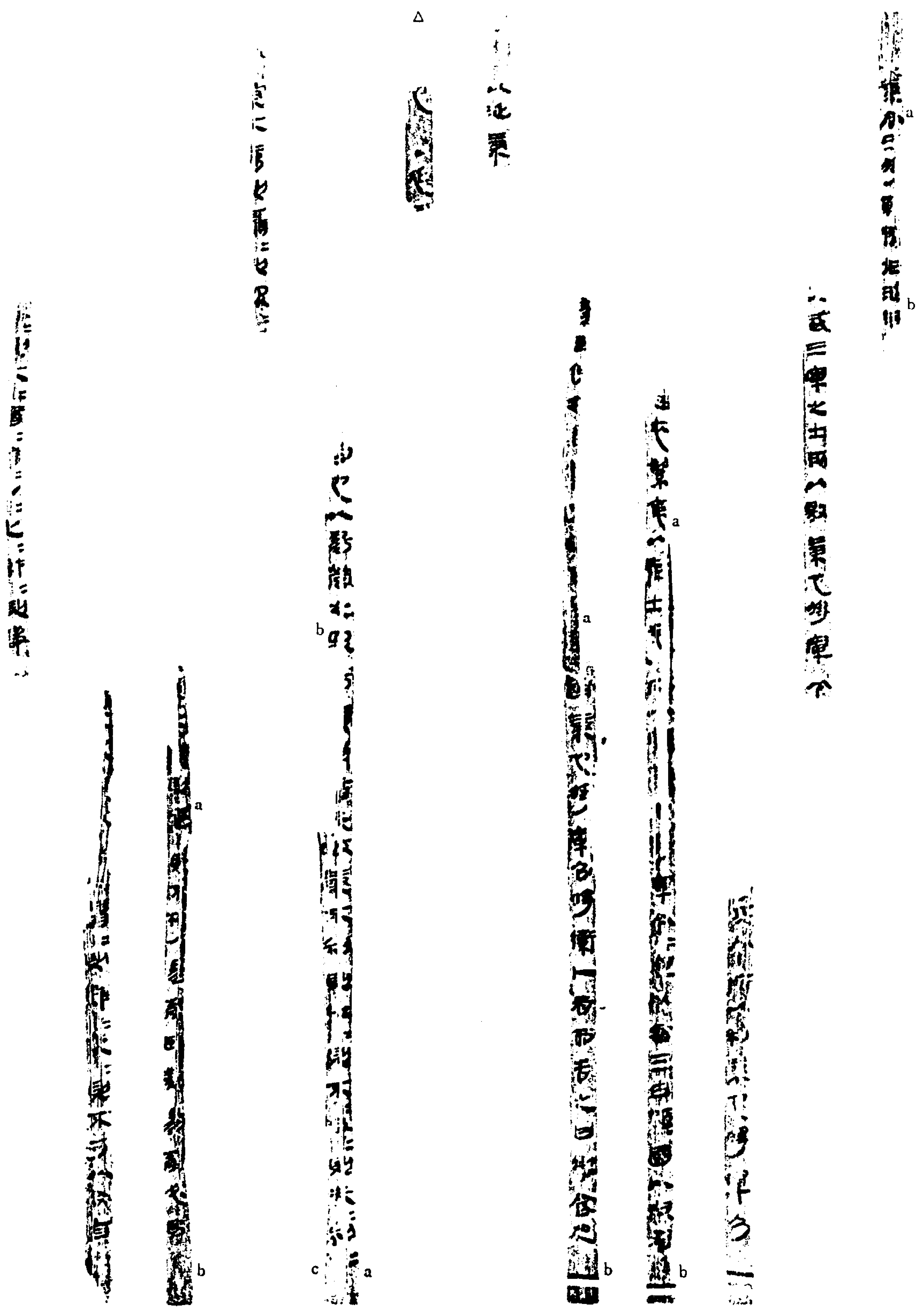
三五七　三五八　三五九　三六〇　三六一　三六二　三六三　三六四　三六五　三六六　三六七　三六八



三六九　三七〇　三七一　三七二背　三七二正　三七三　三七四　三七五　三七六　三七七　三七八背　三七八正



三七九　三八〇　三八一　三八二　三八三　三八四　三八五　三八六　三八七　三八八　三八九背　三八九正



三九〇　三九一　三九二　三九三　三九四　三九五　三九六　三九七　三九八　三九九　四〇〇　四〇一

△ [illegible] 四〇二

[illegible] 四〇三背

[illegible] 四〇三正

[illegible] 四〇四

[illegible] 四〇五

[illegible] 四〇六

[illegible] 四〇七

[illegible] 四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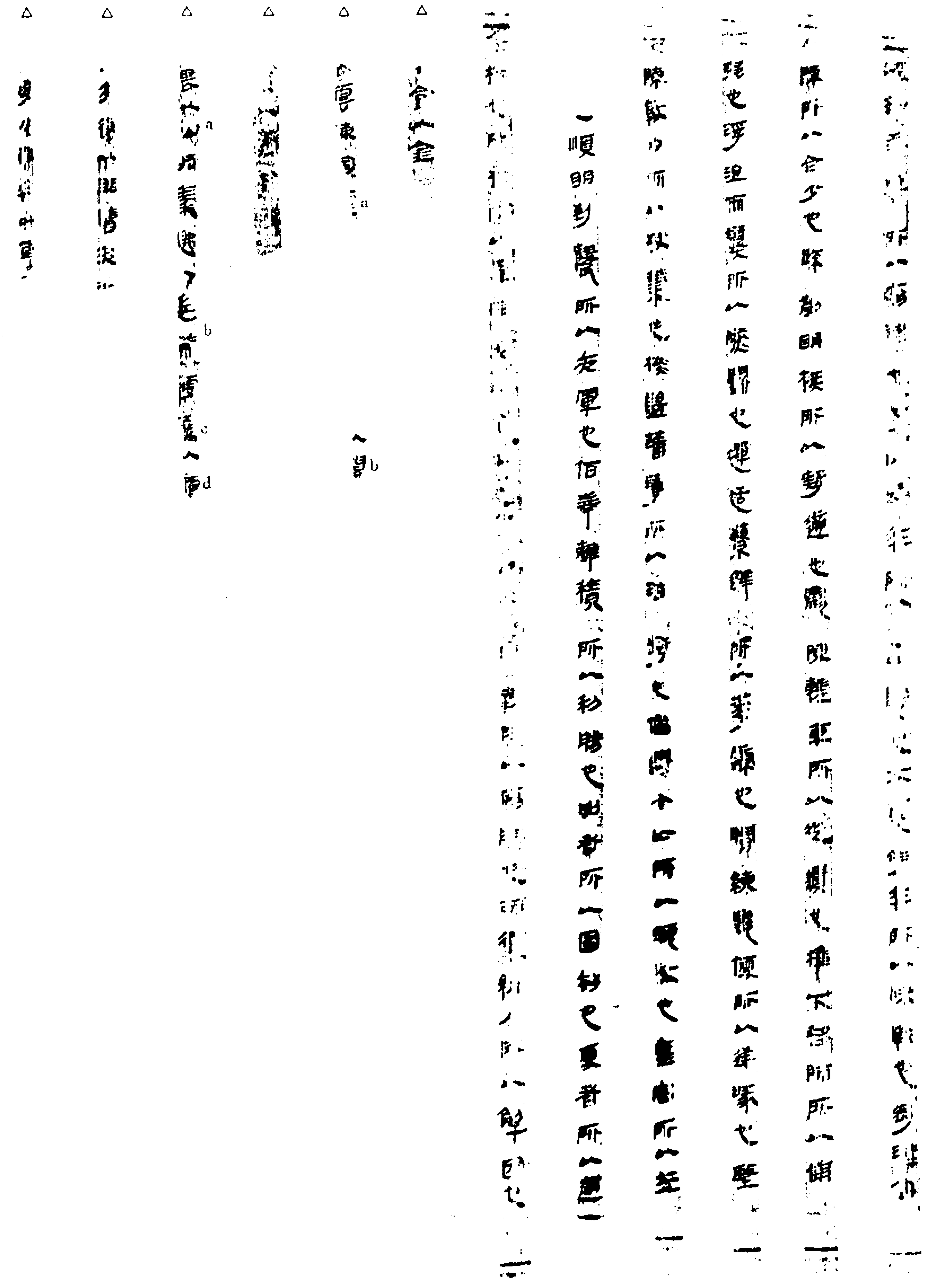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四〇九

[illegible] 四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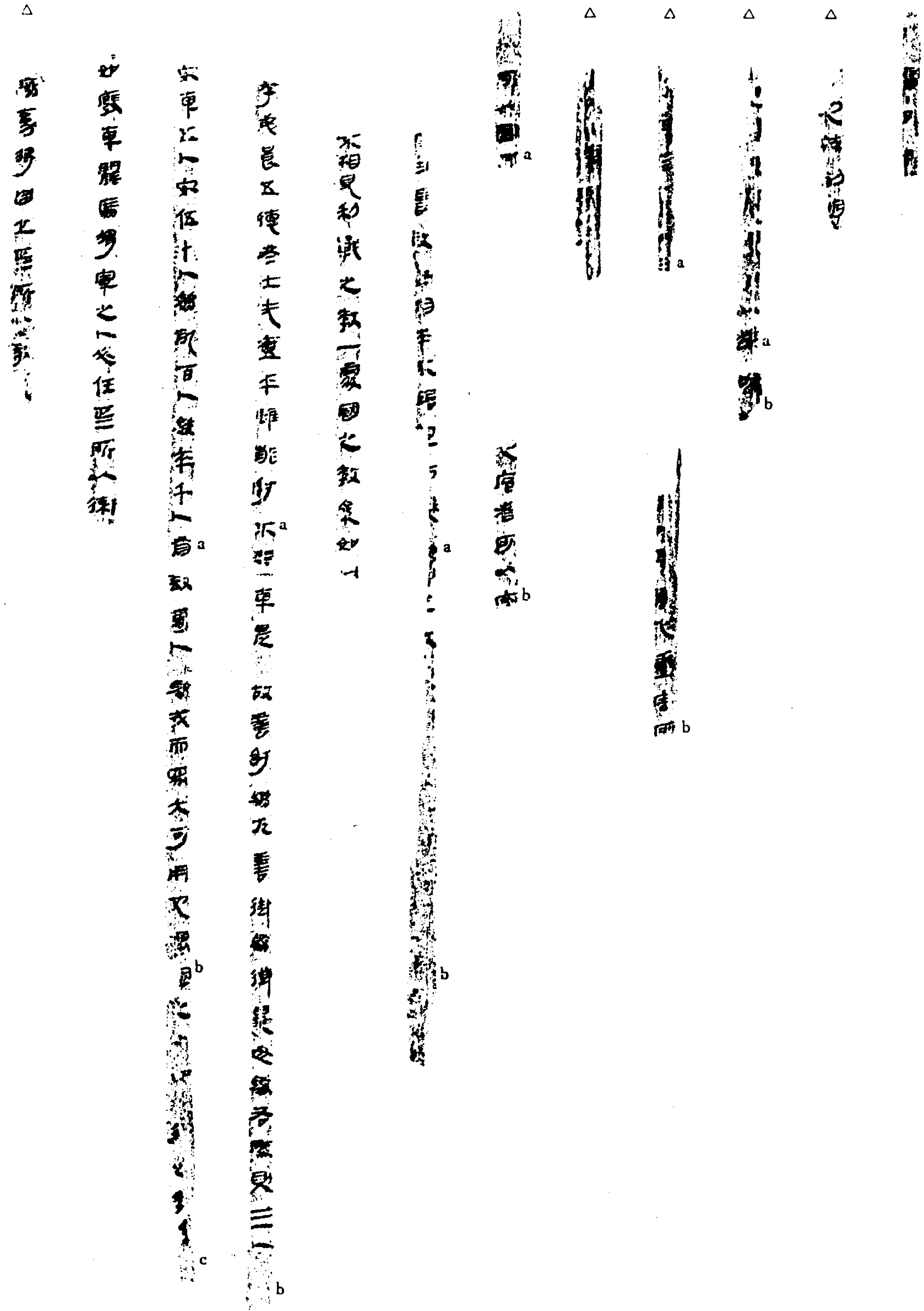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四一一

[illegible] 四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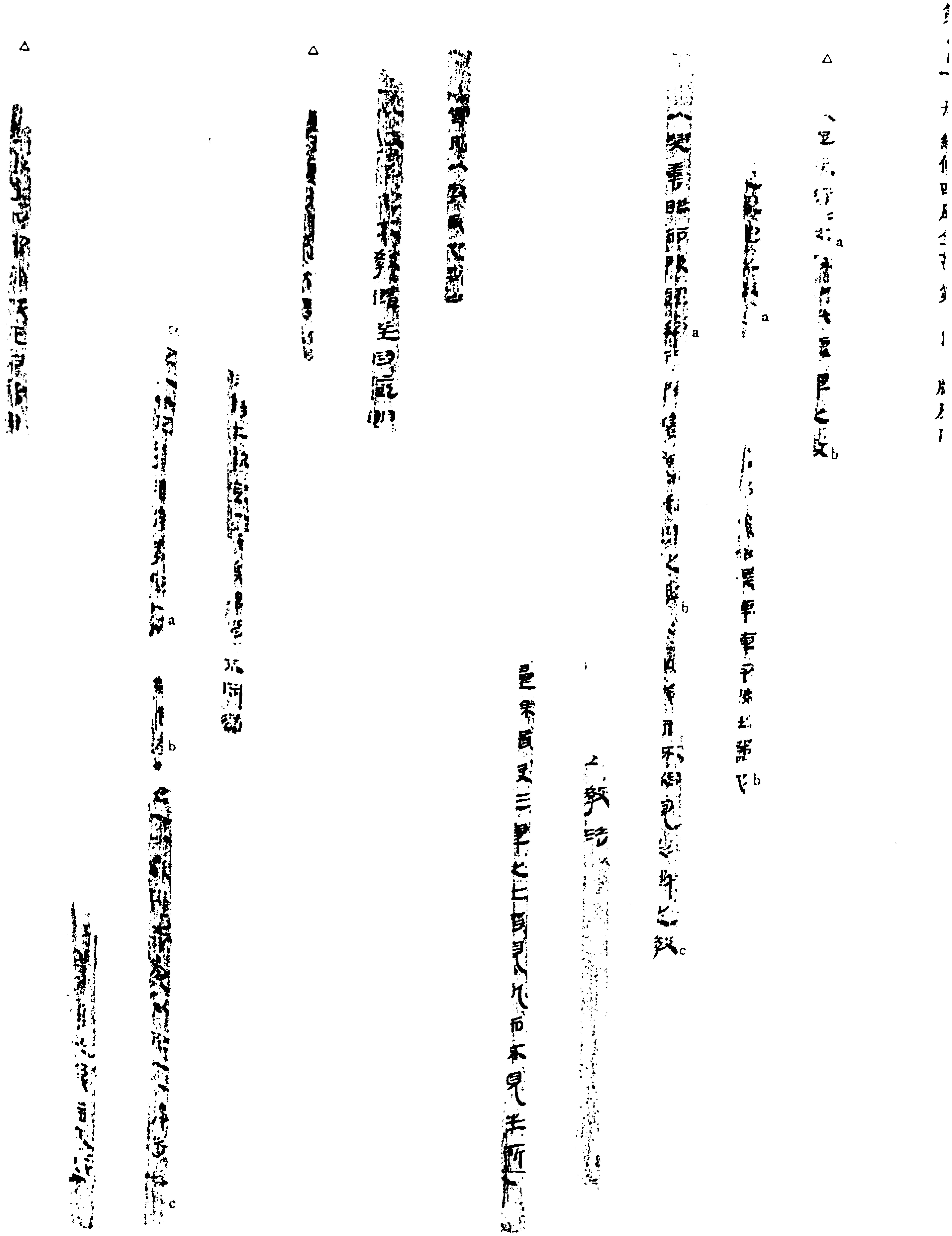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四一三



四一三 四一四 四一五 四一六 四一七 四一八 四一九 四二〇 四二一 四二二 四二三 四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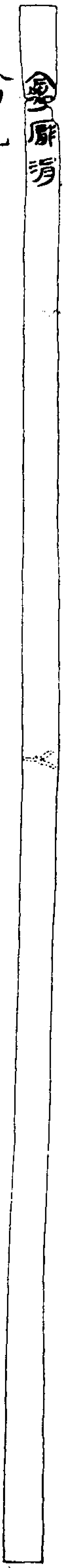


四二五　四二六　四二七　四二八　四二九　四三〇　四三一　四三二　四三三　四三四　四三五　四三六



四三七　四三八　四三九　四四〇　四四一　四四二　四四三　四四四　四四五　四四六　四四七　四四八

孫臏兵法



禽龐涓

二三四背

昔者梁君将攻邯鄲使将軍龐涓帶甲八萬　至於茬丘齊君聞之使将軍忌子帶甲八萬至

二三四正

△

競龐子攻衛　卩頁将軍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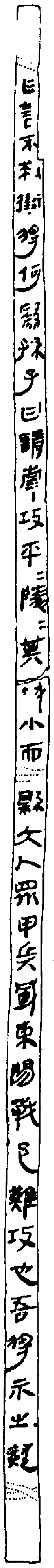
二三五

衛　卩頁救與

二三六

救衛是失令田忌

二三七



曰若不救衛将何為孫子曰請南攻平=陵=其城小而縣大人眾甲兵盛東陽　戰邑難攻也吾将示之疑

二三八

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衛 當涂有市丘是吾糧涂絕也吾將示之不智事於是徙舍而走平陵

二三九

陵忌子召孫子而問曰事將何為孫子曰都夫=孰為不識事曰齊城高唐孫子曰請取所

二四〇

二夫=以 臧 都横卷四達環涂 横卷所 陳也

二四一

環涂軸甲之所處也吾末甲勁本甲不斷環涂 擊柀其後二夫=可殺也於是段齊城高唐為

二四二

兩直將蟻傅平陵挾茁環涂夾擊其後齊城 高唐當術而大敗將軍忌子召孫子問曰吾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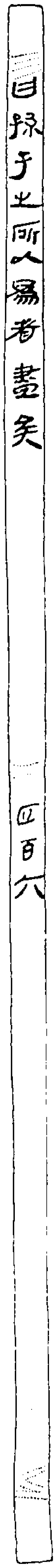
二四三

平陵不得而亡齊城高唐當術而厥事將何為 孫子曰請遣輕車西馳梁郊以怒其氣分卒而

二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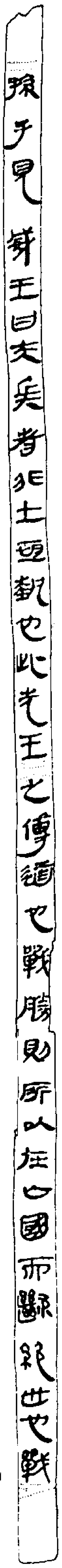
從之示之寡於是為之龐子果棄其輜重兼 取舍而至孫子弗息而擊之桂陵而禽龐涓故

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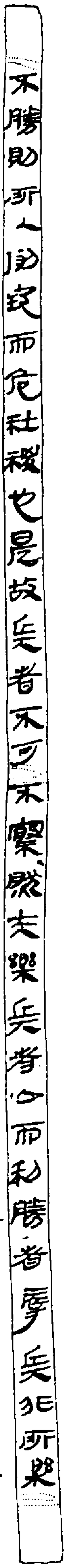
曰孫子之所以為者盡矣　　四百六

二四六



孫子見　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恆埶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

二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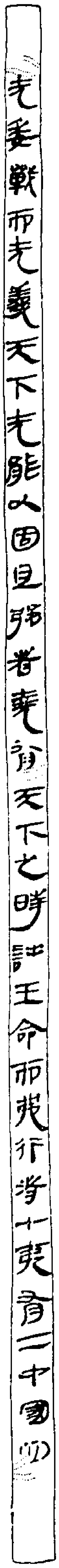


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　兵非所樂

二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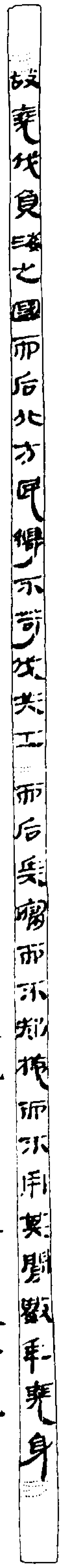
也而勝非所利也事備而后動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義也夫守而

二四九



无委戰而无義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堯有　天下之時詘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

二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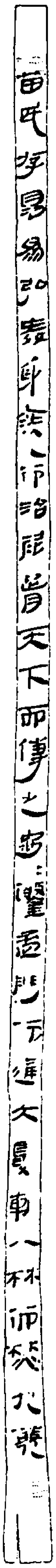


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　而后兵寢而不起施而不用其閒數年堯身

二五一

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擊讙收方之宗擊　歸方之羽數　三苗方之危亡有戶是中國有

二五二



苗民存蜀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之禹=鑿孟門而通大夏斬八林而焚九

二五三

西面而并三苗文

二五四

素佚而至利也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戰斧遂黃帝戰蜀祿堯伐共工舜伐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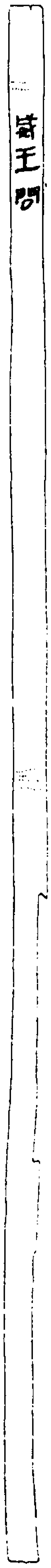
二五五

管湯放桀武王伐紂帝奄反故周公淺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知不若周公曰

二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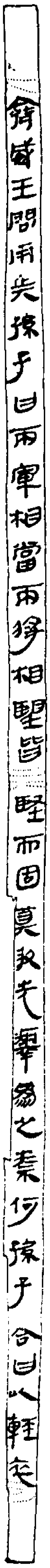
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常以禁爭挩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

二五七



威王問

二五八背



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兩軍相當兩將相望皆堅而固莫敢先舉為之奈何孫子合曰以輕卒

二五八正

嘗之賤而勇者將之期於北毋期於得為之　徼陳以觸其前是胃大得・威王曰用衆用 二五九

寡有道乎孫子曰有威王曰我強適弱我衆適　寡用之奈何孫子再拜曰明王之問夫衆且 二六〇

強猷問用之則安國之道也命之曰贊師毀　卒亂行以順其志則必戰矣威王曰適衆我 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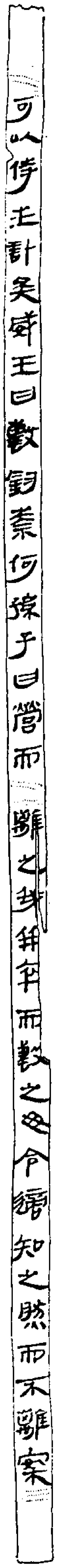
寡適強我弱用之奈何孫子曰命曰讓威　必臧其尾令之能歸長兵在前短兵在 二六二

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　毋動以侍適能威　王曰我出適出未知衆少用之奈何孫子命曰 二六三

險＝成＝適將為正出為三陳一　能相　助可以止而止可以行而行毋求 二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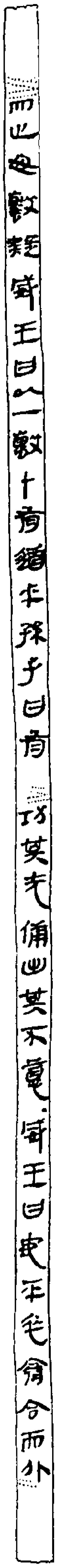
△

威王曰毄窮寇奈何　孫子 二六五



可以侍生計矣威王曰數鈞奈何孫子曰營而　離之我并卒而數之毋令適知之然而不離案

二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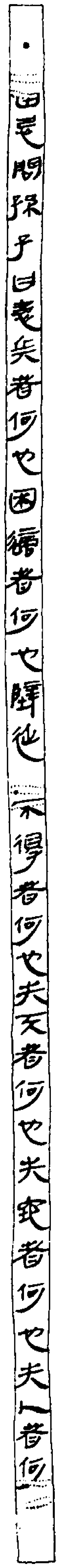


而止毋數疑威王曰以一數十有道乎孫子曰有　功其无備出其不意威王曰地平卒齊合而北

二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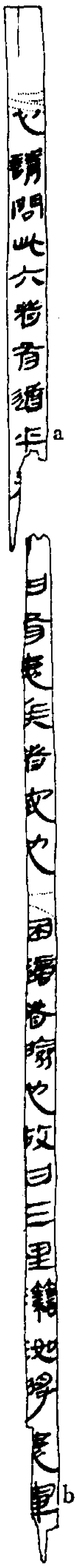
者何也孫子曰其陳无逢也威王曰令民素聽　奈何孫子曰素信威王曰善哉言兵埶不窮

二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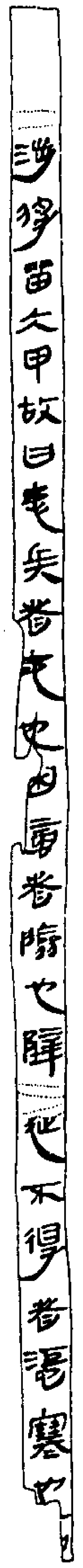
田忌問孫子曰患兵者何也困適者何也壁延　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

二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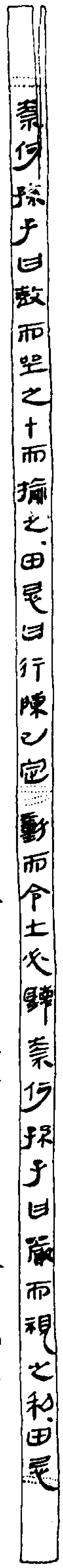
也請問此六者有道乎孫子曰有患兵者地也　困適者險也故曰三里瀦洳將患軍

二七〇



涉將留大甲故曰患兵者地也困適者險也壁　延不得者渠寒也

二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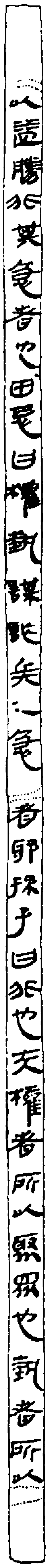


奈何孫子曰鼓而坐之十而揄之田忌曰行陳已定　動而令士必聽奈何孫子曰嚴而視之利田忌

二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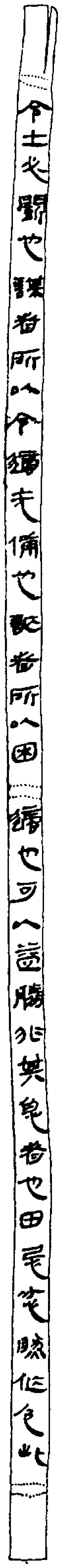
曰賞罰者兵之急者邪孫子曰非夫賞者所以喜 衆令士忘 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可

二七三



以益勝非其急者 也田忌曰權埶謀詐兵之急 者邪孫子曰非也夫權者 所以聚衆也埶者所以

二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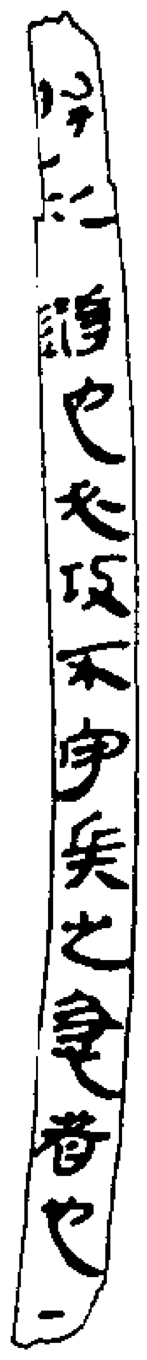
令士必鬭也謀者所以令適无備也詐者所以囷 適也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此

二七五

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則其 急者何也孫子曰繚適計險必察遠近

二七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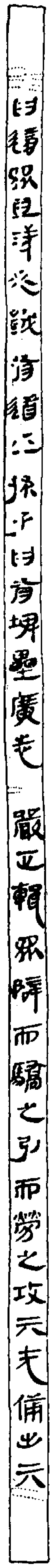


將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二七七

骨也田忌問孫子曰張軍毋戰有道孫子曰有 倅險增壘諍戒毋動毋可禾前毋可怒田忌

二七八



曰適衆且武必戰有道乎孫子曰有埤壘廣志 嚴正輯衆辟而驕之引而勞之攻亓无備出亓

二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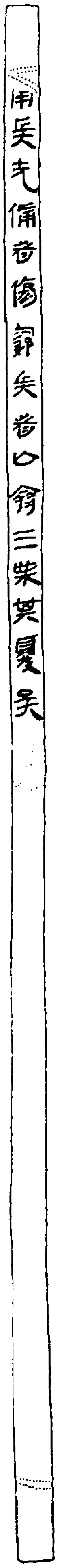
不意必以爲久田忌問孫子曰錐行者何也鴈行者何也篡卒力士者何也勁弩趨發者何也
二六〇

剽風之陳者何也衆卒者何也孫子曰錐行者　所以衝堅毀兌也鴈行者所以觸廁應
二六一

篡卒力士者所以絕陳取將也勁弩趨發者所以　甘戰持久也剽風之陳者所以回
二六二

衆卒者所以分功有勝也孫子曰明主知道之將　不以衆卒幾功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
二六三

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　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
二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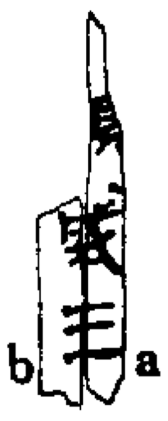

用兵无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葉其憂矣
二六五

善則適爲之備矣孫子曰
二六六

△孫子曰八陳已陳　二八七

孫子曰毋待三日　二八八

△也孫子曰戰　二八九


△員、戚王　二九〇

△道也、田忌　二九一

陳忌問壘　二九二背

·田忌問孫子曰吾卒少不相見處此若何曰傳令趣弩舒弓弩　二九二正

不禁爲之奈何孫子曰明將之問也此者人之[a]所過而不急也此言之所以疾[b]
二九三

志也田忌曰可得聞乎曰可用此者所以應卒窘處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a]所以取龐[c]
二九四

而禽泰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往而刑不見孫子曰疾利者所以當⿰虫冓池也車者[a]所以當壘
二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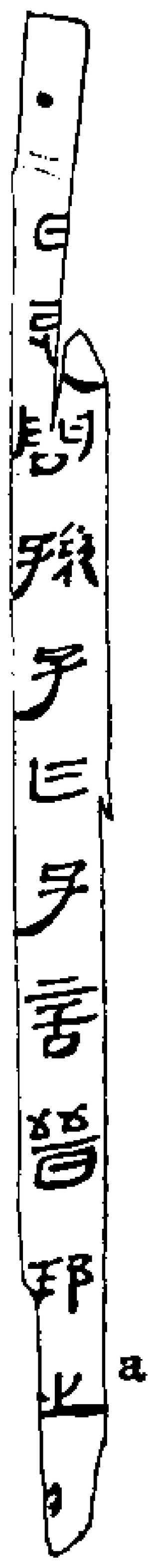
所以當堞也發者所以當俾堄也長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從次之者所以爲長兵
二九六

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難其歸而徼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當投幾也中央无人故盈之以
二九七

卒已定乃具其法制曰以弩次疾利然后以其法射之壘上弩戟分法曰見使諜來言而動
二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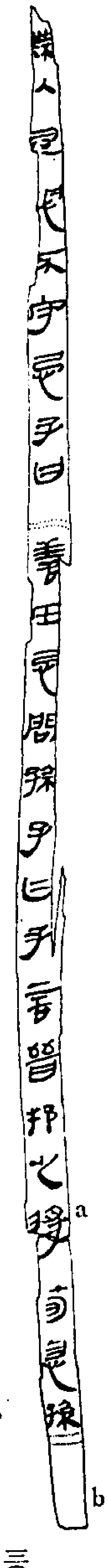
去守五里直候令相見也高則方之下則員之夜則舉鼓晝則舉旗
二九九

三〇〇



·田忌問孫子曰子言晉邦之將　荀息孫　軫之於兵也未

三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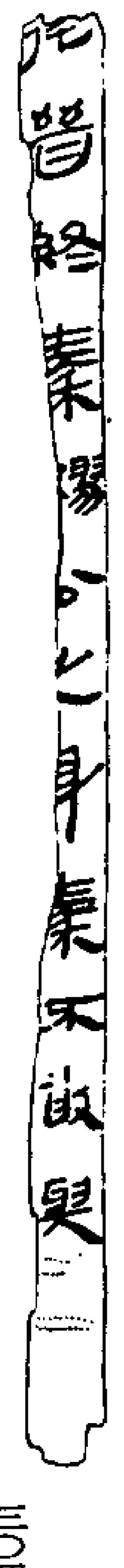


無以軍恐不守忌子曰　善田忌問孫子曰子言晉邦之將　荀息孫

三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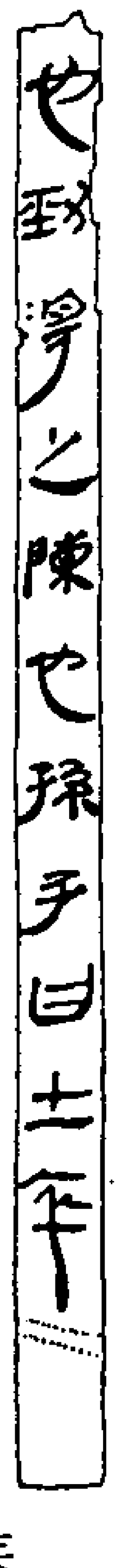
車為晉要秦於肴潰秦軍獲　三衛

三〇三



強晉終秦繆公之身秦不敢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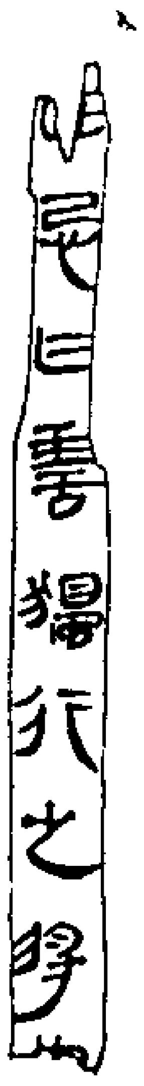
三〇四



也勁將之陳也孫子曰士卒

三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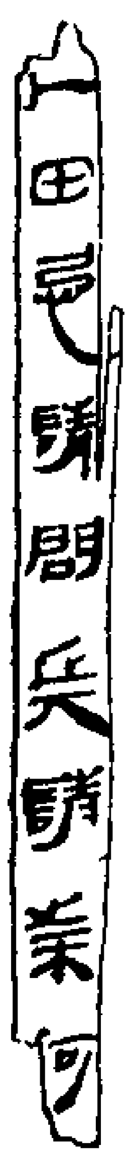
△



田忌曰善獨行之將也

三〇六

△



人田忌請問兵請奈何

三〇七 △ 言而後中田忌請問

三〇八 △ 兵請奈何孫子

三〇九 請問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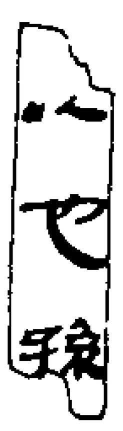
三一〇 見弗取田忌服問孫

三一一 △ 橐　馬孫子曰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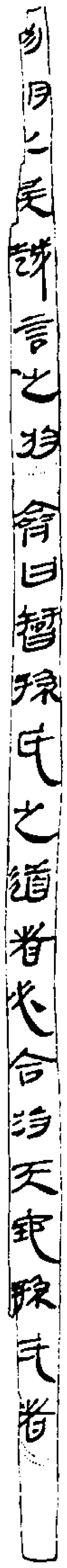
三一二 △ 應之孫子曰伍

三一三 △ 孫子曰皮

△ 見之孫子　三一四


△ 以也孫　三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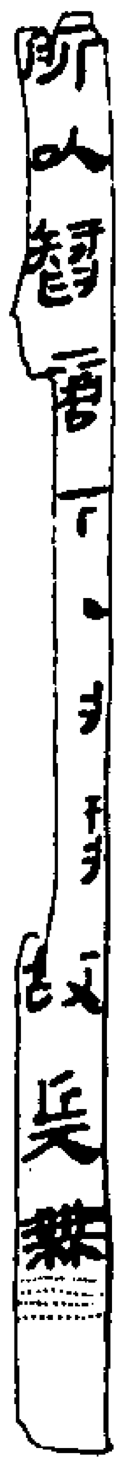
則孫子　三一六


明之吳越　言之於　齊曰智孫氏之道者必合於天地孫氏者　三一七

△ 求其道國故長久孫子　三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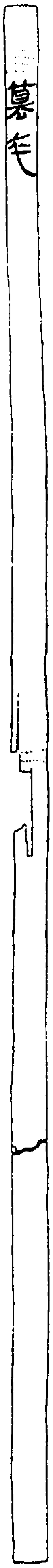
田忌請問智道奈何孫子　三一九

而先智勝不勝之胃智道已戰而智其所　三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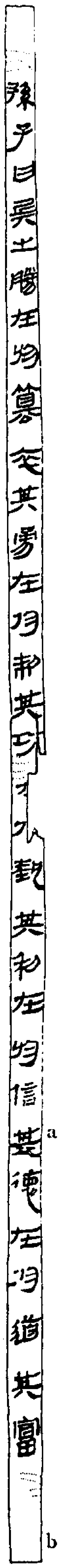
所以智適所以曰智　故兵無

三一



篡卒

三二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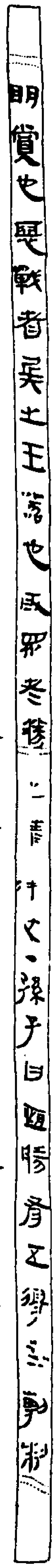


孫子曰兵之勝在於篡卒其勇在於制其巧在於埶其利在於信其德在於道其富

三二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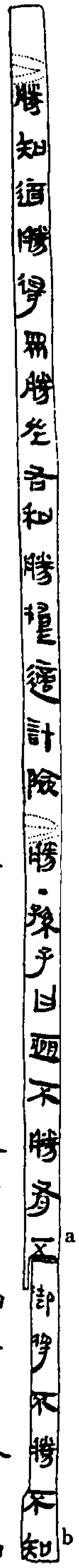
在於亟歸其强在於休民其傷在於數戰・孫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積也信者兵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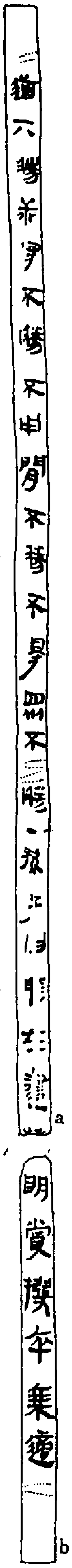
明賞也惡戰者兵之王器也取衆者勝　青　也・孫子曰恒勝有五得主剸制

三四



勝知道勝得衆勝左右和勝糧適計險　勝・孫子曰恒不勝有五御將不勝不知

三五



道不勝乖將不勝不用閒不勝不得衆不　勝・孫子曰勝在盡　明賞撰卒乘適

三六

二三七　之　是胃泰武之葆 孫子曰不得主弗將也

二三八　令一曰信　二曰忠　三曰敢　安忠＝王　安信＝賞　安敢＝去不善　不忠　於王不敢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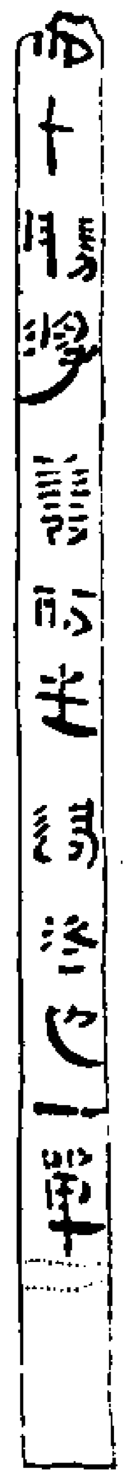
二三九　兵不信於賞百生弗德　不敢去不善百生弗畏　·二百卅五

二三〇背　月戰

二三〇正　·孫子曰閒於天地之閒莫貴於人戰　人不單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　雖勝有央是以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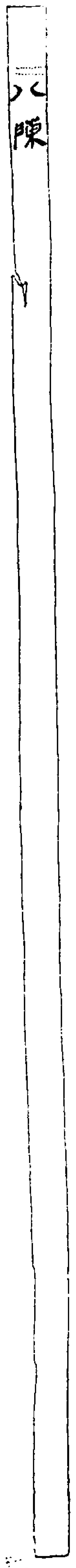
二三一　付與而　戰不得已而後戰故撫時而戰　不復使衆无方而戰者小勝以付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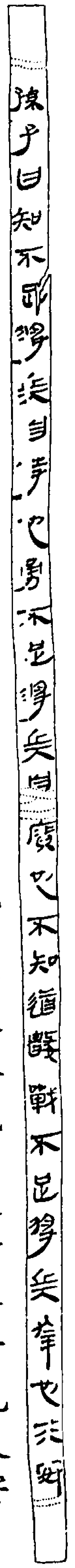
二三二　也　孫子曰十戰而六勝以星也十戰而七勝以日　者也十戰而八勝以月　者也十戰而九勝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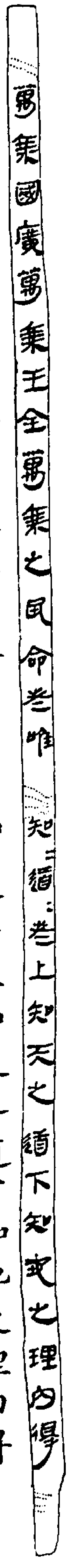

而十勝將　善而生過者也一單
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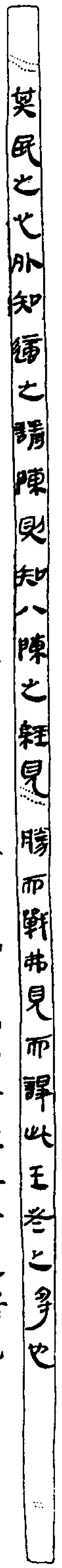
所不勝者也五＝者有所壹不勝故戰之道有多　殺人而不得將卒者有得將卒而不得舍者
二三四

有得舍而不得將軍者　有復軍殺將者　故得六道則雖欲生不可得也　八十
二三五


八陳
二三六背


孫子曰　知不足　將兵自侍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
二三六正


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　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
二三七


其民之心外知適之請陳則知八陳之經見　勝而戰弗見而諍此王者之將也
二三八

孫子曰用八陳戰者因地之利用八陳之宜用陳參分誨陳有蓳誨逢有後皆侍令而動鬪一〻 三三九

守二以一侵適以二收適弱以亂先其選卒以乘之適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誘之車騎與戰者分 三四〇

以為三〻一在於右一在於左一在於後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險易必知生地 三四一

死地居生毄死 三四二

二百一十四

八陳

孫子曰凡地之道陽為表陰為裏直者為剛術者為紀〻剛則得陳乃不惑直者毛產術 三四三

者半死凡戰地也日其精也八風將來必勿忘也絕水迎陵逆溜居殺地迎眾樹者鈞舉 三四四

也五者皆不勝南陳之山生山也東陳之山死山也東注之水生水也北注之水死水不留死水也 三四五

五地之勝曰山勝陵＝勝阜＝勝陳＝丘＝勝林平地　五草之勝曰藩棘椐茅莎　五壤之勝青

三四六

勝黃＝勝黑＝勝赤＝勝白＝勝青五地之敗曰谿　川澤斥五地之殺曰天井天宛天離天墝天

三四七

招五墓、殺地也勿居也勿　也春毋降秋毋　登軍與陳皆毋政前右＝周毋左周、地葆　二百

三四八

埶備

三四九背

‧孫子曰夫陷齒戴角前蚤後鋸喜而合怒而斲　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為備聖人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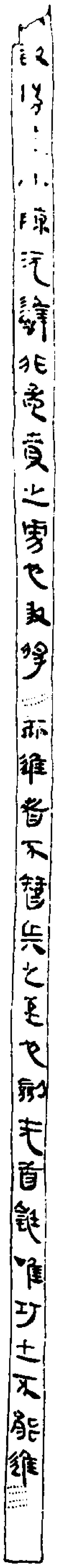
三四九正

也黄帝作劍以陳象之羿作弓弩以埶象之禹作　舟車以變象之湯武作長兵以權象之凡此四

三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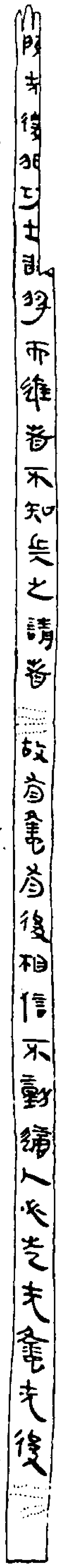
者兵之用也何以知劍之為陳也旦莫服之未必用　也故曰陳而不戰劍之為陳也劍　无封唯孟賁

三五一



不敢　陳无鋒　非孟賁之勇也敢將　而進者不智兵之至也劍无首鋌唯巧士不能進

三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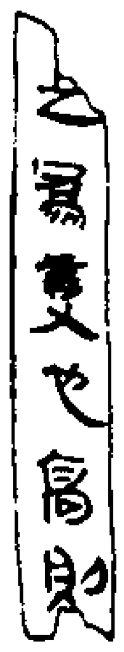


陳无後非巧士敢將而進者不知兵之請者　故有鋒有後相信不動適人必走无鋒无後

三五三

劵不道何以知弓奴之為埶也發於肩應之閒　殺人百步之外不識亓所道至故曰弓　弩埶也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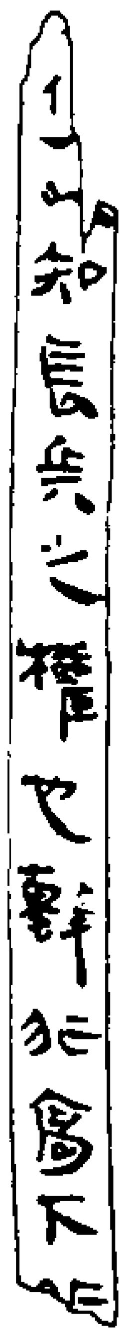
三五四



之為變也高則

三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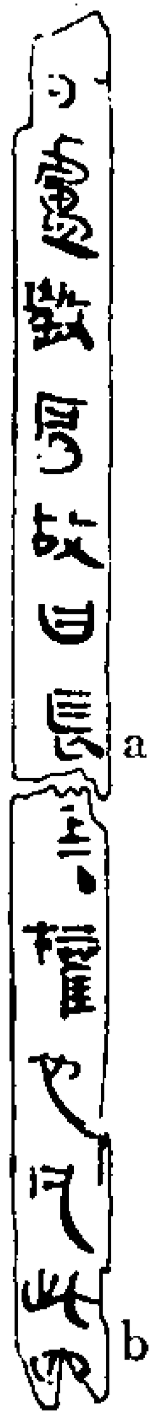
△



何以知長兵之權也　擊非高下非

三五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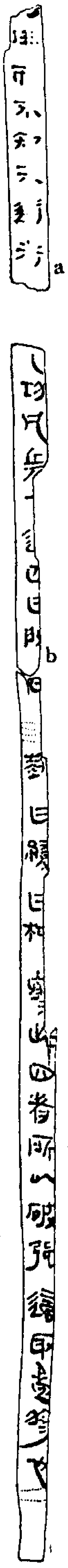


盧毀肩故曰長[a]兵權也凡此四[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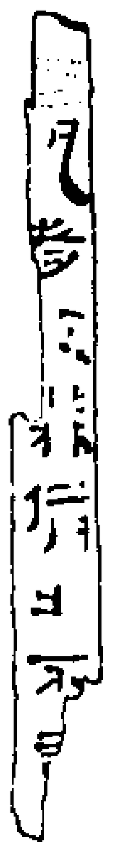
三五七

所循以成道也知亓道者兵有功主有名

三五八



三五九　用而不知兵道者　无功凡兵之道四曰陳曰埶曰變曰權　察此四者所以破强適取孟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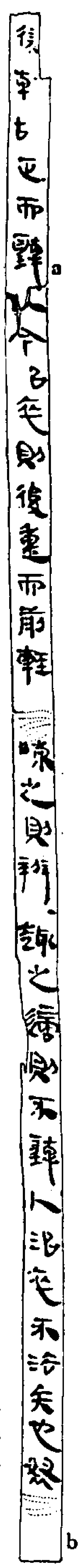
三六〇　埶者攻無備出不意

三六一　中之近

三六二　也視之近中之遠、權者晝多旗夜多鼓所以送　戰也凡此四者兵之用也　皆以為用而莫徹亓道

三六三　得四　者生失四者死

三六四　孫子曰若欲知兵之請弩矢亓法也　矢卒也弩将　也　發者主也　矢金在前羽在後故犀而善走前



三六五　後輕故正而聽人　今治卒則後重而前輕　陳之則辨、趣之適則不聽人治卒不法矢也弩

者将也弩張棟不正偏强偏弱而不和亓兩洋　之送矢也不壹矢唯輕重得前後適猷不中

三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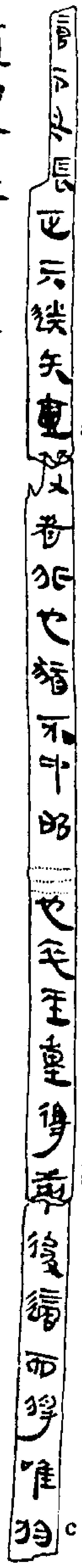
△

将之用心不和

三六七

得猶不勝適也矢輕重得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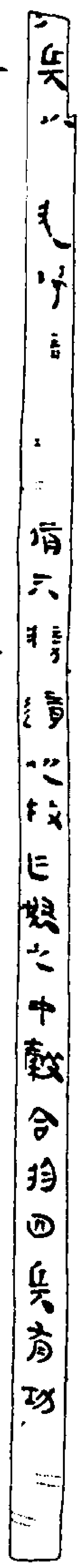
三六八



適而弩張正亓送矢壹發者非也猶不中昭　也卒巠重得前　後適而将唯於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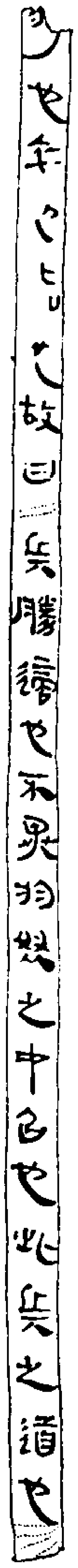
三六九



兵

猶不勝適也故曰弩之中彀合於四兵有功

三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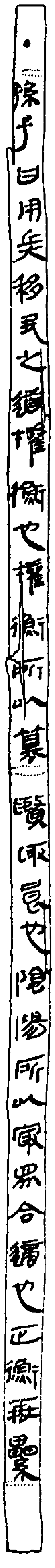
将也卒也

也故曰　兵勝適也不異於弩之中召也此兵之道也

三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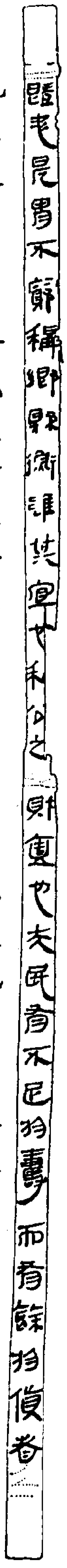
行篡

三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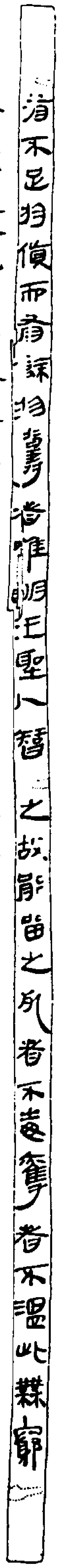
·孫子曰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篡　賢取良也陰陽所以叡衆合適也正衡再纍

三七二正



堅忠是胃不窮稱　鄉縣衡雖其宜也私公之　財壹也夫民有不足於壽　而有餘於貨者

三七三



有不足於貨而有餘於壽　者唯明王聖人智　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奪　者不溫此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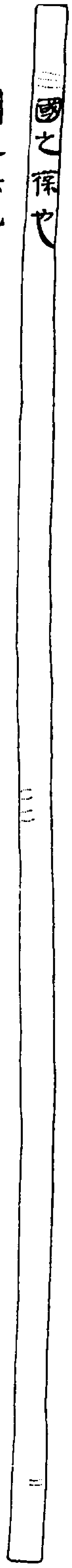
三七四

民皆　盡力近者弗則遠者無能貨多則辨=則

三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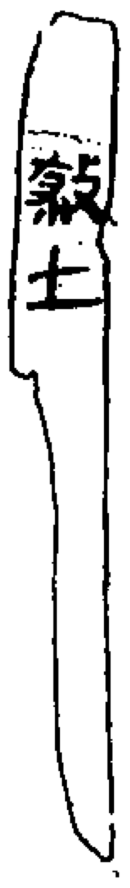
民不德其上貨少則卩=則天下以為尊　然則為民賕也吾所以為賕也此兵之久也用兵之

三七六



國之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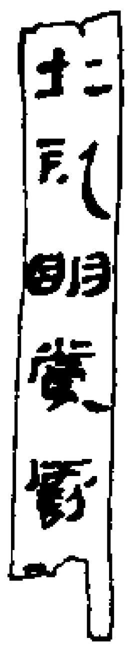
三七七



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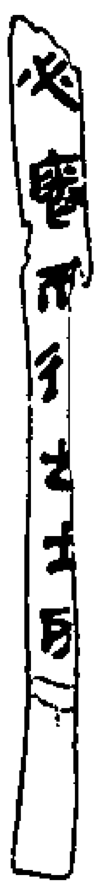
三七八背

·孫子曰明爵祿而　三七八正

△

士死明賞罰　三七九

△

士死立　三八〇


必審而行之士死　三八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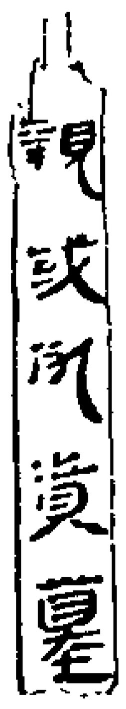
死撟而下之士死　三八二

之士死　而傳　三八三

△

勉之驩　或死州　三八四

△



之親或死貴墓

三八五

△

之譑或死欲食

三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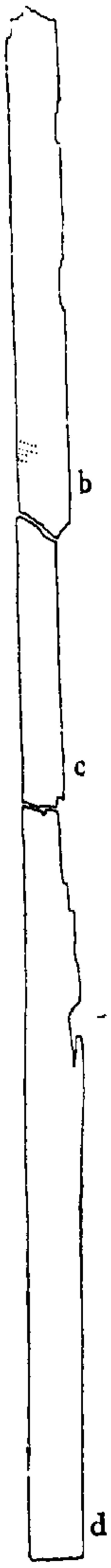
處之安或死疾

三八七

疢之間或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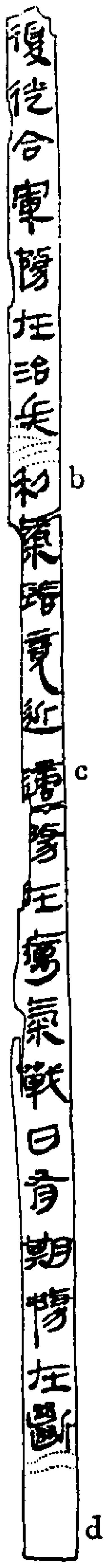
三八八

延氣



三八九背

·孫子曰合軍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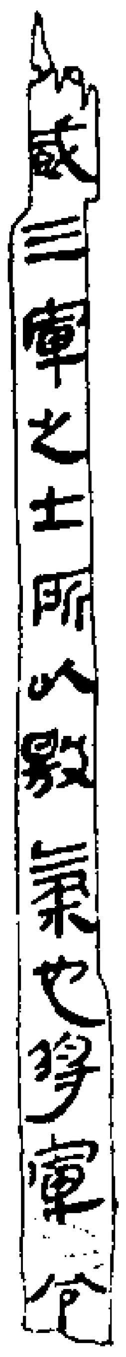


復徒合軍務在治兵　利氣臨竟近適務在癘氣戰日有期務在斷

三八九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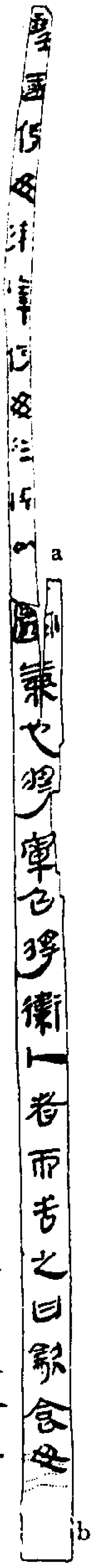
氣令日將戰務在延氣

三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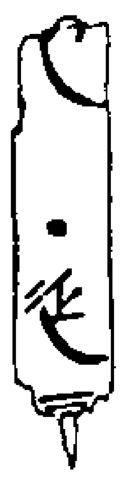

以威三軍之士所以敫氣也將軍令
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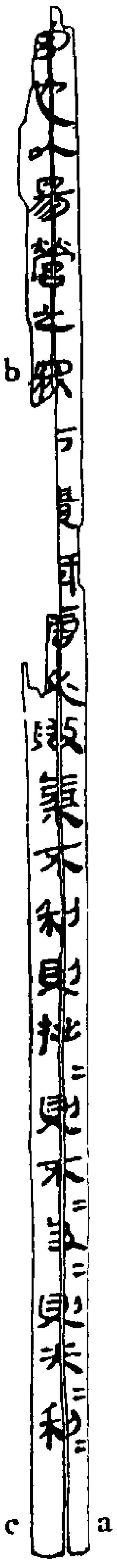
其令所以利氣也將軍乃
三九二

短衣絜裘以勸士志　所以厲氣也將軍令=軍人=為三日糧國人家為
三九三


望國使毋來軍使毋往所以　斷氣也將　軍召將衛人者而告之曰飲食毋
三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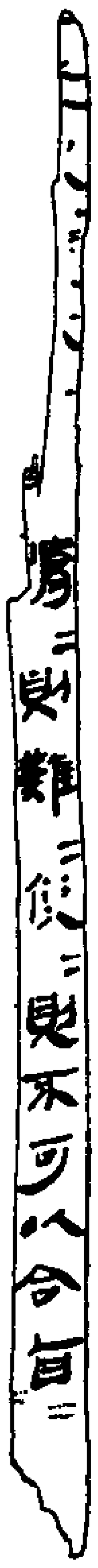
以延氣
三九五


也　·延氣
三九六


營也以易營之眾而貴武　適必敗氣不利則拙=則不=及=則失=利=
三九七

氣不𤺌則聶＝則衆＝
三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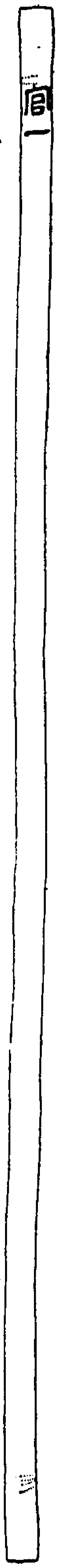
氣不斷則迵＝則不槫易散臨難易散必敗
三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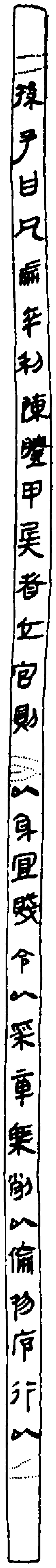

氣不　則隋＝則難＝使＝則不可以合旨
四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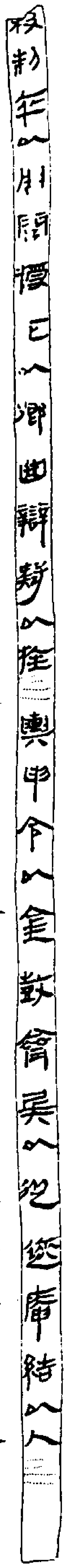
＝則不＝智＝為＝已＝之＝節＝則事
四〇一

△

而弗救身死家殘將軍召使而勉之辯
四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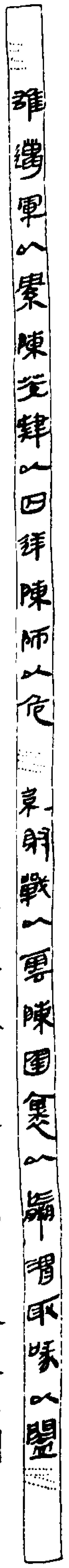

官一
四〇三背


孫子曰凡處卒利陳體甲兵者立官則以身宜賤令以采章乘削以倫物序行以
四〇三正



制卒以周閭授正以鄉曲辯疑以旌輿申令以金鼓齊兵以從迹庵結以人

四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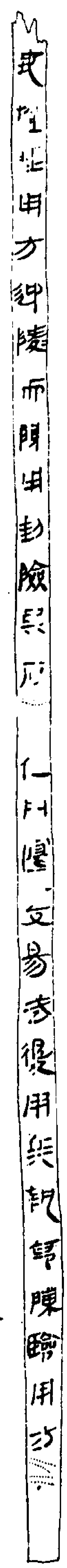


雄還軍以索陳交肄以囚逆陳師以危　糸射戰以雲陳圍裹以羸渭取喙以閻

四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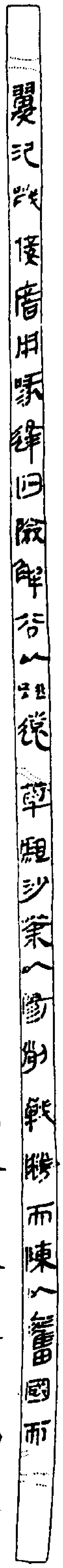
陵即敗以包　奔救以皮傳燥戰以錯行用　以正　用輊以正散攻兼用行城

四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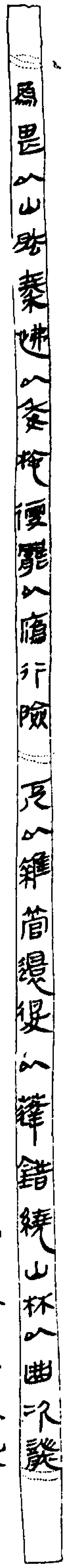
地　用方迎陵而陳用封險　用圜交易武退用兵凡　陳臨用方

四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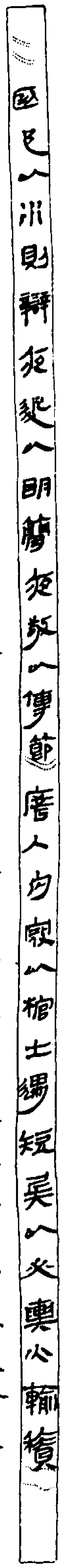
翼氾戰接厝用喙逢囚險解谷以　遠　草駔沙荼以陽削戰勝而陳以奮國而

四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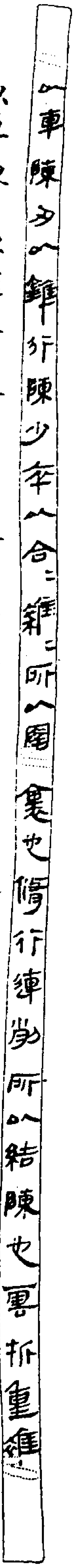
爲畏以山胠秦怫以委施　便罷以腐行險　厄以雜管還退以蓬錯繞山林以曲次襲

四〇九



國邑以水則辯　夜退以明簡夜敵以傳節厝人内寇以棺士遇短兵以必輿火輸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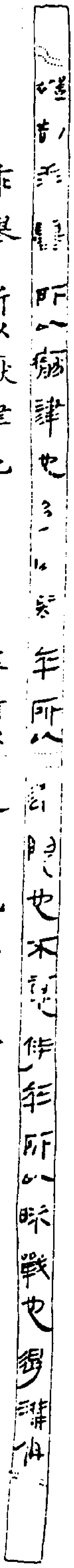
四一〇


以車陳刃以錐行陳少卒以合=雜=所以圍 裹也脩行連削所以結陳也雲折重雜

四一一

所權趮也 猋凡振陳所以乘疑也隱匿 謀詐所以鈞戰也龍隋陳伏所以山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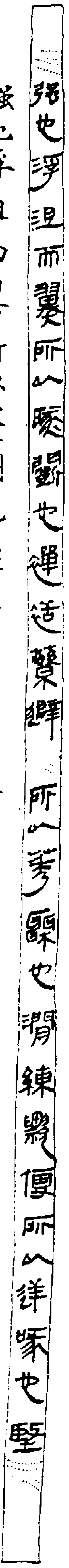
四一二


乖舉 所以厭津也 卒所以 之 也不意侍卒所以昧戰也過溝

四一三

陳所以合少也疏 削明旗所以疑適也數 陳輕車所以從遺也椎下移師所以備

四一四


強也浮沮而翼 所以隧鬬也 禪括 蘩避 所以莠驫也 澗練數 便所以逆喙也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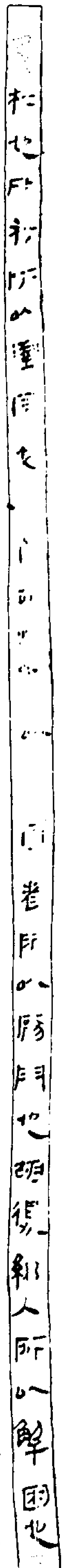
四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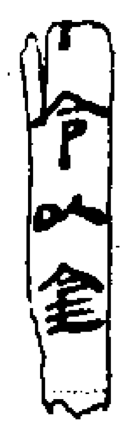
陳敦 所以攻槥也 揆斷蕃薄所以泫 疑也偽遺小亡所以聰敵也重害所以茭

四一六

也順明到聲 所以夜軍也佰奉 離積 所以利勝也剛者所以圍劫也 更者所以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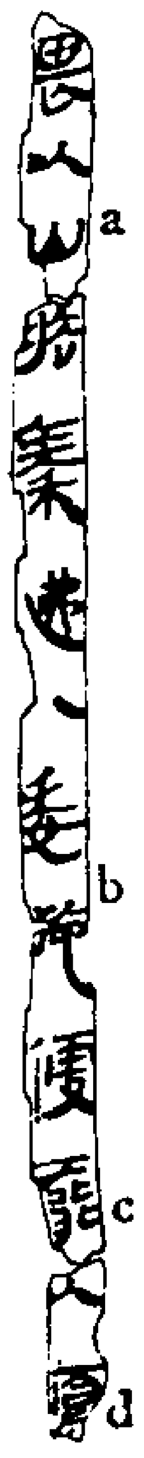
四一七

△ 
木也　者所以囷也　……者所以厭門也　胡退糸入所以解困也　四一八

△ 
令以金……　四一九

△
雲陣圍裹……以闔　四二〇

△
荼以陽削戰……　四二一

△ 
畏以山胠秦怫以委施便罷以傿　四二二

△
夜退以明簡夜敬……　四二三

△
與火輸積以車陳……　四二四

四二五

龍隋陳

四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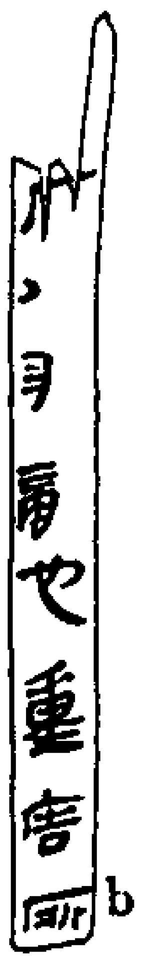
也迹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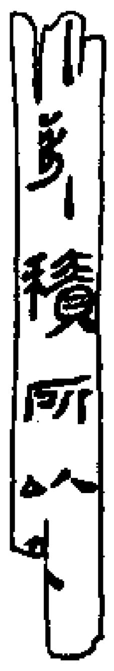
四二七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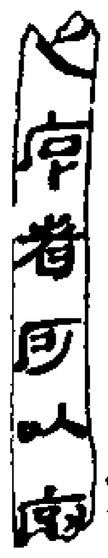
b
也溯練　便所以逆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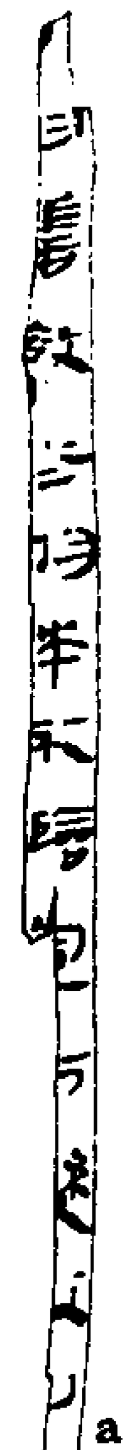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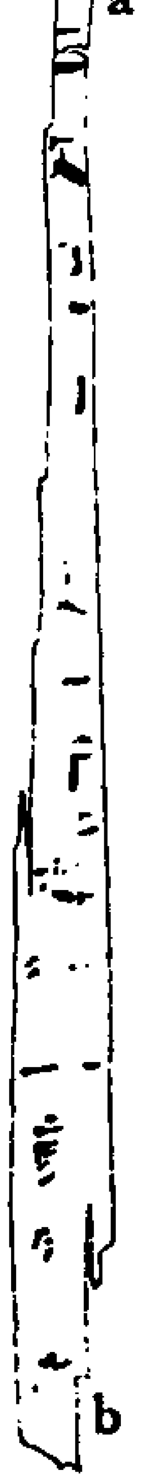
四二八

a

b
隧藩薄所以泫
所以聰敵也重害所

四二九

奉離積所以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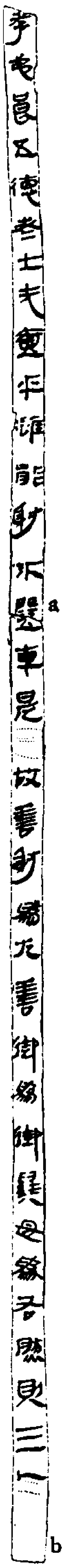
四三〇

a

b
所以圍
也序者所以厭

四三一

a

b
子曰善教者於本不臨軍而變故曰五教處國之教一行〻之教一處軍之

不相見利戰之教一處國之教奚如曰

四三二



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雖能射不登車是　故善射為左善御為御畢毋為右然則三人

四三三

安車五人安伍十人為列百人為卒千人有鼓萬人為戎而衆大可用也處國之教如此行之教奚

四三四

如廢車罷馬將軍之人必任馬所以衛

四三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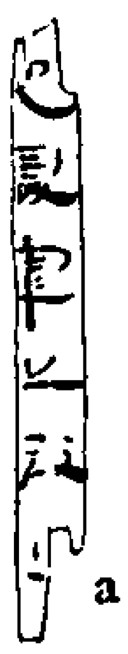
險幼將自立馬所以敬

四三六

△

足奚行＝之教如此處軍之教

四三七



也處軍之教如

之教奚如兵革車甲陳之器也

四三八

以興善然而陳暨利而陳實蘩處陳之教如此隱而不相見利戰之教

四三九

五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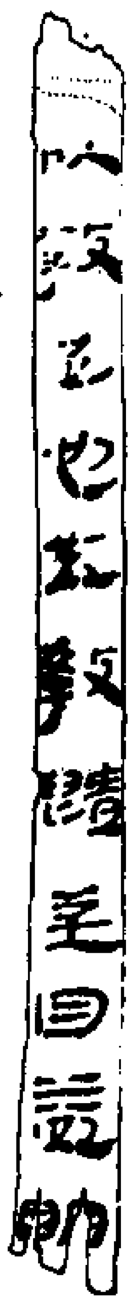
四四〇

壘余道使三軍之士皆見死而不見生所

四四一

銷所以教耳也

四四二



以教足也五教暨至目益明

四四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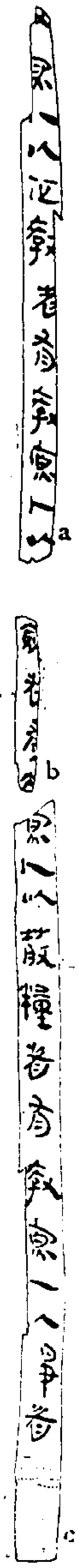
威王問孫子曰

四四四

與齊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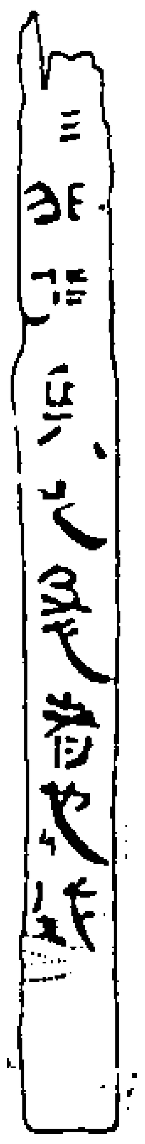
四四五

一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正内



教寡人以正教者有教寡人以a　斂者有教寡人以散糧者有教寡人以靜者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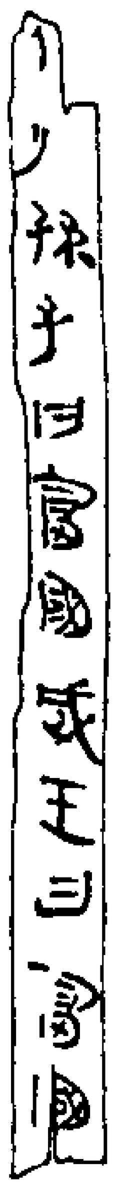
四四六



皆非强兵之急者也威

四四七

△



孫子曰富國威王曰富國

四四八

厚威王宣王以勝諸侯至於

四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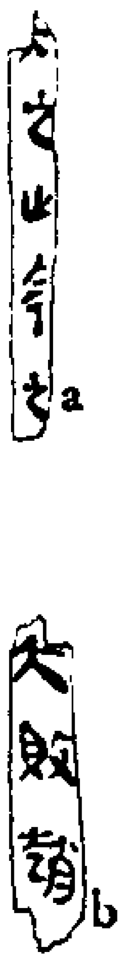
將勝之此齊之所以大敗燕

四五〇

衆乃知之此齊之所以大敗楚人反

四五一

△



知之此齊之　大敗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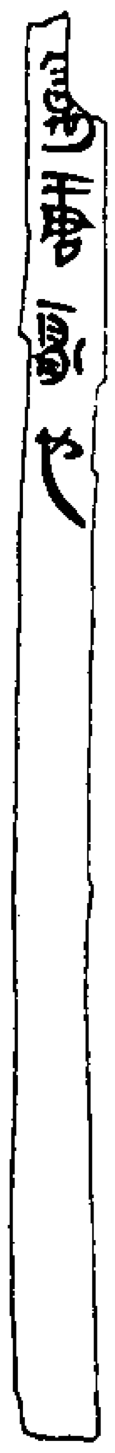
四五二

△

人於齧桑而禽汜皋也

四五三

△



禽唐 也

四五四

△

禽 睘

四五五

今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兵法校武士俗所傳稱武經文字錯
謬注解者[illegible]淺[illegible]帶[illegible]道藏中得見孫子兵法具魏武
帝已下十家注名合書手錄出之[illegible]京[illegible]鄒諭少白寓能見兄所以人
刻本因索借吳子及[illegible]書歸并錄存[illegible]內二劉注甚好[illegible]
猶愈於俗間本　少白名文之子能守[illegible]書校訂所交特[illegible]
亦可尚也　丁未三月十八日[illegible]記

司馬法集解引

武經七書宋司業朱服受詔
所校定也其間是非真僞先儒
已有確論予濫掌武學倏焉四
載讐校之餘孫子為之選註吳
子為之集解至司馬法一書文
缺文誤字且難為句讀而解者
又不多得唯見二劉之説平正
通達援引切當遂家輯而校正
之間亦竊附管見并句讀音釋
集成合意屬辭欲為之序及觀
太史公之高談劉寅之實錄陳

后山蘇子由之考校精詳而明
辯之然後知騶布人以戰之才
諸儒已先得之趙兵不復出矣
故備載其說于左俾讀者知所
考焉三千營把總錦衣都指揮
馮公晉男騰嘗從武學不私篋
藏率同志鋟梓以廣其傳予甚
嘉之將門子弟章鑒章鑒
成化五年己丑仲春閏月之吉
修職郎　國子監丞掌　兼衛
武學伊嵩閣禹錫書于心遠軒
謹識

目錄

卷上　仁本　天子之義
卷中　定爵
卷下　嚴位　用衆

引用註解
太原劉氏　名寅前辛亥科進士直解
江陰劉氏　名源○本朝布衣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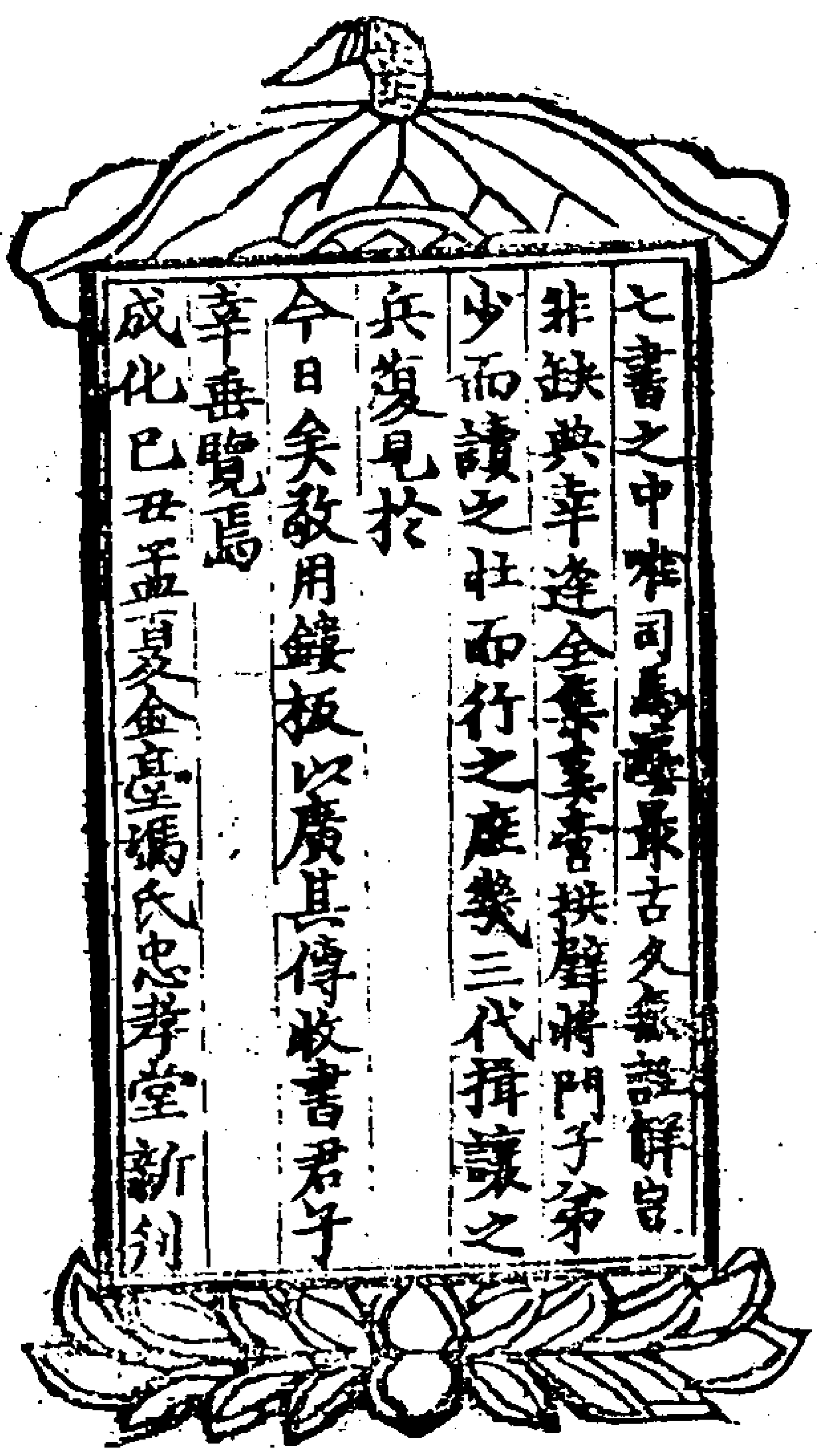
一集說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
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陳后山曰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
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
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
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
興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所所難乎至其說
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又曰成其溢奪

其對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穰苴之所知也漢之
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事
太原劉氏曰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職入則佐天子以
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其書仁本篇首言仁
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
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伐惡之法定爵篇
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
之法用衆篇專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既平殷亂封
太公於齊而子呂伋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
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
之兵遂能却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
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
司馬法方及此書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
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多權謀
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
簡而義深中間多有缺文脫字儒者多求經意學

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
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愚按蘇子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
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
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
傳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
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
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
公時耶

集說畢



司馬法集解卷上

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伊洛閆禹錫校集

仁本第一

太原劉氏曰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因篇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太原劉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愛莫先於仁民愛物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古之治國治軍者必以仁為根本以義治之斯謂得其正耳○江陰劉氏曰仁即聖人子育萬姓之仁義即聖人以義制事之義言古者帝王之有天下必以仁為本而以義治之蓋仁以養民義以立政因仁義並行以合天意斯所謂治天下之正道也

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太原劉氏曰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未知是否愚謂中人上下疑有闕文誤字姑為此說以俟知者○江陰劉氏曰權即天地造化之權春而生秋而殺電而雷風而雨天地動盪之大權也聖而文神而武仁而德義而勇聖人弔伐之大權也聖人既以仁義正道平治天下然猶有梗化背叛不臣之國則當用乎神武大權以討平之也故權出於王者伐叛之義戰不出於爭利詐故之陰謀此所以權不出於中人也○愚謂龍韜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後漢段紀明亦曰每奉詔書軍不內御此其不出於中人之義乎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太原劉氏曰此所以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其餘不戮一人自古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殺人以安人者也攻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賚其民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大定是也○江陰劉氏曰殺人本凶事也然殺一人而萬姓安誅一罪而三軍定雖忍而殺之亦曰可也此即黃石所謂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之意也然則聖人竄逐三苗之事固不可得而見矣若皇甫文出謁而寇恂斬之王建乞降而司馬懿戮之殆有近於斯乎凡民陷於殘虐為仁君者不得不舉兵伐之故雖攻其國而實救其民也戰本危事不可輕舉然強暴之人必欲稱兵作亂傾人宗社即當親率大衆攻其心

腹以解之。若李晟北圖范陽，則賊當捨趙是也。
故仁見親。
江陰劉氏曰：有仁之君，愛民如子，而哀憐傷病，所以民必愛戴，若太王之歸市，文王之子來是也。
義見説。暗
江陰劉氏曰：有義之君，見義勇為而不爭利，所以民必悅服，若太公所謂同憂同樂同好同惡是也。
智見恃。
江陰劉氏曰：有智之君，謀慮深遠，能知始終成敗，所以民必見倚恃，若太公所謂以天下之慮則無不知是也。恃，倚仗也。
勇見方。
江陰劉氏曰：有勇之君，明於禮義，而敵人畏服，所以民必見向，若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是也。方，向也。
信見信。
江陰劉氏曰：有信之君，修明政令，而以誠心待衆，所以民必親信，若諸葛亮行師，以大信為本，不留代兵，而軍士感悅之類是也。若夫以偏愛為仁，殺公為義，無人為勇，小節為信，則非王者之道矣。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太原劉氏曰：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使尹鐸守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產蛙，民無叛意，蓋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江陰劉氏曰：內得士卒愛慕之心，故可與之城守，即上文所謂仁見親之義。若李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怨是也。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太原劉氏曰：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法素行也。○江陰劉氏曰：外有雄武之威，聞者莫不畏服，若李光弼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是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江陰劉氏曰：古者義師之舉，上不違於天時，下不延及民病，蓋所以愛吾民也。一說：王者弔伐之兵，不違於農時，不妨於耕稼，不歷民於疾病，所以愛吾民也。用兵之道，務不再籍，糧不三載，當一舉克之，不可久逾其時，以致民病，若周瑜言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是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太原劉氏曰：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憐其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人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因人之凶者也。○江陰劉氏曰：敵國有喪，而不加兵，敵國飢荒，而不乘凶，所以愛其一國之民也。若晉士匄請伐齊，聞齊侯卒而還之類是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太原劉氏曰：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伐，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猶曰廣愛。若隆冬興師

必有裂膚墮指者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
聖王所以慎之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帝王不於
冬夏興師恐傷彼此之民所以兼愛之也
故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太原劉氏曰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
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
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
是也○江陰劉氏曰國家雖強大然好窮兵黷武
而爭人土地必至於敗亡而後已天下雖無事而
人君溺於晏安遂忘武備然亦必至於危殆也
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
太原劉氏曰天下既平定天子乃大愷而歸愷軍
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是愷為軍樂也
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春畋曰蒐秋
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
順秋陰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江陰劉氏曰愷軍勝之樂也天下既已治平天子
於是大作愷樂故於春則蒐秋則獮皆所以
嚴脩武備安不忘危也
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太原劉氏曰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
也旅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入也天子春蒐秋
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江陰劉氏
曰振整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則即練兵也

皆所以閱武揚威而不敢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
也
太原劉氏曰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
百步縱綏春秋左傳註引此為從綏柳子厚文引
七十而從心亦作縱心是縱從古通用也綏者御
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
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
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退為綏謂秦晉皆有備
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
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
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
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奔不過
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為恐[illegible]我之兵又憐彼之
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其禮
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鮮甲
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道也○江陰劉氏曰綏
退也又御轡之索也三十五里為一舍三舍一百
五里也戰勝之師追奔逐北不過百步恐陷伏也
交戰而敵退綏之不過百里過百里而追之恐敵
有謀也此所以明交戰進退之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太原劉氏曰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彼傷及患病

之人。若秦與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適趙盾薄之於河。趙穿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夫仁也。○江陰劉氏曰。人之材技智識。多有不齊。或有為人忠厚而無他能者。則不窮治其不能也。而取其所長。或遇敵傷殘而有疾病者。則哀憐其傷殘疾病而不致委棄。此所以明吾之仁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太原劉氏曰。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實之謂。○江陰劉氏曰。凡陣行既定。約束已明。然後鳴鼓而進。不使前後紊亂失次。所以明吾之信令也。

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太原劉氏曰。爭義不爭利。此所以明其義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也。○江陰劉氏曰。王者興師。蓋為討其不義。非為貪人土地之利而舉。所以明吾之有義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太原劉氏曰。人既服降。又能捨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江陰劉氏曰。敵人既已降服。又皆舍之而不殺。所以明吾之有勇略也。昔李靖不籍降將之貲。而江漢列城爭下。豈獨舍服有勇。又能推恩而取勝矣。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太原劉氏曰。知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當知始終成敗。使舉無遺策。所以明吾之有神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衆而教之。先王修為民紀之道。此乃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六德者。即上文所謂禮仁信義勇智是也。六德既明。當隨時而用。用之中理。乃合為教令。以訓其國人。此民紀之道。自古之成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先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redacted]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請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公卿大夫是也。治物者。如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而辨職。國謂諸侯

之國職謂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至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江陰劉氏曰何謂乎順天之道若堯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何謂乎設地之宜若禹之分別九州以定甸侯綏要荒服大而宜都小而宜邑遠而宜道險而宜關是也民之有德者則官之然猶正其官名使各治其事封建其國各辨其職封公爵者食公祿封侯爵者食侯祿各有等差而不亂於是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訟皆止而干戈寢息此聖王德化之至治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太原劉氏曰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剕宮大辟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賓軍嘉古樂有六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音户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民協于中也

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太原劉氏曰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書輯五瑞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巡狩者巡所守也省方者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會諸侯者會四方之諸侯也考不同者考車書禮樂制度之有不同也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

江陰劉氏曰其諸侯之君或有逆於王命敗亂天常背棄明德不順天時而傾危有功於國之主天子乃徧告于諸侯彰明其罪惡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太原劉氏曰皇大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也辰十二次也又日月所會亦謂之辰后土者皇地祇也四海神祇東西南北四海之神祇也凡載在祀典者皆是也山川者名山大川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冢社者大社也先王如周之文王武王造於先王者告之祖廟也○江陰劉氏曰復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之廟然後興師追討蓋不敢輕舉其事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

太原劉氏曰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然後冢宰徵師旅于諸侯曰某國今為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相會天

于乃明正其刑○江陰劉氏曰此徵師之詔也
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
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
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太原劉氏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兄
入罪人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
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
無所伐其林木無掠取人民之六畜禾黍器械六
畜者馬牛羊犬豕雞也禾黍谷之在田野者器械
者民家所用之器物也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
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校勿與之
為讎敵也○江陰劉氏曰師入罪人之境禁此六
者蓋彰其討罪之義此正所謂義見方也若見敵
之老幼即當撫而遣回不使其下傷之雖遇強壯
之人而不與我爭鬬則勿與之角力也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太原劉氏曰若有與我爭鬬而被傷者則命醫藥
調治之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太原劉氏曰既誅有罪之人國不當滅天子與天
下諸侯備正其所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
復其上下職而返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八
太原劉氏曰王者往也言天下之所歸往也霸者
長也為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
諸侯者有八事
以土地形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
之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
方七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江陰劉氏曰
形當作封謂以土地封諸侯也
以政令平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
以禮信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智謀之人維繫天下之諸侯
以兵革服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太原劉氏曰與之同患[illegible]同利以會天下之諸侯
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太原劉氏曰比親比也親[illegible]小國事其大國以和
睦天下之諸侯○江陰劉氏曰此八者乃天子臣
服諸侯之道即周禮九法之遺意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
太原劉氏曰。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
憑弱犯寡則眚之。
太原劉氏曰。憑陵干犯國之寡弱者則削之謂四面削其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賢人。虐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太原劉氏曰。暴虐國內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壇之壇讀曰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太原劉氏曰。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太原劉氏曰。負地之險固不肯屈從者則侵之謂偃旗臥鼓而侵之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執治其罪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太原劉氏曰。放弒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太原劉氏曰。犯上之令。陵上之政。則杜之謂杜塞(入聲)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也。○江陰劉氏曰。杜。塞(入聲)也。言其無禮而杜絕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太原劉氏曰。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去)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江陰劉氏曰。此九者天子征伐諸侯之大義乃周禮之全文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太原劉氏曰。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太原劉氏曰。純者純一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

夫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一寬一猛。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修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帝王天之子也。故曰天子。天子之義。必當取法於天地。夫天以高而覆物。地以厚而載物。天地以生物爲心。風霆流形。品物滋生。皆由二氣之所育。故春則生之。夏則長之。秋則遂之。冬則成之。○君之治天下。以禮教之法乎春也。以樂化之法乎夏也。以刑糾之法乎秋也。以政正之法乎冬也。故一號一令一動一止。皆取乎天地之法。然後觀於先聖之所爲而不背於道義。此所以合於天地之德也。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太原劉氏曰。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士也。爲士庶之義。內以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江陰劉氏曰士庶人之義。內則敬奉於父母以盡其孝。外則取正於君長以盡其忠。此即下文士必先教之意也。

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太原劉氏曰。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或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士不素服教令。則材器不能成。心腹不相得。故雖有至明之君。亦不可得而用矣。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太原劉氏曰。古者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之上下有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江陰劉氏曰古之教民者。必立貴賤等第之常經。使之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各安其分而不相陵侮也。

德義不相踰。

江陰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蓋國容乃衣冠文物之貌。軍容乃甲冑武勇之貌。文貌不入於軍陣。武勇不入於朝堂。所以德義不相踰也。

材技不相掩。

江陰劉氏曰。凡於一國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實。於三軍之中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宜。此所以人之有材有技有勇有畧者。必得其實而見用於時。不爲猜忌妬嫉之人遮掩而見棄也。

勇力不相犯。

江陰劉氏曰。順於教令而爲士者。上必賞之。犯於教令而爲士者。上必殺之。此所以勇力不相侵犯。勇力相犯者。若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音毛）弧（音胡）先登而子都自下射之是也。

故方同而意和也。

太原劉氏曰。方向也。謂所向必同而意和也。○

本作力同。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謂如此。則方畧相同。而意氣和合也。詳見下文。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

太原劉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子蹌蹌。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笳笛。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故人之有德義者。不得相踰也。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之器。上品之器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太原劉氏曰。苟下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屏大樹下。得此道也。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太原劉氏曰。在國中聽斷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聽訟聽政之聽。得其情而斷其是非可否也。在軍旅中聽斷事務。亦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合宜。必有濫賞罰者矣。如此。故人之有材技者。不得相遮掩也。

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太原劉氏曰。聽從命令為我士者。賞之以上賞。犯命令為我士者。治之以上戮。如此。故人之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太原劉氏曰。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仕使之。○江陰劉氏曰。士不先教。則不可用。今既教其民。而皆可用矣。然猶慎擇其人而使之。苟不慎擇其人而輕信委任。則豈無趙括談兵之事哉。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

太原劉氏曰。事極修整。則百官給足矣。○江陰劉氏曰。事極修習。則百家有謀之言。皆足備矣。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太原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江陰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習其訓誨。而興起為賢良矣。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

太原劉氏曰。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貫與慣同。習慣如自然是也。○江陰劉氏曰。軍旅之士。固非一州一郡之人。今已先教習慣性成。則民體於上意。而成一國之俗矣。

教化之至也。

江陰劉氏曰。此以上者。皆教化之至。而致然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太原劉氏曰。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為彼所誘。若

龍且評逐韓信為信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
為彼所陷如龐涓從孫臏至馬陵而殺之此古
之為將者所以逐奔而不遠縱綏而不及也○江
陰劉氏曰古之善戰者追逐敵人不過百步所以
不遠縱容敵退不可越三舍所以不及故不遠則
難誘我不及則難陷於敵然敵人亦有真敗而不
可追有真退而不可擊者若唐太宗追薛仁杲於
圻摭墌音隻是真敵也曹劌請登車以望齊師旗靡
而轍亂是真退也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若龐涓
陷於馬陵道是過三舍而取敗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太原劉氏曰以禮為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為勝
者戰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殺之道○江陰
劉氏曰王者之師以禮為固衆之本以仁為取勝
之機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太原劉氏曰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
君子所以貴之也○江陰劉氏曰既勝之後其教
不亂故可復行此君子所以貴其道而重之也不
以禮為固者若王孫滿言秦師輕而無禮是也不
以仁為勝者若項王所過無不殘滅是也其教不
可復者若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是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用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凡有戒事必告戒於國
中欲民體上之命也○江陰劉氏曰命教也道也
信也帝舜教戒於國中蓋欲其民體其教而行之
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禹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
中欲民先事而成其慮思也○江陰劉氏曰夏禹
立誓於軍中蓋欲其民先成其謀慮而後計其功
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太原劉氏曰殷湯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誓告
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鋭之意以待戰陣之事
也○江陰劉氏曰商本湯之號盤庚遷殷後改為
殷成湯誓於軍門之外蓋欲其民先誠其意以待
事之至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太原劉氏曰周武王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必
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
志也○江陰劉氏曰周武王以兵交接然後誓之
蓋欲使民志之不變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
也未嘗用兵之刃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刃兵器宜
雜雜則難制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也○江陰
劉氏曰禹以正德而受舜禪去聲故無所用兵以兵

不…也觀於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見矣。

以義也。始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殺而食之。又不以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人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義乎。○江陰劉氏曰。成湯以征伐而有天下。以義為主。故始交其兵刃矣。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革車

司馬上　二十一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愚按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者而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亦以征伐而有天下。乃以力相尚。故盡交其兵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

江陰劉氏曰。夏賞善人於朝。貴用善德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太原劉氏曰。殷[illegible]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

江陰劉氏曰。殷殺人於市。威不善之人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太原劉氏曰。周[illegible]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善之君子。懼為惡之小人。○江陰劉氏曰。周以賞罰兼行。所以勸勉君子而威懼小人也。

三王彰其德一也。

太原劉氏曰。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江陰劉氏曰。三代賞罰雖不同。然彰其德政則一而矣。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太原劉氏曰。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刀劍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兵。五兵也。所謂五兵者。刀鎗弓矢。衣甲戈盾之屬是也。凡五兵不雜

司馬上　二十二

雜而用。則不能得其利矣。長兵弓矢是也。短兵鎗刀是也。弓矢以衛。所以禁遠也。鎗刀以守。所以防身也。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太原劉氏曰。兵器太長。則難犯入。兵器太短。則不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江陰劉氏曰。專用長兵則彼此不能相犯。專用短兵則彼此不能相及。故五兵相雜而用。則可得其利矣。太輕者。若用騎不用步。用弓矢不用戈甲。用蒭食不用輜重之類是也。蓋太輕之害。雖曰勁銳。然不能堅固持久。若計一失

則必易亂而取敗矣。大重若若當用步兵而又兼騎兵當用穴城而復築土山當馳鐵騎而造戰車當因敵糧而大運軍食之類是也蓋兵太重則必遲鈍遲鈍而行則於事無益矣。

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太原劉氏曰戎車則夏后氏名曰鉤車先導之以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車名寅車先導之以疾也鉤車寅車未詳其制。

周曰元戎先良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

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江陰劉氏曰車製雖同而取名各異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

太原劉氏曰曲禮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執當依漢書作埶蟠

殷白天之義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也地之體黃故也。○江陰劉氏曰三代之旂各以色而取義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太原劉氏曰章士卒所載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殷之章用虎尚其威猛也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江陰劉氏曰旂之文彩繪以龍虎日月則其所尚之義明矣。

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方不能制勝○江陰劉氏曰詘通作屈屈而不伸之謂也此言上使其民屈於下文五者謂之多威多威則民不能伸其志矣上不

能教養其民如下文五者則民拙其志而不能致勝矣。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敘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使

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

太原劉氏曰為有司者又陵辱之此所謂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矣。

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詐

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有勇多力之人不
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
暴行之人
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又陵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
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
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太原劉氏曰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
古者師行日三十里為舒則民力足矣雖與敵人
交兵致刃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驅馳追逐奔
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江陰劉氏曰凡軍
旅之中以寬舒為主蓋寬舒則凡事不至急迫而
民可盡心竭力樂於趨事矣故雖與敵交兵致刃
步不奔趨車不馳騁逐奔者不過於前列所以不
至於敗亂而無多威民屈之患也大抵世之函伍
者莫知軍威故軍威一振則萬人振懾百於未戰
之時不能假借顏色傾身下士則有言者誰敢壽
有勸誰敢輸此所以項羽有垓下之亡而張飛有
帳下之刺也○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
誡命
太原劉氏曰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
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誡
命也○江陰劉氏曰軍陣之所以堅固而不可
犯者以其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
過謹從軍令故也失行列之政者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是也絕人馬之力者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
是也其遲速所以當從嚴令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太原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過於軍文過於武也
江陰劉氏曰詰見前此言專尚武則失於驕專尚
文則失於弱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
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太原劉氏曰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
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脩治自己以待他
人君不名不至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江陰劉氏曰此言脩己
待人之意苟或反此則為殺妻求將之人矣
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胄者不拜兵車不軾城
上不趨危事不齒
太原劉氏曰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如周亞夫屯
軍細柳漢文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詔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决介胄者不拜在兵車不軾不暇為儀也城上不趨趨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衆也○江陰劉氏曰。在軍旅中則挺然而獨立。在列陣中則馳逐而果敢。故甲胄在身者不拜城上不可奔走敗亡之事不可再言此言軍容不可入國之意也。介者不拜若漢文帝勞軍於細柳營而周亞夫不拜是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太原劉氏曰。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江陰劉氏曰。禮文禮也。法軍法也。有禮不可無法有文不可無武必相須而為用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太原劉氏曰。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為惡也○江陰劉氏曰。廢棄擲也簡忽畧也言棄而忽諸也。古之賢王凡民有德必當明而舉之凡民有善必當盡而用之與所以有德者必見錄有善者必見用也。李晟馭衆雖廝養小善必記其姓名。亦此意也。古者帝王之用刑賞一盡乎公道賞不可以無功而予罰不可以無罪而試惟在公論而已矣。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江陰劉氏曰。帝舜在位。不賞不罰。民皆可用。何也。以其有至大之德化之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罰。至教也。江陰劉氏曰。大禹受傳於舜有賞而無罰。以其有至善之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太原劉氏曰。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成湯受命。有罰而無賞。以其有至重之威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太原劉氏曰。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之時賞罰兼行者。以其民德既衰。不得不如是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太原劉氏曰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江陰劉氏曰。凡有功當賞者即當賞之。不可使踰一時蓋欲民之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太原劉氏曰。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江陰劉氏曰凡民罪惡當誅者即時誅之使不過行列之遠蓋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功上下相讓之道若李晟再造唐室而不敢以功自任之類是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謂上下皆歸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已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已必能遠離其罪上下皆分惡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罪上下分惡之道若諸葛街亭之敗請自貶三等之類是也。

古者戍兩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者戍邊之兵二年不與典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興者觀民之勞苦也下供上之役上覩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江陰劉氏曰古者防秋之兵歸優其役故三年不籍用之蓋憫見其勞苦也上下相報之情若此和樂至矣。

得意則愷歌示喜也。

太原劉氏曰戰伐而勝得意而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愷歌軍樂也○江陰劉氏曰愷歌軍勝之樂也愷歌而回蓋以示喜悅也。

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太原劉氏曰偃伯恐有闕文誤字或曰偃伯即偃

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言同得天下之後築天子之臺亦曰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與悲夕之事凡勞還歸即勞遂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者又曰偃姬字之誤也姬伯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答民之勞也未知孰是○江陰劉氏曰偃伯當作姬伯即文王也文王經始靈臺而民作詩歌之故雖答民之勤勞而亦示民之休息也。

司馬灋集解卷上終

司馬法集解卷中

定爵第三

太原劉氏曰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篇文義多不可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懲勸之道收用遊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江陰劉氏曰凡與敵戰必先定統中之爵位著將吏之功罪收攬遊俠之士申明教詔之言

訊儲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訊一作誶

太原劉氏曰訊厥眾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作辨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己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之動而動者與民同志也○江陰劉氏曰誠約其眾選求材技而用之方慮猶方物出謀發慮也物事也凡料敵制勝必當比方策畧出謀發慮以盡事物之情尚能極其事物之情則能解變人心之所嫌推明眾心之所惑矣猶孫子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禁祥去疑之意也凡取勝之道必當撫養將士之力以索事機之巧然索其巧在乎人心之動而已若王翦閉營休士而巫蹴戎周建之類是也

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

太原劉氏曰凡欲與敵戰務堅固眾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成字恐誤恥者所當羞惡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濫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固其兵衆相其地利治其紛亂進知所止服人以正成乎廉恥當約其法省其罰蓋立法雖嚴用刑宜省令曰小罪乃殺者正所謂以小警大人人惴慄而自不敢犯其大罪矣下文所謂小罪勝大罪因意正在此若呂蒙泣斬鄉人之蓋笠者是也

小罪勝大罪因

太原劉氏曰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曰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足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小罪既已即刑則大罪自然而遂矣

順天阜財懌精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太原劉氏曰順天之時阜民之財說眾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此謂之五慮也○江陰劉氏曰順

天奉時而不違也。阜財。因糧於敵也。懌衆。勉厲衆心而樂從也。利地。守其地之險阻也。右兵。弓矢禦。殳。輅矛守。戈戟助。是也。

順天奉時。

太原劉氏曰。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

阜財因敵。

太原劉氏曰。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芉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懌衆勉若。

太原劉氏曰。懌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利地守隘險阻。

太原劉氏曰。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險難阻絕之地也。所謂路狹道險。名山大塞。一夫所守。千夫不過之也。

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

太原劉氏曰。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為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殳矛。長兵也。可用以守。殳。積竹八觚。觚長一丈二尺。矛。鉤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太原劉氏曰。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五兵互當者。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為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江陰劉氏曰。長兵弓矢是也。短兵。殳矛戈戟是也。凡用五兵。必須各用其當。弓矢以為戈戟之衛。戈戟以為弓矢之救。故分番而戰。則力舒而長久。同力而戰。則勢勇而兵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太原劉氏曰。之。或曰當作支。傳寫之誤耳。言見一物則思與侔。是謂兩相支持之道。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見敵有此物相攻。吾亦有此物相對。是謂各有其器也。若敵人用長兵。吾豈可用戈戟短兵。敵人用輕騎。吾豈可用重車。此見物與侔之意也。

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太原劉氏曰。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實而舉動。主者。主客之主也。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也。馬

所以戰，牛所以載車，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閒佚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江陰劉氏曰：主將雖能勉勵其衆，尤當相敵虛實強弱而後舉，何謂乎將心？心也；衆心，心也。蓋言主將同乎士卒之心，士卒亦同乎主將之心也。馬牛車兵佚飽，言能使其安失且飽，不使勞而饑，之所以得其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太原劉氏曰：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惟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為卒，譬如人之四肢也，五人為伍，譬如人之指拇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也。○江陰劉氏曰：用兵之道，教當為先，戰當有節。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譬如一陣之中，將軍，身也，士卒，肢也，軍伍，指拇也。身動則肢隨，肢隨則指拇皆至，參此所以謂之有節也。

凡戰，權也；鬭，勇也；陳，巧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鬭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勝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下缺文，當作氣，作其氣則可以戰，善鬭者以其有勇也。陳始於丘井之法，八陣六花皆本於此，觀乎李靖所謂陣閒容陣，其巧固可見矣。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太原劉氏曰：用其人之所欲，用若行其人之所能行，皆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江陰劉氏曰：吾之所欲者，則必取而用之，若大夫種之有七等，越王擇而用之之類是也；吾之所能者，則竭力而用之，若水戰南人所長，而周瑜從黃蓋之計，以焚赤壁之兵是也。吾之所不欲者則廢而不用，若崔浩不欲南伐，乃陳天時不利五者之類是也。吾之所不能者，則廢而不行，若李光弼以野戰不若史思明，而不與戰之類是也。敵不欲者，使敵用之；敵不能者，使敵行之，若秦間於趙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將耳。凡若此類，使與我相反，則吾兵可勝矣。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太原劉氏曰：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江陰劉氏曰：註見下文。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太原劉氏曰：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此所謂有天。○江陰劉氏曰：凡行師振旅，時日既定，無風雨怪異間阻，不至變遷，而龜之勝兆隱然而見，是謂得天時者也。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太原劉氏曰：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吾之財力既有，乃復得之於敵國，因生

裕餘此所以謂之有財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
太原劉氏曰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利以備之此所
謂有善○江陰劉氏曰軍旅之中人皆習於戰陳
之利又能極推事物之理以為豫立之計若傳永
知南人好夜斫營豫置火上流以誤之又若韋孝
寬堅守玉壁外盡攻擊內應無窮是也此所以有
應變之善也。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太原劉氏曰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
人即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

太原劉氏曰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陣堪物
能簡治見物能應卒此所謂行豫之道○江陰劉
氏曰軍勢大者必當以堅固持重為本不可輕躁
卒易兵力多者必當廣施教令明定分數上暇而
閒人教而習所以治眾如治寡多多而益善也堪
者能也任也簡者要也大也物事也卒急變也為
將而能任其大事則其戎政至簡而且治矣所謂
見物應卒者言其事至物來而能臨機應變也若
此者皆由教之有自行之有素也。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太原劉氏曰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
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江陰劉氏曰
車輕則堅步輕則勇復以弓矢禦於前敵不敢犯
故謂之大軍也。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太原劉氏曰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
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江陰劉
氏曰凡陳有嚴密安靜之勢內必多強壯驍雄之
力是謂堅固之陣而敵不敢犯李光弼望史思明
之眾言賊鋒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為虞正謂此
耳。
因是進退是為多力。
太原劉氏曰因是固陣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
此所謂多力○江陰劉氏曰因固陳之理而得進

退之法此所以謂之多力也。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太原劉氏曰上閒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陣煩陣
者頻煩於陣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江陰劉氏
曰上得閒暇人習其教所以謂之煩正之陳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太原劉氏曰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
堪為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別眾物此所謂簡
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江陰劉氏曰辨判也別
也此承上文上暇教而言也夫一陳之內部伍統
時各有所職而秩然不亂則所職之事因是而明
辨矣謂之簡而且治不宜亦乎。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
是謂戰參。
太原劉氏曰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
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
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
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戰參
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江陰劉氏曰稱銓也欲
稱其兵之衆寡必因其地之廣狹此即孫子所謂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是也李衛
裕料陝州無十五里光明長甲盡出乎此兵家之
術不出乎一因字故孫子有言曰因形而制權因
形而措勝於衆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而取勝者

謂之神又曰行火必有因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
之觀乎古之名將之用兵孰不由於因敵之令陳
而取勝乎故龍且不夾濰水而陳則韓信不能囊
沙壅水以斬之史思明不嚴命李日越必擒光弼
則光弼不能還壘而降二將也今曰因敵之令陳
然後以為攻戰守之計若出一揆參參伍也夫兵
之一進一退一止必用前後相序車徒相續不可
散漫錯亂以失紀律此所謂戰陣參伍之法也其
詳見李靖論伍法之要。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
患。
太原劉氏曰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

信也不和者民不協和也怠者有不謹也疑者言
所惑也厭者棄絕之也懾者畏懼也枝拄者言兵
不相順從也詘者詰詘而不伸也頓者撥亂也肆
者放肆也崩者崩墜也緩者緩弛也此所謂戰患
戰患者為戰之害也○江陰劉氏曰怠疑生怠而
下疑也厭損也伏也懾懼也退伏而畏懼也枝岐
也拄撐拄也謂傍生邪議而沮壞事機也詘通作
屈頓壞也挫也言屈辱而頓挫也肆恣也崩潰也
緩遲誤也恣肆崩潰緩而無紀律也此皆臨陣
取敗之患也。
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太原劉氏曰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將驕者

敗項梁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懾懾者畏而又畏
畏之甚也畏敵者如符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
為晉兵有懼色是也吟曠者呻吟喧嘩之聲
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
此所謂毀折毀折者敗毀而摧折也○江陰劉氏
曰驕驕者謂將驕而兵亦驕惰也懾懾者謂將氣
謙懾懦而兵亦畏縮也吟曠嘆也怨之聲也憂
慮也虞懼防慮太過而反憂懼也事悔事已成而
復追悔也此數者乃自毀傷折衄禍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太原劉氏曰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也柔
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

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兩作對待，此所謂戰鬬權變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堅柔，謂車堅馬良也。參伍，易參伍以變。三相參為參，五相伍為伍。兩，周禮五伍為兩，亦軍伍錯綜之數也。上文既言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以為戰參之法矣，此言大小、堅柔、參伍、衆寡者，蓋以明其車堅馬良，各適其用，隊伍精明，不失其列也。戰權，戰中之機權也。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邇。間者，間使也。間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觀邇，如見鳥起而知其虛，獸驚而知其覆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赤壁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燕禾穀成熟在野而去是也。貴信，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江陰劉氏曰：間，游偵，猶間也，即今之細作也。間遠，謂以人覘敵之虛實於遠也。觀邇，使人察敵之動靜於近也。因時，因得天時也。因財，得敵人之財也。貴信，貴其有信於衆而成功也。惡疑，惡其使衆疑惑而敗事也。所謂因時者，若崔浩議擊蠕蠕之類是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太原劉氏曰：振作兵士之氣，當諭以義，則上氣自倍。作事當乘其皆，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而心服。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故以亂驚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者必先明其大義，在我不得不行，至於天時，又當奉承而[illegible]敢違，所謂作兵義而作事時也。所以使人喜，見[illegible]柔靜，見[illegible]亂暇，見敵危難臨於難，而猶不棄其衆也。又曰：作者興也，興兵主義，興事順時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太原劉氏曰：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刃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所謂以兵刃相接也。○江陰劉氏曰：刃上，猶言兵交之際也。敏，捷也。為將之道，居國之中，則當以信服衆；在軍陣間則當廣以威武；兵交之際，則當果敢敏捷。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太原劉氏曰在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
法則太小齊一○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遇
敵莫當○江陰劉氏曰既能立其信義則居國而
能和矣既能廣其威武則在軍而有法矣既能致
其勇敢則兵交而見功矣○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太原劉氏曰居國要見和好和好上下之情不乖
在軍要見方向軍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
見信賞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江陰劉氏曰方
向慕也居國而和則人見愛矣在軍有法則人見
向矣交兵知勇則人見信矣

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太原劉氏曰凡布陣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鬬惟
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難犯○江陰劉氏曰
凡陣行則當疏交戰則當密五兵相用則當雜蓋
陣疏則不亂戰密則力齊兵雜則有功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太原劉氏曰人教以敦厚靜專乃底於治威令則
利在章顯也○江陰劉氏曰言軍旅衆多而教令
忠厚所以靜而治也以威利章連下文○愚謂此
句屬凡陳一節言軍士既教以厚重靜密然後乃
治理威令而宜示以條章也未審然否

相守義則人勉

太原劉氏曰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江陰
劉氏曰威武功利而有章上下相守而有義則人
自相勸勉矣又曰章條章也義信義也

慮多成則人服

太原劉氏曰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自服○
江陰劉氏曰凡出謀發慮事事有成則人自悅服

時中服厥次治

太原劉氏曰時人中心悅服其序次皆治中服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江陰劉氏曰義理欠明未敢
強解○愚謂時是也於是人中心悅而誠服其次
者亦皆革面而順治矣未審然否

物既章目乃明

太原劉氏曰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

旗幟旛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江陰劉氏曰
軍中旗幟皆物也旗鼓乃軍中之耳目令曰目乃
明蓋取其物色有章而視見明白也

慮既定心乃強

太原劉氏曰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江陰
劉氏曰為主將者計慮勝負已定而不為邪議所
惑則心有所主而能自強無畏矣若周瑜所謂請
得精兵五萬人往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之類是
也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太原劉氏曰或進或退無所疑慮之定也若見敵
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上下

疑有闕文。○江陰劉氏曰。凡為偏將者率其所部輕進輕退。而遂不疑見本敵人。而又無謀。故犯軍令以致敗績。宜即誅之。然當明正其無謀無慮之罪。不可易其姓名也。無變其旗者。蓋人當易而旗幟方色不可換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太原劉氏曰。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江陰劉氏曰。誓即誓書也。章。誥章也。即湯武之誓誥也。厲。災異也。祥。祥瑞也。凡為事從善者其理必長。若欲遵古則當依誓書而作誥章。蓋誓誥之言無不盡善。故當遵而行之。此所以王者無敵而吾之兵衆乃強也。然作誓誥。猶當盡滅災異祥瑞。恐惑人之視聽。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是也。昔漢高祖止宜因古作誓。柰何兵孤勢弱。懼楚偷安。又無伊呂之臣。所以不敢明立誓誥。但與秦民約法三章。觀乎大風之歌。安得壯士兮守四方。則其始終不足以繼湯武之志可見矣。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太原劉氏曰。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吏敵莫能禦。前曰滅厲祥。此止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成王者之基業。說。一天下之形。使人皆心喜悅。此所謂兼用其人也。○江陰劉氏曰。滅災之道以義為主。義孚於人。則災異自弭。所謂妖不勝德也。唐李孝恭言盃酒變血。賊授首之兆。即此意也。今而明此大義。蒙之以大信。臨之以強勇。成立國家之基。以一天下之勢。則人孰不喜悅。所謂兼用天下之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太原劉氏曰。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成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江陰劉氏曰兵家權術。然甚於此。然遇世之安史之亂。不得不如是也。成其溢者。使敵人窮奢極欲。沉湎酒色。大興土木。淫刑不道。廢黜忠良。信任姦回。大失人心。人神憤怒。是也。奪其好者結其英雄。收其游士。擇其囚禁。截其糧道。據其要害。取其兵馬。絕其救援。分其兵勢。是也。權謀已行則吾可乘其弊於外。而其衆自亂於內矣○愚謂此陳后山所謂穰苴之所知者。而謂先王為之者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太原劉氏曰。初一曰任用賢人。次二曰正以率下。次三曰備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技。次五曰慎火

攻之法。次六曰循水攻之利。次七曰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江陰劉氏曰。人。智勇謀畧之人也。即太公所謂行所當用七十二人是也。正。天下之正道也。辭。辭命也。軍國之間以辭命為主。辭嚴而正。則可以服敵。辭失而卑。適足其以致釁。若呂相之絕秦。趙咎之使魏。是也。巧。巧於應變也。火。即孫子所謂五火是也。水。即韓信之背水壅水是也。兵。即上文五兵是也。此所謂兵家之七政也。

榮利耻死。是謂四守。

太原劉氏曰。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耻。羞辱也。死。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耻死所以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江陰劉氏曰。榮。爵祿也。利。恩賞也。耻。窘辱也。死。刑罰也。蓋爵不可濫。恩不可濫施。士不可輕辱。刑不可妄殺。此四者誠主將之大權。宜謹守而用之。故謂之四守也。爵賞固不可濫。然逢高取非已有而與人則不可拘於此矣。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

太原劉氏曰。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撫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厲衆之道也。○江陰劉氏曰。容色。喜色也。積威。怒意也。喜而賞則假之以喜色。怒而罰則震之以威。嚴賞罰既行。人已信服。即當改變其意。以待其下。不可喜而不已。怒而不解也。

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太原劉氏曰。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江陰劉氏曰。此因上文而言。凡行此道。唯有仁心者則民見親。然有仁心而無信義。則為假仁之人。而反喪其身矣。若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涕泣分飲食。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太原劉氏曰。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不共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意。疑脫之也。○江陰劉氏曰。詳見前。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飭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謂戰法也。○江陰劉氏曰。凡戰之道。既鼓三軍之勇氣。然後以發其政令。政令既嚴。又必假之以顏色。道之以言辭

人心畏懼則因其畏懼而戒以敬謹人心欲戰則因其欲戰而使之奮勇入敵所制之地又當分以職命若為奇兵者則當間道衝枝為正兵者則當分布背陣為餽餉者則當力通糧道使各就其職間敢違令此進戰之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

太原劉氏曰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自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江陰劉氏曰凡人之容貌可於衆人之中求之然當試以名實節行務見其善必使行之又曰擇人任將聖人所難苟不試以名行而輕信委任則豈不至於覆軍敗衆而誤國家之大事哉是故恃勇者無謀輕躁者無知矜已者無識傲物者志驕嫉賢者性姦妬才者心險不孝者無君好殺者無德貪財背義好色亂倫嗜酒者誤事士之名行有一於此豈可任乎必也清廉寡欲下士親賢孝敬寬仁好謀尚義明足以破姦智足以決勝讒不能入利不能動剛不好殺柔不受侮忠君之志死生不移士或有此一二斯可擇而任用苟能兼此數者則可以為大將矣此則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之道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太原劉氏曰若今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若今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所行果有不善則吾仍自將之不使其獨將若行而果善因使勿忘其善如此者三則可成文而成事矣此乃人生之宜取士之法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太原劉氏曰治亂之道初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次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妄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六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者專一也○江陰劉氏曰仁即上文之仁信即上文之信直事理之宜也一三軍一人之一也義亦上文之義也變權變也專即下文所謂使法在己曰專之專也此七者誠治亂之大道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太原劉氏曰初一曰受受者能容物也次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曰疾疾者機事欲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制其戎戰之服也次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一等色也次七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江陰劉氏曰受者受君命也即太公所謂卜吉日以受斧

鉞也。二曰法。法者。卑法也。即下文與下畏法之法也。
三曰立。立者。立其計也。四曰疾。疾者。即黃石所謂攻敵
疾則備不及設也。五曰御其服者。御其戎服也。六
曰等其色。等其色者。戎衣既整。必當齊其色也。七曰百官
宜無淫服。淫服者。軍中之服。宜與衆相同。不可以異色
之服。以亂軍號也。

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太原劉氏曰。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己。謂之專。一
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江陰劉氏曰。法
在於己。則不爲人所擾。與下畏法。則法自重。而人
不敢輕玩。法在己者。即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
者寔是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太原劉氏曰。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聽之大
而戰之利亦大也。謀慮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謂
之道。○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形人而我無形。故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凡
張虛聲而示我者。皆詐也。豈可因其輕報而聽信
哉。昔李德裕不信有十五里光明長甲。正爲乎此。
戰無小利者。假如敵有十萬之衆。而以千人誘我。
雖可以勝。而後有大敵在後。豈可貪其小利而輕
戰哉。若陸遜不擊兵班。司馬懿不取小利以驚之。
是也。日成行微。曰道。疑有誤文。日成宜作曰戒。戒猶
言毋。小聽。毋小戰。曰戒其衆而行其至微之策。故
謂之道。未識是否。智者詳之。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
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
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下不服
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
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衆若怠惰
則動作之而使之不怠惰。衆若疑懼[redacted]則變更之
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
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政
也。○江陰劉氏曰。凡進戰之道。正計不行。而爲邪
謀所沮。則當用權以事之。其下有不服。則當用法
以治之。人或不親信。則當立信以一之。人衆而怠
惰。則當遷動之。衆心有所疑。則當變更之。處治若
此。而人不復信上。則前法不可再行矣。此自古兵
家之政也。又曰。此專字與上文專字不同。蓋上文
之專。法在於己。故能行其軍令。此則爲人所擾。正
不能行。故當以己意斷之。若曹操既得荊州。將順
江東下。張昭等勸於孫權曰。長江之險。已與我共
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周瑜以爲不可。勸進兵擊之。
權因拔刀斫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當迎操者。與
此按同。遂大破操兵於赤壁。此則所謂正不行則
事專之一畧也。

司馬灋集解卷之中　終

司馬灋集解卷下

嚴位第四

太原劉氏曰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字故以嚴位名篇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大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欲輕窕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江陰劉氏曰位欲嚴言其任重而爵位尊嚴也政欲栗言其所執之政至大而人皆畏慄也力欲窕言其能養戰士以力深厚也氣欲閑言其能撫循士卒而士氣安閑也心欲一言其上下同欲三軍之心同一心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横察名實

太原劉氏曰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横之方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江陰劉氏曰等齊也比也道義忠信是也忠忠於君信信於衆也戰陳之間不過此二者而已人固有高下大小忠信道義則無異也故當齊之如一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大衆相聚故當立其卒伍以辨之卒伍既立又當定其行列以布之正東西縱横之道以約之若尉繚子所謂百有二十步立一府柱是也名實猶言才名行實也人固有名過其實者譬如本無材勇而任材勇之力本無智謀而居智謀之位正若李元平為將敢發大言後果為李希烈所擒此所以當察其實而用之也一說等齊一也道即聖人治平之正道義即人臣忠孝之大義古之用兵必以道義為本故以有道伐無道以大義誅不義得之者王失之者亡此先王之戎政也今言等道義者蓋欲使三軍齊一也人人皆知此理而不敢違背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相次為行相並為列東西曰縱南北曰横皆布列營陣之法也名實才名行實也人固有虛名而無實者有泥古法而不知變者有恃武勇而無謀畧者有矜己能而不納人言者此所以士無全才必當察其名實而用之

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之則不散

太原劉氏曰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有畏則密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此二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江陰劉氏曰俯低首也坐亦跪也凡與敵交戰立而進者則低首而不仰視坐而進者則坐下而待敵低首而進則遠視敵人而不畏坐而相待則近視敵人而不散此明御衆進戰之法也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illegible]
馬奔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勝行而寬誓之
太原劉氏曰凡卒伍之坐使上下之人分左分右
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
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畏懼坐甲是也誓戒既畢
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
也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
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躁怒之陳而待之跪
而坐坐而伏勝行則寬以誓之寬謂不狹迫其節
亦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疑有闕文未詳其
義或曰坐伏則勝者蓋兵無伏不勝甚之所伏必
當坐而潛藏深秘其形不可輕動待敵入吾伏中

司馬下　二十

然後應號而起不可繞見其兵遽然奮擊以致驚
亂此其所以行而寬誓之也一說伏待敵人既受
吾制固當大呼鼓譟而進然或敵人預知我謀設
計而進則不可窮兵深入恐反受其制也敵或已
入吾伏而輜重器械未曾委棄其衆所處又得高
阜之地必欲與我死戰又當緩之俟其釋解兵甲
乞降將散然後因勢取勝苟不顧利害大肆兵威
奮勇而進天道好生惡殺未必無反敗之道所
以用鐸止之也
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
太原劉氏曰噪呼而起鼓之而進欲佳則以鐸止
之○江陰劉氏曰三軍起行讙譟鬪鼓而進必止
者則以鐸止之
銜枚誓糗膝行而推之
太原劉氏曰枚如箸銜於口結項中以止語也謂
夜欲襲敵則銜枚而誓糗乾粉也若食糗粉則令
小坐膝行而推之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江陰劉
氏曰誓糗誓畏乾粉粮糗等食也
執戮禁顧譟以先之
太原劉氏曰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譟呼以先之
江陰劉氏曰執戮執殺退陣怯戰之人禁顧禁約
內顧沮衆之士然當以身先士卒則能執戮禁顧
矣又曰身先士卒在偏裨前鋒之將則可若居主
將之位而以身先之萬一事有蹉跌則中營旌鼓

司馬下　四

委之於何人要在不言飢渴與之安與之危可也
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
職
太原劉氏曰兩軍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
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
其所守之職任之也○江陰劉氏曰若三軍畏懼
太甚將有崩潰之勢則當收令勿殺示之以和顏
悅色告以所生之理使循省其職勿用驚怖
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
可師可服
太原劉氏曰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日一人
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亦有闕文

敵方疑惑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江陰劉氏曰
凡三軍交戰其戒不過嚴於分令之日今已央戰
而其禁令行之不息則軍士驚惶亦不暇分食矣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
佚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
能久以危則能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
甲以重固是也危者上文譟鼓而進豫予所謂其
勢險其節短是也欲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
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冑為固軍旅以兵刃制勝
江陰劉氏曰何謂力凡糧運充積車馬堅良士卒
衆多兵器鋒利皆力也何謂固主將有謀堅忍持
重師行有紀士卒用命兵不浪戰利不小爭皆固
也用兵以強力為本然非養其銳氣鼓其怒氣則
不能以取勝若王翦日休士洗沐善飲食撫循之
韋孝寬不顧其嫌士卒感勵皆有死難之心之類
是也何謂危戰陳以固堅為主然非出於危道從
於危策則亦不能以取勝若韓信之背水陣鄧艾
之緣崖魚貫而進李愬之雪夜入蔡州之類是也
與敵相持誠以本心密靜為固然亦當以新氣為
勝新氣者閉營以養士氣若王翦軍中壯士斷髮
請戰是也衣甲堅厚者則可以固身刀兵鋒利者
則可以取勝此皆進戰之法也又曰氣何以曰新

蓋作之則新不作則餒矣又曰作氣之法有三有
銳氣有奮氣銳氣出於休養之間奮氣生於感激
之際故世平之將必以銳氣而成功靖亂之臣必
以奮忠而濟難此士氣之所以分忠志之所以立
而為將者不可以不知也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太原劉氏曰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陣不欲疎也徒
以跪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
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
以能坐為固也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
制勝輕者便利也○江陰劉氏曰車古者之兵車
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戰則以此
車居先古可用而今不可用所可用者惟晉馬隆
之偏箱車唐馬燧之狻猊車行以載兵止則
為陣後之戰車惟此可用故周禮曰險野人為主
易野車為主徒步卒也坐即危則坐之坐甲鎧甲
也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重堅厚也輕鋒利也蓋車
密則難犯徒坐則不散甲厚則心安兵輕則鋒利
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
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太原劉氏曰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
敵虛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
若畏將甚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

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心主。惟以權變視也。○江陰劉氏曰。人有取勝之心。則一心求戰而惟敵是視矣。人有畏敵之心。則一心懼敵。亦惟懼是視矣。兩心交定者。言彼此之心。各有所算而兩相交定也。兩利若一。言彼之利在何處。我之利亦在何處。使彼此之利明見如一。而不可失也。兩為之職。言彼何人可以當吾某將。何人不足以當吾某將。使彼此相當。皆非吾敵。然後以權謀觀之。用圖進取之計。此即孫子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意也。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太原劉氏曰。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為輕重可也。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與人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謹。彼敵襲之則無所賴。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乘我。必至於敗。○江陰劉氏曰。凡步騎不兼。兵器不利。資糧不多。謀策不長。倍道兼行。越險而進。徼倖請和。皆謂輕也。以輕行輕者。若李陵恃荊楚劍客之勇。而橫行沙漠之類是也。將出時數。兵出市民。國壘重營。糧車塞路。遲疑而緩卜吉而行。矜尚虛名。泥古軍戰。頓兵救患。千里襲人。皆所謂重也。以重行重者。若先主連營六十里。秦苻堅竭國遠征之類是也。以輕行重者。當以重兵進取。乃以輕兵挑之。此所以力不能敵而取敗也。以重行輕者。當以輕兵而入。乃以重兵取之。此所以矜驕遇敵人而受戰也。故善戰者。動則相為輕重。居則謹其甲兵。行則慎其行列。戰則謹其進止。此所以無輕重之失也。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戰。舒鼓欲其重也。舒。緩徐也。重。遲重也。鼓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江陰劉氏曰。慊。愜也。快也。率。率先也。言[illegible]凡事以敬為主。則能快愜衆心。凡

事卒先而行則能使人悅服。主將威令過於頻煩。亦謂之輕。若諸葛亮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是也。主將威令過於閑暇。則謂之重。若李廣舍止不擊刁斗。幕府省文書是也。奏疾也。急也。舒緩也。徐也。凡兵以鼓進。鼓聲太急則失之於輕。太舒緩則失之於重。服戎服也。膚如肌膚之淺薄也。凡戎服之製淺薄則失之於輕。戎服之製衣華美則失之於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太原劉氏曰。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行重地也。○江陰劉氏曰。凡車馬堅良。甲兵鋒利。所謂輕重得宜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太原劉氏曰。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死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江陰劉氏曰。主將謀畧與衆雷同。而無過人之智。故戰無所獲之利也。主將專於己見。不用人之良策。即太公所謂勿以獨見而違衆。故戰則必敗。所以士卒多死也。主將無死敵之志。動必求生。所以部下多疑惑也。主將恃勇無謀。惟知死戰。所以多不勝也。此即孫子將有五危之意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太原劉氏曰。凡在下之人。感惠之心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江陰劉氏曰。好生而惡死者。人之常情也。然在上者誠能感之以恩。撫之以義。則人視死如歸矣。死愛者。如吳起吮疽而卒死於敵是也。死怒者。若田單令燕軍劓齊降卒是也。死義者。若田橫之壯士死於海上是也。死利者。非言玉帛子女。蓋爵祿功賞皆是也。此所以能致其死於利也。五死之理。惟義近於正。其詳見下文。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死於正。謂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江陰劉氏曰。教法令也。道忠義也。言進戰之道。以法令約束三軍。則三軍畏法。而有死敵之志。若李光弼麾旗者三。而諸軍爭奮之類是也。以忠義約束將士。則將士感激而有死難之心。若李晟屯兵渭橋。士皆雪泣從命之類是也。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斯言信有徵矣。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太原劉氏曰。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鬭。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凡與敵戰有勝。有負。勝者得乎天得乎人也。負者失乎天失乎人也。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

太原劉氏曰。皆息未詳。猶瞬息也。未知是否。凡欲與人戰。三軍警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命無過瞬息之間。○江陰劉氏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者。蓋三軍

之交戰也。一日定戰期。二日決勝負。三日收衆軍事。乃完矣。後欲再戰。非出旬日。明見可勝之利則不可舉矣。分日。皆息。乃一人之事。故定而即止。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太原劉氏曰。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即下文執略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搴旗也。執持也。略謀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謂本也。或用本。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江陰劉氏曰。凡用兵而有大善者。蓋用其本故也。奉天時。順人事。伐叛以仁。懷柔以義。故不事兵革。一舉而天下乃安。所謂用其本也。其次得人心。因地利。治亂以兵。誅逆以武。故力事于戈。一戰而天下

亦定。所謂用其末也。本末之道固雖不同。然當其方略。守其微密。以權行之。此所謂本末唯權也。又曰。權時宜也。當用本則用本。當用末則用末也。守微即黃石所謂能守微是也。又曰。微密當作微弱。蓋為國之道。強大易為。微弱難守。昔越為吳所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既而反國。乃苦身焦思。坐臥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與百姓同其勞苦。越二十年。一舉而遂滅吳。漢王既入漢中。乃燒棧道。絕其所過。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後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趙反書遺羽。使羽北擊齊趙。故不數年而成帝業。此皆操持方略。守其微弱之

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太原劉氏曰。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合肥與吳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江陰劉氏曰。凡取勝之道。三軍之衆。舉動若使一人。故能戮力同心。而可以取勝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太原劉氏曰。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右

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也七發音義齊則人小異戰三軍皆進矣。江陰劉氏曰此為一軍取法之號故因各物之用而取其聲音以紀之也其節備於尉繚子勒卒令篇。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車馬甲冑既固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待盡行凡重兵盡行則危殆而不安矣。○江陰劉氏曰凡戰陳既堅固則不可用遲重之兵用遲重之兵則不可輕率而進既已輕率而進則不可盡數而入若盡數而入不留援兵於外則必至於危殆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使人可陳為難又非使可陳為難使人可用為難言得人而任之則可陳矣循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又非知之為難誠行之為難也○江陰劉氏曰此言陳易而用人難知易而力行難耳。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太原劉氏曰凡人每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也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之義○江陰劉氏曰有一方之人必有一方之性所謂性州異者言其居處飲食言語衣服各有不同也一方之性與一州之性不同則以一州之法教之而成一州之俗一州之俗與天下不同則以天下之道化之而成天下之俗此所以可陳可用而可行也道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行之道是也。

凡眾寡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

太原劉氏曰凡兵之眾寡既勝與否兵刃不告其利甲冑不告其堅車乘不告其固馬匹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上亦誇伐之意眾士不自誇其功反

是則不得其為臣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此一節即前篇上貴不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之意○江陰劉氏曰凡眾寡與敵交戰既已勝矣則不必言若有不勝為主將者兵不戒以鋒利甲不戒以堅厚車不戒以輕固馬不戒以馴良眾不戒以自多將欲復戰愈不得其理矣自多猶言恃其兵眾而不知其戒也。

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太原劉氏曰凡戰若勝則與眾人分善分善謂與眾人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

戰服有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江陰劉氏曰若戰已勝則與其下各分其善不可以為已功若欲再戰更當重其賞罰恐人恃其前勝而不力也若戰而不勝則其責在已不歸於下再戰則當誓其士卒以身先之亦不可依前敗之法而行凡依前言而戰或勝或負勿相反其道此謂之正法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太勇也堪各信也

太原劉氏曰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敵之使戰以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鬬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其謹情以功較其所勝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也堪別物之是非者智也堪任大事者勇也堪與衆持久者信也○江陰劉氏曰凡居上而弔其民也以仁救其患以義戰其國以智決其勝以勇鬬其力以信一其心以利勸其志以功勝其敵故民之心合於仁士之行合於義矣堪任也能也物事也言為將而能任其大事者以其有智也能克其大敵者以其有勇也能與衆持久者以其有信也

讓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其力子一作予

太原劉氏曰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予猶許也不循不順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則下之人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効其力矣○江陰劉氏曰此承上文而言人有堪物堪大之才又能謙恭而和使人懽洽雖自已之子[illegible]亦當薦之非為循其已私若祁奚之薦祁午是也蓋薦賢為人非為爭已故與人爭之若子皮之薦子產是也此所以能悅人之心而能使人効其力也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靜者避其兵強盛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輕窕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夫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皆自古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微靜兵少而靜也強靜兵多而靜也閑窕人閑而力深窕也大懼大敗而驚惶也小懼不驚而益備也此言當審敵之強弱虛實而擊避也

用衆第五

太原劉氏曰用衆者用衆以戰也以首有用衆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以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

太原劉氏曰。凡戰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陳若用
衆宜整治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
宜戰悉隨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
也用衆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
寡要知進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
江陰劉氏曰。所用之兵若少陣宜堅而固所用之
兵若多陣宜嚴而治少利教順多利法正用衆而
進當思所止之地用寡而進當思所退之路蓋進
不思所止之地是貪而無智也退不思所出之路
是拙而無策也此用兵之大忌也
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
衆疑之則自用之。

太原劉氏曰。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
其一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若分兵而更迭擊之
是當分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
江陰劉氏曰。遠裹闕之即孫子所謂圍師必闕是
也。闕之之勢若分兵而迭擊使敵人逸而不能走
也。少以待衆衆必疑懼吾當身先士卒自尊用之
若蠢容農之擊石越言彼甲在外我甲在內之類
是也。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太原劉氏曰。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
文有闕文誤字○江陰劉氏曰。若偏裨部將擅專
敵人之利乘勝進取則當釋吾之旗迎而返之蓋

因敵來可克恐其深入陷伏也。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太原劉氏曰。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
圍如張遼突入吳衆而受圍是也敵人若寡少若
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江陰劉氏曰。若
敵衆我寡猝與敵會則當相度其衆而受其圍畏
然後四面奮擊若高歡為圍陣於韓陵以破爾朱
兆是也。敵或受圍於我若寡若畏吾當避之開之
以縱其生路恐其併力致死於我也因獸猶鬪之
況人乎。正謂此耳。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舍環龜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右高

左險者若背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圮道路傾
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
者宜舍止之也○江陰劉氏曰。歷過而不息也沛
沮澤也。圮毀地也。環龜地形背高而圓如環龜之
狀也。屯營者當營於環龜之地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
作攻則屯而伺之。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行列既設觀其動作如何
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無
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
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江陰劉
氏曰設其計以觀敵之動作視敵之變而後舉若

有所待。則撫循其士卒而急擊其敵。待其衆既作。將欲攻我。我則屯聚其兵。伺其變動而擊之也。此必有缺文。義甚不廣。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以計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觀其治亂如何。○江陰劉氏曰。敵或衆或寡。必當伺之。以觀其變動。一進一退。必當察之。以觀其陣固與不固。敵處危困。必當審之。以觀其懼與不懼。敵雖安靜。必當覘之。以觀其心怠與不怠。又必誘而動之。以觀其疑與不疑。探而襲之。以觀其治與不治。不固則邀之。危懼則逼之。怠惰則擊之。不疑則進之。治則攻之。此與下文擊疑之意雖同而應變則異也。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

太原劉氏曰。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也。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江陰劉氏曰。擊其疑。若蘇茂陣動而寇恂擊破之是也。加其卒。若杜預遣周旨伏兵於樂鄉城外。隨軍入城。以虜孫歆是也。致其屈。若七國閉營休士。以屈周建是也。襲其規。若于謹料蕭繹之必出下策。乃令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之類是也。因其不避。言敵與我遇。自知兵力不及。而不知避。必與我戰。則其措置乖方。陣亂不整。可因而擊之。即孫子所謂不若則能避之是也。阻其圖。若陸抗決堰以阻羊祜浮船。改以車運大費功力。又若韋孝寬宜於華谷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之類是也。奪其慮。若李愬處吳元濟倚任於董質。乃訪董質之母。令以書名之之類是也。乘其懼。若達頭聞史萬歲之名。懼而引去。萬歲追擊大破之之類是也。此即太公十四變可擊之意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太原劉氏曰。凡從敵人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江陰劉氏曰。若追真敗之敵。則當乘勝長驅。若唐太宗之平薛仁杲於折墌是也。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而勿進。若[illegible]諜偽立路左以邀齊神武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太原劉氏曰。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用兵當謹進退也。註亦[illegible]闕。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

太原劉氏曰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生若不休息之其力必致疲弊休息若久有畏懼之心○江陰劉氏曰凡與敵相對不見勢而先動者必先疲弊然見可而亦不進則必反有畏懼之心或曰兵法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今言先則弊者何也蓋此言對陣不可先舉彼言預為討賊之計也故止而不動則人心怠惰然徒勞不止而人亦必疲弊久止不還則亦反生懼心必若王翦之善撫士卒使之投石超距可也。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太原劉氏曰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輜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之心也故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也○江陰劉氏曰此言為將不可內顧若李愬下令曰國家多難與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愬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愬泣下數行曰天子安在敢言家乎又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是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太原劉氏曰揀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戰勝取用之法也選良選用敵之賢良而任之也若晉用苗賁皇吳用伍員唐李愬拔用李祐是也次兵得敵人之兵器車馬編次而用之也此所謂取人之強而益吾之強也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舟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專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江陰劉氏曰棄任棄其所負之任也節食計其六日用之糧而節食之也若王鎮惡之入關中命軍士食畢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乃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而艦乘衣糧並已逐流惟以死戰以立大功是也此所以開道于衆人死敵之意乃自古之戎政是也孫子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正謂此也。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冬十有一月之吉

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古汴安邢表　刊

司馬灋下卷之終

忠武侯心書序

諸葛武侯王佐才也自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方其髙卧南陽清嘯梁甫以爲彼公卿之貴千金之富果何足以易壇囊林泉之趣乎由是誦詩讀書以樂先王之道韜光晦迹以適鳶魚之天塵眎軒冕萬乘不能屈其節銖視金玉五鼎不能移其操若將終身以忘天下焉及其感先主三顧之精誠乃幡然而起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故仗義履仁鞠躬盡瘁不以時之利鈍而改其忠貞義烈之志觀夫出師二表忠肝義膽與日星爭輝八陣一圖星羅棊布而隱微莫測誠伊尹太公之儔與東坡所謂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哉當矣彼於蒞政之餘行師之際推廣爲將用兵之法編名曰心書條分縷析言約意盡是非臆度揣摩之說其經綸運用之妙皆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其間所載如擇才知用之方戒備習服

之道與夫順天因時之術知性察情之理靡不具備是皆運籌決勝之機若武侯可謂用心之密者耶惜乎天不祚漢星隕前營三分之業終不可復良可慨夫是書山陽二守高君理曁正圖書以畫之靜齋知州益有獲得而珍寶韞匵以刊之總類爲帙行於世何其用心之仁且博哉余忝任夔陽守而陣圖正值郡城南江洲中因公暇歷覽其形勝有以感發景仰於心適幸而得覩是書正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以發千古氷心雪操玉折竹裂之心也欲捐俸壽梓以廣其傳故不揣庸陋僭書以冠其篇端云

弘治三年孟冬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夔州事關西劉讓書

漢諸葛武侯像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雖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南軒張氏讃

諸葛孔明心書目録

兵機
逐惡
知人性
將才
將器
將弊
將忠
將善
將剛
將驕
將彊
出師
擇才
智用
不陣

試將
戒備
習服
軍蠹
腹心
謹候
機刑
重刑
將蠹
審因
天勢
勝敗
假權
哀死
三賓
後應

便利
應機
揣能
輕戰
地勢
情勢
擊勢
整師
厲士
自勉
戰道
知人
察情
將情
威令
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孔明心書目録終

諸葛武侯心書

漢　諸葛亮　著

明　黄　校

兵機第一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虚誇妖説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爲奸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固疆埸長於劍戟此所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即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伺禍為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簡而後巳此十萬人之將仁愛給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忠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崇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察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恡恡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厲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於是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皐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

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試將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聞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瀨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燿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為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鬭則兵無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習服第十八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

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斂削無度信卒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餓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沉審機密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第二十二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候令審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一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

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也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威則色不可不明心威則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者則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佞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粮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

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係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茍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矣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將識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以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後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知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艸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之以踰衆過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孰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粮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恃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闘不勇與蠆同矣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陂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艸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矣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

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鬬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粮絶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剥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粮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接敵有此者引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蓄息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録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脩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俸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其在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

一應偃戢旌旗將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鬭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金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人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生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形令之以賞罰

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
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鬭依山塹海憑
以自固上下餘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
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則修文教
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
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
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
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粮少
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
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很故人多不臣當候
之以外釁釁之以內亂則可圖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艸勢利則南侵漢境
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
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
務不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
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
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

不相鬭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
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賫粮
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
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
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
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
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
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候而待

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衆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保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成計動引聖

人羣議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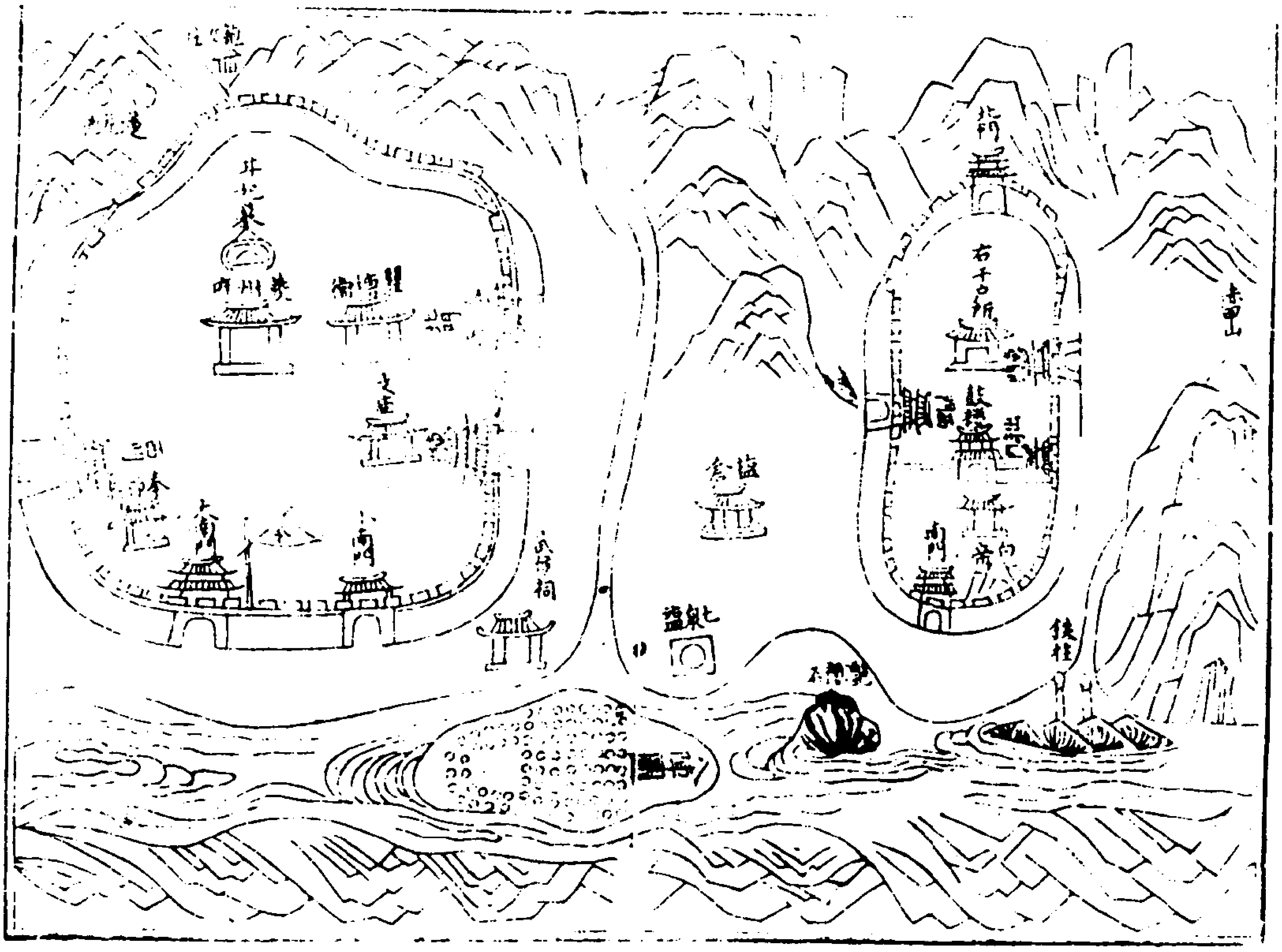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書武侯心書後

夫慕武侯之為人者當觀其心觀其心者當觀其大致未可以書論也蓋書固心也非武侯之所以為心而亦不足以盡武侯之心世之論賛武侯者多矣予獨愛其明志以澹泊致遠以寧静已窺為學之大原觀書取知大義不事章句已知稽古之大旨内免聲色之娱外脱調度治生之策已得脩已之大槩是以其處也雖自比管樂而寧龍臥非帝冑則不出非三顧則不出出則投魚水之懽起雲雨之勢嘘炎燼於既灰續赤帝之墜緒且受先主之顧命而惓惓於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出師二表具見忠勤之節至死而不已焉此侯之大致侯之心也即其八陣制兵呼吸風雲木牛流馬神施鬼設以抗曹瞞以走仲達以昭天威以同時雨皆有所以致之而況是書也雖以心名人且疑其有所托而亦何足以盡

其心恝然而愚也景仰百世之下若神交心契于侯者無能起侯于九京而接其論議是以即其書疏陣圖榟之以貽後世俾藉其書想見其為人以得其心于言詞之外而因知其平生之大致是刻心書意也不然徒曰百代殊絕人物曰君臣義重曰伎義履仁而識其大曰出處同于伊傅太公之流曰表疏與說命伊訓相表裏曰是乃心書而不知其養心之自與其心之大致亦何足與語侯哉雖然侯有遺恨不能吞吳殲魏或者是書也寄其心之一端俟後之忠臣義士得以發揮其未盡之意而昭其心于不忘未可知也則是刻亦不可無矣

新都黄邦彦治徵父



八陣合變圖說敘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於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后而定以於心濤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於沙從横皆八名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天衝及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名之其方列之名有定位遊

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一夕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其屯殺圖之合離若其内外之分為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為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為龍飛為虎翼為鳥翔為蛇蟠者此八圖之變離合不自合而包含變畫變不徒變而應敵世方堅如磐石紹之者碎織

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毋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孟康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因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羌樹機能亂萬於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是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時作提綱具載圖說而於陣圖後少卻月陣圖少於月陣是無遁兵也

無遁兵所以取勝而樂得然之變也哉且於擬陣未有稱名之詳變陣未之旗幟之色雖氣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教憲典兵漢中之時所以景慕武侯遺使魚復圖已猶在之壘石而謫親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收合武士人能姓正名者諸孫陣圖與語將若深加

黄後遂亦取八石於總事後開以言之起以変之其合其変在手而朱於是以其法教諸將士經其可與有力也遂若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擬陣変陣之舉實友所未發也刊以付書肖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不精熟敏慷之氣十倍於常矣乃制為衛陣之議遴選勇銳以衛之衛只見孫世孫脫者將士

能躍冊為一選由是戰士奮揚屢戰屢捷漢南揚威於次授首斬獲降夷無算虜數萬計漢中又安雖陸奏凱論功推擢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而要亦不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惜已刊於漳中然傳布未廣今公以少司寇兼都憲清理兩淮等處鹽法而士大夫之道經於揚者詢陣圖之說者迭來煩於應酬

嚴該兩淮運司同知高君朝用翻刊原本冀代庭翻且廣其傳焉君承命借其僚佐屬敘於余余雖不佞而總闕漏也之功成於陣圖之習係圖之習求於蘊公之發而要歸之人存敗求也是用不辭而次第其槩如右以俟若夫陣圖之說之同於方求出之存乎其人也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知列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參議維揚徐昂跋

丙辰進士

八陣號令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聽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

奉馬第二聲哱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哱囉響點鼓聞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鼓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鎗弓弩槍牌各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

旗一次發喊一聲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咧咧響發喊捧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

三聲咧咧響發喊捧鈸響收隊駐爲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咧咧響發喊捧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正各趨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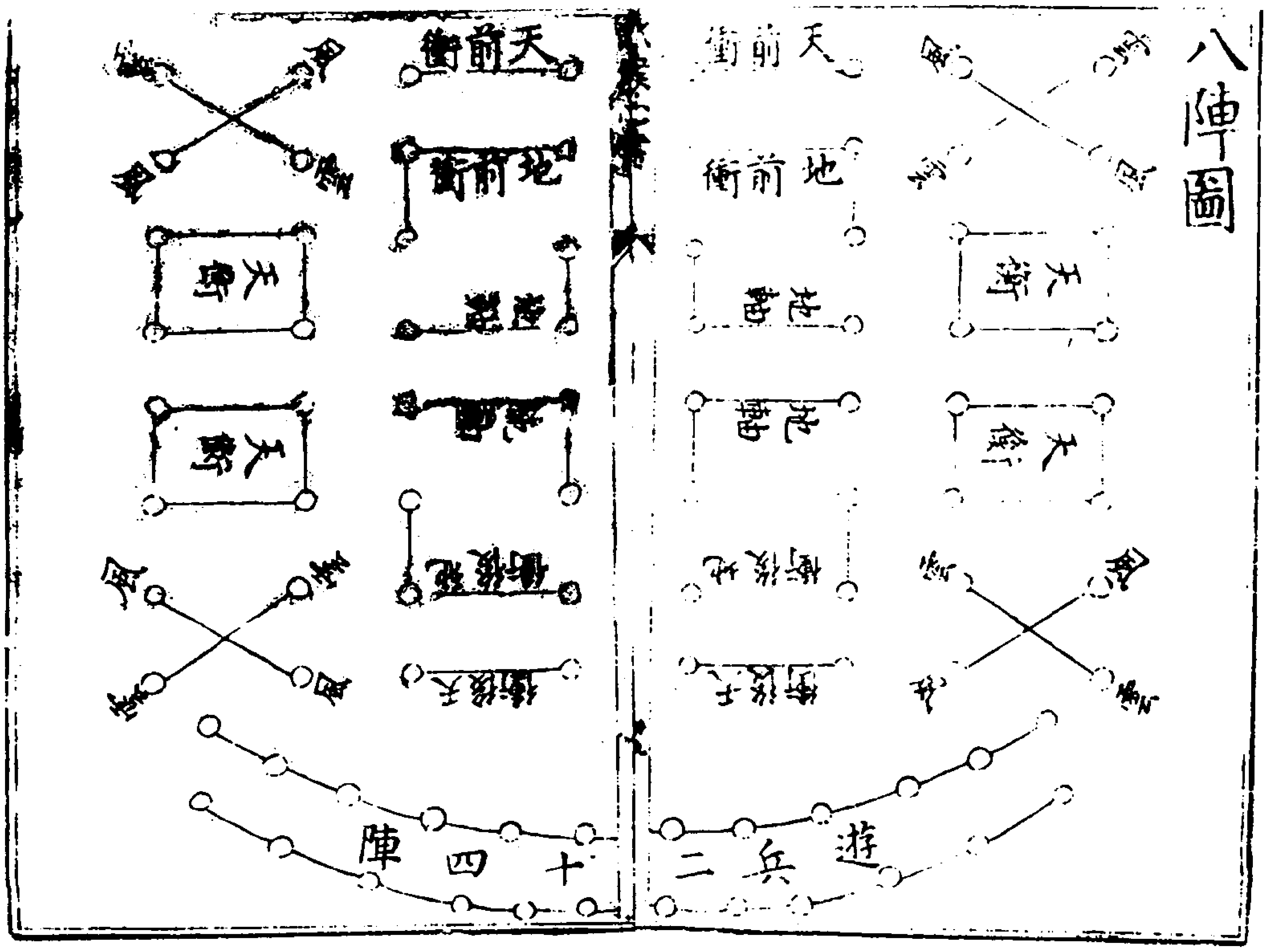
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圍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咧咧響發喊捧鈸響收隊若欲衛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捧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内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爲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

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捧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同總陣打得勝鼓奏樂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擬旗鼓響器等

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
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
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
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
右哨官入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
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
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

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
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
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
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
皆與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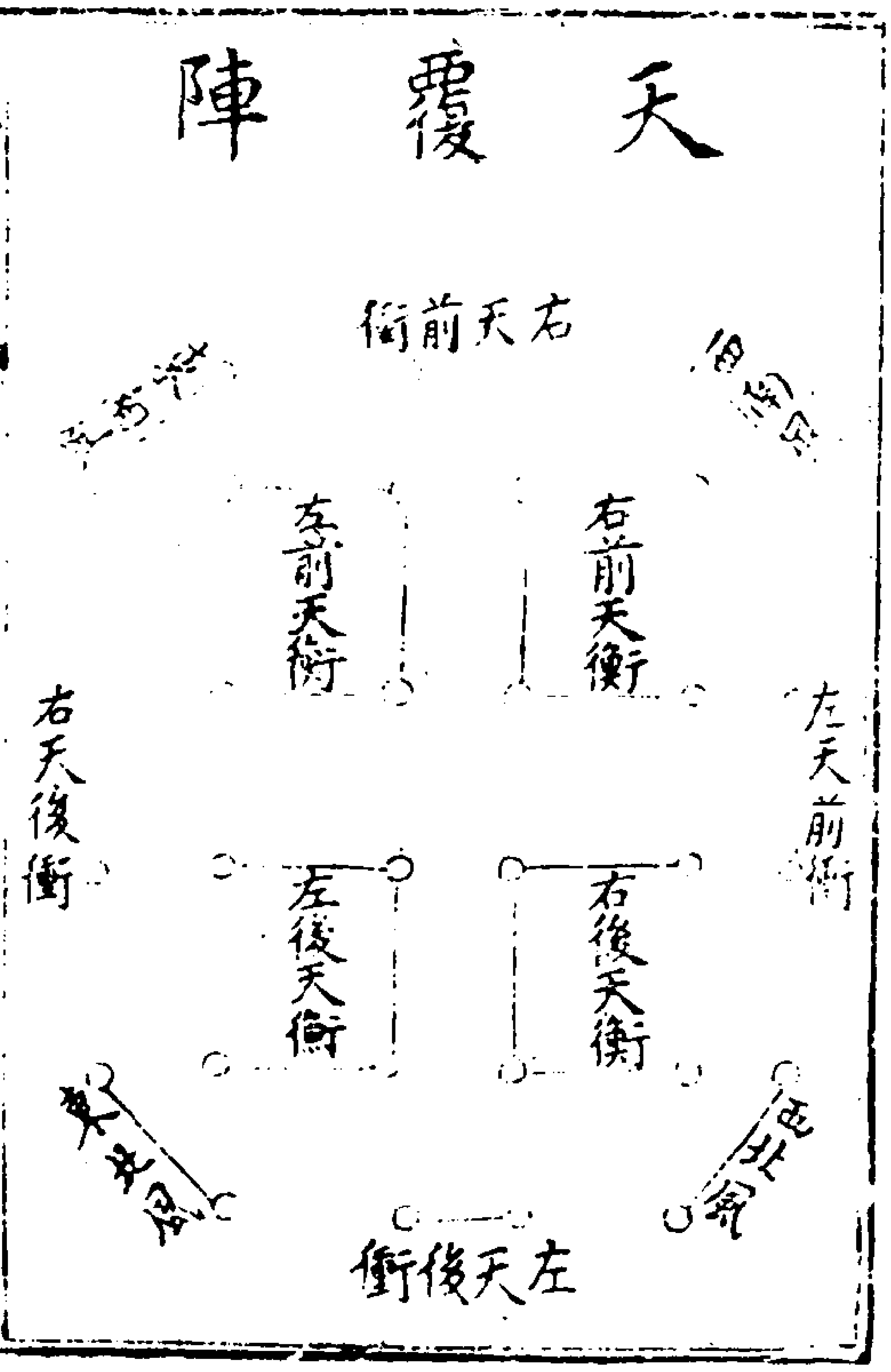
八陣圖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為伍十伍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而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為闊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發號每陣皆間隊一

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天覆陣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内圓　四為風揚
其形象天　為陣之主　為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八陣變例

内外之分為第一變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
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
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西維以左右
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
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
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
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内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風揚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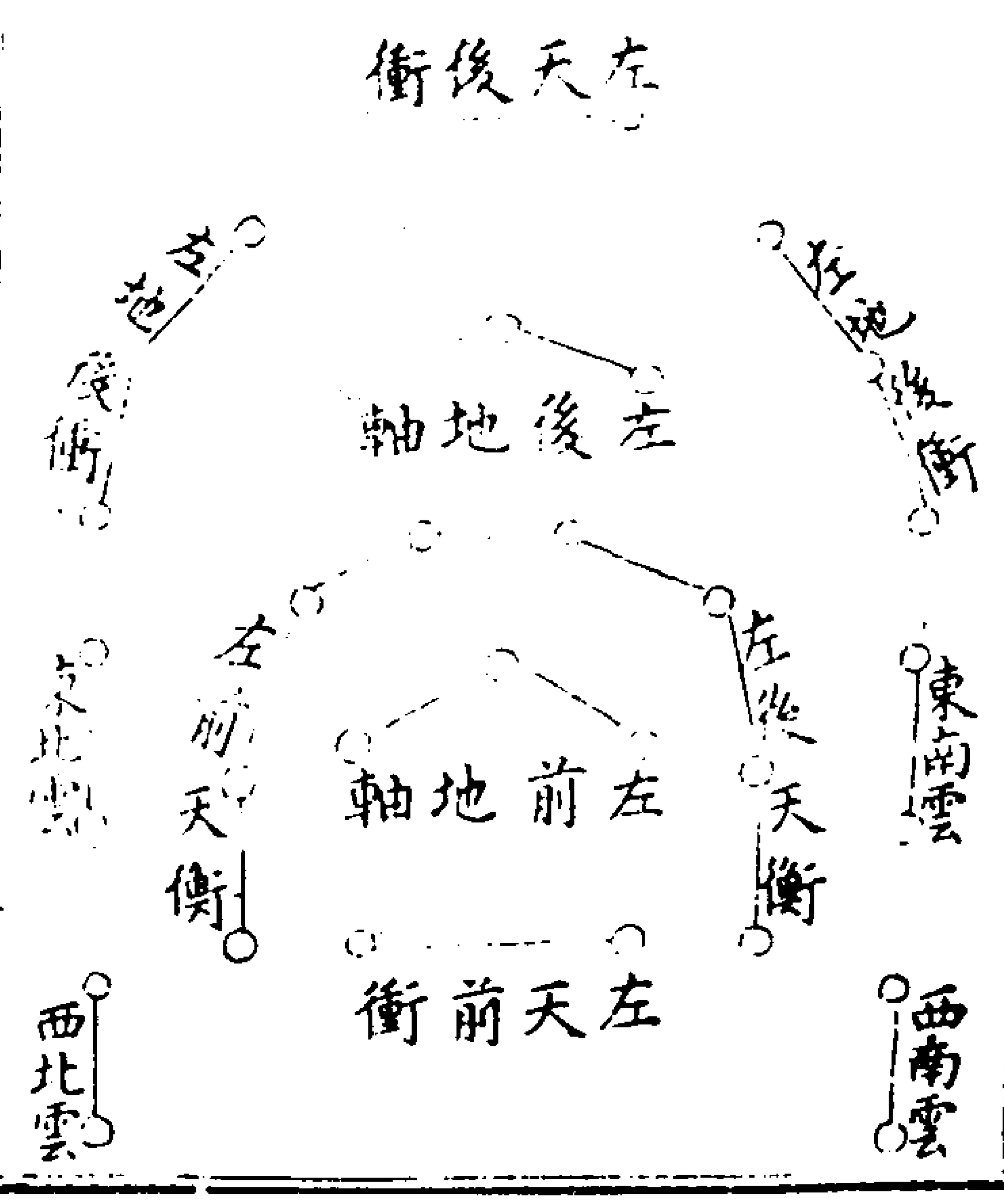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爲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爲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

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衡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衡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衡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衡二隊列後謂風附衡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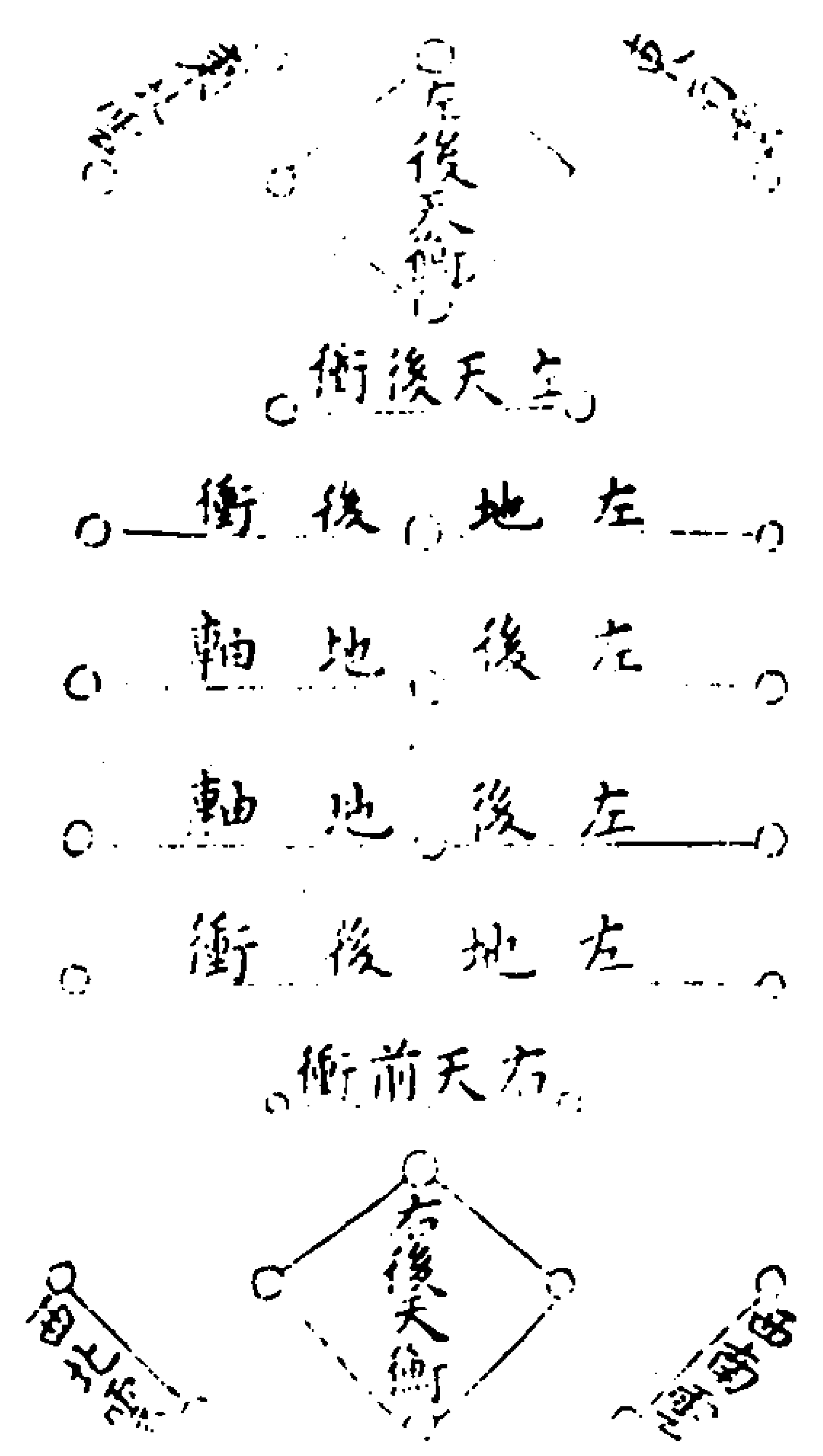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变為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変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衡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後衡各三隊列天後衡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衡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衡兩端以左天前衡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衡兩維謂雲附衡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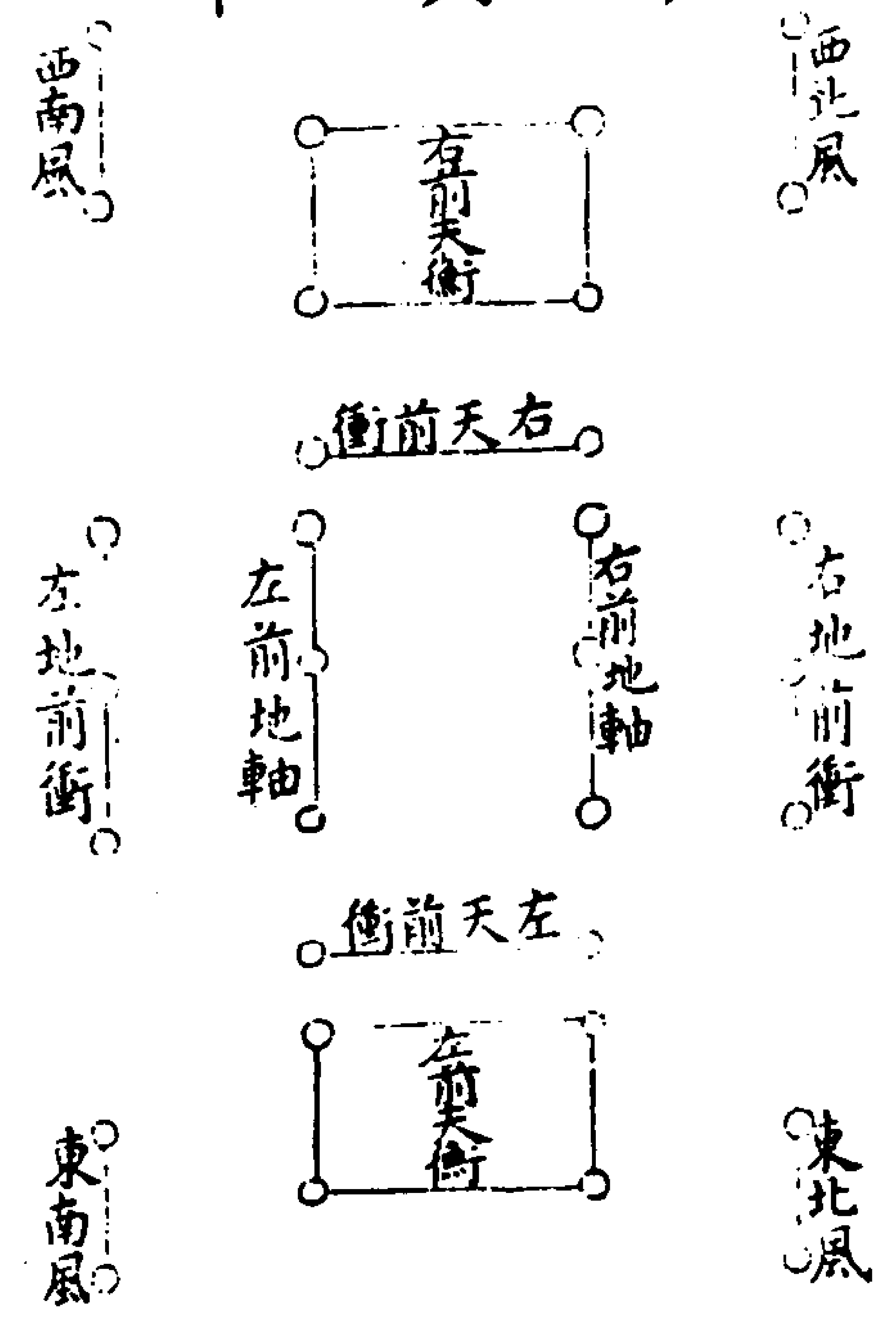
龍飛陣賛

天地後衝　龍變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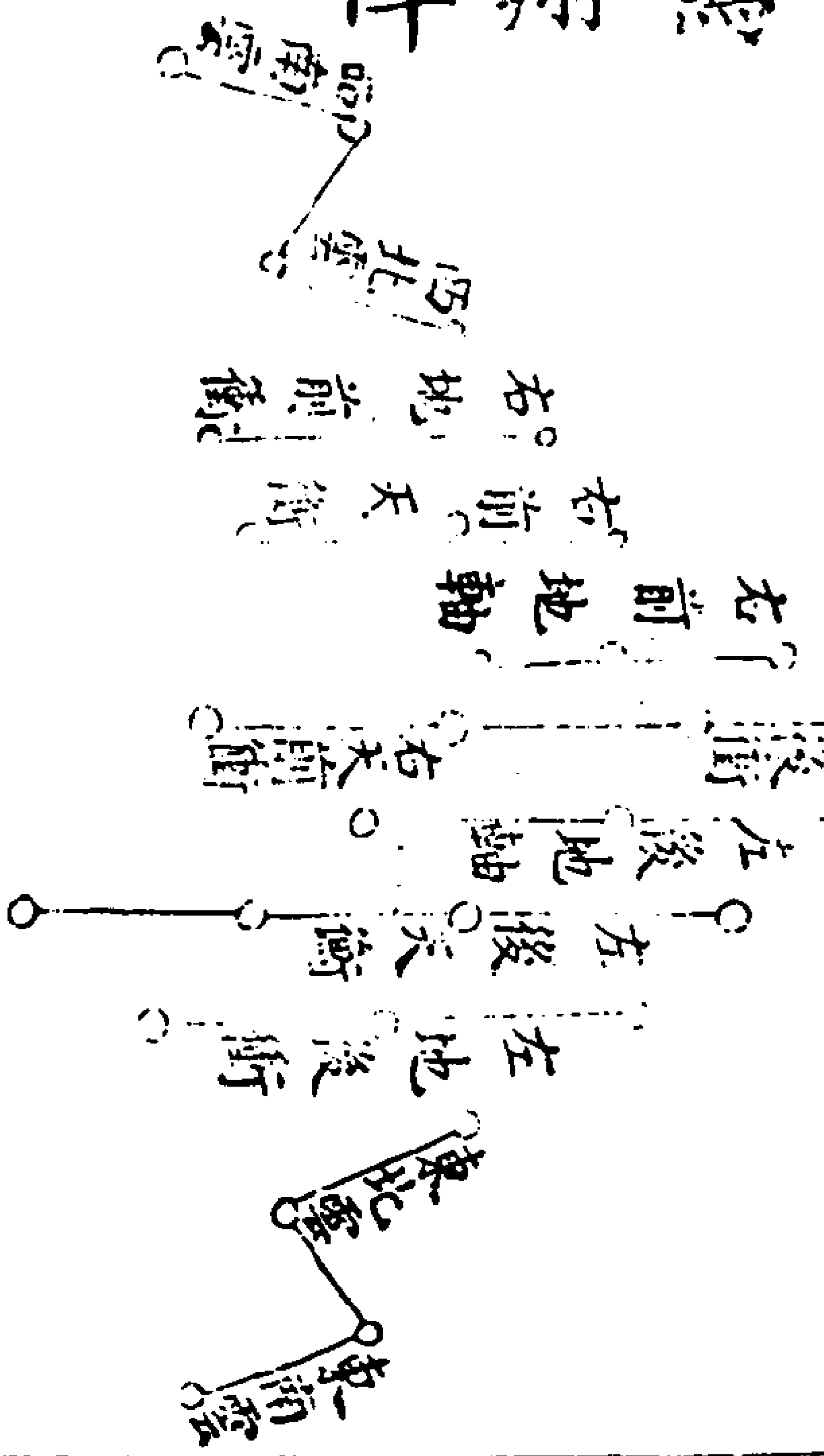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衡　變為虎翼　伏虎将搏
益其威力　淮陰用之　變為無極
垓下之會　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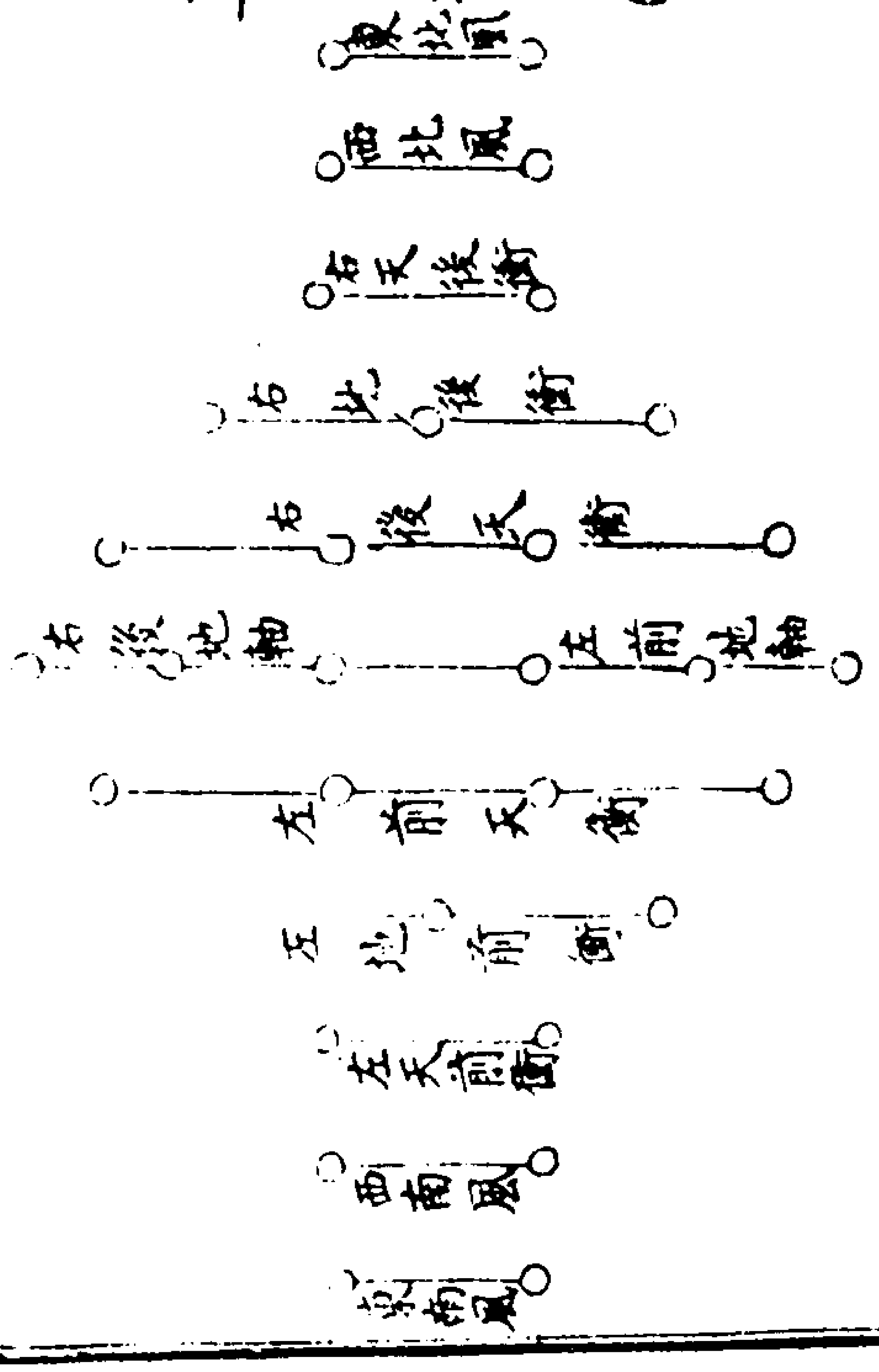
鳥翔陣贊

鷙鳥将搏　必先翺翔　勢凌霄漢
飛禽伏蔵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為尾以

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蛇蟠陣賛

風爲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遶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爲鄰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八陣圖跋

諸葛武侯推演兵灋作八陣圖孟獲覩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余言之握機文廼依托為之者非風后也寔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為得於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賛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於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

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余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於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佐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辟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

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

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付郡守楊秉衡刻梓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鬪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

能與於此哉

正德八季癸酉仲夏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東萊藍章跋

翠微北征錄十二卷

光緒庚子四月貴池劉氏唐石簃據元鈔本校刊

平戎十策

再上皇帝書

開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謹昧死百拜裁書獻於皇帝陛下臣向以狂妄叩閽乞罷兵事冒犯天威重蒙聖慈不賜誅戮謫臣建安迨今兩載伏自待罪以來日聞邊鄙之音傷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審也夫救火於炎炎之時不如徙薪於曲突拯溺於狂瀾之中不如濟人於溱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將坐視而不恤則燎原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止矣當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聽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復不能為陛下撲滅而疏導之臣之罪可勝誅邪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豪傑墆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

能收三人傑故赤帝子之業不勞而成光武惟延攬英雄故中興之功定於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謀於庸常科目之儒豪傑不招而聽命於嘗試草草之士臣知其禍見淺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舉妄動鮮有不弃軍而誤國者然則陛下今日之事將付之於書生學士邪抑付之於英雄豪傑邪夫所謂英雄豪傑者山林特起拜為父師江湖雋逸視為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人名未嘗過其目其所究心者門昇缶聽種冰穿囪飛灰走雷風篁水柵木櫃搖波透石遠汲之制其所籌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門直使之訣其所歌誦者長慶人事諸子秘傳張氏屠寇九星營寨諸家秘密之書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亨海狗東鄉南伲夾山六安雞鳴馬嘶羊峴房陵襄淮遺逸之士其所暢望者巢淮漣泗之淺

深可以通津之遠近淮漢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
所素曉者淮東多川澤利舟楫而不利步騎淮西多山林利
步騎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漢奇材荆楚壯士煙雲
樓閣波濤樓櫓窟穴藥石風雲占候之人物其所計度者山
口樅陽東關斥江裕谿馬腸九曲狗谿射陽楊口洲頭楊林
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戰地三十六何地爲險淮南之山寨九
十四何寨爲要論至於此則英雄豪傑之士其視夫書生學
士之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仰惟皇帝陛下奮五百歲閒生
之資恢億萬載中興之業將以合天下而爲一家合夷夏而
爲一統凡兵家之事無不曲盡其至自宜一舉而朔庭空三
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兩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耶何調
發之帥布滿沿邊而廢置之靡定耶搖池三尺可守一城兵
家之濠塹也何長淮千里不足以限守禦之闕也一夫守隘

萬夫莫向兵家之險要也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寇
也尺寸之地所必爭何賊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顆粒之粟
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焚其糧草也市人可驅烏合可鬬
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發
解於宣司者乃病於教閱之未精耶唱籌量沙因糧於敵兵
家之奇計也何今日武昌蘄陽山口樅陽池口蕪湖采石建
康鎮江交收之米其樁積於沿江者尚慮其積之未豐耶臣
嘗深思而熟計之矣非陛下之寵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
英雄豪傑之材則未蒙於寵遇擢用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
泛駕不羈之士則未蒙於擢用故如是歟自今以覲師行千
里命下兩載求賢之詔下郡國者無一字薦賢之書入章奏
者無片紙荆襄之遺逸未聞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識其面
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業何自而能濟以故甲日亦戰乙日

亦戰不知夫壬遁之爲何術也生道亦出軍死道亦出軍不
知夫青黑之爲何神也張曰可將則將之李曰可罷則罷之
不知張李之說孰爲果然耶左曰可攻則攻之右曰可守則
守之不知左右之說誰爲適當耶吁廟堂有知兵之臣則總
調發者皆真實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則受節制者無僥倖
之將故廟堂知兵則知兵者進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則
知兵者將而不知兵者罷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術悉聽
諸人吾見其事業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敗也今
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則取士而不得其實二則招軍而不盡
其材三則禦騎者未得其具四則陷騎者未有其策五則得
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地而復無其備七則恩威之不
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則邊
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傑之士爲陛

下洗而新之則他日敗亡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請爲
陛下條陳之

取士

臣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爲閒有曰殷之
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
攸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爲興亡也哉蓋用閒之法不以豪
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爲可慮不以英雄之未
附爲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爲腹心之憂故夏雖未亡
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是知英雄豪傑之去留
爲社稷邦家之休戚而今日之急務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況
夫名山大川秀所由鍾嶞山喬嶽神所由降千歲之日至則
閒世之士生必有翹楚之材特起之子夢寐未形占卜未見
寓於貧賤閭閻流俗之中隱於耕農商賈草萊醫卜之下羅

之以科舉邪彼不善於章句之儒誘之以利祿邪彼不由於閶達之路置之於駐劄將佐之中邪彼不生於營壘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農羅源賈木之樵牧六安遼峰之高隱羊峴房陵之商販類多抱負所長高出世表能否相參有無相授非不欲求用於世以盡所蘊然上則招致無方而下則無階可進內則搜訪無術而外則無門可入是必廟堂廣於延納而無閒於疏遠幕府勤於聽覽而無拘於早暮監司州縣專於薦舉而不遺於微賤其門有八一曰有官謂沈溺下僚不能自奮二曰無官謂素在草茅不能自達三曰世家謂將帥子孫不能自效四曰豪傑謂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五曰罪戾謂曾犯三尺求脫罪籍六曰黥配謂材氣過人輕犯刑法七曰將校謂素有謀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謂隱於吏籍不得展布臣愚欲望朝廷明賜告諭上而二三大臣握髮吐哺

結四方豪傑之心下而中外諸將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氣在諸路則責之於監司州縣在諸軍則責之於制領將佐開推輓之門去游謁之禁諭之以文榜激之以忠義識軍國之利害者許其自陳識山林之豪傑者聽其自薦使天下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得布露有過人脫穎之材者皆得導達擇其所陳果有切於軍國大事者解發宣司審覆其實發付軍前隨材錄用其有言詞浮誕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鄉貫指陳他事者毀之言詞樸直無令棄之恐過人之資拙於朱墨虛辭華麗無令收錄恐科目之儒例於奔競如此則聞達者既至不求聞達者亦得以識其姓名利祿者可招無心利祿者亦得以知其巖穴不然則草萊之雄未能盡致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窺覬之私山林之姦不能盡收適有以啟異時蕭牆眦睚之釁今我國家用師百萬運糧千里宇內聳

動天下響應率未聞有能薦一豪傑舉一謀士不知淮自桐柏以東爲里一千六百沙淺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嶠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師自榆口至浮光不過一十餘所中閒利害去處十闕八九漢自郢京以西爲里一千四百灘磧之險凡八十有一而桐棗之地千里平阪寸[redacted]水略無限隔而荊襄守禦之兵自信陽安復至荊門光化亦不過六七屯戍閒道甚多拒禦不及嬰其四集之鋒而塞其闕然不滿之處殊非有能任其責者蓋懷材抱藝之士耕雲釣月之徒天下晏然四方無事猶切意功名更相勸勉以圖進取事業之秋孰甘疏外苟招致之不塵旁求之未盡則舍虞之奉者烏知其非百里奚背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歧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晉後楚無路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是可不爲之慮邪此取士之說

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首也

招軍

臣嘗觀太公練士必因其能否聚爲十一等級未嘗有廢棄不用之卒吳起練銳各因其材別爲五等故決圍屠城無施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君之用材不可以一概論將限之以等量邪長者或懦而無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將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於驅馳瘠者反俊而驍勇將齊之以老少邪少者或鈍於教閱老者反精於鞍馬將取之以善惡邪善者或嫌於姑息惡者反雄於戰鬭將責之以門望邪尺籍伍符之子或驕墮於不學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於不顧何者攻城掘地惟穿窬之盜斯能成鑽斡之功長鎗大劍之材無用也潔流破堰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潰決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沈舟漏艦則過淮盜馬越漢運鹽之

子斯能成出沒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材無能也襲營壘警保寨則晝伏夜動神出鬼沒伺人之牆壁覘人之財寶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蹤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賊營之虛實竊賊軍之旗號視死如歸飲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顧惜之士無所用其力也夫有一技則生一材有一材則濟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其說有六一曰合格謂身及等仗體無殘疾二曰亡命謂漂泛淮海鼓誘溪洞三曰逋逃謂懼罪逃竄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謂等仗雖慳而驍勇過人肢體雖殘而武藝無敵五曰盜賊謂累犯刑法無生可謀甘爲盜賊無術可禁六曰私販謂私販商權偷瞞商稅廣行招致隨材任用其有犯法必殺無赦仍令選擇材技分爲十等各置將隊有善穿竊穴可以攻城者聚爲一卒名曰竊穴將以備攻城之用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波者聚爲一卒

名曰波濤將以備錐鑿賊船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緣梁走柱可以登陟者聚爲一卒名曰樓閣將以備登城越險之用有善飛煙射火流光走爆可以通放者聚爲一卒名曰煙火將以備燒毀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以鐙燭可以暗襲者聚爲一卒名曰潛身將以備驚劫賊營之用有善捕獸獲禽籠檻教使可以馴熟者聚爲一卒名曰飛走將以備充神出怪疑兵惑敵之用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聚爲一卒名曰輕捷將以備登高望遠窺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道踩逕黃黑洋島者聚爲一卒名曰洋海將以備浮江泛海潛兵密渡之用有善撑駕船艓驗風辨雲者聚爲一卒名曰風雲將以備移風易雹閃誤舟船之用有善雕鎸陶鑄機織銷畫者聚爲一卒名曰機巧將以備不測設爲怪服異旗誤敵之用其餘搭材工匠悉如常法則兼收並蓄悉無所遺苟以爲長而及

等仗者爲弓手鎗手短而插指板者爲弩手斧手不知弓鎗弩斧之外猶有餘用也無籍之子弟爲馬軍新刺之百姓爲步人不知步人馬軍之外猶有餘材也不曾犯徒不曾刺環無殘疾者可以充招而不知犯徒刺環欠指眇目之中其果勇有大過人者今我國家諸軍駐劄之兵並已差出而守營壘者皆老弱隊外無用之卒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並已揀發而留家基者皆殘疾廢棄之士去歲他郡未知豐歉而福建一路禾苗白死收不及半泥足方乾而民已告飢刈銍方解而糴已告湧若不盡行招致凶惡無賴亡命之子歸爲國家大用臣恐姦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爲吾境之內憂妖祥烏合無歸而嘯集反爲我山林之怪異平居無事猶可諉者今方興舉恢復大事可不預爲之計哉此招軍之法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次也

御騎

臣聞古人以騎射爲匈奴之長技前輩謂虜人騎兵非中國所能敵蓋敵之所長者馬軍所能者騎射也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長則已一而敵二非兵家之上謀吾能制其拙而不有以制其巧則敵算多而已算少尤兵家之深患況河南冀北之地爲地最廣而畜牧頗多吾國之數十不足以及其四五宕昌橫山之監爲地絕遠而驛程斷絕吾國之馬十不足以及其二三馬步三司之馬雖僅言數萬而羸弱老病將及其半江上諸軍之馬不過五萬而在假未該入隊之數不啻三分之一此其爲馬尤非中國之所能敵矣況吾之馬行石則瘸行泥則陷敵之馬則雨雪連月其去如躍沙磧千里其疾如飛而非吾馬之所能敵也吾之馬遇午而飲遇晡而料敵之馬則連牧數月而汲飲不拘連餓數日而乘騎

不乏而非吾馬之所能及也然則何以制之邪曰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其用不適於今宣王之四牡八鸞則百五十人之制於曹鄭爲太多荀吳之攻車守車則一百人之制於荆淮爲太少昔信陽使臣張敵萬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四輪上施一屋前張以幔後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兩牛非獨力之所能舉昔池州帥臣劉震亦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一輪上載一弩頂覆一蓋中立四柱其觀非不美也然上重下輕非獨輪之所能勝蓋張之本意惟欲其運糧故兼用以禦敵始於敵不可禦而終於糧之不可載臣之爲車則不然能總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爲車也勢如山嶽環如營壁而敵騎不得以嬰吾之鋒阻山

帶河則析而爲器也長以禦短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重而艱於回環也吾之車輕而易於回環古之車大而艱於搬運也吾之車小而易於搬運古之車行地一丈二尺吾之車亦行地一丈二尺而雕斲之工比古爲無費古之車一乘當八人而吾之車亦一乘當八人材幹之用比古爲不多前掩以牌洞以藥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中貫以鎗透以孔竅而行則後推陷則前舉平地大阪賊方欲逞其騎射之能吾乃以是車而列陣之前則敵之射騎窮矣便風利地賊方欲極其番馬之勁吾乃以强弩而伏之於車之後則敵之馬軍鈍矣無他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遠步之所禦者虛而車之所禦者實中發以極遠之弩外捍以禦實之車則伏從胸背而發騎從腰脅而出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禦騎之具也

陷騎

臣聞近者諸軍制爲馬黄克頭釜頭神勁神臂弩之屬以破其騎射之能制爲木叉沙欄拒馬鹿角之屬以破其邀劫之速其術似矣蓋弩能發矢於數百步之外使彼之騎射不得以及於我也然皆用於步人而步人素非馬軍之敵車能禦敵騎之邀劫而使敵之騎軍不得以覆於我也然皆病於重滯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獨舉故弩之弊在於步人必有捍蔽斯可後伏臣之輕車非弩之捍敝歟車之弊弊於重滯或有搬挈皆成棄物臣之輕車非物之輕捷歟張騎爲翼有所不能掩附火於箭有所不能燒車之用固妙於當代矣然車可以制敵騎之衝突而不能追虜騎而置於必死之地車可以遏虜騎之邀擊而不能暗陷虜騎而納於必敗之域彼有爲鐵蒺藜之具使馬足受刺而連顛於道路矣然鐵蒺藜

之錐尖而且小馬足上覆則深沒入土而不足以透其蹏甲之堅也彼有爲木蒺藜之具使馬足中毒而聯覆於隊伍矣然木蒺藜之錐鈍而不利馬足受淺則鋒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蹏甲之厚也彼復有造爲守城之具曰連板茅鍼上有一錐下置一板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醜形而易見下馬步行可拾而取上馬乘騎可望而避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造爲守城之具名曰鵝項茅鍼首尾有錐而身腰兩曲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峑插之不堅受壓於東則斜倒而西受壓於南則斜倒而北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所謂鐵皁角者鋒固利矣而枝柯之輭無所取材復有所謂鐵菱角者制固美矣而塵沙之陷無所施巧然則皆不可以陷騎而何以制之邪曰鐵蕈曰竹貯而已夫所謂鐵蕈者上錐下平狀若木蕈蹋之則下不入土壓之則上可入肉錐綴於番馬蹏甲之

下而不容取剔是謂鐵蕇夫所謂竹貯者一毬六鋒狀如鼠黏四圍有錐而可破踶甲中閒有藥而不沒塵土馬蹏及之則上尖下圓而牢不可破馬足踢之則六方有鋒而左右中毒而不可以手握而恐其傷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脫穎是謂竹貯惟是藥之以錐而所中則與藥俱中筒之以竹而欲放則倒筒而放夫馬之爲物非人可比一馬或顛則左牽右絆而百馬皆顛一騎或覆則前挨後觸而百馬皆覆無他互相控制故衆倒不容以自支交相逼帀故連蹶不能以自止惟能以輕車之制而絕其騎之不可來復以鐵蕇竹貯之具而陷其騎於不可去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陷騎之策也

得地

臣聞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

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爲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爲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之衆皆無自守之策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徬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止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嶺與江嶺之與江既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禽也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爲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爲難取而以地爲難守不以城爲難拔而以城爲難據得敵之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

爲後者計哉强則進取弱則棄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然敵人之既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已而極其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爲他日計哉此一郡之失則百郡無敢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以逸待勞況乎淮北之地城外平坦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臥則密遣一軍邀其腹背遇賊整兵則挨門復反而不與之鬬迨其卸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得以偃臥矣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遇賊覺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晝不得以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抄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伺其軍

之渴而求飲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敢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攖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糁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雨則淹浄廬舍漂灑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胸背而連宵不睡之卒積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則襲其糧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日遠則一月至其人倦馬疲晝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强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禽矣守城之祕法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貼城曰招箭曰虛幟

曰暗塹曰透犬曰偏[redacted]曰倒揵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門棧曰敵砦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祕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灑毒曰釆鴿曰風藥曰流火曰去糧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我而敗常在彼巧常在己拙常在人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賊騎往來者爲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藤急槍出自中其胸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之小徑可通賊出入者爲暗穽之法法用掘地成穽廣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横用兩圈縱卒利人足受陷則脚出入而自其脛腫矣此暗穽之法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寨也爲觸綱之法法用木樁一張竹檐七片貫樁以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

則綫高三尺五寸而馬首可穿以之觸人則綫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綫相通觸綫則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綱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爲伏虎之法法用樁六十枚横木三十枚縛而爲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腔於樁架之上拽鼓三十面於樁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怒則雙足擊鼓夜不絶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壁不堅恐其驚噪爲反疑之法法用啞礮藥綫炬火鬼鐙各穿貫於硫黄啖硝紙撚之上計夜時刻爲綫短長先爲白衣撑立如數人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礮鬼鐙之類相間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爲盜劫爲遠更之法法用響棒幫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極於近水去處立一水車

隨水運轉車上安極或密或疏遇車轉則極棒自打亦用白衣撑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如有菴舍置近金鼓兼響棒幫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引退去矣此遠更也白穽之法內安竹筌鐵鍼皁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顏色使賊人止知其爲沙土之地而不覺足陷此白穽也青穽之法內亦安竹筌鐵鍼皁角刺之屬上則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種類使賊人止知其爲麻麥草芥之地而不覺足陷此青穽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索索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絆而走則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三寸內置四鎌中分四旁遇馬被陷而拔則筒口之鎌悉自中其蹏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偏舉如此則敵兵雖强何術之我加敵衆雖多何禍之能及我將反有以收其按營休士之功

而掩覆乎敵人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守地

臣聞故鄉之歌帝王不能免懷土之念小人不能忘彼其邱墓之營非一祖一宗之積田園之樂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旦束裝以遷襁負而去吾之產廬皆賊人之營寨吾之馬牛皆賊人之膾炙遺棄之敖倉米粟反有以資賊人之糧食遺棄之金寶財帛反有以資賊人之橐囊吾之父老皆顛隮於道路吾之幼稺皆遺擲於溝壑見父老之顛隮則弟子無心於戰鬭見幼稺之棄擲則父兄無心於守禦稽求之於昔靖康紹興之閒横澗山之不守而濠梁以陷棠金山之不守而三邑以戕大江之南平時豐稔猶藉兩淮粒食以給歲月一旦淮北之民反輻湊於平日倚糴之地日添食衆一千萬口月

添食粟九千萬石積以歲月之久計以繁劇之數兩軍既竭廩工亦空當是之時米㪷五十銀兩五百留於淮堧者皆傷殺犇於江南者皆餓死此其事業之不振蓋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可守也驗之於近去冬今春之閒鍾離定遠之民不安之於高九郎烽火横澗文賢之山而濠梁之民皆罹於變遷之苦安豐壽春之民不安之於燕九娘龍神二郎崗蘆塘之山而芍陂之民皆淪於轉徙之難盱眙高郵之民不安之於毛工胡鼻蓮花山而淮東之民皆死於瓜州楊林江船之不得渡霍邱正陽之民不安之於鐵脚桐山楓原西安之山而淮西之民皆病於英六北峽關守把之不能出當是之時近畿一路白骨如市舉目一觀横屍滿野父老幼稺爲無辜之鬼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牛羊粟穀爲賊人之所有者不知其幾千萬計此其敗亡之踵至亦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守也夫

兵家之法在我無閒之可乘然後彼之閒可乘於自固之後在己無隙之可伺然後彼之隙可伺於自治之餘故古人不務攻敵之城而必重於守己之城不務掠敵之地而必堅於守己之地己之地能守而不拔則彼之虚可乘而無内顧之憂矣己之城能守而必固則彼之隙可伺而無後顧之患矣今國家屯兵於淮東而淮東素號爲川澤之國川澤之國多水寨雖淮西亦有之未如淮東之多所凡卜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綠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河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故當修爲水寨使近水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虜劫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織蓆爲廬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積土爲壘遷移之粟固可以自足然外無重城何以捍賊兵之暗度内無堅壁何以杜賊兵之潛步殊不知水寨之法淺則有伏牛暗

樁可以破賊人之樓艦深則有草拉沉纜可以挽賊人之舟楫浮則有緜穰稻稈能使賊船之來車不可踢檣不可搖沉則有錘錐浮鉤能使賊船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蘆牌葦栰阻以橦竿斜樁而不可到則因風縱火之術賊不可施而我反可施浮罌坐鼓阻於攔河截汲而不可入則浮箭流火之術賊不可用而我反可用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無不畢備則吾之民老弱偕安而賊人無路之可通吾民之糧牧兼全賊人無門而可破所積之物吾軍苟至則資以三軍之用而有以寓奪敵之基所居之城賊兵苟至則視以爲腹心之憂而不敢以爲無人之境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移於此邪今國家屯兵於淮西而淮西素無山林之地山林之地多山寨雖淮東亦有之而未能如淮西之爲多處凡山童巔峭於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之地皆山

寨也自安六信陽舒城東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岩六故當修爲山寨使近山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流竄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登山爲險固足以爲一時之計絶頂爲營固足以苟目前之安然上無井泉則罌藏桶貯之水不足以給旬月之久其何以經賊人之圍守下有平坦用木耒石礮之具不足以歷時日之深其何以備賊人之弓弩殊不知山寨聚竹爲輪透竹爲筒可以爲綆繘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於留藏而充足於日用曲木爲架斷木爲車可以爲遠汲之溜而山泉之水又得於引傳而備禦於天旱陰巖石窟可以種水以浸潤自生合槽埋水可以積水而清潰不絶慮糧食之難運於上則有糧船斜車以濟夫人力之所不可及慮賊寇之易至其下則有浮木溜脚以絶夫人迹之所不到方員二色之耒隨其山之險易而不

使之妄發灰火二色之礮隨其賊之遠近而不容於巧避燒土爲圓可以紛賊人之皮笠擊石爲彈可以破賊人之頂板硬弩之外又造踏脚城以杜賊徑使賊人之兵可見而不可近強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以避賊矢使賊人之箭可發而不可及凡山寨之祕法三十有六無不畢備則吾民之老幼皆安而少壯願從於戰鬬吾民之糧用皆全而盜賊無從而擄掠近寨而攻則上寨甚險而不得以遂其謀越寨而過則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襲其後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後於此耶前日國家注意於海泗宿亳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故大兵長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於北而彼反得以覰吾之南老幼流亡而少壯無心於捍禦城邑毀殘而將士無心於戰守遺糧棄穀皆敵人之贏餘流馬奔牛皆敵人之輜

重使無二三偏裨極力捍禦則幾使長淮之南盡入虎口大江之北均爲魚肉有志之士豈不痛哭於此爲今日之計莫若行下兩淮州軍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以爲之主宰每十寨置一將令條省特差以爲之提督民有自備一寨與衆同居者厚以大恩民有自出錢糧與衆用度者優之以賞仍令勸諭土豪形勢總首統轄及願補名目之士糾其邇住之民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於官無費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急各無流徙之憂而義勇弩手忠勇等軍亦安於戰鬬而無老幼妻孥之患矣臣故曰守地而復無其備者此也

恩威

臣聞豆羹之得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勝敗之所由繫恩威之不明三軍之大患也自今觀之諸軍之效用

馬校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諸軍之吐渾威雄則月請錢三千米一石五升盷何重於效用馬校而輕於吐渾威雄也新招之敢死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諸路之將兵月請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鹽一斤半或錢三百盷何重於敢死而輕於諸路將兵也夫用命當先奮身不顧均一死生也所遇之輕重乃如此之倍蓰焉趨事赴功之際盜無不均之歎哉借曰效用敢死皆緩急可託之兵故宜優其所請然則吐渾威雄諸路將兵是國家故使之爲不可託之兵而徒費府庫耶安撫司之強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安撫司之親兵則請與諸州之禁軍相爲上下盷何厚於強勇而薄於親兵也兩淮之萬弩手則歲免田租三百畝已及一千餘緡忠義軍民兵令自備錢糧器甲何厚於萬弩手而薄於忠義民兵也夫視死如歸效死勿顧均一性命也而所予之厚薄乃如是

其不相若也萬死一生之際盜無不平之氣哉借曰強勇萬弩手皆緩急有用之兵故當厚其所養然則親兵忠義民兵是國家故欲使之爲無用之兵而徒費錢糧耶諸軍新招之弩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諸將之弩手則月請一石八斗錢三百而已弩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弩手而劣於諸將之弩手哉諸路禁軍所以逃亡也諸軍新招之水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沿江淮之水軍水手則自種自食而已水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水手而劣於江淮之水手哉此浮光正陽諸砦水軍之失律也左翼軍摧鋒軍之出戍訓練官部隊將則各添支十千茶湯五千河南巢浮光襄陽天長六合維揚黃崗出戍之訓練官部隊將月止得於本劵而添支茶湯之俱無諸州軍之廂軍牢城月請石五衣賜在外買工坐食而生平不聞金鼓之聲諸衙占破而終身不辨旌旗之色

何諸州之禁軍居則責以教閲出則驅以戰鬬而所請亦未能遠過於廂軍也夫沿淮之水軍自種自食而與諸軍廩給之士例赴戰爭兩淮忠義民兵之自備器甲而與諸州有請之兵例從於征伐諸州廂軍之坐食不勞而與禁軍之出戍者同祿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爲區處耶馬步三司諸軍之制領在營出戍之將佐與夫訓練官部隊將旗教頭之類升差之法除伴射獲賞及射中鐵簾人自合升差其餘遇有窠缺即合令諸軍隨其等級旗教頭有缺即於親隨內拍試武藝最高絶者充補部隊將有缺即於旗教頭內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訓練官有缺即於隊將內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將佐制領亦皆循序而進不許越階而得庶使所部之人服其材藝畏其號令而無陵犯玩侮之患不然職以勢差官以賂得而夫人皆得以逞其僥倖之私而士怨

萃矣勸懲之君子仍其舊弊耶抑將以作成士氣耶京淮忠義之統率萬弩之統領與夫民將付義軍總轄總首之類升差之法除曾立戰功及累勞績人自合升差外其餘遇有窠缺即令諸總隨其等級遇將付總首總轄有缺即於隊伍中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統領統率有缺即於將付總轄總首中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旗頭教頭軍頭隊將押隊部隊將莫不使之人盡其職能各逞其所長所以爲中服衆人之具庶使所部之人推服其材聽從其令而無欺玩之意不然則官以僥倖差祿有濫及凡勢人之家掊斂之子皆得以藉其結託之私而公議屈矣勸懲之君子抑將聽其自然而置之不問耶抑將使頭目皆過人之材而行伍無不平之氣耶夫不歷行陣者皆濫廁於頭目而屢立戰功之士反奔走於下僚怯懦疏拙者皆倖遷於將佐而材武勇冠之人反淹回於隊伍胥粱紈袴多貲之家皆得以躐取將帥而孤寒貧乏無依之士終身老死於馬前之卒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爲之變更耶此臣所謂恩威不明者亦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明也

利害

臣聞僞爲袁氏之旗鼓故袁氏之軍以不密而敗僞建尉遲之幟故尉遲之將以自泄而禽利害之不秘兵家之大患也自今觀之向來歸正之別有三一曰因人鼓率二曰遠來慕義三曰軍前殺降因人鼓率者隨衆歸正者也遠來慕義者忠心歸正者也所謂軍前殺降者口欲食我之肉身欲寢我之皮勢力未加勉强從命有司一時總名曰歸正而不知其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萌北歸之念今存行伍者有之擢爲將佐者有之除以麾節者亦有之然則本兵之地胡爲而不

原其歸正之初耶沿淮之兇惡其別有四一曰跳河二曰兩來三曰興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謂跳河者閒諜也所謂兩來者姦細也所謂興販禁物者銅錢膠漆軍須也所謂寇掠生事者謂黄夜騷擾外界偷盗牛馬財寶也以是四者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婭於絶域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作過淮之念今編配諸州刺而爲敢死者有之刺而爲效用者有之竄而歸山林者亦有之然則將帥之官胡爲而不考究其自來耶小將深入兵家所忌分兵遠擊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傾人之巢穴而免勞吾之大兵之搏擊也江油之役雖艾之能猶幾於敗匈奴之役彼陵誠勇僅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軍單將入於無援之地者深恐敵人或裹其糧或斷其尾則吾軍之密機皆自泄於將士也傷中之士不遺於野逃潰之卒不近於

第九五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賊古人非肩屑於細故譊譊於末節而失其大體也魏刖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良將古人所以不容逃軍病卒留於賊人之地者深恐賊人巡邏而歸挾策而往則吾軍之機密皆自獻於敵國也將之所居固宜與士卒咫尺也古人必圍以重幕而顏色之不相覩嚴以闉闍而聲音之不相聞者懼其夜出別營以行閃誤之謀潛歸幕府以白請乞之事恐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知也將之所處自宜與士卒通情也而古人於日中之號一時一易夜中之號一更一換者懼其衆所共知則易以外聞士所通曉則敗於難祕慮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久也彼有懼其遞角之泄漏也故立爲名遞之法謂如以人皆畏炎熱詩二十字爲號寫人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寫皆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文牒之外全無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

遞之法也彼有懼其往來文牒之易辨也故立爲數遞之法謂如以湖上新亭好詩二十字爲號寫湖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一百件之數寫上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二百石之數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支牒之內全無一字及其所乞之數此數遞之法也彼有以色爲遞者謂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藍青而書號者係乞何人係在何軍以赤朱而書號者係乞何物係在何處彼有以字代遞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爲一二三四數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遠近里數殿潤昇池江鄂駐劄之代呼有以物遞者謂傳一箭至則添一百人傳一弓至則添一千人之類是也有以衣遞者謂傳一衫至則一軍發傳一袴至則兩軍發之類是也以至水陸山險皆有別名左右前後皆有異號遞法有二十二等遞文有二百二十字此遠營別屯之所不可

廢也然亦時一換易雖吾軍將佐亦勿令通知斯爲善耳柰何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兩淮之師多用吾軍之旗幟自吳曦叛而虜人襲我荊襄之師多知吾地之險易臣之私意莫若使吾教兵之制反金鼓而爲進退有以破賊人之所已知使吾布陣之勢反曲直而爲方圓而有以異賊人之所已曉昔以此鼓旗而招將帥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復有以誤賊人之所已聞昔以此旗而招統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隊將復有以誤賊人之所測識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紅脚今則易之以他色而復用青黃白黑之脚昔焉池陽之刀斜頭而紅靶今則截之以平頭而復用青黑花綠之靶建康之弓舊多黑面今或裹之以黃樺鎭江之箭舊多白翎今或換之以斑雉凡被禽將帥已知之事皆反其所行凡被禽將帥已聞之策皆反其所用彼果有意於歸賊邪則其所泄與吾

今日所用迥然不同而賊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眞果無能而陷賊邪則其所泄與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而賊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實夫然後在彼乖其所之在我乘其所誤失一將而可以禽賊之百將失一人而可以禽賊之千萬人矣此臣所謂利害之不密者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密也

財計

臣嘗聞善生財者不生財節其用則財乃生善致富者不致富去其弊則富自致自今觀之紹熙慶元之閒朝廷行下諸路賣田今雖住賣而州縣之賣者如故官產所存已無餘蘊矣何舊賣之錢提舉司未爲理解而新賣之錢諸州縣又復隱匿邪乾道淳熙之閒朝廷行下沿江諸路起理蘆場租錢今雖住理而州縣之追者如故欠籍所存已無餘數矣何積年已理之錢總領所不爲令項申發而未理之錢各州縣不

爲摘出別解邪江東西之淨課利錢每貫收樁管錢四十文省向立樁之初本爲解發京師堆垛貫索之費而今之淨課利錢截支於諸州之大軍矣此樁管一項之錢果何隷邪淮東西之大禮銀絹錢每業錢一貫科數二百文向起此銀絹錢之初本爲三歲一科以爲蔵事天地明堂之費今則無歲不科而遂成常賦之定額矣此銀絹一項之錢果何屬邪州用三分軍資庫分隷之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問也罰直贖銅贓罰庫之制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根也營田力田之租逃戶絶戶之課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及也新建房廊之錢新填白地之錢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具也錢會中半祖宗之舊法也近日之支散軍收兵買軍須百官茶湯宗子孫遺公吏重祿月幫供給津發夫轎過軍驛券養老軍員添差

歸正是十者之錢既全支於會券其贏餘之錢果何歸邪搏節浮靡兵興之新制也近日之朝官白直州郡餽送過官船脚時官月會親戚會錢糴局虛幫監司助會交送合食公用銀器供使陳設是十者之錢既比舊爲尤盛其妄費之錢果何出邪白地樓店之錢秋苗事例之錢夏稅糜費之錢額外水利之錢米麥變糴之錢印簿倸付之錢實封賣產之錢誤鈔突納之錢高價攙佃之錢回易官會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附於何歷邪抽分竹木之錢抽解瓶瓦之錢寨兵虛券之錢弓手虛傭之錢溢數免丁之錢賣帖住持之錢互爭沒官之錢犯事家業之錢呂佃天野之錢江灘河步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解於何所邪比較務之要鬧拍戶城下務之要鬧地分戶部贍軍庫之要鬧脚店總領所酒庫之要鬧樓館今盡歸於公使庫而監司之不舉覺邪城闉之糞土

橋道之樸貨放生池之菱藕荷蓮新生洲之蘆荻魚蝦今盡歸於諸州之公使庫而御史臺之不檢按邪銅監鐵監之附鑄倍於疇昔之數何鼓鑄之額比舊爲不增邪銀坑銅坑之烹煉過於祖宗之額何泉貨之數比舊爲反欠邪且酒務之中打撈炭團之錢洗榨槽水之錢淘米泔漿之錢榨下渾頭之錢賣牌糟粕之錢篩播糠碎之錢蕩缸餧豬之錢煮酒燭脚之錢以至酒匠量酒專知上牌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額解矣又何以爲酒課之不及常額邪稅務之中官船梢搭之錢牌筏附帶之錢鹽船力勝之錢上商住稅之錢漏稅倍輸之錢過纂賞罰之錢官茶批發之錢就務回稅之錢以至豬羊用印門鋪發官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帑籍矣又何以爲稅課之不及常額邪州縣催科一項交易未曾關割錢業俱追則兩家俱納此壘納之錢

不入於公家矣或年例幹佃代名輸解田主被追則無鈔重納此透納之錢不入於公帑矣州縣受納正苗重而義倉輕故民戶以正苗而爲義倉則將重作輕官司復使之再納則先納之輕者難以望官司之復還也本色賤而折帛貴故民戶以本色而納折帛則將貴易賤官司復使之再輸則先納之賤者遂以爲官司之白得也今諸州公使庫界轄盡占贍軍比較都務之要鬧界轄悉令拍請酤賣猶可說也今乃侵占四務界轄而盡立爲乾息之額全奪諸務拍戶而盡起爲槽榨之店動置百十處所過若正庫恣意酤賣致使鄰近常平坊場井抵界省務盡被攙奪敗壞停閉公使庫之所入雖曰浩瀚而省務淨課利之虧欠多矣有司胡爲而不嚴禁其乾息槽榨使拍戶盡歸於省務也今諸縣檢放旱潦田一萬畝則重疊寫爲兩本遂作二萬畝細算及有歸熟妄訴反正

者皆不除剋盡令其衮積放數且一縣元苗計二萬石雖已申州放一萬而民間合催止一萬石今保長帖內尚催一萬五千石者蓋五千石暗催之米俱係縣帑偷匿縣司復恐民戶盡將偷匿暗催之米赴倉送納究過合催一萬之數則必致敗露遂先於上戶并攬戶名下預借苗錢入於縣帑就縣自印朱鈔則上司無考究之隙有司胡爲不嚴禁縣官預借折錢之弊使苗米盡納於州倉也臣嘗見當塗有常平樁管米二千石別貯一廒緣其所積之米風飄雨灑皆已腐爛不堪食用時一換支卻於新倉撥填以足其數委本州司理提督月添支二十千樁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較其米價不及於三千緡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八千緡矣今所謂廒倉之米猶能蠶食吾國家八千緡之錢而況於官吏乎臣又嘗見池陽有民兵甲仗庫一所內有舊弊衣甲數百副皆破碎不全不堪披用遇有春秋兩教自赴都統司關借堪好者以應其點乃委本州押隊提督月添支十千有庫至今已五十年矣計其器甲不及百千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六千緡矣今所謂數百件之弊器猶能蠹蝕吾國家六千緡之錢而況於州縣之官吏乎其他如一御書庫也而提督官月給五千者凡數十員額焉一書籍庫也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凡五七員額焉一場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復添一稽察添一措置而爭漁侵焉場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罄矣況所謂稽察所謂措置者非監司之親舊即守倅之姨表也是宜場務之虧欠也一酒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又添一提督添一監轄而爭蠶食焉酒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竭矣況所謂提督所謂監轄者非朝士之閭扁則當路之寵嬖也是宜酒務之不較也如巡檢寨額管一百人見止有三十人而州郡皆見破一百人之糧券彼七十人之糧券歸何所也如縣尉司弓級額管八十名見止有四十名而州縣見破八十名之傭值彼四十名之傭值歸何地也如錢監之鑄卒或減半或盡罷矣其請券尚如故也如作院之作兵或減數或住作矣其請俸尚未除也逃閣之苗逃閣之稅天下州縣皆申逃而倚閣也然足徧天下而未聞有無人耕種之田畝目徧天下而未見有無人拘占之屋宅今州縣之所謂逃閣皆召佃收租入於縣帑復妄申爲逃絕而偷閣官賦國家胡爲不委巡尉官勒本縣常平案吏人下鄉標筌出無人耕布之地方爲蠲除而即令召佃則逃閣一項之賦不得以肆欺矣折納苗錢折納稅錢天下縣邑皆正苗正稅解足而後始令民戶折納錢會也今正苗未足而本縣先折收見錢正稅未足而本縣先折收官會皆縣邑恐額少納多致赴州倉州場究納過數而致被覺察故就縣叩數而折錢也國家胡不嚴行禁戢而使應千苗稅官物盡令諸州置受納而無使縣官干預則折苗折稅二項之錢不得以偷匿矣今諸州多收斛面於交量之官覆出量賸而勒攬戶之買乾鈔者未戢也今諸州妄裝瓶罈而爲供給折色之酒堆積寄賣而抑娼家店戶之邀買者未止也朝士生辰獻壽之錢時新土物之錢侵蠹於公帑者月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虛作支單出官庫而入私庫者千萬也諸州交送折酒之錢交送節儀之錢易入於宅庫者日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僞作回劄出公庫而入宅庫者千萬也茶鹽客欠催理寄庫客死不還今何入也官吏犯事閤罰請俸任滿不還今何歸也爲今之計莫若將諸監司諸州軍之公使錢庫改爲國用錢庫應干科名盡隸受納專差錢糧官一員獨主其事使一州之官錢不出此

庫之收支州令長貳路令漕臣專一稽察其本州應合支破之錢並令於國用庫內支破具申尚書省以憑考驗庶使天下之錢自國用之外無餘錢州郡輒敢自置專擅私收分文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帑藏不得以自私而是錢所積非君則民而國用充矣莫若將諸路總所轉運安撫都統州軍之激賞贍軍公使酒庫權改爲國用酒庫應干酒錢盡隸一所受納亦係錢糧官專主其事州令長貳路令漕臣稽考其州郡應合干支之酒並令於國用酒庫內支破具數申尚書省點對庶使天下之酒自國用之外無餘酒州郡輒敢造賣涓滴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槽榨不得以自私而是酒之利非民則國而國用足矣印給簿歷省差專攢使催科之官不得預於受納酤賣之官不得預於糴買錢庫不得令寄收酒庫不得令寄造庶使主是財者知其不出

於己而不敢以私予倖是財者知其不專於彼而不敢以覬望在彼者仍不沮其所當支在我者復不被其所私匿也他日混一之後國用充則復還其爲監司州郡之舊則猶可以爲重外之本此財計之大略也

馬政

臣聞立法之不詳則弊生於用法之人守法之不嚴則弊起於玩法之吏自今觀之國外之馬買於西夏國中之馬買於中蜀西夏之馬爲地極遠故置監於宕昌以便於市易置使於興元以便於巡察中蜀之馬爲地極廣故責馬政於文龍黎雅諸州而專於收買置馬使於隴蜀都會而專於糾舉然自宕昌而至興元其道絕險驛凡二十有四本監例將所買之馬差軍級夫役押送興元馬務交納直候馬步三司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自文黎而至成都其路尤爲險惡驛亦二十餘所諸州例將所買之馬各差軍級夫役押送成都馬務交納直候江上五軍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立法之初蓋以爲三司取押之卒自武林而至興元五軍取押之卒自京口而至成都奔走半載往返萬里不欲其又令深入監道也夫豈知押馬之夫役有曰馬肥則吾無預於轉官馬死則吾不該於定罪故變草料之費而爲賭博之具易綱驛之券而爲酒炙之資或求餉帖而濡沫於縣邑之公吏或買物貨而鬻賣於遠道之鎮市其爲所押之馬則遇夜不槽遇晡不粟遇山成牧遇澗成飲驛之爲里雖曰三十而在道數日未見驛亭驛之爲數雖曰二十而在道逾月未至馬務迨至交點之際已成羸瘠給發之際半致倒斃皆未至興元成都兩務之先已有以飢渴之也國家以宕昌爲監爲今之上駟特令馬步三司官兵只就興元取押而免其遠至宕昌以文黎

諸州之馬爲今之中駟特令江上諸軍官兵只就成都取押而免其遠入諸監不知所取之人未見優卹而所取之馬已不勝其蠹害矣候其歸軍無損綱官則以一資爲賞綱兵則以三千爲率然則胡爲不使三司之官兵直至宕昌自取五軍之官兵直至文黎諸州自取官則優以兩資卒則優以倍賞而使各盡其心於芻秣之際也夫關外諸番及階成和鳳四州招接之馬番馬也然諸番之所喜者在茶榷而不在銀帛今有司乃謂茶之爲貨難以船運於監道之遠反易之以銀帛之輕齎焉故不足以中諸番之所喜而未盡得夫諸番之駃騠也況可保減剋而不得其全價揀看退換而尚費於多貲又得以扼絕之也何朝廷不嚴其制禁也文龍黎雅諸州之馬蜀駟也然諸州之所欲者在銀帛而不在茶榷今有司乃謂銀帛之爲物易以船運於中蜀之地反易之以茶榷

焉故又不足以中諸州之所欲而未盡得夫諸州之駿駟也况十分之一而公吏侵除十分之五而會劵折閱又得以減削之也何朝廷不嚴其約束也押馬之官在路倒死自用己財買以填數雖不及官馬之少壯寸尺猶可諉也今諸州將帥子弟取押歸軍遇有[redacted]折有礙推賞則擇係官入隊毛色之相同者即與牽補何朝廷之未禁戢邪謂易馬之貨爲無弊邪則銀有美惡茶有新陳而尚得以邀阻乎販馬之商旅也謂揀馬之官爲無弊邪則乎齒一錐可以成區曰淡毛一染可以成騅馬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監之長貳也謂恃其有統領官以排發邪則一目之真不足以敵十目之僞而招誘議價之人猶得以詐欺之也謂恃其有通判以主掌邪則朱墨之士不足以曉驪黄牝牡之底蘊而等量驗齒之吏猶得以指揮之也發馬之處好惡相間而欲其無偏好偏惡之患

也今日發馬之地驍駿如龍者皆揀給於闕匾之青梁枯瘦如柴者盡發於帝號之將士何朝廷之不計也發馬之序前後相挨而欲其無攙先亂後之患也今日發馬之日貪者乞食於道路而歲月稽留富者行託於苞苴而隨至隨發何朝廷之不慮也一日一綱此久例也今胡爲而有一日兩綱者邪一官一綱此定制也今胡爲而有一官兩綱者邪私買補綱之弊毛色雖同尺及分寸尚可計也今以羊易牛而受納之司受其情屬不與點對何欺罔之甚邪私馬換綱之弊毛色雖同止惟老病尚可計也今以黄爲赤而受納之司懼其形勢不與揀退何玩侮之甚邪有以無顧藉之隊部將取押沿路收買皮毛近似者故令倒死取剝其皮以爲具文之照驗而不知官綱非常之馬已爲其所鬻賣矣交納之司亦合認其毛色之同異而詳究之餘胡爲不法以流配責以千索

而使百姓身償之售賣者與之同罪也有以不堪用之私駑而換易者養以別槽多粟之料迨其膘壯乃積以爲聖節生辰之獻而不知入隊帶甲之馬已爲其所暗代矣計議多幹機宜之官亦合體問其此等之弊而糾察之餘胡爲不究其實犯用示懲戒而使副官屬幕之知情者與之同坐也且公吏違法受賕皆枉法也何都大司不用此法邪馬步三司每綱支縻費銀一百二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使用習以成例是以三司之取押官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數則遲以歲月而不與給發此非枉法之尤者邪諸路監司公吏皆重禄也何都大司公吏而不係重禄邪江上諸軍每綱支縻費銀八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計會久而成規其閒或被諸軍取押之官匿而不發則盡給羸病而不到地頭此非重禄受財邪舊馬新交而已沒之火印不驗也甲取乙賞而未追之驛

劵不問也三城九河橋梁之倒弊三十有五墮谿而漂溺者不之數也雞鳴馬嘶道路之峻極者二十有八墜崖而齏粉者不之計也馬在路患病久例不許留滯庶得隨綱醫治不知尪羸枯瘦椽穿索縛跬步千里則一分之病遂變而爲百分之病也何有司之不措置也馬所到驛分舊制止破一日草料庶得不致住滞不知夏秋之閒斷橋阻水動留旬日則一日之飽果足以充九日之餒也何有司之不商確也取買之弊有司未之盡牧養之弊有司未之聞鎮盜廣源之馬買之於橫山者有司未知其利害武安撫水之馬誘之於邕管者有司未知其曲折房陵郢京之馬草不給芻茭而給以木葉何以飽綱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馬料不給稻粱而折以錢會徒以資綱兵博弈之戲爲今之計莫若革去舊弊立爲定法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應辦茶銀錢帛充積諸監或

名件催理未辦合令權不別項樁積應副支遣收買其所在馬監與屬盡差經任選人其買馬之數歲增十綱則與當舉主兩員增二十綱當舉主四員增三十綱與改合入官則與屬知所激勸矣其所在馬監差遣盡差小使臣其買馬之數亦令歲增十綱與轉一官增二十綱與轉兩官增三十綱與轉三官則使臣知所激勸矣州縣之長貳以買馬之增減爲黜陟諸監之官吏視買馬之增減爲賞罰專令臺省歲終比較民有自用己財收買全綱以獻于官者白身與補大使臣將帥守貳自備己帑收買全綱以獻于朝者亦加優異之恩勸誘豪戶獻綱者亦議優賞諸監茶銀不敷者重制典憲則馬政何患其不舉也此馬政之大略也

夫兵者心也戰者氣也心之不充則臨敵而無定見氣之不足則遇敵而有畏心前日胥浦橋壯觀亭之戰皆諸將之無

定見也故與賊衆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百萬吁彼賊而果如是之多也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十千芻矣果山積於何所也一人斗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廪運於何所也一馬行地一丈而總地幾里也一人占屋半厦而總屋幾營也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塵埃遠起乃棄甲曳兵而走彼非甘爲誤國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無定見以主之耳兵家之法三軍可奪心果如是歟前日花靨鎮安豐軍之戰皆諸將之有畏心也故未與賊衆相對則曰寡不敵衆弱不敵强吁彼賊而果如是之衆且强也壘弩爲寨可以絶賊騎之往來而彼之衆不足恃矣掘池爲營可以阻賊兵之衝突而彼之强不足逞矣堅壁不戰吾有以避其鋒而久自挫矣絶糧不通吾有以斷其後而終自弊矣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旗幟遠出乃奔潰

四走彼非願受其失律之誅也其氣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之法氣實則鬬果如是歟夫一戰而勝猶不能收拾其殘潰之卒脫其不勝則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戰之器甲裹囊皆爲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再合也一戰而利猶不能安於息肩之所脫其不利則分留之弓箭鎗弩入隊之弓箭鎗弩皆爲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復戰也一敗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舉耶是豈可以妄動耶此曹而果知兵耶則淮北之塵埃虛耶實耶馬之塵耶步之塵耶此曳柴而揚者耶此順風而歸者耶七色之塵埃誰能辨之耶此曹而果知兵耶則賊營之煙霧虛耶實耶炊煙耶火煙耶聚朽木腐草而生者耶焚倉廪府庫而起者耶此高而走者耶此低而平者耶十種之煙霧誰能曉之耶十七等之閒諜誰能遣之耶十二色之采探誰能分之耶精銳之兵疲於

轉戰新招之卒昧於教閱均力之法何諸將之未諭歟潁河之敗不戰而卻峽石之敗未戰而潰暗伏之法何諸將之未學歟破虜之捷方奏未幾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於陛下耶鄧城之兵入於廣右清谿之張遁於京西非知兵之士未歸於陛下耶五福君基閒入江南青門直使皆入鄭衛非太乙壬遁之術未獻於陛下耶袁河鄧城不知唐鄧之姓名磨盤羊寨不知海泗之虛實非石六缺張二元之徒未投於陛下耶臣岳貫本開德世祿互符伏自丱角至今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祕妙之術日訪兵家先達子孫名將後嗣家傳世襲之論凡事之有繫於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徧歷器用服食行陣衣甲之制有資於兵者無不旁搜遠采以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豪傑之士有精於兵者無不端拜師承以益其寡陋以故

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聞目見者非衆所共讀之文口授心傳者非人所同得之學衛公武侯不傳之妙臣得其真韓信曹公不著之書臣得其祕不遇見知未甘棄逐於是易真實之兵爲章句之士變汗血之心爲選舉之學慶元乙未應補膠庠僥倖前列嘉泰辛酉應舉胄監濫厠多士或參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戰校定一成艱苦萬狀乃以上書乞罷兵事觸怒權勢致被誣撫妄亂敷奏重蒙聖慈將臣免真決送建寧府編管猗歟休哉楚項之將殲故韓信不死於滕公之手李唐之將興故李靖不死於馬邑之難天將使我國家恢拓海宇混一區夏故英雄豪傑之士幾死而不死無生而復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載前後五赦挨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讐相值嘗據池州中軍統制孟思齊申請臣爲副貳矣未幾而思齊有殞星之變江淮宣撫使吳宗辟還臣於幕府矣未幾而宗有易機之命三年之閒雖自挨廢材不復見用於世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負之學上不忍負十年教養之恩待罪以來無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備采擇不惟篇帙頗多亦恐傳寫閒泄姑標十策上干聖聽伏望睿慈降付三省執政侍從臺諫考覽如臣言不妄乞送樞省徧牒諸路將帥參酌行用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一

［藏書印］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二

治安藥石

國學發解進士華岳進

臣岳聞兵法起於黄帝風后元女授受於鬼谷子黄石公圯上老人而富國強兵之事尤詳於陰符一經故將忌三世出於道書至於縱横闔闢亦莫不本於其説夫黄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葢兵本於不殺武在於止戈司馬法論殺人所以安人以戰所以止戰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無斬也恭惟皇帝陛下視民如傷偃兵不用即位以來百軌順度安強之效超邁前古粤自姦臣擅朝專務結託將不知兵兵不知戰開釁三邊流毒四海雖公道開明元惡翦除而軍國之事尚廑聖慮臣愚欲望陛下詳黄老氏好生惡殺之意明司馬法安人止戰之方兵不得輕舉謀不得妄發迨夫人材既出機會可投則越王夫差之舉光武昆陽之事有不足爲而前日之敗乃他日大功業之所由成就也臣岳郊野散材本非書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長例游場屋濫叨教養偶自開禧乙丑上書言韓侂胄興兵誤國致被誣撫妄亂敷奏編置建安迨至三載雖君門萬里而畎畝不忘之念日切於懷待罪以來無所用心謹撫當世利害編次成集以備采擇其有機密幽深不敢閒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軍國之大計一邊防之要務三破敵之長技一將帥之小數八器用之小節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飭將帥之道四守邊待敵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總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藥石即所謂治安不可無兵猶膏粱不可無藥石之義也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批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臺諫侍從考覽如臣所言不謬乞劄付諸道將帥參酌行用不特使棄逐之軀得著涓埃上

［藏書印］

報君父十年教養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傑之士知所風曉引領輩出上副任使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嘉定元年月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序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二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三

治安藥石

軍國大計一

和議

臣聞夷狄之爲中國患其來久矣蠻夷猾夏見於書玁狁匪茹見於詩鬼方見於易赤狄白狄山戎陸渾雒戎戎蠻子見於春秋自後世觀之四夷不庭征之可也考之當時舞干之化薄伐之舉三年之克五利之議未嘗逞威兵革以從事於殺戮而古人於此方且反躬自咎謙恭退抑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何邪蓋聖賢論中興之本不先於外攘而先於內修政事夫子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兵武之事絕口不及如其論至夷狄乃喻以虎狼之暴抗以戈戟則必致於傷人蟊蝨之螫未傷筋骨決意於一毆者必被其蠆伯業之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莫晉若也晉之爲晉宜若曲盡夫制外之術矣而魏絳之答晉侯顧以和戎狄爲中國之福未嘗舉征討之事嚴尤劉貺論周漢之得策他不暇恤獨以兵連禍結爲戒其閒惟善於交通者皆躐等而取之此不特後世之君臣其說爾也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俱不得免而後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當是之時從之者如歸市似可以決去就矣大王乃謂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始甘心於岐山之易故仁人之稱見於當時培植之意有及於八百年垂世之遠君子不以大王之避狄爲畏怯不武而取其能屈己愛民以爲周家立國之本越王句踐困辱於會稽之棲臥薪嘗膽十有八年未嘗汲汲於兵以求快意迨夫黃池之會有釁可乘於是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君子不以其屈意於先者爲可恥而嘉其成功於

憔悴無聊之後者爲善慮敵漢高帝誅秦蹙項力非不足也而匈奴之事力主和親以爲五世之利文帝海内富庶兵非不强也而遣使外夷結轍於道一於和議是主武帝不從韓安國之說窮兵黷武海内虚耗後世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非治外太嚴他日反有以自弊歟馬燧之爲將誠智矣而其論息師之便則以盟戎百年無虜患爲利陸贄之論諫後世未易擬議也而其論夷狄一節亦謂和戎雖非善經亦時事有不得已不若姑令和親噫尺蠖之屈將以求伸鷙鳥之擊卑飛斂翼凡天下之物惟其有所抑也而後有所逞也古有常言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此固各主一見以爲去就之計實人情之通患也且今日之事中外之臣初皆以爲進取矣自郭倪不得連泗李汝翼田俊邁郭倬不得符離李爽不得二蔡皇甫不得唐鄧而後進取之說始

不入於廟堂大臣之耳次皆以爲退守矣自魏友諒不守神馬坡陳孝慶不守南巢林管不守復沙郭僎不守胥浦橋夏興祖商榮不守喻口淮口而退守之說始不愜於廟堂大臣之心至進戰退守之策兩皆不得而廟堂一意於和議也中外之士咸曰祖宗之大仇未報中原之塊土未復胡運已衰虜勢尤弱與其供輸幣帛以益其糧餽孰若效死於一戰殊不知驅吾之赤子以就鋒鏑與夫通金帛以息民者其失爲孰多耗天下之財餽以資遺黎塗炭之苦其與夫卑辭下禮暫屈一時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歎者其得爲孰多此和議之講實今日之先務也今之竊議者不過曰罷招軍之令則挫天下豪傑之心結宣招之局則失天下將帥之望殊不知將不去邊兵不撤備外雖往招而内反有以全吾軍息肩弛擔之心豪傑之心實未嘗挫急於自固緩於求勝外雖罷

局而内反有以全吾軍養銳待敵之策將帥之望實未嘗失和議何損於豪傑將帥耶又不過曰昔柳渾謂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後果有變韋倫言吐蕃狼子野心難事信約宜謹邊備後果有爲所誤殊不知匈奴之叛在於漢人恃和無備之時吐蕃之渝盟在於唐人恃和罷兵之日備之既去則變之所必生兵之既罷則誤之所必至和奚罪耶又不過曰靖康之變始於二三大臣專主和議而不任兵革以故虜道無厭百求皆副至於窮極而北狩之禍終於不免殊不知靖康之變事出權臣國無良將忠義之氣不伸守禦之備不設兵則恐其傷於和而不敢言謀則毋其主於和而不敢發京師之兵有名而無實勤王之兵久發而不至此其爲禍和奚罪耶臣嘗偏觀古今中國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爭之失在於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諱言和議和議之失在於

士大夫懲已往之咎而恥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於困弊之極則不復言和議和議者不至於罷兵撤備爲敵所誤則不復言征伐二者胥失也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德彝曰彼有輕中國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急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矣暗者於此遂以爲德彝之論先戰後和足以使終帝之世無突厥患今日之未勝而和非威德之不相濟歟臣竊以爲不然考帝之於突厥小大之戰不過數遇南北之兵不過數萬唐據堂堂中國之全勝突厥雖曰盛强不過夷之中一偏虜耳德彝之論所謂以大制小而今日之事所謂以小制大者也威德兩全之策倒施於今豈不反速夫敗亡之禍耶今中外之臣草茅之士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洗三朝未雪之恥見幣帛之輸莫不含穢忍忿思與之不共戴天見詞命之遣莫不泣血銘心思與之不

並生於斯世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而愚夫愚婦之所共曉者也吁邊民失其故業內地苦於征徭版曹內虛總司外耗將帥無謀士卒悖命軍儲無蓄國用不充當是之時利於兵爭耶抑利於和議耶夫萬金之囊窮博於終夜之力所存無幾取其未盡之資卷而懷之以俟夫他日再舉周旋於勝負未分之地猶愈於束手於一決弈黑白於一枰之交智者知其未必勝盜負已輸之名而掩其終不可救之迹猶爲存體今日之勢大恥之未雪未足以爲國家之重輕再戰而不利三戰而不捷則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國家何以爲自存之策故陵之未反塊土之未復未足以係今日之安危生靈之塗炭將士之死傷邊民之餓莩父兄死於疆場復驅其子弟於敗衄之場安危之機實在此一決耳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遣玉帛之不可遺土地之不可割也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君子以爲仁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君子以爲智然則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機耳非真畏也養吾智以俟異時可投之隙耳今行人屢遣詞說屢通幣帛之好已成諭成之使已至可謂國家之大福生靈之大幸矣臣愚猶慮虜庭或有邀求而廟堂大臣不俞其請虜使或肆傲慢而廟堂大臣不加之禮使前日屈尊忍辱之舉敗於九仞一簣之微師徒無備邊野不實其利害尤甚於兵爭之日豈不大有可畏欲望聖慈上體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下效漢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忍一時之辱圖萬世之利毋惑於草萊書生之談毋動搖於武夫將士之論期與斯民同歸於安靖和平之域以壽吾國家千萬斯年之脈實天下幸甚雖然和議之獻已詳於前矣臣嘗聞之和未成而張兵則必有以啟敵人之疑心和已成而廢兵則他日之禍蓋有甚於未和之先者故越人臥薪嘗膽之舉柳渾後變之論韋倫後誤之策德彝之計靖康之鑒如前所論未易枚舉儻果以爲和可恃而廢兵則將見奮臂一呼帶甲百萬招旌一揮下城數十堂堂之中國爲無人之境矣豈不畏哉豈不畏哉故臣專以戰守之策著於後篇願陛下毋以爲書生之常談而忽之此臣所謂今日之大計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三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四　

治安藥石

邊防要務三

山水寨

山寨器具

聚轎　透筒　就儲　曲架
遠汲　走水　種水　合槽
糧船　斜車　浮木　溜脚
圓木　火礮　灰礮　土礮
石彈　蹋脚城　輪箭車　虚橋
颶毒　土乳頭　緜幕　瞥脚水
螳螂拒馬　蜻蜓車　掛車　油幕
引車　埋水　方木　土員

頂板　撲鐙蛾　布遮箭　緜簾

已上三十六件係山寨器具

水寨器具

伏牛　谿水　游絲鉤　水毛蜎
浮鉤　暗楗　拍水　獨面暗棒
沙鍼　緜攐　撞竿　撞筏
截汊　雞距　稻桿　斜樁
自鑿　拒板　虚木　亂綫
雙頭筌　釘底　擔車　礙父
鬼鑚　八角茴香　聚鉤　網索
蒺錐　水蒺藜　鬼連環　火牌
錘錐　藤蔓　闌河　衝天水
金綱筌　神繫　四索番車

已上三十九件係水寨器具

臣聞天下之形勢成於人力之所能及者必敗於人力之所不及池之可鑿城之可築器用之可製作橋道之可修設皆人力也今日以人力而成他日人力之所不及則終亦敗孰若形勢之便出於自然險要之利不由乎人力之巧天造地設自不容以小智私意所可得而增損者山寨水寨是也横澗有山可屯萬人孔福失之而濠梁以陷馬鞍有山可置百家時俊守之南巢以安此山寨之已驗也渭南之地四圍皆水亮軍駐其中仲達不敢涉水以戰濡須之地兩旁皆水權築柵其閒曹公不能破此水寨之驗也自今觀之淮水以南二十餘郡州之有城自山陽合肥浮光濠梁歴陽黄崗維揚儀徵德安郢州數州各係近年以來節次修築稍成次第他如龍舒濡須盱眙安豐諸郡雖有城壁之名而基址卑陋甎

石摧倒有不若豪民之牆壁縣之有城自天長六合南巢應城數縣各係渡江之後漸次增廣稍成規模其他如舒城霍邱六安廬江京山孝感淮陰寶應諸縣雖有縣官治事之所而所謂城壁者閒斷有無不足以隔犬彘平時無高深之備每有緩急村落之民奔入鎮市則鎮市愈至於傷殘鎮市之民輻湊城邑則城邑愈至於蹂踐反無山寨水寨以為近便安普之計則沿邊之民焉往而不轉徙哉承平以來淮漢州軍凡二十有二主客戸凡一千四百餘萬以一十二郡之廣以一千四百萬戸口之衆而州之有城者不過六七縣之有城者不過八九縱使亞武接踵所置幾何況於封域之相遠道路之不通有非倉卒所能造其郛郵之閒哉臣嘗於張士元潛淮南熊飛帥淮東之日集諸子深長之議論孝　下慷慨之人物邱垤險易污池深淺罔不徧歴罔不周知凡山之

高險不容登陟上有平坡可以屯結者必因山爲壘扼絕路徑增築牆堞使近山之民船運糧食攜挈老幼益造廬舍斷截枹株萬一賊入險隘刼我山寨上寨而攻則矢石不到而人力徒勞越寨而過則腹心有憂而或慮掩襲東自山陽東鄉寶積高寨山城文賢橫澗夾山塗山施黃野父毛工胡鼻蓮花西自胃勒鐵脚遼峰浮渡柳子燕九娘三灣龍辰賈木掛車楓原西安諸山之上畺巔峭拔上平下險山勢高聳可以爲寨者凡九十有四而內有無水之寨六各可屯萬人而又擇爲守山之具凡三十有六賊人之士卒既有所不可登賊人之矢石且有所不可及內則團結鄉兵而濟以木石外則策應大軍而扼其隘阻賊兵雖强安能浼我山寨之險耶凡水勢環繞不通往來中有洲渚可以居止者必因水爲營櫃築沙石扼絕舟楫使近水之民圈牧牛馬充積裏糧明造

牌筏暗設簽刺萬一賊入湫灤攻我水寨則家基之利可慕而不可圖犄角之勢可望而不可近水環四圍非子產之乘輿可濟天限一方非曹公之艨艫可渡東自謝楊老鸛范光艾陵溫陵三港淩亭西自滋泥蚌湖團峰馬腸九曲濡須南巢白湖花山瓦陽石塘張湖破崗諸湖之中水勢回環可以爲寨者凡四十有九而內有夏秋汎漲之寨十有一各可屯數萬人而又擇爲守水之具通三十有九賊人之舟楫既不可入賊人之步騎且不可到內則沿淮水軍萬弩手分番守把外則忠義軍民兵分地團結賊兵雖强安能浼我水寨之險耶國家自興兵以來惟知恢復中原而淮南之地恬不介意惟知襲取商虢而荆襄之地邈不加察以故符離之師未入而賊兵已入於山陽陳蔡之師方舉而賊兵已入於安復故前輩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能攻者在於善守靖康紹

興之間淮漢不守山水兩寨千里之民輻湊渡江內則阻於關隘之不得通外則絕於津渡之不可過白沙北峽死者山積楊林瓜州江水爲之不流遺棄之糧食皆賊人漕運縱放之畜牧皆賊人之膾炙此其功業之不振蓋根於淮漢之不守而淮漢之不守實自夫山寨水寨之不保也惟能行下淮漢諸司勸率土豪形勢修築山水兩寨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官資以爲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吏部注闕以爲之統率民有自備錢糧修築一寨者官爲推恩民有糾率衆財自創一寨者官爲推賞如此則於官無費於民有備而守邊之政舉矣此臣所謂山水寨

屯要

臣聞屯守之地當其衝要則一人之力可以敵萬夫非其衝要則萬夫之勇不足以敵一人故秦人守要害之地而併吞

六國司馬仲達據四達之衝而吳蜀亦不敢爭齊人之守渤海鄭人之戍虎牢孔明之屯渭南孫權之隖濡須皆是道也然一國有一國之衝要天下有天下之衝要不知重守其所謂要害之衝而一切泛然於賊人不由之道則兵旅日增費用日廣吾見其勞師匱財於非所用力之地彼閒之可乘隙之可伺固亦自若而堂堂之中國將爲無人之境矣今日之形勢閩蜀之外莫淮漢急也故淮東之地屯儀徵維揚以當漣泗海亳之衝屯合肥南巢以當渦濠汝潁之衝漢中之地屯黃崗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樊城以斷唐鄧之衝此其選擇形勢精據利便固無可議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閒小徑閒道姑置不論通都大驛平原曠野類皆屯戍遺闕臣竊憂之取淮而言自柘皋南巢草鞋嶺野父山盧江至瓦隔河固足以入江自安豐桃城金牛航步沙湖版橋羅場鎮

至盤小寨亦足以入江矣然算陂巢口之水峻如瀉油鐵脚楊梅之山峭如立壁敵雖雲蒸霧集倍道而至中閒險阻崎嶇林木茅葦未足深畏至若自濠梁升高山麗山大青山韮山定遠黃蓮皇甫山梁縣望桑根山宣宗而至項亭則東西數合南北一望高則半崗小坡不過尋丈卑則淺溝狹澗不過數步既無關隘可以遏其鋒復無他戍可以絕其後賊若徑從此徑突入和州屯兵楊林梁山白山等處控扼大江東浚柵江裕溪以造舟楫北浚東關肥水以通漕運借曰未能涉我風濤之險所謂湖南江西歲計米麥之運不敢東下則版曹告匱而骨髓先枯浙西淮東按月茶鹽榷貨之商不敢西上則諸路總司無措而肝腦先潰此濠梁歷陽之虛實江淮之勝負係焉可無重兵以守之耶取漢而言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漢自桐柏范

莊馬崗浦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應山大靖尚有鄉兵團結土門九里尚有舊關故壘敵雖越險而來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至棗陽自車橋湯川至郢州自胡窊走馬崗道人林土石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無林可依無澗可隔雖有衮河守把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陽棗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徑從此徑突入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長蘭白木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荆門虎牙班竹馬梁諸關以爲自固之策南據江陵建陽潛江以爲屯守之計置襄陽於不攻前襲荆南則襄陽已在圍圓之中棄光化於不爭而遠憑巫峽則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內借曰未能舳艫千里以爭我東下之勢所謂三巴之險已塞而吳蜀有離析之憂荆襄之區不全而江淮無犄角之勢此隨州棗陽之虛實荆

襄之得失係焉是豈可以不問耶近日諸將惟知以重兵固守渦口南巢而濠梁定遠反視爲閒慢之地故賊兵大入於環滁歷陽之郊惟知以重兵固守神馬坡樊城而車橋胡窊土石反視爲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郢隨之境此其衝要自今宜令行下淮漢帥臣搜尋前件險隘分兵固守差官節制明立斥堠近置策應吾軍進取則留此以爲勁捷之道而取其有先人之便賊軍入寇則設此以爲掩襲之所而避其有闖我之謀則三邊之形勢可全而淮漢之津可無潛涉之憂矣是謂也要

捷徑

臣聞江湖形勢之論有二曰通衢曰捷徑兩軍之所共知者謂之通衢吾軍之所自知者謂之捷徑則人所不測而不及闖防古人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兵

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故兩軍相對兩陣相形知通衢而不知捷徑則在我之勢十得二三知通衢而能備捷徑則在我之勢十得七八故捷徑之利得之則我常得以襲人失之則人常得以襲我以吾之二三應彼之七八計算之閒得失已分善用兵者較計算之短長思過半矣若夫堂堂之陣整整之旗鬬死生於平野大坂勝負未分之場孰若潛驅密伺以制之於不戰之地哉吳元濟知有長坂義武而不知有張柴垂弥卒成李愬之績劉禪知有祁山武功而不知有陰平江油卒成鄧艾之績丹陽之賊惟知有三湖巨浸之險而不知霍山小道卒成楊素之績然觀愬之歷險斷橋艾之鑿山通道素之緣崖直進非平居閒暇之時爲他日鄉導之資太平無事之日得之於樵蘇小子之末脫有緩急安能出人之不意乘人之不及哉今日荆淮

之地沿邊州縣固已分屯大軍守把要害至若淮西舒蘄黃安六萬山之間京西荆門南漳穀城光化一水之津小道狹徑可行掩襲之所不一而足前後帥臣邊將措置邊防守把津要各以已見申聞樞省敷奏朝廷者不知其幾卒未聞有能條具其一二者是皆非鄉導之官所得而周知搜訪之使所得而涉歷邊探之將佐既昧於討論州縣之官吏復憚於工役樵牧之論何由聞達然吾軍之不知不過無以投人之閒隙而已其利害猶有可言者至若賊軍得之間諜陰驅潛率反得以擣吾之腹心衝我之膂背則雖有韓信曹公之智何所施巧自今觀之人皆知合肥壽春自有南巢一湖北峽一關可以絶其奔突之鋒而不知自白陂入小路至木場河謝步陳六公莊四版橋桐木鎮烏沙梅林九井而涉魯洪則可以襲吾樅陽而廣儲一倉之運已自入於賊人咽喉之中

自霍邱入小路至二郎崗蘆塘故步下蕪廟山楓木崗遼峰夾石掛車廬州嶺佛嶺梅子嶺上辛嶺而入桐鄉則可以襲吾皖城而龍舒山口蘄陽三倉之運已自炊於賊人釜甑之上此淮西之二徑不可以不備也人皆知襄陽荆門固有淇漳二水虎牙一關可以遏其南下之鋒而不知自荆門界至白土中盧鎮羅坊蕭谿十會山黃行嶺雙池鄭亞山平山陽河磨石而入穀城界則曲直相通最為勁捷萬一賊兵長驅而前乘我不備則荆門江陵果何以為禦守之策自白漳小路至横林手鑪山長湖白竹淵鼓樓山古石潭陽陂而入南漳界則坦夷相接略無崎嶮萬一賊兵星夜潛發出我不意則潛江建陽果何以為控扼之計此荆襄之二徑不可以不備也以至竹山小徑七百里入峽州兩馬可以並行沙渦小徑三百八十里入麻城糧餽可以肩運賈木一徑可以入光山武陽一徑可以入褒信若此閒道未易枚舉自今宜令行下淮漢諸司逐一躡逐前件小路隨其遠近險易多方措置依兵家守隘斷險成法修治道狹則因山為險守以强兵必使我可出而賊不可入故彼不得以襲我之虛道闊則因淵為濠守以强弩必使我可往而賊不可來故彼不得以躡我之後是謂捷徑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四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五　　雙忠錄十六

治安藥石

破敵長技一

陷騎

臣聞吳人善舟晉人善騎吳人非不善於騎也番長於馬漢長於弩諸番非不善於弩也吳人生於圯澤之鄉故舟楫之事不待於教習而自能彼諸番生於馳逐之地故騎射之巧不待於指使而自精是豈得之見聞求之閱習如漢晉之士耶益人力之所充不如天性之自巧出於勉强學習之所致者其與夫與生俱生者過人遠矣況今日之事地不可同技非其敵前代名將固嘗討論番漢短長以求致其所能矣彼以騎制騎猶不足以取勝況今日三司五駐之馬皆可數計而虜人一鵰所指動輒數萬固不勝其可憂矣奈何尚敢言

於進取哉吁燕冀之游騎非淮漢之騶駒秦晉之騎士非江浙之芻牧馬產於西夏而軍招於江淮之閒固已物性之不相諳芻秣於營檻者有年于茲而馳驅千里脊破骨背乃藉水草於荒山之蘆葦是又風土之不相得此其相去有若天壤今日諸將詎可不急料其長技乎議者謂禦騎者無出於車陷騎者無出於弩臣嘗獻輕車之制於後矣然車徒能制騎於鋒交刃接之時鋒之未交刃之未接何以使騎之不可逞弩徒能制騎於三百步之外而三百步之內何以使騎之不可逃故江湖陷騎之法必欲運機緘於衝突之時使其雷轟電擊之鋒皆有所不及施設器具於馳騁之際使其風回霧轉之巧皆有所不及逞彼方恃其一騎當八卒吾必使其八騎不足以當吾之一卒彼方恃其一騎射足以敵吾之千戈矛吾必使其十騎射不足以敵吾之一戈矛番馬之駿反不如

吾步卒之能馳騎射之精反不如吾戈戟之易中是謂反主爲客易短成長正前輩伏弩於林可敗其騎而騎果敗斷木於道可得其馬而馬果得皆此類也然陷騎之法江湖傳襲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衆多不容鬬敵伺其所行之道制爲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以弱以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圈圚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穽而不可脫其法有六一曰伏鎗謂用火煉竹槍斜埋成列卻於鎗頭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闊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內次以竹圈挽鎗著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內繫提頭索別曳於鎗頭所指處一丈許遇賊馬踢動提頭索曳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已下兩頭及中閒各長一丈用木樁繫索釘之於地用青竹竿五條撐索腰控低著

地扣以機結木鉤如獵之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撐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三曰馬拖謂用竹削成筋火其長數倍於筋其錐甚銳用以簪地其尾則用熱湯煮過令槌碎和麻各以成索索尾又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鎗桿曳索於竹片之首遇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鎗自卓其腿腹四曰馬筒用掘地成穽深一尺闊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蹏踵五曰青穽謂於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席箬盤竹席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類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六曰白穽謂以塵沙土石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席竹葪之屬覆之而掩以塵土沙石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已上大法皆於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來然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嬰其

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閒有帶以鐵爲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萃之以毒以鐵爲之三曰茅鍼其形如鍼而稍大以鐵爲之四曰鵝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鐵爲之五曰菱角以鐵爲菱角六曰阜角以鐵爲阜角已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插撒擲在地然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乃可施巧道狹路隘敵險而我亦險將何以爲兩難見巧之策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爲圈插於馬道以索續於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弩一張竹檐七片菝菱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頭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於林樾之中令伐木横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

不得伐斷恐爲敵人下馬拖曳離路四曰結草謂馬行於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斷絶甎石堆塞柴荻卻於四圍用草結縛其稍令闌絆過路馬急走則被絆衆隊皆倒五曰種冰謂道路險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陡崗當令迎風灌水水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謂馬道窄狹兩旁皆土木當令抄掘塞路七曰斷橋謂馬經過橋梁必毀拆令不得度八曰瑯瑯版謂用版釘瑯瑯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地已上八法皆能陷賊騎於道狹險要且扼賊於險此固可用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在我則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踴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亡自投陷穽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芻誘謂敵馬行遠久闕草芻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芻秣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謂賊馬飢餓日久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三曰獻青謂賊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荻青蒼之地設陷穽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獻白謂賊馬入境久不汲飲卽於陂池谿澗之地設陷穽錐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已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越水火而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口其他如水藥之秘風沙之變雖曰奧妙然雜以浮誕姑置勿論誠能明此復類推而意該之吾將反慮虜騎之不多至耳何慮其長技之不制哉今日國家西南之程驛既斷續而不登淮漢之駒養且收買之無術三司江上之芻牧復不聞於增益而陷騎之策諸將未聞有知其一二者臣故摭其大略而僭言之若夫江湖瑣細之論臣不復爲陛下獻是謂陷騎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五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六

治安藥石　　雙忠録十七

將帥小數八

捜伏

臣聞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顏色之相覩者皆可以巧致至於聲音之不相接顏色之不相覩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説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概而得其傳者類皆麤略故其所存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壕隄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莽蓊欝茅葦掩映四曰林伏蒹葭荊

棘茂林脩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晦冥六曰煙伏山嵐氣霧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東葦流身覆荷蓋面八曰潭伏橋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窘於無兵欲不設伏而恐其襲我故就險阻之處偽爲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合於人一名爲伏兵將應行軍下營專一揀擇形勢多設奇兵伏以備盜劫敵伏兵之法一人不知萬人不期一夫不覩萬騎失措至於曳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菴而後有伏弩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可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而至此詎容以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員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爲陷我之具矣故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疏道路險隘恐其設伏尤當先發伏兵將縱橫捜索斯無疏失故草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草林中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溼則伏必在水谿澗渾濁則伏必在流凹鴈昏暗則伏必在僻野無風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曉雞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捜伏者必依四捜之法炬木組竹擊石運弩捜生而縱死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捜其右是謂捜伏

反泄

反號召　反旗幟　反金鼓　反烽燧

臣聞我祕敵泄則勝常在我敵祕我泄則勝常在敵近日邊政正墮乎此故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潁河安豐之兵盡用吾軍之旗幟而吾軍每敗於辨認之不真自吳曦叛而虜

人入我安復荆襄之兵盡識吾軍之隊伍而吾軍每泄於機械之不密此兵家反泄之法蓋不可不講也然反泄之法有四一曰號召謂昔以青旗而招將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昔以白旗而招統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隊部將二曰旗幟謂昔以青爲左白爲右今則以青爲白使敵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爲直黑爲曲今則以黑爲青使敵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勢三曰金鼓謂昔聞鼓而進今則聞鼓而反止昔聞金而止今則聞金而反進四曰烽燧謂昔以一燧爲遇寇二燧爲索救今則反以一燧而爲索救之號昔以無煙爲無事有煙爲有警今則反以有煙而爲無事之驗是爲反泄

暗認

臣聞晉師偽旆曳柴而司馬得脫虞升卿易衣入質而戎虜果信曹公偽爲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輜重于仲文偽建尉

遲之幟而襲尉遲之守將皆吾軍詐以誘敵而致其師也況使敵人詐以致我哉此暗認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旗號謂恐敵軍詐作吾軍合於相遇之際先逐將隊旗幟三伏三起盡行卷軸復將旗桿三伏三起盡行舒展若彼軍起伏皆如我法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二曰金鼓謂恐賊軍詐吾號令即令諸軍於相見之際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鼓三金彼既同此相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三曰陣法謂恐賊軍詐吾軍號令諸軍於相遇之際不以人馬多寡分為兩隊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應又令諸軍急合而為一陣雙日左旋隻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此相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是謂暗認

潛易

一易將　一易兵

臣聞以將聞於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吾之能將素為三軍倚重一旦他出別營則賊軍必覘吾後吾之精兵素為敵國震服一旦改發他道則賊軍必伺吾隙故兵家祕法易將則兵不隨行所以使兩軍之皆重易兵則將不同往所以使彼此之兼全兵發之日去藉徹纍而炊宿無蹤曉出夜行而塵埃不起將發之日不徹儀仗以愚敵軍不落號帶以安我士故易將而兵無失將之憂易兵而將無失兵之慮是謂潛易

急據

據山　據水　據林

臣聞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地以抗之詎能扼敵人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既無城邑又無溝壘即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為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為險靜以待敵敵渡則候其半涉而擊其濟溥之師敵逼則誓眾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據以為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以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過然後張翼偶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分渡

兵多地廣則分一為十　兵少地狹則分一為五

臣聞涉水為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為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又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一為五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于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其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扼我四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發先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

已涉者益已三四是謂分渡

自認

雪迷　煙迷　塵迷　雨迷　夜迷　人迷

馬迷

臣聞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吾騎遠出吾軍遠探或雪迷路徑而士卒易忘或煙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埃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坡或星昏月暗而夜入他路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為惡證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采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常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本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無蹤跡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屬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

彪十七　五

道兩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面之上仍以點之多寡而寓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之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黑白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複而以備緩急灰點則曳以鞭梢而用以印點賊人見此將謂村民祈福之具獵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為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計[redacted]是謂自認

就順

順山　順水　順風

臣聞勢不兩立術不兩全處己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己於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家未嘗明言之近者諸將失紫金山而花靨受敵失故鎮河而符離受閉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占風勢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霰雹之所震鼓者屢矣此順就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遠彼近人馬馳逐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則內卑外高而數面受敵二曰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分拒水為營背水為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涉險之難三曰順風每遇戰鬬風起必使吾軍先背上風則賊自不能免於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突順風揚藥而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延燒是謂就順

彪十七　六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六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七　　雙忠錄十八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十有三

甲制

臣聞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朝錯以五同論兵甲弩矢馬燧以短長三制造鎧衣士皆所以避鋒鏑全肢體稱大小便進趨也然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異否則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閉後臂而前跨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絣撲有斷紘脫笴之憂揮劔鎗刺則甲不附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腳面而泥溢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艱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謹其微於制作之初焉是謂甲制

人甲制

一第一等甲腰圍四尺五寸批膊五吊止數直下五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五寸

一第二等甲腰圍四尺批膊四吊止數直下四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三寸

一第三等甲腰圍三尺五寸批膊三吊止數直下三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一寸

一第一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五吊不計橫段

一第二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三吊不計橫段

一第三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一吊不計橫段

臣聞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秦人越人之肥瘠不可以同衣吳人越人之好惡不可以同舟心廣體胖心勦形瘵此固賦分之不侔在我豈容以逆其所賦而强之以必同哉故士有肥瘠甲身不可無廣狹材有高下甲裙不可無長短故第一等甲所以給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分為三制使肥而長肥而短者皆可披帶第二等甲所以給中常之士也中常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為三制使中常而長中常而短者皆可披帶第三等甲所以給瘠弱之士也瘠弱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為三制使瘠弱而長瘠弱而短者皆可披帶每遇給散則隨其肥瘠長短而選給之則肥瘠長短無一不稱其用人瘦甲寬則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則掩不及而不避金矢皆為棄物是謂人甲制

馬甲制

一大全裝六件

甲身一副下缺一件

大秋錢一件　小秋錢一件　面子一件

一小全裝六件

甲身一副　搭尾一件　了項一件最緊

雞項一件小　面子一件　秋錢一件

已上諸軍見造大全裝而小全裝未聞造用近年

獨殿江池鄂四司新造披帶

一未帶甲先用襯副兩件免打破馬脊駞滑辣

甲圈用布袋裹草把

已上諸軍不曾造用亦無上件制度

一甲身欲平鞍韉不得太長免馳驟綰絆多費甲葉

一雞項合用緜衲免頭項重滯

一式様合用小全裝免多費工匠甲葉及披掛省便

一馬面子合用臣新制貼額

臣聞周馬之身最爲利害惟頭面胸臆馬面子舊制雖巧近日符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壽星腦額而死臣今制爲貼額用緜布衲作一片貼在馬面之內腦額之間脫遇矢石可透鐵面尚有貼額可隔此馬面子所以合用貼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錢小或暑月悶熱雨雪冰結徹去秋錢尚有了項可蔽肌肉此馬甲所以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甲身例是垂下過韉一尺許所以披帶重滯馳驟綰絆賊軍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矯揉所以披帶輕捷馳驟俏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韉雞項重則頭低項曲而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項直而馬臆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緜布夾衲赤身帶甲則擦損肌肉而久成臭爛襯以藉褥則護

惜皮毛而不致破傷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駞滑辣甲圈兩件是謂馬甲制

馬軍甲制

一腰圈合用四吊　　一甲身合用左掩

一腰裙合用過膝三寸　　一吊腿合用摘吊

臣聞馬軍與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則直身起立馬軍則蹲坐低控馬軍腰圈若依步人皆用五吊則上柱兩腋而不容低昂下擦雙胯而不堪轉動所以獨用四吊步人則兩足循行左掩則背安結項而穿扣不順馬軍則緩急上馬右掩則搯定左足而跨蹬不及馬軍甲身所以獨用左掩步人則直身行立短則露足馬軍則曲膝蹲坐長則綰絆馬軍甲裙所以獨用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圈吊腿連成一片名曰全裝而易爲披帶馬軍則吊腿挖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而

便於去取故截爲兩段上安結項四枚遇敵則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師則解入搭袋而免被牽制馬軍吊腿所以獨用摘吊是謂馬軍甲制

弩手甲制

一甲裙欲移向後　　一甲裙吊腿欲短　　一甲身欲寬

臣聞弩手與鎗牌弓箭劒斧手馬軍之甲有三不同蓋馬軍鎗牌等手例欲身材長大獨弩手不嫌矮短故軍中類選不及等仗者爲之馬軍鎗牌弓箭等手已爲最短況舉足入蹬而易被兜絆曲膝靠樁而易爲走袞此弩手甲裙所以獨欲短捷其他甲裙後交前控則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後控則有礙樁鐙蓋古法陣前有車車後伏弩今制陣前有牌弩隨牌後弩手之甲雖不庇兩足而車高一丈一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護此弩手甲裙所以獨用向後他甲惟欲

緊束則挽弓刺鎗無所牽制弩手惟欲鬆寬則蹋鐙袞樁無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獨用寬綽是謂弩手甲制

弓制

一五行原缺

一

一

一月方令再上或連披數版則內溼外乾射不旬月解脫可待

一漆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陰雨合待二十餘日方令再漆不可日漆數重則內溼外乾射不季月斷脆可待

一裹弓之法或用黄樺或用桃皮或用朱紅皆不若黑生漆免被水透

一䟽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魚枕或用繪畫或用紅綠花釆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費工績

一步射弓諸軍皆用一碩一㪷一碩一㪷井一碩此皆廢物今制合用九㪷八㪷七㪷內九㪷放少八㪷七㪷放多造

一馬射弓諸軍皆用一碩九㪷此皆廢物合用八㪷七㪷六㪷內八㪷放少七㪷六㪷放多造

臣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其緊切尚矣今之制者何減裂之甚耶葢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相堅實故壯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資必經隔旬月俟其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功雖易成膠亦易脫馬蝗面闊而受力均匀受絃端正故發矢可期於破甲泥鰍面狹而弓愛走反面愛斷爵故臨用多至於誤人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小角價低有司喜賤而惡貴故凡所在買到軍須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少有司非喜用小角而惡用大角也大角之價常倍於小角小角之價常半於大角此固價之不相若矣況角之大者至為艱得若全用大角則作匠所選愈難而倉卒亦無收買去處戎監只得兼用大小角小角界成狹面面狹則力輭故令面厚遂成泥鰍之狀大角界成闊面面闊則力硬故令面薄遂成馬蝗之狀泥鰍乃負滑之水族馬蝗乃闊匾之介蟲此取喻耳至若用黄樺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魚枕以裹弓䟽徒為觀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䰍兩重則雨不能溼水不能透亦必弓力輭小飢疲之卒方能牽挽滿箭不然則拽不過而箭去無力是謂弓制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七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八　　雙忠錄十九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弩制

一蹺蹬弩牙裏一尺八寸五分葫蘆頭四寸木檐長五尺八寸一名馬黃一名克敵一名破的一名一滴油張憲伏之於中林而捉真珠即時俊用之於射狐關而敗四太子

一神臂弩椿牙裏一尺八寸葫蘆頭四寸鐙二尺椿長二尺三寸角檐長四尺五寸

一鸄頭弩椿二尺葫蘆頭五寸鐙五寸山口五寸鸄頭五寸椿凡長四尺木檐長七尺

一春夏雨水蒸溼宜用木弩

一秋冬筋角堅固宜用角弩

臣聞番長於馬漢長於弩制騎以弩此舊說也然近日諸軍弩手皆欠指版人身通以五尺爲率上頂至項一尺則下止四尺泥溢五寸則上止有三尺四五寸弩手進則蹋弩以射退則肩弩以歸檐長若過六尺椿長若過三尺肩弩則檐梢拄地而下有絟絆之憂蹋弩則椿頭拄胸而上無牽挽之力草萊藤蔓之地懼其牽絟必棄弩而空走塗潦泥塹之地被其蹋絆必爲弩而喪軀今欲使弩斗力自二碩至三碩不許太硬令久疲之兵易於蹉蹋使弩檐自五尺至六尺不許太長令矮短之兵易於肩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潤筋角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木索重滯則用角弩其鸄頭等椿檐太長者悉令諸軍減令短捷則庶無廢器是謂弩制

弓箭制

一箭鏃五

石蓮頭　鑿子頭　喬麥稜　寸金鑿子　破甲錐

已上惟寸金鑿子破甲錐易入甲最妙

一箭翎六

皁鵰　白鷳　野雉　鴻鵠　鶬鸛　鴈鶩

已上惟雉鷳鵰翎三色最妙然鵰鷳艱得不若皆用雉翎

一箭簳五

腦節　巴翎　腰瞯　通簳　天注

已上惟通簳天注最妙

一箭筈三

山繭　采漆　桐油

一黏翎三

漆　膠　兼膠走絲

一鏃重不得過三錢箭重不得過十錢

臣聞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破甲反資敵用造矢不可無法尚矣近日所製箭鏃太重箭簳太麤膠易解散翎易脫落其故何耶蓋古人之製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羽曰鵰曰鷳曰鴻曰鵠所用不拘於一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蓮曰鑿子曰喬麥稜曰破甲錐所製不拘於一樣簳有腦節巴翎腰瞯之辨筈有山繭采色桐油柿漆之別然考其已驗之迹翎則鵰鷳野雉爲最捷鏃則寸金鑿破甲錐爲最銳簳則通簳去直而易中筈則漆易成而省費餘皆徒事觀美不堪實用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損害有誤使用即將元監造官吏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以虜酋器具一一如法而吾軍製作之司一切不問則欲速

成可以逃責備數足矣此所以類皆苟簡滅裂而不中用也
況鏃重則弓輭而去地不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舊法
箭頭重過三錢則箭去衣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當
用一碩是謂弓箭制

弩箭制

一弩箭用竹翎鵝翎
一弩箭合用隨絃至檐更放鏃出檐一寸不得太長惟一
滴油只依舊法
一弩箭皆用竹簳或遇無竹亦可用柳番賊皆用柳簳
一弩箭鏃合用寸金鑿子破甲錐

臣聞弩箭之制與弓箭不同弓箭瞰絃而安筈頗難弩箭平
頭而安筈甚易弓箭太長而擇簳甚費弩箭太短而擇簳甚
省比者帥臣造華車弩而箭用鐵簳故失於太重而不能及

遠造克敵弩而箭用索翎故失於太鈍而不能取親均於無
用要之鏃用石蓮頭喬麥稜則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
甲錐寸金鑿子則鑿上有鋒而易入窾隙翎用禽羽則得箭
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
謂弩箭制

鞍制

一名西橋前後橋皆高壓不著肉不打破馬脊可用
一名海糊橋前後橋皆低壓即著肉雖有連替亦蹋脊損
馬不可用
一名太師橋前橋雖高而後橋亦低受壓則打傷馬後脊
不可用
一名錯結裹後橋雖高而前橋亦低受壓則打傷馬前脊
不可用

一鞍橋韂座合用黃油皮不得用粉皮惹水溼衣
一鞍橋下髮替合用摘筈相連不得用涼替攀橋上馬則
鞍倒垂馬腹誤人性命

臣聞鞍橋制有數等一曰太師橋二曰錯結裹三曰海糊橋
四曰西橋近日三司諸軍皆用太師錯結裹海糊三樣池陽
江鄂京南襄陽多用海糊一樣海糊之制前後橋低貼馬肉
其摘筈低壓馬脊師出日久馬膘瘦減受重則鞍頰打破馬
脊膿血潰爛不堪乘騎以至死傷前歲海泗符離唐鄧之役
皆坐此患海糊橋及錯結裹後橋雖高而前橋亦低故傷馬
前脊太師前橋雖高而後橋亦低故傷馬後脊惟西橋一樣
前後橋比他橋皆高數寸搭袋常繫後橋之下雖上載甲軍
下[redacted]梢搭鞍頰亦不著肉鞍橋亦不砑脊甚爲利便關西人
多用故曰西橋然諸軍鞍座盡用粉皮欲使騎坐者不被癧

閣不知粉皮惹水遇雨則溼浸內透坐馬者衣袴皆溼大爲
利害不若用黃油皮韂之及鞍橋雖用高空下用連替摘筈
免有轉側緣涼替與鞍相離上馬攀橋則鞍與替不相黏著
多致攀轉鞍橋墜下馬腹臨陣誤人性命是謂鞍制

靴制

一靴凹合用粉皮熟輭　一凹口合用輭皮帶繫
一靴面及鞍底皆用硬皮　一靴鞋底皆用漆蠟

臣聞馬軍騎馬則吊腿攲斜而兩足可憂下馬則荃刺暗設
而鞋屨可破靴之功大矣然近日馬軍類多脫去馬靴或怠
於附帶而棄之郊野或盜使赤露而東之鞍韂殊不可曉及
考其所自蓋今日諸軍之靴皆用牯牛皮製造故皮性太硬
未著則不能穿足入腳韈凹太深既著則不能擡足起步牽
馬下程則夾破腳砑而久成瘡痍落馬墜地則拄定膝胯而

不能起立不惟肌肉不保且反傷於磨擦其視金賊所製之靴萬萬不同今後宜令韉用輭皮而上則繫以皮帶鞋用硬皮而下則抹以漆蠟其制與今人輭凹泥靴相類而不用釘距是謂靴制

馬鎗制

一正帶甲馬軍一百人　一准備帶甲二十人
一傔兵五十人　一火頭三十人
一額外輜重三十人近添作四十人
一正旗頭三人　一副旗頭三人
一小鎗一十八條

臣聞呈試有四門馬鎗揀指有馬上單鎗岳飛教荆襄之兵有稽鎗射李顯忠教關西之兵令弓手帶鎗鎗手帶弓馬軍之有鎗尚矣自近代善馬射者不善馬鎗所以海隊只選馬鎗一十八條正副旗頭六名其餘皆係弓箭立爲定制不容增減益新刺馬軍新補馬校不練教習不熟弓馬兩手挾弓猶恐不能施放更責以馬鎗兼人之能則彼安能獨辦要之一隊皆係老舊馬軍則令各稽小鎗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數皆係新招生疏之人則令專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頭之額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長是謂鎗制

叉鎗制

一叉桿蒺藜條爲上柘條次之楓條又次之餘木不可用
一穿鬭鎗叉合揀擇鎗大小與筒口相等然後穿套
一造鎗須令鎗頭叉口用鋼筒并鎗身叉身盡合用常鐵
一穿鬭叉鎗先比量桿頭相等大用膠漆麪調塗傾入筒口令盛滿卻倒用桿鬭上庶無動摇脫落之弊至鎗桿朽腐而桿頭猶不脫及雨水不入

臣聞舊制淮東敢死軍多係鎗叉手淮西忠義軍民兵多係鎗刀手刀姑置勿論而鎗叉之弊有四一則近年收買鎗桿全無選擇多用雜色輕木臨用脆折及被脫誤今後鎗叉桿須用蒺藜條楓木赤仙木方免桿身易折二則諸軍穿鬭鎗桿不問筒口桿頭巨細例用銼斫令小便行裝鬭纔遇中物則鎗桿皆從銼斫處斷作兩截今後須令比量筒口桿頭一樣略削放尖不得銼斫令小方免桿頭斷落三則諸軍鎗叉例皆用團鋼打造故倍費磨削虛費鋼火今後鎗尖叉口皆令用鋼鎗身叉背皆用常鐵方免倍費工績諸軍穿鬭鎗叉等軍器只此削得巨細相等便用鐵釘釘上鎗頭叉頭以故臨用或鎗頭中物而摇動脫落或釘頭入木而桿頭損折今後須令煎膠入漆和麪調塗傾入筒口方行穿套庶免動摇傷折是謂叉鎗制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八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九　　雙忠錄二十

治安藥石

采探之法五

采探

臣聞兵家之有采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爲廢人采探不設則爲廢軍耳一身之聾瞽徒能廢吾之四體而三軍之聾瞽則其所廢者可勝計哉故候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煙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候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鎬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賊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禽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於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

據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兵至城內簫鼓未絕皆由其無采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閒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漏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䳒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衡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柏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錢則私通権貨河南之地如其室家商虢之間即其堂闑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閒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采探之法視爲何物甚至邊候不嚴邊鋪不設無賞賚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

境探不入賊盱眙山陽之於漣海安豐花䳒之於壽春桐柏唐城之於褭信招信濠梁之於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煙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雞犬之聲朝昏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勇怯蓋殆若異世之事耳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閒諜明遠斥堠則屯邊之兵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采探

候望

舊法日遞烽煙其弊有四不可用

一煙霧　二暴風　三雪雨　四塵埃

舊法夜用烽火其弊有三不可用

一風雨　二煙霧　三塵埃

新法日遞旗號有三不可用

一陰雨　二煙霧　三塵埃

新法夜遞金鼓有五不可用

一地遠　二風逆　三暴雨　四賊鼓　五谿澗

臣聞兵法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聽不相聞故爲之金鼓所以傳遞相報瞬息百里而非人力所能及也然舊法日用烽煙謂如燒一煙則賊不至燒二煙則賊塵起燒三煙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有四一則煙霧罩占二則暴風吹散三則雪雨昏暗四則塵埃遮蔽此烽煙之不足恃也舊法夜用烽火謂如舉一火則賊不至舉二火則賊騎至舉三火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有三一則烽火以雙隻而見賊之遠近陰雨晦冥則雙隻不分二則烽火以縱橫而見賊之東西遇煙霧則縱橫不辨三則烽火以巨細而見賊之多寡遇塵埃則巨細不測此烽火之不足恃也新法日用旗號謂舉青

旗則賊不至舉白旗則賊塵起舉黃旗則賊騎至舉赤旗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有三一則陰雨而不辨其高低二則煙霧而不辨其青黃三則塵埃而不辨其遠近此旗號之不足恃也新法夜用金鼓謂如一金一鼓則四顧平安二金二鼓則賊兵發動有金無鼓則賊步起有鼓無金則賊騎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有五一則相去太遠聲音不聞二則風勢不順聲音不接三則暴雨擊剝聲音不辨四則賊振金鼓聲音混亂五則谿澗湍急聲音交雜此金鼓之不足恃也四者之法既不足恃故山林江湖之士有所謂聚探硬探之法者良所以濟四者之不及也然此四法行軍用師不可時刻廢廢則爲人掩襲是謂候望

聚探

淮東

一外沙官莊馬邏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喻口差官部轄所以探東海山東海道動靜

一橫溝渡塘磨盤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楚州差官部轄所以探漣水淮陽狗山動靜

一小清口柴陽龜山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淮陰差官部轄所以探撩林利國清河動靜

一柵頭河口明王山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盱眙差官部轄所以探泗州靈壁虹縣動靜

一淮陵浮山朱莊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招信差官部轄所以探五河口故郡鳳凰山動靜

淮西

一黃谿義館石阜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濠梁差官部轄所以探濉河蘄縣鼓樓岡動靜

一延陵馬蚌沙澗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渦口差官部轄所以探宿州清河渦河水陸動靜

一孝義新城墩澗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合肥差官部轄所以探顏莊故鎮河下蔡動靜

一茅澗石澗會村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花靨鎮差官部轄所以探慈鴉權場壽州動靜

一紫金山淝口渒口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安豐差官部轄所以探顏灣潁河西正陽動靜

已上各係躡逐到上件地形高險可以登陟望遠置鋪去處邊郡將帥未嘗討論者自渒口以西至梁安灘蛤蚌及漢江八十一烽山皆有望坡此難概具

臣聞獨力所勝不如兼力之爲輕假目於人不如親見之爲審事之出於獨力之所成就者有不若兼聽集視之爲易得

其真至於事不切於其身利害不係於其心者往往失於不知緩急之變采探之法尤患於此況夫采探之遲速係乎三軍之勞逸采探之得失係乎三軍之勝負采探之吏乃萬人之司命一將之權輿也故古人於先鋒立將白旗立隊剳探立鋪皆所以重采探專候望也然舊法惟令安豐有警則特令安豐之兵傳報花靨霍邱等處盱眙有警則特令盱眙之兵傳報招信淮陰等處不知安豐之人視霍邱花靨外戍爲不足恤兼安豐受敵方自顧不及奚暇恤其所謂花靨霍邱之事盱眙之人視招信淮陰別軍爲不切之務兼盱眙受敵方自顧不暇奚問其所謂招信淮陰之事此斷遞之患每見於邊鋪死鋪之患每聞於邊探也況入探不遠方見塵埃賊已鄰境急報本戍已爲稽緩復何責其能報他所之營壁是皆立治不良爲謀不審臨敵之際多至誤事今日聚探盡革

前弊謂如沿邊十五鋪每鋪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越遠近交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聚探

關遞

一硬探謂選募膽勇材士逼入賊境必更探知虛實

一游奕小探謂揀募輕捷驍勇馬軍往來於邊鋪候望不到之地探伺虛實

臣聞立法之不詳故臨事而多闕人力之所不及事皆可以言天而兵家獨不敢以言天故烽候之相遠利害不得而周知探訪之不密動靜不容於偏覺而後有硬探游奕小探之制皆所以濟數者之不及也硬探謂遴募膽勇材士遠出賊境必要探知賊人虛實謂如安豐硬探直至龍灣穎口等處盱眙硬探直至臨壁青陽等處游奕小探謂揀募輕捷驍勇馬

軍往來於邊鋪空闕去處必要探知賊人消息謂如安豐游奕小探常出沒於花靨渒口夾淮等處盱眙游奕小探常往來於龜山柵口夾淮等處硬探則差出之日重借資賞日幫五券合千頭目人又加倍支候其探伺得實即令正補仍令添支錢銀買覓閒諜招募姦細其有賊將至而不知姓名賊軍至而不知多寡並依軍令游奕小探則差出之日亦借資賞日幫三券頭目合千人又加倍支候其采探得實即令正補亦令添支錢銀以助其用其有誤事並依軍令如此召土豪則有其資買閒諜則有其具被邀劫則可以贖軀遇關河則可以逃命是謂關遞

密辨

一掠候　一誤候

臣聞有閒可乘不可謂良謀有弊可指不可謂良法候望之法固足以測敵人之遠近而其弊患所在世將皆未之曉也故候望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謂烟火則蹂踐而不令然炙烽火則漂灑而不令點舉旗號則拔去而不令展布金鼓則掠去而不令鳴擊此掠候也吾則有聚探關遞之法二曰誤候謂煙燧則易一煙爲二煙三煙而使吾軍之不知其情易一火爲二火三火而使吾軍之不諭其事旗號則易青爲白而使吾軍之不辨其色金鼓則易金爲鼓而使吾軍之不得其實此誤候也吾則有暗辨之法煙火則三隱三見三聚三散敵不知其數旗號則三高三低三展三卷敵不知其節奏金鼓則三擊三止三急三緩敵不得以傚學是謂密辨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九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十　　雙忠錄二十一

治安藥石

戒飭將帥之道四

將帥輕死

臣聞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閒者其見面盎背惟忠與義而已忠義不足而徒欲全生雖堂堂六尺備冠具裳存亦亡耳朝聞夕死聖人可之殺身成仁君子不恤古先聖賢龍逢比干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爲恨是知見危授命以身徇道乃古人亙亙之節而明哲保身全身遠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爲耳苟無愧於忠義則死奚足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入慮有圍困後世所以議鄧艾梁惠王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至於國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於龐涓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戰他日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爲秦土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國辱爲萬世笑今之爲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願效一死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吁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奮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之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之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自今宜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沈厚不撓爲法以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至倒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死也寇將率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廟筭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禽邪將忘命以死戰邪吁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當死終死於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倖生者之戒是謂將帥輕死

將帥好戰

臣聞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祕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之事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也夫鬬勝負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爲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敗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邀整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衄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亡梁惠王敗辱於齊楚喪地於秦蓋專於糜爛其民之戰故王者有征而無戰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善舍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鬬未有得已而鬬者也臣愚欲望朝廷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則臣之後篇亦其萬一若夫鬬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地臣所不取是謂將帥好戰

材財相用

臣聞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材之於財其音雖同其爲物則異而其爲義則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不歸之於他而獨歸之於財志食貨者亦以財爲役天下之具古人閒人之君臣報人之仇怨未嘗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心於圖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荆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顔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牀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貲散施鄉里朋舊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他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爲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巖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今之將帥率昧是道不知人材之得失係乎貨財之聚散顧以爲財不可妄用與其奢而不足不若儉而有餘賞不可濫予與其散之於人不若蓄之於官吁鹿臺之財紂不散而散於周殽函之粟秦不散而散於漢三軍之衆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閒謀以破其腹心之謀求鄉導以乘其藩牆之隙非有賞賚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爲我用哉不然鄙吝之私一萌於臨財報功之日其視士卒之身爲秦人越人之肥瘠當甘苦患難相同之日猶不能與我均有其所有則分國而王他日必無是理而兎死狗烹之喻將見於吳人未滅之日矣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欲望朝廷明詔大臣厚賞賚重恩予無令將佐聚斂貨殖專欲誤事是謂財材相用

豪傑爲閒

臣聞孫子論閒之一篇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屬何伊摯呂牙之能爲興亡也哉蓋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爾窮秦實無人始爲可圖季梁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閒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已去爲足慮不以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造邦之臣之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爲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我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爲忠臣爲義士遺之於郊野棄之於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得之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於敵則適以資姦宄之策古之聖賢務擥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略延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啟其無鄙我之意斯爲善耳不然則楊朱之歧多於南北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豈不畏哉豈不畏哉自今宜令二三大臣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萊使無逸於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於細故將見襄淮之魏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劒客煙波釣徒風聞霧集臂奮鼠鼓求備吾之采擇矣是謂豪傑爲閒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十

治安藥石

守邊待敵之策二

禁涉

臣聞吳魏之爭不相與鬬智角力於長淮平阪之地而蒙衝鬬艦終歲勤動於東關濡須之間凡經數年蜀魏相持之地西自上邽東至宦渡皆足以抗孔明劉禪之師而仲達諸將乃沾體塗足於渭濱蕞爾之地何邪蓋人力所至不如天險之易守巢渭之得失三國之勝負係焉此夾水立隖之策所以力行於仲謀而吳人之江東安背水爲壘之策力爭於孟德而渭南之地至是始非蜀有矣夫長淮百倍於東關何吳人力爭東關而今日之不守淮漢江十倍於渭水何魏人死戰渭水而今日之不守漢況我國家兼有吳蜀之地而無吳

蜀守地之謀全有淮漢之險而無淮漢守險之策有志之士其能恝然於此邪且載舟覆舟天下之險莫過於水向水背水天下之巧莫出於兵因天下之至險以行天下之至巧此兵家之上謀而今日之急務也夫淮之爲水清汴穎渦蔡可以通虜道者五漢之爲江祕白舟甲洵洋可以入賊境者六二水之險百萬之師莫越也諸將於此料其淺深闊狹之勢而曲爲之防隨其順逆利害之處而切爲之備則不惟淮南之地可保無虞而漢北之地取若探囊淮南之區可以自固而淮北之區殆若唾手而今日之事不足患矣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臣未暇詳究也請舉其略而敷陳之故懼其淺而步騎可涉也吾則曲鐵爲鉤曳之以索謂之聚鉤所觸無不死傷直鐵爲鍼透之以木謂之沙鍼所過無不殘滅搥竹爲索紐篾爲刺謂之水毛蝟所以錐涉者之肌膚斷木爲軸

釘鐵爲錐謂之水蒺藜所以刺水兵之脛股煉竹爲筌伏之泥滏謂之踢筌所以毒人之腳面理柘爲距置之沙淺謂之雞距所以碎人之腳板凡此六者雖有灘磧賊安能涉我境哉懼其深而舟楫可航也吾則綴鐵鉤於浮筒之上謂之浮鉤遇賊船則底版可沈繫索網於江流之中謂之拒櫓遇賊船則槳棹可得采緜穰采禾稭以裹賊船之梢舵而杆櫓難搖割纏蘆割藤蔓以礙賊船之別水而車板難蹋水勢湍急則立刀口木而使賊船之底不鑿自破水勢浩渺則立曲膝錐而使賊船之板不錐自透置挽索於水底使賊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家謂之神繫卓倒纂於水渦使賊船榛之而旋轉千帀兵家謂之鬼鑽凡此十者雖有舟楫賊安能及我岸哉懼賊兵浮罌浮環以襲我之津岸也吾則造木杵造谿水於灘磧而賊不可用懼其駕飛翼搭浮橋以跨我之河道也

吾則造火牌造橦筏於急流而賊不可施懼其紐蘆束葦以濟也吾則斷木爲查手木穿木爲阜角木置之半渡之處而使其物之不可施懼其附纜結桿以濟也吾則橫木爲闌河連木爲截河置之未渡之時而使其具之不可至懼吾步岸之易登也吾則立伏牛交馬使賊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懼吾濠塹之易通也吾則釘暗樁使賊人之船[redacted]蓆不可以順流懼賊船之乘風而前也吾則有撩風搨水以絕其帆檣之不可過懼賊船之拽縴而至也吾則有礙竿虛木以阻其縴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則占其上流立堰板以灌其軍彼勢闊而我勢狹吾則因其勢堆沙囊以汲其卒賊船迫岸則立四索番車以碎其船賊卒上岸則立獨面暗棒以掩其卒淮自桐柏以東沙淺可渡之處凡一百一十有一而備禦悉嚴漢自復河以西灘磧通道之處凡八十有九而

備禦俱設詳其禁涉之法制其絶險之具賊雖帶甲百萬糧運千里徒使連泗宿亳之兵流涎於淮堧而不能絶我淮水之波唐鄧陳蔡之兵張目於荆峴而不能越我漢水之險此其爲利顧不偉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祕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爲浮橋欑鉤以拒彭之船艦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鉤而述兵以敗章昭達征嶺南賊爲竹籠盛沙石以拒昭達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斫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拒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大筏火炬之燒杜弢之禦晉師可謂盡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而不能免周訪長岐棖之拒是皆敗於輕泄而貴於善祕至若今日淮漢守禦之策缺然不講一灘之險守以數夫之義勇

徒有以啟賊人餌餒之心一渡之津防以數夫之鄉兵反有以省賊人辨認之力舍淮泗千里之險而退守大江則藩籬毀而門戸可憂棄襄漢萬全之利而歸保峴城則脣頰亡而齒牙何恃欲望朝廷急令邊將講求禁涉之法保淮則淮甸可全而長江之險不被其平分保漢則荆襄可守而唐鄧之區可行於掩襲儻以爲淮不可守而退守大江不知江不可守則又將退守何地儻以爲漢不可守而退守襄陽不知襄不可守則又將退守何所願陛下急賜施行無以爲書生之常談而忽之此臣所謂禁涉之大略

觀釁

臣聞兵家論整整之旗則曰無邀堂堂之陣則曰勿擊何畏盗爾也葢善用兵者惟因其釁而已釁之未至雖臥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爲緩釁之既至雖一日一夜去關與九十里不以爲速夫釁應於我者謂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釁之在人其別有二有天釁有人釁故釁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釁出於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所謂天釁者一曰淫雨連作營壘卑溼人馬泥溢筋角解脫二曰久雪謂積雪尋丈草木氷結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廬舍摧倒塵埃四興行陣不分四曰大雹謂霰雹亂擲人馬驚擊帷幕破傷坑塹填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天鼓夜擊星流彗掃墜汩其營六曰妖祥謂鼎釜自鳴戈甲自動瓦缶有聲屋舍搖撼七曰暴水謂江漲河決潮作泉湧漂蕩寨伍淹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晝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披帶不及九曰雷擊謂風雷電雹震擊營壁燎灼林木霹靂梟石十曰旱魃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

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人疫謂久負苦役士多病恚次舍卑溼士多疾疫遞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甘芻秣不時勞佚不節一馬受病百槽傳毒是謂天釁凡兩軍相持釁見於我急宜厭避釁見於敵急宜乘擊所謂人釁者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空便未知行陣未定二曰涉水謂道遇谿澗急涉未得城有濠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溢人馬勞役三曰分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貳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閒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絶糧謂糧食不通三軍外掠漕運不繼將士飢餒六曰未合謂抵暮入營行陣未設達旦出隊擺布未定七曰陣亂謂鼓不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謂涉險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雜謂將帥離心而士

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十曰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嫉易生屯戍無功而閒諜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鬬而遇敵驚惶將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恃勝而將佐驕矜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閒謂閒諜得實而營壘可破十四曰下離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曰內變謂家國多難災變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山爲固而忽移營於四達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於圯陷之地是爲人釁凡兩陣相持釁生於我則急使秘避釁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爲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任乎釁而已故勝兵先勝而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勝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今日沿邊諸道將帥所謂天釁者不知其爲何物所謂人釁者不知其爲何事

兵入宿州天雨不止正犯天多淫雨之戒師宿蘄縣澳水暴興正應半渡可擊之法不惟天釁之不知且反以在我之釁而示敵人以可破之機矣蔡州之役大將欲進而制領已歸泗州之役士卒欲守而招撫先遁不惟人釁之不曉且反以吾師之釁而獻敵人以可投之隙矣欲望朝廷明詔將帥使循觀釁之法深溝高壘觀釁而後動銳兵利器待釁而後發多設閒諜厚賂采探有釁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決無釁可乘則外閉其營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觀釁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録卷第十二　　雙忠録二十三

治安藥石

足兵便民之策四

勸募

臣聞聖賢之舉事所以不令而行不約而從者固自有感化之道至於驅之以刑罰而民猶彌違迫之以勢力而民愈我戾者皆狃於蹈常襲故之中溺於形格勢禁之內而未得夫感化之妙也弧矢之利發於東而西自應桔槔之利運於左而右自隨天下之理未有無激昂勸勵之術而能直施之者國家近日招軍惟知給降度牒官誥發付諸州變賣以供招軍之費不知省部倦於行移而州縣視爲常度告命積於架閣而支遣急於星火文榜徧於通衢而投買幾於絶跡是何調度之勞而成效之邈邪殊不知以官誥度牒而賣錢則錢

難賣而倍費支持以官誥度牒而招軍則軍易招而兩皆徑便益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牆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葢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雖優之以免銓比之以奏薦而民閒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閒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閒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祇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等差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爲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並依軍功轉行立爲定制畫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剃一僧招軍一百人與剃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

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省運

臣聞士不齎糧古人所慮師不宿飽智者所憂蓋養兵所以衛民豈可爲兵而殃民哉此省運之說不可不講也韓信有百戰百勝之才非蕭何之不絕糧道則何以成誅秦蹙項之功孔明閒關百戰卒窘於餽餉不足終身於區區之隴蜀不能復中原一塊之土是知兵食之有餘不足可以卜事業之成否而轉輸之勞漕運之苦有司皆不暇恤也況夫用兵之策莫大於足兵足兵之策莫患於擾民擾民則心失心失則怨起怨起則釁生釁生則吾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蓋足軍則民力必勞裕民則軍食必缺較二者之重輕蓋有不容偏狥其說者果何道以處此哉興屯田以省支費浚水道以便轉輸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屯田之策姑置不論而水運之利蓋

有可考者蕭何發敖倉之粟以飽韓信舉秦下趙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以濟江陵荆州官渡之兵萬山之閒跬步千里乃寄漕於木牛流馬而藉其力於嘉陵一江之水隋人開汴水以通淮漕吳人置京口閘以通江南之粟是皆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濟人力之不及況今日屯兵之地非依淮泗之利則憑江漢之濱非通津於淮東川澤之鄉則接境於巢湖芍陂波濤之險初不勞一毫開鑿之力而今之漕臣皆不能講求溝洫討論源流修塡起塞修廢起舊以備緩急轉輸之用乃驅塗炭之民肩山阜之粟齎萬死之命赴千里之役中有室家流離之憂外有霜雪暴露之苦進有賊人虜劫之險退有監臨驅迫之誅一戍樵蘇千里魚肉其可不求夫形勢之便川澤之源舟楫之利而使征夫役吏息肩弛擔邪迫淮自盱口至山陽自山陽至淮陰

自淮陰至招信自招信至盱眙則高郵邵伯皆通大江風帆浪楫一日千里何待於肩運邪自濠梁至定遠自定遠至渦口自渦口至合肥至南巢則大淵淝水皆通巢湖檣杆所指一舟之載萬夫之負何待於肩運邪自花靨至安豐自安豐至舒城自舒城至北峽自北峽至三灣則烏沙陶域皆與芍陂巢水相通決堰作灘猶勝於僕僕道途顧何在於重勞民力也以至德安則有安河復沙則有復河郢州則有漢江襄陽則有襄江荆門則有淇漳二水京南則有千金一隄以至華陽棗林青崗白石皆有小谿曲澗可通漢右惟能葺治水道川陸俱運坦夷則車推轂載馬駝驢負險阻則舟行纜解風送水流不惟可以少紓民力而糧出多道亦可以免斷劫之患至如淝水可以灌合肥東關可以灌西縣黃姑可以灌廬江烏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桐城吳塘可以灌龍舒

芍陂可以灌安豐西流河可以灌英六復河可以灌復沙楊林江可以灌歷陽後湖可以灌鄞都凡川源之於州縣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毫末不差此又江湖不傳之妙是謂省運

廣士

一輕捷將　招善上竿立索者充

一聽望將　招耳聾目瞽者充

一筋角將　招善製弓弩者充

一偷劫將　招善攻營襲寨者充

一波濤將　招善弄潮泛水者充

一煙火將　招善飛煙走礮者充

一伏兵將　招善搜伏隱蹤者充

一游獵將　招善羅弋禽獸籠檻教使者充

一樓閣將招善緣牆上壁者充
一窟穴將招善穿窟穴者充
一洋海將招善識海道者充
一風雲將招善辨風驗雲者充
一閒諜將招善槩探事務者充
一鄉導將招曾歷內外道路者充
一皮革將招善熏皮雙綫者充
一樓櫓將招善斤斧繩墨者充
一油漆將招善煎油髹漆者充
一機柱將招善機織羅錦者充
一鋒刃將招善煉鋼圜鐵者充
一丹青將招善揮染繪畫者充
一機巧將招善雕鐫裝塑者充
一醫人將招善醫人病者充
一醫馬將招善醫馬病者充
一毒藥將招善修合藥餌者充
一辭說將招善游談辨說者充
一營寨將招善辨形驗勢者充
一孤虛將招善灼龜揲易六壬太乙者充
一潛身將招善無火夜行者充

臣聞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王霸募市中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遇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材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爲定法及等仗者方爲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爲刺補

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材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材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材佐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技兼習武藝戰鬬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實邊

臣聞漢募民塞下而匈奴不犯唐招募雄邊子弟而劍南以平前日淮漢之民相望千里其不死於兵革者皆流徙於江

南諸郡大江之南山多田少平居無事猶藉兩淮全漢馬駝驢負川推陸運以給歲月今淮漢之民反聚食於倚糴之地是宜米價騰湧併與江南之人均成餓莩甚至都城之間張指於道者步武相踵朝廷惟知行下淮漢州軍召人歸業不知淮漢之民疲於科需憚於征役視守令如仇讐畏吏卒如虎虜今雖摩頂放踵挈而置之袵席之上彼亦將疑彼有司拘籍爲伍復驅而之死地耳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沿江渡口一帶州郡沿路夾截官舍寺觀置爲程驛措置錢糧各給小券分差官吏置局起發限以里數拘以程限分道立驛遣還原所先令有司立爲賞格出榜曉諭淮漢土豪形勢之家招集其鄉里招收其佃僕結爲甲伍使之總轄計口給券沿路批支候歸本所無屋可居者給瓦木無田可耕者給牛種招集千人者補副尉三千人者補承信郎其多寡遠近以此爲

差如此則不惟淮漢之土豪形勢咸願鼓率流民以歸鄉里將見江浙富民亦願輸其家資倡率土民渡江以求招致之賞矣是謂實邊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第十二

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即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覯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閒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翠微北征錄跋

翠微北征錄宋華岳撰事蹟見南征錄跋此錄十二卷卷一平戎十策卷二治安藥石自序卷三軍國大計卷四邊防要務卷五破敵長技卷六將帥小數卷七卷八器用小節卷九采探之法卷十戒飭將帥之道卷十一守邊待敵之策卷十二足兵便民之策治安藥石是進書之名餘皆子目

四庫未著錄宋藝文志省通志郡邑乘亦不載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見此書有顧襇賓跋云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閒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今從錢塘丁氏十萬卷樓鈔得是即傳錄瞿氏本盧抱經志補云十一卷顧云依此是十二卷俗本誤并其一卷盖盧云十一卷者專指治安藥石言顧云十二卷者連平戎十策言按治安藥石自序云四十一篇分四卷是此書實祇文兩篇攷爲五卷或十一卷或十二卷均非原次也然無他本校定祇可仍之亦世希有之書也光緒庚子五月五日同邑後學劉世珩跋

孝宗嘗有志恢復高宗苦禁之至三敗而帝之志隳矣宋之終失中原魏公爲之也舜臣乾道間進士蓋一時議論如此其書徒作憤激語而亦無設施實際視李仁父六朝通鑑博議遠矣　芸楣識

嘉慶丁巳清和[illegible]

江東十鑑

宋李舜臣撰

周瑜赤壁之鑑第一

臣聞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險狠之資潛移漢祚義師之定於江東者操所不便將遂并吞之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之衆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下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藐其魏魏而疾攻之一舉而焚之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瀕死義師之氣遂大振于東南六朝舉江左以圖中原此爲第一機會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蹙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卹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將躡之則彼衆可以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劉權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平其意以爲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啻便足于是關羽周瑜襟處南郡而劉豫州亦遂駐兵公安聚三雄于荆州而縱曹操于河南則是曹操以荆州爲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荆州而繫三雄遂至于頡與息爭而倒戈自攻此何爲也哉至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荆州之罪也且荆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則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足以撞敵人之胷臆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謂孫劉之爭荆州當爭之于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之于赤壁既勝之後何則江東之師聯鑣並轡才過襄鄧則荆州已為荃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于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荆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借荆州明日分荆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荆州之故内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于度外逮夫襄陽之役關羽方入于樊城而呂蒙摇櫓之聲已傳于江陵關羽才死于樊城而先主七十餘屯已出于白帝兵連禍結又復三年是時操死丕立中原之釁正當可乘而吳蜀方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自以干戈相向張溫趙咨之徒奉吳之聘以講于魏者蓋無虚日至于辛毗任子之請辭之不可然後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長以兼天下之説始用吁已晚矣故吳自濡須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間如吳克石亭則蜀圍陳倉蜀出武功則吳向合肥謀不為不同力不為不并然是時魏居中原植本已植位號已定其釁之隙可乘如曩時矣間有攻一城取一邑麾兵相敵僅能克之往往得不償失空自疲衰其失計也甚矣向使赤壁既勝之後移爭荆州之心以爭天下因操之敗窮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頓息而漢之日月重光則當塗氏之子孫安得有

如今日之陸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狹志小而謀疎知有荆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機會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觀則周瑜等兼逐曹于華容而使之歸于許洛者乃所以除地于荆州以待孫劉之爭耳可不為之長太息哉雖然漢自建安之末吳自為吳蜀自為蜀固不可强連雞之栖以圖中原其取荆州之地而中分之尚無足多責而東吳之君臣蚤望畫江而守之初未嘗有志于中原故魯肅首陳鼎足江東之計止有欲包有荆楚而呂蒙閒陳規取關羽之計亦欲全據長江其謀取荆州則久之而其進圖天下之計則未之前聞也宋宣嘗因石亭之勝請進取壽春以窺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許洛而吳王弗用吕禮嘗因魏氏之喪請西命益州以并圖大舉而吳王又弗之省五十餘年之間命將出師攻城畧地東不過合肥北不踰襄陽抑嘗征夏陽圍新城攻六安然夏陽之役荀禹乘山舉火則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親至壽春則又退六安之役司馬仲達引軍救樊則又退其輕出遊兵姑欲抄掠緣江之一城一鎮而已非眞一舉而取中原者也其棄蜀而講和于魏取荆州而全據長江者亦吳之君臣胸懐本趣云耳可勝惜哉善用江東者前監東吳之陋而勉圖混一之功庶幾車書混同之效發軔于東南以振江東之氣則天下幸甚

祖逖譙城之鑑第二

臣聞晉都金陵非吳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孫自琅邪藩邸而來江東昔藩等推為盟主而翼戴之其位號居正而石勒以㞐起之奴隸縱橫中原其醜其惡十倍于曹操江東臣子奉帝子之義兵而以順攻逆宜乎其易與也然石勒乃一時之魁猾而附之以石季龍之驍暴東郡之戰死者十餘萬人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獨惟范陽祖逖捕蛟不敢少遺餘力譙城之役大破勒軍蹴勒于黃河之外使之勢窮情屈而講和之書迭至于豫州之麾下石氏之氣蓋索然矣當此之時因其解弛縱怠之隙而推鋒越河以掃除其遺類豈不快哉夫晉之君臣其廟謨廷議殊掃人意逖才一勝未及再舉而劉隗之謀遽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節以臨以逖之慷慨英發勇于進取而乃受若思之節度甘于羈制竟以憤死則是石勒未嘗損一金而反間已行于殿陛之間如劉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為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謬一至于此曾謂江東宰相有如王導而無一言以救其失欲請移劉隗之罪以罪王導且外域之入中原前晉者未嘗有也自劉石倡亂蹂踐諸華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驚逃中原之州郡牧守聞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虀粉之以快其憤而劉石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譙城之戰幸而勝之是時元帝即位之初年也天下之所觀望人心之所激昂正今日導為江東宰相固宜乘此機會力請大駕起江南侍衛之師而席勝渡江出壽春向譙城以為祖逖後距則逖之聲勢益振而義師之勝氣自倍繼而聲逖之勝以激四方勤王之師以一檄移山東使曹嶷慕容廆之徒自青兗至以一檄移關西使張軌司保之徒自秦梁至以一檄移河之東北使劉琨邵默之徒自并冀至使四方豪傑知帝之能旂鑾輅近向河南必將雲合響應會于輦下以助逖之進掃除壁紛而修復舊都當自譙城之勝始惜乎以導之相晉其謀謨才略號為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齊至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導不能勇之之當元帝即位之初四方征鎮環起而望之不幸中原割據道路梗塞一聞舊君之子因義師之勝進幸中原則其為響應與齊威公之時何啻十倍豈意導之相晉曾莫勇為之當逖既勝之後勒之勢窮情屈正自可乘而導終不能勉奉親征之駕出建康以向譙城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討石勒明日檄諸鎮以會河南河南之城晉之陵寢在焉晉之子孫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號名天下之師四方征鎮誰復至者致使逖之在河南犄角無助獨以一身搏戰于雍丘之前而又輕縱劉隗俾之引澆薄無功之人以沮軋至此何為者邪逖存而河南存逖亡而河南亡晉人之所以沮逖者乃所以棄河南也故逖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死未幾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圍譙城置王陽于豫州驅祖約于壽春已而郗鑒以鄒山之軍退保于合肥卞敦以下邳之軍退保于盱眙劉遐以彭城之軍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寇難益熾猶之決一世之　以縱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間非但河南之地無以堅凝而兩淮保障亦因以動搖勒之慓悍因得以再窺江東門戶于一重之外而終元帝之世竟為不討之讎蓋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會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寔足以聳動天下之心而河南之捷又足以大鼓義師之氣席勝除殘正在此舉而晉人甘自棄之彼劉隗不足責則非導之責而誰責耶抑嘗論之元帝之渡江寔王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導本謀而導之所營則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讎屏之江外若無預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陽軍中大疫死者大半其疲敝可乘也而導不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霖雨三月不止其飢困可襲也而導不襲張賓謂其欣于敵去必不以奇兵掎擊蓋足以窺見導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諉者是時敵人方且奄至江外勝負未交長驅席卷勢亦有所未便乃若逖之于河南則不然設奇制勝敵勢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書通好而欲遂講和其窘蓋可知矣夫合勤王之師以乘其敗怯之餘此固可以為萬全之舉而導亦未嘗少主其意議何耶意者導之相晉專務姑息才得江東怡然無事以延

歲月便足自慰藩維之在江外者但欲羈縻而已非真能翼戴人主合諸侯而一天下者觀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殺周顗而導不能救庾亮召蘇峻而導不能止卞敦不赴國難而導不能戮郭默輒害劉嗣而導不能問一時諸將如賈寧等輩多不奉法而導不能懲以此窺之則導之為人蓋偷安苟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國之功而初不知外合諸侯內興王師以為恢復中原之計此劉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說而使祖逖發成欲就之功遽爾中輟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嗚呼閫外之謀與朝論不協則有為之功動多破缺由古以來每每如此而譙城之勝尤為可惜者蓋以元帝即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勢而甘自棄之故也乃今真人撫于東南九州四海皆所屬心焉冠劍大臣密贊廟謨者宜視此為鑒以進江東既勝之師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褚裒彭城之鑑第三

臣聞馬上之不可以久安長治也尚矣方石虎強盛之時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子子孫孫永無後憂蓋謂江東不足慮而中原未必有變也一旦爭奪之禍起于諸子石韜之血未乾而張豺之謀已啟石世石遵石鑒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殺奪自元海以來骨肉之內自相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褚裒乘此之釁舉兵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師襁負以降軍門者

以千計朝野之士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衆之此舉固已有混一天下氣象使其席勝長驅有進無退則毡裘之生聚自此無遺種矣柰何衆之所出非自中指行師而朝議不許師退而佐兵不繼出未踰時而遽以王龜之敗名元師以班師使之南轅反旆還入京口當此之時非惟山東河南之失望而河北二十萬之遺黎業已渡河而無所依附悉入于健等輩垂涎之口江東君臣其　兵縱敵之禍可勝言哉嗚呼晉人之縱兵敵蓋非一矣石氏自遵鑒而下一門昆季既已內自相殘而冉閔石祇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之日一時英雄各懷去就而莫適為主數年之間相繼款附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者不絕如綫苻洪以冉閔之故遣使請降而苻健以麻秋之禍則又稱爵以聽王命姚弋仲以石祇之滅稽首來歸而姚襄以弋仲之死則又單騎以至壽春冉閔以石鑒之誅臨江告晉而冉智以慕容儁之禍則又奉璽以求兵助此輩狼子野心詭詐百出其來致款附者雖皆非出于誠然而亦必內有變故然後肯為此舉使江東君臣真以恢復中原為志因其獻款之隙或屈而臣之或從而殲之則兵戈之禍必不至蔓延于天下豈意一時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龜稍敗而褚衷之軍俄已名歸繼此之後不復再出中原豪傑一切縱之而不問其亦何心哉且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人不

可以噎而廢食將不可以一挫而班師是以李廣前鋒之失利不足以寢衛青伐敵之兵高霞寓偏師之少却不足以沮裴度討蔡之志而況衆之時敵勢極衰人心極順三勝一失何足損威縱使當時君臣謂衆非長慮謂衆為不武則天下獨無人乎不過別選賢將從而代之如鄧禹關中之敗代以馮異而終破赤眉郭子儀滏水之敗代以李光弼而終破安慶緒可也而何至名元師而班全師彭城之役既已坐失機會而乃令年以故師之號命慕容儁明年以信都襄國之號命苻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號命姚弋仲及其子襄客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一但惟以方州遥授以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虛爵羈縻此曹寘于變故應既受命而封豕長蛇之性自若也故附款未幾而旋又背去苻健則自枋頭以入關慕容儁則自幽州以入冀姚襄則自許昌以入洛前日之稽首請降而願受封爵者今復起而為勍敵一于関河許洛之間中原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鄙雄之手而晉人方且弛然安臥若不知覺豈東晉之人才立江東之廟社而遽忘中原之陵寢乎嗚呼粤自永嘉之亂晉遷江左其立國于金陵者姑寓云耳綿歷數世之後而在朝已無中原舊臣後生晚出㮣于見聞遂以為晉之廟社實在江東為晉之計者止當限長江而謹守不當越長江以僥倖一有議及北征則爭相沮抑

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嘗欲出田襄陽而蔡謨難之石虎之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陸而孫綽諫之至是裒之戒嚴勝勢已見而朝議又欲沮止雖其後商浩之出稍自中止而王羲之之徒蓋未嘗少許也庾亮商浩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姑置勿云而褚裒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應志渡河以來歸而關中豪傑又復在石苞以應晉此天下將遂混合之時也晉之諸臣乘此之釁自當厲兵秣馬以與裒共驅不然則選將益軍以壯裒後距而一時權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觀成敗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而又遂　韓盧東郭所以俱斃之之論而沮斁其事肉食者鄙例無遠謀其敗人意如此為國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家者果何賴耶嗚呼晉自建武以訖永和歷世凡五歷年凡二十有七平時嶄嶄常恨中原無釁一旦獲遺而蔡謨之徒乃多出懦語以𠞰褚裒之肘遂使恢復之功俄成而壞而後世搢紳之士拾其遺迹而論之尚以謨等為謀國得策如此則是東晉之君俱嘗拱手環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寢無時而可復也昔者蘇晉之亂溫嶠舉義兵于武昌以討之朝士來者皆謂峻之徒衆驍勇無敵今日之舉惟仗天討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嶠勃然變色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于是奮兵從白石壘以攻之一舉而遂平蘇峻使嶠當謨之時而出数語以斥其懦則朝臣之氣稍振而彭城之師

必不至倉卒以名歸豈意冠劍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憤抑而不平故將舉江東以圖恢復之功鬬必先鬬蔡謨之說而後可

桓
溫灞水之鑑第四

臣聞晉自永和以後中原兵火之刼未艾而五部並起紛然而割劇之苻健氏之遺種也而據關中姚襄羌之遺種也而據河南慕容氏鮮卑之遺種也而據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隴以西盡為鋒鏑之區晉之群臣相與熟視其代興而莫敢誰何惟桓溫以一世之豪銳意討伐頻年舉衆搏戰中原如捕蛟螭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縱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永興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墉金墉即今河南之洛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頭枋頭即今河北之衛州也溫軍三出而三立奇功扰亢擣虛直傳賊壘其克敵制勝之功抑亦壯矣惜夫勇雖有餘而進銳退速其北伐之師雖則中入中原而類皆𡚁懊觀望而返返自灞上而關西之望絕返自金墉而河南之望絕返自枋頭而河北之望絕非惟不足以救斯民塗炭之禍而適足堅斯民從賊之心嘗原其所以一金墉枋頭之失則寔自灞上之役始深可為之痛惜也且關西之俗鼓義慷慨過真人則欣慕聞義師則響應故高祖入關則爭具牛酒光武持節而喜見官儀宋武西入長安而感

泣願留廣平王收復京師而歡呼夾道然風聲之所激雖且
翕然而集拯救之不力則俄亦渙然而離故鄧禹之至馮翊
三輔蓋嘗爭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則旋歸盆子諸葛亮攻
祁山三郡蓋嘗遥應矣而亮之遲疑不進則還附曹真當其
聞風趨附而鱗集輻湊者不可不疾乘其會而慰安之也方
溫之至灞上也關中之父子兄弟爭持牛酒以迎勞望官軍
而感泣者無異于漢是時苻健之在長安僅以羸卒數千而
退保小城其勢固已岌岌使溫于此因秦民悅附之心鼓義
師銳勝之氣如子儀關兵南州之日以至誠而動衆如李感
進屯渭橋之時以忠義而感人夫然後迷旗鳴鼓航一葦以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至灞河則苻氏之遺種當叩角稽首以獻降款于軍門不然
則三秦豪傑必將肉縛苻健而開門以納官軍矣豈意溫不
能然當此屯軍灞上隔長安才一水乃睨視長安之樓櫓四
顧徘徊而不敢進未幾而回轅反旆輕徙降人三千餘口以
出于藍田之南此何為也哉溫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傑乎
抑亦係累老弱而歸以夸示于江東者乎觀溫之在灞上王
猛被褐而謁之責之以長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傑所
以不至則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隴上多豪山西將將蓋風
土使然而先漢之世又徙六國強族十餘萬戶于關中是以
秦之豪民日益增衆逮至西晉之末苻洪嘗說石虎徙關中

豪傑以內實京師而洪以都督流人之歸處于枋頭其後苻
健率因枋頭餘衆以入關又姚弋仲亦嘗說石氏徙隴上豪
強以虛秦隴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歸處于清河其後姚
萇率因西州強族以興渭北蓋關中豪傑雄蓋一世以關中
之豪而復攻關中則何往而不濟溫之所徙豈真豪也哉王
猛之在當時極談世事議論英發如猛一人蓋可敵關中豪
傑十萬而溫欵接未幾旋復謝去卒使留佐苻堅為晉人心
腹之患幾三十年非惟不能藉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
以歸晉室何溫之忍為此舉也大抵溫之北伐但欲以功名
取時望非果必攻必取蕩其巢穴而為混一華夏之計是以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其後雖再取金墉入枋頭而旋即班師中原之地若不能一
朝居者其視灞上之役同為一律觀其洛陽之役王述謂溫
初無事實徒欲以虛勢威朝廷而溫之議果寢枋頭之役郗
超謂乃今盛夏之際可以經造鄴城而溫牽引日月竟不能
決則其行兵用師之意蓋可見矣其所以威喪而不張兵退
而無作其兆于灞上之役乎雖然溫之豪傑真可以皆箕羌
氐掃除河洛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終溫豈固樂為此哉嘗
試循其節而逆觀之則所以疑溫之心而啟溫之縱者當時
君相不為無失也且溫之跋扈暴橫固一世之老姦而果敢
激烈亦一時之豪傑籠駱駕馭如漢祖之所以待韓彭者則

其智力當為國用不能則屏之斥之勿使之客易矣兵可也
而晉朝諸公則不能會稽道子之徒頓以温有征蜀之功疑
而不用温之衆才達武昌而遽以騶虞幡住之撓戎之手蠱
置于荆襄之間而乃以商浩之晚才進當征討之任違夫桑
落之敗温始拜表輒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温于是始有輕朝
廷而無必取中原之志其師之迭出姑欲揮戈耀甲間立奇
功以服時望而要九錫耳夫以温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
乃使温用朝廷舉十萬之師出入往來一任其所為而成敗
進退未嘗一問卒使英雄果敢之氣變而為跳梁跋扈之禍
當時無政一至于此其所以不能盡復中原者豈獨用兵之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罪哉寔當時君臣有以啟之耳而或者乃以為吳兵輕果利
于速戰曠日相持則其鋭氣自挫故臨桓用之以征中原雖
暫能得于前而旋復失利于後其厚誣江東也甚矣茲故極
論其所以成敗之迹而為江東一洗之

謝玄淝水之鑑第五

臣聞天意之不祐殘暴甚昭然也苻堅養兵于秦中幾三十
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呑吳會歲星所在輒肎而攻之雖
苻融石越爭以晉室無釁天命未改為言而堅哆然而莫之
恤賊雖無強天厚地之勢何其毒之至此以起而行之一于
江東乎觀其百萬之師直壓吳境須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
而謝玄卒之才可以鉄騎蹂殺之志則夸矣然淝水之北岸
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繼而苻堅挟傷弓之翼以
潛遁而全師潰散相與枕籍于淝水之中吳江之流不斷而
淝水之流則斷當此之時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為人形而
淮淝以北風聲鶴唳皆晉師喧呼馳逐之聲也淝上之捷庸
可歸之謝玄等輩之英鋭而草木風聲之異亦豈玄等所能
為哉觀此則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唱皆造物陰有以啟
之天之祚晉而不祐強暴蓋如是其昭然也晉之君臣所以
勑天之命而驅除禍難者當何如耶且堅之遁自淮淝也歸
未及関而慕容垂叛之既及関而慕容冲叛之一時英雄迭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起而為肘腋之禍天之所以壓堅父子不但淮淝之一敗也
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耶挽吳江之水以
洗関河嵩洛之烽烟其不在茲時乎謝安乗此之釁出廣陵
以指授而謝玄受安之命進彭城以經畧于是分遣諸将以
収復舊封渦頴既定而三魏復降東至于鄄城廣城北至于
碻磝滑臺王師所至旋即破滅茲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
晉師之所經行類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堅在関中則不進
討丕在鄴中則不力攻方丕之與慕容垂相抗也丕軍粮竭
進退路窮而慕容垂亦以歲飢衆潰退保中山堅之與慕容
冲相持也関中大飢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鋭鋒屢挫挫力併

憊此兩虎皆斃而一刺可以兩得之時也使安于此命謝玄
起彭城之軍而率劉牢之劉襲等因穀陽之勝以擣鄴中命
朱序起洛陽之軍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函潼之關以攻
陝右則一舉而關之西河之北悉皆歸晉之版圖而奉晉之
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兖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
而乃令日運米于枋頭以濟苻丕之飢明日率軍于關陝以
為苻堅之助夫淝水之師百萬進此其志欲何為幸而天敗
粮盡兵屈不奮力以勦除之而尚可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
不應于此講也而謝安父子乃舉國之大讐讎以附之相忘
之域致使西羌鮮卑之種反係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鮮卑之祀已復項城之壘猶在而西羌之業已成晉兵彷徨
久之竟無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歸淮滁壽陽之鎮各懐其
本來面目而無所增損則是淮淝之戰端為西羌鮮卑驅除
烏雀也自今觀之其一破百萬非所以為晉人賀而乃所以
為鮮卑西羌賀不亦深可憐哉說者以為是役之無成乃會
稽道子姦諂擅權而不恤國事故託之征役既久以名王師
之歸而不知量宜旋旆鮮甲息徒則亦安之本志也觀安之
受命出征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豈銳于
驅除而身膺碎裂無所顧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鎮
靜之謀多而經畫之謀不多撫綏之功勝而征伐之功不勝

觀謝玄之請間籌畧而安了無所言桓冲之請益兵卒而安
一無所受徒欲外示閒暇以僥倖大敵之不我攻而已非以
為滅敵之計也故淮淝之役雖大敗與運賊徒潰散而安乃
彷徨中原坐觀鮮卑西羌之成則竟以無功失律而班師曾
謂謝安之復晉乃不如慕容垂之復燕也欲觀垂之在秦以
失國之讎嗟臍悔恨求欲以奇禍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堅
起南伐之志舉國以為不可而垂力贊其行蓋欲伺堅之敗
而乘其釁也及淝水之戰百萬之師悉皆潰散而垂一軍獨
全蓋欲俾堅之來而除圖之也唐太宗謂堅之入垂軍為中
垂之計先定于中者如此豈意安之于晉當未戰之初曽無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先定之規而既戰之後了無善後之計也欲尤類盡義而言
之則謝安之清談廢務即王衍之流使衍不敗當作謝安而
安之成敗未白差勝王衍一二而已

劉裕關中之鑑第六

臣聞晉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間氣力雄渾足以扛龍文萬
斛之重者惟一劉裕而已觀其崛起漁樵之間一時英雄皆
以草澤真龍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傾溟渤以洗
乾坤初以舟師浮海徑入大峴而青齊海岱之地一日清汎
然後料兵向西一舉關中銳師驍將三道並進檀道濟則自
淮以向洛沈林子則自汴以入河王鎮惡則自河以浮渭設

奇料敵智勇俱奮已而檀道濟自蒲坂以會王鎮惡于潼關
沈林子越秦嶺以會沈田子于藍田而王鎮惡自渭河則又舉
衣粮船筏順流東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龍驤一軍才
抵長安北門而姚羌父子面縛請降遂使百年之冠迄至勇
滅而關中父老垂泣以賀官軍自有關東以來蓋未嘗有此
捷也故嘗以為赤壁之役江東之師勝中原矣而未能入中
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則關
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無留難者江東
之師固不負裕而裕鼓江東之氣以取中原亦無負于江東
出江東以取中原使夫關河有主而赫連拓䟦俯首奔遁此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千載一至之機正當力拔其隙而勇為之裕之所以終負江
東者固應如此也奈何關中之地粗能頓輿息駕稅休于日
昃之頃而初未及冀除排闥以定民志而劉穆之死于江東
裕乃據旗旋師奔走東歸領以乳臭小兒為三秦之主卒使
鎮惡田子內自相圖以啓赫連之入則是裕徒知以身固江
東而不知以身固關西者乃所以救江東也除㩲撥亂功烈
如此而不知所以堅凝之術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關
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
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萬一燕代之寇踰
河而南薄江淮則下兵于函潼自能一出其背而搤其吭故

重兵宿于關中者江東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關之險一旦
遝歸版籍再為晉有自當定為帝車天蹕之所以斡旋天下
則江東之地固關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捨關中以防江
東者哉嘗試為裕畫策裕之此行一時驍將悉頓麾下檀道
濟以襄邑之勝聲振河北而魏人憚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
以備拓䟦王鎮惡以王猛之孫關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
之屯于北地以備赫連而沈林子田子與夫毛德祖傅洪之
徒又一時勛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護河南或置之彭城
以護山東或置之南陽以護荊襄或置之雎陽以護江淮使
之如臂指相連手足相應則江東雖邈在萬里之外而卒然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有急可以相援劉穆之死于江東而一時機謀如謝晦者猶
可以順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捨關中之天險而躬
自奔走以歸江東也使裕知此分守諸將以護四隅而以身
駐關中以為諸軍重且息徒養士運粮積穀南運江淮之資
自襄陽歷上津抵扶風而西引巴蜀之粟自漢中出陳倉入
櫟陽如漢高故事通吳蜀接資附三秦以壯軍容夫然後首
起關輔蜀漢之師而督王鎮惡以取赫連次起司豫青齊之
甲而附檀道濟以攻拓䟦則六合車書百蠻冠帶而江左興
王之地當鎮壓于天下亦何必身歸江東而為為江東之重
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萊首誅靈寶以清全吳繼而殄盧循

于廣南擒譙縱于巴蜀則江東之地首蜀漢而尾淮南上下江流不斷如帶而江之外又得關之西以至于山之東煙火亭障彌稱萬里固當渡江而北駐蹕中原以為江東之外蔽然晉自南以來植江東之本甚固非如關中新造之邦逼于魏夏而其勢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關西于諸將以歸守江東其計得矣是不然裕之為人才力有餘而謀謨不足其蕭山東舉關中皆以全軍致死地以取勝非有經畧天下之規模素定于胸中者其急歸江東則亦裕之本志云耳觀裕之泝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謂其勁躁之性必不顧後患而赫連勃勃亦以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則裕之無意于守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關敵人皆以此先見之雖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關中者蓋可以預卜也不然三秦形勝之地帶連山東而益之以吳蜀之饒自足以制魏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而進攻關中兵才入關而劉武周舉兵以攻太原諸將業業以謀還救本根獨太宗以為不然破宋老生擒薛仁杲既平關中定為帝都然後一舉而破劉武周而竇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發而況裕之入關九州之地已據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拓跋赫連何敢輒動惜其胸懷本趣止在江東而一時諸將又非過人之識以起其意當其既勝之後裕亦嘗建為還都

洛陽之說而王仲德獨謂當以建業為王基不可驟議遷徙于是奔走東歸竟不能守死當是時而有如張良者是婁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駕有如郭子儀者闢程元振之論以止代宗之東遷則關中之地固可糞除排闢以為帝王萬世之業而必不至委棄以資敵人可勝惜哉可勝嘆哉嗚呼江東之勢龍盤虎踞興王之地也用江東以取關中者固有餘而留江東以守關中者則不足蓋東西萬里之遠不相接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是也然則乘時遇勝遽進幸于吳蜀之兩間以為東西諸將重而關中廓清之後即日西駕都長安其今日恢復中原之上計乎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到彥之河南之鑑第七

臣聞宋文帝賢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練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時拓跋氏起自陰山而入中原控弦百萬威振天下五部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顧起江東之精卒直指河南飆忽震蕩疾如風雨致使北邊諸將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碻磝滑臺悉皆斂戍相避初不破江東一領甲折江東一隻矢而河南四鎮之地還為宋土宋師之入中原其鋒不可當而勝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強馬尾所向無不摧破而獨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嘗一與之較則其國中之人亦必有說而虜此了辭敵于日中而具見識于

閫外者于此當以長策禦之而當時諸將曾莫之悟到彥之
之流方且津津然喜見局閫界不知所以戒懼之意則是文
帝之志甚大而諸將之計甚疎故魏退未幾而旋復渡津致
使金墉虎牢望風奔潰而碻磝滑臺俄亦不守則以其不諳
北土情偽而墮佛狸之詭計故也嗚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
九年歷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與中原抗衡者非帥閫之專
謀則權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詔也獨惟宋文
帝以賢明之資承富有之業斷然起并吞北方混一華夏之
志而一時諸將憑藉威福之力乃致為魏人之所悞竟使文
帝之志墮于澌泮之域其亦焉用彼相也且佛狸之强大不
減苻堅崔浩之機謀不下王猛其為江東之患烈矣一旦宋
師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鎮之地以復渡河而北亭障斥候為
之一空此豈其情也哉觀崔浩欲縱使北來俟取于秋高馬
肥之際而魏亦欲往擊于冬寒地淨之時則其斂戍北渡者
姑欲垂餌于大河之南退而結網以漁之于後耳入河南而
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彥之則不然敵在而懼敵去而泰
自河南一勝之後遽為分屯列守之計首起潼關而尾連彭
城之西列城經二千里而每戍不過千人若彥之守河則謂
之無策可也夫長河蔓帶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碻磝滑臺皆
緣河南岸西向河北固敵人所攻之衝不容不聚兵于此然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而敵人東從徐泗以寇江淮西出商虢以薄襄鄧則每每繞
出其後而河南四鎮之地遂為栖兵故駐兵于四鎮之地而
不動者未必能守河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厲兵秣馬以攻為
守使敵人四顧而備我而我不至倉卒以備敵如漢祖之守
關出而與項氏持戰于滎陽蓋欲以身屏蔽函潼之外如諸
葛亮之守蜀出而與司馬仲達對壘于渭南蓋欲身外護于
蜀漢之間如此則敵嘗備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憂墮
其詭計哉奈何彥之之徒慮不及遠目前才去强敵而意外
已忘黠計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國人皆謂宋師南侵而
捨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彥之等獨不知擣其虛及魏人之西
伐赫連也其國中又謂宋師猶在可中若捨之西行則東州
敗矣而彥之等獨不知乘其隙致死使魏人雍容不廹悉舉其
國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連以絕佛狸之後患然後徐
復渡津飲馬于河洛之間而四鎮之地還復聚而為它人之
域可勝惜哉向使彥之于既勝之後以攻為守日夜申警其
師俾之北首趙而東道衛與西道搗鄴以乘其西伐之虛則
為佛狸者當不暇須息而詭計自亂如不可殺必驅之于陰
山之北而後止又安許其再出而蹂踐于河南四鎮之間惜
夫一時諸將懵不及此雖王仲德脩從武帝西伐閱天下之
患難最多獨能逆料虜情之詐而制勝之謀亦不及此姑惟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退自憂歎形之言色則亦與晉之恭讀何異故嘗以為晉元帝有取天下之勢而無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人比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難成然後知河南之役既勝而復失者非江南白丁難進而退易之罪也抑嘗觀北人之輕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關之初魏人嘗謂縱使國家盡棄常山以南彼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及南藩諸將表南師將入而魏人又謂縱使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到彥之輩不能至鄴而魏人又謂吳人正望因河自守北渡北渡之意其為北人所料審矣是知江南諸將進不勇決守不堅重使知所以取勝而不知所以持勝故兵才一勝業已偃然志滿意得不復有進取之意其形外露敵人得以窺之文帝謂檀道濟再行無功者以其養寇自蕃而到彥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動蓋[illegible]是語也雖然諸將之不力固無所逃罪而帝于戒飭之際則亦不容無失觀其臨遣諸將且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入之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則諸將之所以分屯列守亦帝之出師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有以縻之也嗚呼以文帝元嘉之治獨冠江左其讀王玄謨奏議且有封狼居胥意則混一之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師之際猶有遺恨然則一舉而定中原其惟我宋乎

蕭衍義陽之鑑第八

臣聞外域之所以據有中原者非其自為之也皆中原之人誨之誨石勒者張賓也誨苻堅者王猛也誨魏太武者崔浩也誨魏孝文者王肅也然石勒之欲救襄漢則張賓止之苻堅之欲攻晉室則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襲劉裕則崔浩止之夫數人者其一時謀議了無遺策而于江東之國俱不敢輕議獨惟王肅一見孝文于鄴首陳伐齊之計孝文從席移景不覺其疲于是圖南之規轉銳而王肅劉昶遂舉數十萬之衆以向義陽肅蓋齊人王奐之子而昶則江南劉宋之後也肅之入魏蓋為父復仇而昶之入魏則為國復仇孝文于此既以王肅將兵而又以劉昶益之蓋將以助其忿而成其必報之仇其謀深矣齊之群帥疑若不足以禦其鋒者而蕭衍揚旗遽至肅昶奔遁流血絳縣則是江東之奇才良策固自不乏若蕭齊者初不必鎖長江而自守以　拓拔之强然魏兵才退而齊人亦遂解嚴此其何故也蓋齊之群帥其設奇制變者獨蕭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廣之輩例皆畏懦闒弱不足與共摧大敵故肅昶巾箱中所藏之勅亦但曰若得蕭衍則江東吾有以此而觀則廣之不能以勝而攻魏者為將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謀齊非一日也身自邢[illegible]一戰既歸之後躬造河橋親選步騎將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陽

一旦欲自舉兵燕代諸將稽顙于戎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肅之謀然後決遷之議征南之師而其國中之六宮文武從官家屬悉遷之于洛陽然南方炎蒸之地非代北之人之所宜也是以其時老酋宿將皆不樂是遷雖至親骨肉之間如其子恂亦且苦河南之熱而潛遁于北則是孝文以獨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國焉耳雖則王肅崔光從而和之而貴戚舊臣相與忿疾為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語又明日禁北人之代還故子恂內逆而穆泰外叛則其釁蓋可知矣當此之時捐數十萬金而遣一二辨士掉舌以行反間之計使其侯王將相內自相圖然後厲兵秣馬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乘間而疾攻之則一舉可以勦除而匹馬不還于陰山之北矣奈何齊之君臣慮不及此獨一蕭衍其智差可以辨事而一時諸將畏懦不苟武又莫肯共為大舉深入計致使其秘謀奇術時用之于義陽一戰之間覘其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此奇策也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其不意則破賊必矣而衍猶未敢輕用也而軍既接而堅壁以拒王肅一鼓既退而遺書以疑劉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後揚鞭得勝此則先用間而後用奇固非王廣輩之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陰山數十萬之步騎而聚攻三關非用奇而繞其後則何以衝其強以王

肅劉昶俱有讎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濟非用間以散其謀則何以嘗其銳先之間而繼之奇其機謀蓋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計以內間于燕代之舊臣俾仇敵之兵自相圖于洛中而范增之禍遂中于王肅則衍之奇兵蓋可以進圖強敵而清河洛何止于流血絳野單馬逃去也哉嗚呼拓跋世居北荒遠于諸夏迨至明元之世以雲代苦飢將謀徙鄴而崔浩之徒極言其不可于是復歸陰山而時出以撓中原宋齊之君臣蓋嘗深患之而不能徑搗其巢穴則以其遠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據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時權臣又且不相為謀則其危亡之釁端自可見而齊人隔在江外拱手而莫之發致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使拓跋之極盛倘佯于中原而丞脩先世帝王之詩書禮樂以善其政治大立其規模而齊若無所聞知者豈以為無預吾事而恝然忘之哉夫齊自高祖與魏一戰而大江南北遂講和好玉帛相往來慶賀相遺問者往往一歲之間而于再于三間嘗屈指數之自永明元年至延興元年魏人來聘于齊者凡九自劉纘至劉　齊人之所以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觀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遺而邢巒一歸之後遽起南征之師則彼之詭詐不測豈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問然齊之所以不暇大舉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繼統承業者非有賢明仁孝之聲聞于天下其視揖遜

相受者尠德多矣而其見之行事者又不能推赤心置人腹中使欲為殺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觀其永泰之誅典籤之禍齊高武魏文之諸子死于兵者殆盡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曺武如王敬則如陳顯達則又懐不自安日懼誅戮其間以癃老黙黙而免者僅一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雖強寇逼境而一時諸將莫不覬望進退獨惟蕭衍一軍奮戈以前而王廣之徒擁衆徘徊竟莫一助者雖則諸將闒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際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惇叙宗室之懿親以茂其本支收名先朝之耆老以為之心腹則其國固已具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勝勢將見宗族協謀將相効力以掃除滔天之寇而敵人之釁不容坐視而不進惜乎其國之本已先自撥而不暇鳴鼓以攻之徒使蕭衍之奇兵才一見于義陽之戰而旋即班師惜哉世之覘國者知齊人之所以不振則知今日之所以必勝矣惟上之人亟圖之

陳慶之洛陽之鑑第九

臣聞梁武帝在江東四十八年而敵國凡更八主以其在江東四十八年之久則宜其有餘力可以舉中原以敵國之凡更八主則宜其有外釁可以滅強敵然命將出師時出以挑魏而終不能一舉武以踐中原之土此其何故也蓋帝之暗于機會而重于失洛陽之役故也方慶之之入洛也正當魏孝莊嬌立之際爾朱榮提兵内向之初中原擾亂自相屠戮慶之銜送元顥還北而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自銍縣以至洛陽恢復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由是榮嘗舉頭鼠竄而魏孝莊卧不安席乘此之會可以瀦洛陽之廟社復中原之衣冠而使自東晉以來干戈鋒鏑之禍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為也謂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則西開牂柯南平狸洞固嘗曠歲累月以事南蠻兵革未嘗息也謂武帝之憚于勞人耶則南越浮山北抵峽石固嘗用二十萬衆以築淮堰而力役未嘗止也謂武帝之不貪土地耶則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固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嘗河南之地以納叛臣而土地未嘗棄也而獨于洛陽之役則一切委之元顥而莫之問慶之之在洛陽獨以七千之兵抗爾朱榮十倍之衆形單勢弱願請益兵而帝乃納元顥之間遂寢而不報此何為也耶機會如此勝捷如此而不知席此之勢以定中原卒使孝莊爾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歡則挾魏孝靜以居河北宇文泰則挾魏孝文以入關中元魏更迭八主分為東西而武帝之在江東猶自若也帝之所以保護江東固為善矣而神州赤縣甘使陸沉帝其謂何哉武帝揚兵以討爾朱而以元顥主魏甚矣其失也原帝之意豈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晉晉之送蒯聵于衛而責其厚報耶向使

武帝因慶之之勝傳檄天下因爾朱殘虐之禍而大興江東之衆以進屯洛陽則舉三齊以遂應豈但邢杲而已豈意慶之之出專為元顥之復國而初未嘗明恢復中原之謀自元顥敗後尚以江東之兵三送元氏而為魏主則是武帝之武威盡終身不鮮也抑嘗觀之陳慶之之師入洛陽是歲大通元年帝于是歲初尚佛法釋御服披法衣以身為禱武帝至是蓋為佛法之奔劃朝夕從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九年六月慶之入京師魏孝莊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設赦若齊八月爾朱榮向洛攻殺元顥而帝方在建康設無遮會三年爾朱兆廢元曄奉節閔為帝而帝方在建康設般若經逮至大同元年東西兩魏相攻南師大舉北伐此宜可以進乘兩國之敝矣而遂下詔班師因與東魏講和自是之後縱意事佛凡三度捨身而強冠陸梁竟莫之問以此而觀武帝之在江東事佛則力而征伐則不力說經則暇而闢土地則不暇此其所以享國雖長而規模淺狹也

吳明徹淮南之鑑第十

臣聞國于江東者強則守河其次則守淮又其次則守長江長江之境自西陵至　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荊楚者長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荊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當以上流為重蓋自蕭梁之亂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蕭詧則江左上流已非陳有矣而又自江而北盡入高齊自嶺而南嶼歸蕭勃建立弱小而割據分起固驅除無從也陳宣帝以英武之資承二祖之烈斷然聞朝臣之異論而奮武以攻齊吳明徹之師一出而緣江列戍望望歸附壽陽之戰一舉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數十萬之衆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為陳有起江東之弱以虎視高齊寔自壽陽之役始當此之時齊政荒亂政由群小壽陽既陷而齊之君臣荒樂自如且謂假使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則長驅席勝以取亂侮亡者其機似不可失也而吳明徹自壽陽策命之後遽還建康而總師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則是舉千鈞之弩特為鼷鼠發機耳迨夫周既併齊地而明徹始進兵以爭徐兗不亦晚乎嗚呼陳之取齊不取之于不肖子孫荒淫之時而欲強奪于強有力者既得之後甚矣其不知量也觀宇文泰自高歡啟難之初躬以兵衛孝文以入關既而陰謀興圖以造周之業盤據于四關之內蓋已數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繼以附于泰則後周之勢愈強而荊楚之西門殆不可以驟攻為陳之計者莫若東從海濱以舉山東既既山東則其力自可以敵泰長江之上流既與周人共之而周陳之勢兩強相衡昧知其孰勝也奈何首陽之役克復淮南其在陳人可以進圖山東之勢併力而攻之取齊易矣而陳人莫之行自大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建五年吳明徹已破齊軍進至呂梁而又四年則彷徨于呂梁之間未嘗頃步進也迨至周人汾晉之捷山東河北之地盡入于周而東西二舂遂合為一則周有餘力雌雄判矣而陳人方且進淮南之師崛強以爭徐兖呂梁之戰僅得一勝而王軌大軍已入淮口至使明徹之軍進退無助返遇周人厚集之陣摧于不支以此而觀則汾晉舉齊之後陳人之出而與周角是乃趣周人之戰而攜之兵耳曷若移敵國之兵而先發以取齊全齊既舉則周人且逡巡以退避而何敢出爭于徐兖之間惟其志謀不廣進取不力雖履可舉之會乃撫其机而不發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歸守江東也亦嘗觀周人取齊之迹乎方齊政之荒亂周人覘知之遂謀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總管俱出自齊王憲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舉全師直至河陰猶以為撫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則遽回軍以指臨青而周高祖則又親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齊軍大潰諸謀撫師而高祖勃然作色進而入并又進而入鄴又進而降齊主于青州蓋自吳以下其進圖中原者亦嘗有如是之舉乎故嘗謂江左之建國吳晉宋齊梁陳是不一執而師之迭出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失有五廟謨不先定王師不大舉乘輿不親征諸將不分攻勝兵不勇進觀其拜表輒行者朝論初不之許請問籌策者謀主一無所言又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安有先議撫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討石勒之暴者鎧仗才給三千抗佛貍之強者精卒不踰五萬又安有六總管之師同時並出如周之盛者乎晉元帝自瑯琊一入江東而終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關中一歸建康而其後不復再舉雖英才如吳之大皇而攻城畧地不出襄陽合淝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嘗親駕戎輅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親屯汾曲以督諸軍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陽即不出壽春出壽春即不出廣陵遠攻之兵入灞上則不入金墉入金墉則不入廣固譙城洛陽之師進無旁助灞上枋頭之軍退無後距又安有步騎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盛者乎赤壁之役至荆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進雖大捷如淝水之戰而不力進以舉燕秦深入如關中之勝而不少留以圖魏夏又安有如周之席勝入并入鄴而又追逐于廣固以降齊主者乎嗚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時君大舉以圖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齊則兵戈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後能蕩平之也知此則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復中原者夫豈江東之罪也哉

知聖道齋鈔校書籍

江東十鑑終

先文端公手鈔子孫謹守庚子五月男同龢記

火龍神器陣法

火龍神器陣法授受序

昔黄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為之師神禹有三苗之征而伯益為之師成湯有鳴條之役而伊尹為之師武王有牧野之伐而呂望為之師此兵法繇起也然同力以德同德以義勝唯上應天命下順人心而已一降而春秋五伯再降而戰國七雄並角糜爛其民殆無虚日未聞有火攻之法也繼而漢高奮泗上以張良為師以韓信彭越為將誅秦滅項而成帝業光武起昆陽以鄧禹為師以耿弇祭遵為將滅莽中興而復炎祚亦未聞有火攻之法也

一

世至三國謀臣戰將紛然傑出曹操以奸雄之姿而虎據中原孫權藉父兄之業而坐鎮江東天下莫強焉唯諸葛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遇異人秘授火攻陣法感先主三顧之勤盡鞠躬後已之力燒屯于博望鏖兵于赤壁火焚藤甲長坂六出祁山三分天下百戰百勝愈出愈奇曹瞞為之喪膽孫權為之奪魄火攻之法自孔明而盡洩矣至若埋攪地龍于葫蘆套内非天雨大降則司馬氏之父子又為火中煨燼矣使人心未盡亡漢天命不限三分則席卷長驅而成一統之業不猶運諸掌乎向無孔明之火攻雖有關羽張飛趙雲之名將以吳魏之勢較之未必畏蜀如虎也是故兵家之無敵者莫過于水攻火攻然水攻

[印]

須近于江湖河海始可遵結而為之識地勢者猶能趨避
唯火攻之法戰有戰器埋有埋器攻有攻器守有守器陸
有陸器水有水器城有城器衝鋒破敵者火猛而器遠劫
營亂陣者火迅而器利守城安寨者火烈而器重從空而
飛者以應天雷埋伏而擊者以應地雷伏水而發者以應
水雷兵將而戰者以應火雷雷以火為威火以風為勢明
用則乘機而動暗伏則刻期而發豪釐有差社稷之安危
所係三軍之存亡所關火攻之法顧可易言哉予少也涉
獵儒書精研將略退則思樂顏子之安貧進則思致武侯
之神智遨遊湖海參訪有道一日游天台上青玉平洞天

二

遇一道士黃冠玄服碧眼花鬚行吟松下予前揖之飄々
然真神仙風度也予拂石共坐叩其所蘊文師孔孟武邁
孫吳上窮星宿下辨山川予拜手稽首請以師禮事之從
游四方者三年自號止止道人終不言姓氏一日游武夷
昇真元化洞天顧予而言曰我昔年十二應童子科後參
全道無意于功名久矣但吾師秘授一書用之上則忠君
報國下則輔世安民中則立身行道吾不忍秘願授于子
當今天地閉塞帝心厭亂不數年有聖天子起于淮甸汝
往輔之難建元功汝無負吾所屬予再拜展視乃火攻陣
法一篇越三日相送出山丁寧再別行未百步回首瞻望

但見雲烟縹緲林木相掩不知其所之也至正十五年乙
未我聖祖高皇帝起兵和州渡江取采石太平是時韓林
兒韓山童據亳州汴梁陳友諒據湖廣劉益據遼陽張士
誠據浙西毛貴據山東方谷珍據浙東明玉珍據四川陳
友定據福建李思齊據秦隴僭偽瓜分盜賊蜂起予按師
法製火龍鎗四十根上獻聖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徐達試
之勢若龍飛洞透層甲聖祖閱而喜曰朕得此鎗取天下
如反掌功成當汝為無敵大將軍雖是一征而取荆襄再
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闢海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
定周及梁遂取秦晉燕趙胡元北走定鼎金陵六合一

三

統四夷來王以關係萬年無疆之業于皇城內立火藥局
以製法藥立內庫以藏神器立神機營以操戰陣聖祖之
重其事也如此然特一鎗之制未盡仙傳之妙神功聖武
萬世太平而安不忘危實保治之道予恐久而失傳按圖
著譜留遺來世并作序以紀其顛末使後世子孫珍守是
書藏器于身則為將門韜略之士盡忠報國則為朝廷折
衝之臣庶知仙傳之妙不可測祖宗之遇為不易也噫慎
無以趙括徒讀父書而不能用勖哉
龍飛洪武十年春三月誥封開國翊運推誠宣武龍虎上
護軍平寇副元帥掌管神機火藥火器大都督永樂五年

奉天征討勅封平寇大将軍統領馬步先鋒元帥永樂十
年奉欽勅督制兩廣軍務護國安邦忠誠武烈掛大元帥
印平苗大將軍爵封東寧伯焦玉自序
青田伯温劉先生曰止止道人意者葛長庚是也瓊山
人十二歲舉童子科諸子百家五經列史無不貫徹爲
文武全才後居武夷山止止菴成仙

火龍神器陣法目録

火攻風候　火攻地利
火攻器制　火攻藥法
火攻兵戒　天罡神砲陣
火龍捲地飛車　火龍神機櫃
八面神威砲　小竹將軍
神行破陣火牌　燒天猛火無攔砲
霧毒神煙砲　毒龍噴火神筒
神火飛鴉　賊點頭
滑地神油　地煞神機砲
神機伏弩　神仙自發排叉銃
飛波神甲　攔火衝敵神飛篷
渡水神機砲　水底龍王砲
無敵大竹將軍　百虎齊奔箭
群豹出林箭　群鷹箭
最小火箭　火磚
大竹噴筒　處州皮甲
無敵萬全車　翼虎砲
逐人鎗　子母神煙砲
旋風狼牙砲　奔雷神砲

平陸攻戰　帳幙車
禦敵小神兵　月落星隨砲
鯢油瓶　九矢攢心神毒火雷銃
單飛神火箭　火龍神棍
神飛獨角火龍舟　鐵嘴神威銃
霹靂砲　火屏風
鐵汁火車　轟天猛火砲
小神砂　火龍神器藥
火攻製藥法　縱火諸藥品
煮箭砂　無敵毒龍神火詩

目二

神火詩　神火藥方
毒火詩　毒火藥方
烈火詩　烈火藥方
飛火詩　飛火藥方
法火詩　法火藥方
爛火詩　爛火藥方
逆風火詩　逆風火藥方
後火法　種火藥
噴火藥　地雷藥
砲藥　鳥銃藥

火彈藥　劣火藥
常銃藥　送藥
藥信　鎔止毒火法
製磁盾法　製纏身火法
緊藥信法　飛線法
解毒藥　製篷帆藥
行軍辟穀方　行軍保命丹
行軍千里肉　諸葛乾糧
馬上生津止渴丸　瘦米法
辟猛虎毒蛇法　製竹銃法

目三

天罡神砲陣式　火龍神機櫃式
火龍捲地飛車式　小竹將軍式
神行破陣火牌式　神仙自發排叉神銃式
地煞神機砲式　毒龍噴火神筒式
燒天猛火無擱砲式　八面神威砲式
入水衣式　伏弩式
毒霧神煙砲式　渡水砲式
滑地神油式　火鴉式
水底龍王砲式　禦敵小神兵式
無敵萬全車式　神飛獨角火龍舟式

火龍神器陣法

火攻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摶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淂之度行于箕在天十度一作十一度軫在天十七度張在天十八度一作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大風起東北數日方止仰覩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終日而止黑雲夜蔽北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夜塞天河大風數日雲如豬形者名天豕渡河月暈而青色數圍必風無雨青主風黑主雨日落黑雲相接來朝風作風未十里飄塵動葉風來百里吹砂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來萬里力能拔木知天之時而善用者斯萬戰而萬勝矣

一

火攻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曠野平原遠擊者勝用遠器擊之先摧其鋒蘐林隘道夾擊者勝用利器夾擊則首尾不顧湯坡壑谷埋擊者勝先埋神器誘賊入套而發長江大河迎擊者勝用法器順風迎面擊之憑高擊下其勢則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如山上城上等地以地勢爲重以下擊上其勢則逆用銃器烈火以噴之如山下城下等地以風勢爲重彼此俱用火攻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且陣成不免兩敗俱傷故用遠器先擊者勝彼此皆扎營寨欲劫輜糧先觀伏路埋伏精兵勝則掩救敗則應援使細作入營舉火四面用礮石攻之各以號頭爲約號響則火發火發則兵起四面擊者使賊不敢出而自相救也城中擊外當攻其堅擇堅處用神器攻之其堅一破則圍自解城外擊城內當攻其瑕擇瑕處用神器攻之其瑕一開乘機而入水戰必先居上風火隨風勢風順則火易烈故先用發火煙藥障塞江中撲賊眼目使賊一物不可見一技不能施破之必矣水戰與陸戰不同四面波濤退無奔路篷帆必用法藥製過使不沾染火藥方保無虞此水戰之要機苟不辨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棄器而走徒資寇敵矣

二

火攻器制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之相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于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銃氣常充輕捷則利于擊刺兵有守持其攻器利于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勞機巧則便于攻打兵可移動其埋器利于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猛用瓦砂水銀麻子油和神火藥藏于硊中則爆如豆粒擊賊遠骨傷賊甚

衆其守器利于遠擊爵飛火長而氣毒用砒黄蛇硇巴豆
藏于砲中以發之（一作豆末砒霜神砂等藥）賊受其毒立時而斃其陸
器利于長短遠近相間分番疊出各為陣號某陣某將聞
某號而出某陣某將聞某號而入則兵力不疲于戰火砲
火箭火銃火弾此遠器長器也則與長槍大刀相間槍刀
用以交鋒火槍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則弃強弓
硬弩相間弓弩用以拒陣送以精兵練以陣法利器精兵
陣法三者不可缺一一有所缺皆非萬全器貴利而不貴
重兵貴精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兵三
千足抵強兵四十萬可以無敵于天下若水戰之具与陸

三

戰之具不同衝鋒則主于迎頭直擊如發佛狼機是也掩
襲則主于截衝夾擊如神槍火銃是也亂陣則主于焼蓬
帆如火箭火毬是也殿後則主于多設矢石如火砲火弩
是也將得其人而隨機以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攻藥法

火攻之藥硝黄為之君木灰為之臣諸毒藥為之佐諸氣
藥為之使然必知藥性之宜斯得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直
發者以硝為主硫黄性横横發者以黄為主灰主為火火
各不同以灰為主有箬灰柳灰杉灰樺灰葫蘆灰蜀葵根
灰老蒋竹根灰麻骨茄稭灰之類性直者主遠擊硝九而
黄一性横者主爆開硝七而硫三青楊為灰其性最鋭枯
杉為灰其性尤緩箬葉為灰其性尤燥麻稭為灰其發無
聲雄黄氣高而火焰神火以雄為君石黄氣猛而火烈法
火以石黄為君砒黄氣臭而火毒毒火以砒黄為君金汁
銀銹硇砂炒製鐵子磁鋒著人則爛見骨爛火藥内用之
牙皂姜霜桝末配合飛砂神霧著人則立瞎眼睛飛火藥
内用之草烏巴豆霜雷藤少加水馬虎藥中人飲冷水即
解加水馬見水愈急熬煎藥矢龍槍著人則見血封喉賊
著立斃火箭火槍火弩等器用之江子常山半夏畧和川
黄製造噴筒藥確著人則喋唇不語噴火藥内用之桐油

四

豆末松香用利焚糧劫寨偷營劫火藥内用之人精鐵汁
巴油用破革車皮帳攻城用此鎔化焼沸傾注城下洞透
重革狼屎煙晝黑夜紅遞傳警報江豕灰逆風愈勁立顯
奇功凡火藥順風則發逆風則不可用加江豕灰配合諸
藥風愈逆而火愈熾矣他如猛火油出占城國得水愈熾
可焼濕物九尾魚脂出波羅國見風湧爆無可遮攔固皆
難得之物而為將者亦不可不知也

火攻兵戒

火攻之法用無不勝勢莫能當故不可輕用亦不可妄用
也且兵家之要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應人和斯三才之

道備而為將者又能知彼知己以仁為心法以義為先聲以明爲賞罰以信為紀綱因時而制宜設奇而料敵凡遇古先帝王陵寢聖賢祠宇都邑羣居里巷輻輳之所竟用火攻則非崇重之意戒之一也前阻茂林進無所據後背水陣渾退無奔路逼已營寨軍陣未列凡遇此地用火攻之恐連焚及己戒之二也風候未定地利未得反風滅火禍莫大焉火攻之法先據地險次候風信戒之三也彼兵半欲歸降未得其間乘風縱火玉石俱焚戒之四也內有驍智之將圖為己用必設計以生擒不可輕用火攻戒之五也彼兵已降心疑其叛從而坑之以失其志如白起坑

五

秦卒不仁莫甚焉戒之六也喪敗之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救脫民命不脫其民而火攻之謂之不智不仁戒之七也萌甲方長蟄蟲始蟄赤地林燒傷生甚衆以損仁德戒之八也遵此八者而雲飛鳥集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窺其妙上輔天子安邦定國下為黎庶滅寇平夷礪山帶河封侯拜將著勛廷于廊廟垂功名於竹帛豈止萬人敵而已哉

以下火龍神器皆古人秘法韜略諸書所不載者天鑒在上不可輕泄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慎之慎之

天罡神砲陣

天罡砲陣圓陣也砲長二尺四寸大如鴨卵中藏鐵子二百餘枚砲有提手用木架裝之摘于中軍分為六門每門六層每層十砲一門六十砲六門共三百六十砲陣名天罡合其數也每門各有錦頭走聽中軍舉之探賊將近二里之外聽錦迎賊舉放賊被砲擊無不糜爛散亂奔潰乘勢擊之不戰自勝矣救人于二三里之外誠為火攻第一

火龍捲地飛車

用木為車下設隱輪使不歁側上用大木攢刻獅象虎豹諸獸等形腹藏諸藥火器火從諸獸口中噴出併神弹神箭神鎗次第而發藥信盤曲每一車用壯士四人輪番推

六

轉兩傍設飛翅神牌拄擋矢石牌留望眼以便觀看車前裝利刃上蘸虎藥錦旗一舉輪轉如飛衝入賊陣百將莫當若衝虜騎尤為神捷

火龍神機櫃

火龍櫃者用木作櫃外画龍文五彩內藏神機火龍箭三十六枝用藥紙作筒中藏發藥桿用箭竹頭裝鐵鏃蘸以虎藥尾後置翎毛鐵墜蓋無墜則不能遠櫃後總于一信百櫃共三千六百枚錦砲一響則百櫃齊發殺賊甚衆不待交兵接刃而敵自破矣此櫃制度嚴密不懼陰溼且輕便一人可持二櫃利于遠征水戰尤妙

八面神威砲

砲用精銅鈸鑄長五尺後有燕尾長二尺下用木架另鑄提心子銃五枚每砲一架用兵二人一放一裝八面旋轉攻打不絶中藏鉛彈鐵子數百枚遠擊四五里一彈可透數人遇賊穿心透腹著船板碎底裂不勞于力而賊可擒矣遠近之機在乎低昂之則藥之多寡準彈之重輕水陸遠擊之利器也

小竹將軍

此銃以竹爲之長二尺四寸外以細麻繩纏堅內用藥藥不令火熾三銃縳爲一處狀如品字銃末亦有照星放一

七

門以二門爲托手連續轉放放完隨棄一背馬內可藏百門一門三銃一人可連放三百銃今之鳥銃放後尚要洗淨裝藥不啻半飯時賊即近前措手無及有何益哉此銃輕便宜於遠征

神行破陣火牌

牌用生牛皮爲之画以火龍火獸牌後暗藏神火毒火法火爛火飛火烈火各六筒藥信盤曲列于陣前兩軍相對掷砲一響先發火攻次用滾法甲士持刀上砍賊首下斬馬足亦迎敵之妙藝也

燒天猛火無攔砲

用篾爲籃外糊油紙內則捲紙爲筒中藏神火數種火各不同毒火法火能飛或走飛火噴火或跳或躍撲人眼目燒人鬚髮隨風四散焚糧驚馬勢不可遏飛入賊陣彼必自亂乘機奮擊大捷成矣

霧毒神煙砲

用狼屎艾胸砒霜雄黃石黃皂末姜粉蓼屑樹沙巴油等藥合成藏于小砲中用母砲發焉發之打入城內火發砲碎煙霧四塞燎賊頭目鑽賊孔竅枉賊衣鎧一物不可見一技不可施乘機而上無不破矣

毒火噴火神筒

栽竹爲筒長五尺以貯火藥加爛火毒火于上懸于高竿之首令壯士持之突擁城下乘風發之飛空擊賊煙焰撲著盡皆跌倒令驍將蟻附而登內外相應破之必矣

八

神火飛鴉

用篾紮造形如飛鴉外用紙糊腹藏神煙毒火蒺藜飛燕之類尾後縳催火筒酌量大小里夜用火鴉數百乘風飛入敵城寨中火起煙迷賊心驚怖乘亂擊之必有功矣

賊點頭

以竹爲之下裝木柄先入發藥在下後入毒藥在上毒藥以牙皂石灰胡椒藜末皂莢砒霜狼毒等物合成不拘水

陸戰陣務乘上風造以數百枚一齊發之賊着此藥眼即立瞎憤滞不已何暇對敵可不戰而擒矣

滑地神油

用舊鴨雞卵清晝去其黄和以桐油磁瓶注滿湯塞其口細繩為絡約離賊船二三丈令力士擲過賊船勢以擊碎四散流溢益以風波洶涌滑不可立技不能施况油沾船板惹火易熾更于上風或揚神沙以迷其目或施神火以衝其陣或擧火砲以突其鋒雖小技而取勝之功亦甚大矣

地煞神機砲

砲用生鐵鎔鑄可容藥五升堅木為馬中藏諸毒火藥料賊必至之處預掘地深三尺方圓廣數十丈將砲七十二箇埋伏四處每砲隔一丈五尺用竹通節周圍連續以引藥信中用發藥一盆藥信總于發藥盆內上有火種盆盆上置小旗一面或令箭一枝柄連火種處仍以土覆蓋不露形或竟用鋼輪櫃一箇賊動其機則火種墮于藥盆內衆砲齊發雖若山崩人馬着之盡為齏粉若能消息伏之列成虛營森然隊伍良有取也

神機伏弩

伏弩之法用堅木為柄角弓為担或用桑木茅竹者弩柄

弩弦各有機械傍置二箭俱蘸完藥料賊必經之處埋伏于草莽中或山林險隘處一機撥動衆弩齊發如蜂攢敵不能避世罕知之

神仙自發排叉銃

用大木鋸為兩半匈刻陷槽以嵌火器外釘鐵鐶以安毒藥火特鐵索懸于城堞外内用鐵貓墜于城腳地下妙在藥信盤曲有方護以蔡紙以防陰雨看賊勢緩急量賊遠近次第發出縱賊兵百萬圍繞可談笑卻之或不時開門出奇兵擊之為犄而知此則在在金湯之固而民倚之如長城矣

飛波神甲

油布為衣外釘氈板内襯軟綿軍士衣之便于旋轉且能浮于水面駕浪乘風往來甚捷更可以入水底破敵船舵大凡人在水中陰囊足底皆紅如血必須如法護好方可無慮若欲伏于水中口含管籥任氣呼吸不致溺水此為水戰第一要具

攔火衝敵神飛篷

水戰之具莫要于篷帆江河湖海之間四面波濤篷帆一沾火藥則我軍如何展布必用皆石蜂脂熬鎔如水將竹篾繩索箬葉等件皆浸極透晒乾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

度編造篷帆則火箭火毬等件沾染不著我軍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

渡水神機砲

砲藥俱用地雷一般料在賊必渡之所隔岸伏之用竹通節藏于水中以引藥信俟其半渡此岸燃火彼岸砲發即揮兵迎擊無不潰敗縱有制之兵量亦措手不及

水底龍王砲

砲用生鐵鎔鑄大如籐斗內藏諸毒火藥併彈石等項入于牛脬藥信貫于羊腸膠漆嚴密不容水滲羊腸之尾連入一小木匣匣內用香種火香連藥信匣上插鵝鴈翎

十一

以通香氣使火不滅將木排載砲三五箇以石墜于水中以細繩繫住木排順流而下量在敵船之底香盡火發船即粉碎人見火發于水中無不驚駭我即乘亂擊之彼雖強勁亦如摧朽拉枯

無敵大竹將軍

用茅竹取其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蓬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五寸裝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周圍用四肥釘犬牙樣釘之先用苧麻打辮自柄至口緊緊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在內再用一分厚圓鐵錢一箇蓋泥上錢上開一箇藥線眼將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砲藥約許看竹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之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此下一有又將一分厚從竹筒圓大鐵錢一箇鑚眼如蓮房式置藥上二十三字方將竹口大小圓石彈一箇入內若用鐵子鉛彈必再用鐵錢一箇鑚眼如蓮房樣者先放藥上後入鉛彈鐵子用徑寸木二根長三尺許縛成叉架發欲遠擊頭稍昂如二百步內只消平發柄尾用大石抵住始免後坐人在側立其體家輕一人可擕十位而威力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力及七八百步之外即勁敵遇之雖銅肝鐵膽皆虀于裂百步外矣要足以亞吾刃載每營各置數十位分架陣前次第發

十二

之再以數位分架兩翼以備衝突則賢于數百精兵矣雖衆雖悍以此罡禦之安得不騰潰且此罡之便有七一發即癈絕無傷人之患一敵得之不為用二每位通計工料價銀七分費廉工省三隨地立刻可造四體輕可以多負遠行易于分布五威力震地中者靡不虀粉令敵寒心足壯吾膽六用之南北水陸無所不宜七有志籌邊者可不講乎

百虎齊奔箭

用箭竹為桿尾置鋼毛鐵錘箭鏃三稜蘸以毒藥鏃後用猛箭藥筒離筒口四指秤重相平則能發三百步外一裝

百矢威力甚猛用之舟車步騎無所不宜且其體輕少而功效亦大

羣豹出林箭

匣藏神機箭筒長五寸以肥短荊根長二尺三寸為桿共四十矢尾貫翎極去筒口六指秤平可去四百步外匣口稀踈猶如左右屋後架之緊密發即橫布數十丈原野闊遇敵以此十匣列陣前橫鬪數百丈皆是箭矣

羣鷹箭

兩頭匣內各藏肥短上等火箭三十枝兩頭共六十枝鏃上俱塗射虎毒藥製貫嚴密令兵負之候敵至百步外燃火齊發著賊立斃放盡一頭又以一頭繼之取其輕少猛鷙能傷人耳

十三

最小火箭

每一筒藏短火箭十枝猶以毒藥塗鏃重不過二觔每兵可負四五筒候賊百步外即令燃火發之凡將領隨從旗健雜流俱可負帶試其力亦能貫板發時舉之稍昂可至二百餘步勿謂箭小而忽之也且其神速敵不能避妙在此也

火磚

用紙板為匣紙糊四五層與方磚一樣長一尺闊四寸厚二寸闊一頭用熬化松香盛在藥內掺硝黃末在上入火藥一觔四兩飛燕火鼠各二十鐵蒺藜三十仍用油紙糊好臨敵燃信拋入敵船敵陣飛燕火鼠蒺藜四散燒擊足亂敵心此亦舊制取其輕便錄之

大竹噴筒

用圓細貓竹徑二寸長二尺五寸以麻繩密纏下用木為柄長五尺先下灰多硝少慢藥一層次下藥餅一枚餅焰圓緊務要合口用力築之又不可使餅碎如此裝五次送藥多少得宜藥餅照竹口大小後藥噴火急藥發火餅數十丈取其輕便採于舊法

處州皮甲

用生水牛皮裁成蒸籠圈樣以桐油灌晒透則堅滑矢石不入輕便實用而費不多較之綿甲相去遠矣

無敵萬全車

大江以南非水澤則山谿故不習車講戰守者獨遺之亦不諳其制惟北地自來有之即如昔年輕車之制超出古法獨少火箭方今東虜交橫若非火器莫可制之然火器舍戰車則進止無所恃患故稍竊古制仿造一式高一丈闊五尺下設兩輪正面兩旁俱以生水牛皮鞔之其下三尺亦以皮為軟簾居則垂之以避流矢鉛彈行則鈎起便

十四

于進退左右二扇俱有鐵鈕使能分合攻則鈕住兩傍以便迎擊守則連續鈎搭以為營寨上用油布為幔以蔽陰雨車中載大砲一門可以八面旋轉另鑄提心子銃五枚即可輪流裝放其大砲左右置列火箭四筒飛煙毒火四筒凡欲擊敵令四人推行直前二人坐于車上一人專司放砲一人專裝火藥鉛彈賊勢猖獗則放毒藥噴筒焚其衣甲旗幟賊被毒傷則七竅流血賊勢稍卻則放火箭于三百步外鏃藏火藥人馬立斃賊若奔逃又以大砲舉放八面旋打敵不能避則我勢若無前造車千餘可當十餘萬衆雖遇強勇無不望風披靡矣

翼虎砲

用五寸圍竹一根長一丈根上安鎗如人手大長四寸五股倒鬚安木翎三匝縛火箭三筒徑二寸長一尺即如火鎗葉醉鏃一尺繫住藥信總合一處能上攻下勢如奔馬有遠壓之功

逐人鎗

箭竹為筒長三尺八寸火箭桿長三尺五寸鏃長一寸五分鐵鏟子長一寸行火筒長六寸徑一寸二分離鏃二寸縛好筒外用油紙糊之內藏火箭二十四枝藥信總一頭上亦安遮蔽傳安一人可負四枚如欲攻陣攻圍去蓋燃火

勢若蜂攢人馬被箭復熾回火無不奔潰則易于力矣

子母神煙砲

以篾紮如毬內藏飛鼠磁鋒飛煙神火合升許為十五個一大十四箇小小的拴住大者合為一處亦用紙糊如一個小砲藥信入大砲內大砲一發小者次第而鳴烟焰柱迷劫寨之要具

旋風狼牙砲

用紙砲徑四寸厚八分內藏飛蝎二十餘個尾帶鐵鏃蘸以毒藥外用行火藥四筒長五寸圍四寸繫縛為一道陣臨營先燃行火藥信擲之則墮於跳躍火到烟熾敵不及

拒火將軍砲聲大震飛蝎奔攢人馬著之無不死者

奔雷神砲

紮鐵鑄砲長一尺徑二寸內裝紙砲藥用慢大藥信而且轉圍盤纏于砲上即此砲入大砲中仰裝馬送入營寨中信盡砲發鐵碎如米賊能當砲鐵者若先遭閙疑其左右外發我砲內亦我砲雖有知者亦必疑有叛矣

平陸攻戰

行營每面一丈方圍四丈以木為筐以布為幔離地一尺五寸三層高一丈二尺用騾馬分方載之內隱強兵神器敵人莫測而不敢近攻則可勝守則如山皆敵之小奇也

帳幙車

以杉木作箱長一丈二尺取方上頂四面尖合高一丈三尺上一層選四善弩者從竅中出箭與長短火箭下一層隱勁兵强弩并諸火神器十六名內置兩輪夾紅布為帳用騾馬隨車拽之如對敵去兩輪騾馬八疋駄而衝之如用數百乘混于車中野戰在我則有利無害在彼莫知所之孫子云混混沌沌

禦敵小神兵

用木作人坐于馬上身穿衣甲手執槍刀腹藏諸烟毒火總藥信于馬尾度入人腹兩旁用竹為闌干前後遮出馬足一尺五寸挂鞍轍上使馬直衝不返馬尾亦縛蘆葦塗以油膏火燃尾馬奔突入敵陣火到砲發勢不可當雖至堅難敵之陣破之必矣

十七

月落星隨砲

用大砲要在下馬鬆緊得宜入石砲在內仍加生鐵彈二三升于石砲上再以軋土實之燃火一發石砲去七百餘步鐵彈橫占五十餘步此砲一發使敵心寒膽裂無所措手足則我易于成功矣

鯢油瓶

東海鯢魚熬油注于瓶內口上以麻繩縛好倘遇敵船以紙蘸香油點火投入瓶內以别物塞瓶口擲于賊船之中瓶破火發熾不可當若用水澆則火愈熾直待油盡方息為將者當多方覓之如無即覓西蜀井油代之功亦同也

九矢攢心神毒火雷銃

銃用銅鐵鑄成長三尺八寸中藏九矢鏃蘸火藥砲發則九矢齊飛穿心透骨勁不可當著人著馬見血封喉立時而斃此銃一門足抵强兵十人誠兩用之利兵也

單飛神火箭

銃用精銅鉄鑄約容矢一枝用發藥三錢燃火箭發勢若奔蛇打三十餘步力貫數人倘筩中彈盡亦可代之

十八

火龍神棍

棍用熟鐵打成兩頭如鳥銃約寸餘一彈妙在入藥下彈藥信次第有法遇敵舉棍燃火遂彈發之約可二十彈藥盡彈完舉棍擊賊真兩利也

神飛獨角火龍舟

陸戰車騎水戰舟船一定之制艨艟戰艦自有古式惟此船之制狀類海鰌周圍以牛革為障或刻竹為笆須分上中下為三層首尾設睛艙以通上下中層鋪用刀板釘板兩傍設飛槳乘浪排風來往如飛必募泅人為水手遇賊則詐敗乘勢與之精兵暗伏下艙泅人赴水而走待賊登

火龍神器陣法

舡桄閂一轉賊皆落入中層刀釘板上雖賊強悍亦可生擒若衝賊水寨兩傍暗伏火器百餘件左衝右突諸舡不敢近一舡可當十舡之用若欲為之將得其人兵得其精則可

鐵嘴神威銃

用如常大銃以堅木為馬馬上用三稜利鈎鐵頭以虎藥再用布裹神火鐵綵縛住鐵上燃火銃發之遇人馬則透入骨遇輜重則焚遇舡帆則燒器械常制而利百倍

霹靂砲

砲用生鐵鎔鑄其大如碗其圓如球中容藥半升用母砲發出飛入賊兵營寨霹靂一聲火光迸起砲即粉碎若連發數砲則滿營皆火賊兵自亂先使驍將奇兵預為埋伏因亂而擊之此古賢之心法也

火屏風

用木製造高与城等下設八輪便於推轉以生牛皮為幔內藏火器十二件遠用遠器近用近器用壯士十二人守之賊一近城萬火齊發聲如巨雷人馬遇之盡成齏粉即可談笑而遣之此守城之一器也

鐵汁火車

如賊造撞車板屋革籠遮蔽形體推至城下滾木砲石俱不能破力不能禦為將者束手待斃即用堅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以爐治鎔鐵汁剖竹為槽塗以漿泥晒令乾燥如賊附城攻打即推車以鐵汁灌之木石俱赴火星萬道四散迸起雖石皆堅木無不立穿用車十乘足抵勁兵五千且不廢力而功甚速

轟天猛火砲

砲用鐵鑄容藥五升藥用神毒飛火配至末松香乾漆等項如法配勻擇高阜處木架發入城中瓦屋皆烈烟焰薮天立成灰燼縱神人智將不能解脫必逃遁出城此攻敵據城之要器也

小神砂

用硇砂礦灰牙皂姜粉砒礬等項為末配勻雞蛋清調晒為末令軍士各帶一管在腰間臨陣交鋒之際看風順各于上撒之賊目著之便睛立瞎一技不能施一物不能見彼此互相蹂躪而不戰自勝矣

火龍神器藥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

角木蛟　天罡星在天十二度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

蛇埋草應之

亢金龍　武曲星在天九度主天之內相邊塞陰阻之地

龍尾良姜草應之

氐土貉　天后星在天十六度主騎官車之類　連珠半夏草應之

房日兔　明堂星在天九度主天管鑰為天衢之大道也　兔頭商陸草應之

心月狐　多髮星在天六度主五營積卒之象　黎蘆草應之

尾火虎　剛烈星在天十九度主天之中道　虎牙鉤吻草應之

箕水豹　文昌星在天十一度主蠻夷胡貊之地　豹眼南星草應之

廿一

斗木獬　忠烈星在天二十五度主天之都闕　搜風甘遂草應之

牛金牛　柔順星在天七度主左右將軍之象　牛舌天雄草應之

女土蝠　后妃星在天十一度主周秦趙代晉韓魏陳燕齊鄭楚十二國　鬼頭大附子應之

虛日鼠　天倉星在天九度主北夷匈奴之地　鼠尾芫花應之

危月燕　吉祥星在天十六度主天之府用　星記神仙草應之

室火猪　酒食星在天十七度主羽林之垣壘北方之藩剡　猪牙皂莢應之

壁水㺄　財帛星在天九度主圖書之秘府　㺄牙皂箭草應之

奎木狼　天德星在天十六度主兵戈之象　狼牙宣草應之

婁金狗　天魁星在天十二度主山川藪澤之地　木鼈斷腸草應之

胃土雉　天廩星在天十五度主積尸之象　鬼臼草應之

廿二

昴日雞　天昴星在天十一度主兵戈之象　雞目胡椒應之

畢月烏　天耳星在天十七度主邊兵弋獵之象　川烏草應之

觜火猴　天劫星在天一度主行兵之藏府　江子將軍草應之

參水猿　陽火星在天十度其中三星橫列曰三將在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左足主後將右足主偏將皆明主天下兵將主夷狄之國　川細辛草應之

井木犴　天法星在天二十四度主泉水積薪之象　雷藤草應之

鬼金羊　天目星在天二度主奸謀驚急之象　羊躑躅草應之

柳土獐　天相星在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　紅芽大戟草應之

星日馬　鑾輿星在天七度主雷雨之神　雷丸草應之

張月鹿　青龍星在天十七度主胡夷之長垣用　紫玉金線重樓草應之

翼火蛇　天翼星在天十九度主四夷之地　蛇盤不食草應之

軫水蚓　土德星在天十七度主天子六軍之門　魚鱗艾胸草應之

廿三

火攻製藥法

硝　十觔用白蘿蔔十觔打碎入鍋熬爛濾清入硝于汁中煮化取起冷待結芽去水淨陽火焙乾研末又用火酒十觔浸晒為度再研之以罎貯之聽用

硫　十觔用麻油十五觔入鍋熬化油沸硫浮以杓盛起入水分胎去油而硫自結取起晒乾研末罎盛聽用

巴豆　十觔用草紙壓去油盡研細晒乾火酒浸晒聽用

大烏頭　十觔研末以火酒二觔浸晒再研聽用

南星　十觔以鐵刀切之再以石灰淹透晒乾為末火酒浸晒再研細入罎盛之

狼毒　十觔為末姜汁浸晒乾又入火酒浸晒再研細入罎

遍地錦　如馬齒莧白漿紫莖辣有毒四月採之晒乾三十觔用姜汁浸晒又入火酒浸晒為末罎貯聽用

如意草　葉似箭頭花如白蜂七八月有之有毒火酒浸晒為末

廿四

山慈菰　生山中似水慈菰葉晒乾為末以姜汁浸入火酒浸晒為末

附子　十觔用鹽一觔淹過以硫黄末拌之晒乾研末以火酒浸晒

猪牙皂角　用刀削去筋研細以硫黄拌火酒浸晒數次再研細聽用此為通竅之藥也

大戟　晒乾為末白者毒紅者次之用火酒浸晒研末

斷腸草　有角者炒晒乾為末火酒浸晒為末

壁虎　百條火瓦煅乾硫黄火酒拌晒

蜈蚣　二百條用火炙乾為末硫黄火酒拌晒再研

蝎子　不損者用鹽海造火焙乾為末火酒浸晒再研
青竹蛇　去腹中物火焙為末硫黄火酒拌晒
孔雀尾　焙為末聽用其血用石灰拌晒研細拌黄末姜汁和醋又拌晒又火酒拌晒研
斑貓　五觔火焙為末硫拌姜汁晒乾又火酒浸晒
射　五枚用石灰拌之收用
硇　研末火酒拌晒
信石　有金脚黑脚二種研細聽用
礦霜　取去銀氣如查者研細聽用
蚱埋草　晒乾為末硫火酒同浸晒

廿五

蛇蟠不食草　去泥土淨晒乾為末火酒浸晒
紫土金絲草　火焙乾入硫火酒浸晒二三次入研
川細辛　研細用金汁硫火酒合製晒研
墨記神仙草　用硫硇火酒合浸晒

右各神藥炮煉極乾碾羅為末極細和以硫黄礦霜斑貓石黄蜈蚣蝦蟆蝰蛇砒蛇孔雀尾蝎尾各焙為末然後依製而用又順風揚之名曰神砂入賊目頭眩睛瞎神烟鑽賊竅血湧髓流神水入賊腹臟腑腐爛心碎肝裂鯉鳥諸畜傷著亦然製藥已成選天将吉日各依方位主将沐浴齋戒服變誠設壇醮酒醴香燭夜深時於壘中先禱于天垣二十八宿之神東方七宿青旗青甲列于本方南用紅西用白北用黑中設雷師皓翁風伯飛廉火神祝融之位兩傍設歷代軍師名将之位及本處山川祝處之神主将率副将諸臣稽首再拜鳴樂祝禱誦然後方用法藥一石焚賊百萬非神藥急救命在呼吸天地好生之德違之恐奪己壽或使之杜餘甲乙明鑑夫為将者必須上順天道下順民心以安社稷可也慎之戒之不可輕用

縱火諸藥品

桃花砒紅　鐵甲砒黑　碯瑙砒五色　潮腦陰火　辰砂砲　銀銹爛

廿六

乾漆火　巴油火毒爛　江子毒壯　巴霜毒　麻油虐　桐油燒　金汁爛
蒜汁毒　麻子油砲　狼屎直　天雄熱發　甘遂逆　常山恒　川黄利
鬼臼毒　姜粉迷　鬧楊花迷　牙皂噴　川烏噤　草烏閉　鈎吻斷
巴戟毒　人精毒　半夏噤　斑貓迷　狼毒毒　江豕灰逆　蜈蚣毒
蝦蟆毒　砒蛇毒　雷蜂毒　南星毒　銀杏葉灰　鐵甲蓮毒
大小蓼熱　雄黄毒　腐骨草爛　破血草枯血　黎蘆恒　方勝蛇毒
封喉草噤斷　斷腸草斷　蘆花火　芫花斷毒　礦灰斷　附子熱
蝰蛇毒　墨記草毒　鶴頂紅毒　蒲花火　射干毒

右藥製煉神火毒火法火爛火飛火爆火各配合有方煅煉有法用酌其多寡不得差毫釐為得法也

煮箭砂

用篩過生鐵砂如菜子大每觔用石灰炭灰各一斗築實于無底桶内用滾湯淋水十碗加入硇砂二兩銀銹頭四兩巴豆肉一兩皂角末四兩將砂共入罐煮乾炒半日再用好滴醋洗炒淨又以火酒浸淨仍煮乾焙炒通紅爆聽用

無敵毒龍神火詩 即名神烟神水神砂

二十八宿按天書二十八味神藥笛開天闢地安邦國用之鬼哭与神號蛇狸一味獨爲尊上應天垣角木星此味一觔各二兩誅邪滅亂顯威靈上風揚去號神砂迷人眼 廿七
目主昏花砲中發去號神烟九竅須臾噴血鮮但得毒種鑽鼻孔腦漿流出命歸泉注于溪澗號神水寸腸裂斷肝臟碎迎風送入賊營中百萬軍兵一掃空不用干戈併汗馬奪取清煙第一功

神火詩 偷營劫寨衝鋒破陣用之

神火燒烟第一方石黃味毒最難當燒酒浸透麻油炒足用二斤性太剛加上雌黃并黑信蘆花艾胸与松香豆末攪加銀杏葉更加乾漆共巴霜松香二斤餘四兩三七匀分火藥强飛雲砲裹深藏貯落地喧天放火光噴霧噴煙紅滿塞賊兵千萬盡皆傷破陣衝鋒能利害且焚衣甲及輜糧

神火藥方

石黃三斤用巴油麻油炒 蘆花二斤用桐油拌 黑砒三斤巴油浸晒 巴霜一斤四兩 雄黃一斤 雌黃一斤用巴油浸 艾胸半斤 鉤吻三斤 川黃一斤四兩 松香三斤 豆末一斤六兩 乾康十三兩 銀杏葉一斤半 甘遂一斤巴油浸 草烏二斤 蝰蛇一斤江子油浸 鐵甲蓮十四兩 與前火藥三七配用

毒火詩 破陣用之賊聞其氣昏迷跌倒若由腐爛

黑砒先擂巴油浸毒氣衝人嘔見心乾漆細研乾康炒松香艾胸要匀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出光明用一斤石黃諸品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中衝打去破陣開 廿八
鋒便救人

毒火藥方

黑砒三斤巴油浸晒極乾 乾漆半斤 乾康一斤 松香三斤十兩 石黃一斤三兩 艾胸一斤半 方勝蛇三斤十二兩 南星十二兩巴油浸 蝦麻三斤 銀銹一斤 鐵砂 硇砂 磁砂各一斤 雄黃二斤 與前火藥四六配用

烈火詩 燒營寨焚糧馬用

銀杏松香各一斤二斤硫火要匀停石黃雄信各三兩提過明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爲使劫寨燒營最有名

烈火藥方

銀店葉 豆末 松香各一斤 石黃 雄黃各三兩 白砒三兩 淨硝七斤

灰六两八 大小麥十二两 黎蘆一斤二两 芫花半三斤 水銀六两 鬼臼子六两 商陸六两
蘆蜂一斤巳油浸炒 紅砒一斤巳油浸晒 砒蛇六两巳油浸晒 巴戟一斤半桐油浸焙 金汁蒜汁各二
斤俱將砒蛇末浸乾共搗如麪用

飛火詩 劫寨焚糧水陸並用

蘆花合用桐油拌密室攤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可見一
見之時放火光此件十觔不可少更配松香与豆黃銀店
細羅乾屎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二斤各斤半一一分
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臨風烈焰揚燒人不由
攢人眼滿面肥膏爛似瘡饒彼敵兵雄百萬砲響連聲一
掃光

廿九

飛火藥方

蘆花十斤桐油拌退陰乾不可見一毫風日否則自焚 松香二斤 豆末 銀杏葉 乾屎
皂末各斤半 蛇狸草淨末十斤火中要藥 用前藥三七配用

法火詩 此藥最利害即一物不見寸步難行用之捨賊

姜末為君足十斤二椒一薮細羅成白砒須用巴油拌礦
灰火酒製須精六味各加斤半足烏梅淨末一斤勻諸味
攢成和一處便將紙砲巧裝盛周圍却把松香蘸霹靂小
砲在中心砲響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瞎人睛頭暈昏花
無可奈噴嚏連天不絶聲一物不見不可走滿營擦亂自
縱横揮兵一湧前追殺個個生擒与活捉

法火藥方

良姜二斤 乾姜粉三斤半 牙皂三斤 川椒 胡椒 辣蓼各一斤 銀銹
豆末各一斤 松香二斤 狼屎半斤 江豕灰一斤半 常山三斤半巴油浸

爛火詩 着肉即爛見血封喉

鐵子磁鋒巴豆粒硇砂銀銹人中汁連浸三朝火焙乾再
把桐油炒燥烈取將前藥輕輕滾一砲不過三二合假使
賊兵十萬餘此砲只須三四十飛雲行入賊營中霹靂一
聲天地張攢人孔竅遠人腸見血封喉不可當頃刻橫尸
滿戰場此是火攻真妙訣

爛火藥方

三十

鐵子 磁鋒 巴豆 硇砂 銀銹 人中汁桐油炒煎屎藥配淡藥
蘆花半二斤 豆黃一斤巳油浸 銀杏葉半斤 皂末三斤 乾屎三斤 松香三斤
半夏一斤四两 川烏三斤巳油浸 斷腸草半三斤 破血草五斤 天雄十三两 附子一斤半
蜈蚣三斤巳油浸 鬧楊花二斤桐油拌 潮腦六两

以上六火神方依法配合功大無可當

逆風火詩 煙焰蔽天逆風愈勁

狼屎多收与艾胸須教加入江豕骨骨聞為灰肉煉油油
拌硝黃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絶還當
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裏神仙訣

逆風火藥方

飛毒神三火各用一斤加硝一斤硫六兩葫蘆柳三灰各三兩斑貓一兩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令极細如遇風逆諸火不利用此獨神

後火法

凡烧蓬帆營寨火箭必用後火製須精妙乃不誤事凡送藥筒長五寸加一寸五分打足送藥再加黄藥一匙即將稍就紙錢置藥上藥線分開四路直達筒口再下黄土一分隔之方入後火藥用木桿實將藥線頭捻伏藥口用紙三層封固為度

火龍神器諸藥方

火種藥

不灰木十斤　磺灰二十兩　鐵衣二十兩　栗炭灰六十兩　蜀葵根灰三兩有此則不息

柳木灰二十兩　鐵末十兩極細者　茅竹根灰二十兩

共為末煮紅棗肉為丸如胡桃大每一兩管一月須要乾灰深埋之

噴火藥

淨硝二百兩　硫黄四十五兩　細砂七十五兩　巴油灰三十五兩　如法製配得宜

地雷藥

淨硝一百兩　硫黄四十兩　密陀僧四十兩　柳木灰二十兩要橫紋者　如法製配得宜

砲藥

硝二百兩　硫四十五兩　斑貓四兩一方不用　灰三十兩　如法製配得宜

鳥銃藥

硝十斤　硫一斤　柳灰二斤青皮者　菉水製舂幾萬下用手試

火弹藥

硝十兩　硫六兩　雄黄一兩五錢　硇三兩　灰五錢　随大小做之

劣火藥

硝一斤　硫四兩　灰四兩　砒一兩六錢　細鐵粉一兩　配匀随用

常銃藥

硝一斤　硫二兩　灰四兩　如法研舂製度

送藥

硝六斤　硫五兩　灰三兩七　研羅如法

藥信

淨硝一斤　硫三兩三錢　灰三兩三錢　一方再硝十斤用黄五兩灰三兩斑貓四兩法以黄多研水臼舂幾萬下匀密成浘入銃月餘且不滲口全在舂碾之功也

鎗上毒火法

硝　巴　斑各一兩　砒　硫眉各五錢　硫一兩五錢　灰三兩　小鐵子二兩

製硫眉法

每眉一斤如米粒大者用砒硫各四兩巴霜一兩慢火共炒過任用

製纏身火法

用棉花子打碎用硫黃炒過又用松香末炒滚如芡實大或入流星紙筒內放之黏身不落也

緊藥信法

硝四兩黃二錢蓁柴灰一兩人言一錢為細末火酒拌煑過乾為度煑藥火候先文後武其藥信緊急用之

飛綫法

硝四兩黃三錢麻稭灰一兩信三錢斑貓一錢研細火酒拌匀照前方煑製

以上諸品藥必先將硝提淨硫亦去脚各研極細即入製水煎鎔方令銃灰砲灰并用藥漸投拌和隨將木臼木杵舂幾萬餘下乾則加水以禦木火𤇆即研細約如飛麪砲藥試無白點銃藥燃不手熱又須安置停妥常令乾燥各各如法斯為善用兼銃者可不究心乎

卌三

解毒藥

明雄半斤硃砂一兩將白鴨血拌浸九晒九浸再用綠豆漿三浸三晒又白蘿蔔汁三浸三晒又樟木煎水三浸三晒碾極細末用烏梅肉二斤甘草膏四兩和勻為丸如雞豆大凡遇製藥即將此丸㗖一丸在口再用阿魏研搽口鼻則不染藥毒矣

製篷帆藥

砒五兩明礬三兩各研細末麪三斤入水一石調如糊塗篷帆上則不惹火矣

行軍辟穀方 李衛公

大黃豆五斤淘淨蒸三遍去皮為末 麻仁五斤湯浸一宿蒸三遍令口開去皮為末 白茯苓六兩 糯米五升淘淨與茯苓同蒸熟為末

先將麻仁糯米茯苓共搗極爛將豆末漸漸加入和勻揑如拳大塊復入甑內蒸之約三個時辰冷定取出晒乾為末每用白滚湯調服之以飽為度不得喫一切諸物麻子汁下第一頓一月不飢第二頓四十日不飢第三頓一年不飢第四頓永遠顏色日增氣力加倍如渴飲麻子汁滋潤臟腑如欲喫飲食用葵菜子三合為末煎湯冷定服之再服稀粥三五日方可飲食然服藥之後大忌慾事慎之慎之

卌四

行軍保命丹 姚廣孝

乾地黃四兩 人參五兩 麻仁三兩去皮 瓜蔞仁炒二兩 兔絲子三兩俱用酒浸 大棗肉六兩 黑附子一兩泡去皮 茯神二兩 大黃一斤煑 白茯苓四兩 杏仁二兩去皮尖 地骨皮二兩去皮 蔓荊子一兩 麥門冬三兩去心 糯米二升研粉 車前子三兩 地膚子二兩蒸三過 側柏葉四兩蒸 黍米二升蒸

右為細末臘月內擇吉日於靜室中焚香修製用黃蠟

一斤半鎔去渣白蜜一斤鎔化入藥搗千餘下加蘇油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米飲送下可経年不飢如欲服藥隔日先服糯米粥一頓次日空心服藥

行軍千里肉 李衛公

每肉五十斤用醋十斤飛鹽二十兩酒五斤獨蒜二斤慢火煮至半熟重石壓乾隨身帶之如用或炙或煮可経年不壞牛肉亦可如法製度

諸葛乾糧

白茯苓二斤 乾姜一兩 黄米二升 乾山藥一斤 白麪二斤 香油半斤 芡粉三斤

共爲一處蒸煮焙乾爲極細末每服一匙新汲水下日進一服氣力如湧亦不飢渴

馬上生津止渴丸

烏梅肉一斤 檀香三錢 白豆蔻五錢 薄荷三兩 乾葛二兩 紫蘇一兩 天花粉三兩 飛鹽一兩

共爲細末白蜜爲丸如圓眼大即噙化一丸最能止渴亦軍中之不可缺者

瘦米法 李廣

四月内採柏樹葉清水浸米九蒸九晒則米瘦如芝麻每米一石瘦至二斗涼水一泡頃刻成飯如用一斗只須二升

取其輕少便于携負

辟猛虎毒蛇法 孫祖方

水牛角二兩 羖羊角六兩 雄黄二兩 狼毒二兩 射香五錢

共爲細末燒酒爲丸如彈子大每焚一丸于深山茂林之處則惡獸毒蛇聞此藥氣心碎腦裂遠避數里此神人所傳毋視泛泛秘之秘之

製竹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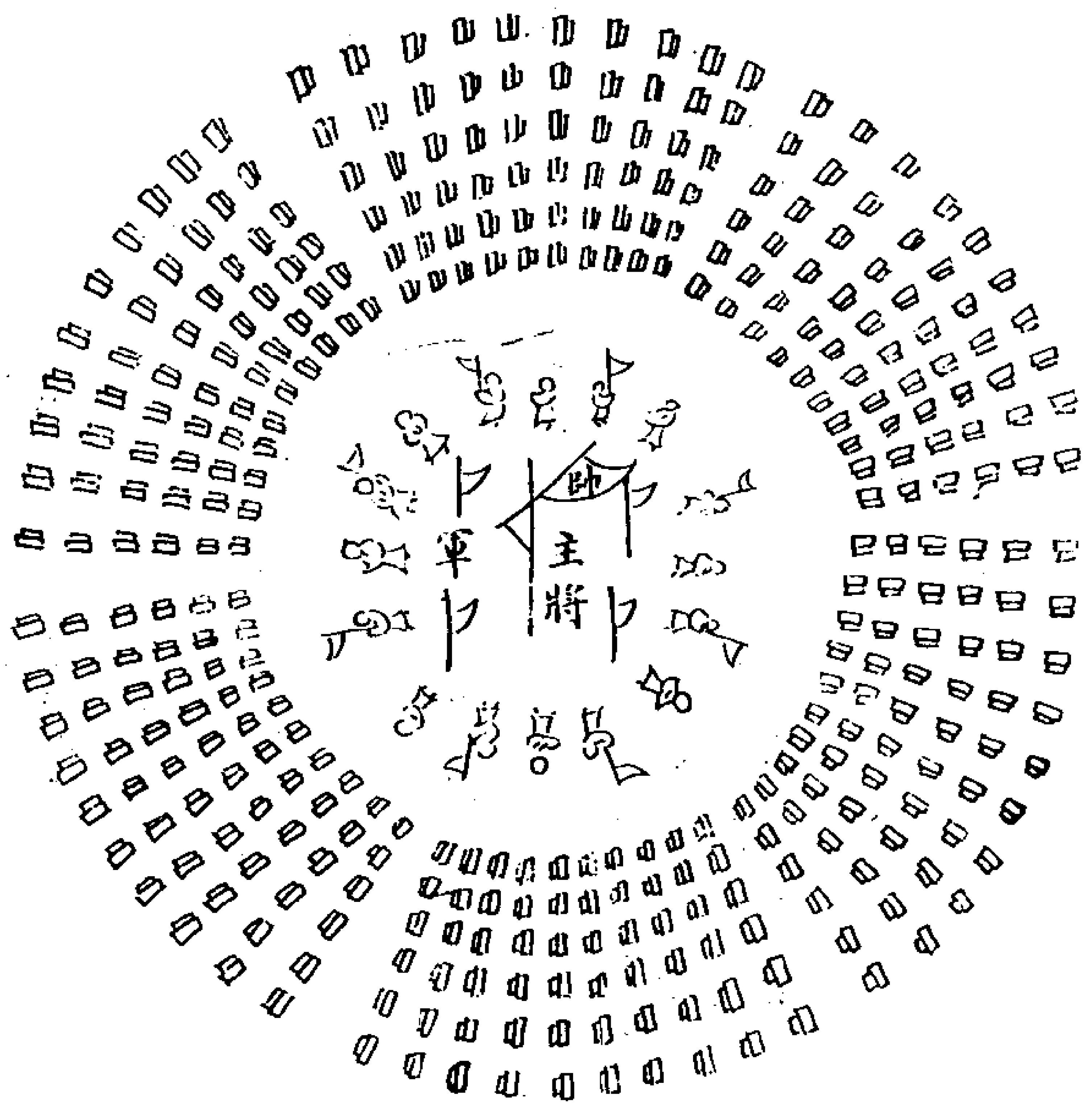
礬一兩 樟腦五錢 白砒一兩 飛麪四兩 鹹水四升

將四味入鹹水煎濃盛入瓦酒瓶内灌入竹中一時傾出晒乾再如前二次晒乾任用

火龍神器一書武夷山止止道人以授焦玉玉時方貧賤後佐高皇帝龍興以軍功封武功伯而其書遂隱戚繼光得此書征寇戚氏子孫有傳此書者吳中聞有録之某書生不知武事暇日手鈔或可備智者之參攷按諸筌中亦有載之于書則是施之于用則乖者但當師其意弗泥其文可也嗚呼忠君報國者必鑒焉折衝者法有文事者誰謂武備之迂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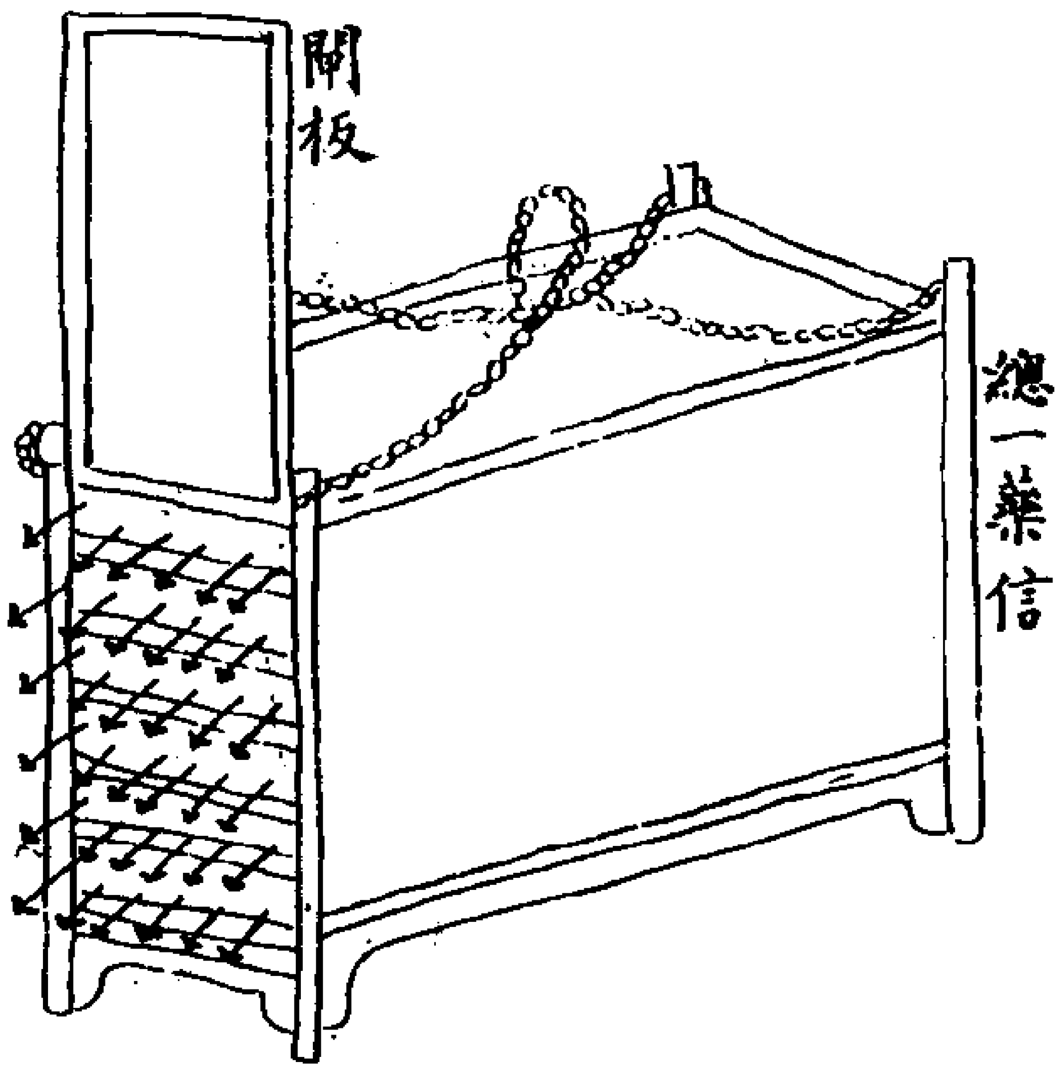
天罡神砲陣式

安營坐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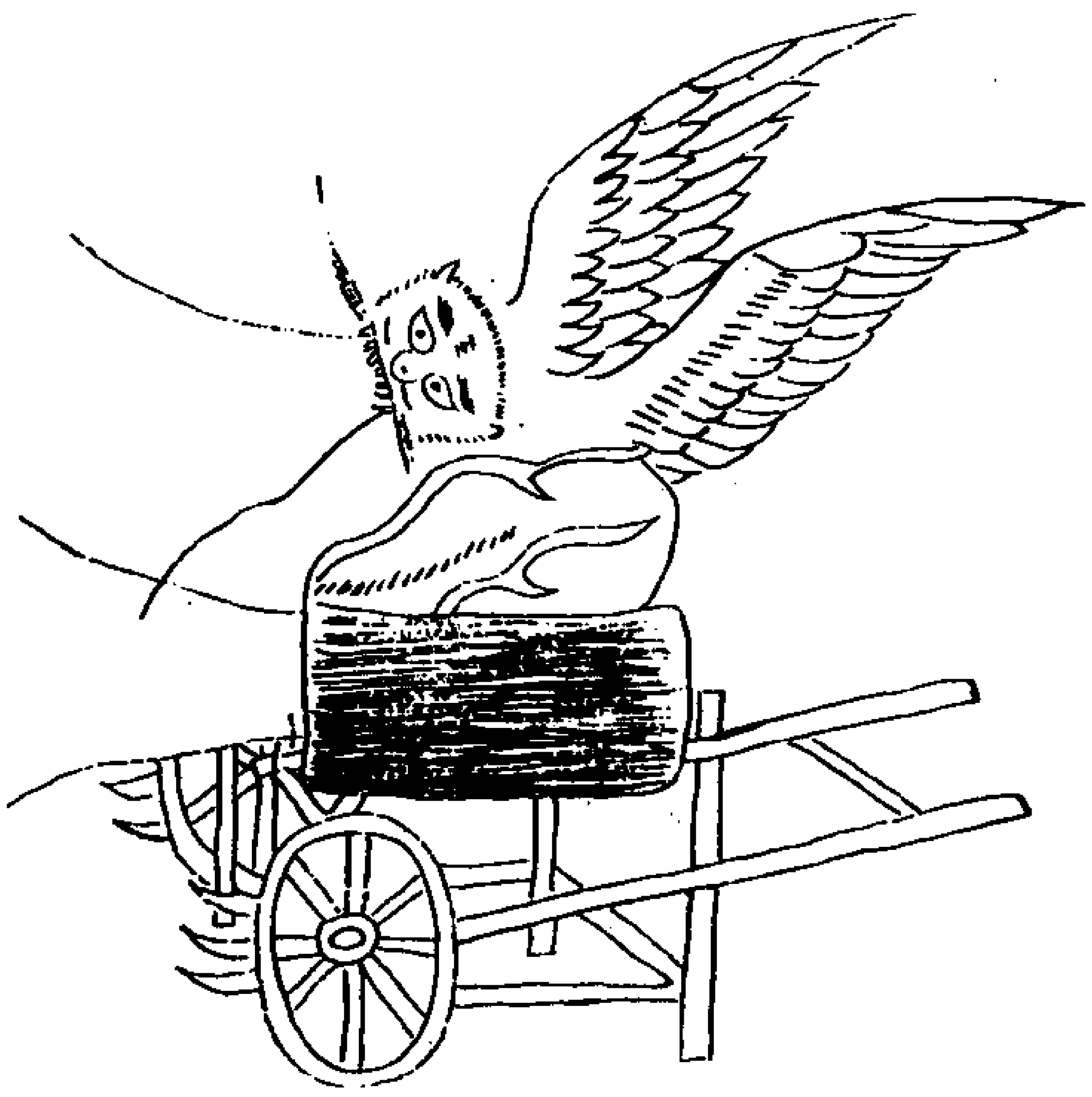
火龍神機櫃式

水陸遠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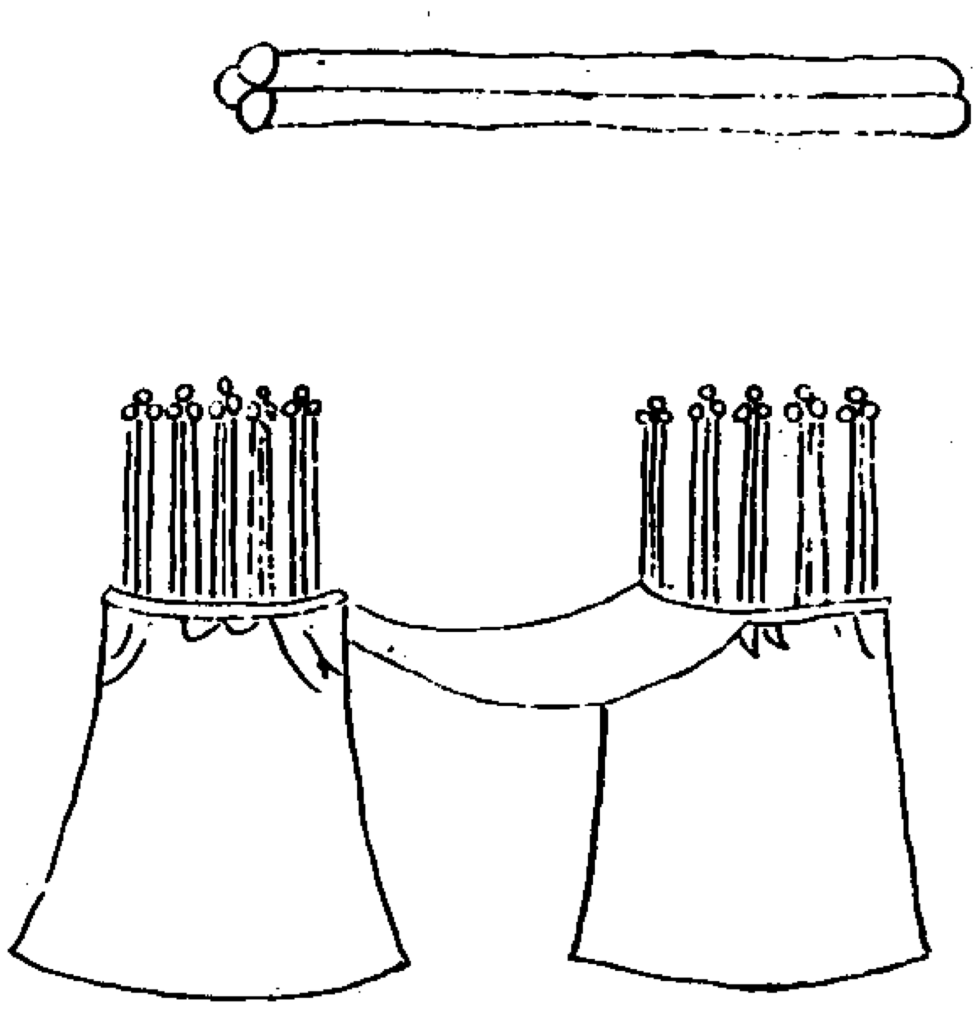
火龍捲地飛車式

用之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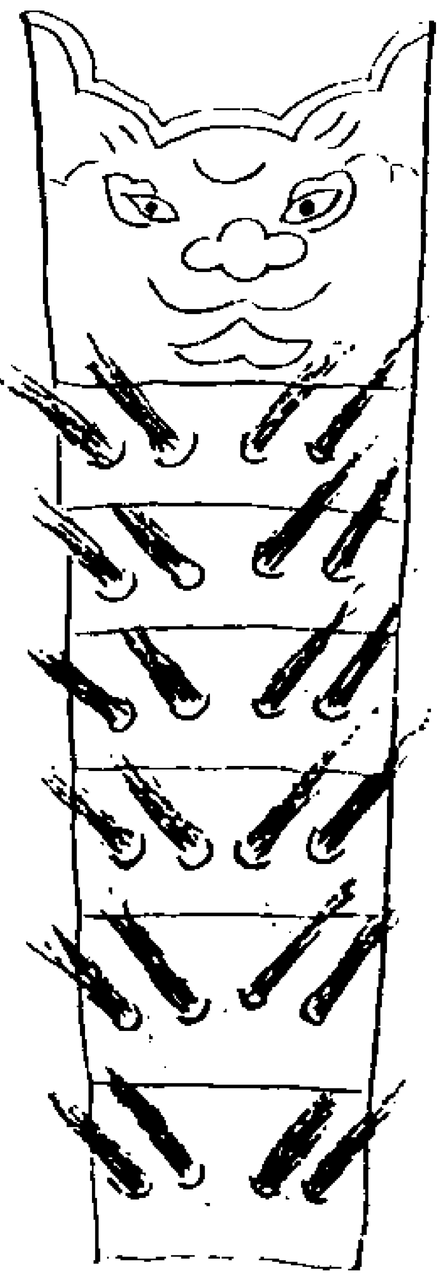
小竹將軍式

用之遠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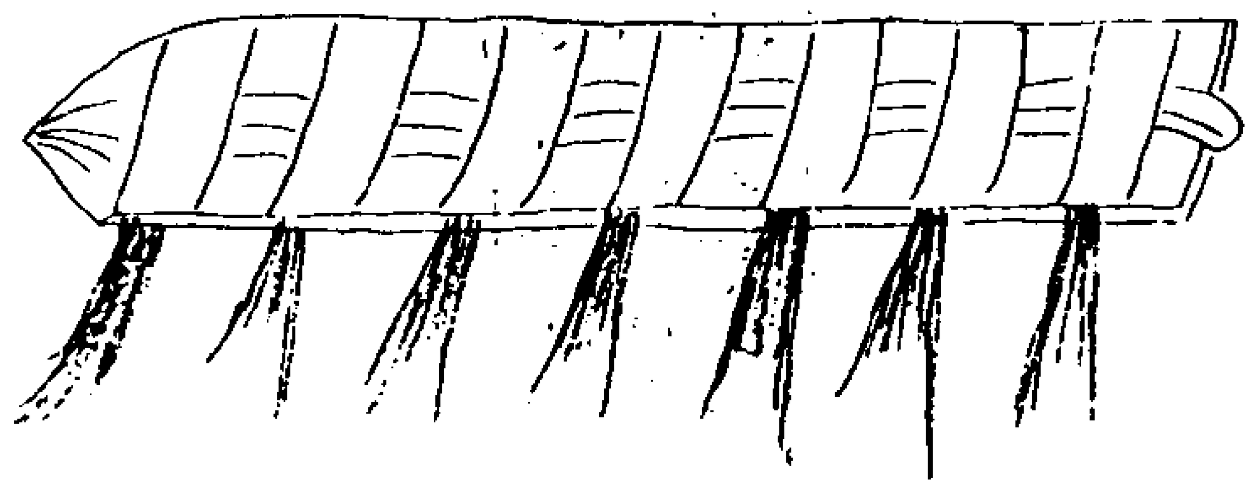
神行破陣火牌式

用之扎營立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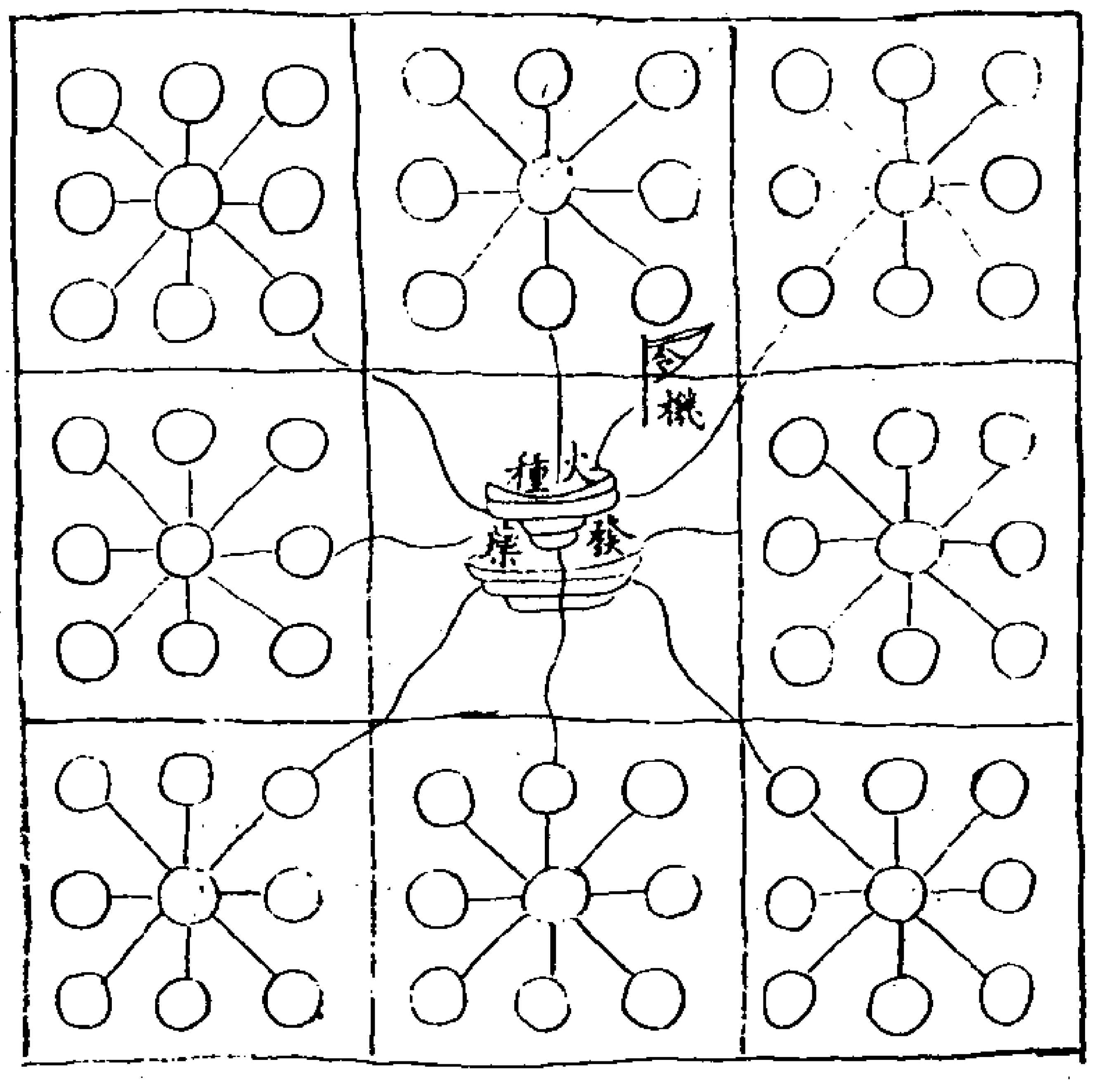
神仙自發排叉神銃式

用之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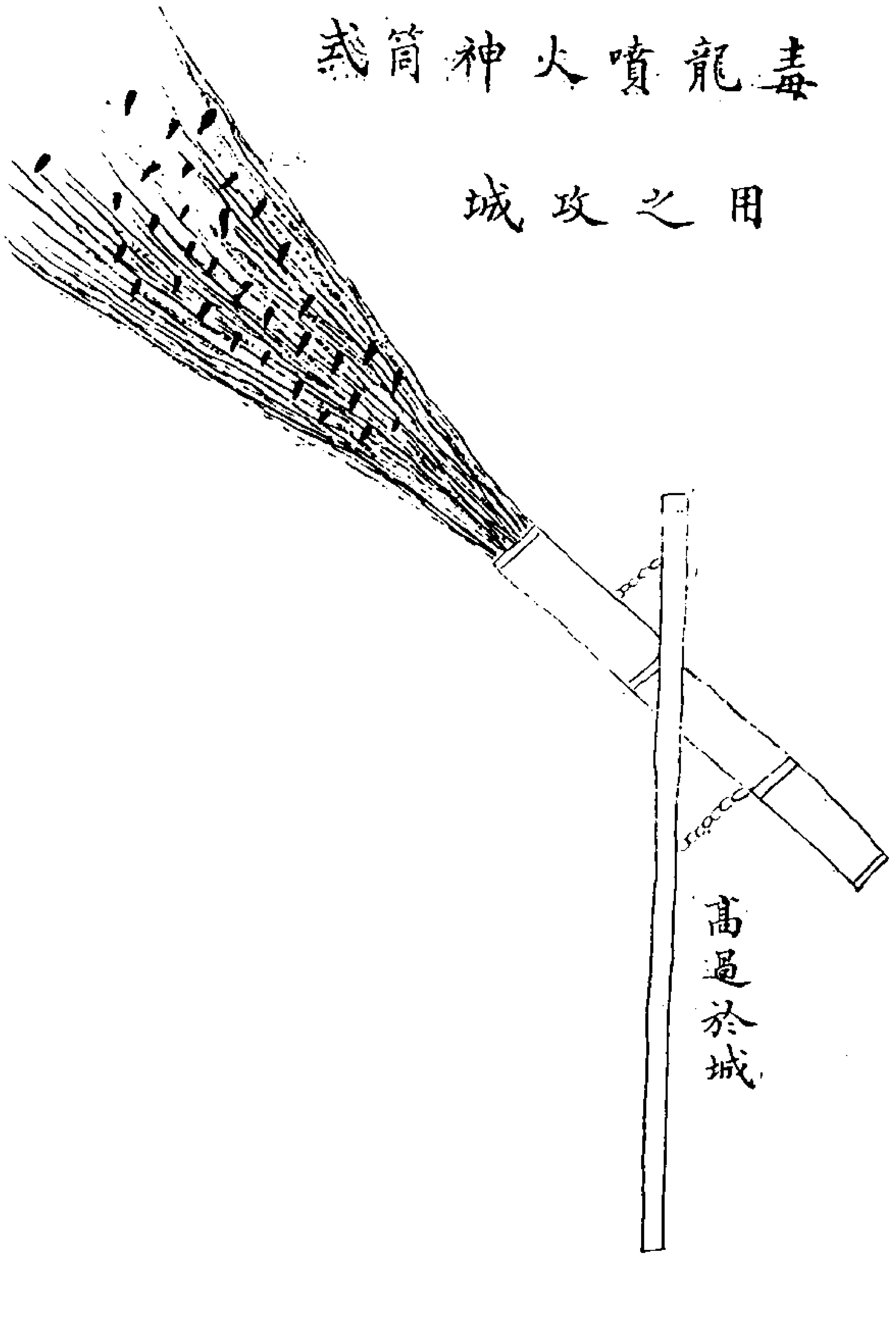
地煞神機砲式

埋伏神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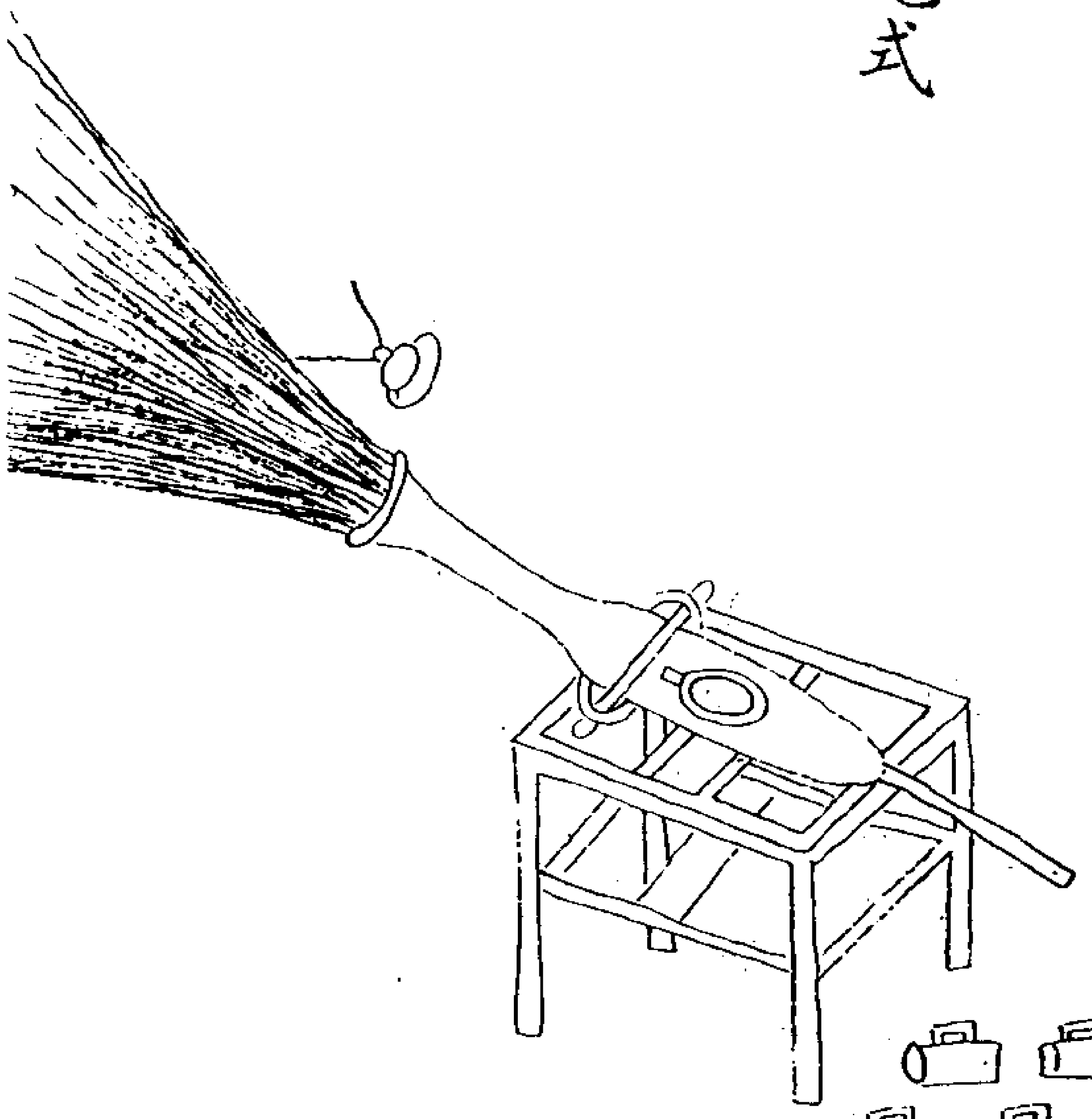


毒龍噴火神筒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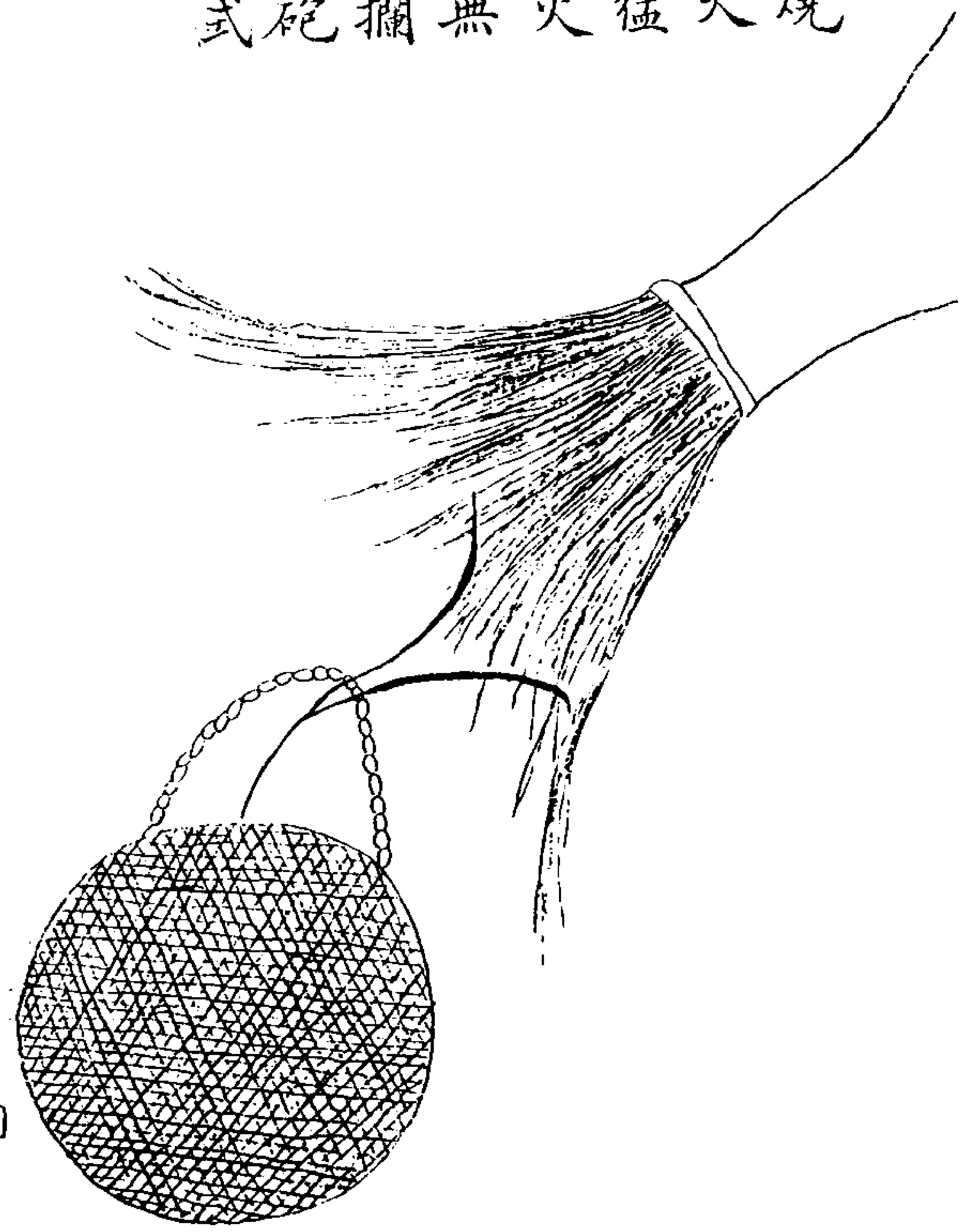
用之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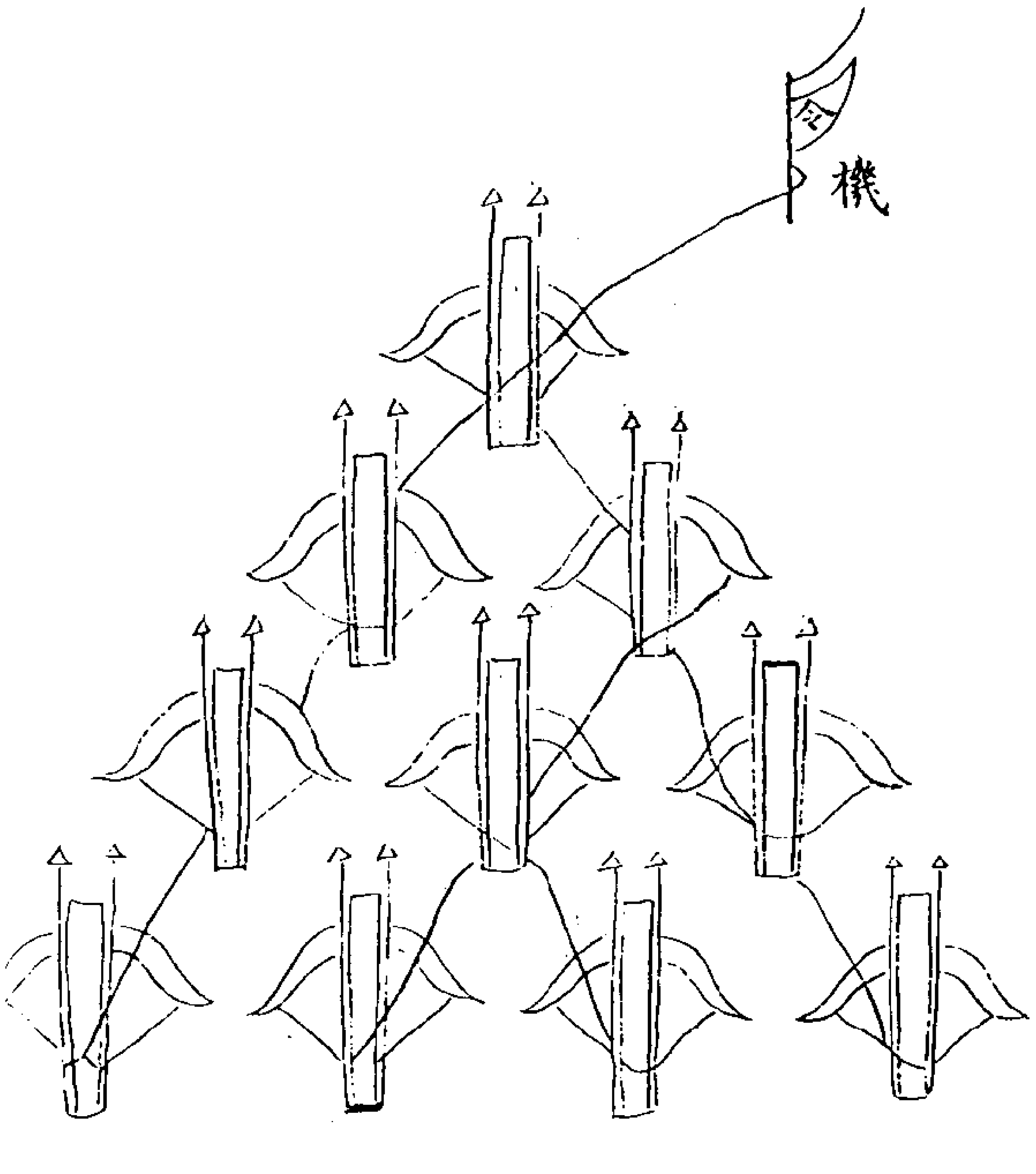
八面神威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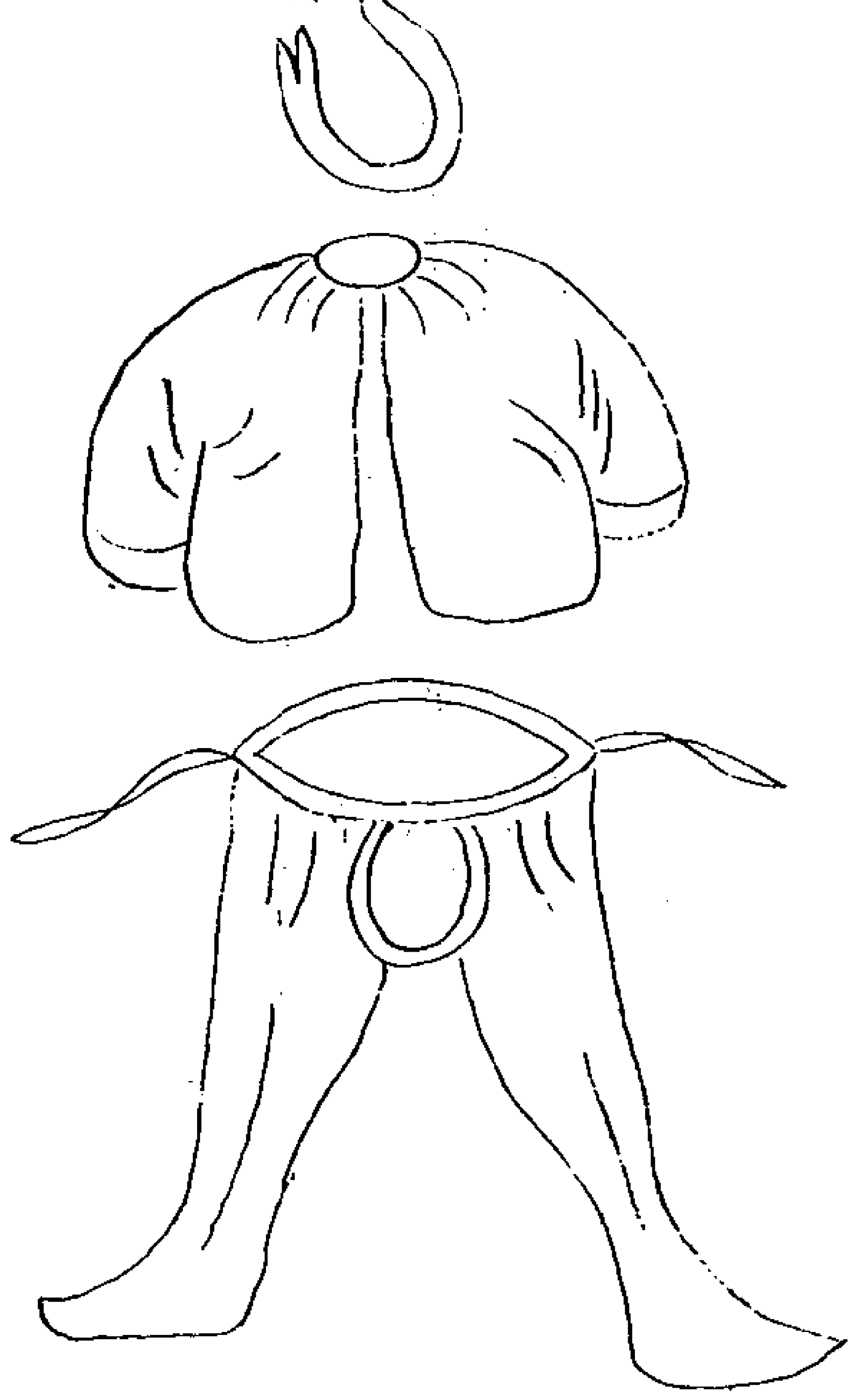
燒天猛火無攔砲式



伏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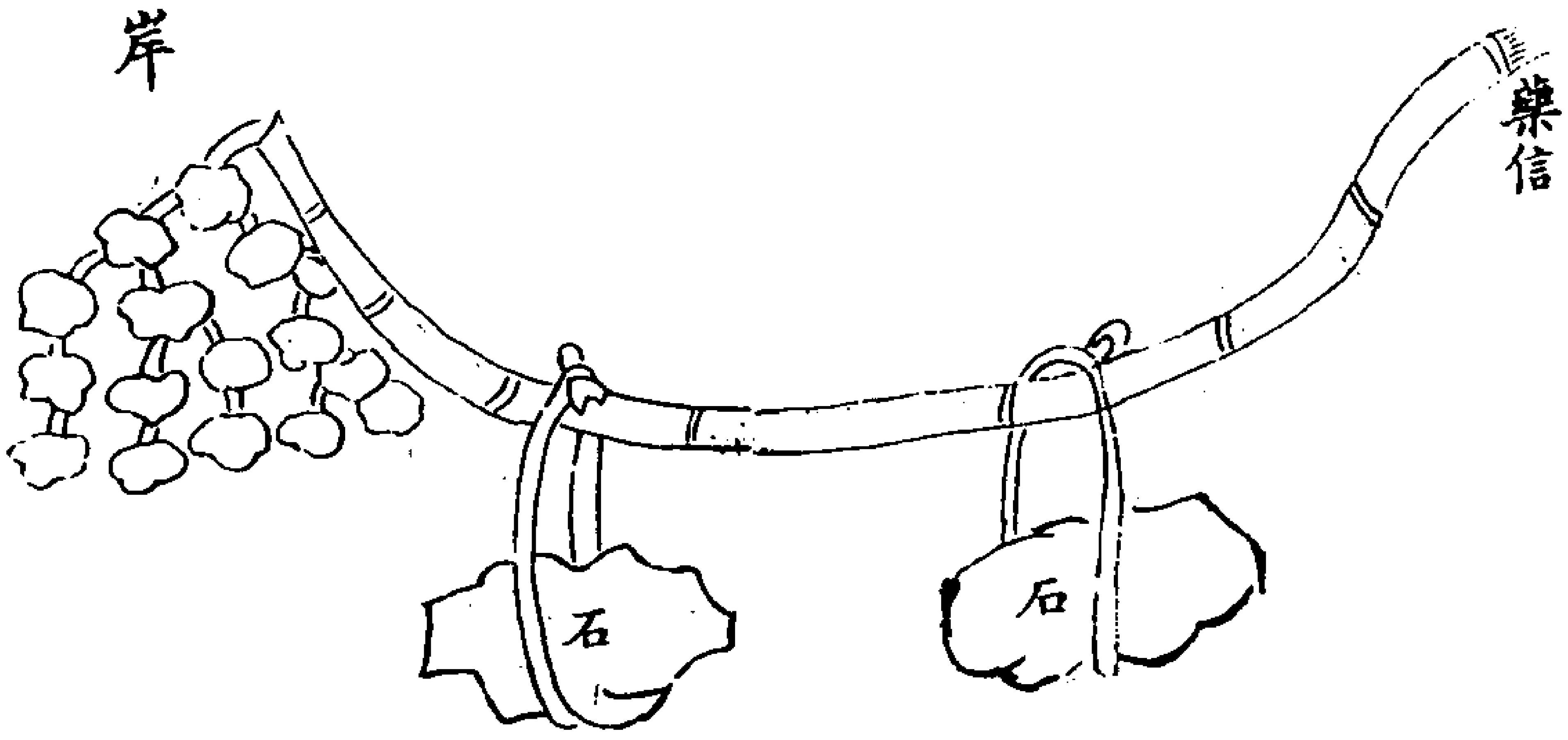
入水衣式



毒霧神煙砲式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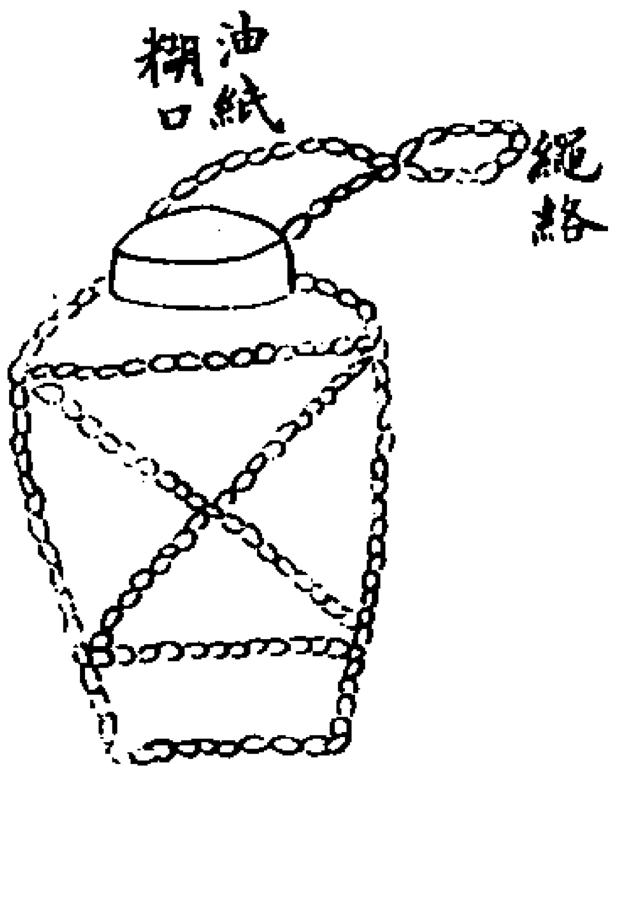
如八面砲架下狀其口中入小鐵砲藥信亦在大砲中意必大砲發小砲小砲在彼處發火即是式矣

渡水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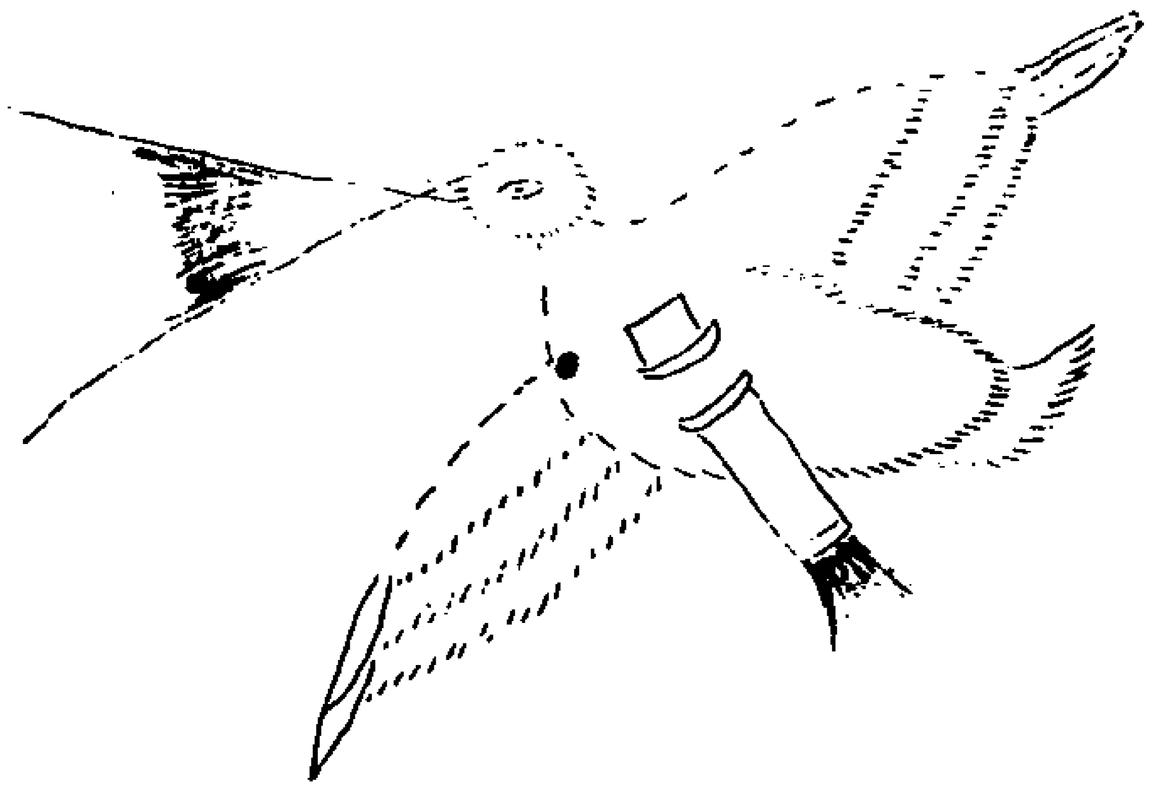
滑地神油式

用之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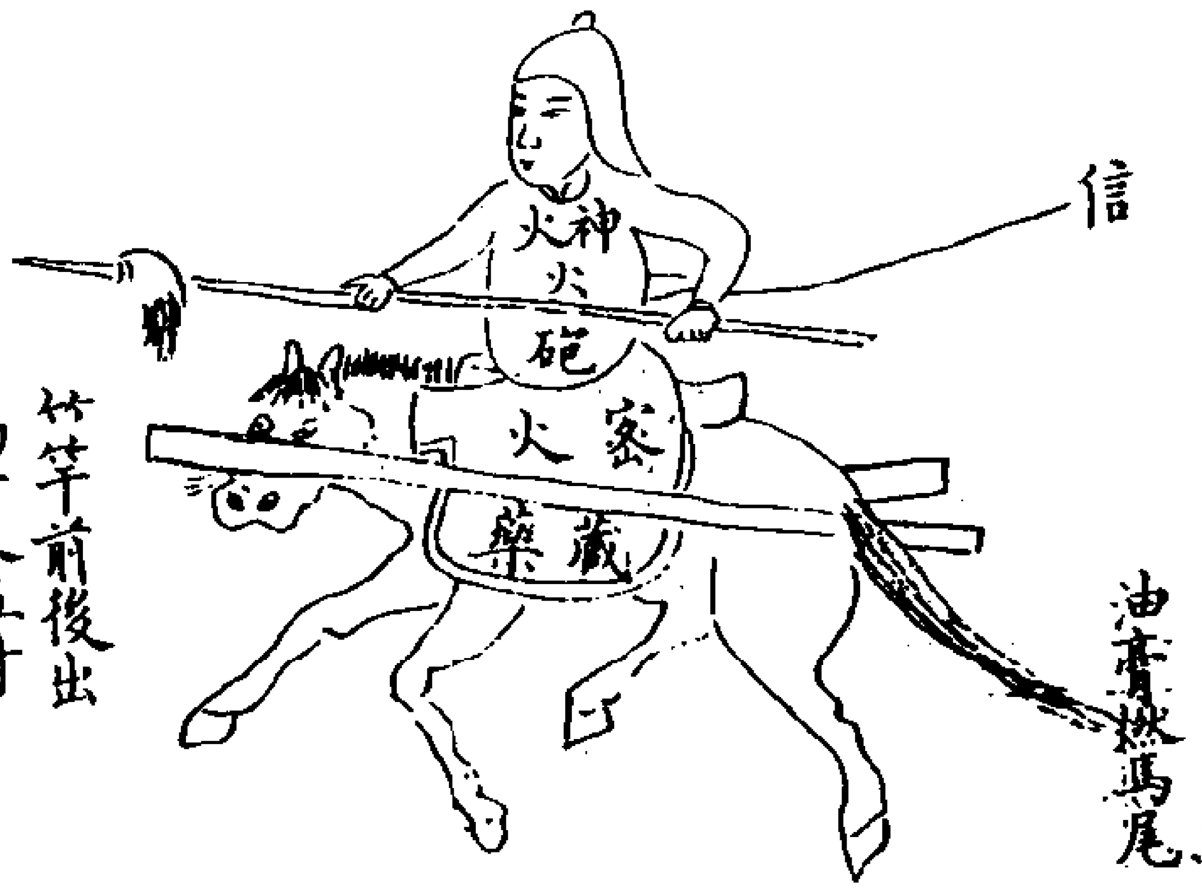
火鴉式

一様三隻便是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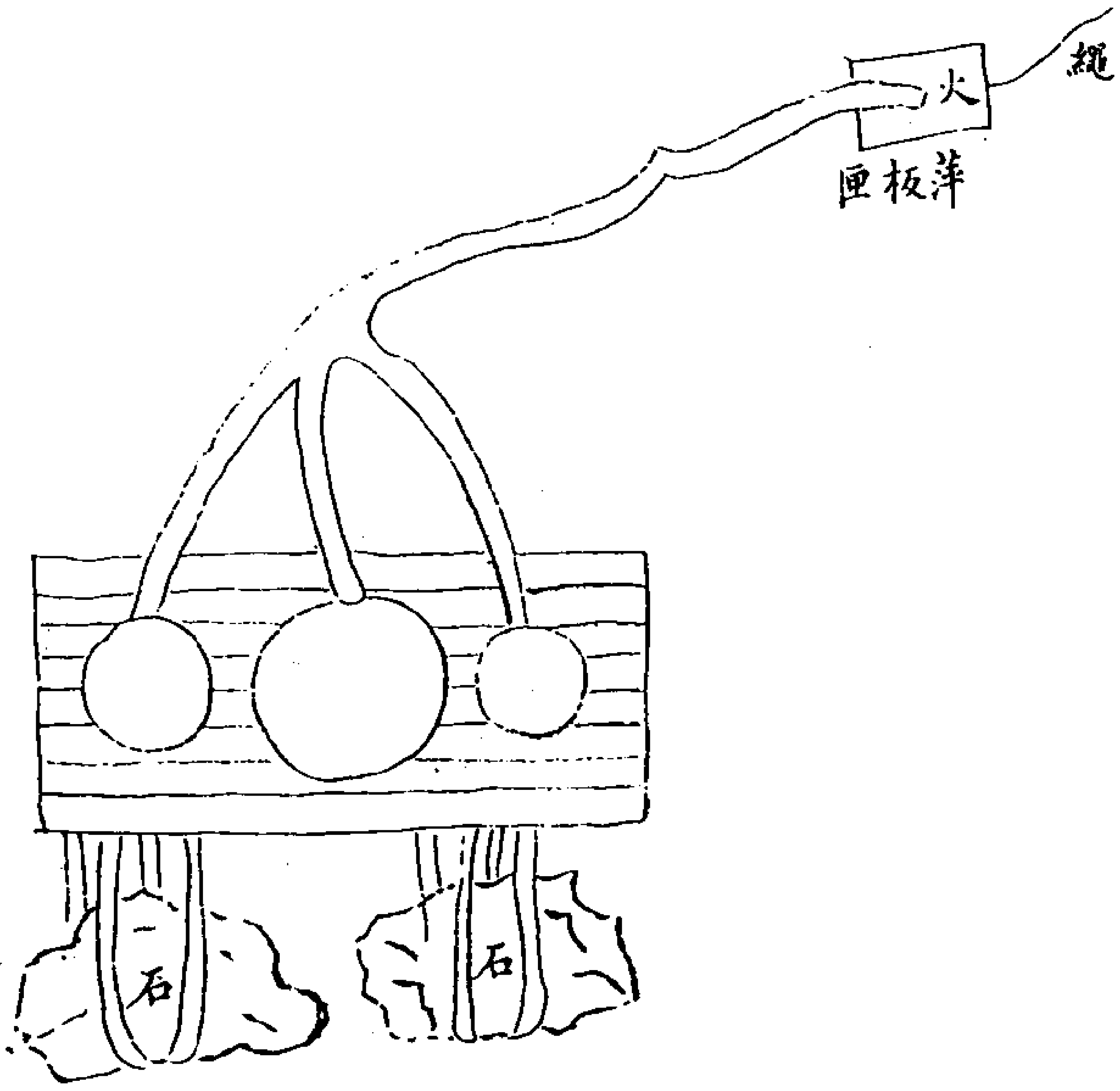


禦敵小神兵式

木人火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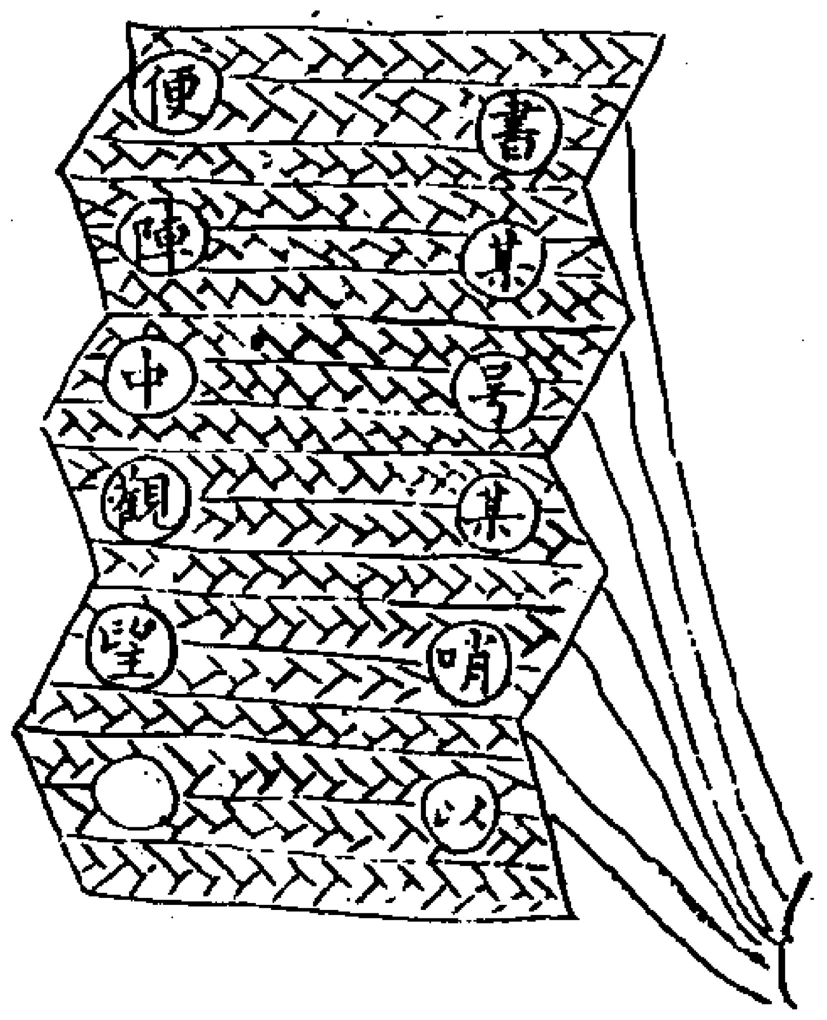


水底龍王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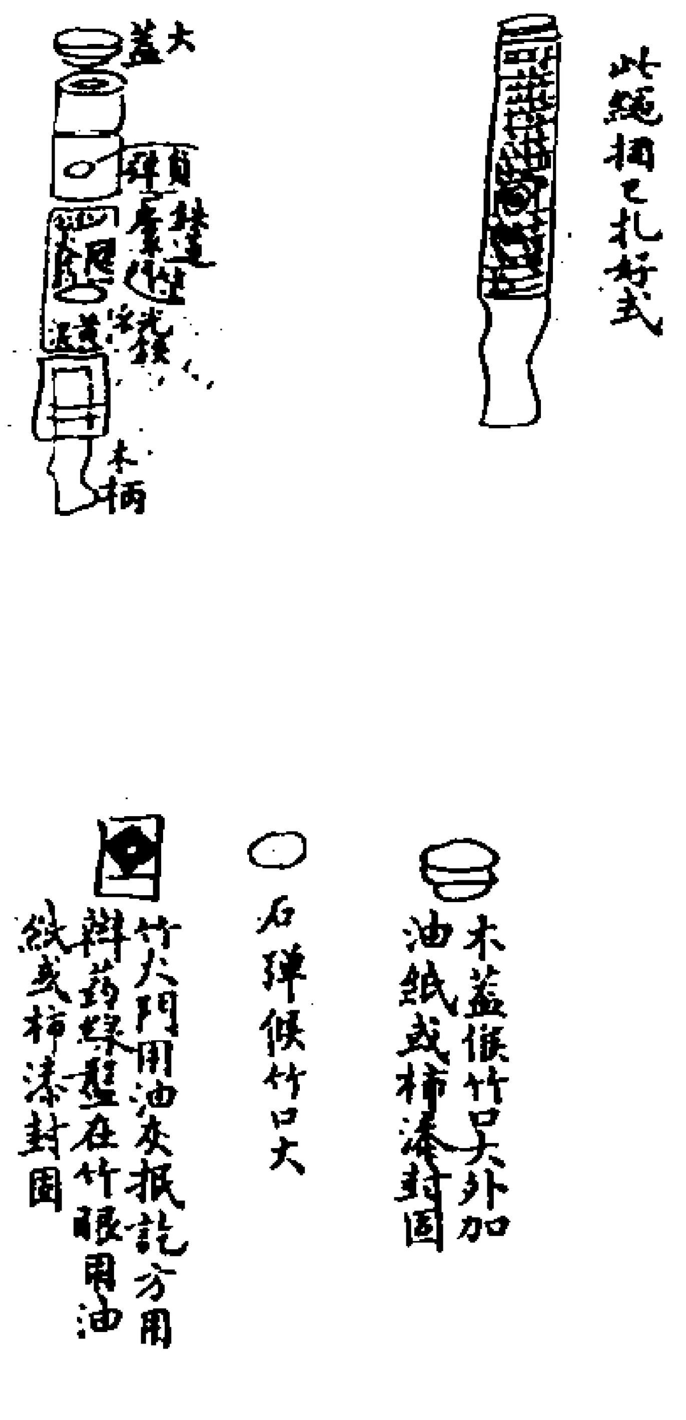


攔火衝敵神飛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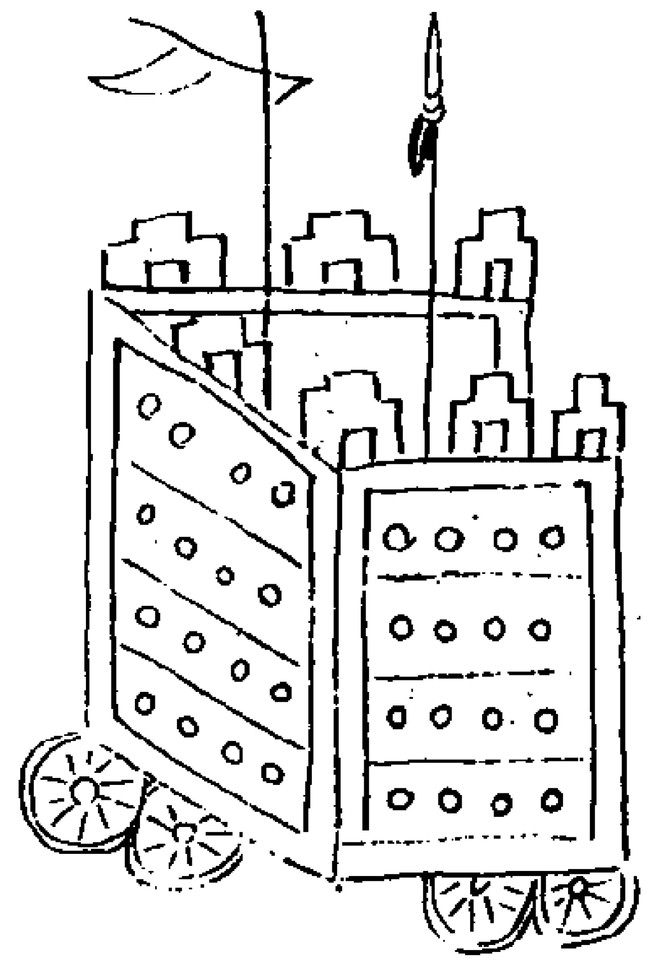
田之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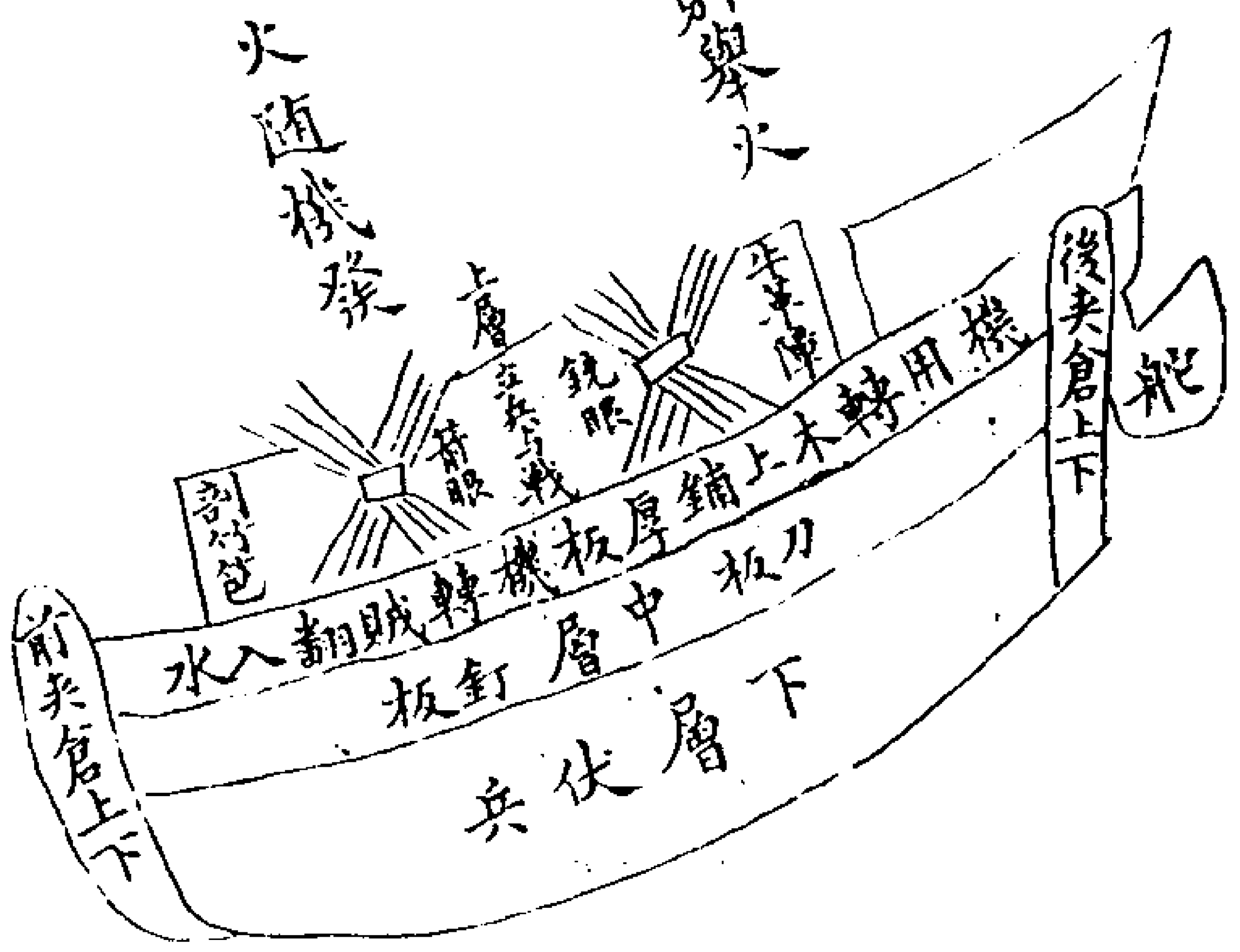
無敵大竹將軍式 補入



用竪木為平櫃上設女墻中分四層內排神弩神箭神銃下設雙輪以便推轉用壯士五人守之与神牌相間分為八門以便出入櫃藏遠器牌藏神火仍分奇正時出驍騎此安營之利器也



神飛獨角火龍舟式



道光庚子海上兵事起時承平久民不知兵革而戎器亦不修矣吾邑處江海之交歲六月夷船突福山港兵未登岸而市井一空先公奉母家居手無斧柯常自嗟憤寇退從邑舊家假此書手自鈔寫蓋有無窮之思焉六十年來海疆多故由庭戶而堂奧而几榻騷騷乎不可收拾也敬繹先公思患豫防之意流涕記之以告來者

光緒二十有六年五月六日男同龢謹記

續武經總要序

兵家之機微矣其氣通於律而其源根於大易粵稽往聖弧矢之利取諸睽門柝之制取諸豫設險之訓取諸坎不虞之戒取諸萃長子之帥取諸師至坤之卦凡十有五繫以示用衆之占

惓惓有抑陰扶陽之意世有契未畫之精者即敦陳而整旅皆師卦之屬也我
國家承平寖久思有日中之慮頃卜會請款選蠕觀望使者結軼於道勤勞不處賴
天子神武保固疆圉
特簡大中丞汪公塡撫上谷公終日乾乾如對諸壘與白登三雲諸臣戮力時韜期年而旌旂號令爲之精明虜卒守羈𩏶惟謹邊塞繫於苞桑不佞同時受
命來按茲土大閱將吏與聞其政竊嘆公政之有本矣已出溫陵趙

隱君所撰續武經總要披圖卒業皆古陣法也其演善辯訛姑未易軒輊大要其旨以易爲宗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先天後天互作體用吁是固極深研幾公所黙契者乎夫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亦猶水也因形則就中外

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奇正互變如環無端其於易爻屈伸盈縮消息往來寧有異也人患不知易耳易固萬化之原以明陣法述作一已故曰生生之謂易積卒垂象不能不

變爲握奇握奇不能不變爲五行三才五行三才不能不變爲兵農兵農不能不變爲魚麗荆尸崇卒以至八陣究於不可窮詰蓋通其變則啟胠戎廣咸助機權泥其窮則天地風雲舉非名相是有神焉憑乎其間何也

易者無窮之極也不觀隱君門人俞都護所著劒射二說乎試借爲喻昔魏丕造百辟飛景淬以清漳礪以礛礵飭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紀昌懸蝨垂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三年如車輪焉遂舉燕角朔蓬射之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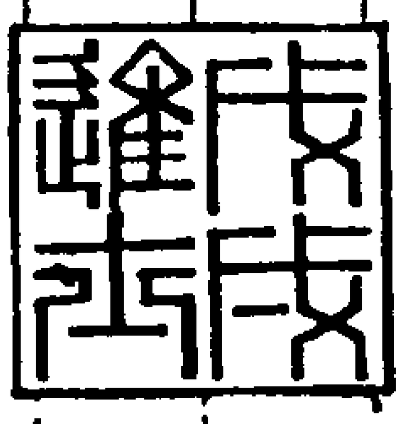
心而垂不絕豈非誠精之至可覩神明吾心自有眞易哉乃隱君上下古今秦漢而後少所取材獨忠武侯深相契慕今攷侯之言最著者無如澹泊寧靜於易何居乎迨按其立朝之事業行師之紀律罔非發揮大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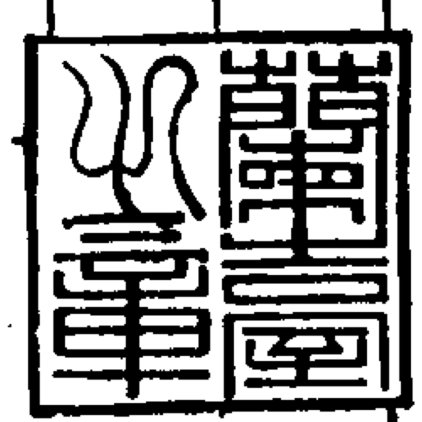
玅用始信澹泊寧靜非以作易實所由適易之路也誠味於中而有得焉思過半矣若夫戰守攻圍之方三門四種之要囊中丞公備兵晉安島夷猖獗設伏出奇以眾正之殲厥大難既效於天下無庸覆說爲也

萬曆甲寅春王正月

欽差閱視宣大邊務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東魯吳允中書





續武經總要序

予覽兵家之載籍蓋其富哉自留侯淮陰所叙次已百八十餘家及唐四庫書目所具至多矣迺宋曾公亮綜諸家方略爲書曰武經總要用兵者倣焉近世南閩虛舟趙君本學著韜鈐內外篇七卷其門人今都督虛江俞公大猷爲之發微并著劍經射法等篇合之凡八卷以續于武經總要校刻之而丐予爲之序夫兵之爲術以不窮爲奇言人人殊公亮之書非能悉衷也則宜有續之者矣趙君自序其內篇圖記表見者皆仁義節制攻守利

便古昔聖賢之制外篇演於後儒而繆沿以爲古法雖公亮所採亦辯正之而以孔明陣法爲宗蓋其用心已勤矣夫言以道吾心之精微而立言之所爲難者精微之未極則文繁之口滋異同之未諳則爭長之心勝是以言者雖多而少當也以況兵之詘申異變難於畫一非天下之至通不足以語於此而君生長泰平慨然有志務欲究見本末發天人之蘊定是非之衡辯哉其言之也可謂不惑於舊文而篤於自信者矣夫兵形陣勢象天則地制作校閱之精明心惟而手畫之以言乎素分

則然矣至於分合之相乘奇正之相生因敵變化
臨時裁成在我在彼有形無形失勢得勢鬼神與
憑茲所謂兵家之極致將帥之神武即三門四種
之術有所不能該又曷足以是非之辯槩之耶太
史公論孫吳且以爲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
必能言予於趙君未覩其行事所設施然俞公篤
信師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用以南征北伐所至
成功殊勳偉烈騰今照古不有徵於言之已行乎
史又稱李廣恂恂口不能道一辭而天下知與不
知皆慕其忠信今俞公恂恂爲世所重誠哉李將

軍也乃其著書發揚奇雋成一家言顧未見李將
軍述作何如也若俞公之書試有明效非徒空文
卓然當與兵家諸書並傳於世而無疑也時
嘉靖丁巳仲秋朔成都方湖王詢譔

重刊續武經總要目錄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韜鈐內篇
卷之一
天積卒陣記
積卒星陣圖　宋史天文志
伏羲師卦陣記　伏羲師卦陣圖
師卦九軍圖　師卦爻辭
軒轅黃帝握奇陣記

伏羲先天八卦圖　握奇陣圖
握奇九軍圖　握奇營衛圖
握奇經　握奇經傳義
太公五行三才陣記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圖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記
唐太宗問荅
周公農兵陣記
五人爲伍圖　二十五人爲兩圖
百人爲卒圖　五卒爲旅圖

五師爲軍圖　小國一軍圖
次國二軍圖　大國三軍圖
天子六軍圖　周禮教閱立表圖
周禮
鄭國魚麗陣記
周二十五車爲師圖
鄭二十五車爲偏圖
鄭魚麗陣圖　左傳

卷之二

楚國荊尸陣記

楚十五乘爲偏圖　荊尸陣圖
左傳
晉國崇卒陣記
晉四軍陣圖　五軍陣圖
崇卒陣圖　左傳
吳國鷄父陣記
吳九乘爲偏圖　鷄父陣圖
左傳
齊國內政陣記
管仲內政陣圖　晉國語

齊莊公伐衛陣圖　左傳
齊國司馬穰苴握奇陣記
穰苴握奇陣圖　杜佑通典
孫武子乘之陣記
伏羲六十四卦方陣圖　又圖
邵子大易吟乘之陣圖　兵勢篇
戰圖象棋陣記
象棋一面陣圖　六十四子圖
四面陣圖　事物記源
宋書

漢韓信垓下五軍陣記
垓下五軍陣圖　漢史記

卷之三

漢諸葛亮八陣記
河圖　洛書九宮圖
文王後天八卦圖
諸葛亮四奇四正陣圖
八陣開門圖　教閱方陣圖
圓陣圖　曲陣圖
直陣圖　銳陣圖

唐太宗問荅　草木子
騎兵三圖　騎兵說
晉馬隆扁箱車陣記
扁箱車陣圖　馬隆傳
唐李靖六花陣記
諸葛亮鈎連蟠曲八陣爲六陣圖
李靖變八陣爲六圖
六花陣圖　六花布列車騎圖
唐太宗問荅　武經總要
六花教閱圖　六花方陣圖

圓陣圖　曲陣圖
直陣圖　銳陣圖
唐太宗問荅　講武儀註
六花七軍營圖　武經總要
七軍偃月營圖　武經總要

卷之四

唐李靖四門斗底陣記
七軍行軍次序圖　武經總要
七軍行引圖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武經總要
唐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通鑑綱目
杜佑布列十二將兵圖
杜佑通典
唐李靖十二辰陣記
李靖十二辰陣圖　唐太宗問荅
武經總要
宋太宗皇帝平戎萬全陣記

太宗平戎萬全陣圖
武經總要
宋真宗皇帝常陣記
真宗常陣圖　武經總要
韜鈐外篇

卷之五

太乙陣辯
太乙直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八陣圖　太乙統宗寶鑑
風后握奇陣辯

風后握奇陣圖　獨孤及八陣圖
穰苴握奇營辯
穰苴握奇營圖　虎鈐經
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常山蛇陣圖
常山蛇首尾相救圖
裴緒新令
孫武子八陣辯
方陣圖　圓陣圖
牝陣圖　牡陣圖

車輪陣圖　罘罝陣圖
衝方陣圖　鴈行陣圖新令
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正義分配陣圖　正義
正氏分配陣圖　慈胡王氏斷
張熚分配陣圖　張熚法
諸葛亮八陣八形辯
天覆陣圖　地載陣圖
風揚陣圖　雲垂陣圖
龍飛陣圖　虎翼陣圖
鳥翔陣圖　蛇蟠陣圖
李筌經
卷之六
諸葛亮新變八陣八形辯
圖同前　張熚太乙統宗
諸葛亮六陣辯
八陣爲六陣圖　六陣風揚圖
六陣雲垂圖　六陣龍飛圖
六陣虎翼圖　六陣鳥翔圖
六陣蛇蟠圖

諸葛亮五行陣辯
土方陣圖　金圓陣圖
水曲陣圖　木直陣圖
火銳陣圖
諸葛亮八陣六陣鉤連蟠曲辯
八陣鉤連蟠曲圖
張熚續編天地風雲衡軸配合八陣法
六陣鉤連蟠曲圖
張熚續編天地風雲衡軸衡分配六陣
奇正法

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辯
十二將兵配合周制車乘圖
張燁續編天地風雲衡軸衝分配八陣
奇正法
馬隆偏箱車陣辯
馬隆偏箱車配握奇陣圖
俗傳風后握奇經馬隆八陣圖賛
卷之七
李靖六花陣辯
李靖六花陣圖

李靖五花陣變爲六花陣辯
五花陣變六花陣圖
雜兵書
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
牝陣圖　牡陣圖　衡方陣圖
車輪陣圖　罘罝陣圖
鴈行陣圖　容輜重方陣圖
武經總要宋神宗新陣法
許洞四陣辯
飛鶚陣圖　長虹陣圖

重霞陣圖　八卦陣圖
虎鈐經四陣論
諸葛亮陣法正宗十八勢
分陣隊第一勢　定將校第二勢
發行結陣第三勢　營柵第四勢
初布陣第五勢　歛兵待敵第六勢
嚴陣挑戰第七勢　先鋒應敵第八勢
敵攻左哨第九勢
敵攻兩哨第十勢
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

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
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
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
戰勝追逐第十五勢
收陣整兵第十六勢
据險阻敵第十七勢
回軍轉戰第十八勢
韜鈐續篇
卷之八　俞大猷編輯
劒經一百四十餘條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一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韜鈴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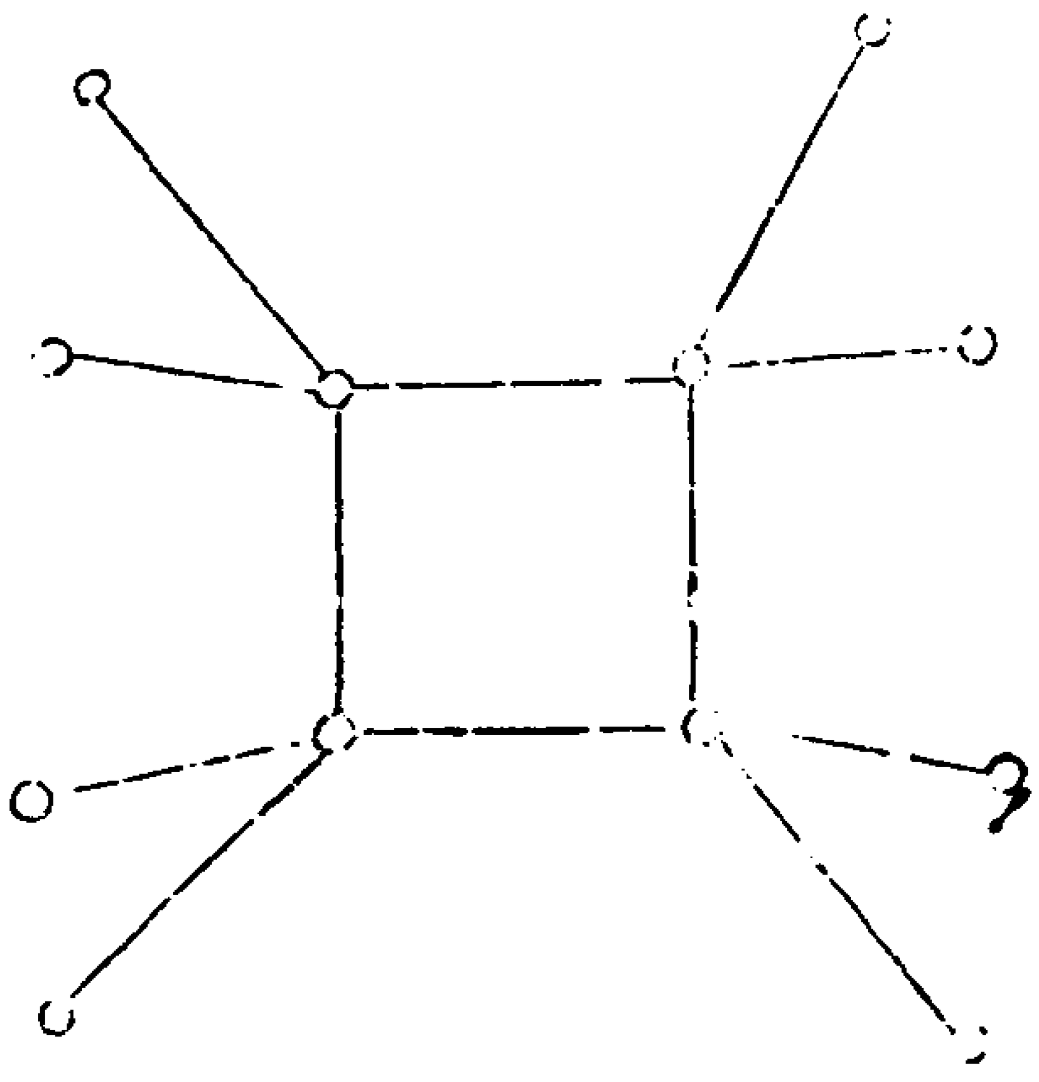
內篇天人世次爲序衍陣二十有二首無非仁義節制攻守便利皆古之聖王賢將所作者也爲天道所秘識之者鮮學不避泄漏之譴集爲內篇各名而記之繪爲圖纂爲法各係于諸記之下其與陣法相爲表裏可證其義者併圖其間所以便人索其理也是書也

因古無傳故爲內篇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　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　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　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　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　天陣布也內體方　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　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　天衡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　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　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而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　散有八陣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偶命於八正八正取槩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盖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黙調者盖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積卒五營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屬心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爲吉明則有一兵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熒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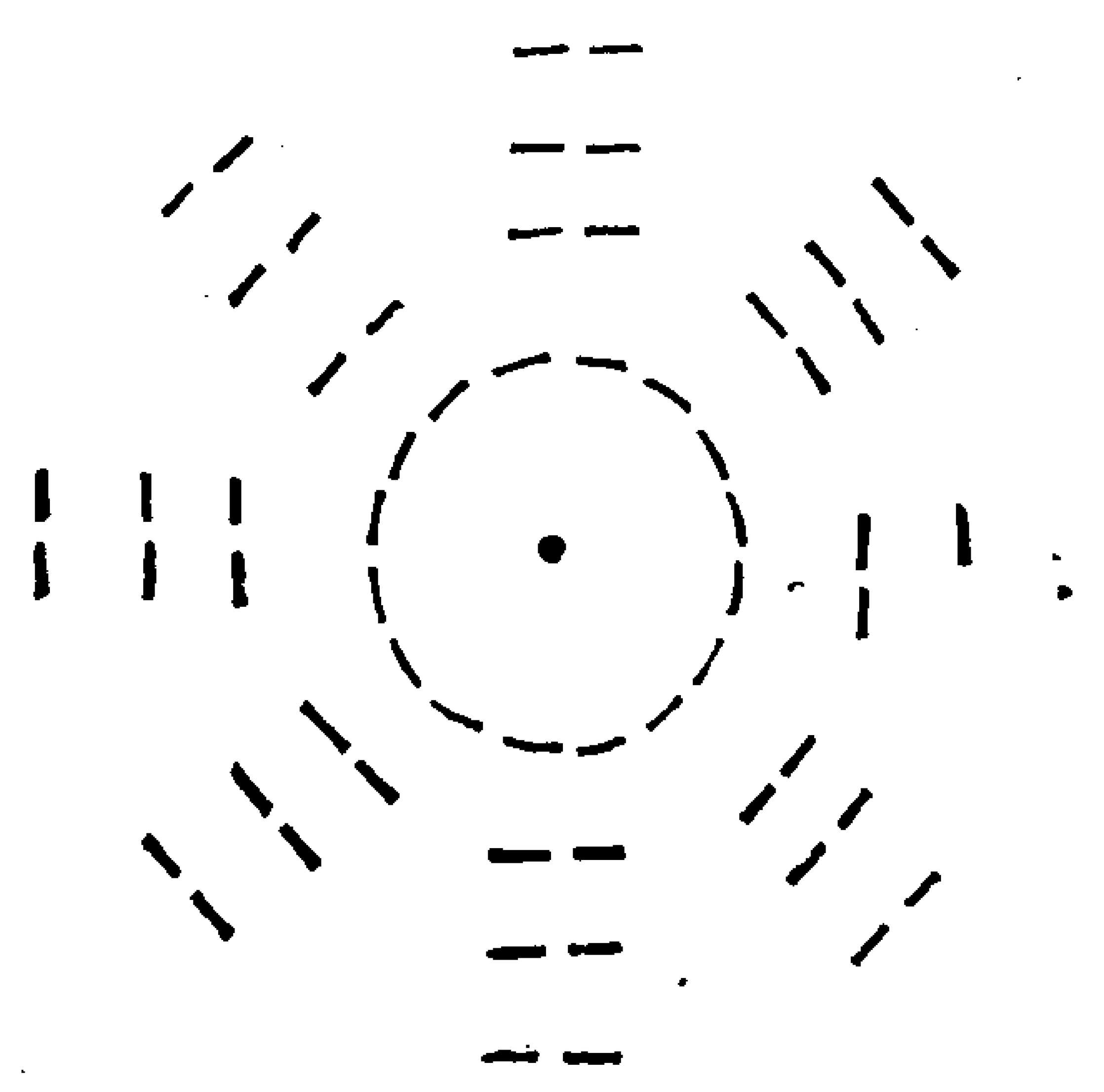
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於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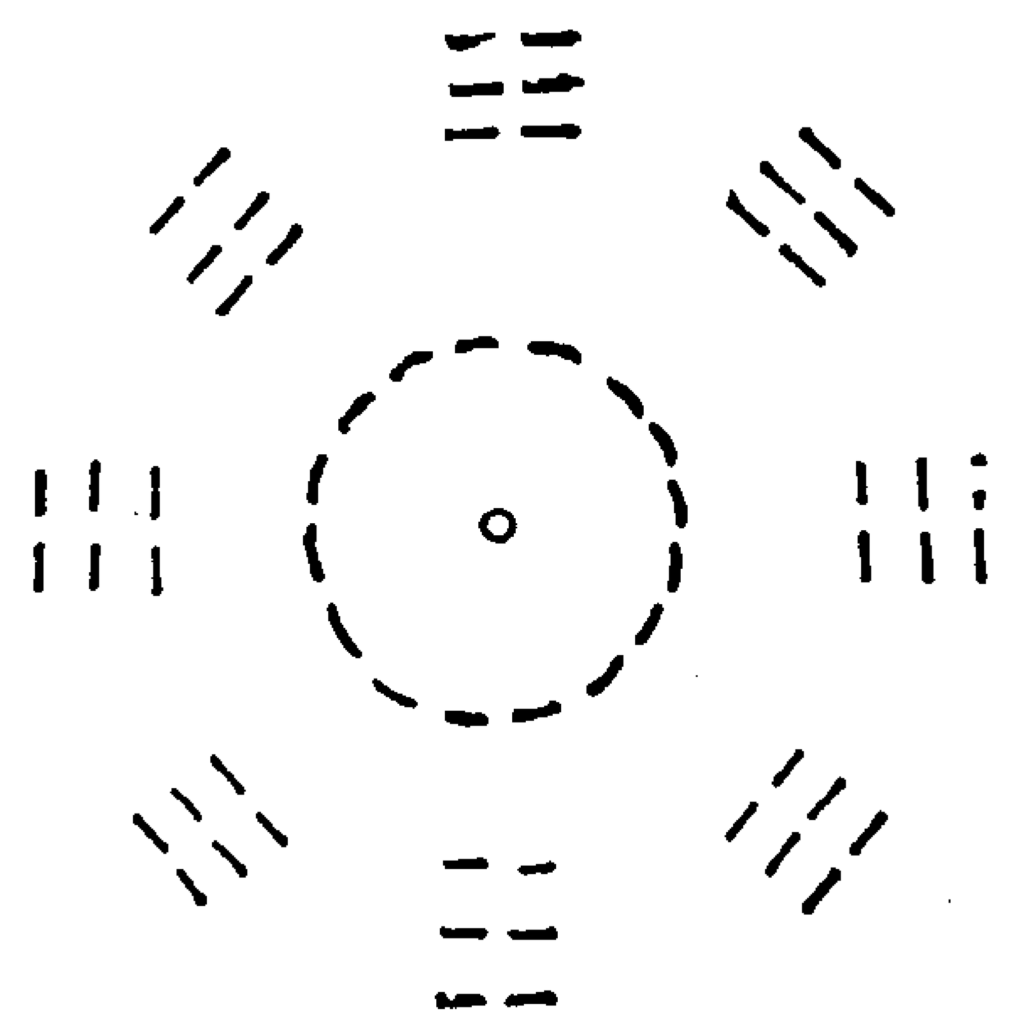
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

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
此之謂與

伏羲師卦



師卦九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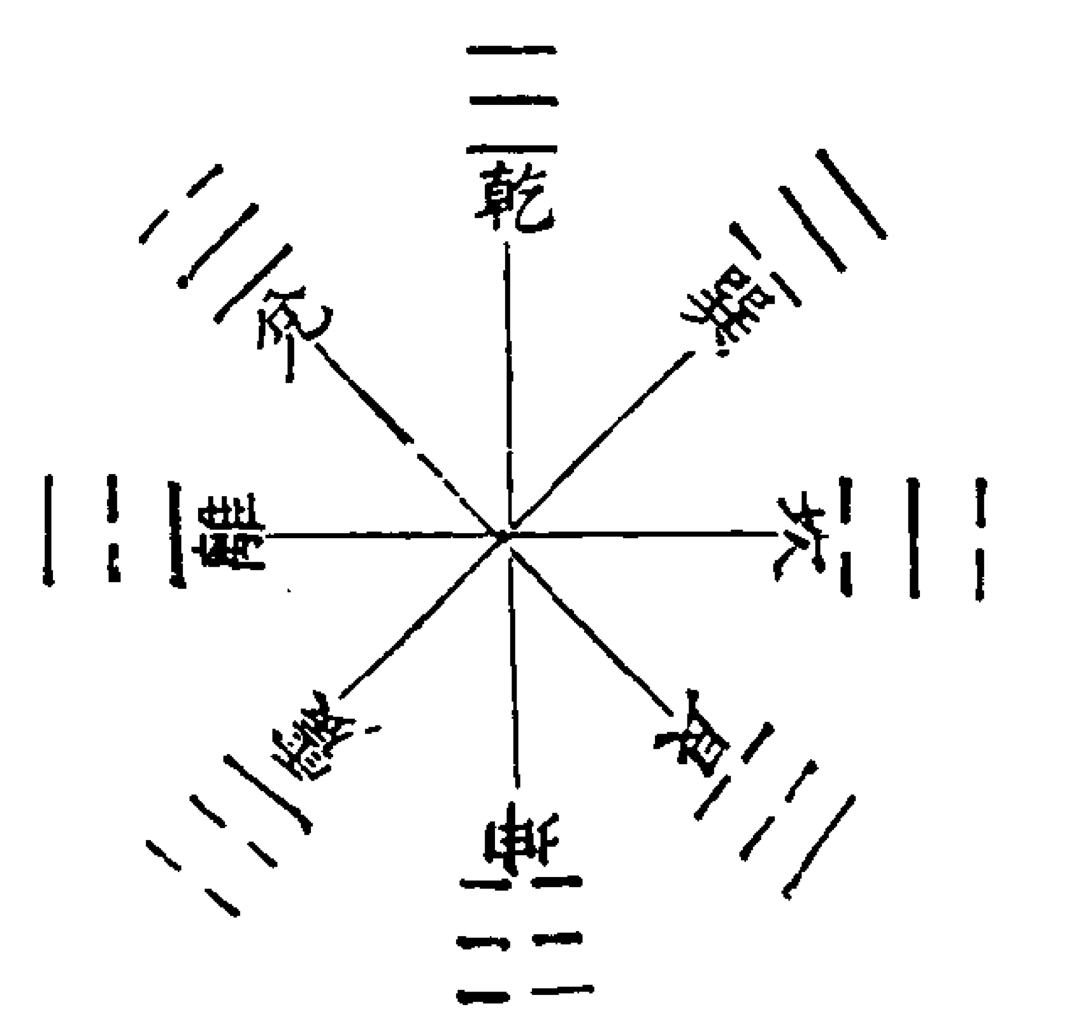
☵☷坎下坤上

師伏羲貞丈人吉無咎文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公彖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孔子

握奇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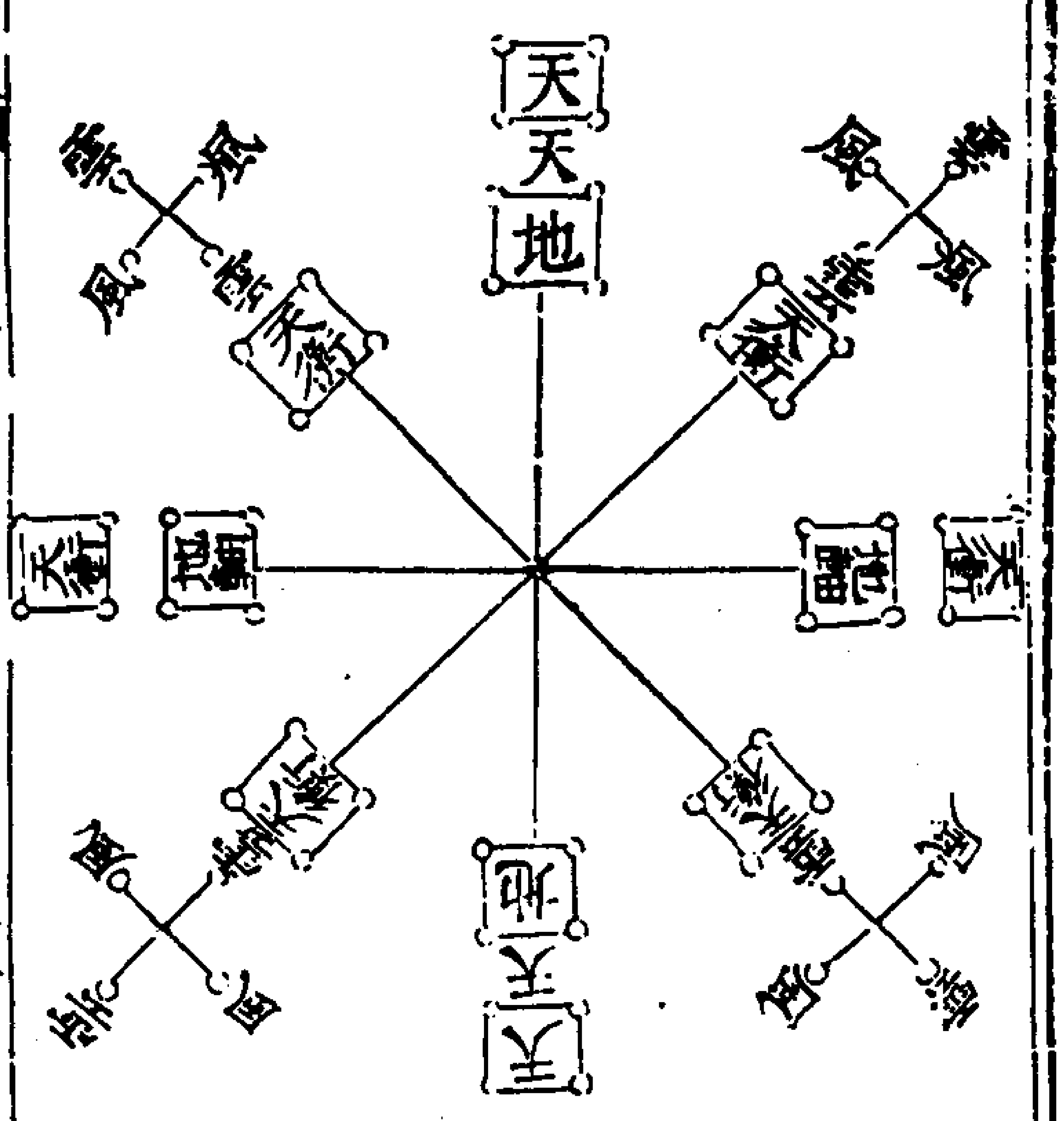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次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皷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爲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著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爲四坎其畫有八其著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揄罔于坂泉擒蚩尤於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伏羲縱布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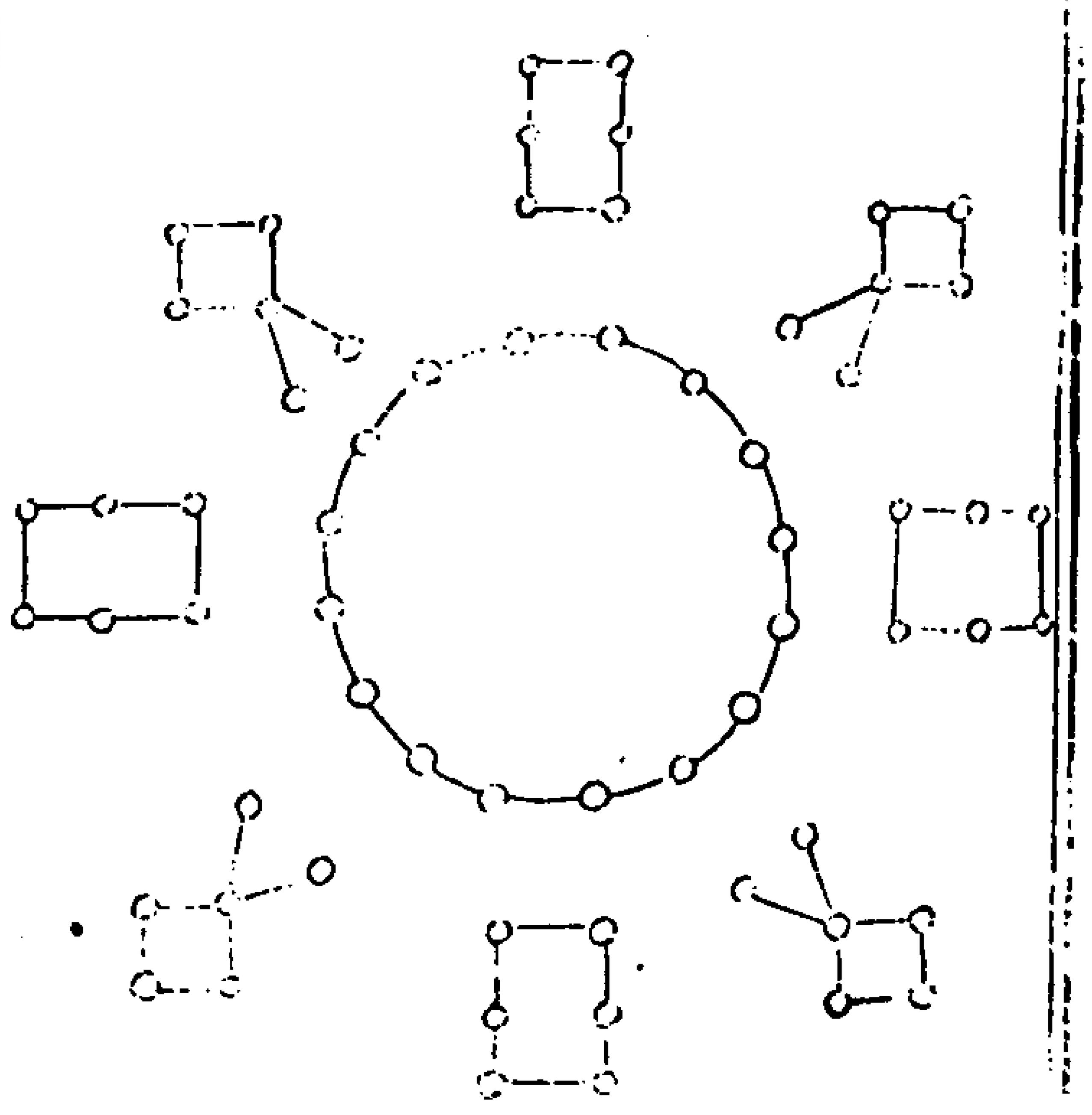
係辭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八卦對待方位也

黃帝縱布握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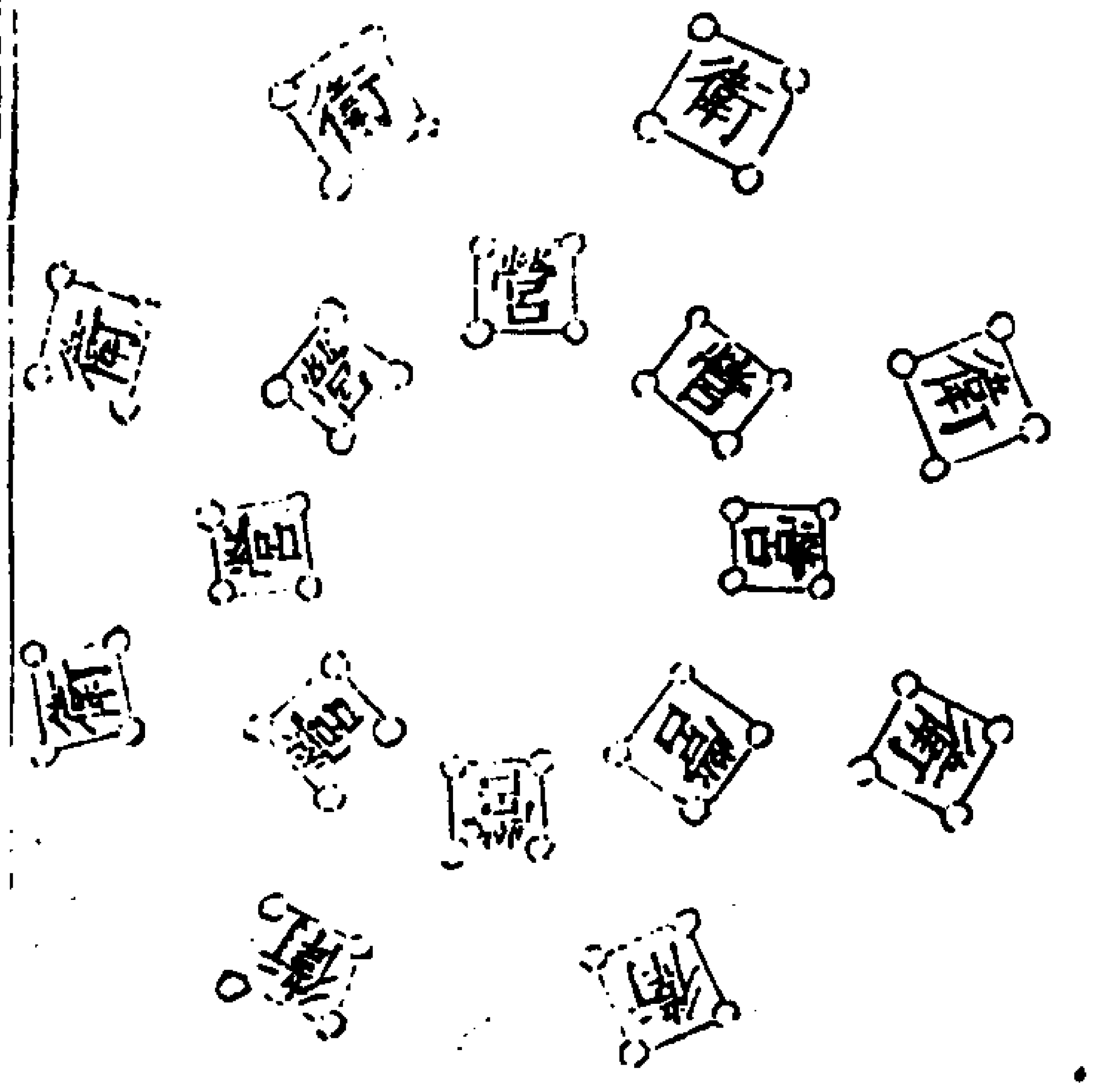


黃帝握奇經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握奇九軍陣



握奇營衛



黃帝握奇經曰（風后所作）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眞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之等註相雜盖范蠡樂毅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爲傳以係於經文之前人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蠡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後錯而爲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於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畧辨別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大傳范蠡樂毅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圈外小註即公孫弘增字發明之文也）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衝八隊天衝八隊風）三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衝八隊雲）○天地之衝爲虎翼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壘敵即列其後奇兵以掎角重列不動）或分而爲八或合而爲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觭類而長）天圓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衝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經曰縱布二天二

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虛實二壘是也○天前衝居其左天後衝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釋註天員布以下以此徵有差異而莚蝥樂敘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呂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制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剪商乃繕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爲九區中區爲中軍外八區爲外營制軍三萬分爲五軍布于中央四偶以爲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爲閱地教閱之所盖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西南金位東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爲奇猋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盖天位乎上人位乎中

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巳或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皆爲天才山川險易丘陵水草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後世兵家臆度之說悞之甚矣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

金陣		水陣
	土陣	
火陣		木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增五行為三才陣

金陣	天陣	水陣
人陣	土陣	人陣
火陣	地陣	木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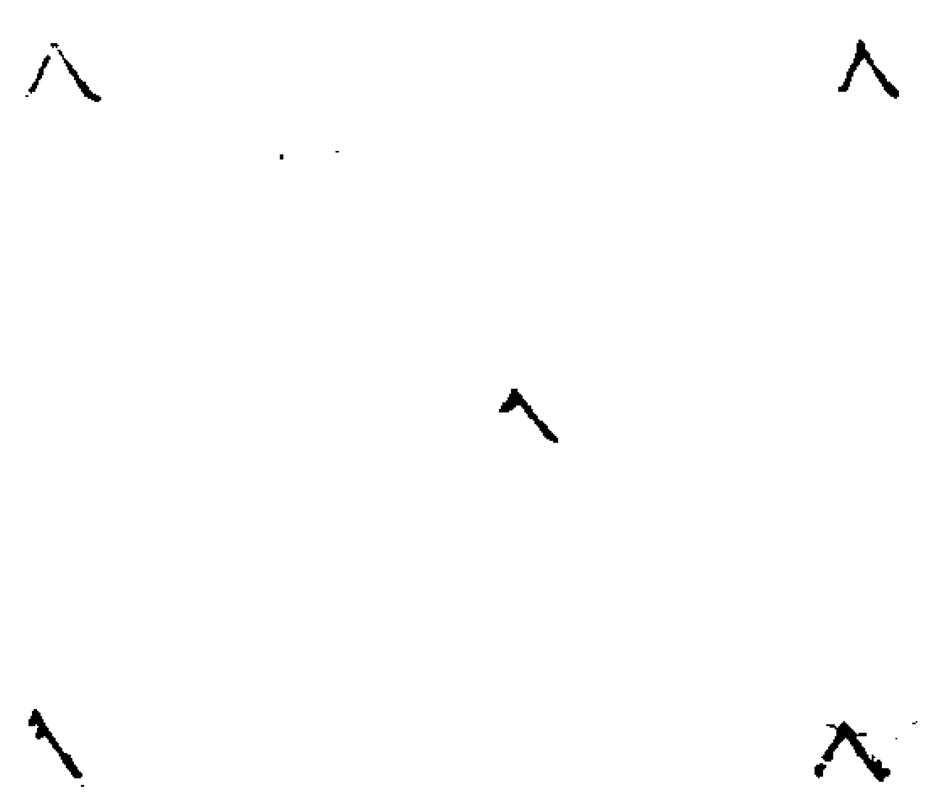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為三防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為井字四百畝為公田外四旁八百為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為三才之陣也

農兵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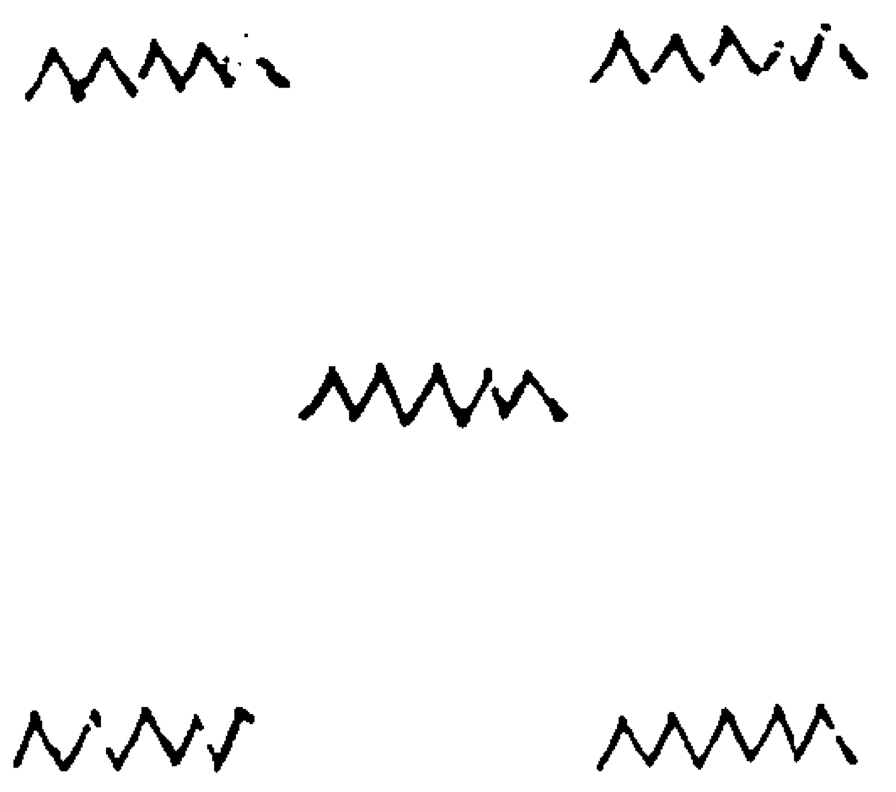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茁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

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為伍同伍為列比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兩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備後為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畧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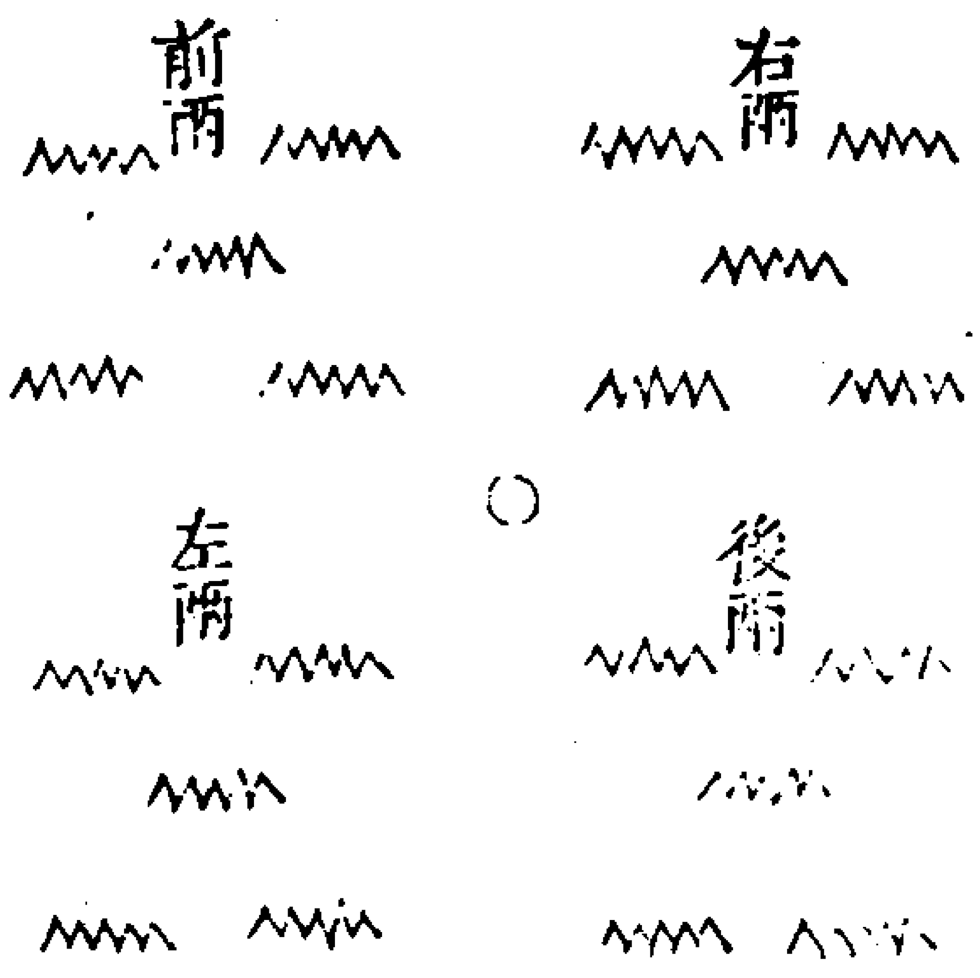
五人爲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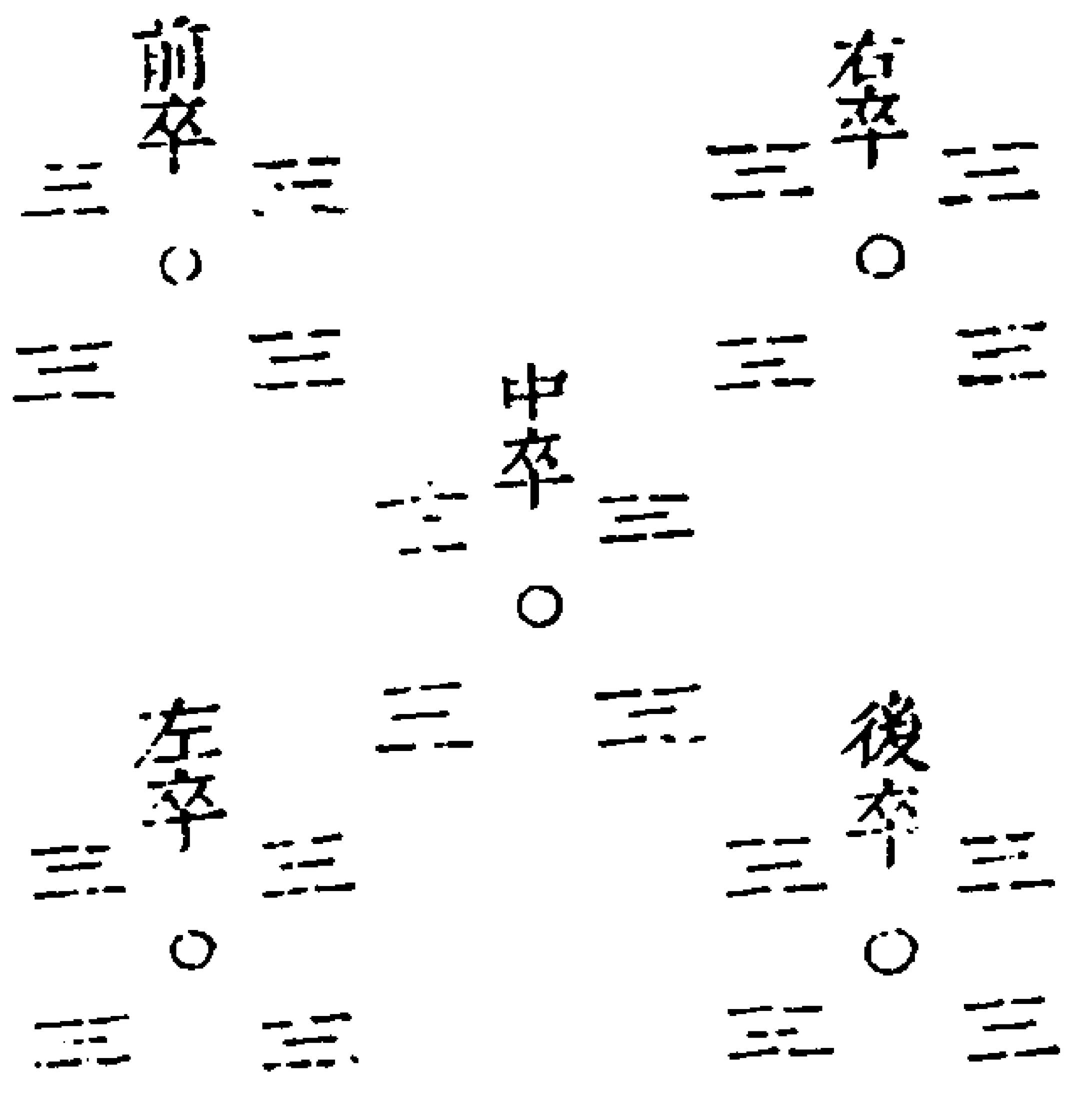
二十五人爲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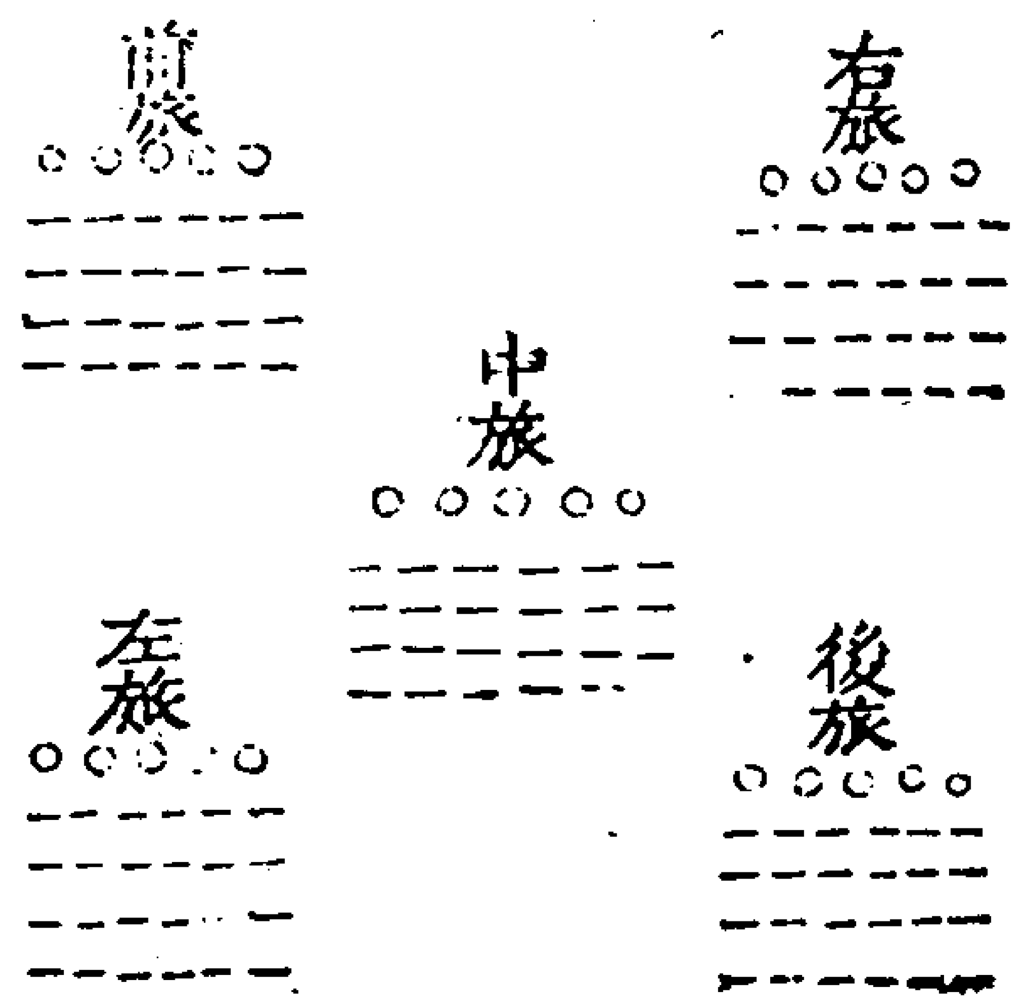
百人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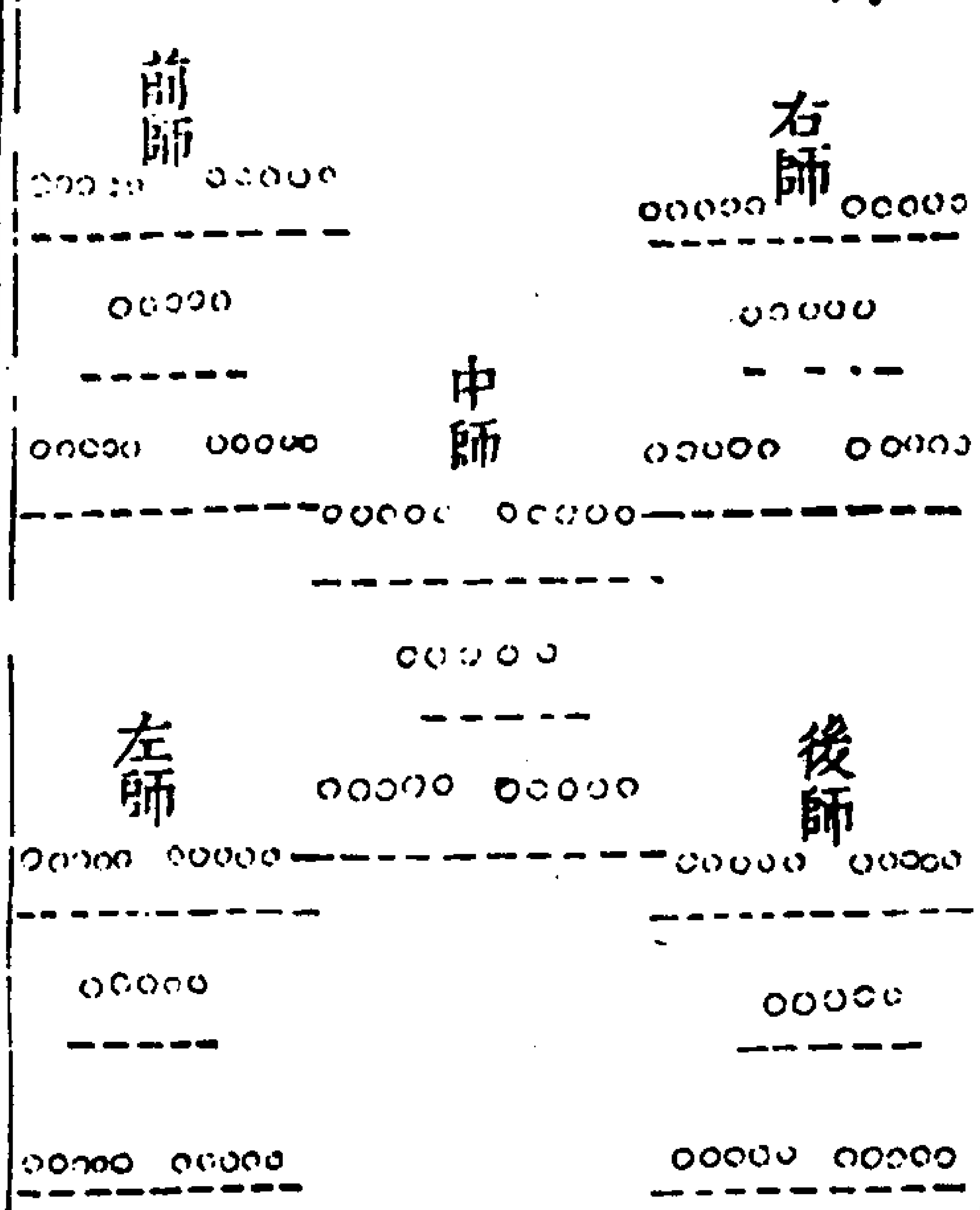
五百人爲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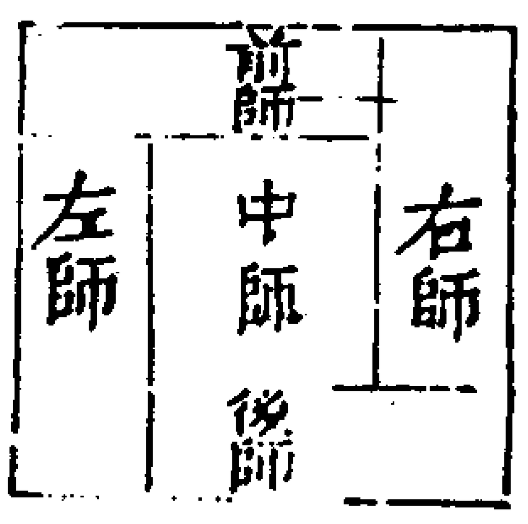
二千五百人爲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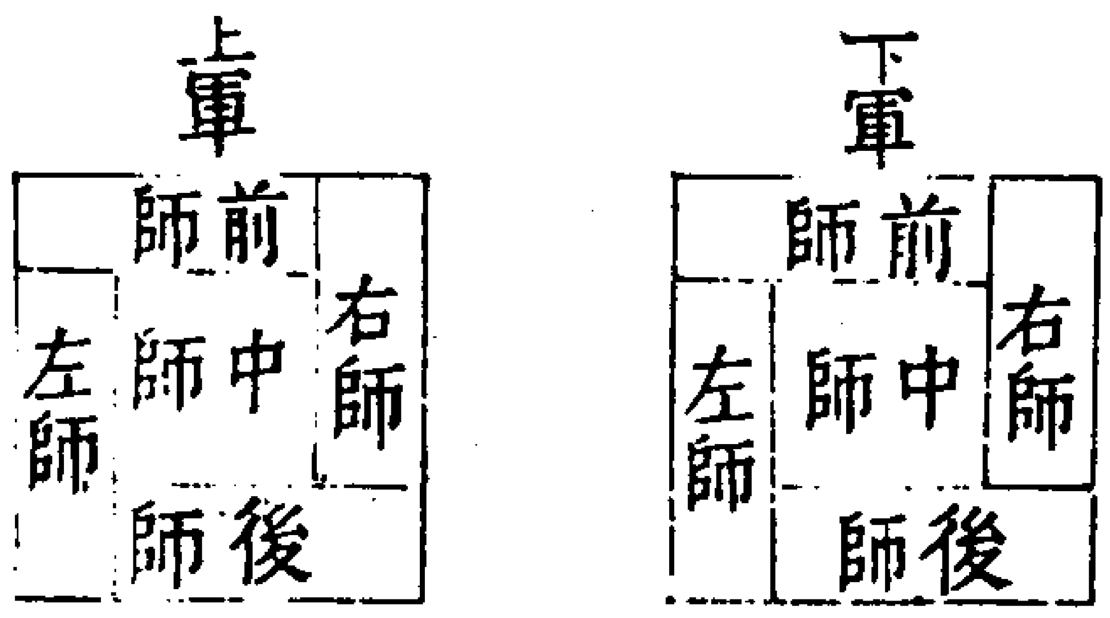
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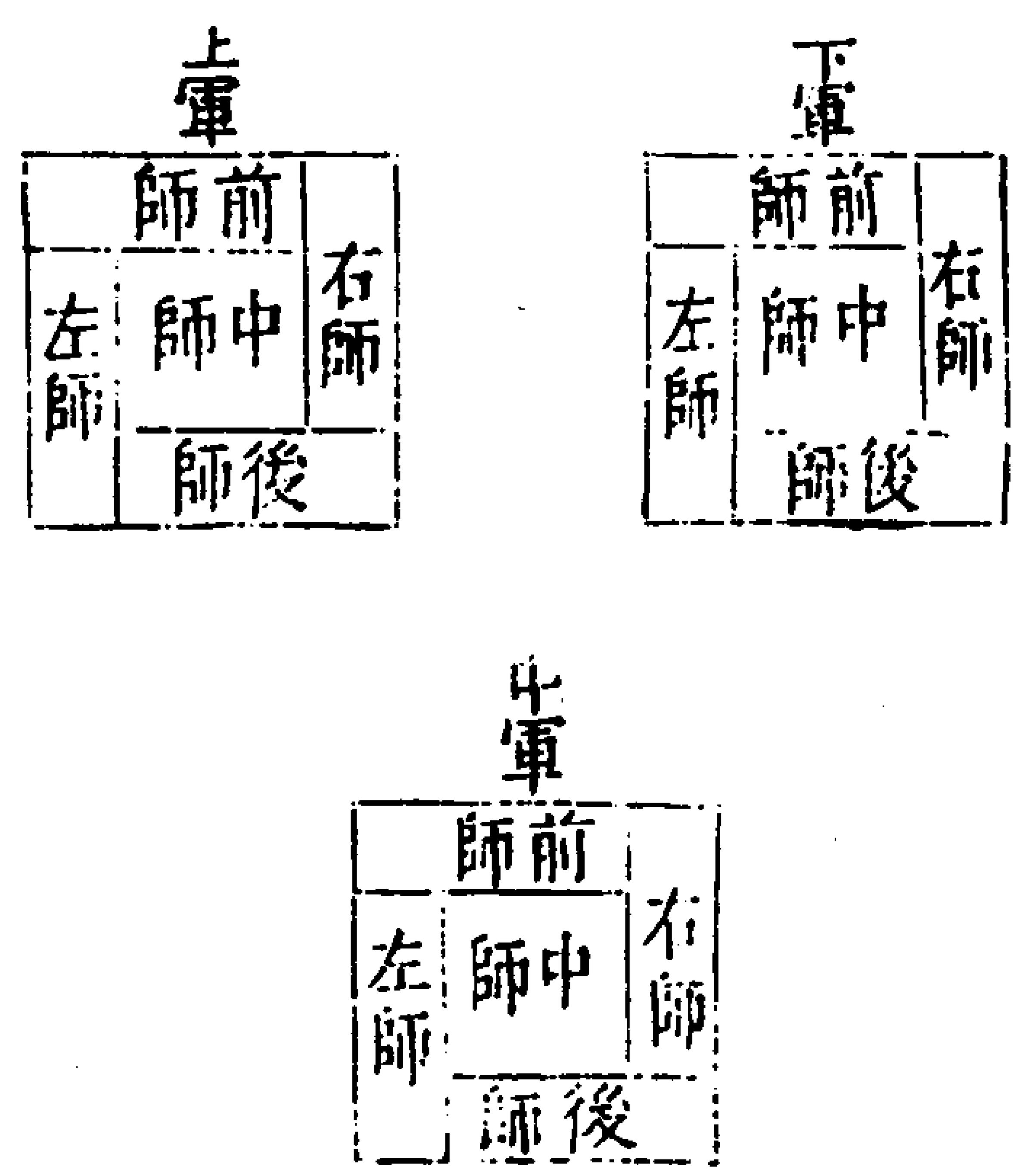
小國一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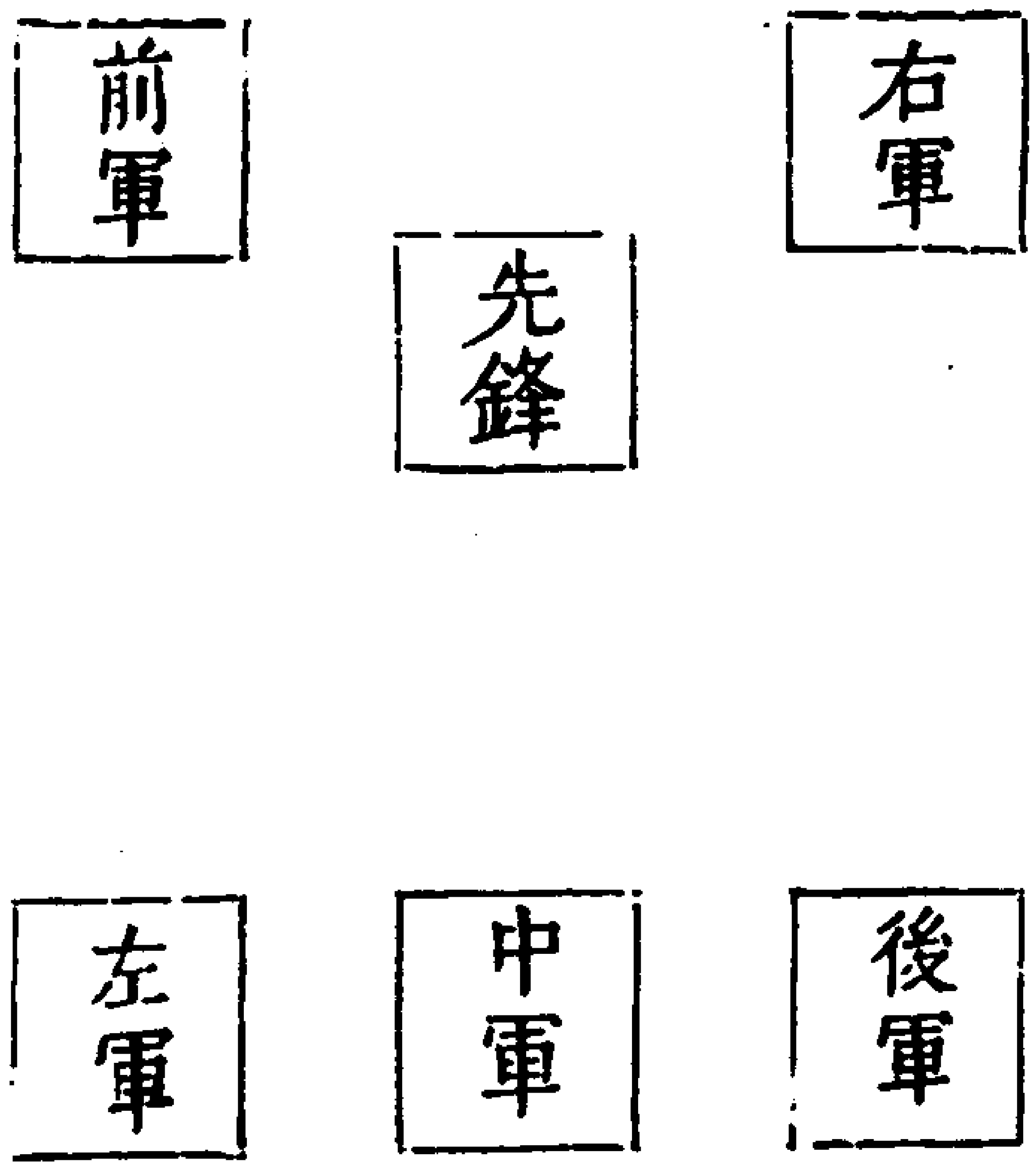
次國二軍陣



大國三軍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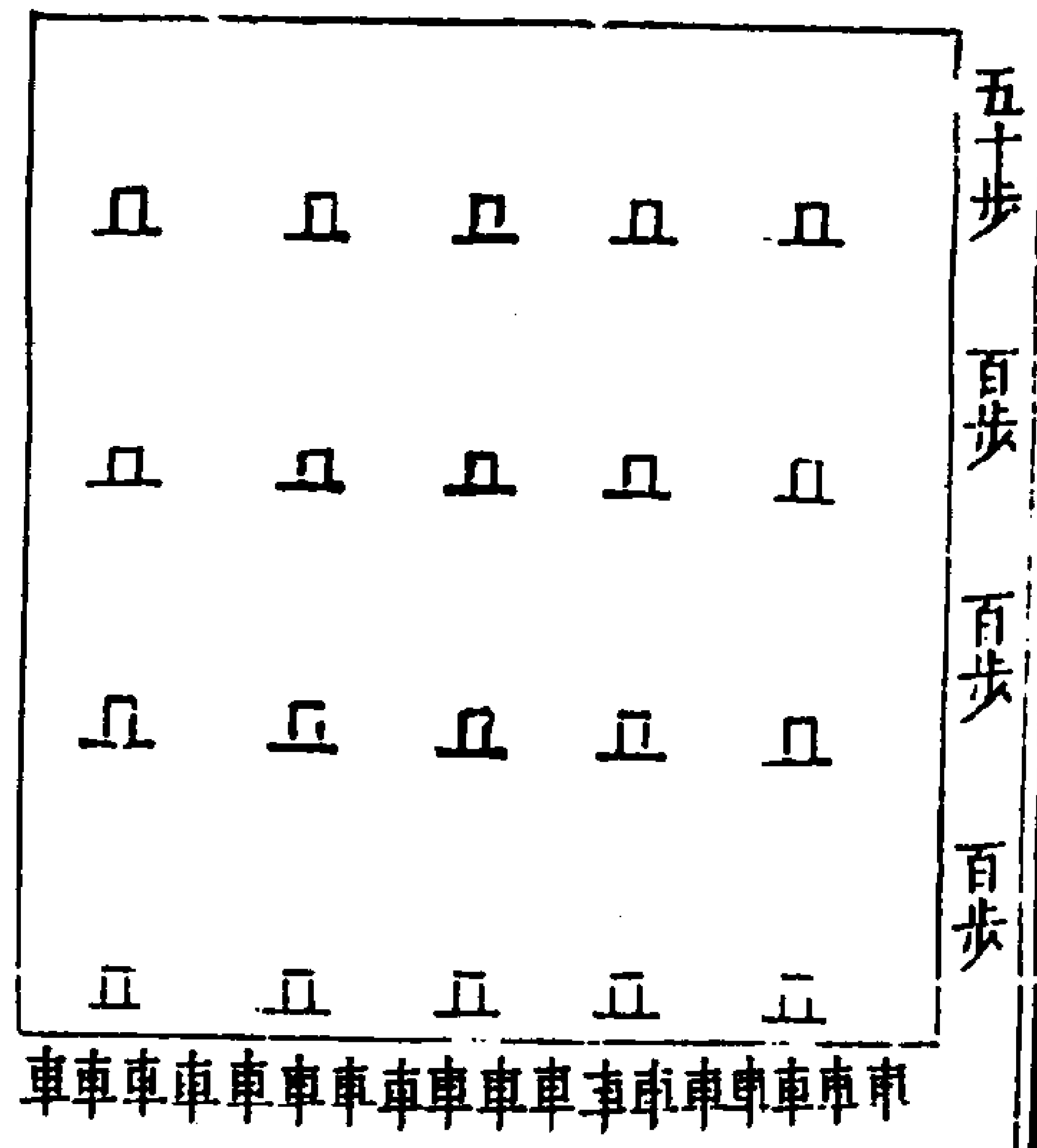


天子六軍師



周禮〔軍伍之制陣法不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之事〕以比追胥〔逐寇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饒也〕唯田〔獵也〕與追胥竭作〔盡行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周禮大閱立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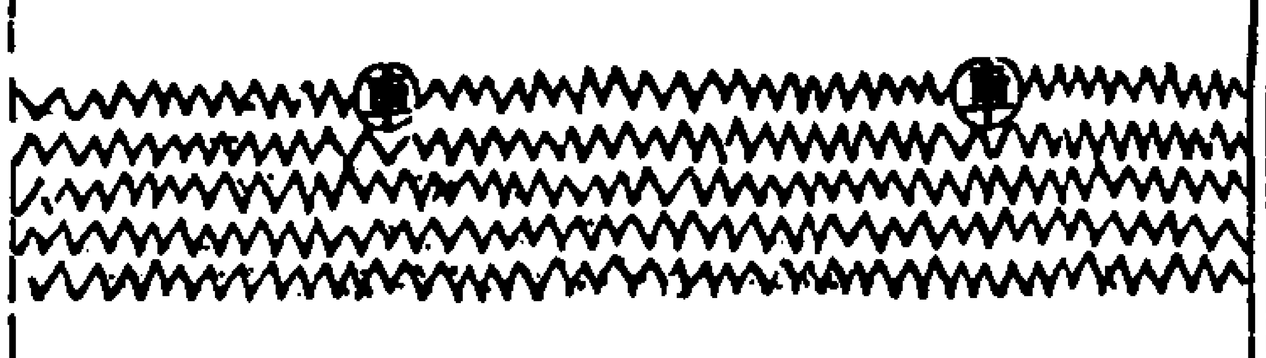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為陣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用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令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脩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

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作起也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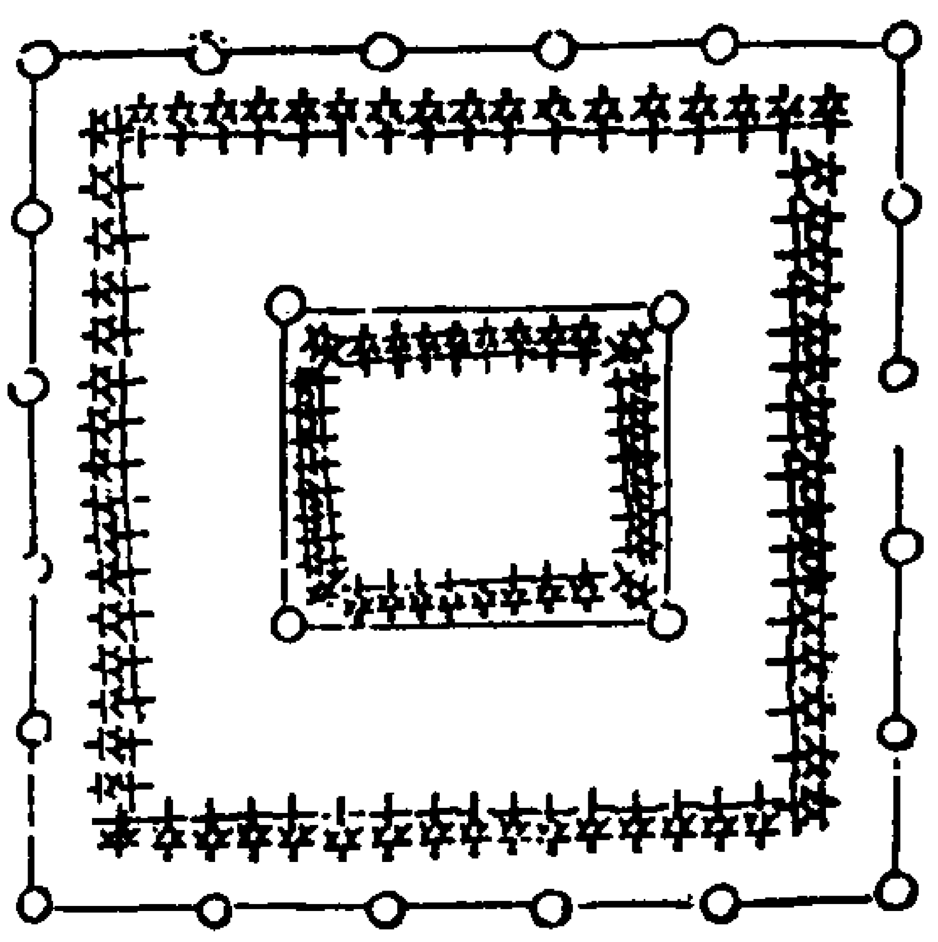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爲魚麗陣按周制而爲者也周制五車爲一隊二十五車爲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爲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鸛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管克叔段于鄢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代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爲三覆以待北戎衰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殪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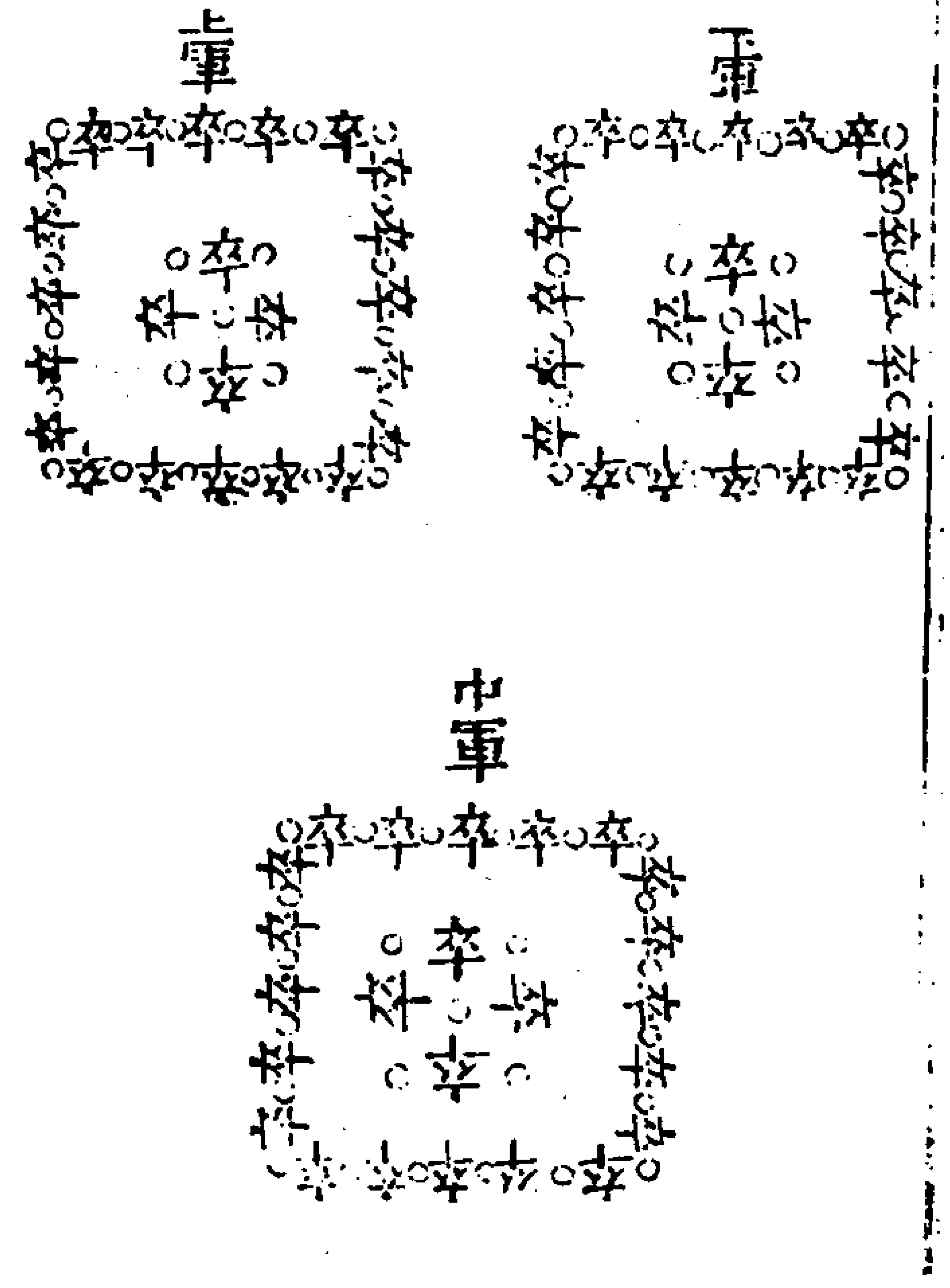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



鄭魚麗三軍陣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中軍無將王自爲之）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拒結爲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拒結爲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鬭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聚攻王卒）王卒大敗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一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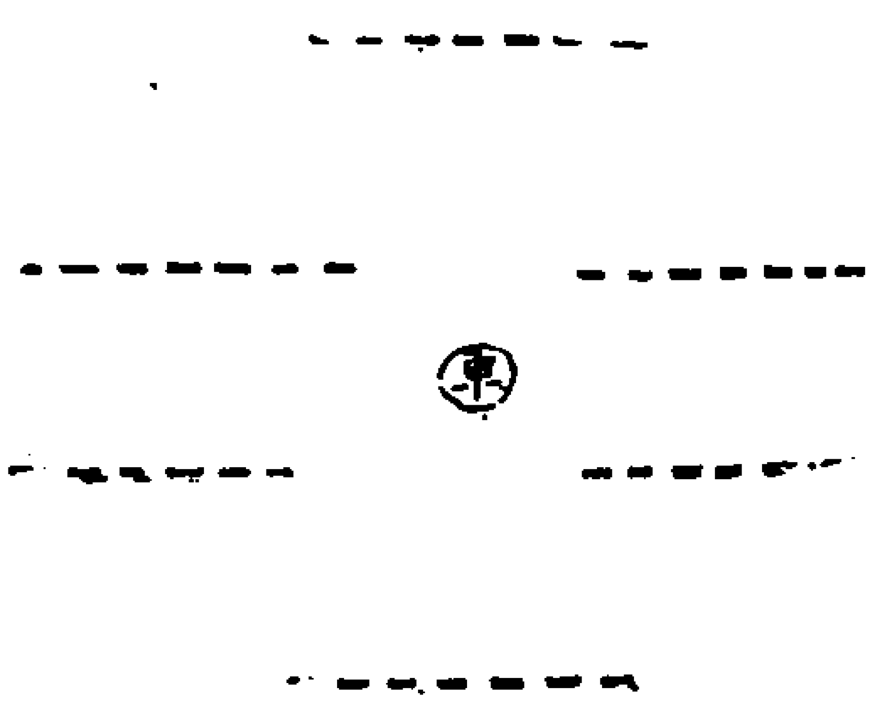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荊尸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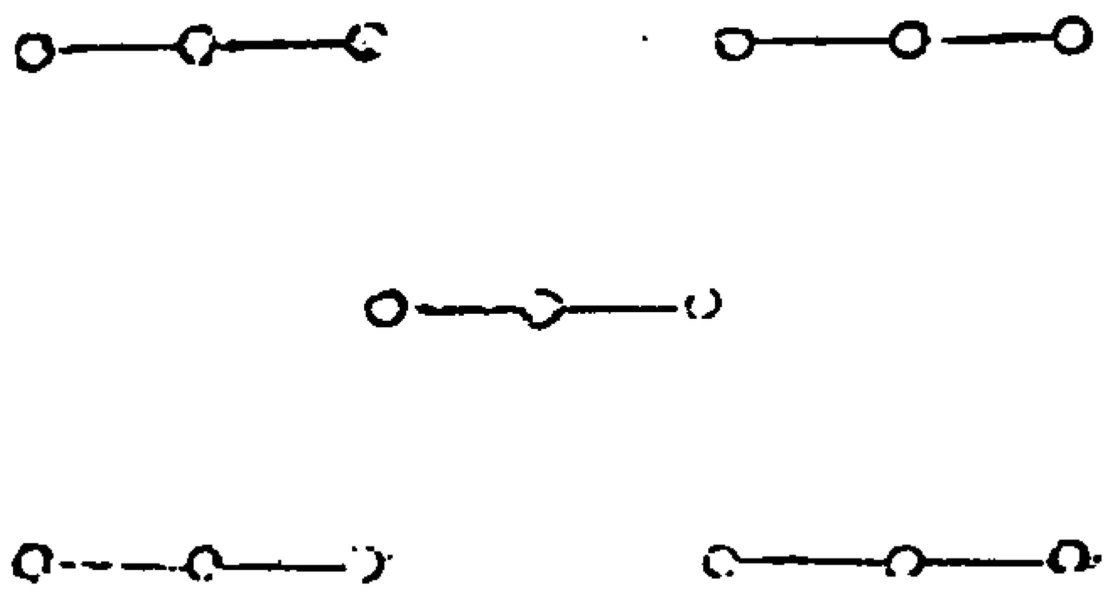
荊尸之陣楚子武王覇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冐之世（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荊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荊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爲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盖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戴旆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爲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郤至之軍而遭喪其目輕揺妄動如此何有

於武王之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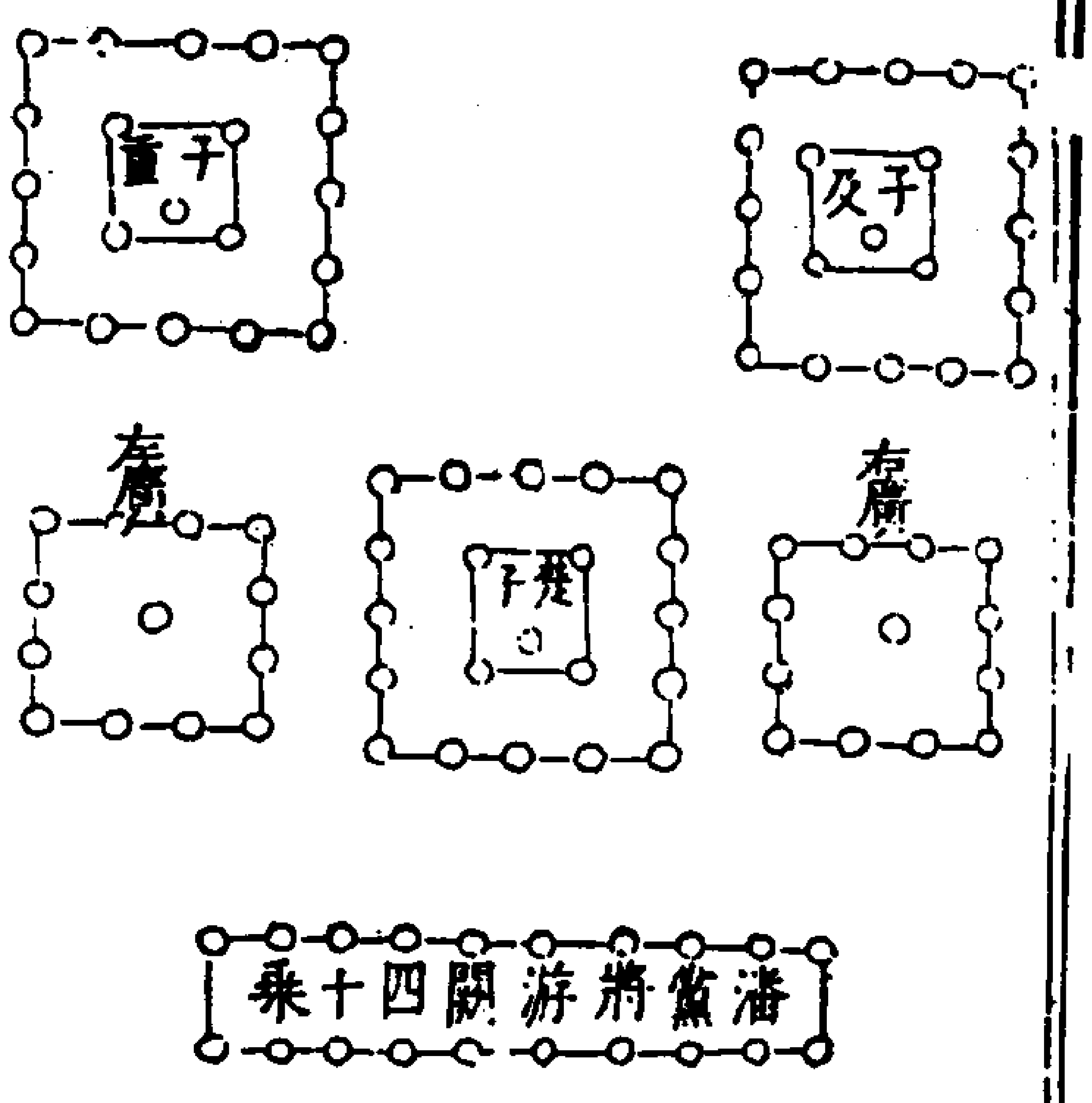
楚車一乘布列法



楚十五乘爲偏法



楚荆尸陣



左傳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孑（孑戟屬盖楚人至此方議制長兵以授旅也）以立陣法莊王覇强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爲正軍二廣以爲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廣各十五乘）游闕以爲游兵（游兵主往來主補鈌愁以上三句皆言奇正之等）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偏辛在廣之兩傍一說二十五人爲兩）於陣則分爲二拒（上軍左拒右軍右拒以上言卒伍行陣之法）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軍扶轅以爲戰備）左追蓐（前軍弃草爲號左軍急追而進）前茅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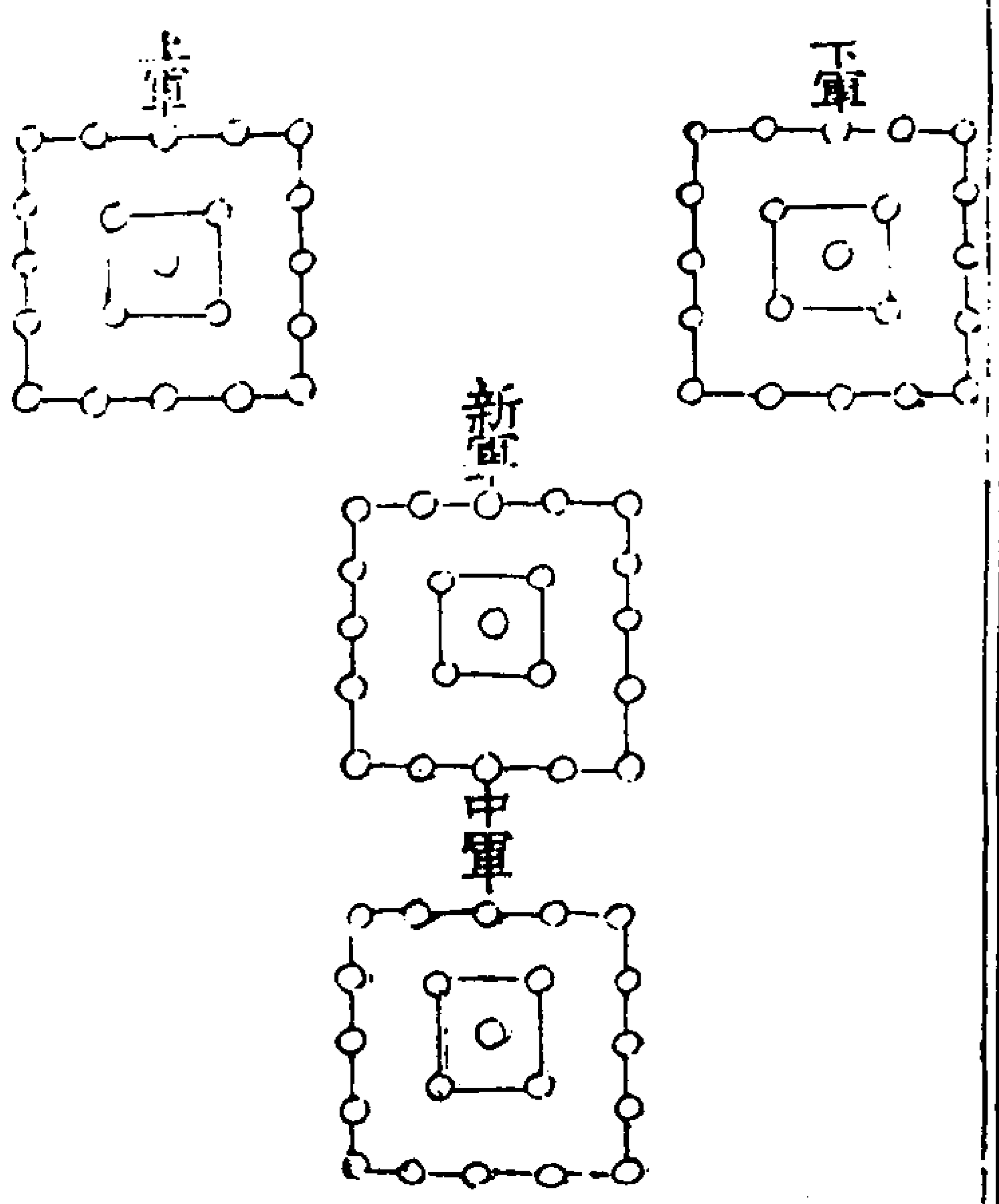
無前軍載旆於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旆 中權中軍主權衡以爲進止 後勁後軍主堅勁爲殿此言軍行在途之法 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崇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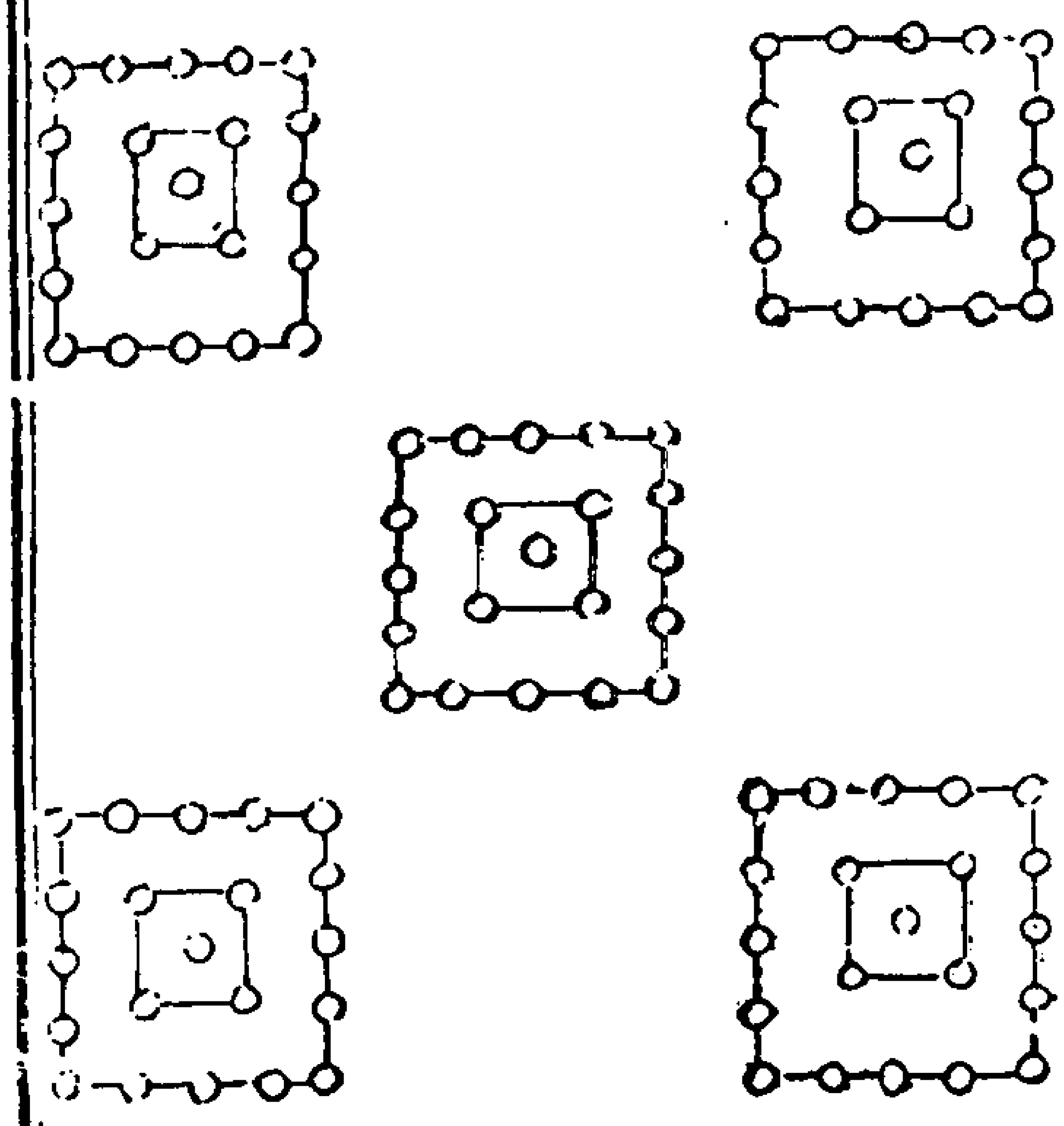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毎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盖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毁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既列之即一偏之法也盖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僭用四軍五軍六軍

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而已耳伍法爲古人所
重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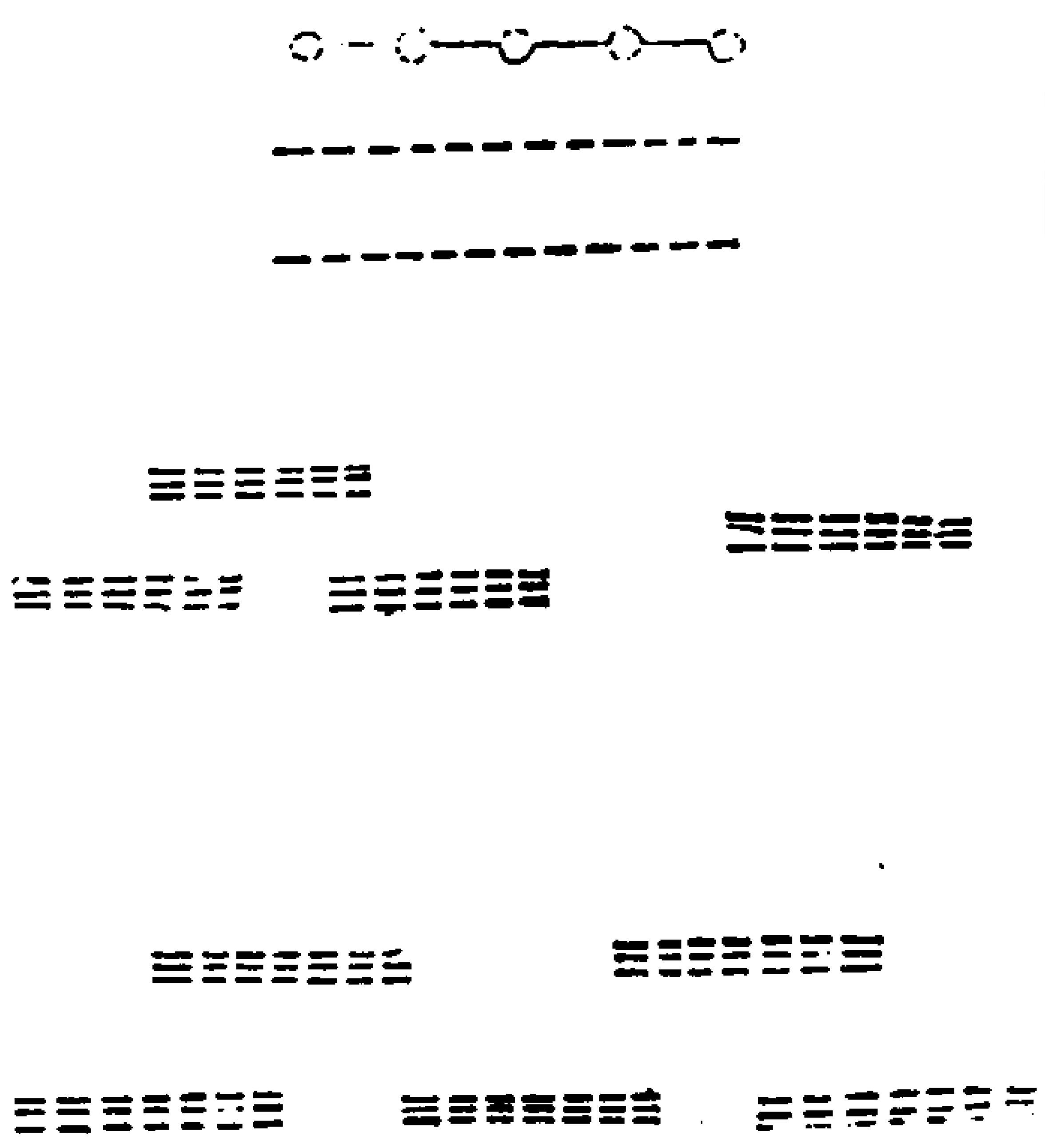
晉四軍陣



晉五軍陣



晉崇卒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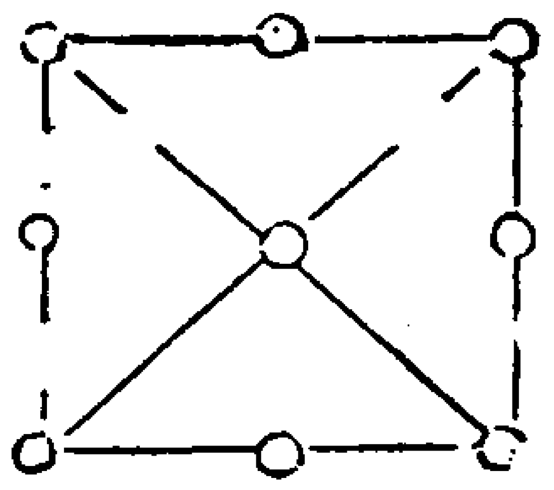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十人）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自去車）乃毀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幷五乘之卒令分爲步隊三陣大約臨時分布取其立成陣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陣五陣各居一處）兩於前（前二隊）伍於後（後五隊）專爲右角（右地勢險故一隊）參於左（左地勢平故三隊）偏爲前拒（車當前以爲禦）以誘之（爲離散之陣以誘狄至）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乘狄未陣迫而擊之）大敗之

鷄父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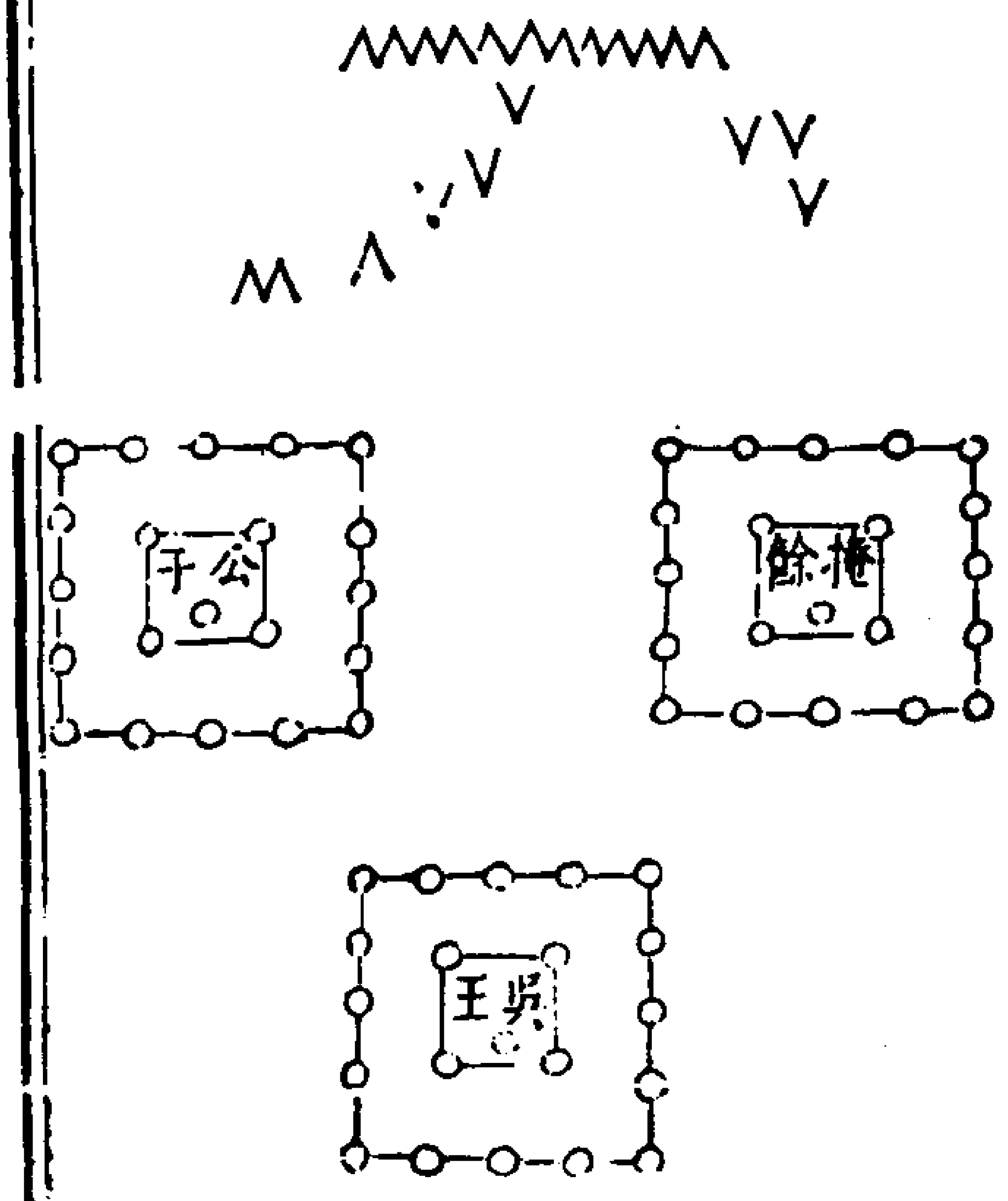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袍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

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愚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卒一兩）教吳居戰至是始伐州萊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纍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纍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吳九乘爲偏法



吳鷄父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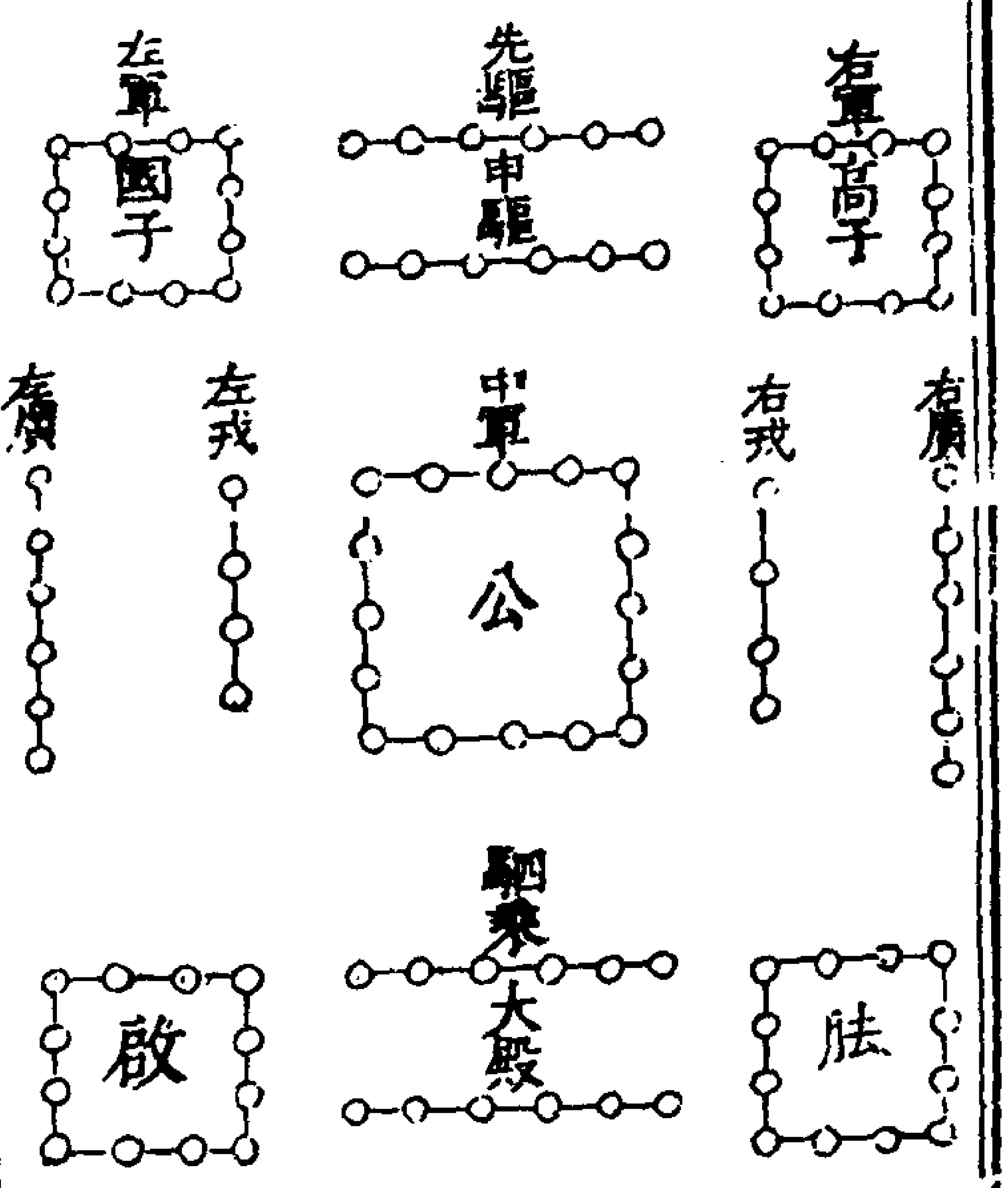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意）胡沈之君幼而狂（二國之君）（年幼而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夏齧年雖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施此）先犯胡沈與陳為三軍以繫於後（敦陳整旅施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囚徒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在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駟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畧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書棊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不足與論齊兵也盖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申驅大殿駟乘啓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書棊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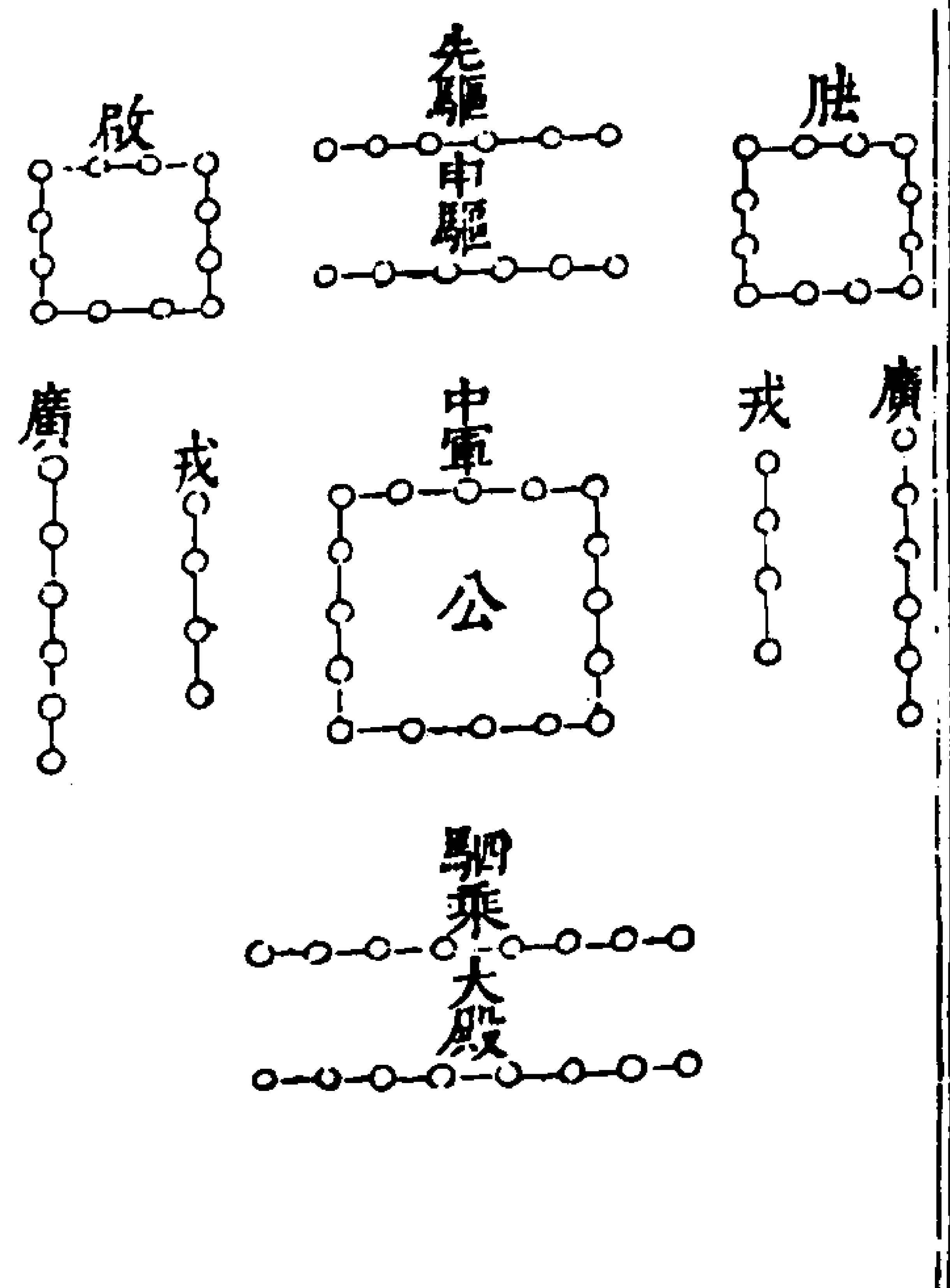
管仲內政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長之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皷有國子之皷有高子之皷春以獀（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爲卒萬人以爲副二倍從之兵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二十一國

齊莊公伐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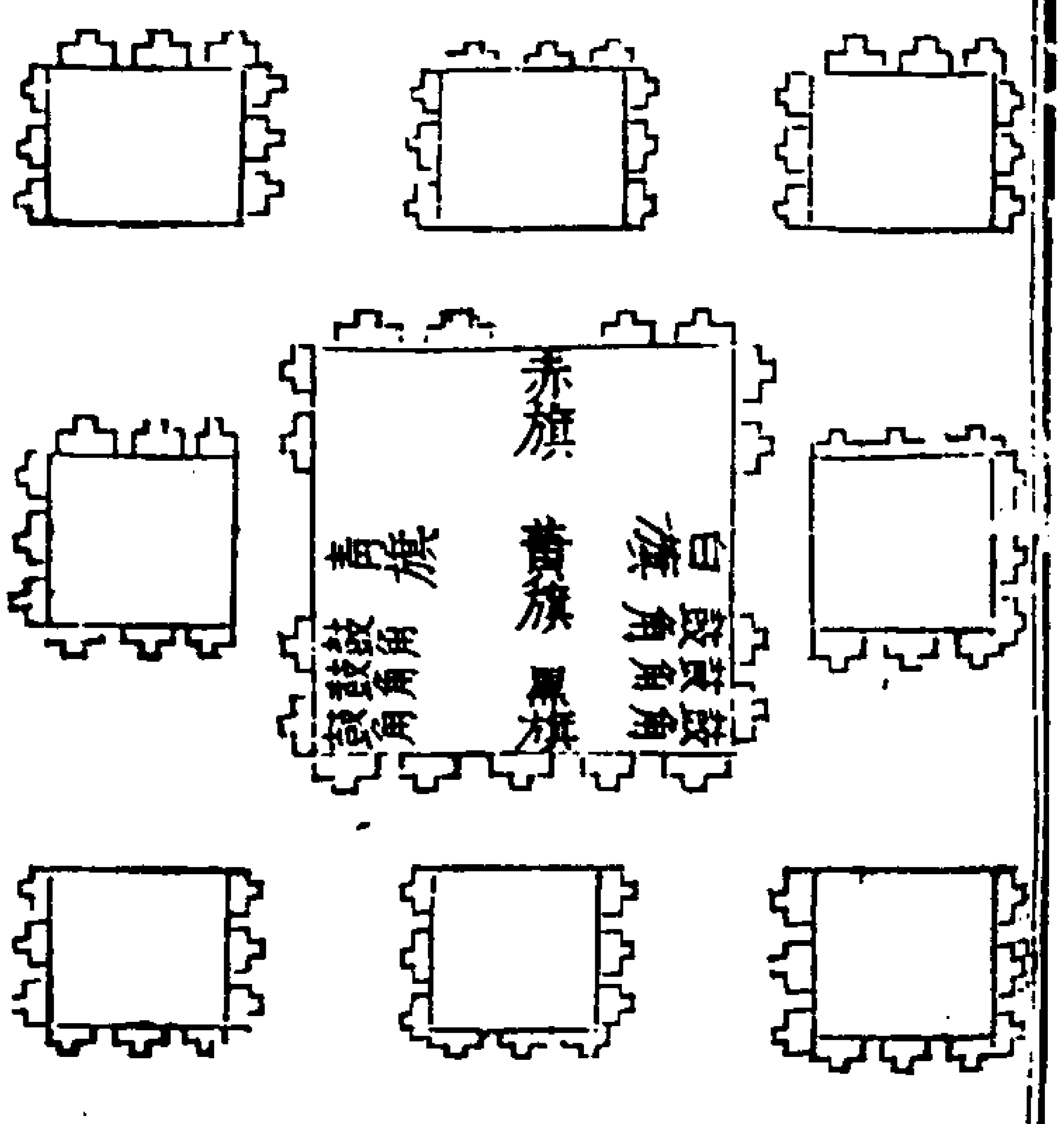
左傳妖齊侯伐衛先驅前鋒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爲先驅帥穀榮爲御召揚爲右爲先驅揮之車右申驅次前軍名即副先鋒成秩御莒恒莒恒爲申驅帥成秩爲御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也爲申驅莒恒車右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爲右爲莊公車右貳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邢公爲二廣帥上之登爲御盧蒲癸爲右爲二廣公車右啟左翼曰啟牢成御襄罷師襄罷師爲左翼帥牢成爲御狼蘧疏爲右爲襄罷師車右胠音脅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爲右翼帥商子車爲御桓跳爲右爲右翼侯朝車右大殿後軍名商子游

御夏之禦寇夏之禦寇爲後軍師商子游爲御崔如爲右爲後軍夏之禦寇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後也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爲二隊齊師分爲二部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音期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覇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也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因以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謂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司馬法握奇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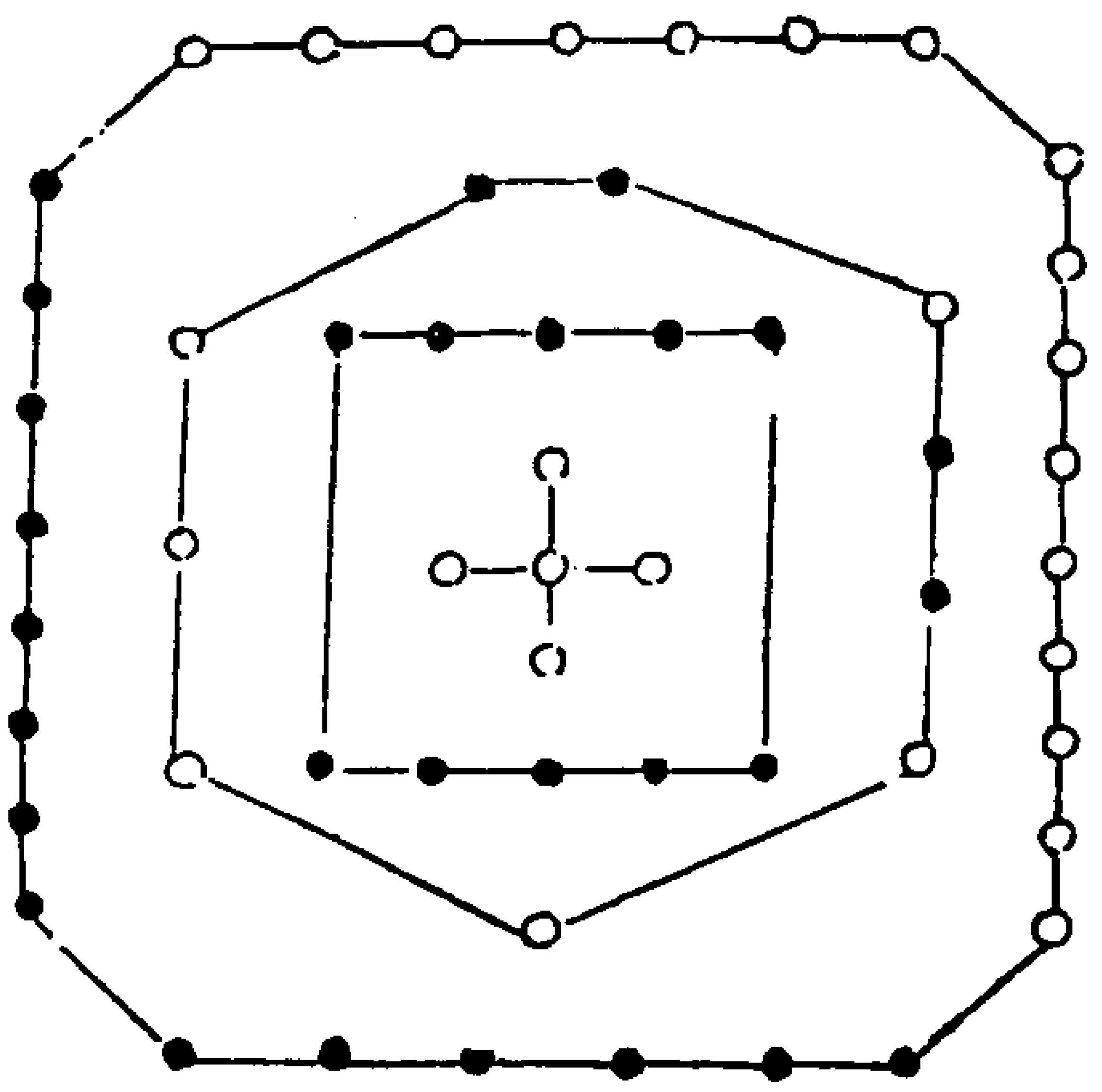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以二陣爲游兵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爲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爲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巳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盖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爲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爲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爲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爲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爲中軍裏圍四陣爲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聚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宮女者盖卽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誌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爲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毎歲立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爲貙劉故事而巳是時槩指爲孫吳法盖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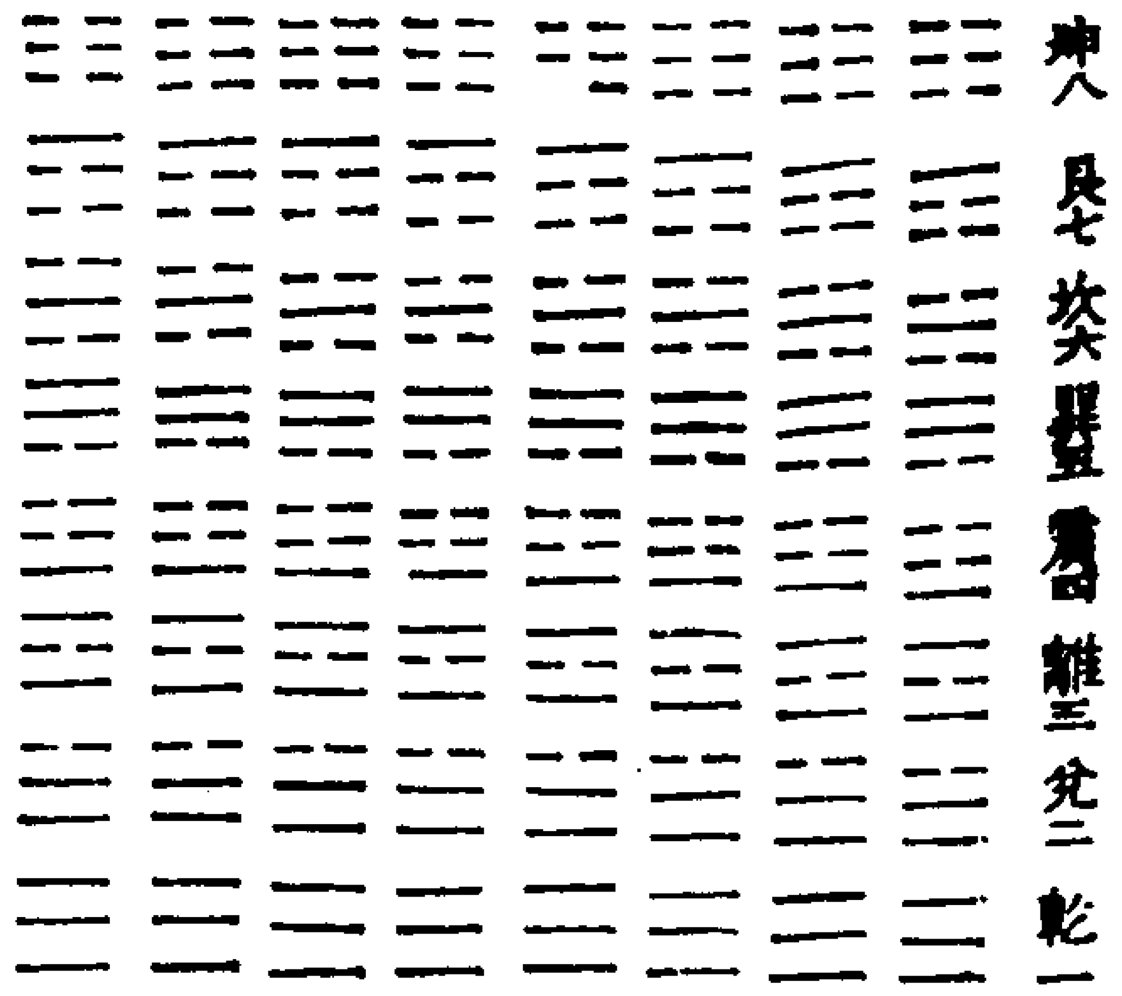
義贊爲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矣

河圖後天內外四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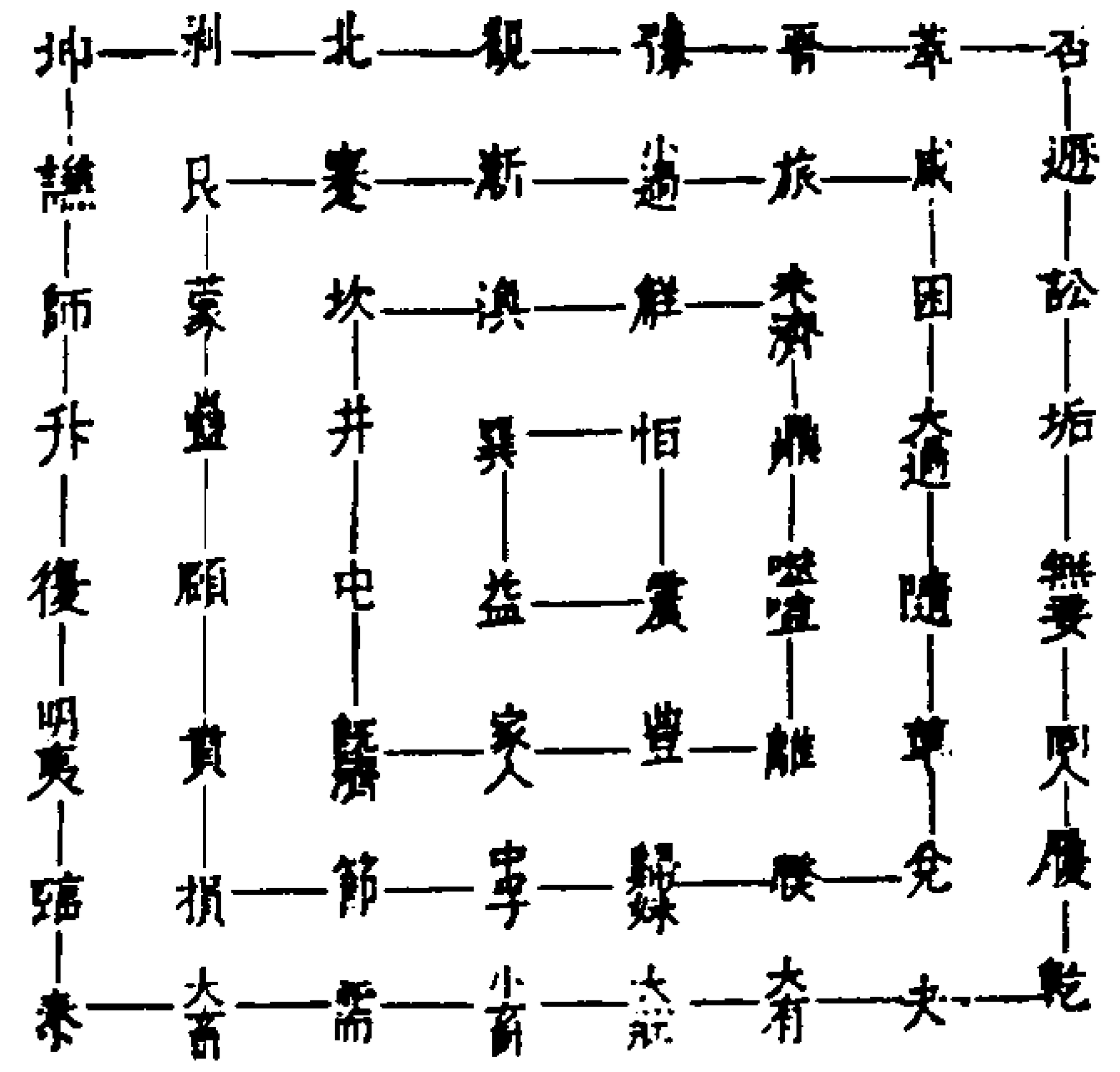


六八七九爲第一層一三二四爲第二層
十爲第三層五居心爲第四層

伏羲六十四卦八八相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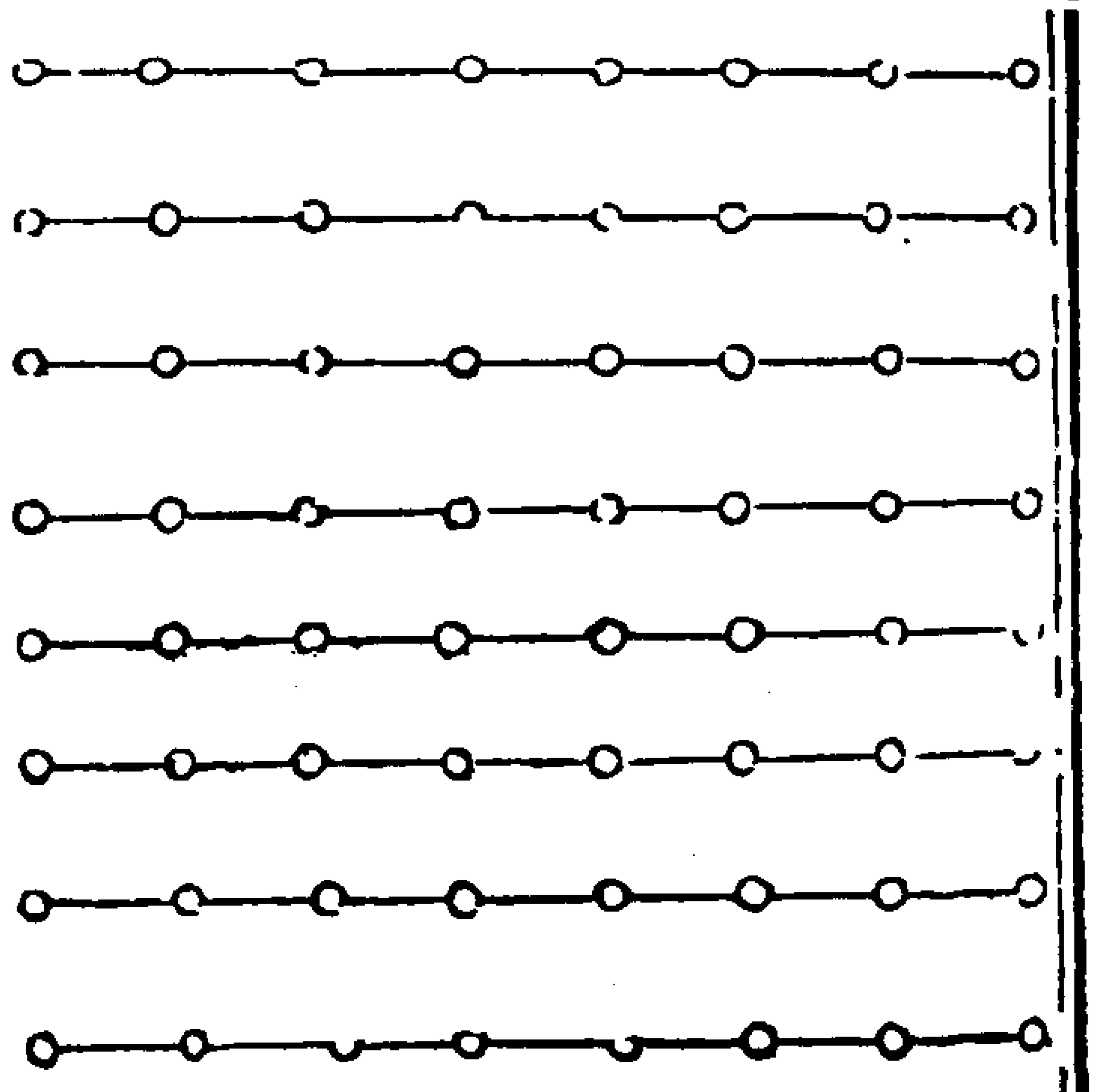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分內外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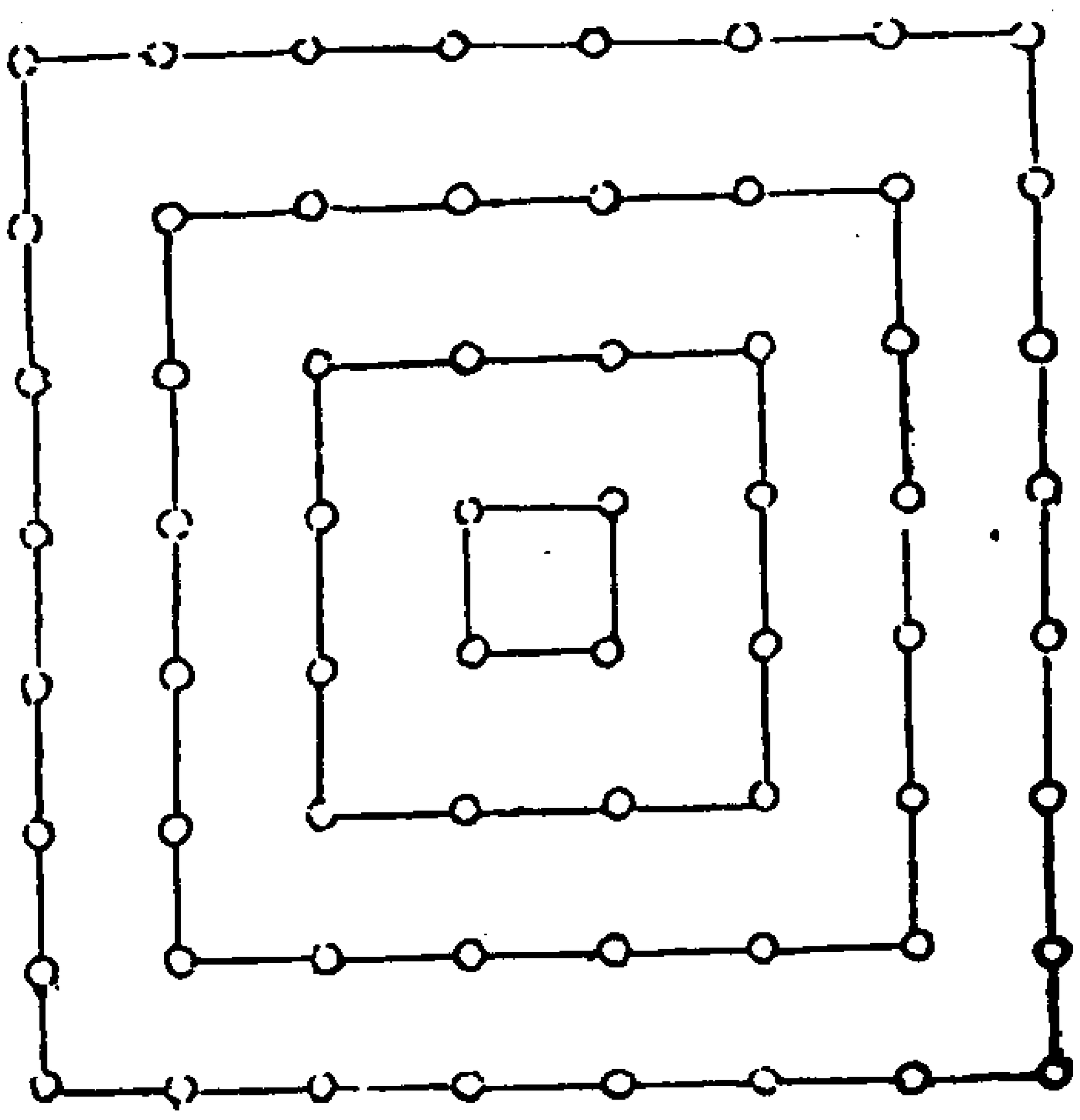


天台薰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第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孫氏子乘之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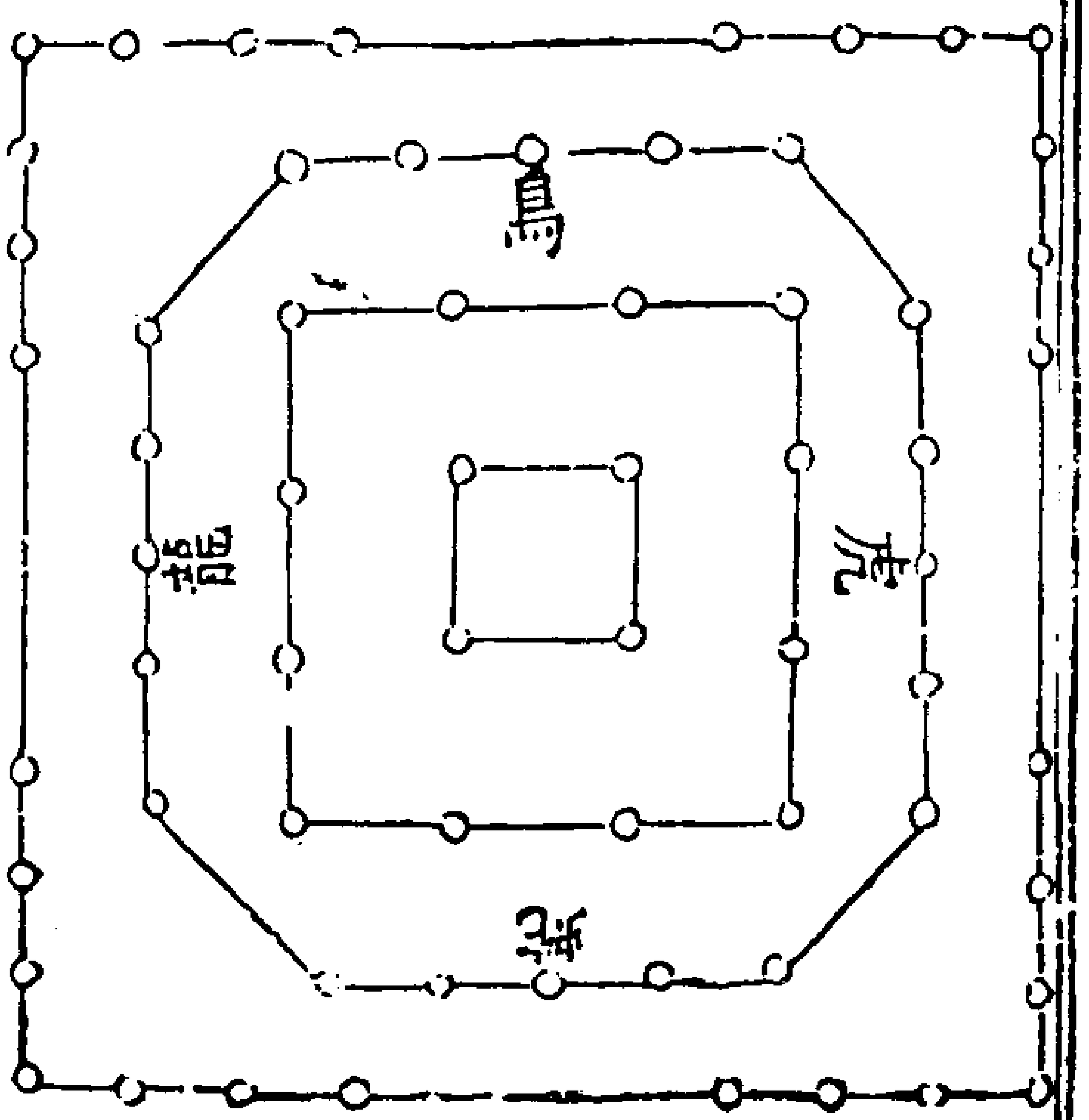


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第七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版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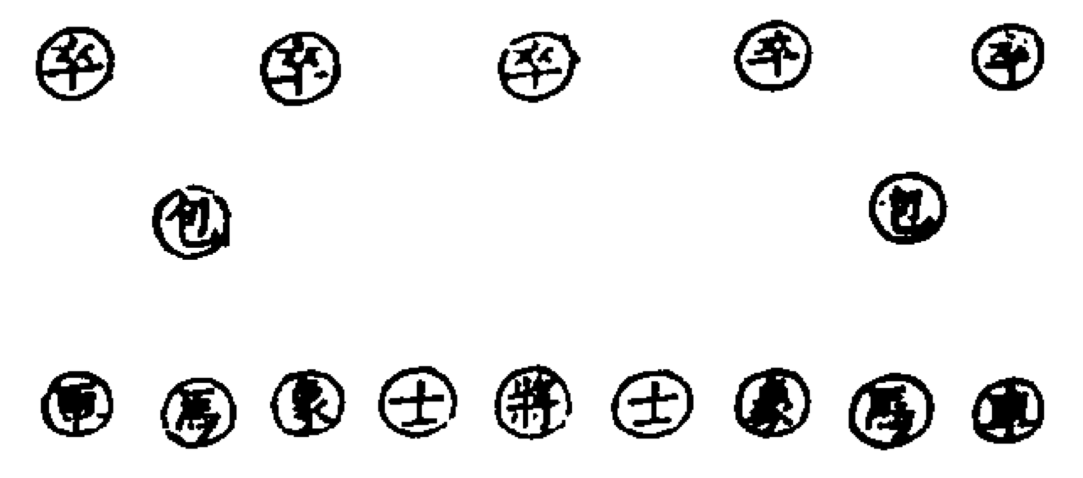
兵勢篇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處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覇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千歲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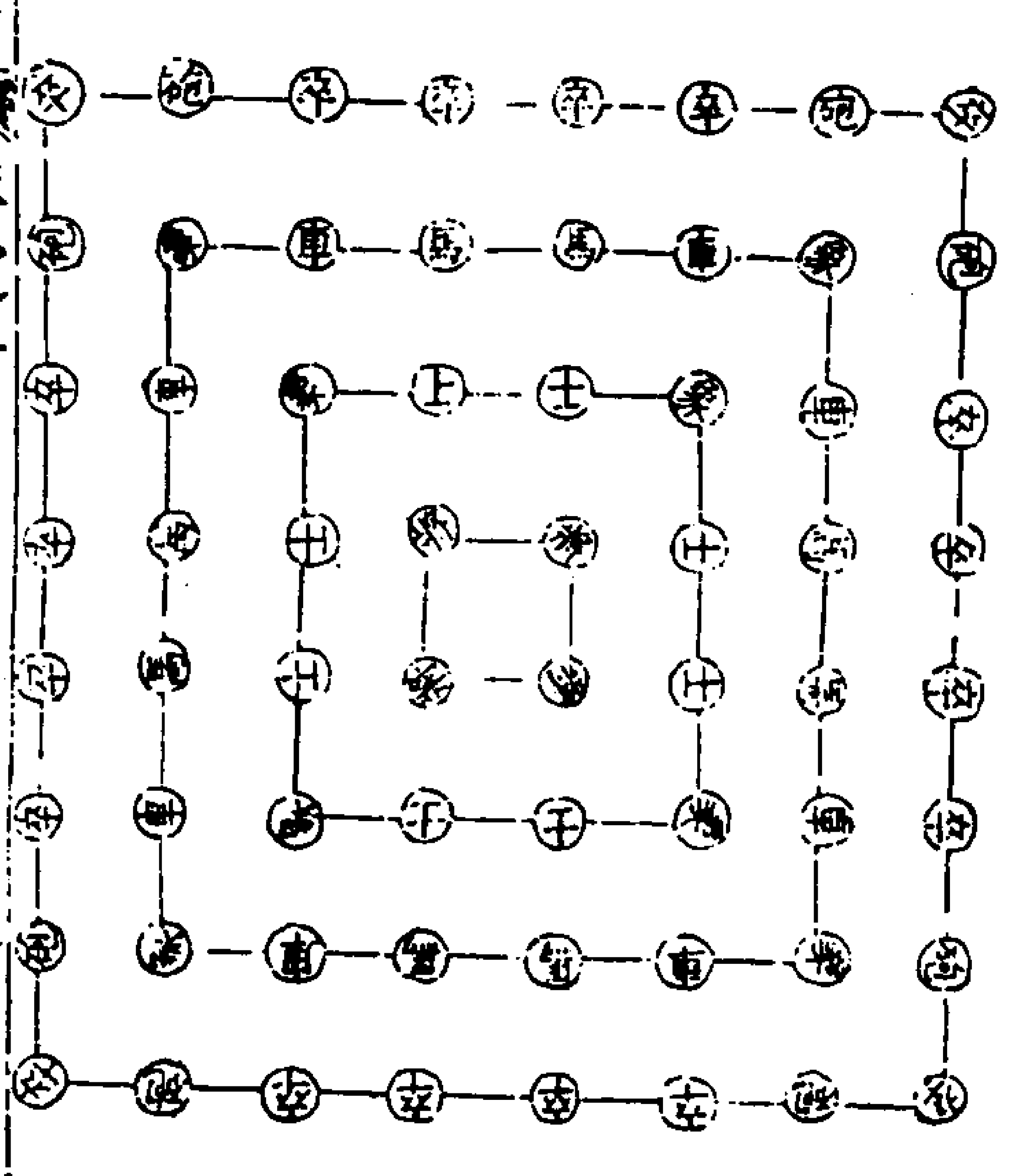
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桓馬塡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斜步而不馳有進而無郤三者皆爲正也礮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縣叔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艮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埀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亦幸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碁勢暗合云

象棋一面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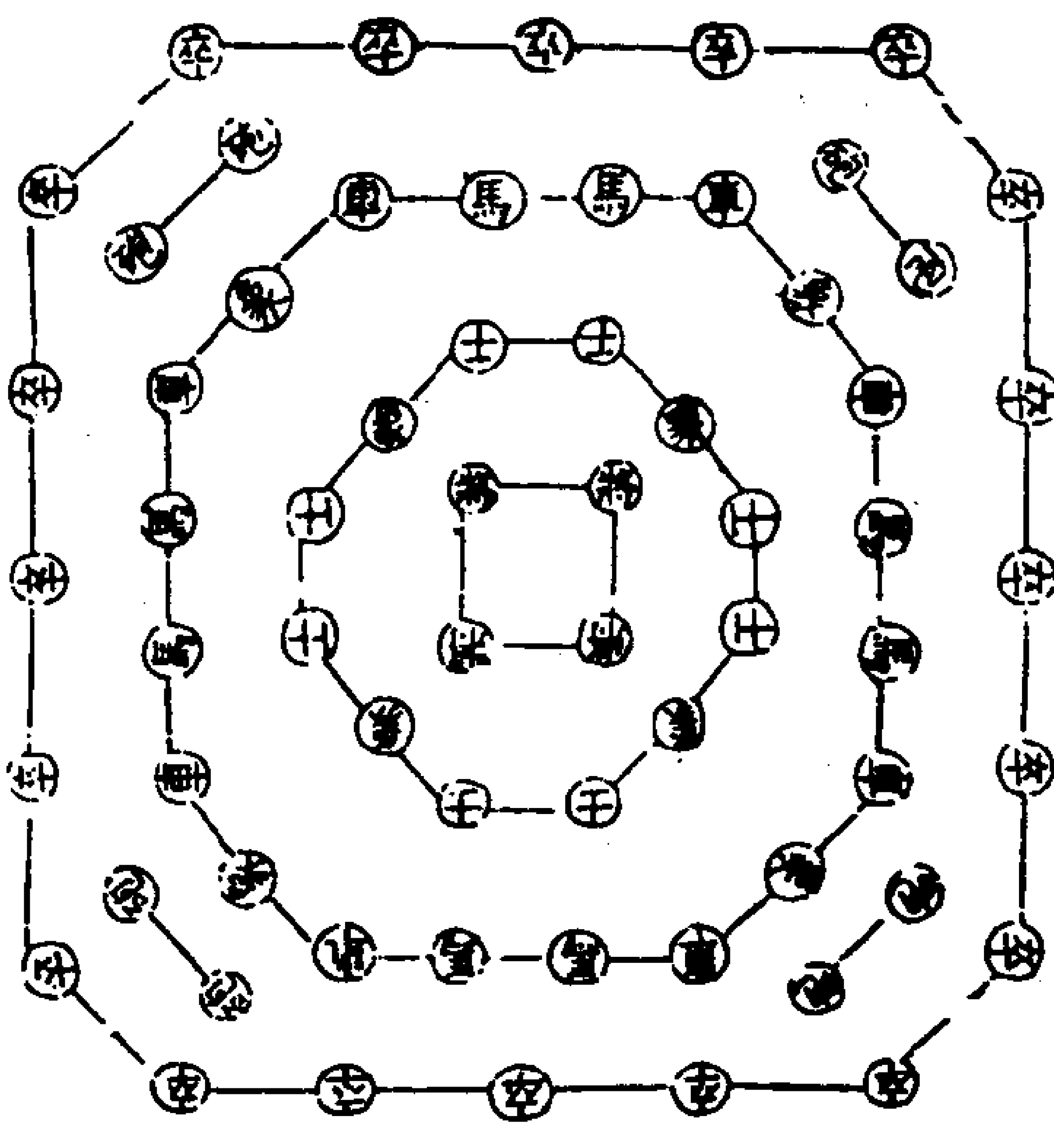


第七五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坂正內

象棋六十四陣為外四層圖



象棋布為圓陣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鬬象棋亦戰門之事乎

元帷錄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席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掘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見事物紀原

宋書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車爲兩千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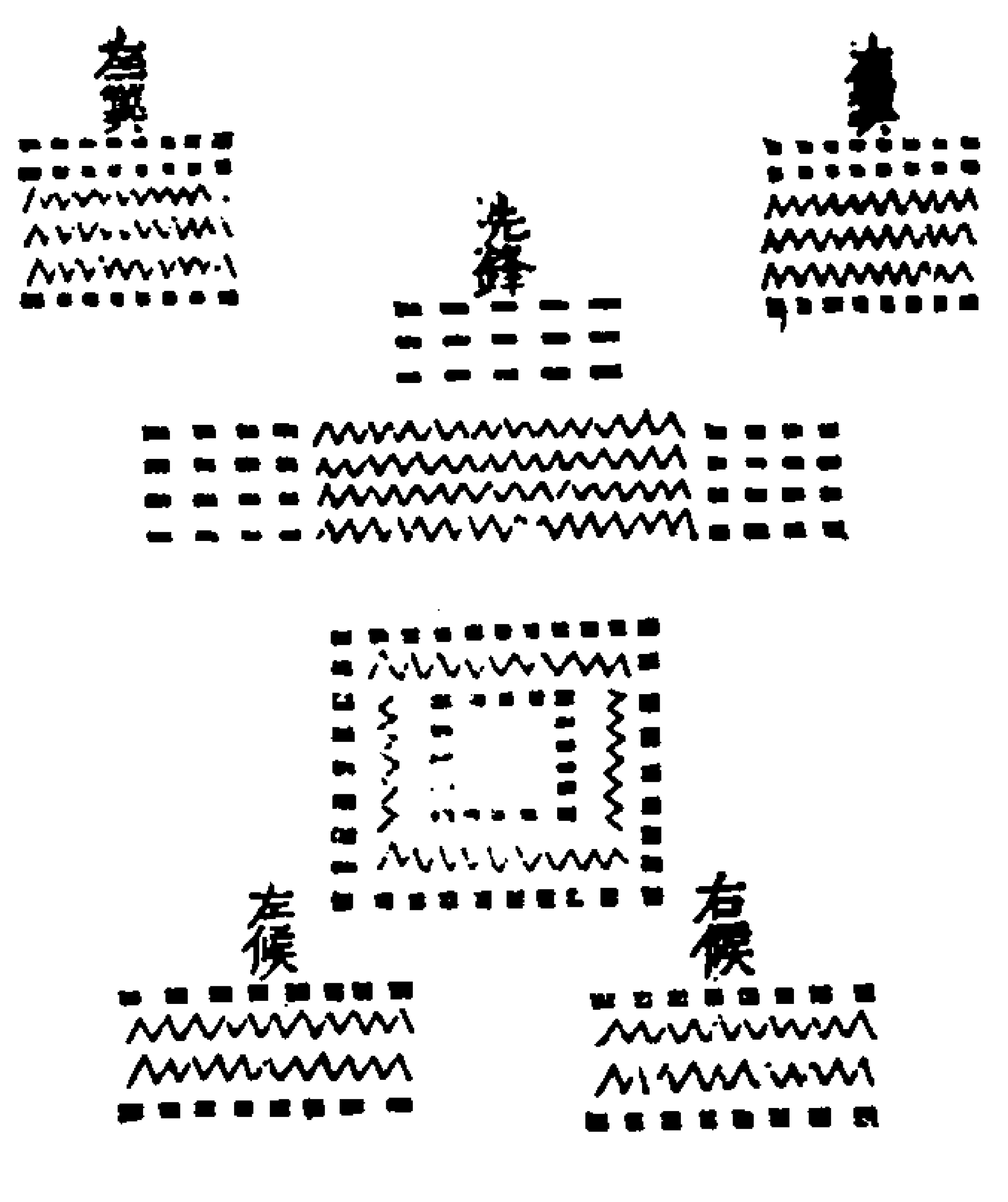
宋書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爲獸面木

牌大鎗數十垂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訴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陣追襲如少卻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為前西南為右東北為左西北為後左右前後之中為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為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為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為拒先鋒所以為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為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斂兵自救而信或反為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曾公（羽死漢以魯公葬之）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為三覆大畧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韓信垓下五軍陣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先合不利郤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二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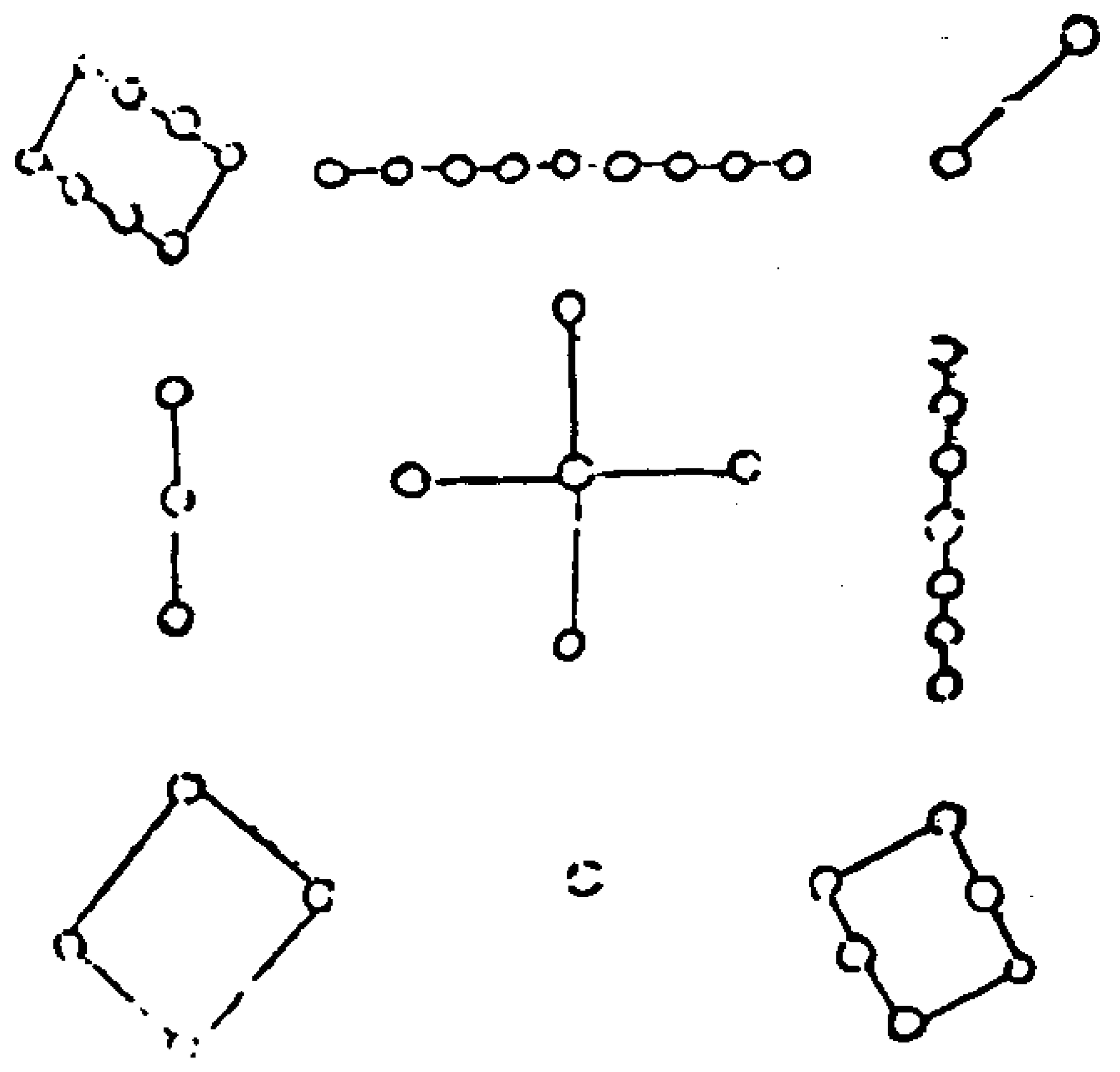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盧江俞大猷　校

諸葛亮八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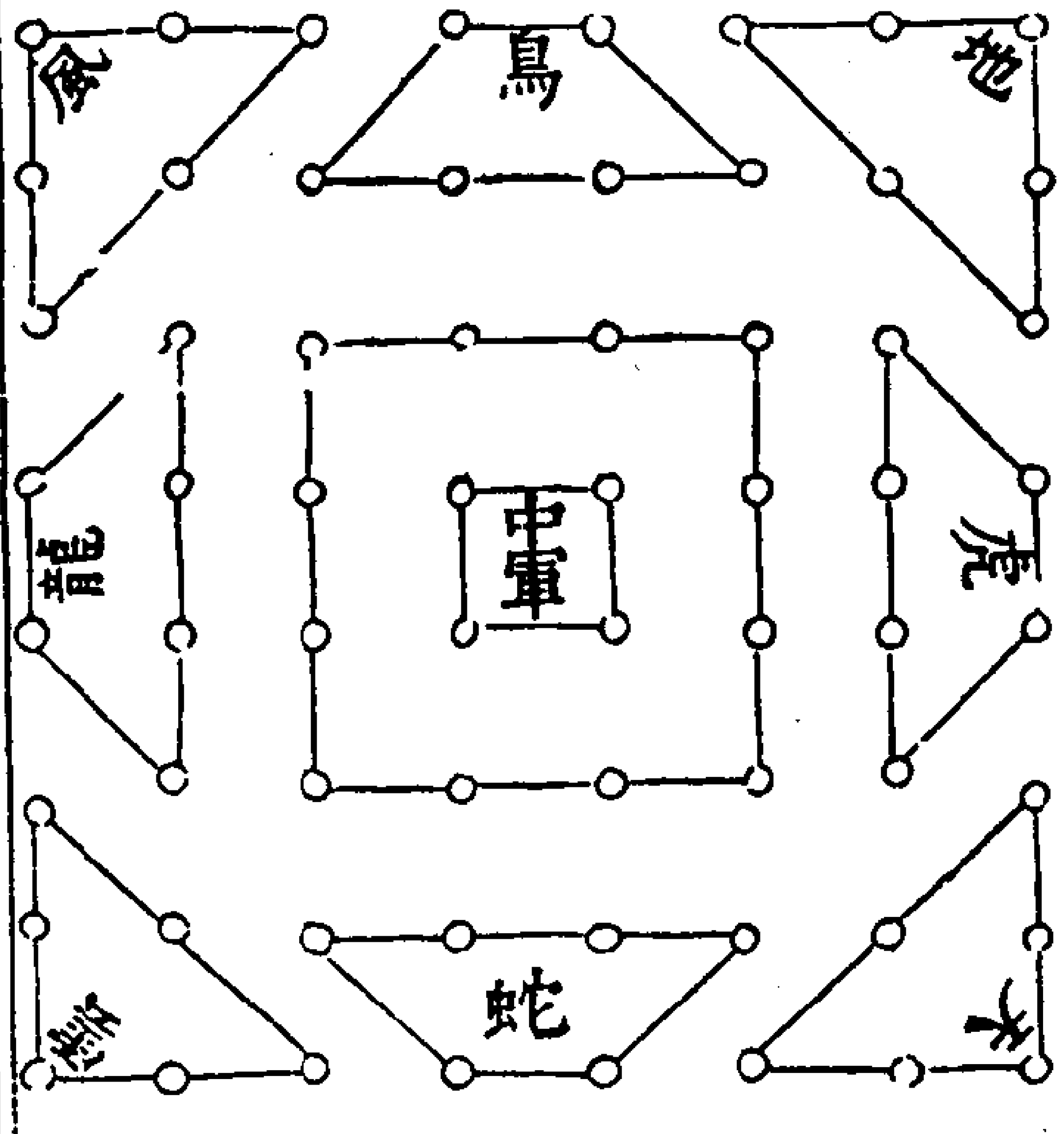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爲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

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鵝立鶩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軸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震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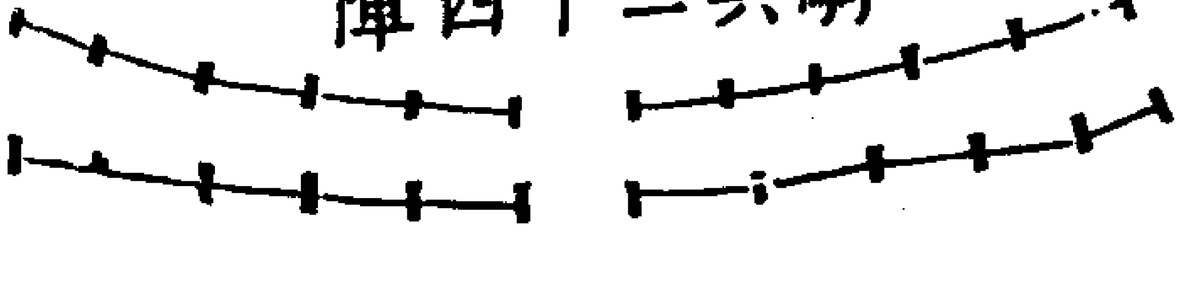
洛書九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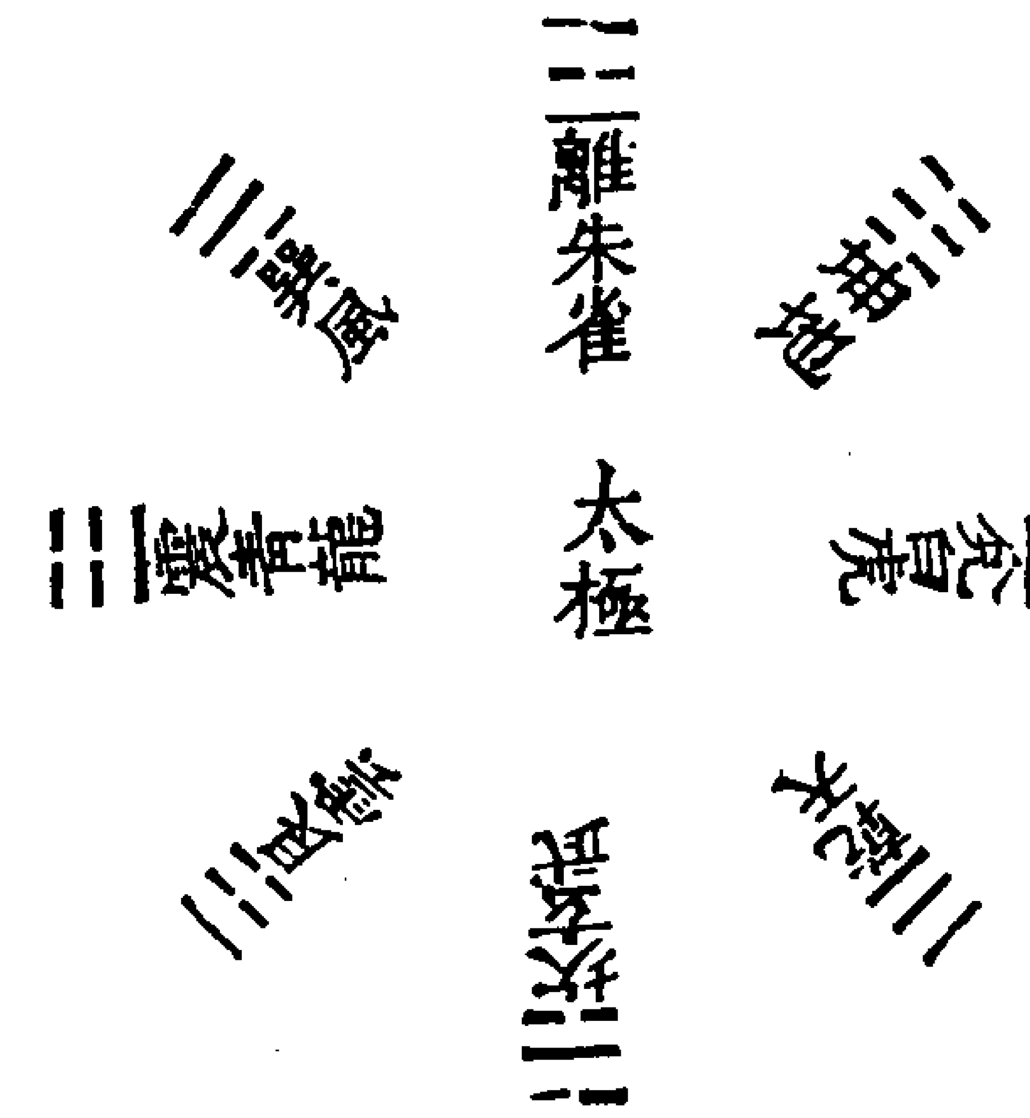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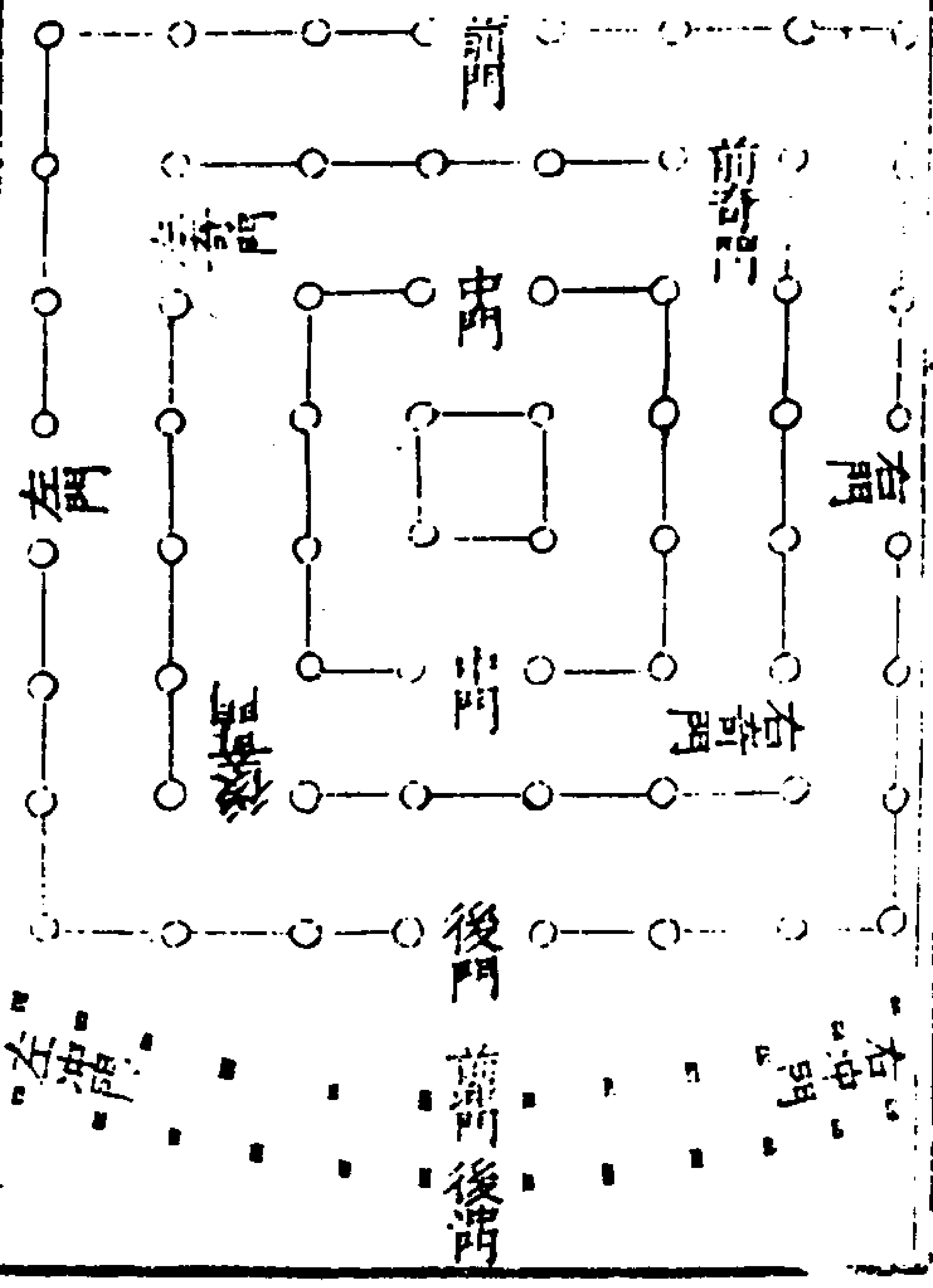
騎兵二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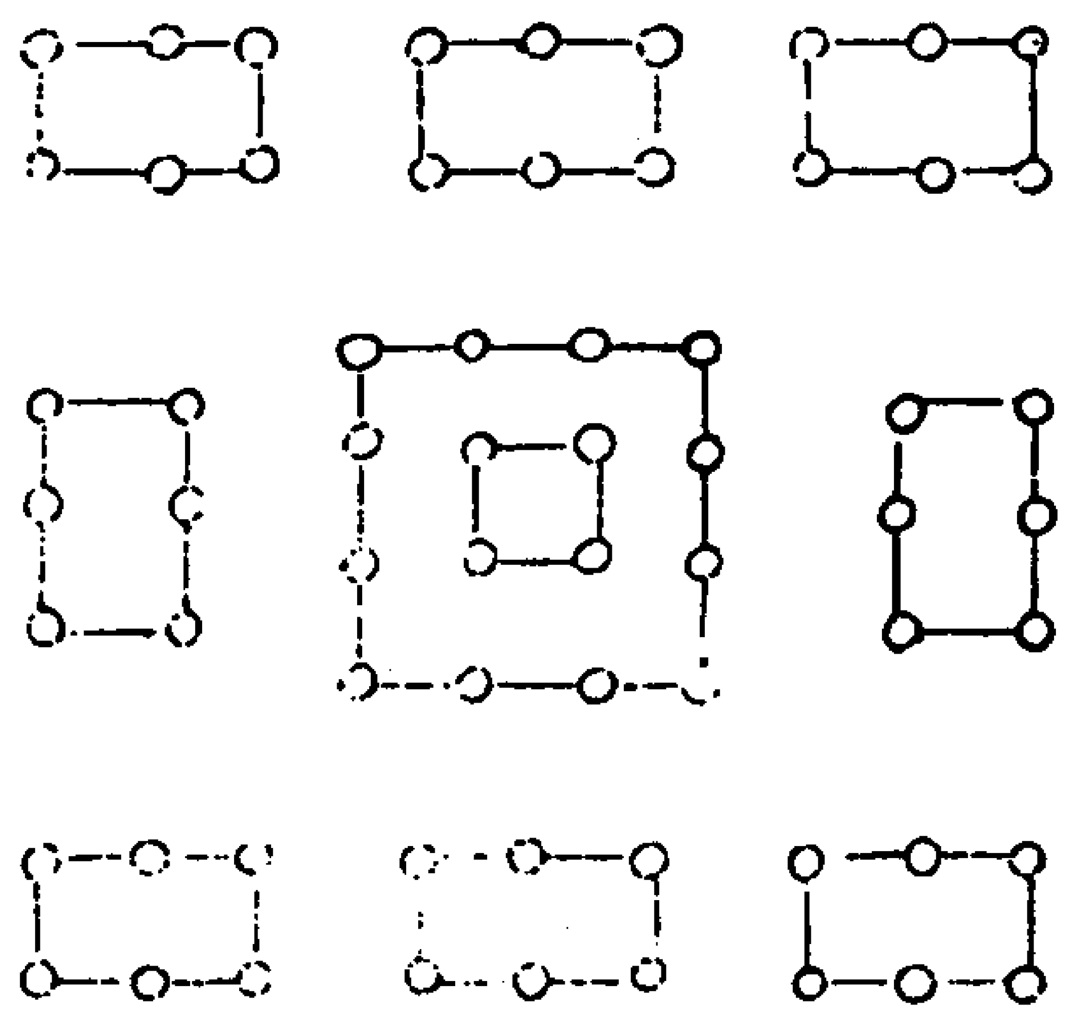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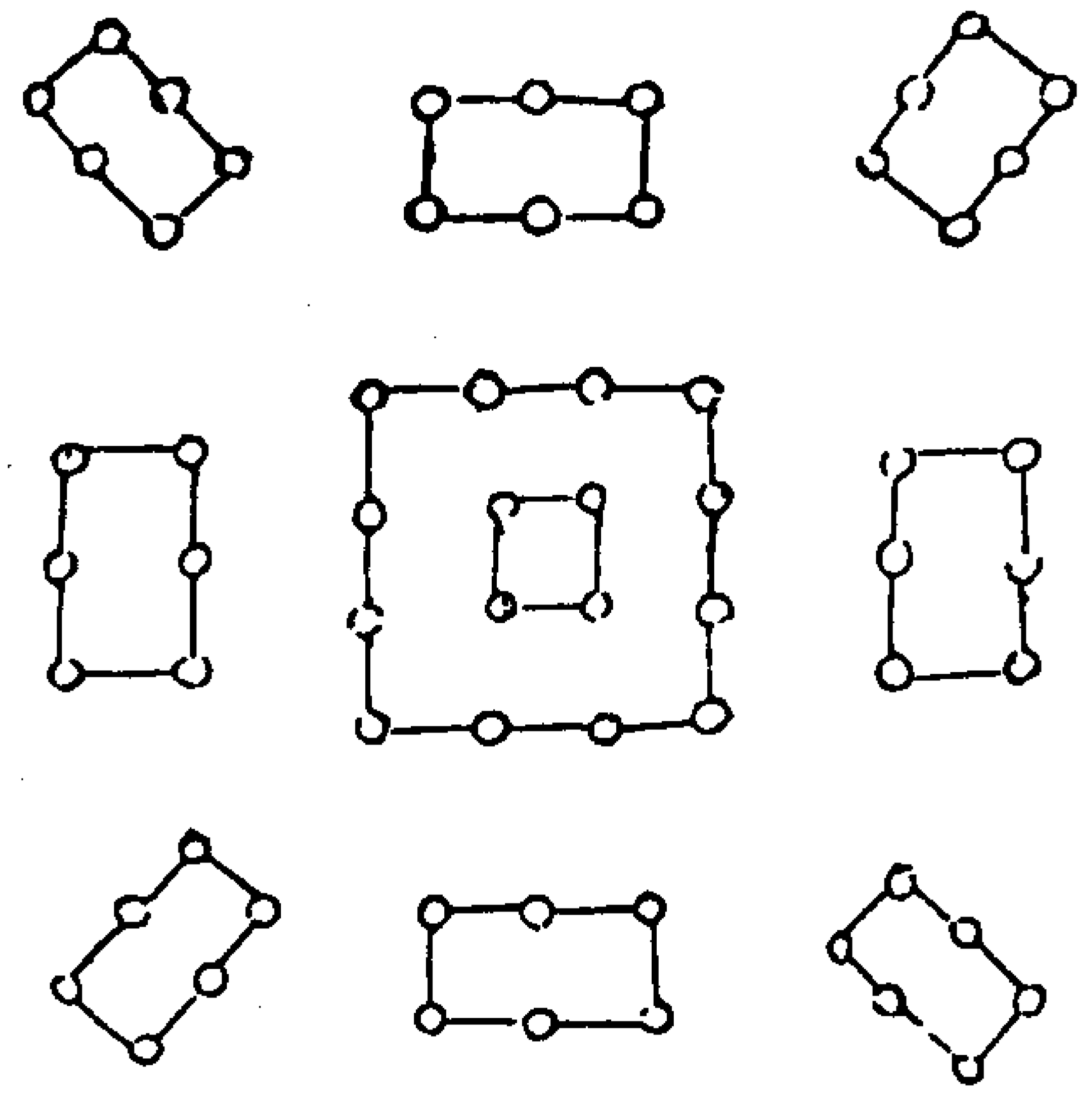
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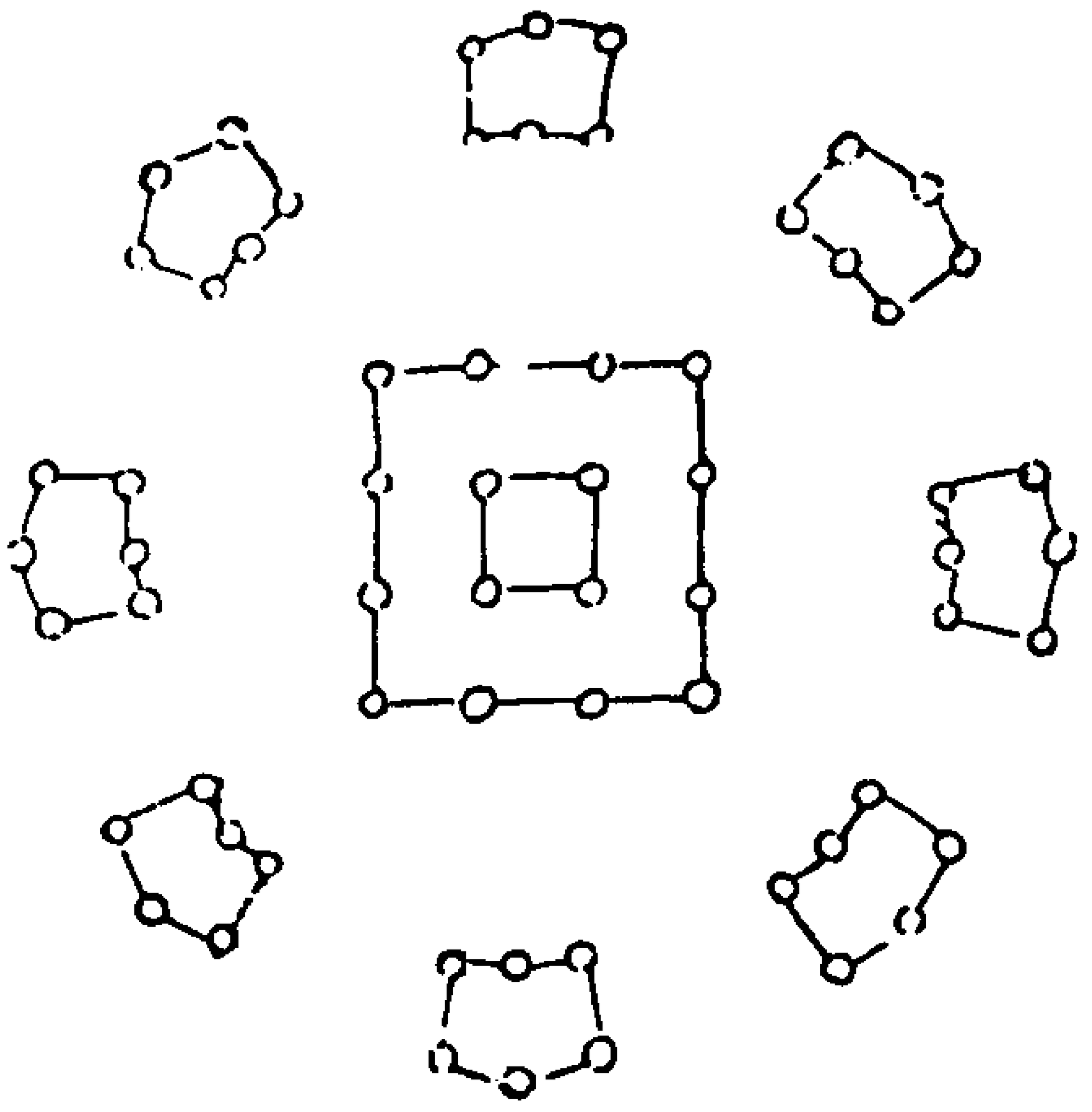
諸葛亮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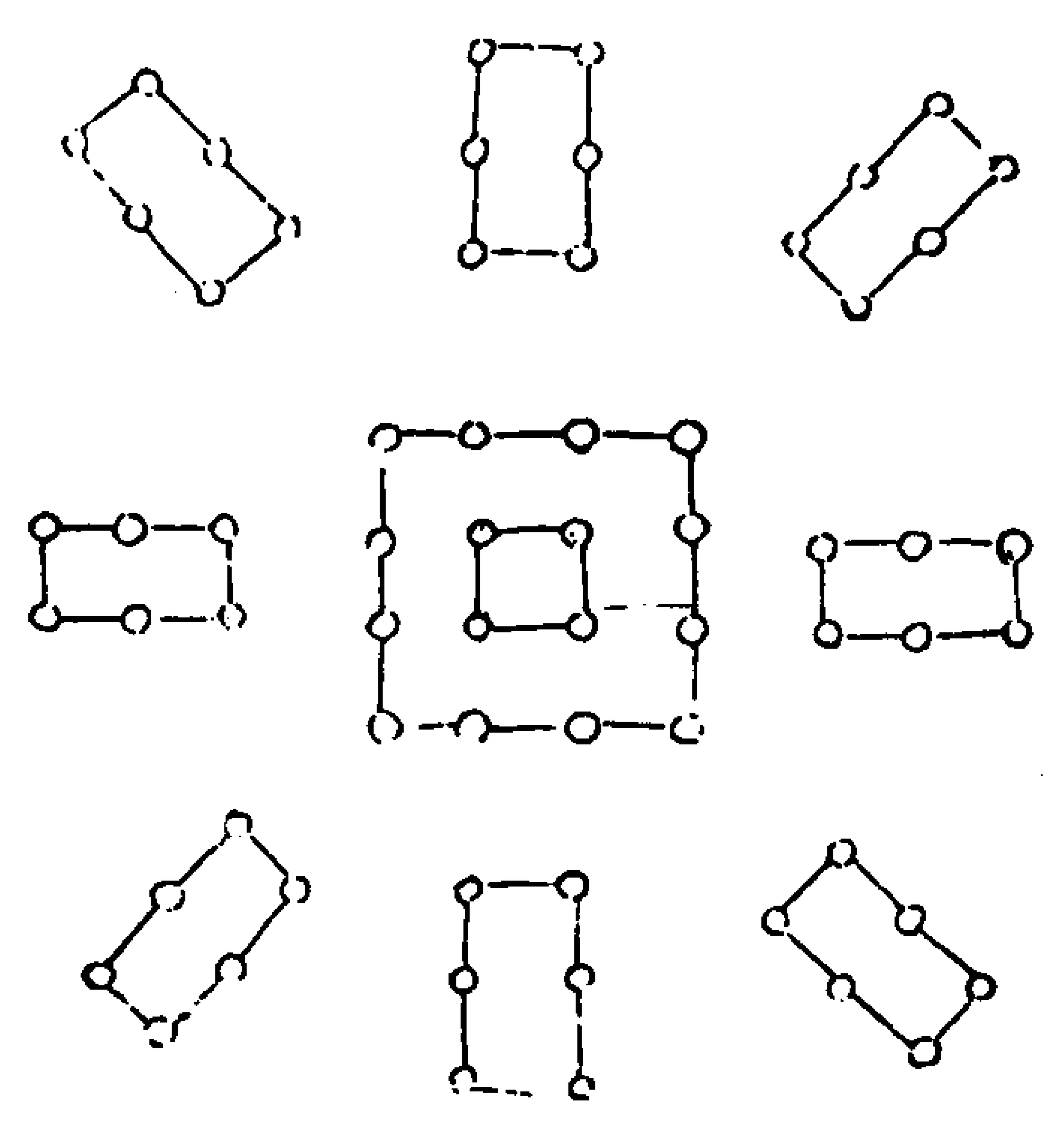
諸葛亮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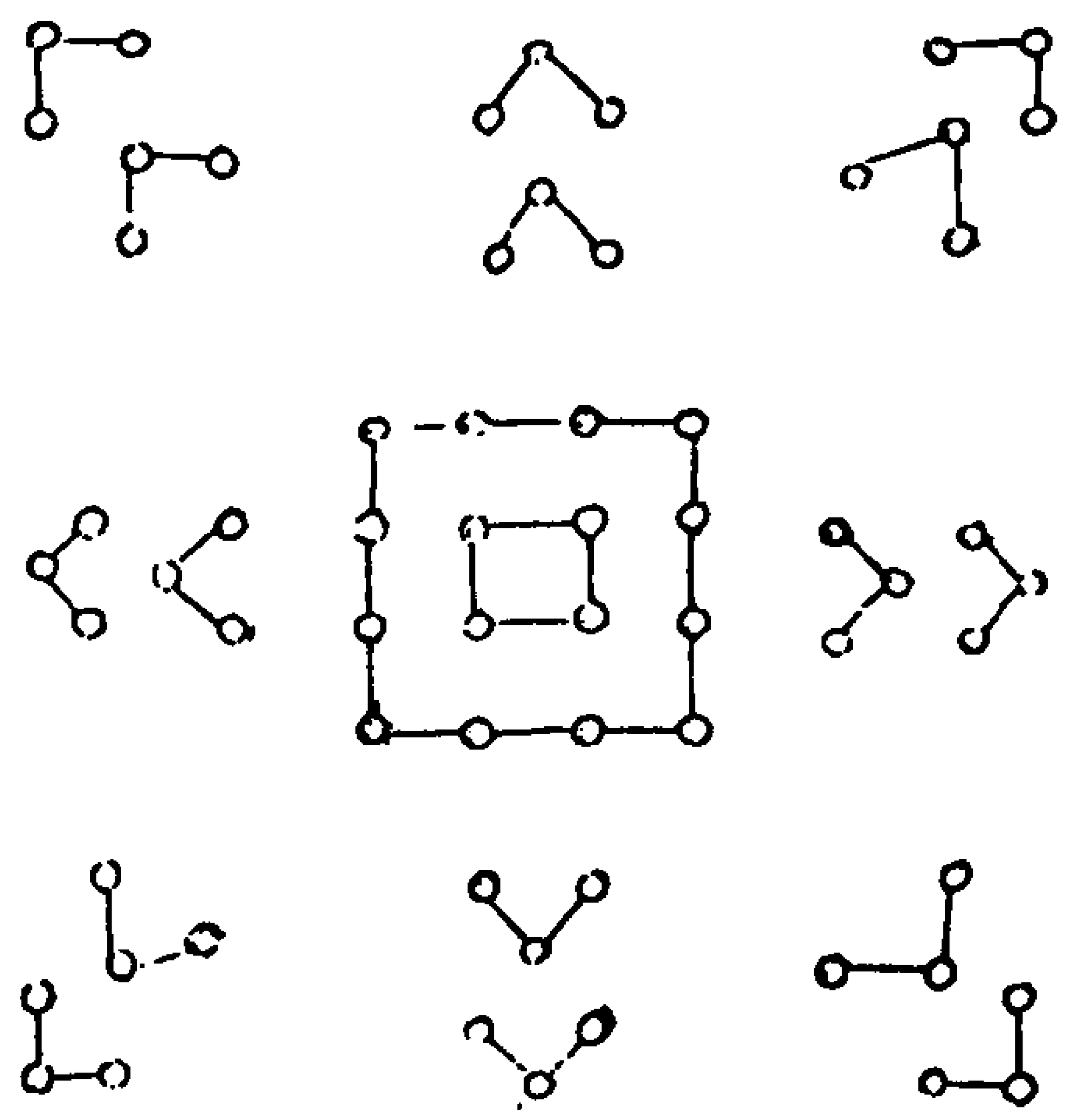
諸葛亮圓陣



諸葛亮直陣



諸葛亮銳陣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卽此圖也

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

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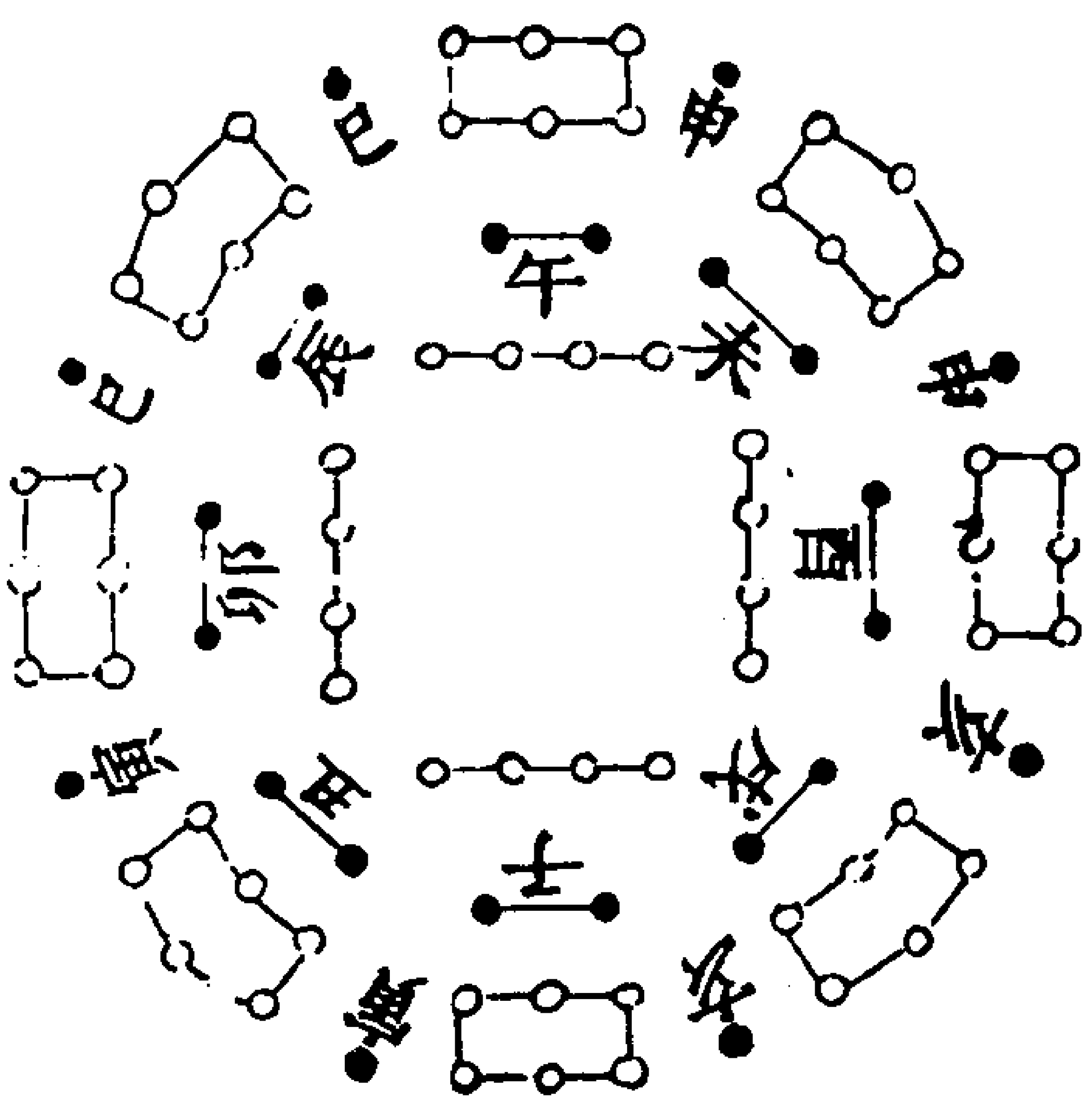
右冲六陣
酉屬右奇　申屬右軍　未屬右校

前冲六陣
午屬前奇　巳屬前軍　辰屬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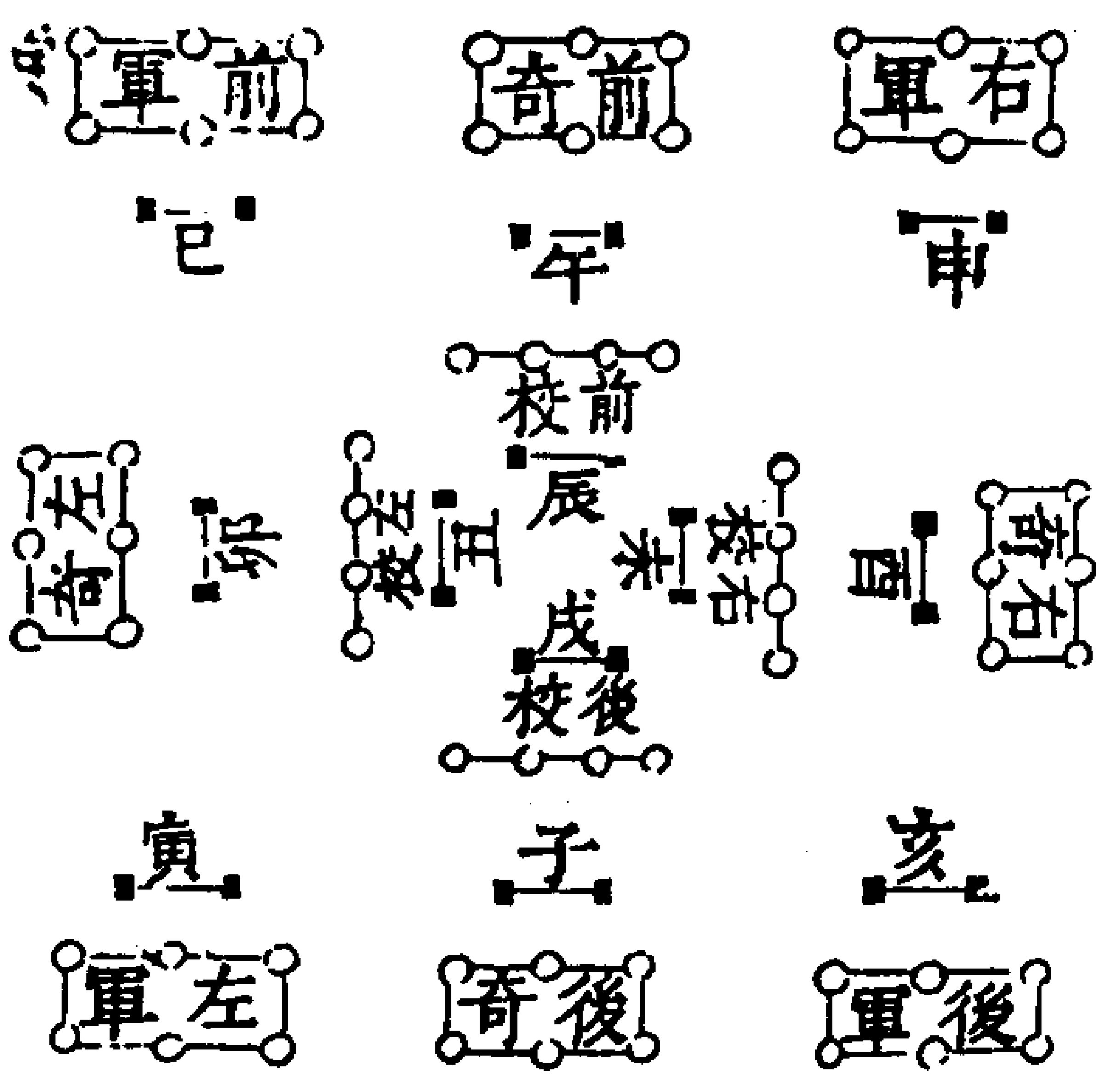
後冲六陣
戌屬後校　亥屬後軍　子屬後奇

左冲六陣
丑屬左校　寅屬左軍　卯屬左奇

騎兵滾陣



騎兵歸營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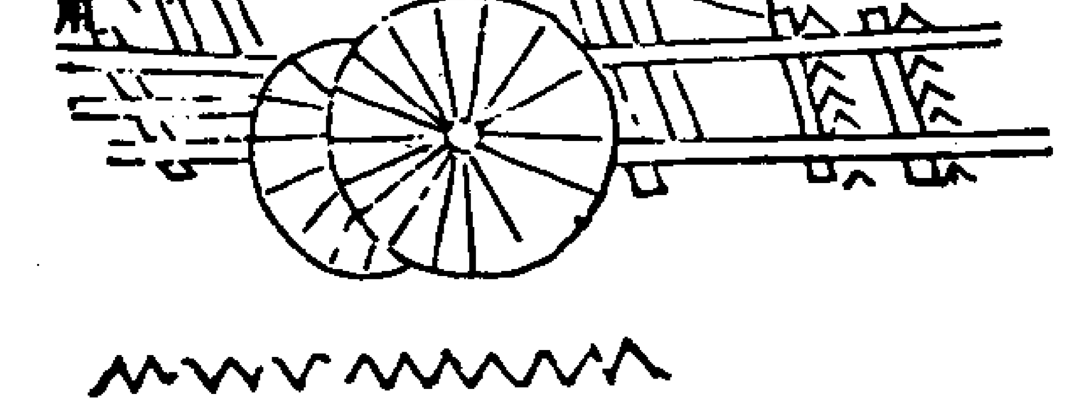
扁箱車陣

扁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鮮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為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為殿或九乘為偏或十五乘為偏或二十五乘為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為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迨漢衛青李廣始用車以為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以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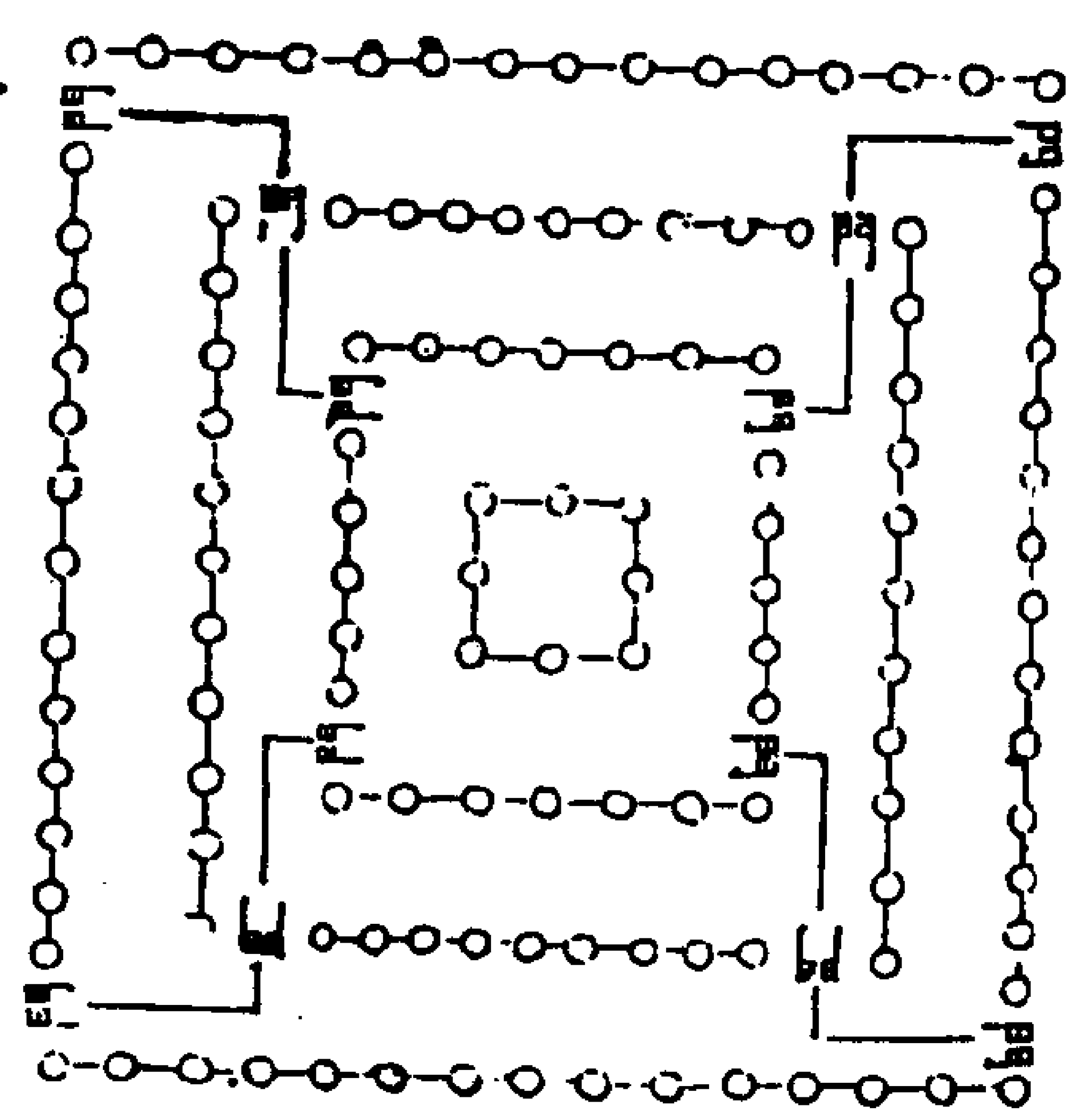
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副為一陣三百人為遊變依孔明陣圖為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層二十四乘四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為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天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扁其箱以承之故曰扁箱車也扁誤作偏非環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為一箱之說也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為之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亂所謂先為不可

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為深知兵法云

馬隆扁箱車



馬隆扁箱車營



綱目馬隆傳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爲虜所没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皷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温水羌虜木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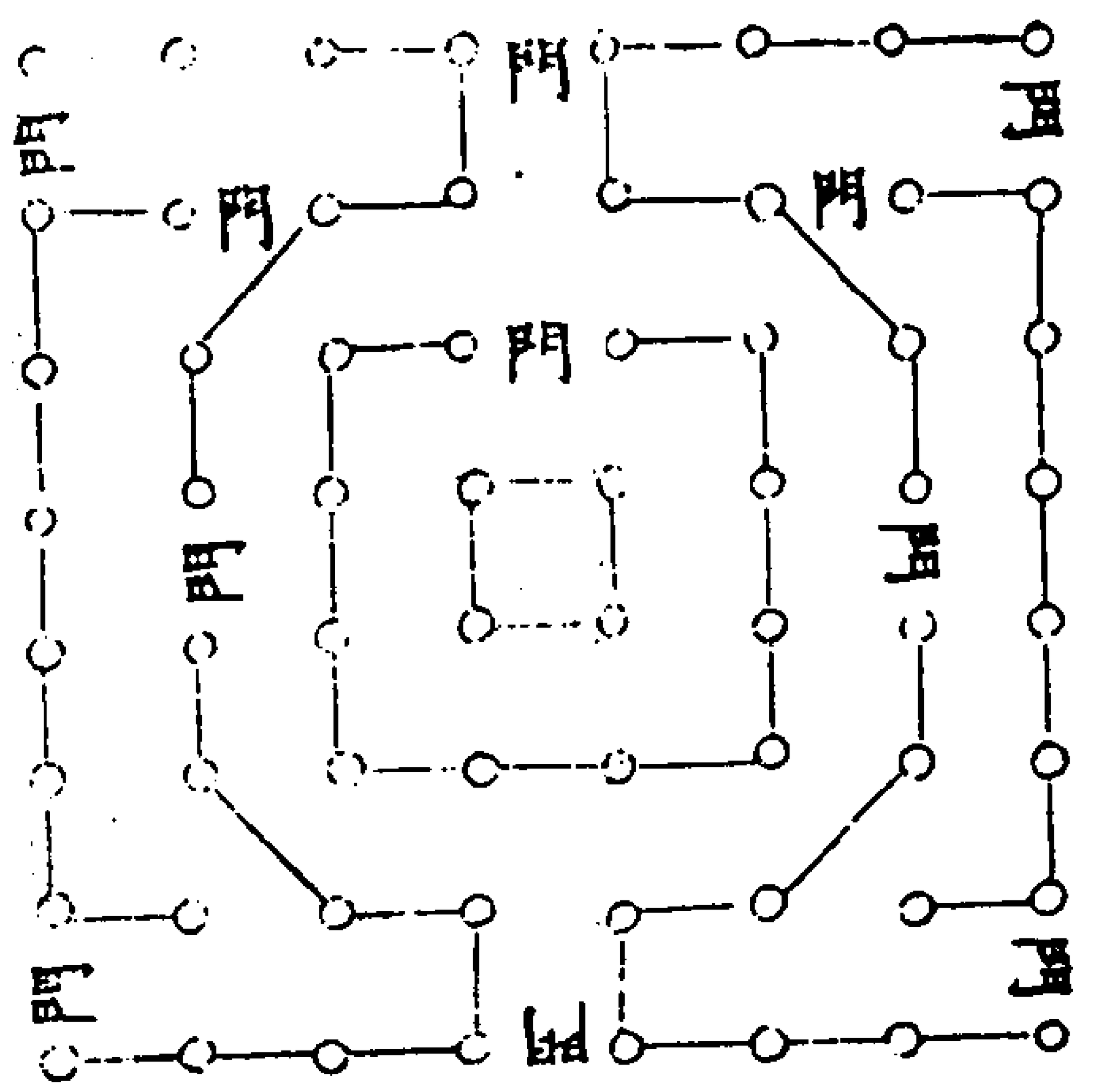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李靖六花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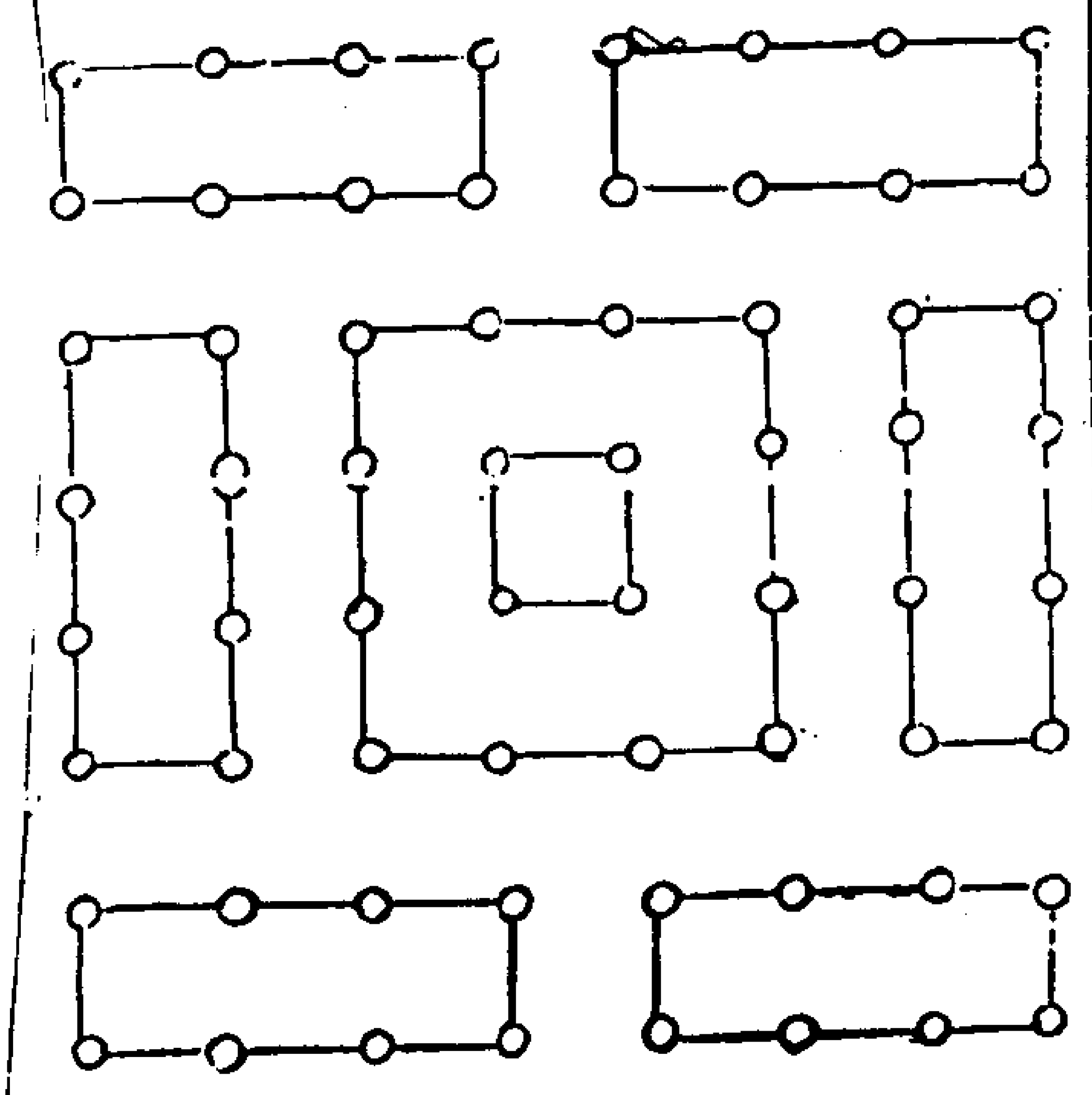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關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内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兼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

為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
曰跳蕩隊為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
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
分左右六箱一箱為營法五箱為方圓曲直鋭之
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斯陣也以開
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為晝孔明之
闔奧則猶有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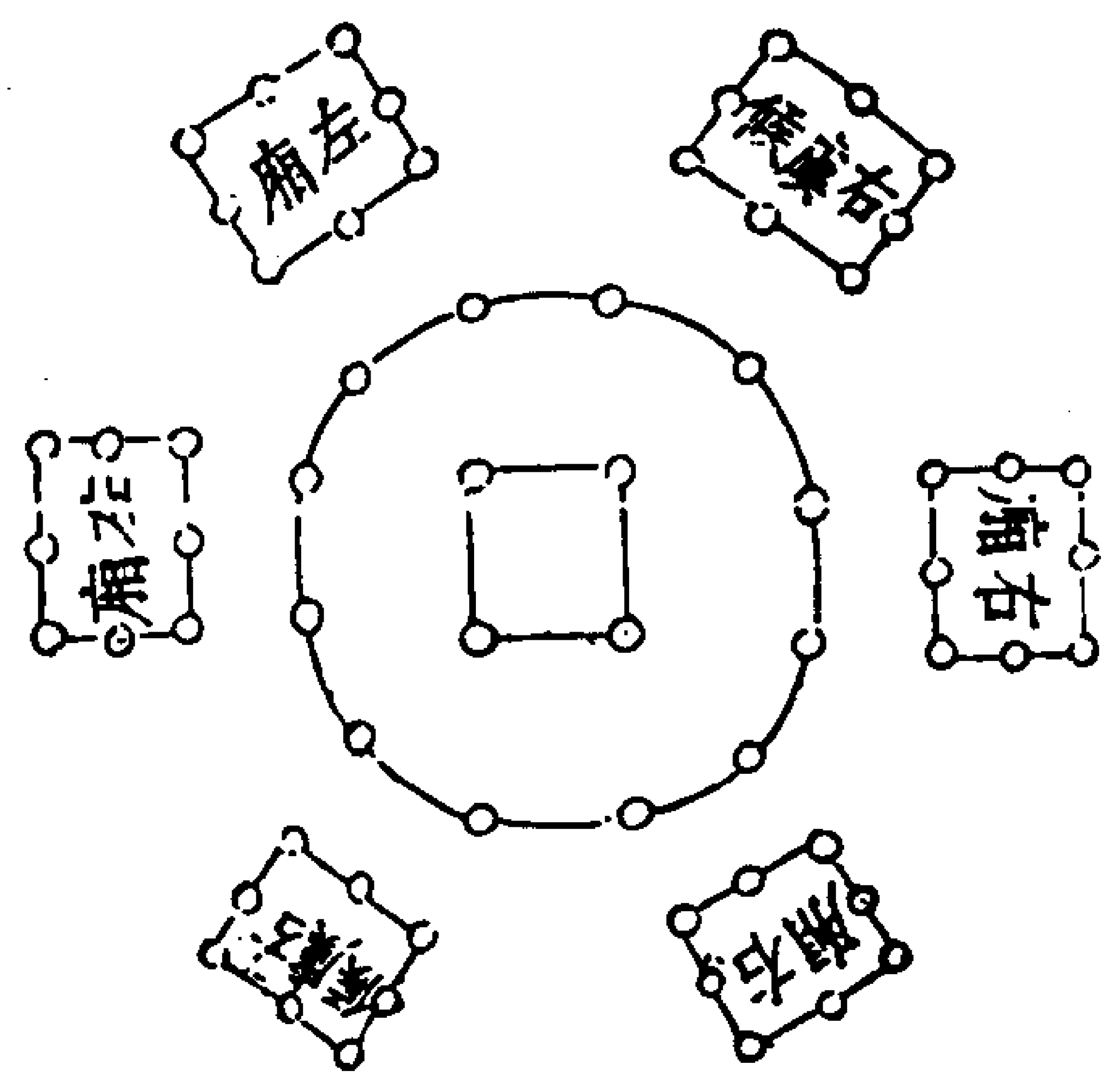
偶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為六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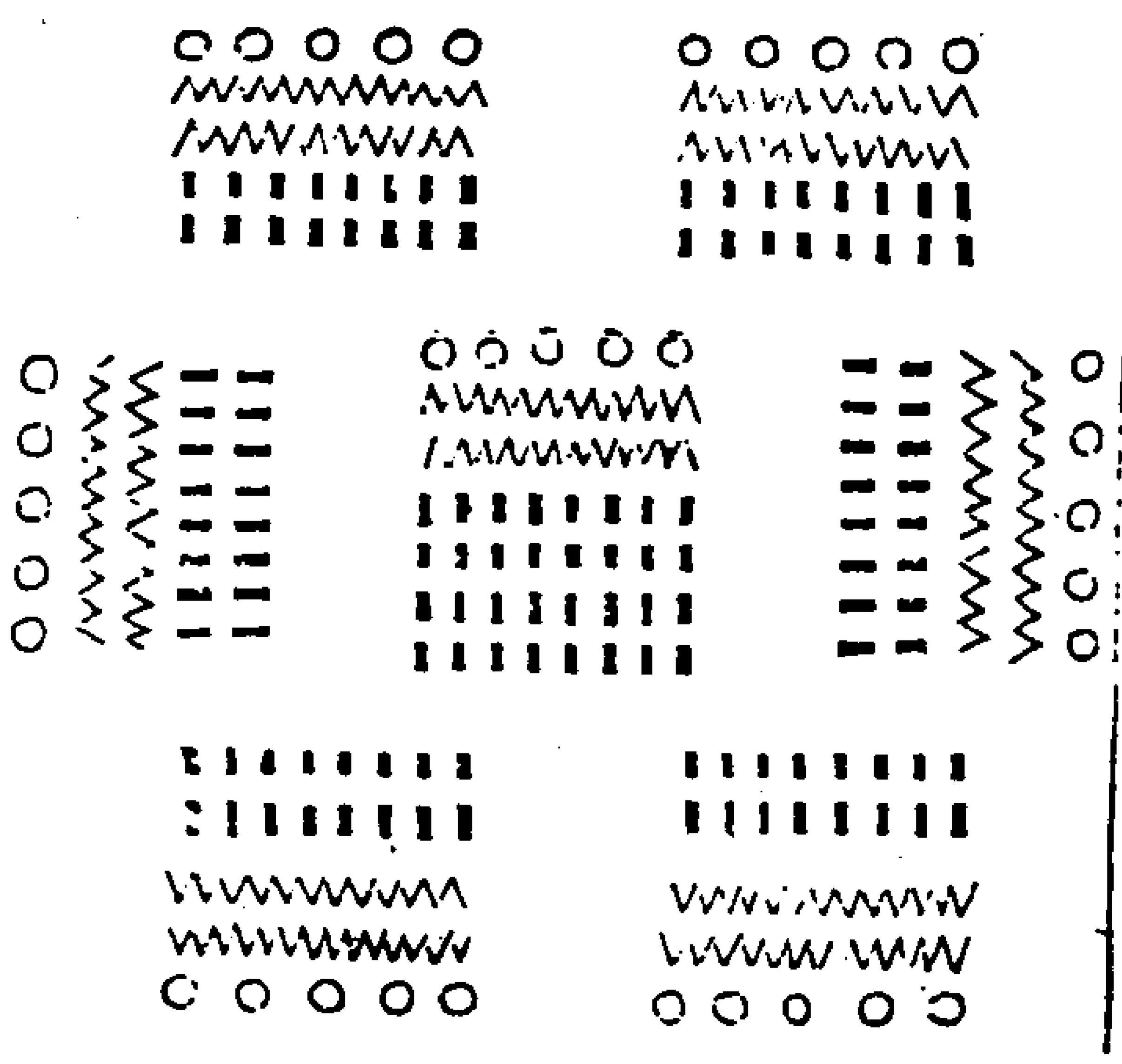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為六陣舊法圖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為六花陣圖



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綴應於天象天之圓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即跳蕩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兵前進以五十

步爲節定限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籠鎗跪坐籠槍以手執槍橫當膝虎蹲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喊聲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焉也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

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二十四馬當一車七十五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智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武經總要李靖法（大抵神宗命樞密檢校而推演之）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雲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爲二百八十隊戰備六千

人守輜重中軍四千人內選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右虞候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各二十八隊左右四廂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二隊）合爲一隊防賊并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其大隊五十隊（或作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千人隊合百七十隊爲戰駐等隊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卽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卽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卽射手舍弓弩

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卽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卽人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蹴逐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須却回整損援前若跳盪奇兵又爲賊排退戰鋒等隊卽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襲敗賊賊勢散亂然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守則無險何恃則營中壘滿）

(一兩隊充駐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行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或作堅)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聽角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北回還即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即捲幡簇隊

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按諸陣之法凡軍行遇敵即縮爲方陣待戰(方陣具軍行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凡兵出戰毎營跳盪馬軍隊戰鋒隊駐隊等分爲五等各有將等領出時先用其等兵入戰若續者益兵則令一等進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凡兵毎隊有隊頭兵須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右傔旗在左右傔旗在右次則隊兵分作五行在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鐙布列爲隊也

凡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傔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凡隊頭與賊鬬迫蹙即左右傔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傔旗又被賊迫蹙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爲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

凡隊伍被賊攻迫衆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進救援之

凡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爲奇伏

凡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仍於隊內抽捉馬人

凡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險
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凡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
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為翼步軍後排
營有利則前戰無利則淺進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
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内

凡前有深草我即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
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凡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凡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凡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凡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
誘之
凡兵趨賊帳或中道過大城要砦須下之
或備之而後過

凡與賊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
疲可勝
凡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
令人取背奪之
凡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宜攻
之
凡賊數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
不須應之恐誤伏陷軍
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二則從後捉搦之
如賊驚亂即奮兵橫斷之然後戰

凡賊出隘口來鬬候其半出擊左右夾攻
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
凡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
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
亦恐退還務速行陣不屬我則進擊之
凡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據險地自
固申詞禁掠無激其怒賊既衆又且日久
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
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為賊所乘
凡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掠生口

凡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巳潰則長驅追襲仍令散逐之勿令敵衆得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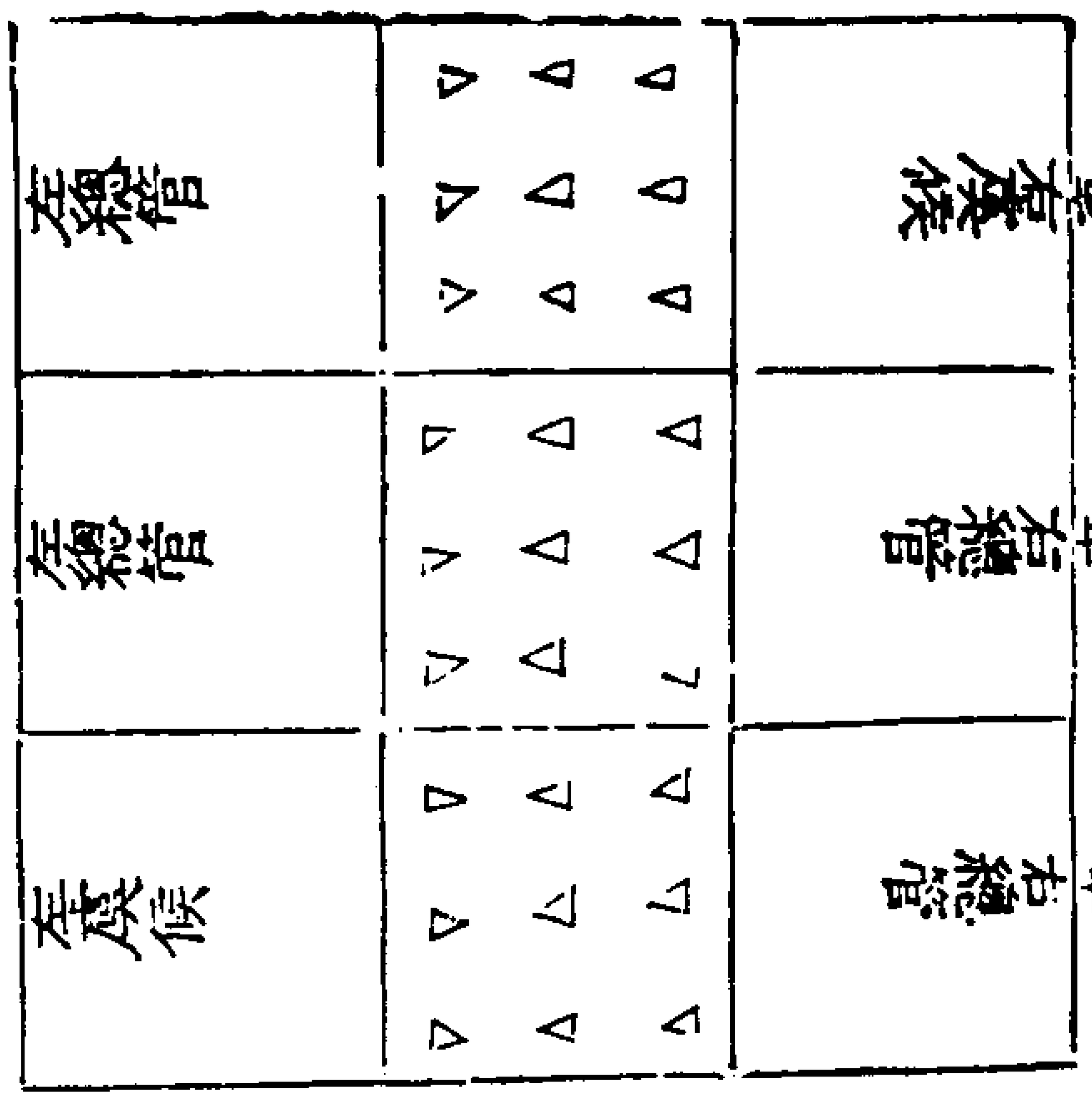
凡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驚之令不得宿野

抽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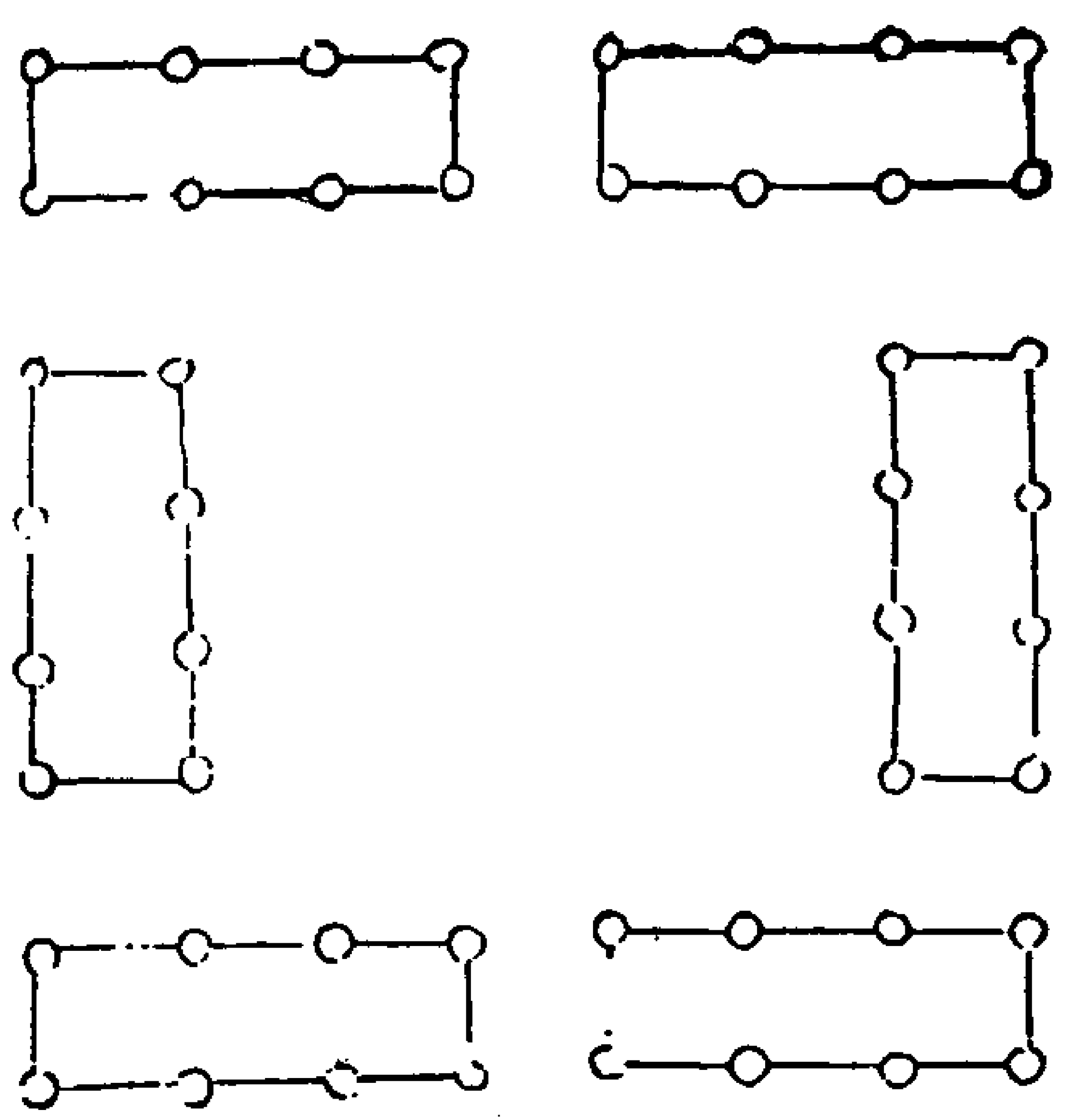
夫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押官纛押後副隊頭纛引前隊兵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陣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旣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

凡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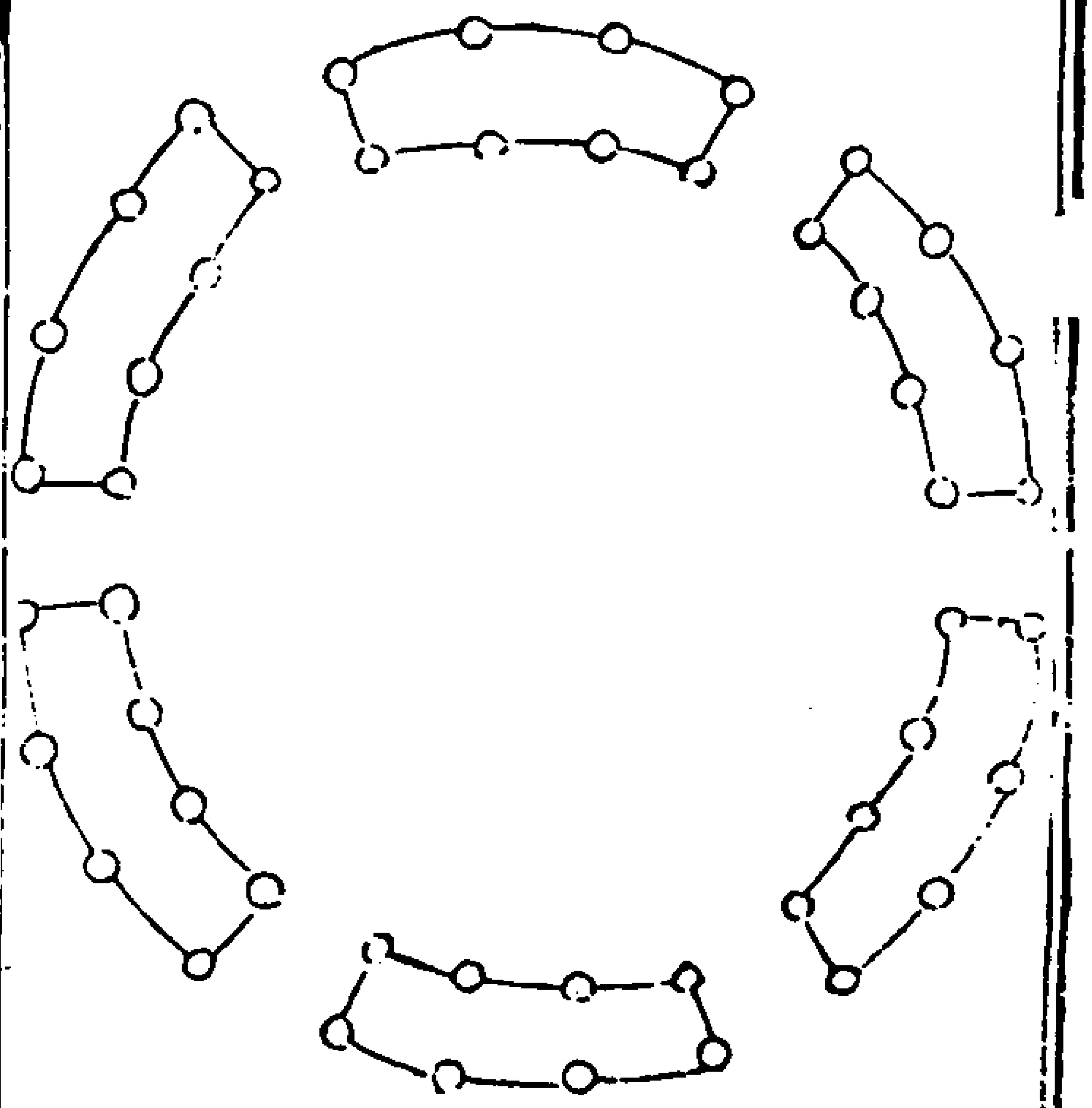
六花開方教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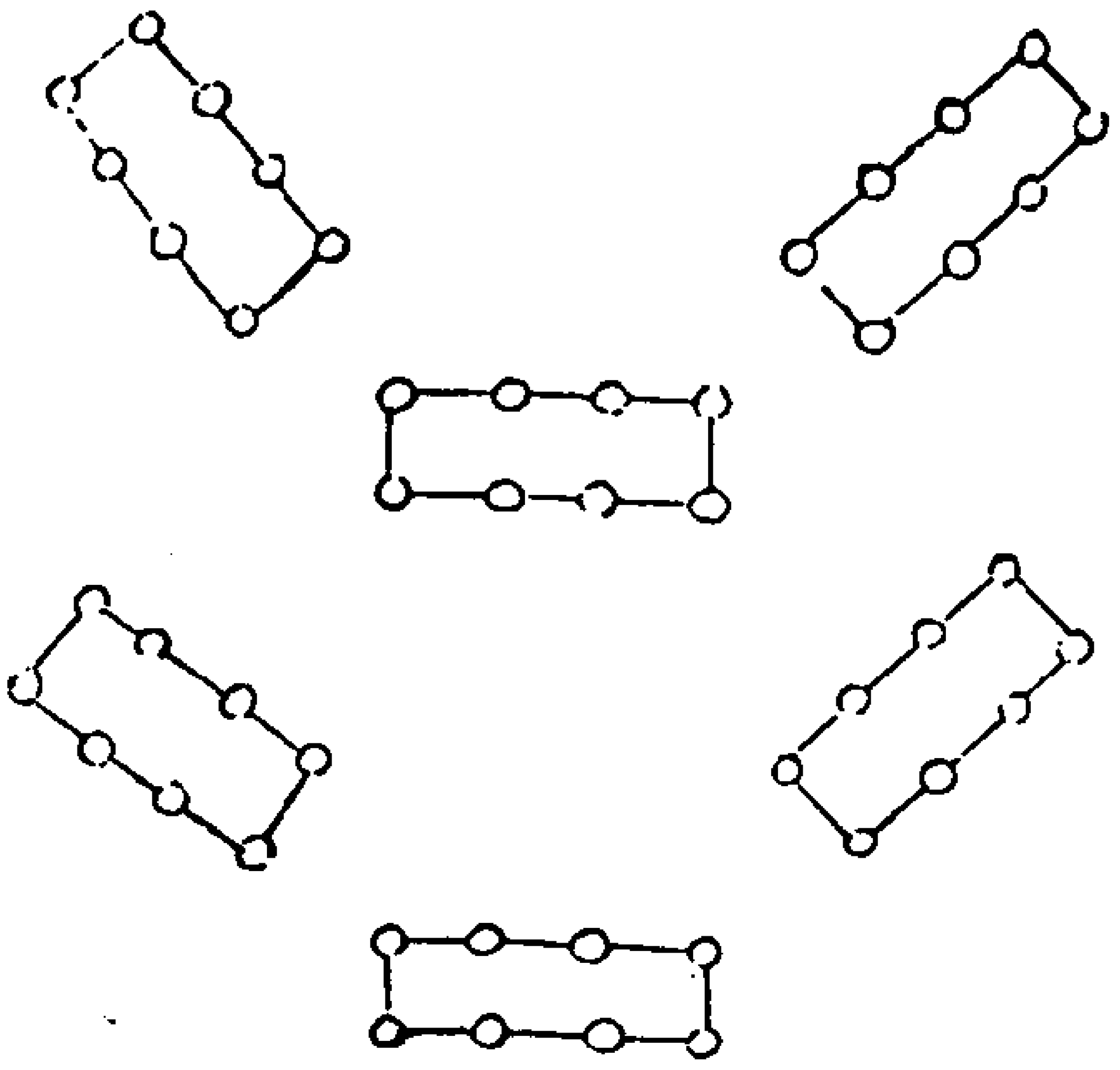
六花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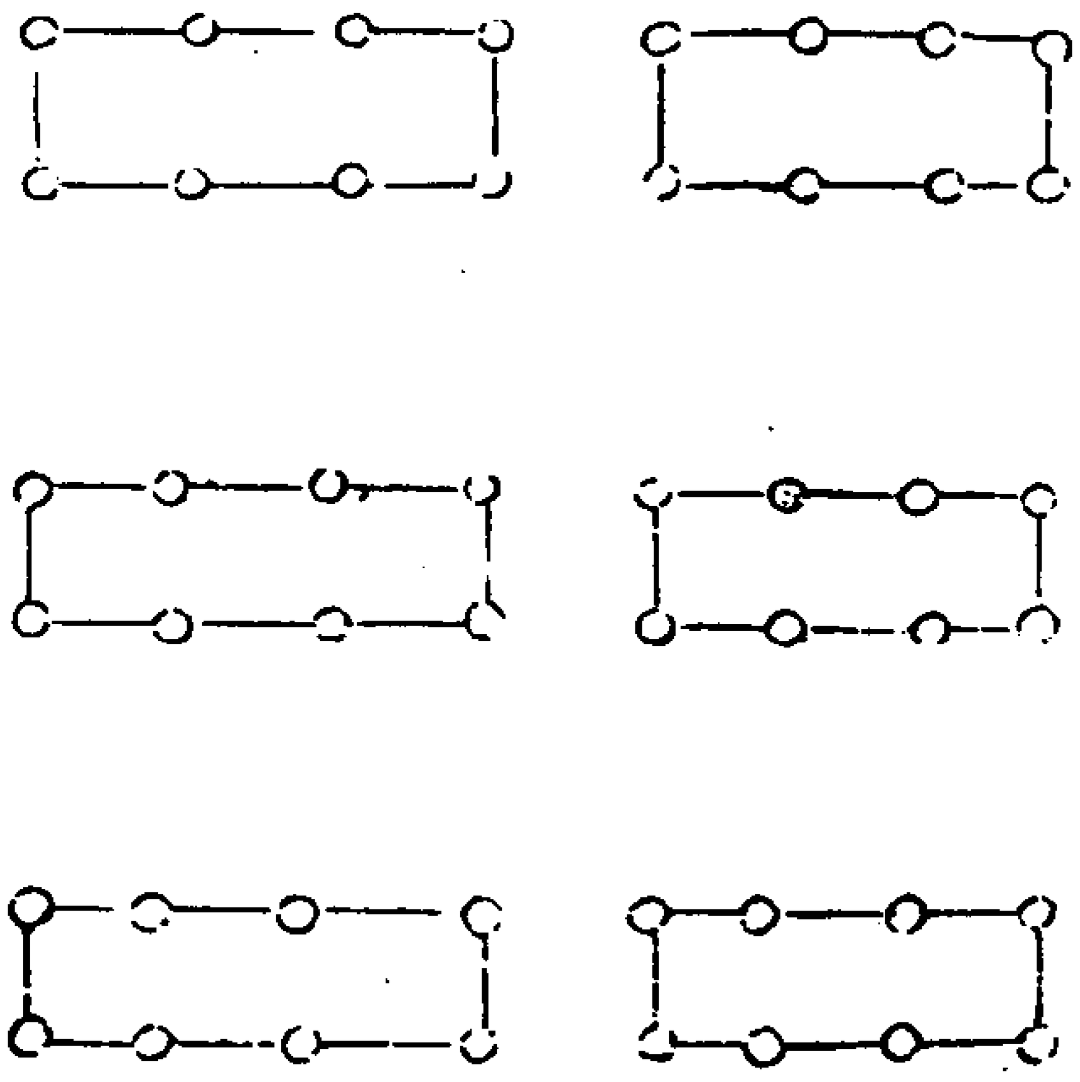
六花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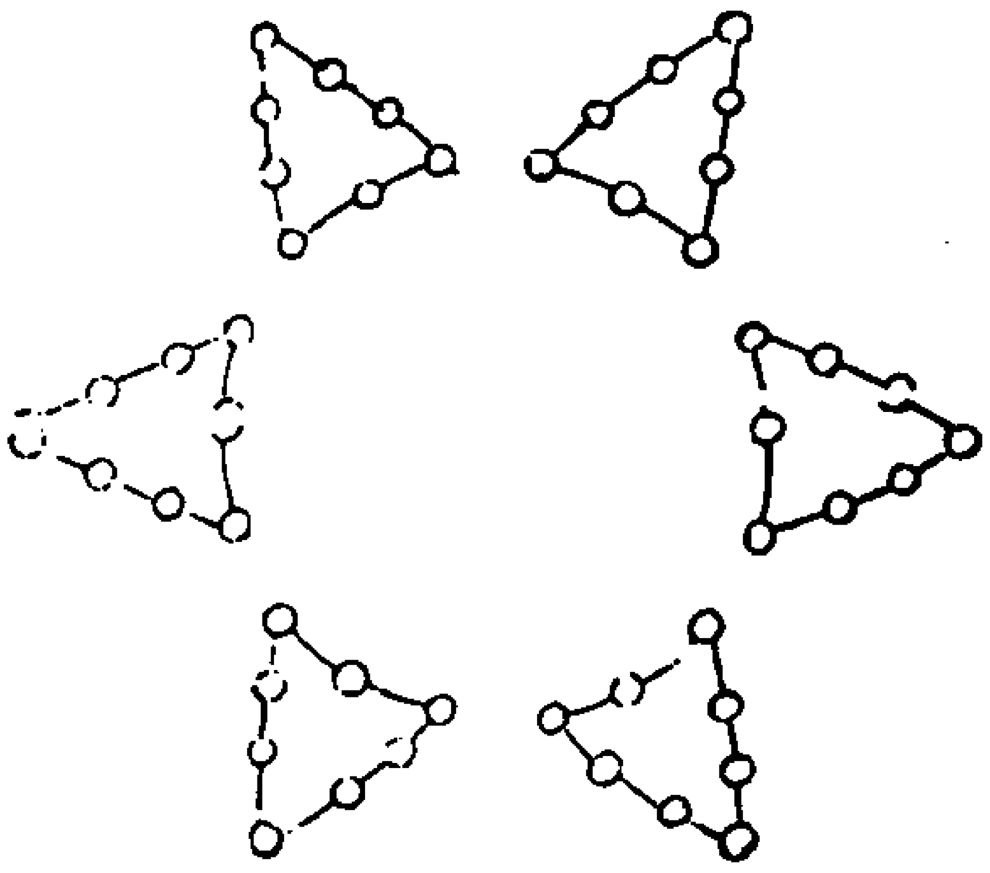
六花曲陣



六花直陣



六花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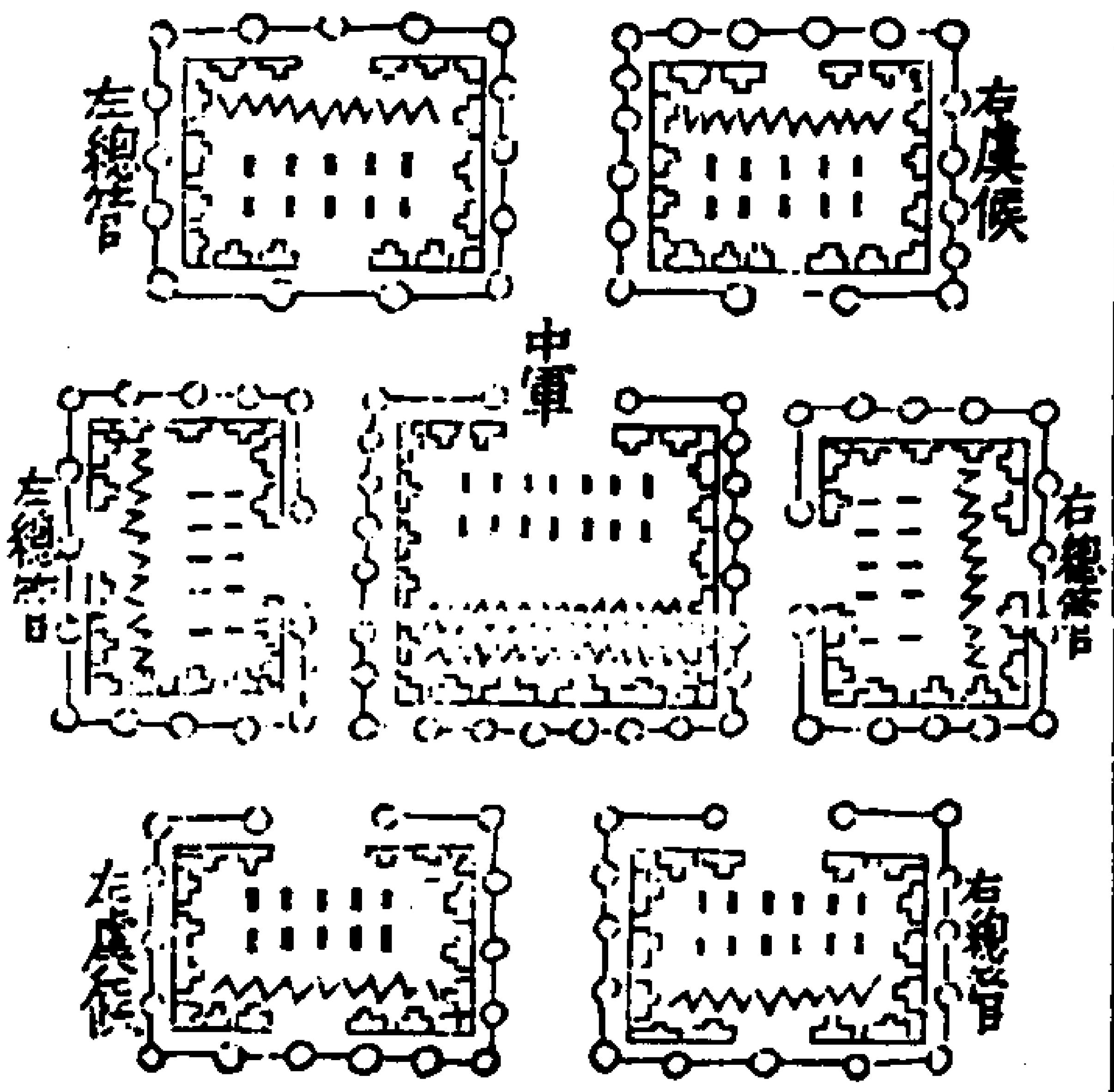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毎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開元皇帝講武儀註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有司先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於其內壝地爲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爲三軍皆

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相去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至日左右二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決爲主客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騎兵皆如步兵之法

六花七軍方營



第九五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扳文均

中軍營外輜重二十四隊內戰兵奇兵二
十隊跳蕩十六隊馬軍十六隊計七十六
隊
左虞候右虞候二營各外輜重一十八隊
各內戰兵奇兵一十六隊跳蕩十隊馬軍
十隊計五十四隊
左總管右總管四營各外輜重一十五隊
各內戰兵奇兵一十六隊跳蕩十隊馬軍
十隊計五十三隊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
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
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
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 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
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一千人跳盪
五百人奇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
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
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
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
百人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
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
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
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凡馬步
軍通計總一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當
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
為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
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六面援中軍六總
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幕五口若在賊
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廣寬不在賊
境則五步下幕○凡五十人為一隊其隊

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
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
隊又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步五人押官
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
旗二人即充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
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
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
斬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
由斬○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 副二人
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軍半 判官二人與四人總管四

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辨
金鼓及總管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
兵倉司騎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
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隊頭二人旗頭一
人副二人火長五人○纛六口大將軍中
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
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
以主之○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軍衙
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或作旗二根
以豹尾為兩檯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

左右阜立○五方旗五口各隨其方色大
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
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
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
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認旗二
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令自
出為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雜陣將門
旗色隨所尚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陣
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甲
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筏
用○牛觔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一團
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十百分
計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五百條箭三百
五萬隻○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分計
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
射甲箭三十七萬五千隻生鋼箭五萬隻
長朶箭二萬五千隻○弓袋胡盧張弓袋
金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
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二分

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金以啄錐鉞斧
代各四分支共五千事○榻索二分二千
五百條馬軍用○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
轡自付○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
鐵鍬鎚自付○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各受五斗○乾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
軍二千五百石○麩袋十分一萬二千五
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夾
絹練袋代皮亦得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
百具皆一堅木為之或以熱鐵為之受三

升冬月可煖食○刀子錯子鉗子鑚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錐礪石都共一十萬二千五百事○袴奴抹額六帶帽子氈帽子各十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攤子鞄韈澁子各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氈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皮袋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領詐為蕃兵用○枷鑵栲栲各二分共五千四百有皮囊可代枷鑵○鍬鍵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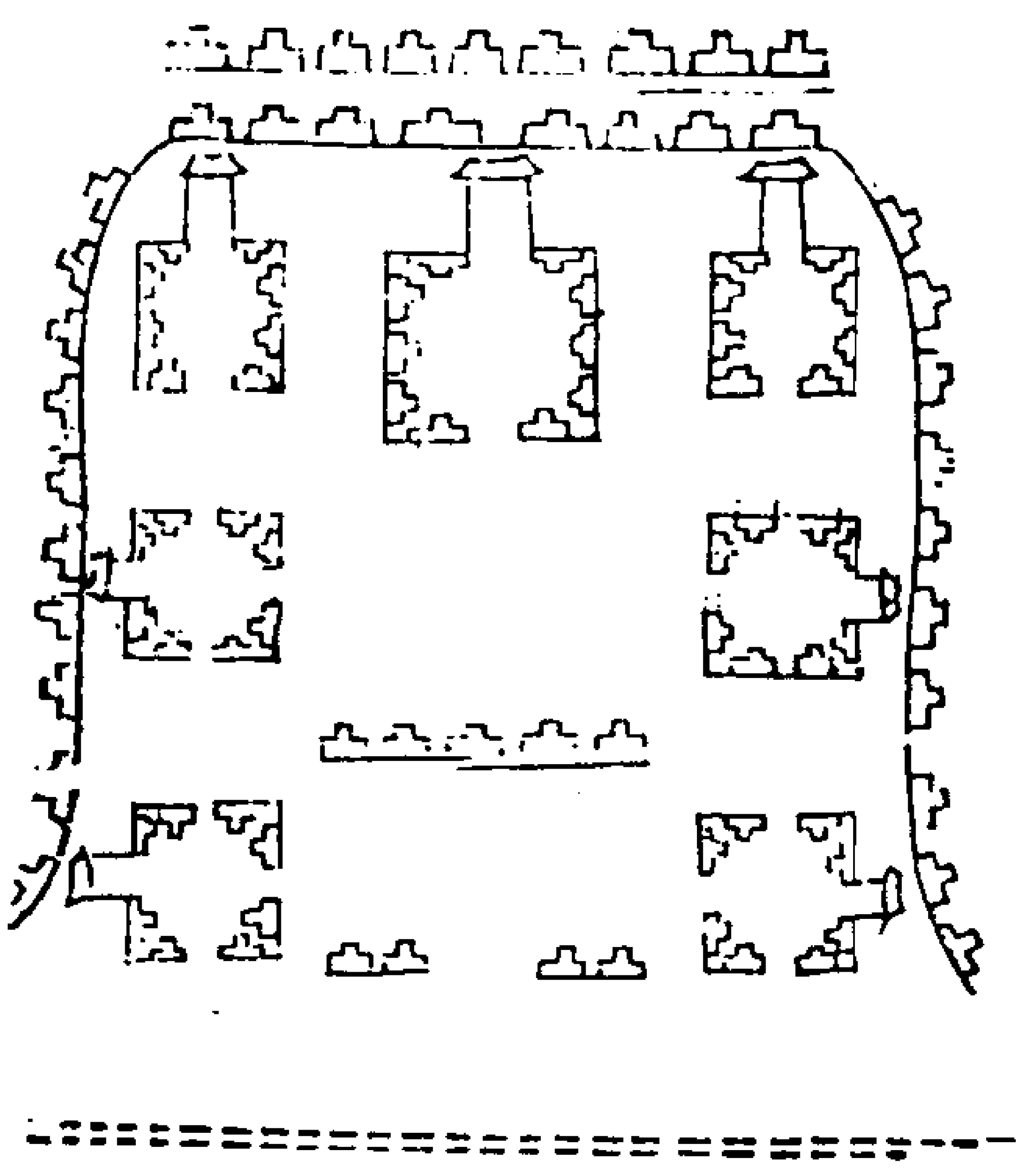
事○鎌四分五千張○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二升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披氈被馬氈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無幕故以披氈代○挿捷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枝）中半○韋皮條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氈四領褥四領○副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氈二領褥二領○副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氈二領○總管子總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氈一領○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別勅差行折衝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給幕一口○傔十人共給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鎮守準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鎗不鏽刀不澁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諸逢平原曠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容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結角與右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

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若不欲得放馬在其外營幕即挾長布列務取營內寬廣營外仍置拓隊凡士效有副箭鎗不鏽刀不濫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時有闕

七軍偃月營



武經總要李靖營法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並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疏密及安置部伍與前法同其門臨時計之若兵馬多少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輜重牧畜之類並於營後安置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三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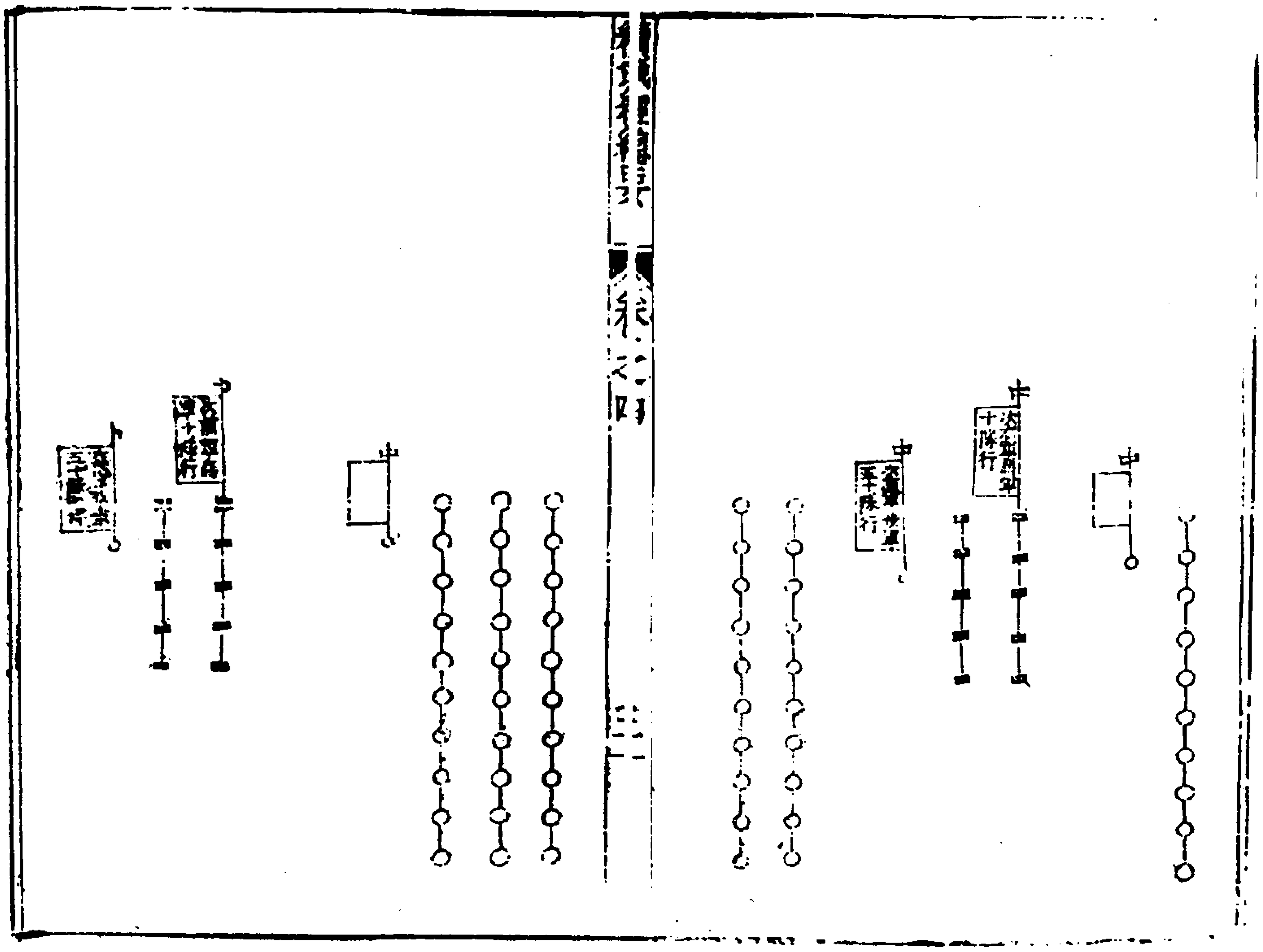
泉晋江後學虛卅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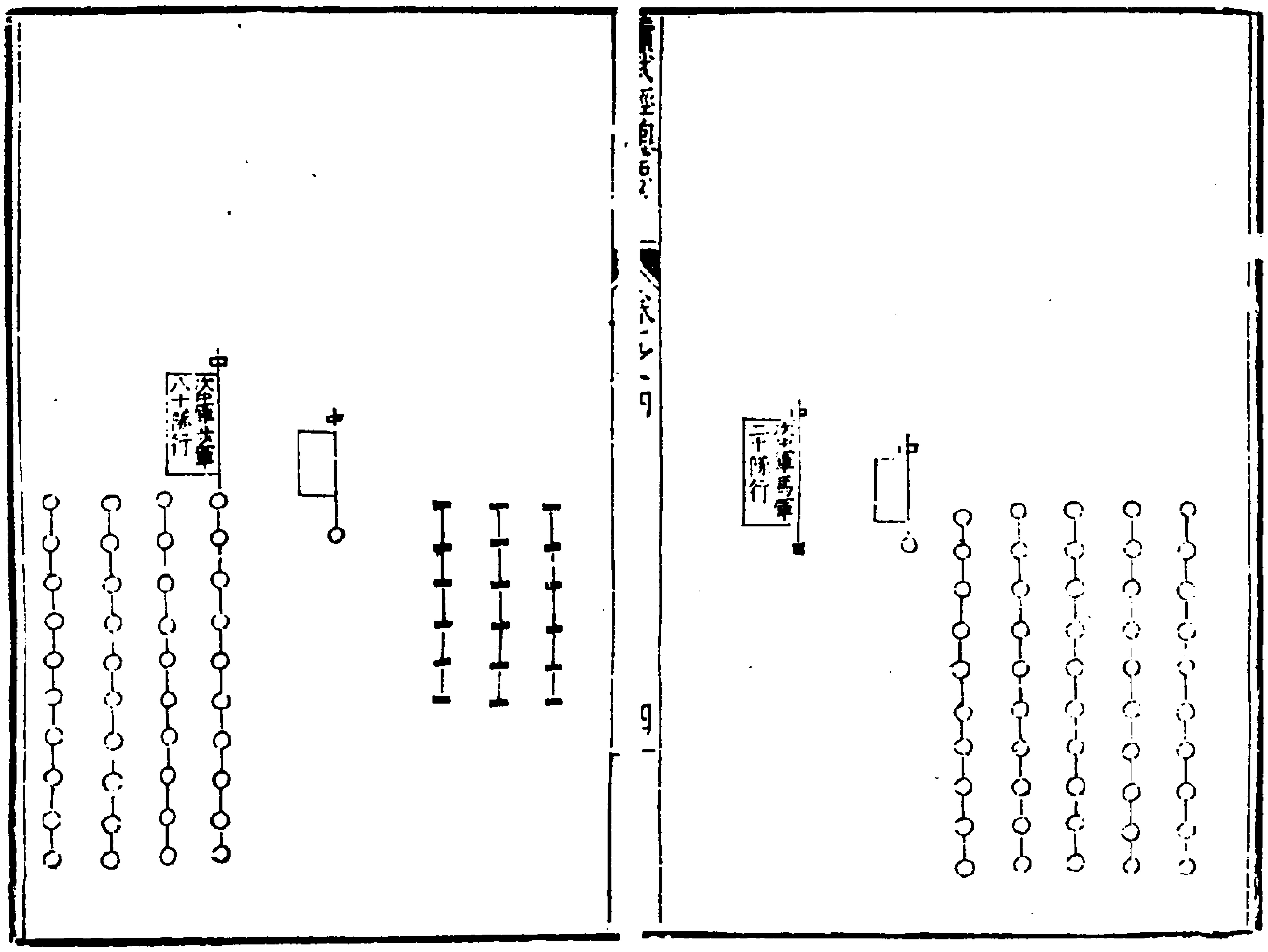
四門斗底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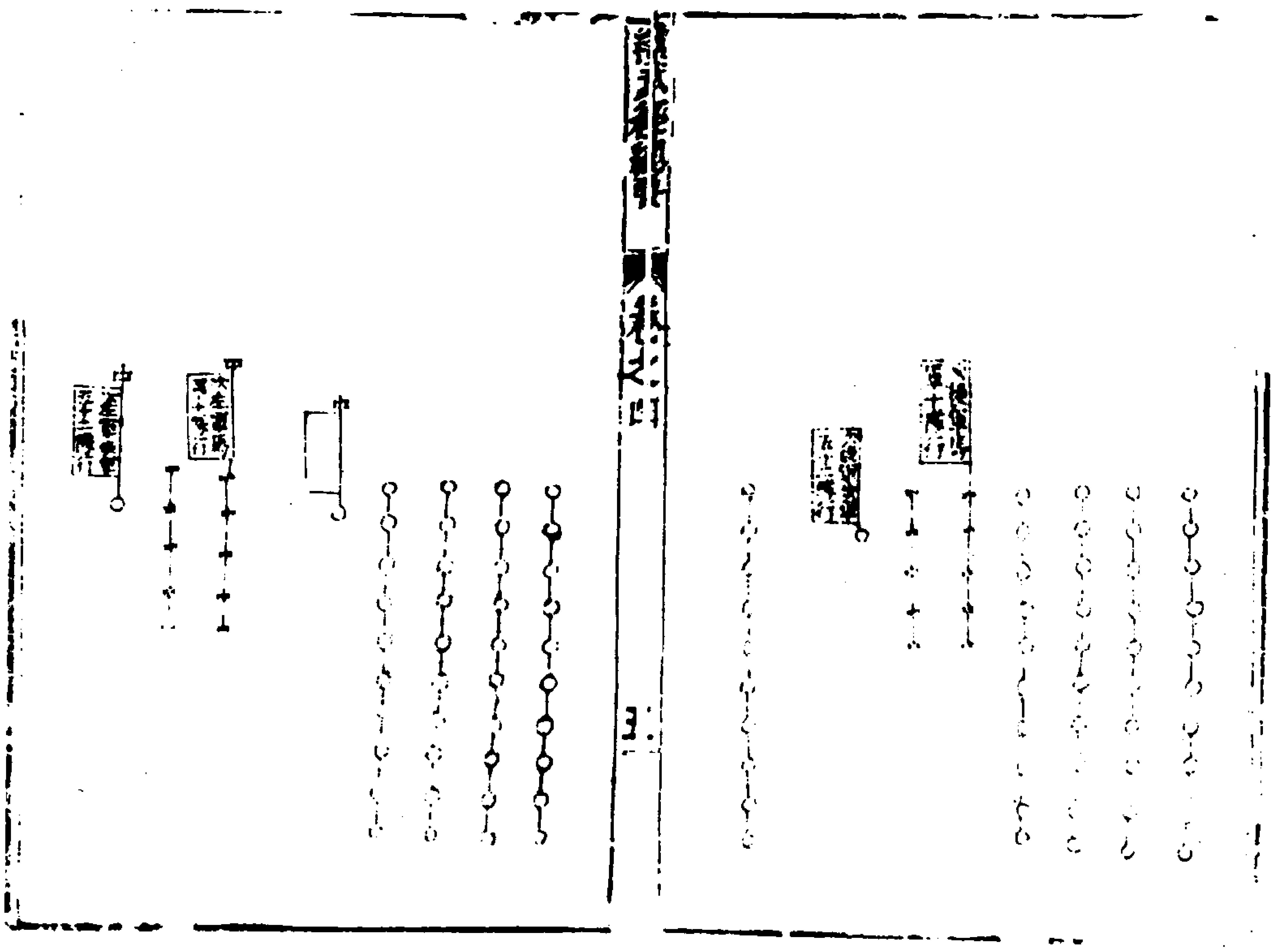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八百八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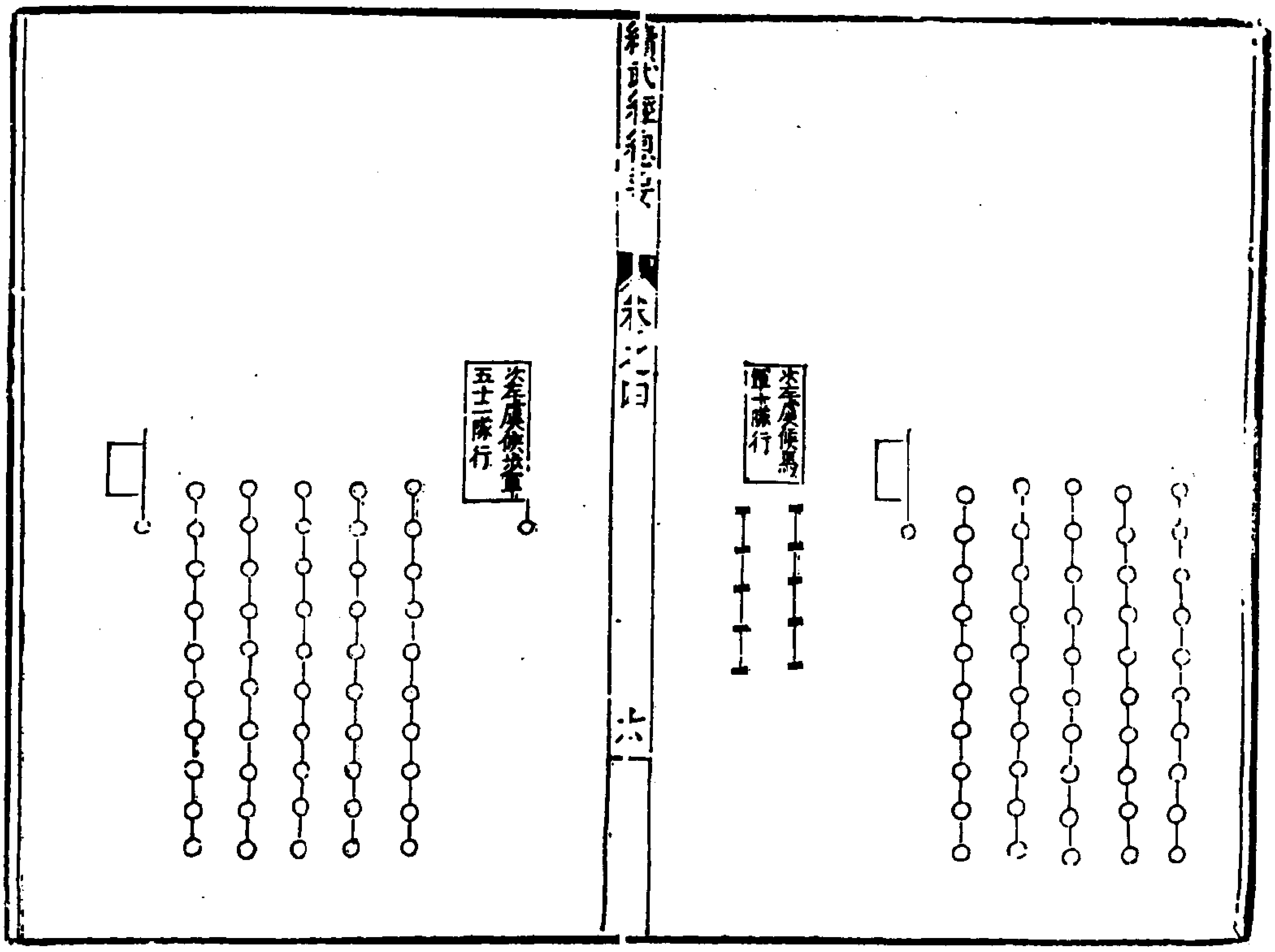
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綺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盖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

原缺




中
次中軍步軍八十隊行
中
中
次中軍馬軍二十隊行
中




續武經總要　卷六
次左虞候馬軍十隊行
次左虞候步軍五十二隊行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軍將行先使腹心及鄉道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衣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束裝被駕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　令將校排比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二千步外引馬軍去軍二里外引（李靖裴緒法同）

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二萬人凡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凡軍行常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右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即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主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前却轉軍職掌轉初發交換

續武經總要　八卷之四

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爲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

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一人擬戰目押
輜重遝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放此類
凡兵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
前(或作側)大總管及副管則立十旗以上小
旗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前引住則立於
帳前(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
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用製造令引輜
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
凡大將建五方旗各色配方面(青亂色以碧代之務異別也)
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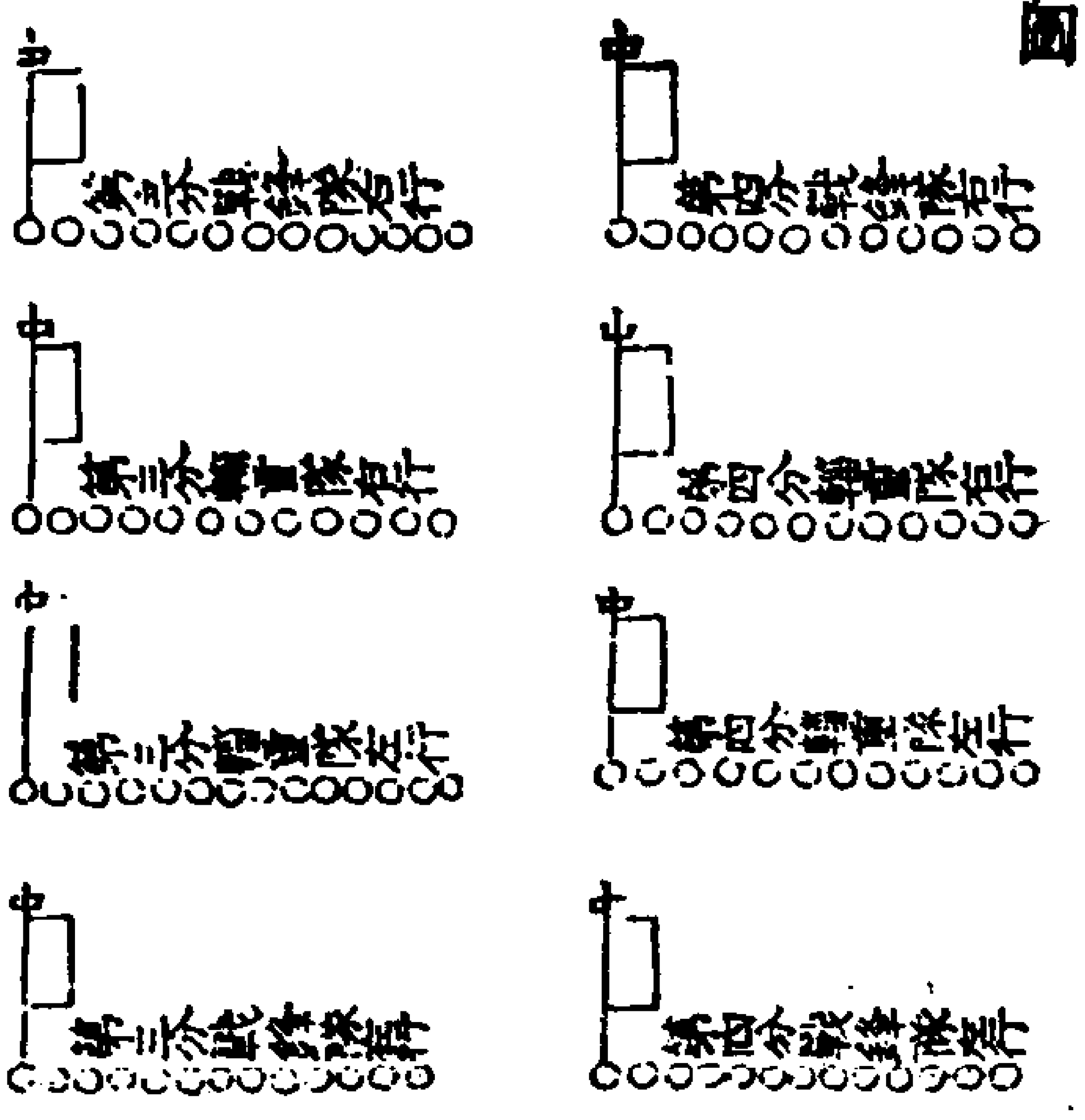
四旗之主若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
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
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
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賊
常偃之法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
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
亞則進前奮擊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
給鼓一面行則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
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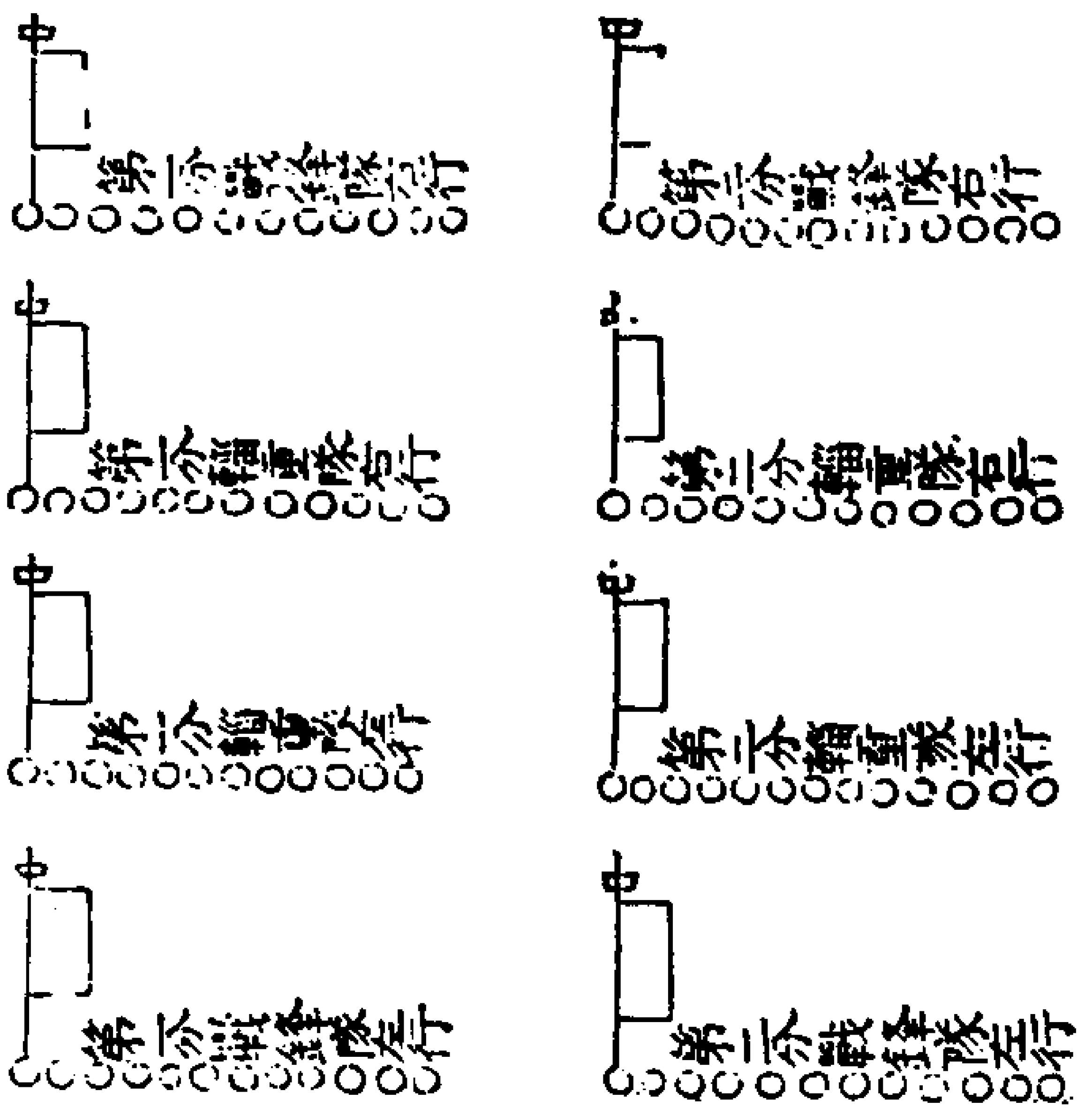
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
腰有警前軍便往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
(凡有警皆擊鼓)並量抽軍兵相救如發引稍長更
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凡行軍須用候騎前持五色旗見溝坑揭
黃河橋揭白水泉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
將
凡軍行若遇道途泥濘山海險隘並右虞
候於諸軍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橋道
開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數道於賊界相逢遠望未審善惡
臨發時須同計會如遠探相見之時便令
定立合令一隊向前二百步外分爲兩左
隊左(或作右)轉右隊右(或作左)轉待前隊亦盤
旋相應訖即併隊左轉三匝前軍右轉三
匝各記去時旗號(臨時改號亦得)然後各令一人
相迎委非賊馬即得前進仍須嚴以待之
凡軍行在道十里齊整休息三十里會乾
粮六十里食宿(古者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爲食宿亦量軍士緩急爲節)凡軍行其輜重委積並在

營陣中安置以防焚掠
凡下營排兵布隊人皆取隊後過發兵收軍皆取隊前過如入城郭街巷窄狹兩面下營人即隊前過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絶行人六畜水陸船乘虞候併遊奕將與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約此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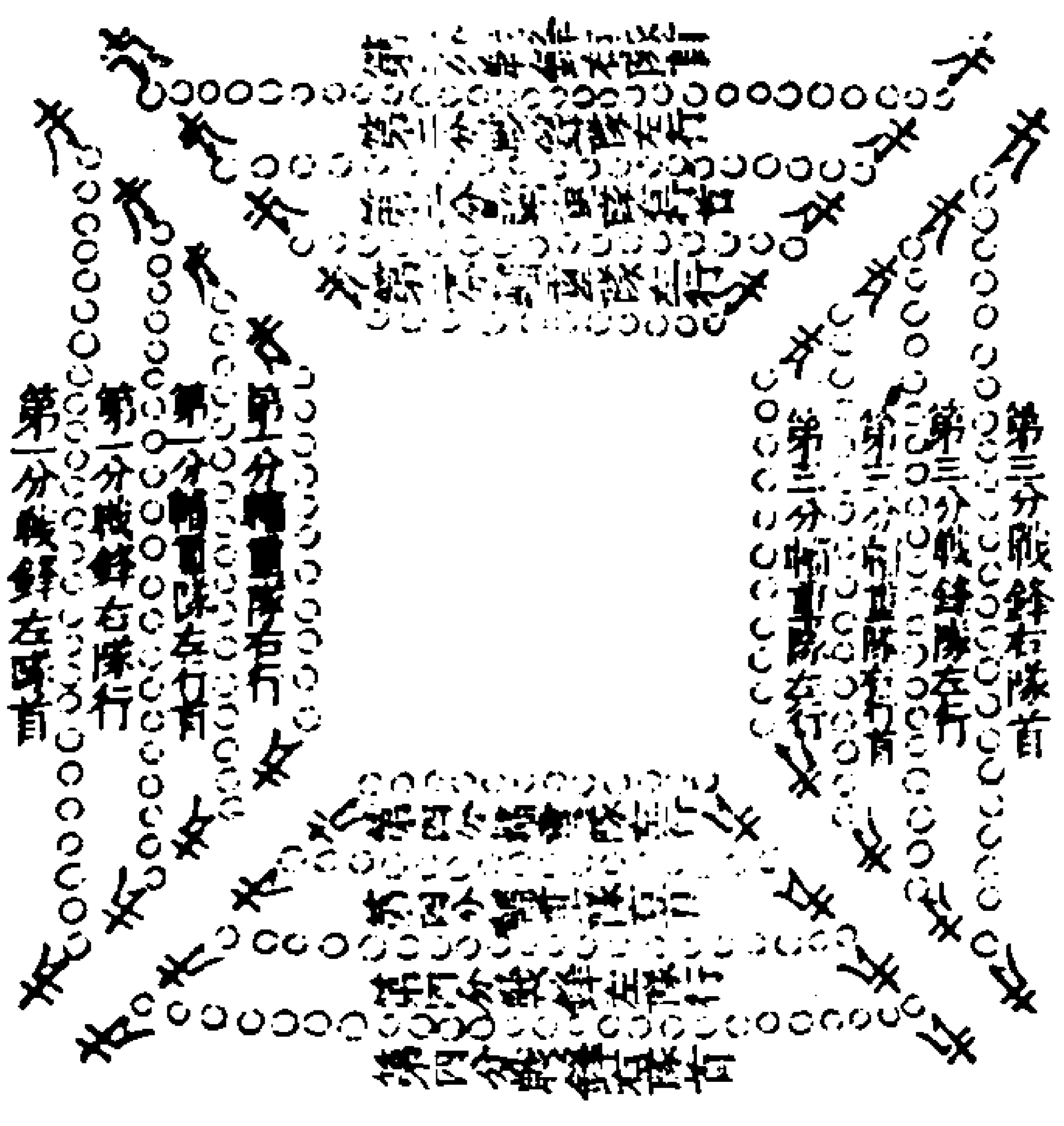
李靖七軍行引圖





武經總要李靖法凡軍行漸逼賊陣或行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準為方陣行列以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地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二第四分並準上

李靖四門斗底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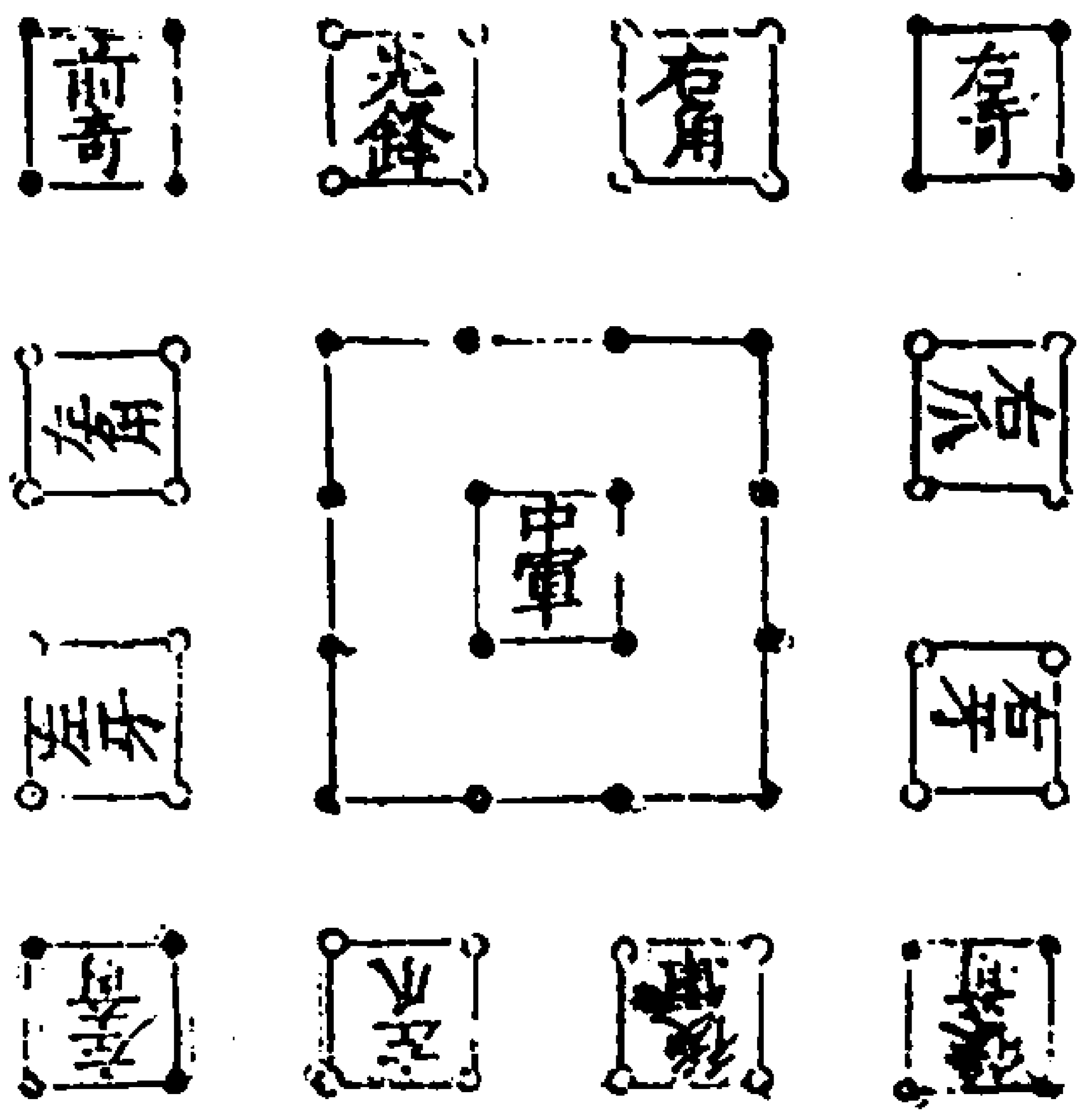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李靖法（與隋法同）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内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為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内右偏直列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直列為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為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為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為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為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為奇四方八陣為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圍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為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為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擄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為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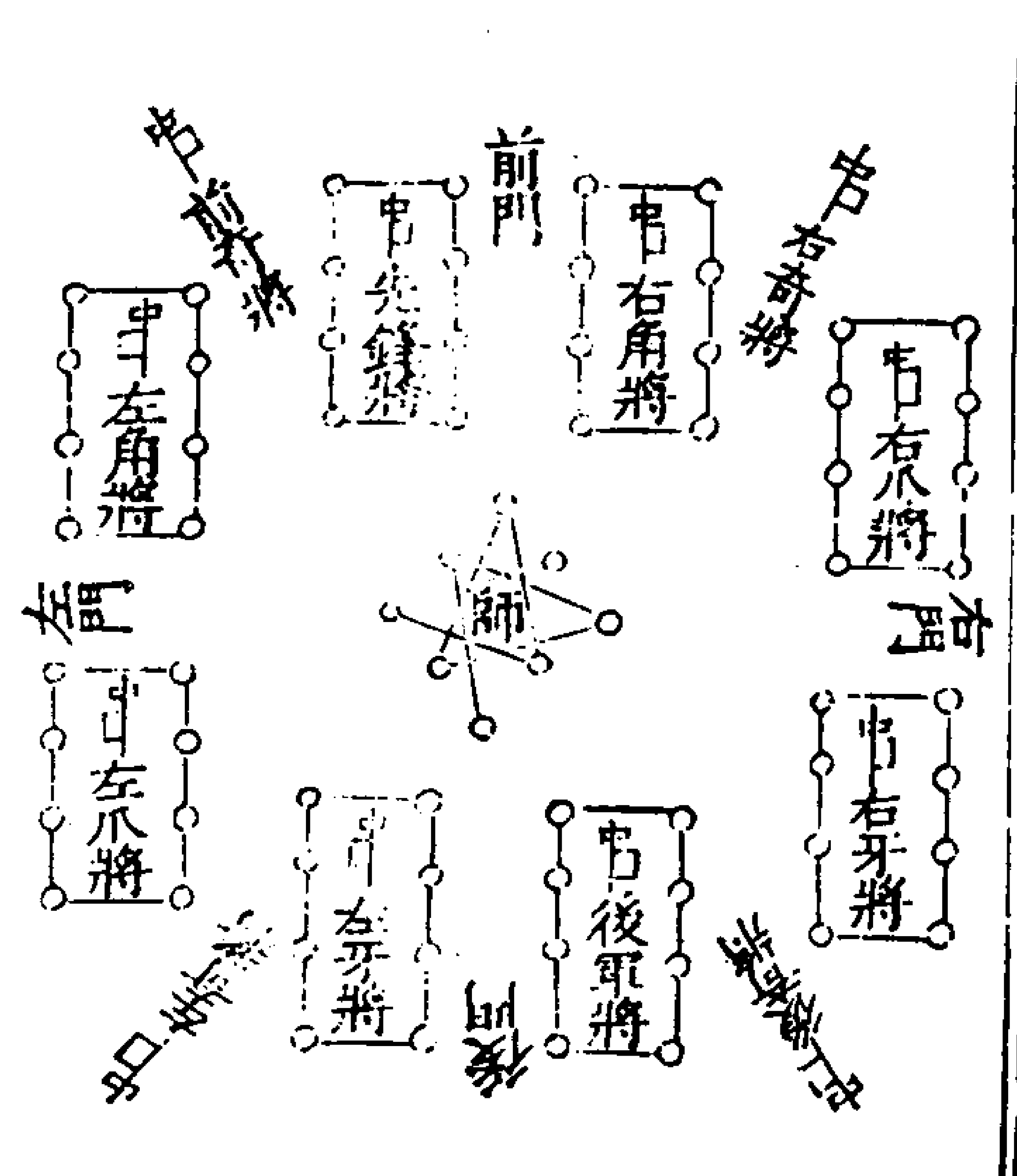
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為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為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為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李靖十二將兵陣



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以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四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杜佑布列十二將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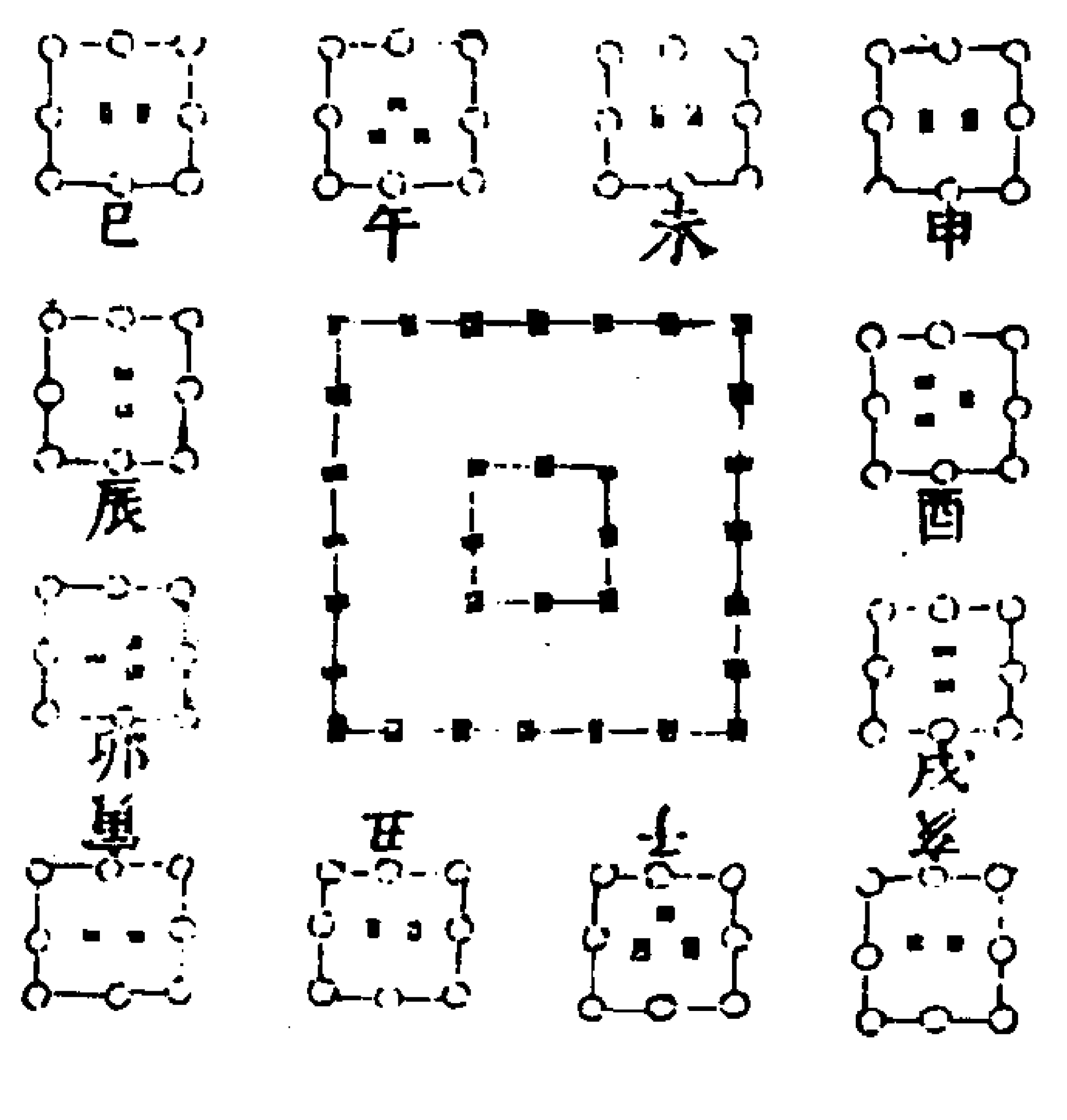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内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聽在不測吾奇之

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熊桀之資苟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詎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顚倒駕御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詣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李靖十二辰陣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

此所謂多方以悞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處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鬭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敎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金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虎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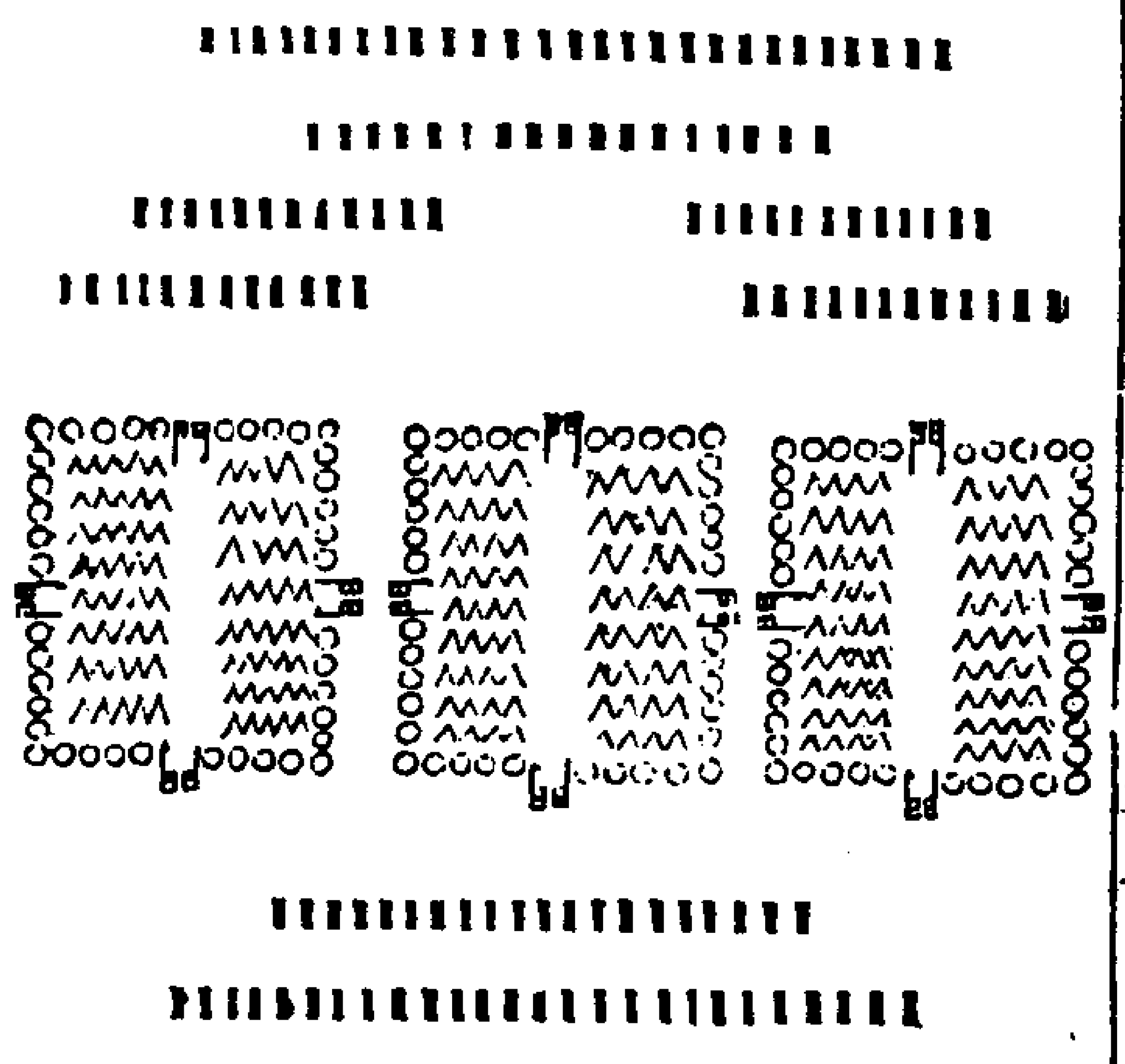
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多兵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

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扼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造之所作也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四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爲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爲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爲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爲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千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爲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爲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爲奇盖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英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茲而起矣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武經總要凡九陣內方陣三前鋒陣三後殿陣二左翼陣一右翼陣一共成一陣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各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圍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步爲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一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一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八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一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探馬五千具槍五千七百六十

枝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張步弩五千七百六十張掉刀八千八百八十把小牌八千六百四十具步弓四千三百二十張團牌四千三百二十具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旁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向車中處糧糗及軍中所用之物每陣四面皆一門爲臨時啟閉之節左右方陣皆準此

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鮮鎧不用馬鎧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併隊眼占地五十步計一百二十五隊東西占地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三十騎爲一隊亦一百二十五隊每隊併隊眼占地五十步計一百二十五隊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枝團牌七千五百面劍一千八百七十口骨朶一千八百七十把西稍陣準此

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鮮鎧分爲兩行前行五十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併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六十二隊占地計四千三十步計一十六里七十步後行三十騎爲一隊每隊併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

六十二隊餘四十人占地計四千九十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五十隊後陣救二路每路浮圖子塔也排列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枝團牌三千八百面劍九百五十口骨朶九百五十把後陣準此

通陣凡用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夫車兵士九萬五千四十人無地分兵士一萬五千人守望樓兵士二百四十人俱步前後左右陣兵士三萬人探子六百五十人俱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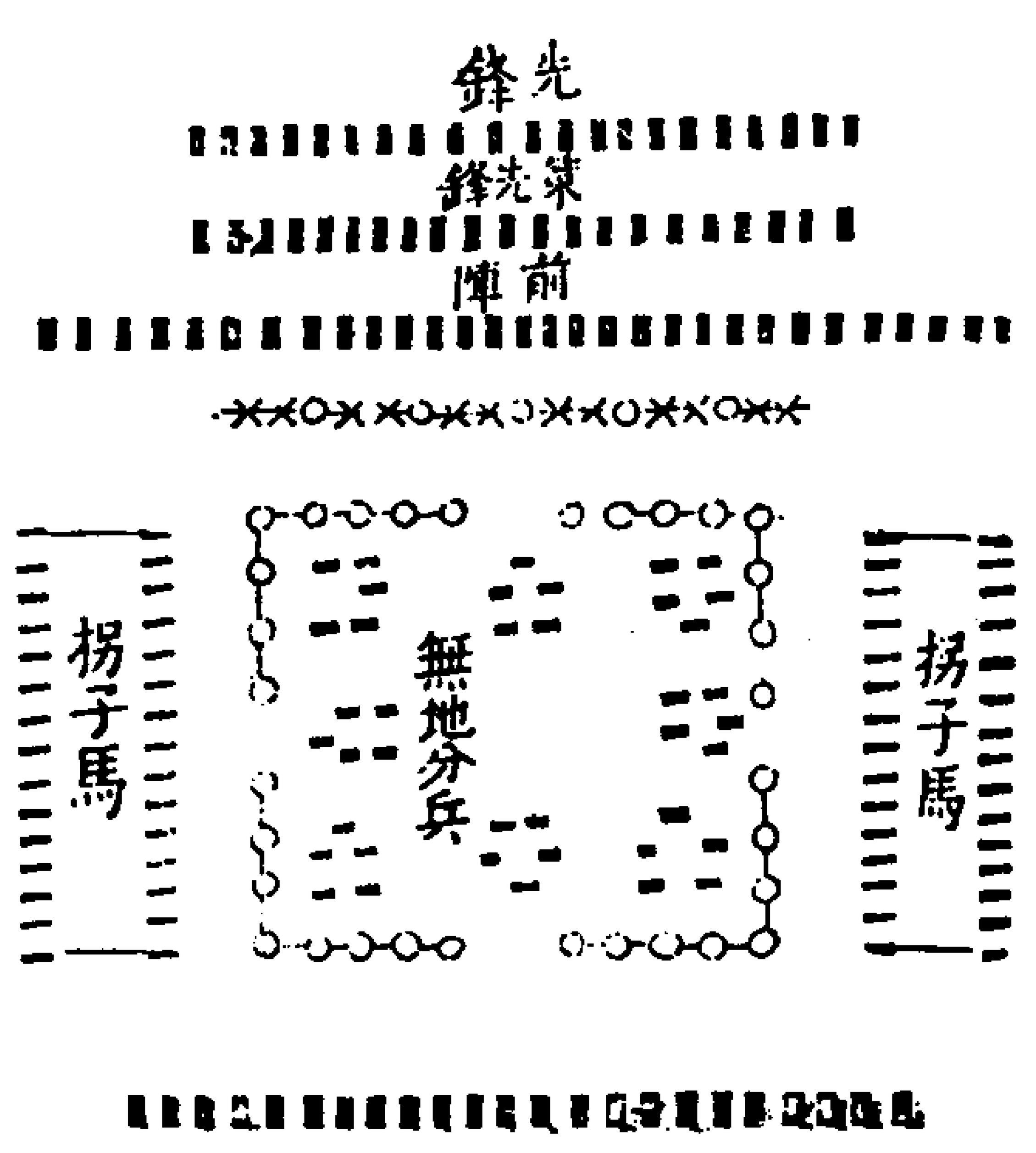
伏詳聖制特以河朔之地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爲奔衝故因洞當餘法增廣其制所以挫馳突之鋭明堅重之威循名摘實

知神謀之有在矣

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眞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爲所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眞宗出陣圖親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車陣內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爲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爲藩蔽號爲拐子馬効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支其數眞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爲主以羈縻爲道以捍禦遮蔽爲固而已長驅遠鬭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兵爲意區區以雍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國變爲夷狄豈不烈哉

宋眞宗常陣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卽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卽常蛇陣）或排方陣（卽今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方陣則面排布）四維以傍牌標槍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脚兵（按隋書牽鹿角設戎爲方陣）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刀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逐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

戰即開門放戰隊出隊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若馬軍在前先踊戰候戰久即抽歸步軍陣後（方陣則抽歸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押大陣觀大將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稟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令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各領兵則五萬人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處置今不具錄（本朝景德年北面用兵選兵官鈐轄以上押大陣東稍及西稍）又有應募驍果及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將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阻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支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鋭師盡須勇力也本朝行營常選精兵克之將領三員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爲援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鎮定高陽關五路都部署統兵十餘萬會合選精騎二萬爲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掎角相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前鋒陣外盛選鋭兵令驍將領之別爲一隊咸平中眞宗觀陣圖因曰北狄常選精悍爲前鋒若悍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鋭兵命驍將領之別爲一隊遏其奔衝彼既挫鋭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

敵或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制其奔突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經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十人爲一隊總二百五十隊有中壘有外壘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一百七十五隊陣兵九十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

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中契丹南侵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常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兵

無地分兵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領戰隊分遣指使使臣或軍頭一員押之處大掛軍營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糧道居後若彊寇對壘欲圖其變引重兵踊戰潛選精銳由間道掩擊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咸平中親征北面觀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二員將二萬人殿後掎角捍寇無虞背受敵之患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四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五

泉晉江後學盧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盧江俞大猷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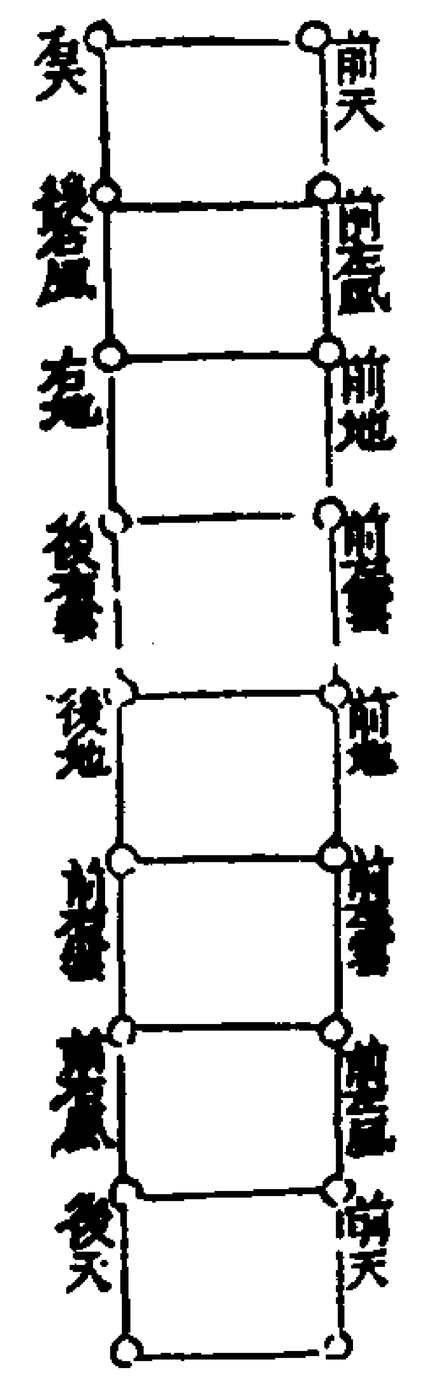
韜鈐外篇

外篇天人世次爲序得陣十有七首形勢奇巧法度繁瑣有圖有法皆漢唐以後文士俗儒所演者世人不知相指爲古兵法其實誤也學恐太平已久終於迷惑故取其圖與法集爲外篇各假辯以非之餘意復演孔明陣法爲正宗一十八勢附于卷末終焉是書也因世有之故爲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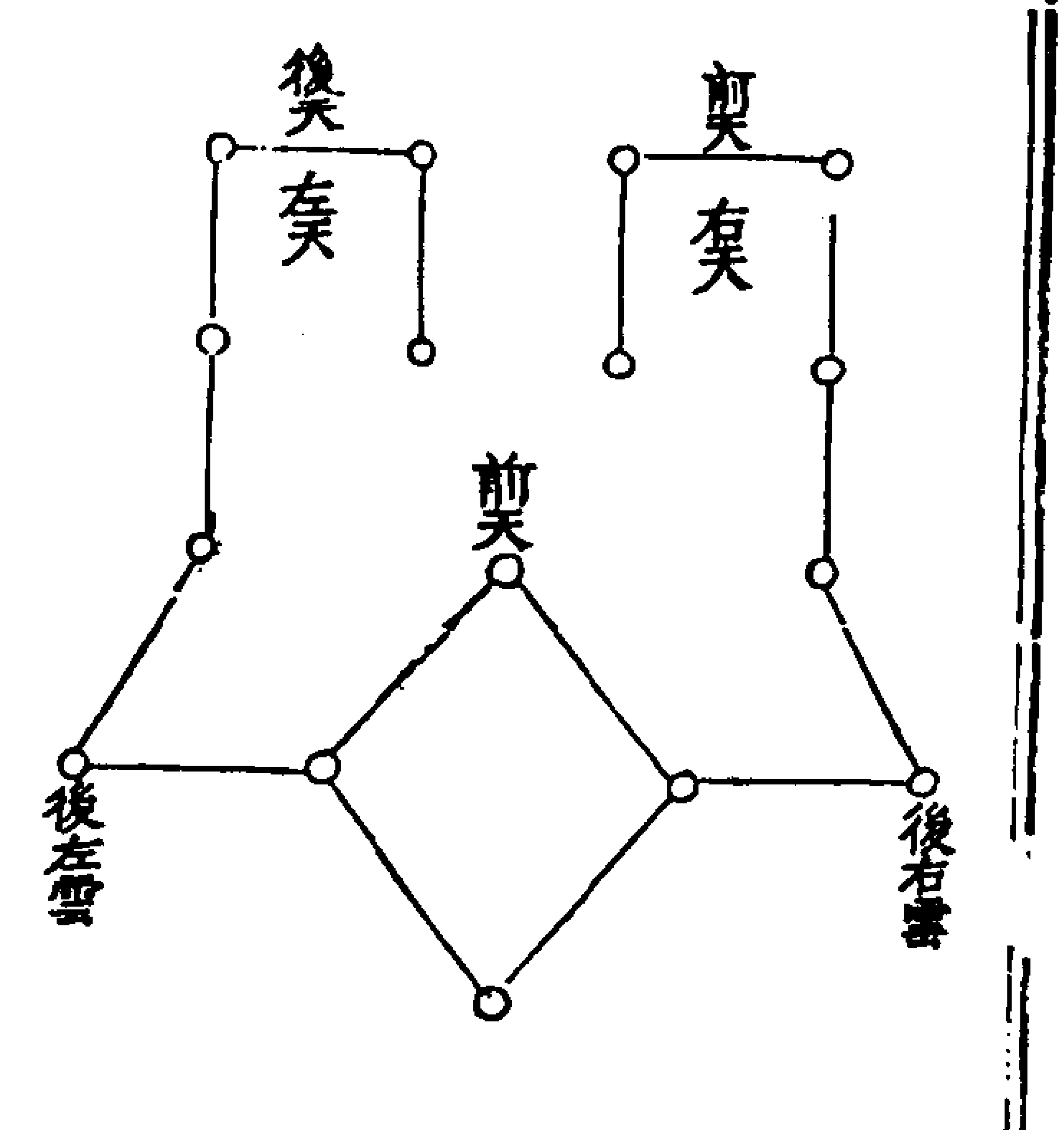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

皇朝張煒之所演也（張煒泉州洛陽人永樂科舉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煒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爲太乙直陣曲陣八陣凡三圖何辯之蓋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即陰陽之種也（太乙天乙紫微二星名）漢諸呂用事盡竊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煒以數爲陣奇正無方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爲將者愚如王莽劉禪賈似道矢心而貞信之不至於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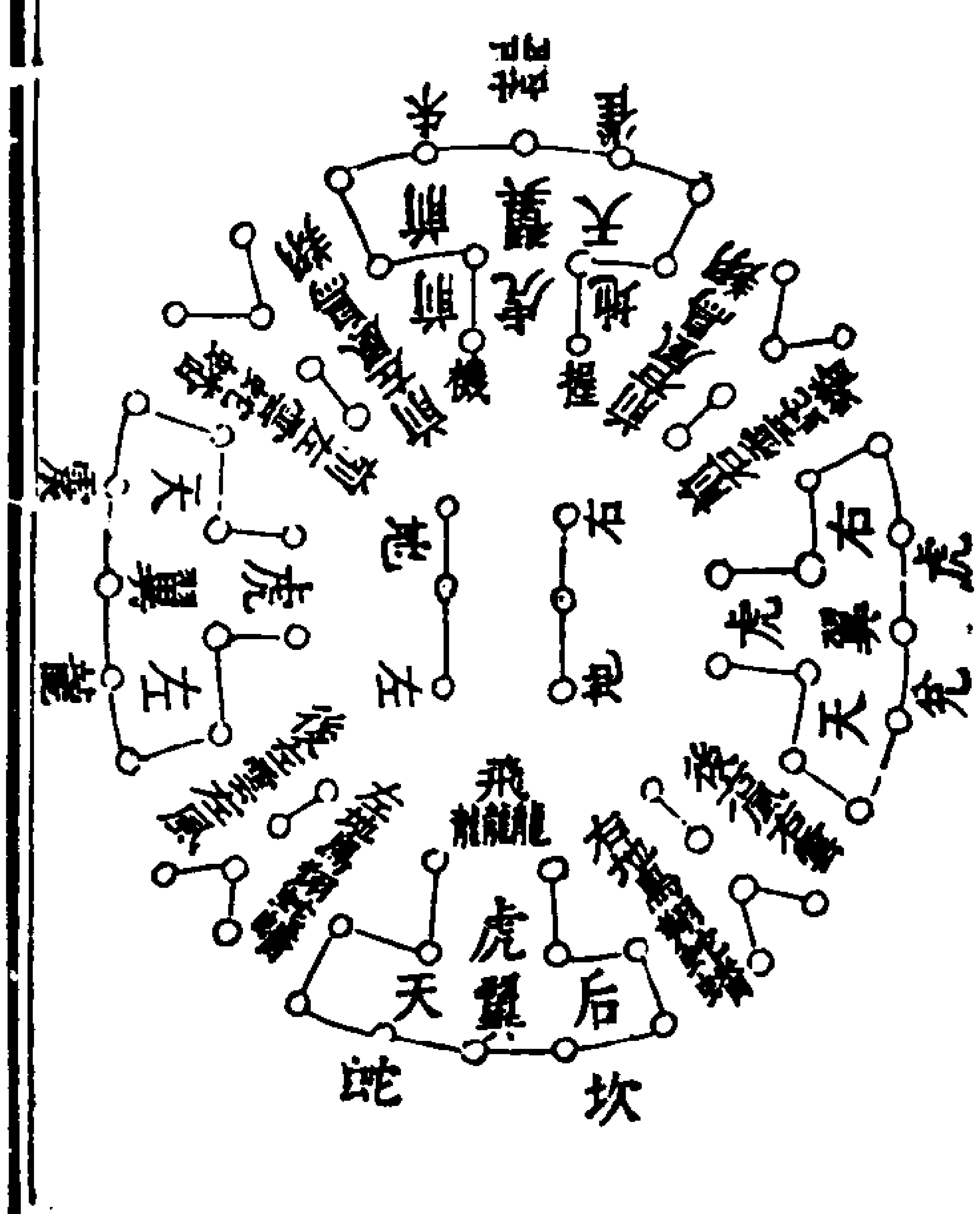
太乙直陣圖



太乙曲陣



太乙八陣



張燁太乙統宗寶鑑　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幹運權化掌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儲祥降福世所欽仰而爲三台爲之三偕太乙躡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潔誠備物恭己奉祀而獲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荷神力陰相布筭運籌明太乙所在而察之也

筭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嘷宜祀居一一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皂帛爲薦大將向西再拜呪曰一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筭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嘷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黃帛爲薦大將向南再拜呪曰二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筭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嘷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薦大將向東北再拜呪曰三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

之敵當筭得四出兵步兵同前赤帛爲薦
大將向東再拜呪曰四宮太乙萬神護吾
三軍令敵自伏莫之敢當筭得六出兵車
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鼓譟急
行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朐酌酒以
獻用白帛爲薦大將向西再拜呪曰六宮
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
筭得七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七位西南
之方黄帛爲薦呪曰七宮太乙萬神護吾
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筭得八出兵同

六宮宜祀居八位北方皂帛爲薦呪曰八
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莫之敢
當筭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九位東南
之方青帛爲薦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
三軍令敵自潰莫之敢當凡出兵興師行
有緩急法有次序爲主爲客在得筭而已
如筭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
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譟所以緩而不
急也如筭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
之大將居中宜譟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

也取五采帛爲薦者欲神嚮其方土之物
亦取於筭之義也如筭得一八宜用皂帛
四九宜用赤帛二五宜用黄帛六七宜白
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相同也
筭中無五筭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
兵必出其向如筭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
二兵必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
出東得六兵必出西得七兵必出西南得
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出東南
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

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
同勢殊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太乙置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旨
歸以明之主客筭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
舉黑旗筭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筭
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筭得二五宜
用圓陣而舉黄旗筭得六七宜用方陣而
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
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

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
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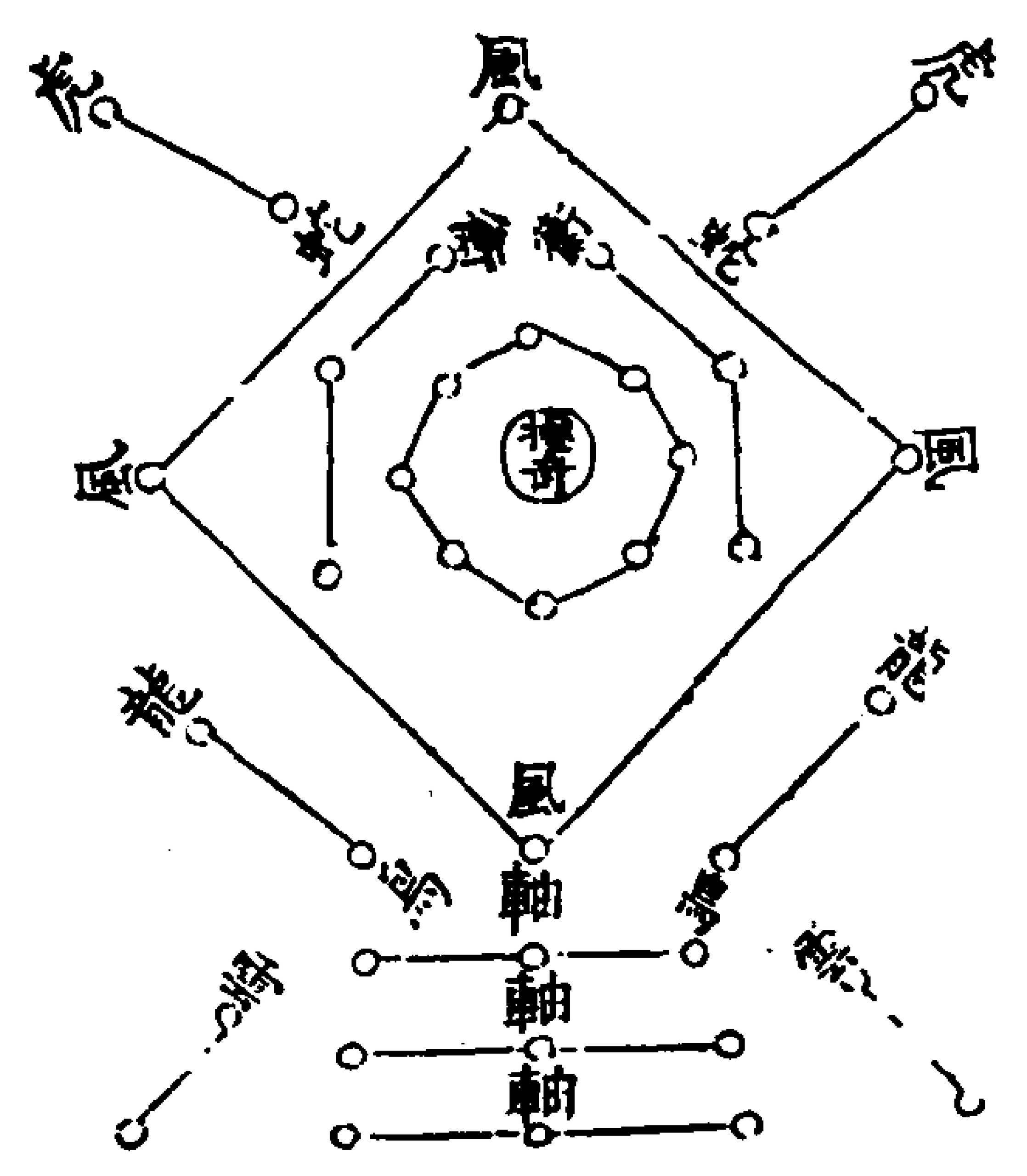
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爲內衡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衡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衡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爲大陣何辯之盖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衡

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爲義故名衡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冲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客韜鈐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衡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惧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覩何哉盖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

義於制陣烏乎可

風后握奇陣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凝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竝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拆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　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　變於倚數

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鑄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平蚩尤戮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穰匈奴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列叅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服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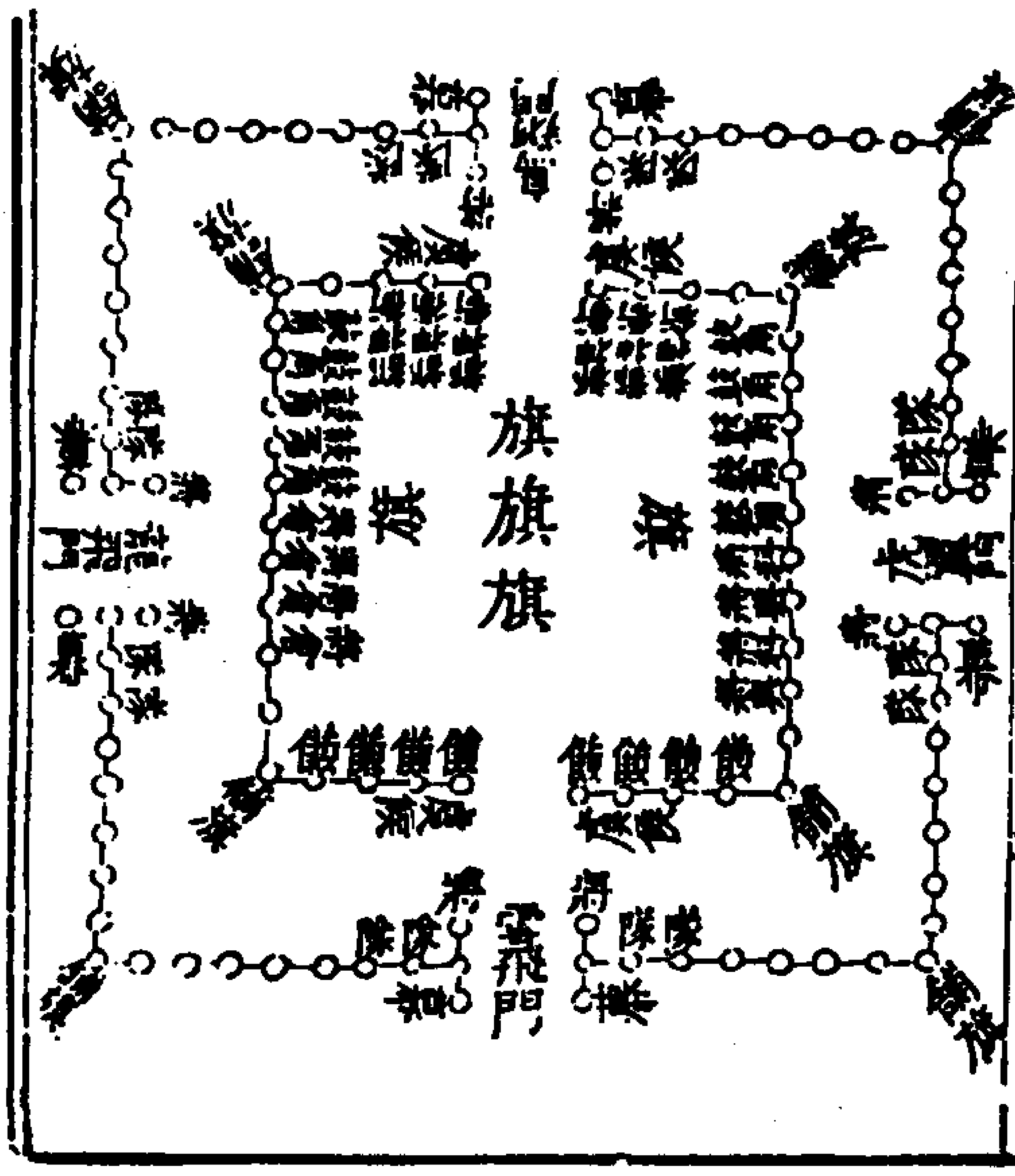
議欲獻諸策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没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穣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穣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穣苴法以一萬三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内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

數何辯之蓋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黄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宫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帥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下營陣法名曰満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宫以八宫而包中黄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内外二重夫其制矣豈得爲穣苴法耶田穣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盖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固無足取惟四時教閲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閲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辯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没而悍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没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圖所以不行於世也以此

司馬穣苴握奇營



許洞虎鈐經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五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三十三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

一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艮爲雲門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陣居兌爲虎翼門鳥陣居離爲鳥翔門蛇陣居坎爲蛇蟠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門有牙旗遊隊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冲後有軸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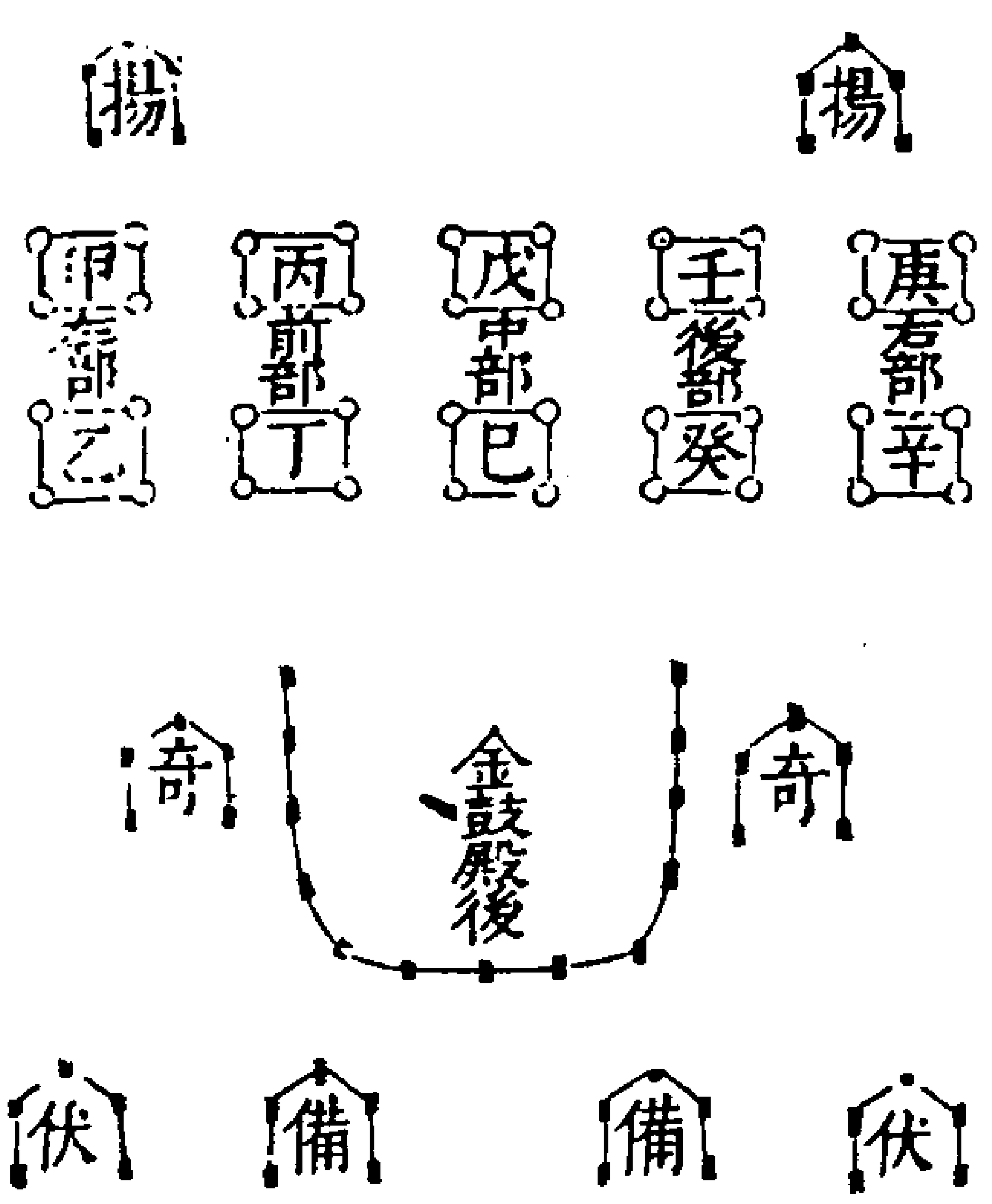
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爲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剋勝之法何辯之盖制陣

之法握奇爲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氤氲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疎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

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違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剋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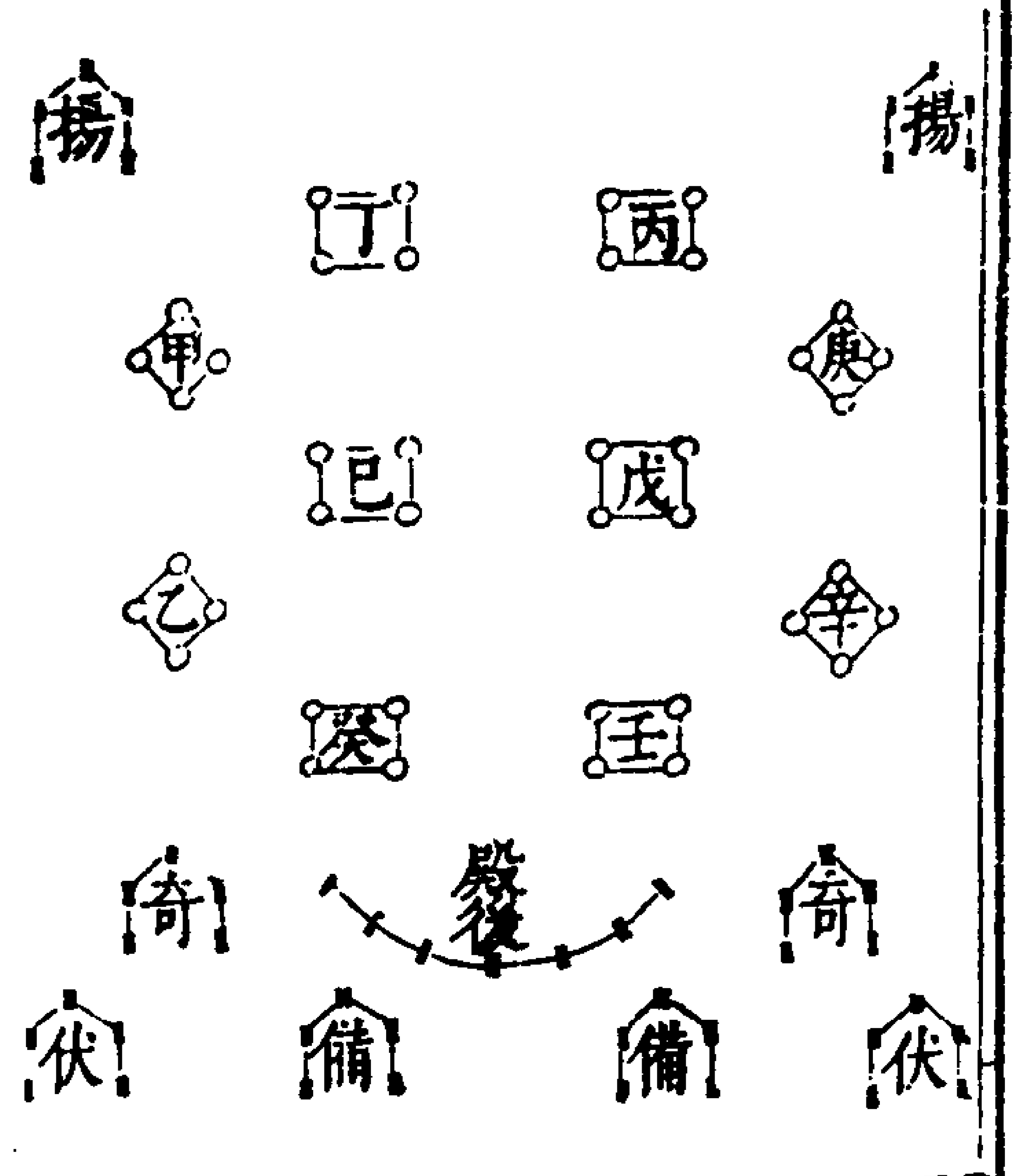
右方陣圖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

方陣法曰舉白旗鬪鼓音左右前後中部各居其列部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卒一人占

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隊曲廣十步曲間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間容部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高平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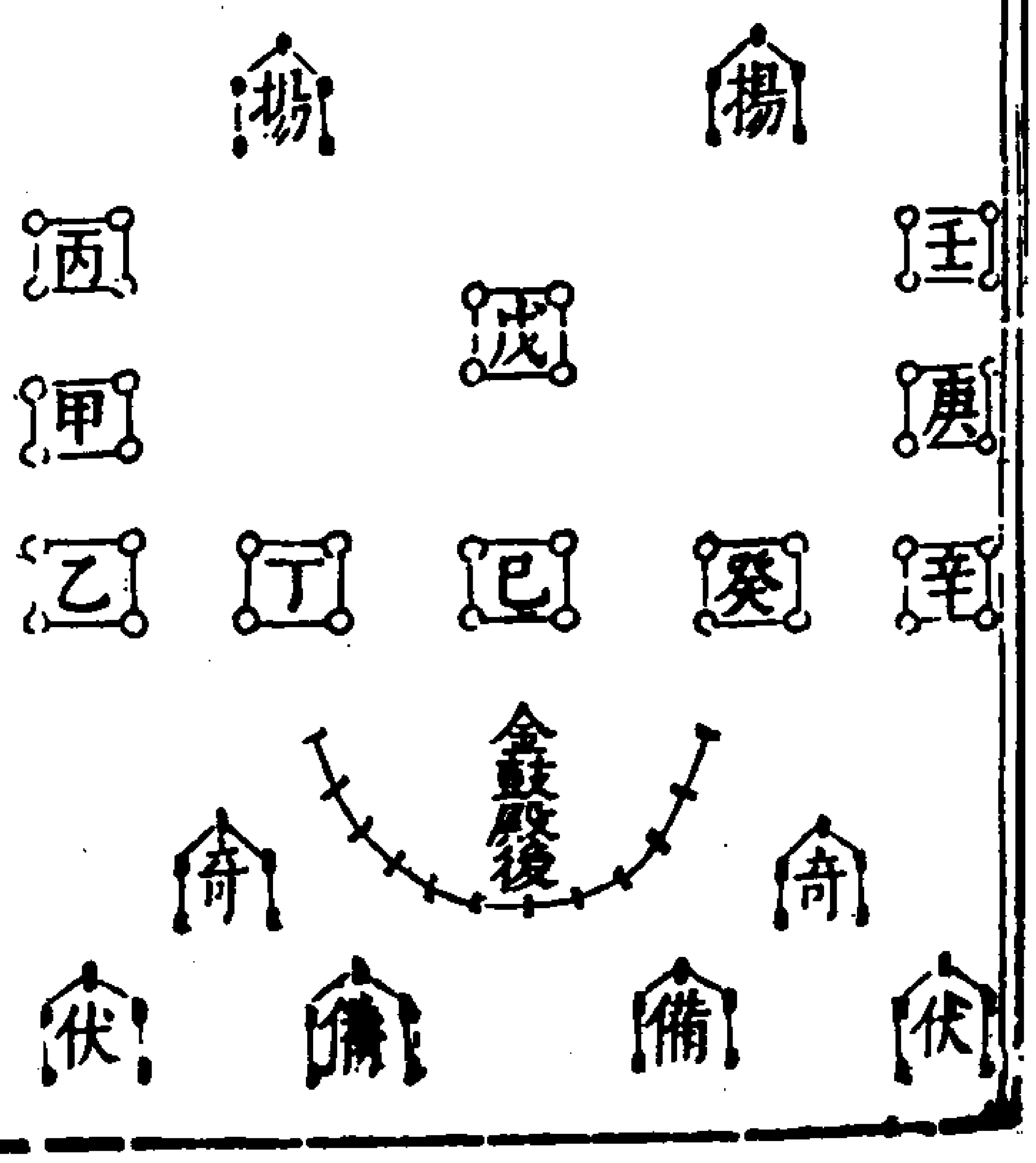
方方變圖

圓陣



右圓陣圖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平軛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鬬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居其前後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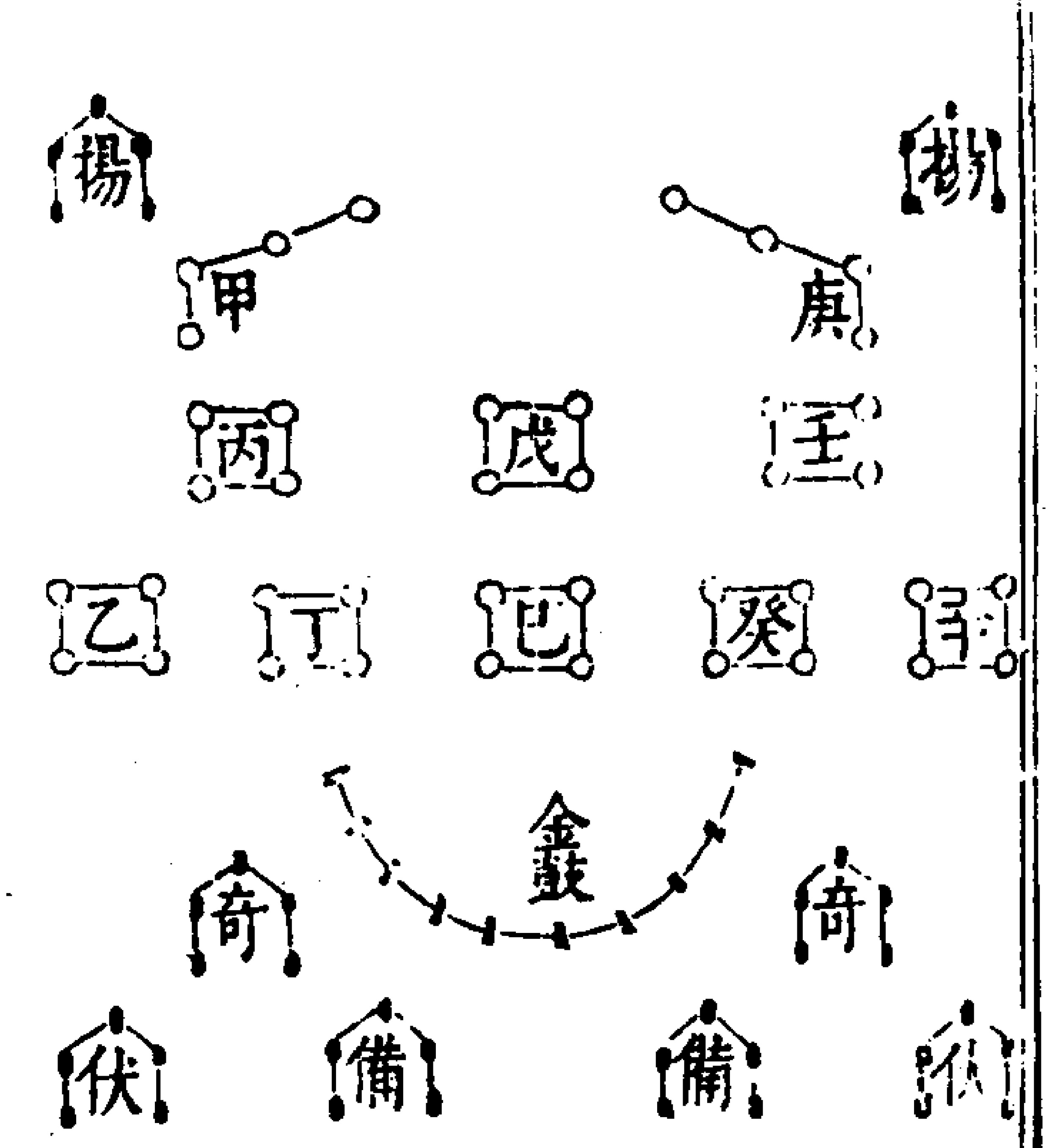
牝陣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以圓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鬬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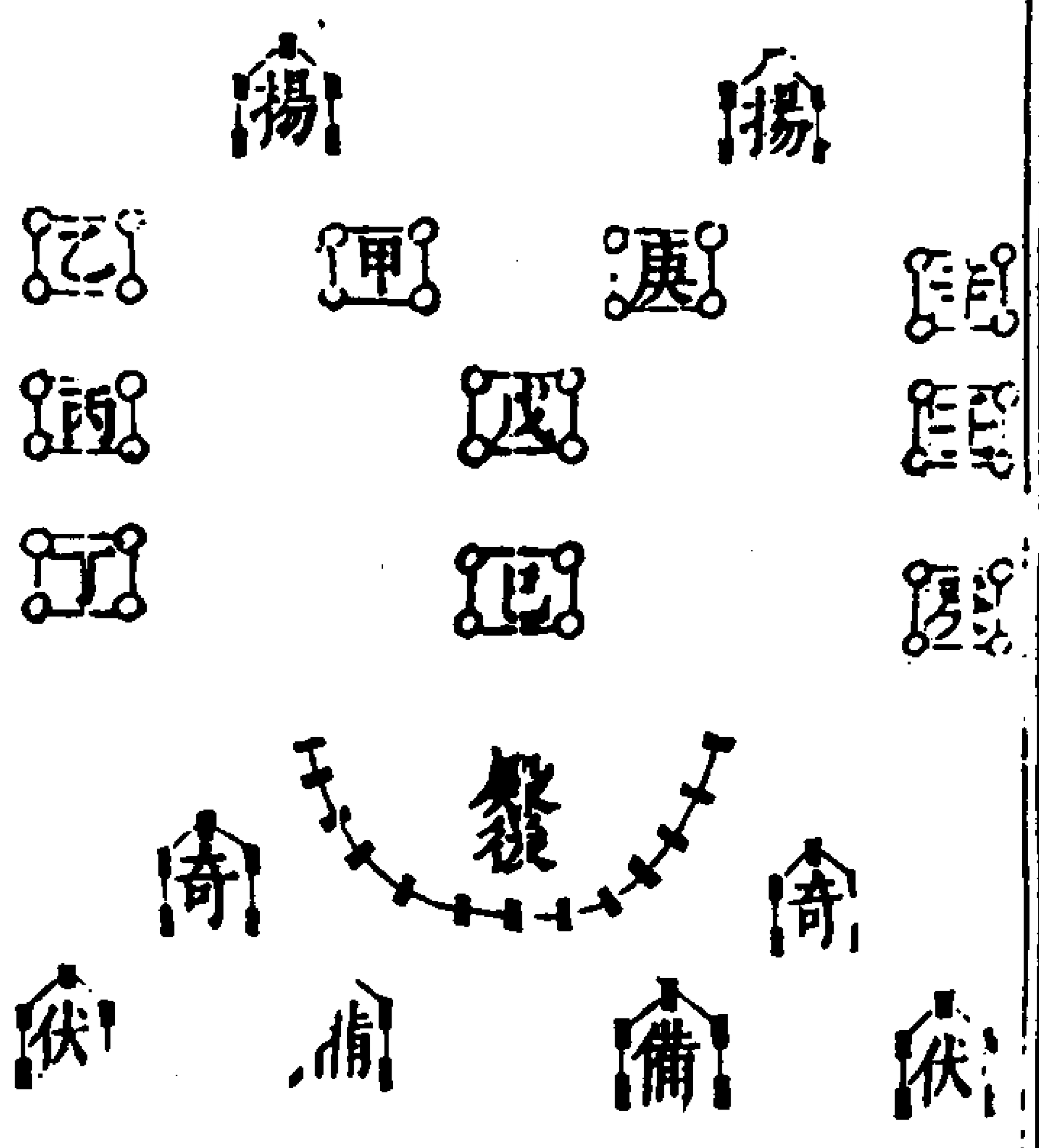
牡陣



右牡陣圖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則太公之鳥雲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

右以牝陣爲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嘴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牡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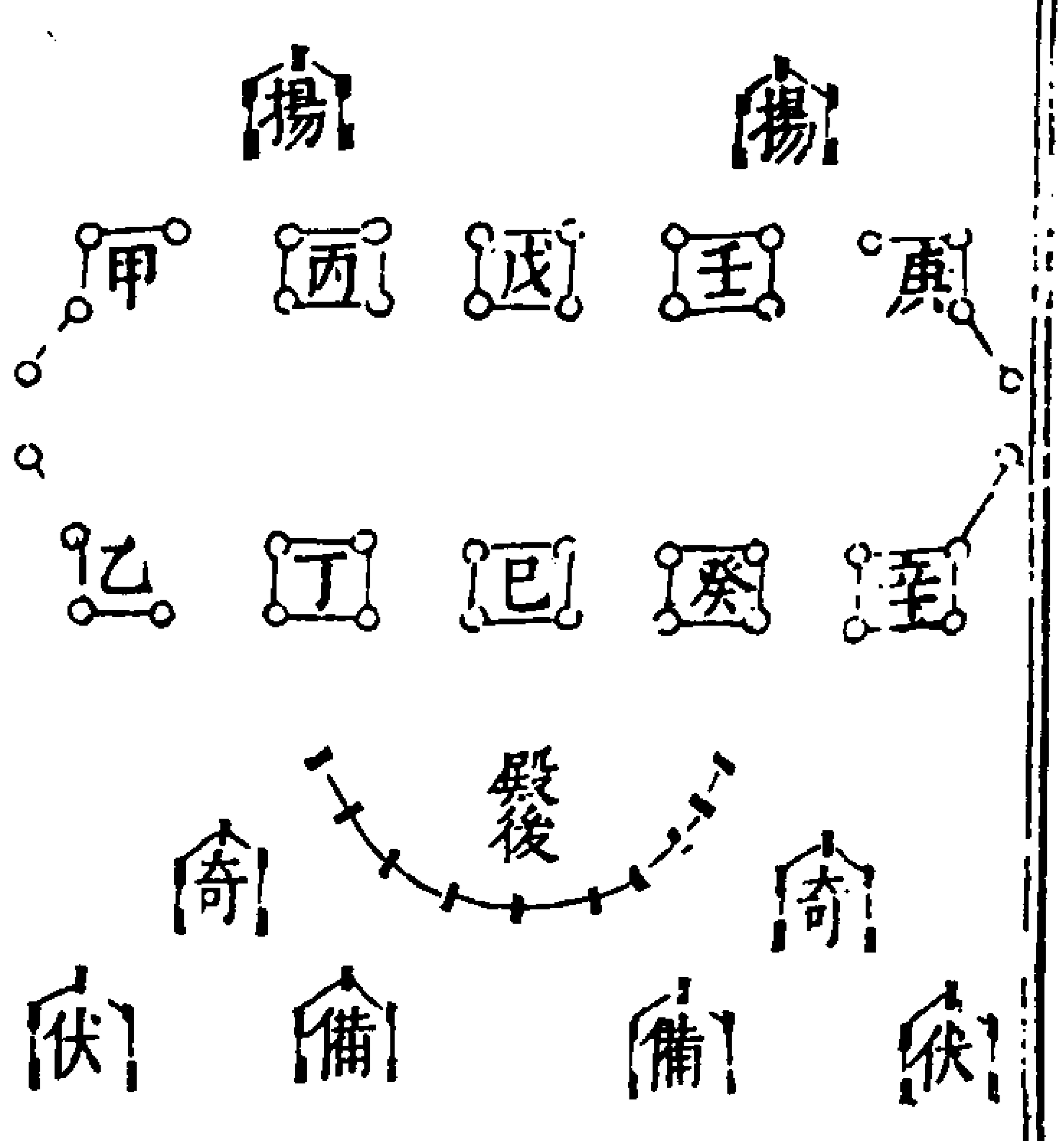
衝方陣



右衝方陣圖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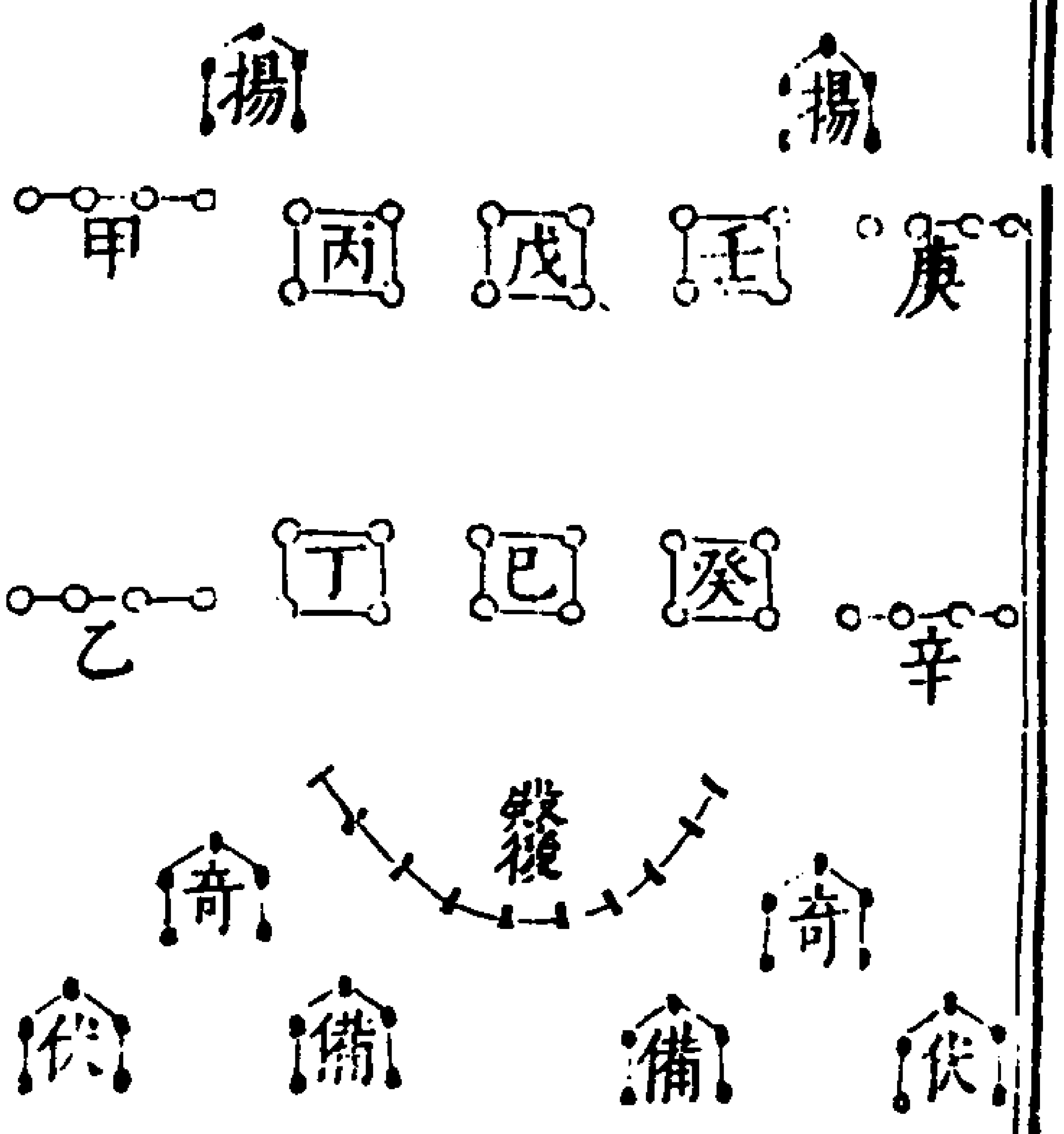
車輪陣



右車輪陣圖太公三才之地陣也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步亦如之相近爲鼓翼狀校尉司馬後部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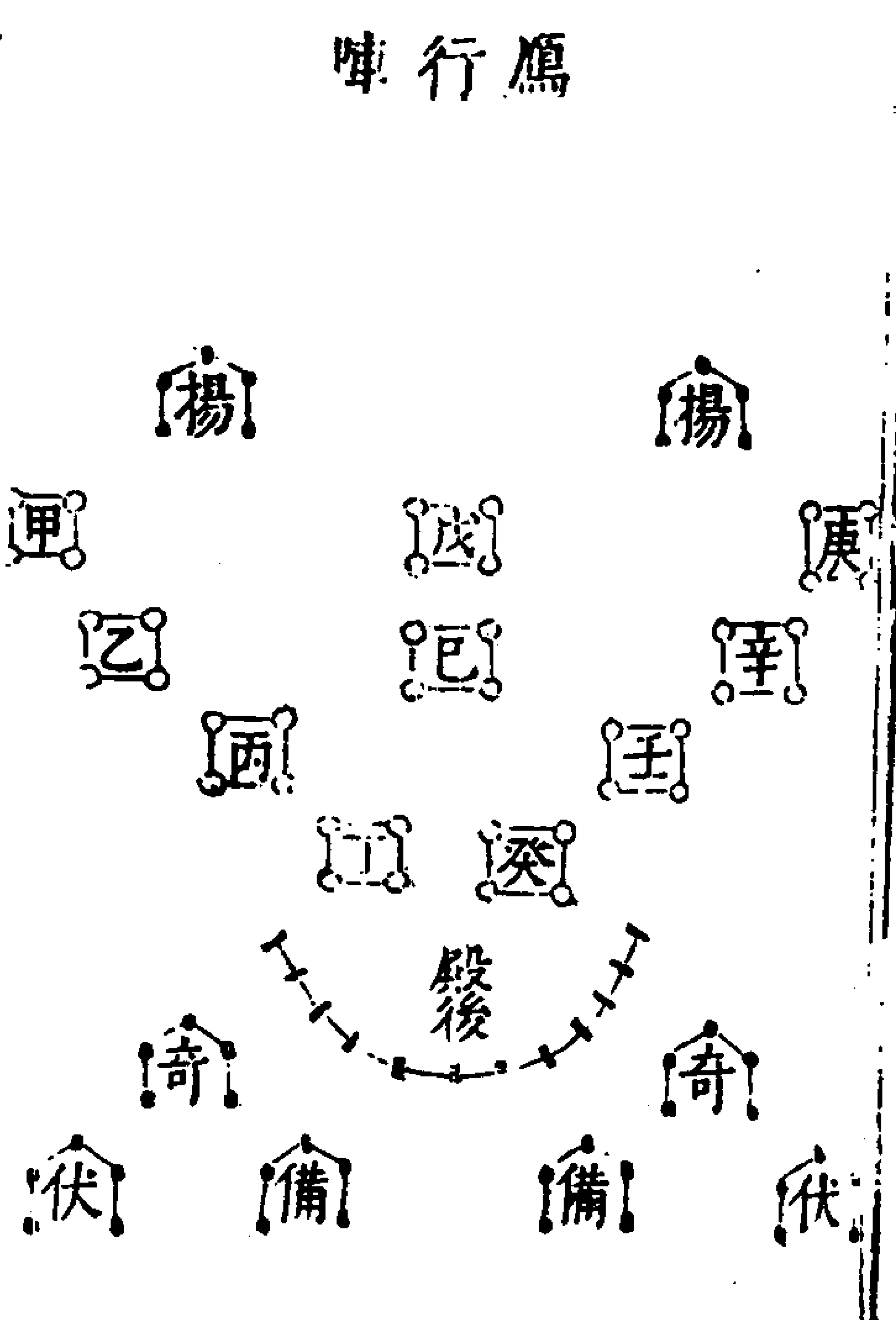
罘罝陣



右罘罝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罘罝陣吳起之封陣諸葛亮之虎翼陣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卽此也

右以方陣爲罘罝陣法曰舉鶉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横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利罘罝罘罝利救

鴈行陣



右鴈行陣圖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鵝鸛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進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卽此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鵰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

司馬部後居地如法丘陵利鴈行鴈行利繞法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固方勝圓猶厚勝薄也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沒其兩角故圓勝牝猶聚勝散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鋭後重像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单後復也法曰鋭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複勝单也牡陣勝衝方者衝方前衆後踈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兵得成行善鬥亂敵而畏險阻但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罘罝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强弩善衝亂敵法曰以首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罘罝也鴈行前鋭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罘罝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

息故眾且勝鴈行也方陣行重而厚伏鷹
若衆用力者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
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
勇裔其傍此鴈行勝方陣也凡三軍遷徙
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忌居其水草利
於芻牧因險阻爲壘則施功薄而易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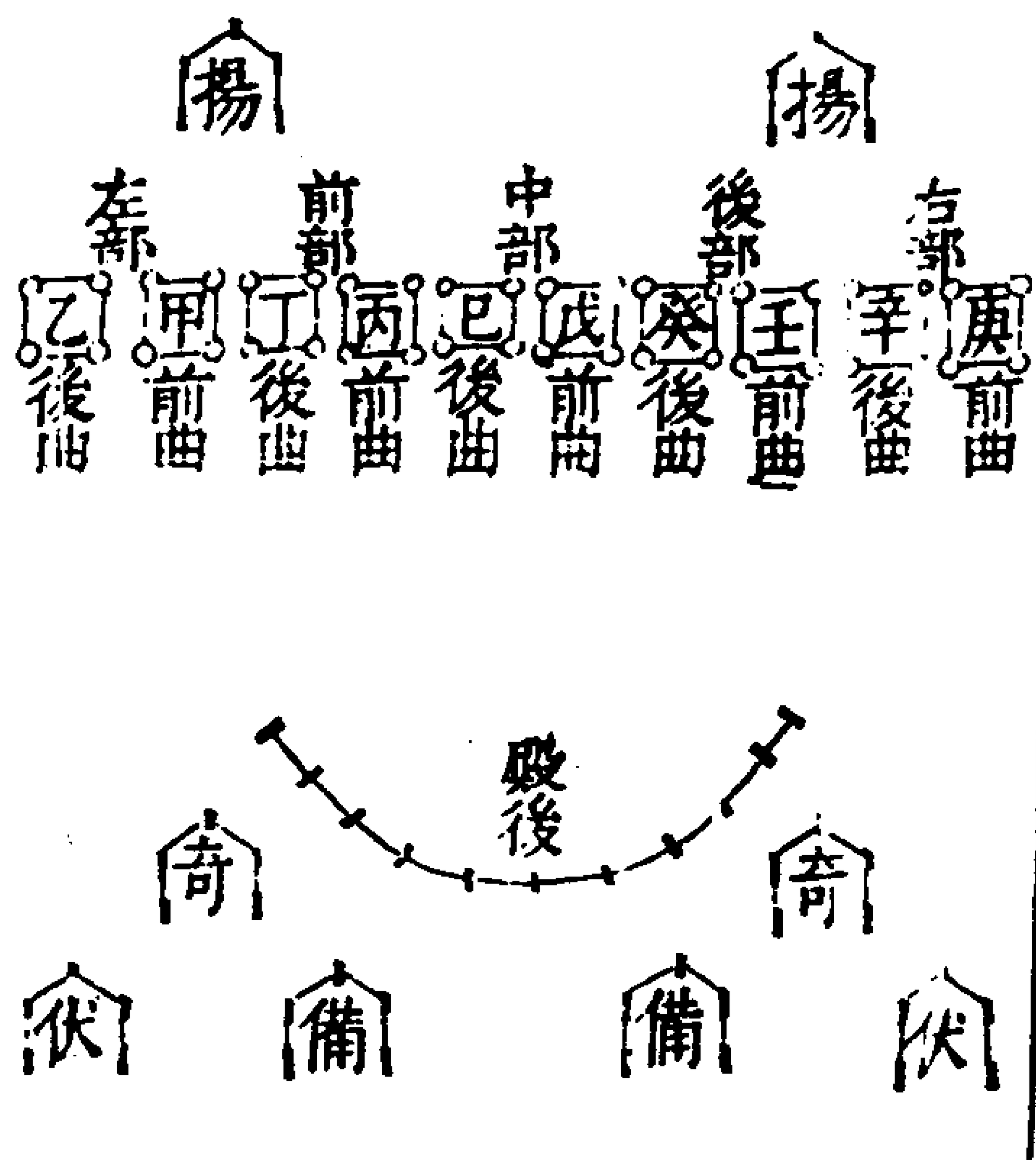
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
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

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
千爲騎兵布爲揚奇備狀形如蛇之蟠曲何辯之
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
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凡奇正之所由出
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
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
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
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
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
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頭八尾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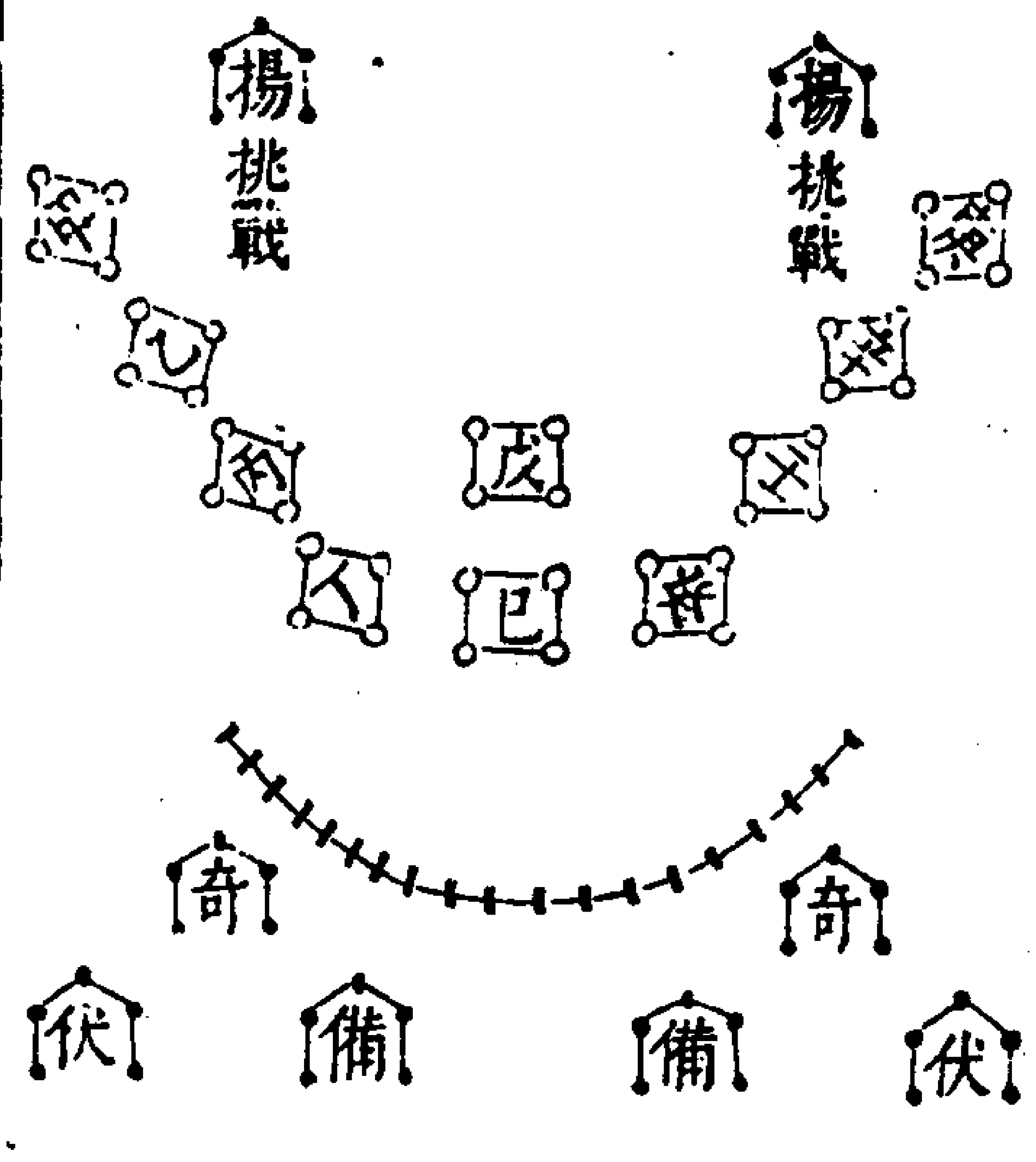
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
然也孫武之陣名曰率然八陣出孔明所復之八
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
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
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
失無傳裴緒得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
眾且鴈行併常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僞
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常山蛇陣



右以鴈行爲常山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
旗則爲常山夾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
部後部前後由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
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常山蛇首尾相救陣



裴緒新令　右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兵迴
干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
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
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
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首則
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
此其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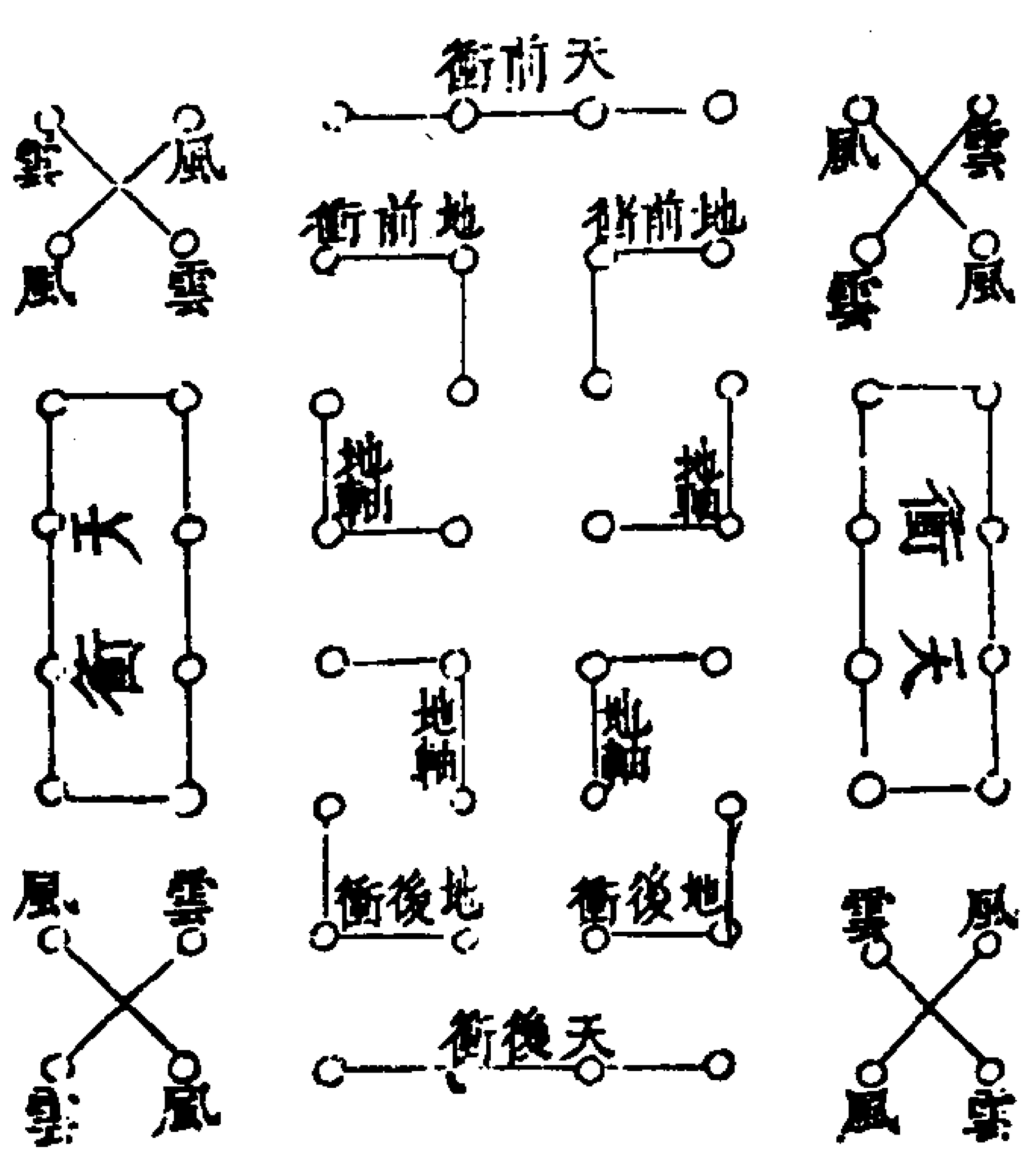
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通鑑　夔州瞿塘永安宮南一里魚復灘中孔明
壘石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即其圖也後

之演者配隷不同正義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衡
陣左右外八魁爲地衡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
魁爲天衡陣左右外十六魁爲地衡陣太乙統宗
寶鑑以前後外四魁鈎連內二魁爲地衡陣左右
外八魁爲天衡陣天衡地軸各易位而居內風雲
十六陣同居四隅其說不一何辯之夫黃帝握奇
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
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
取静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之義
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名四正爲天地風

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爲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衝軸衝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衝軸衝之號斯兩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巳意牽合握奇經文强此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旛名隊號爲荅則李靖之粗略可見况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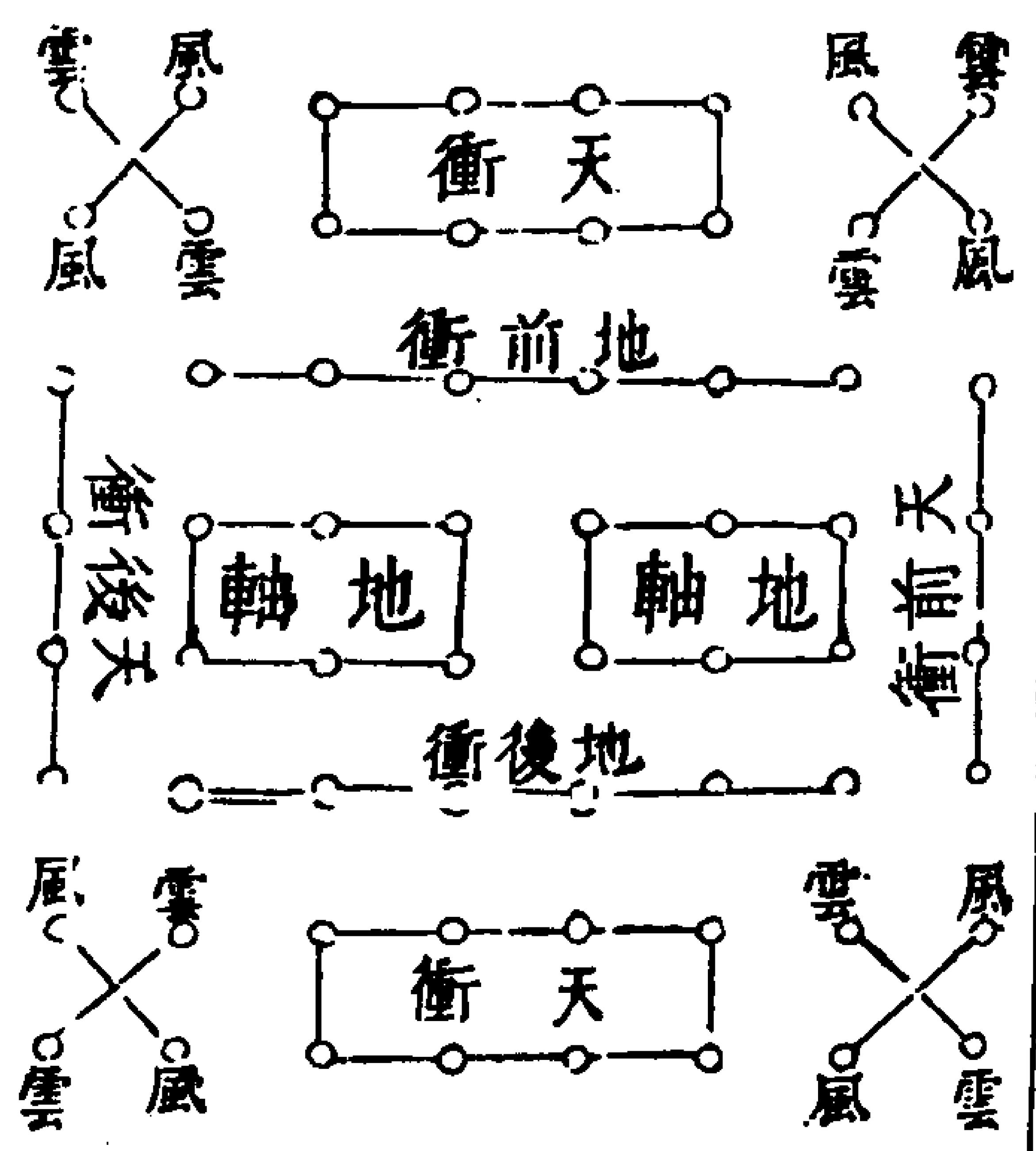
正義分配八陣



正義（俗傳爲握機經）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爲正四爲奇餘倚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地軸）總爲八陣陣記游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

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與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托名爲風后握奇經也故不載於握奇陣圖之下直附於此所以便後學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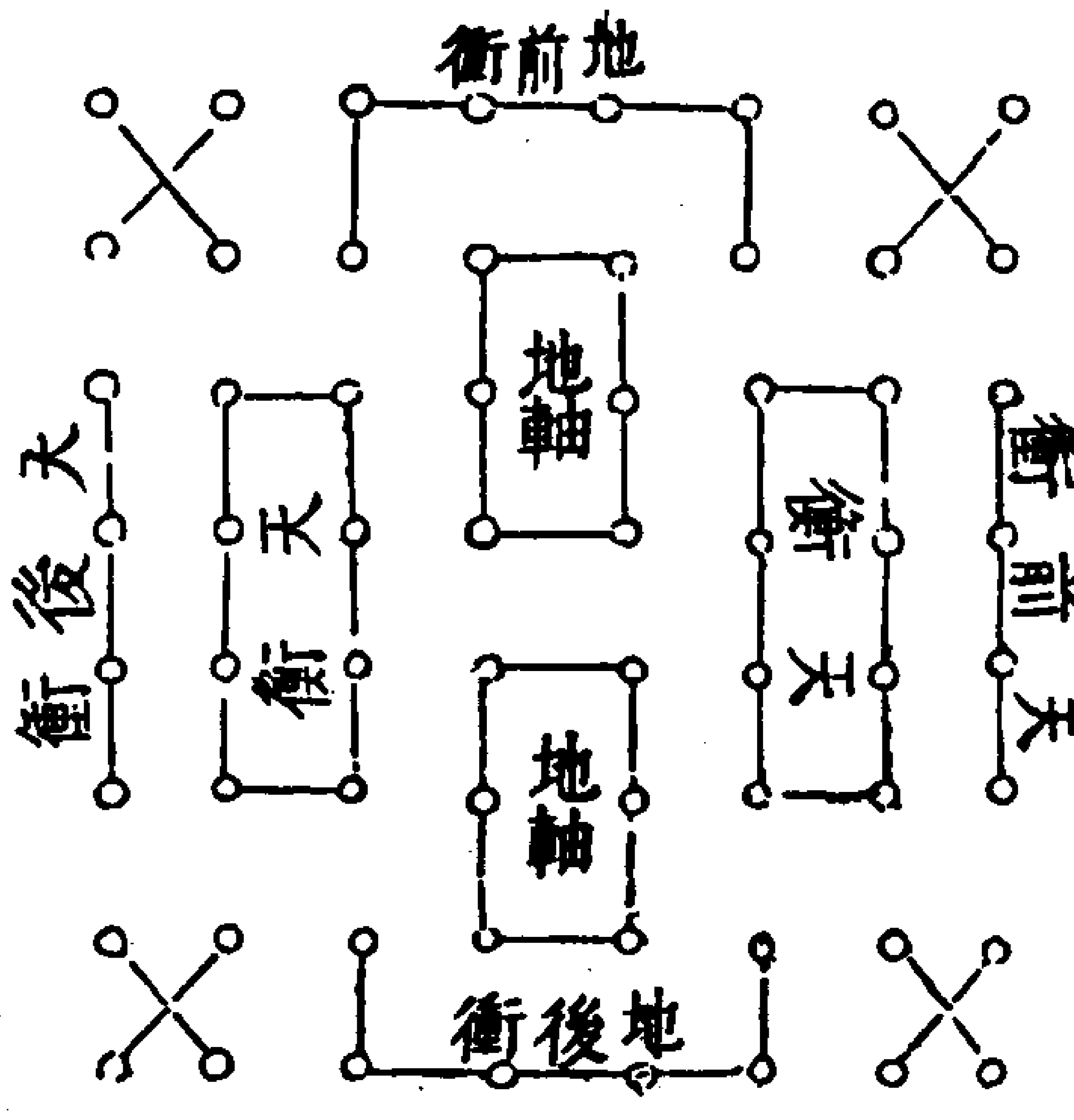
通鑑分配八陣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示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冲四陣居右天後冲四陣居左地前冲六陣居前地後冲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併前後冲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冲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冲風爲

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後虎與蛇
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冲爲飛龍
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
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
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
舒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
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
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煒分配八陣



張煒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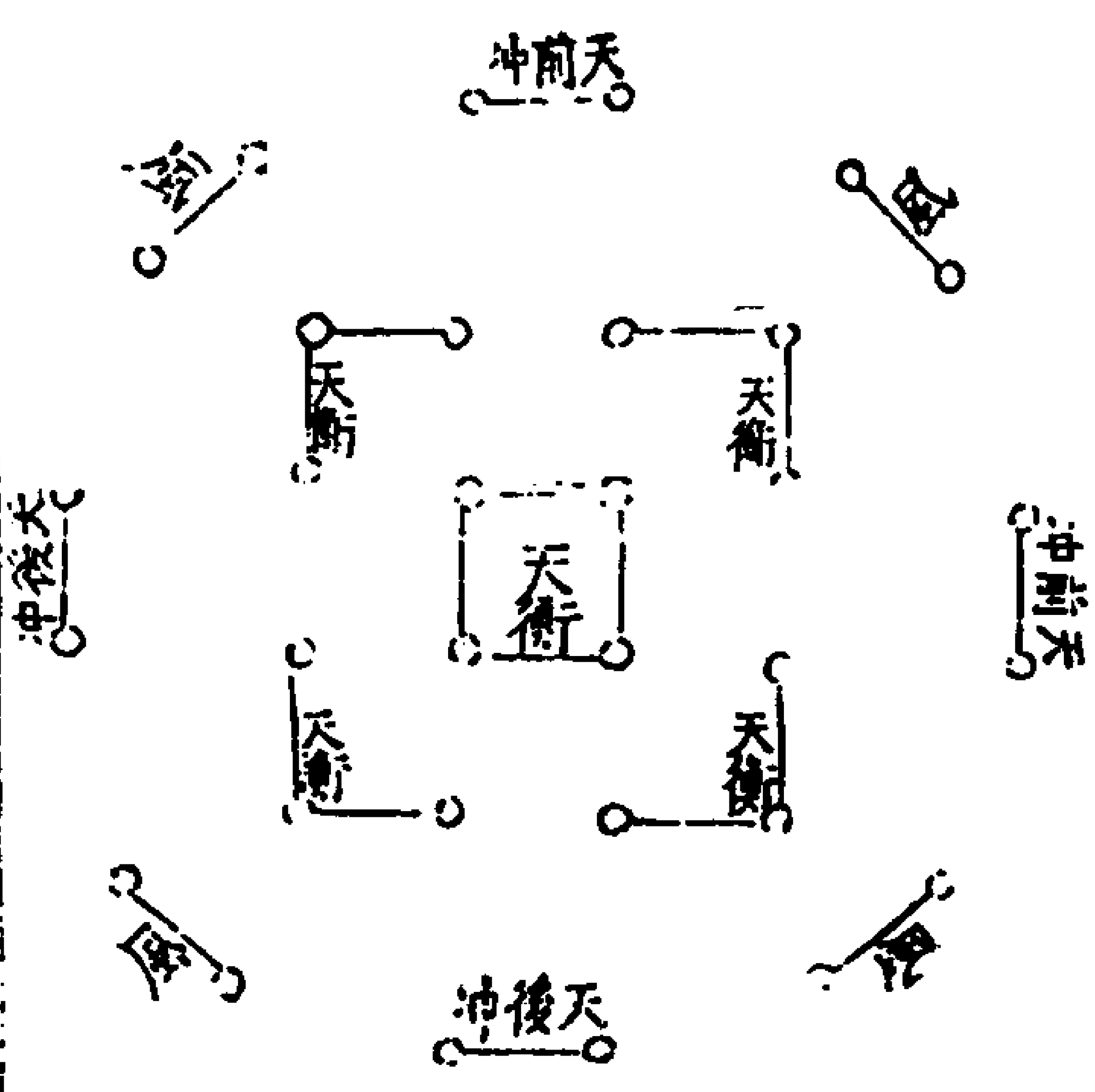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八形辯

太白陰經諸葛亮八陣圖八首唐李筌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分拆而爲陣天覆地載內外之第一變風揚雲垂前後之第二變龍飛虎翼左右之第三變鳥翔蛇蟠四隅之第四變爲三十二陣爲一陣陣各以其名而爲形何辯之蓋自古先王制陣惟有法度與步數而已至孫

子始以虛實論形以險短論勢二篇之外別無餘法後世權詐之士內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勢以變人之耳目雖有鵝陣鸛陣魚麗函箱偃月等陣之名而形勢實在法度之內焉孔明八陣所向八方乾坤巽艮之位而名爲天地風雲子午卯酉之位而名爲龍虎鳥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陣之法度也區區形勢肖像之說何與之有李筌之圖求形勢於法度之外其誣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經陣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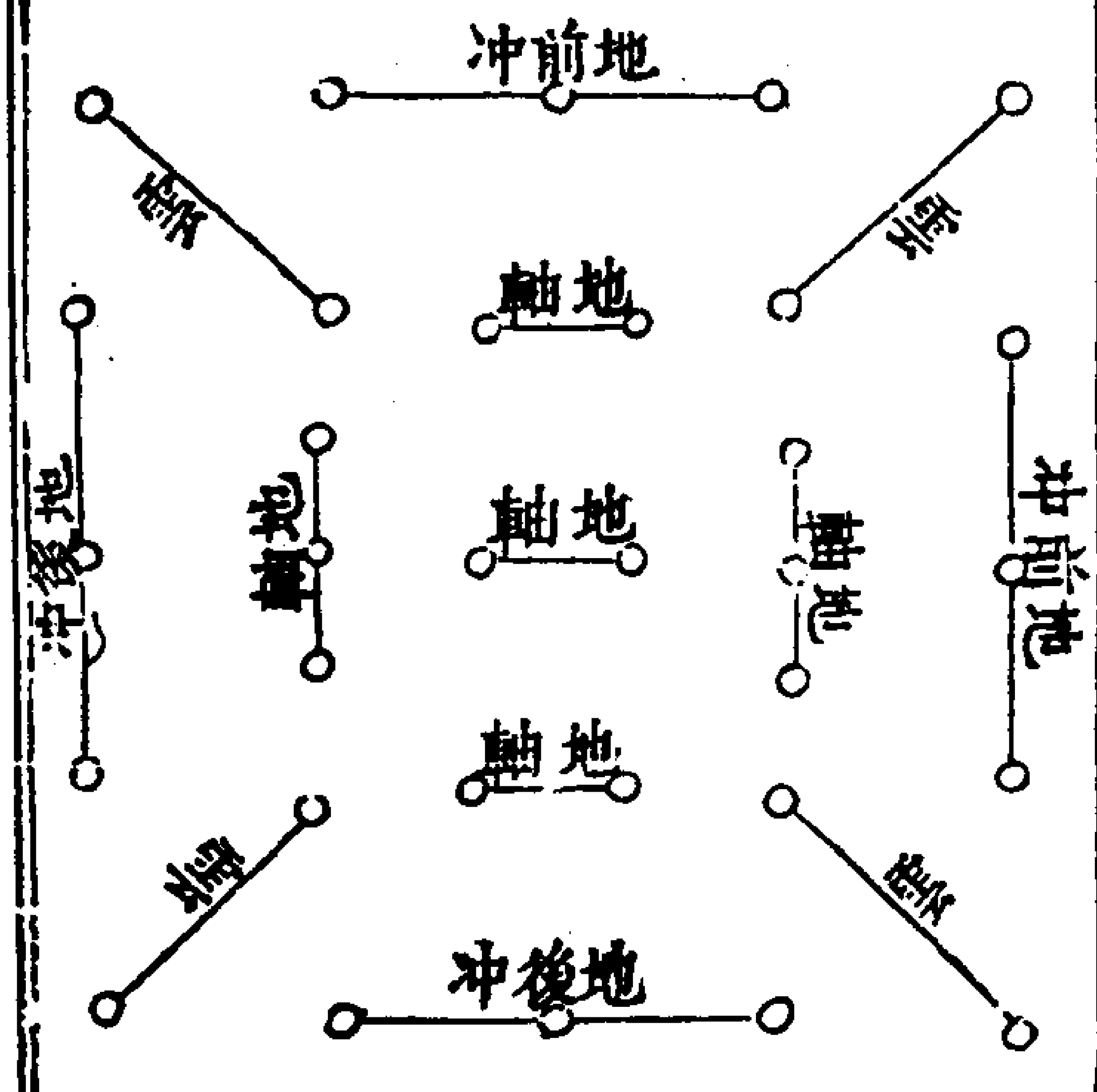
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谿伐草誅茀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言邪神宗之論兵舉朝之士未有能逮者也惜所未聞若先王制節之法也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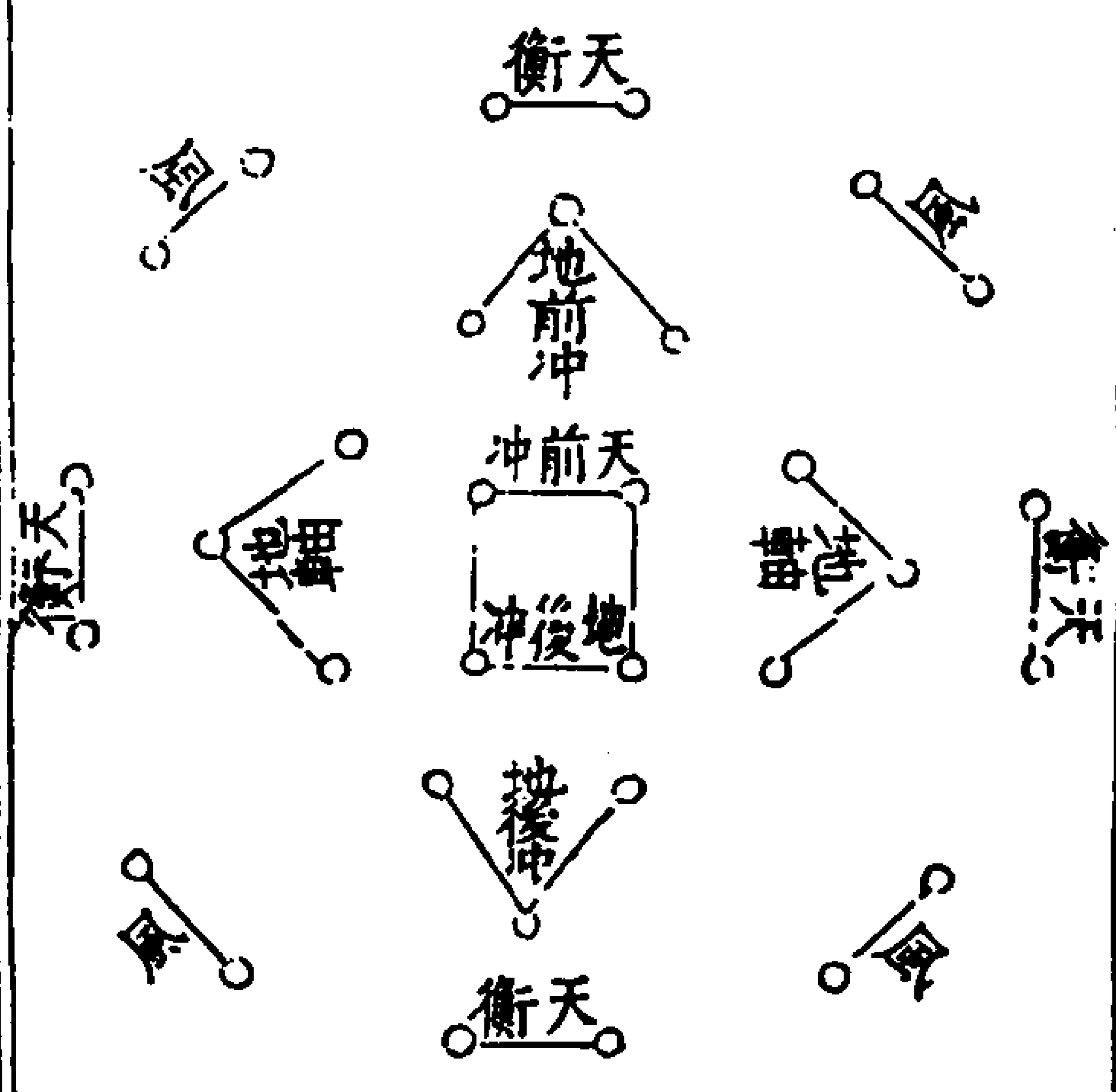
外之分第一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四面隊以天前冲四隊天後冲四隊居外四正以風八隊居外四維爲圓以天衝十六隊居內層爲方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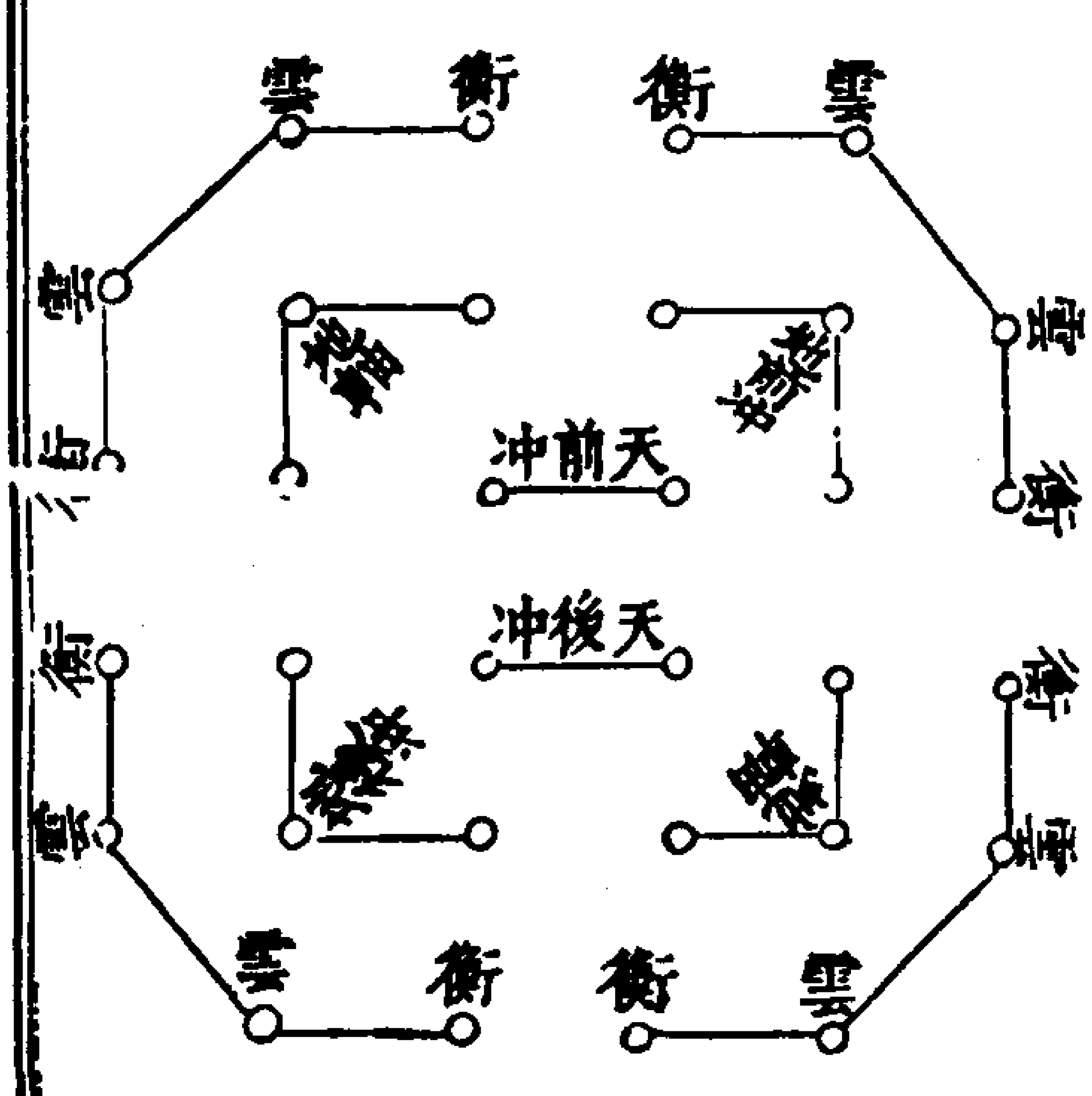
内之分第一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
陣中間之隊以地前冲六隊地後冲六隊
居外四正以雲八隊居外四角地軸十二
隊居内層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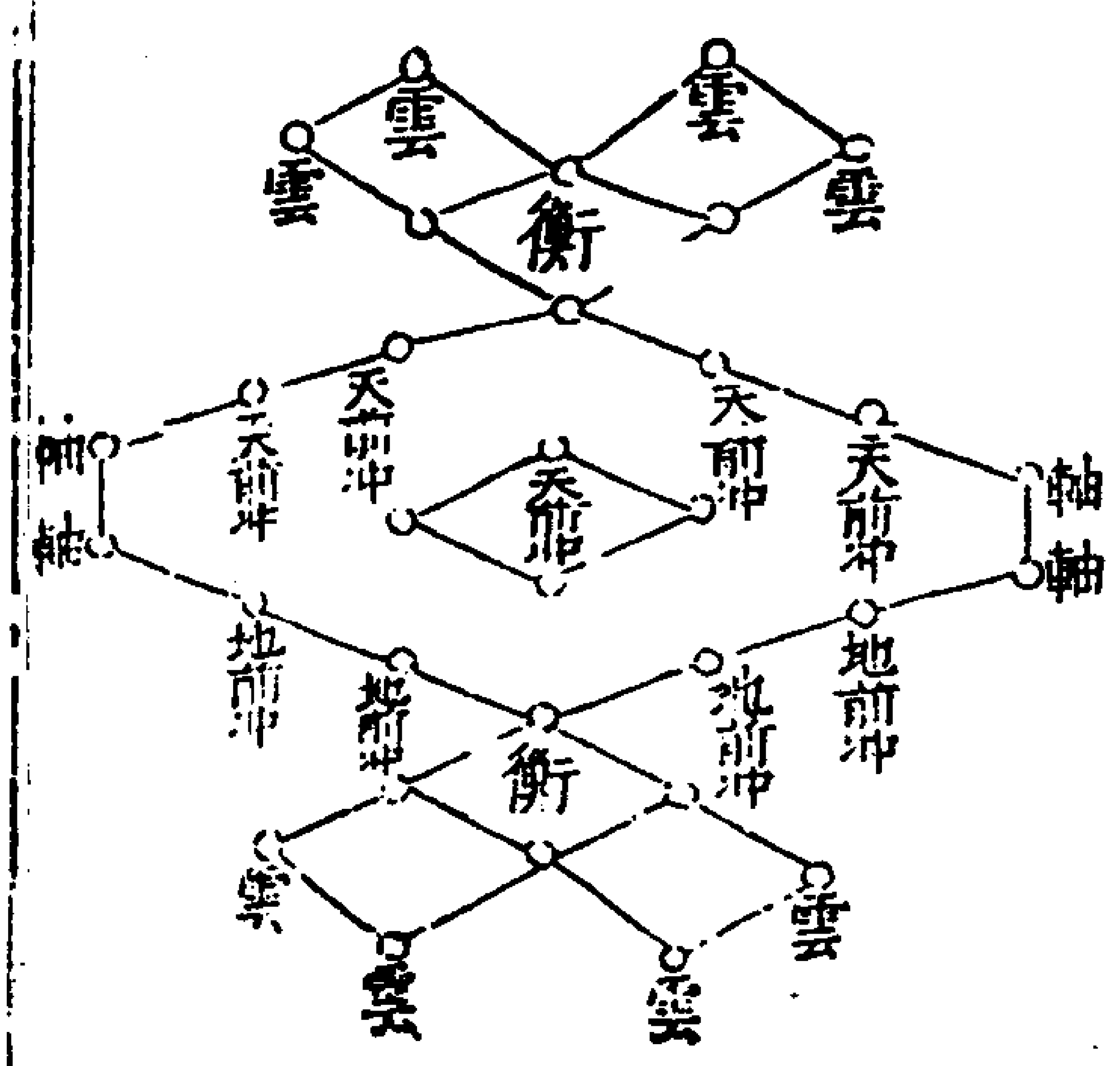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
陣左一半陣以左天衝八隊分居外四正
風八隊分居外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内正
南地後衝三隊居内正北地軸六隊分東
西兩廂天前衝與天後衝共四隊居中軍
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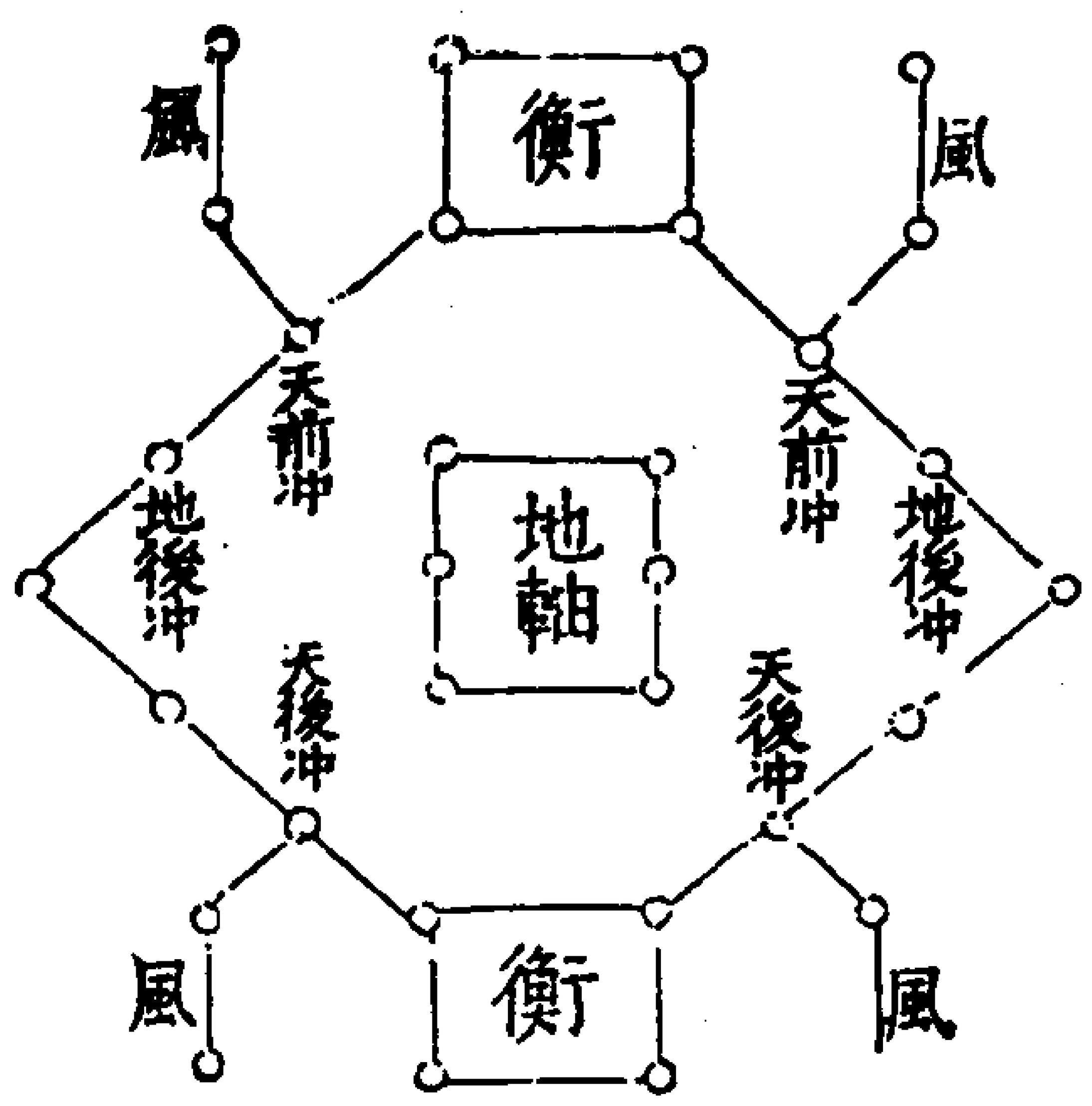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衡八隊分居四正雲八隊居四維地前衡三隊居內西南隅地後衡三隊居外東北隅地軸六隊分居內東南西北二隅天前後衡各二隊居中軍謂雲附衡而形有散有聚也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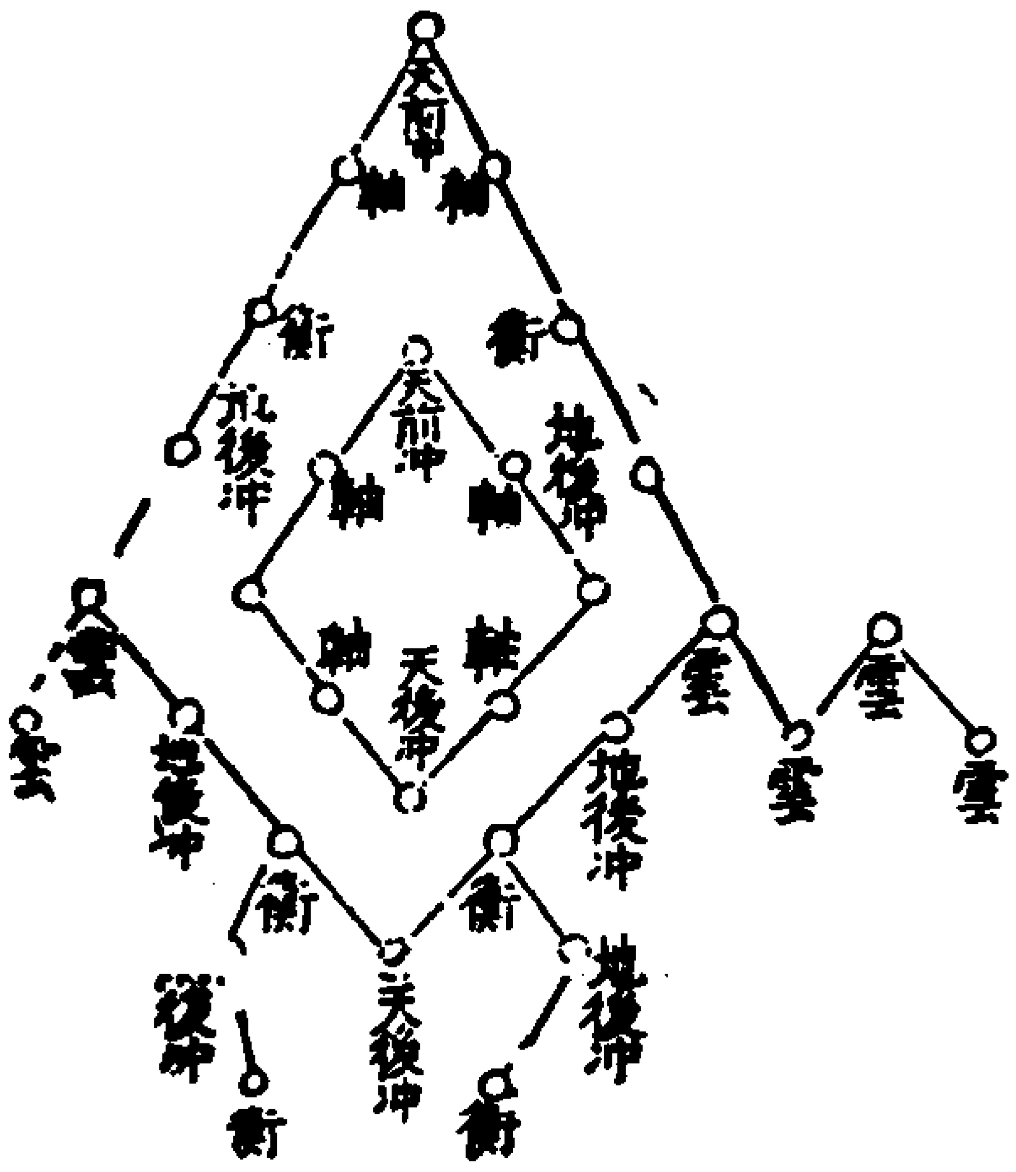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雲八隊居四維天衡八隊分居上下兩端爲首尾天地前後衡十隊分居兩衡之次地軸六隊分居兩廂爲翼謂雲從龍而形六翼一首也

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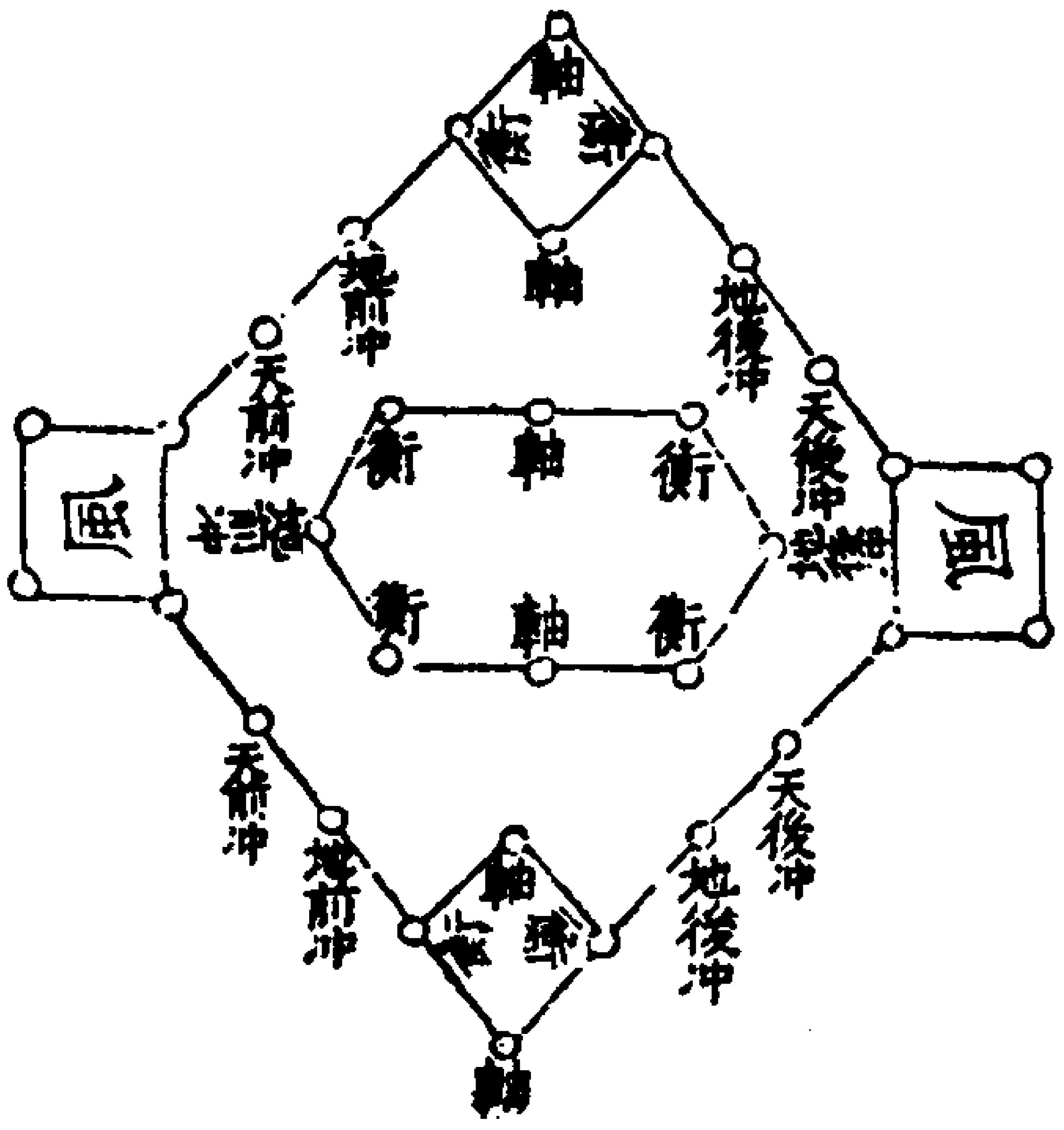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風八隊居四維爲足天衝八隊分居上下爲首尾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廂爲左右翼地軸六隊居中軍謂風從虎而形象獸一首兩翼也

鳥翔陣



東北西南二隅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天前後衝各二隊居正中爲首尾地軸六隊分居天衝左右次天衝八隊分居地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分居天衝左右次雲八隊分居地衝左右次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西北東南二隅第四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地軸六隊居中天衡八隊布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布衡左右次天前後衝四隊布地衝左右次風八隊居兩端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師律提綱用陣法遁夾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爲殊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亮推演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

以十萬之衆不敢輿戰馬隆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凉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用陣之法如敵攻吾右以天衡八隊敵之次出天前後冲八隊張兩翼而攻之是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風雲八隊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又未決以東南東北二隅風雲八隊邀其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而敵未動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來敵傍撓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冲之是爲風揚陣大將列中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候敵求戰起而聚擊是爲雲垂陣又有游兵二十四隊或遮敵援兵或夾擊左右或擊其背或絶敵糧道或邀敵歸路而取勝也故陣有八向舉此一向以例其餘八陣之位初無定位皆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如有廣狹尖斜之形陣

有方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十五之圖井字開方之義大將車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也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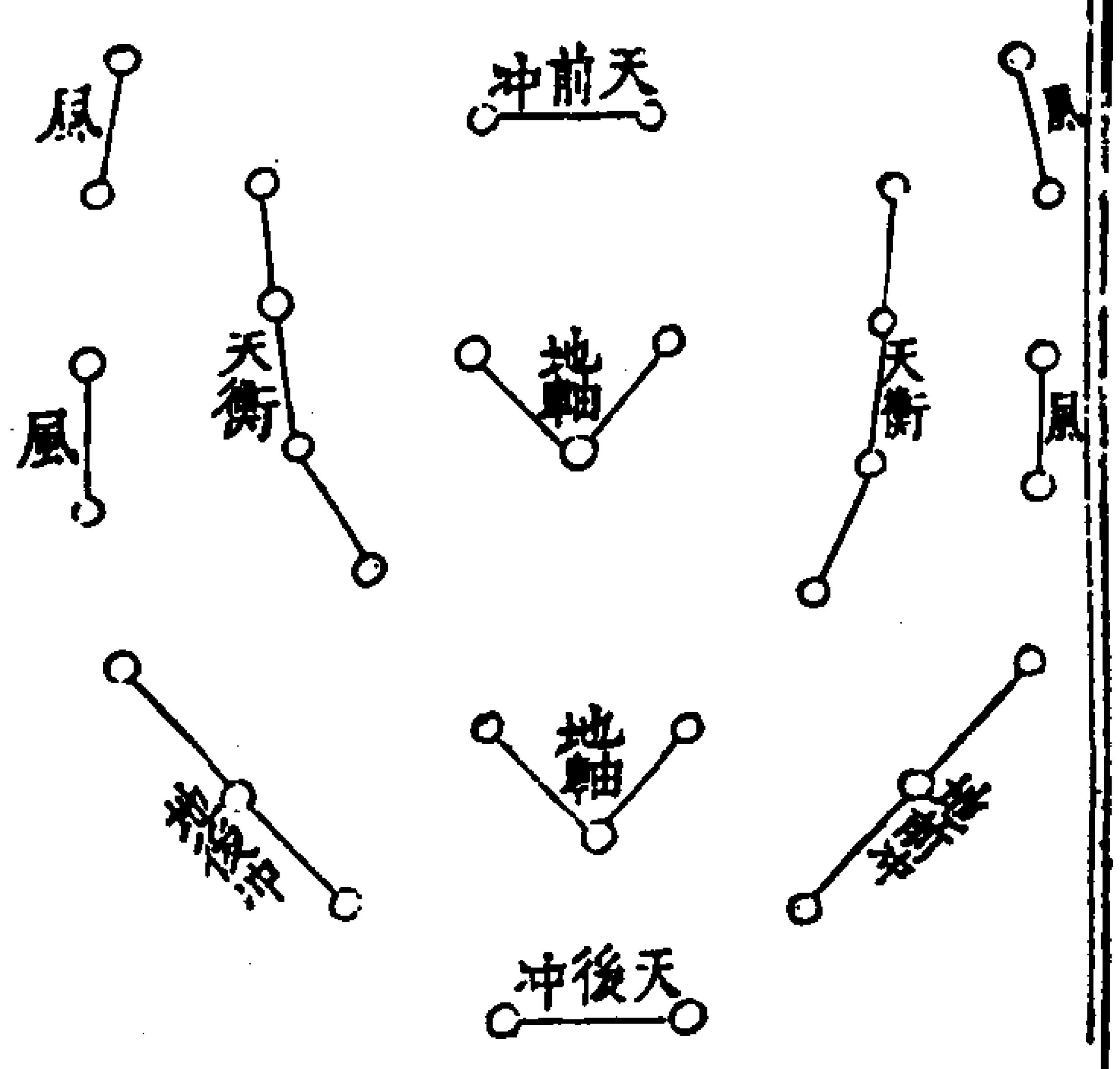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六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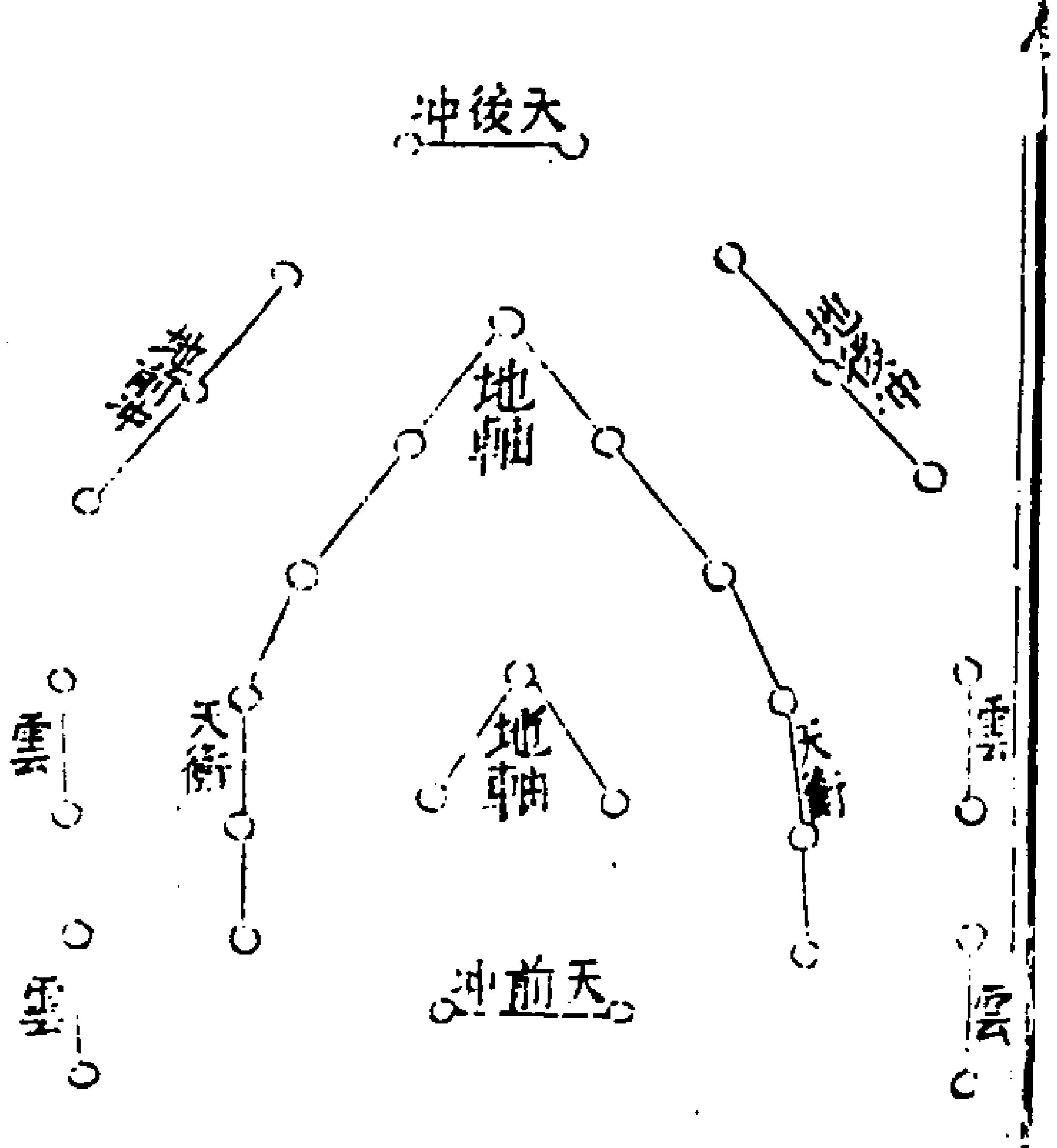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燁之所演也以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形其巧過之何辯之盖李筌好奇造僞朱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塲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叛軍難制之患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塞耳目自悞其計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是也張燁惟誕之士屢變屢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漠然而未之聞惑歟悞哉雖然唐太宗問李靖曰孔明斯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李靖名將尚失其旨尚何議於燁耶夫必知天地風雲衝軸衝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新變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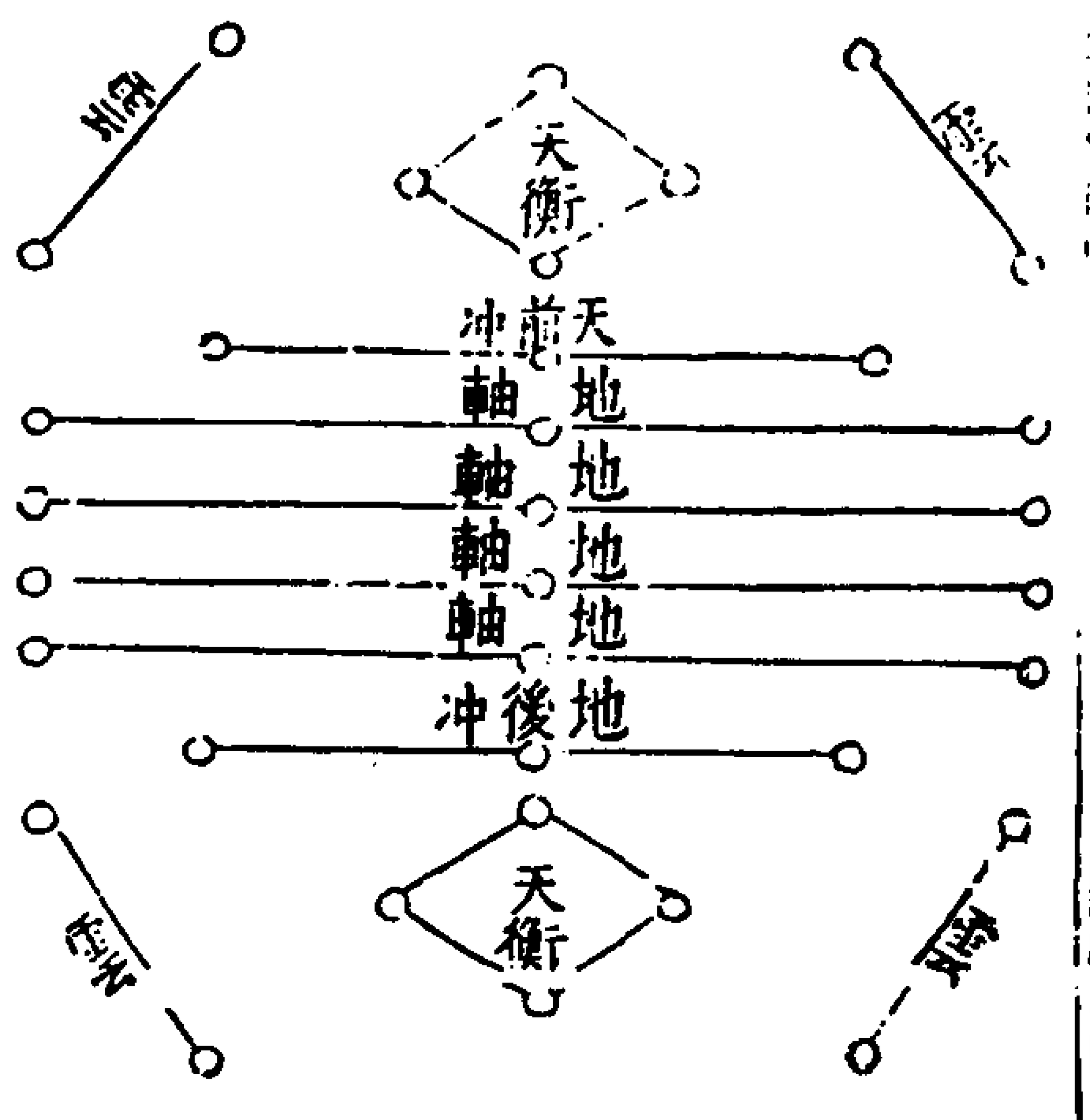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天前冲二隊居前天後冲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天衡八隊居地軸之左右風八隊分居天衡之左右地前後冲六隊分居風之下

新變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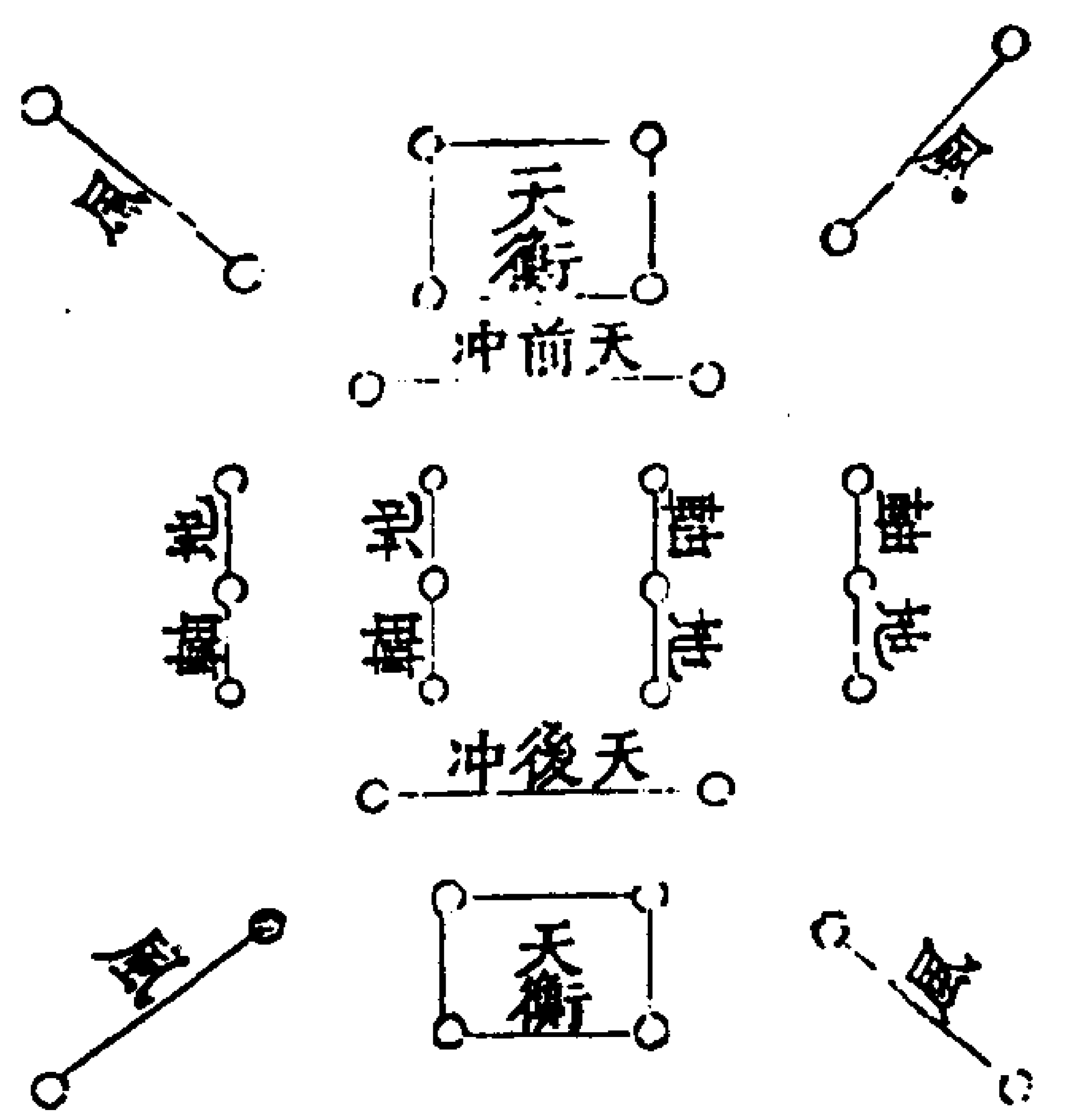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天後冲二隊居前天前冲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地前後冲八隊風八隊分居於外天衡八陣分居於內

新變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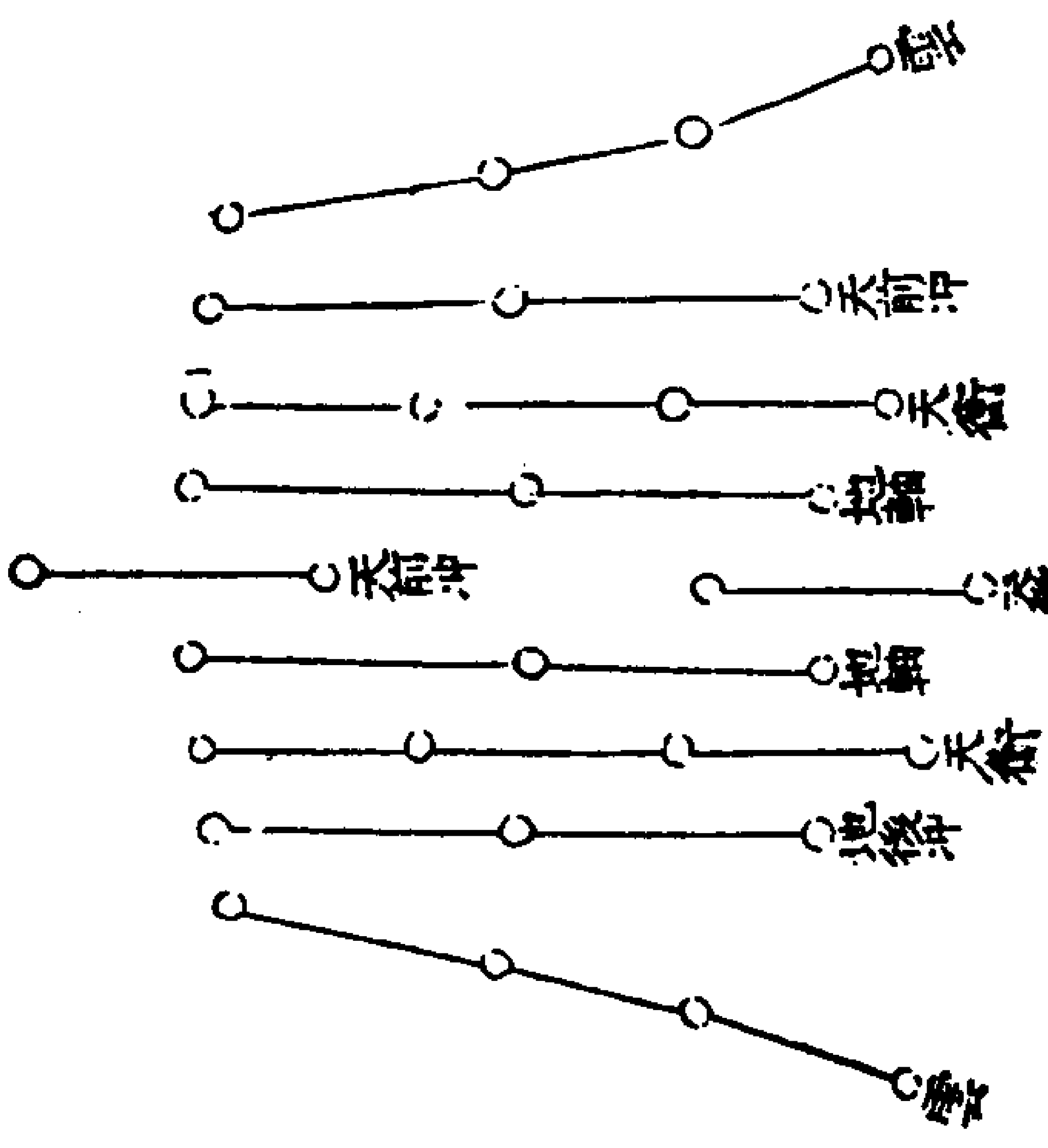
後之分第三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冲二隊地後冲二隊居衡軸之間雲八隊居四隅

新變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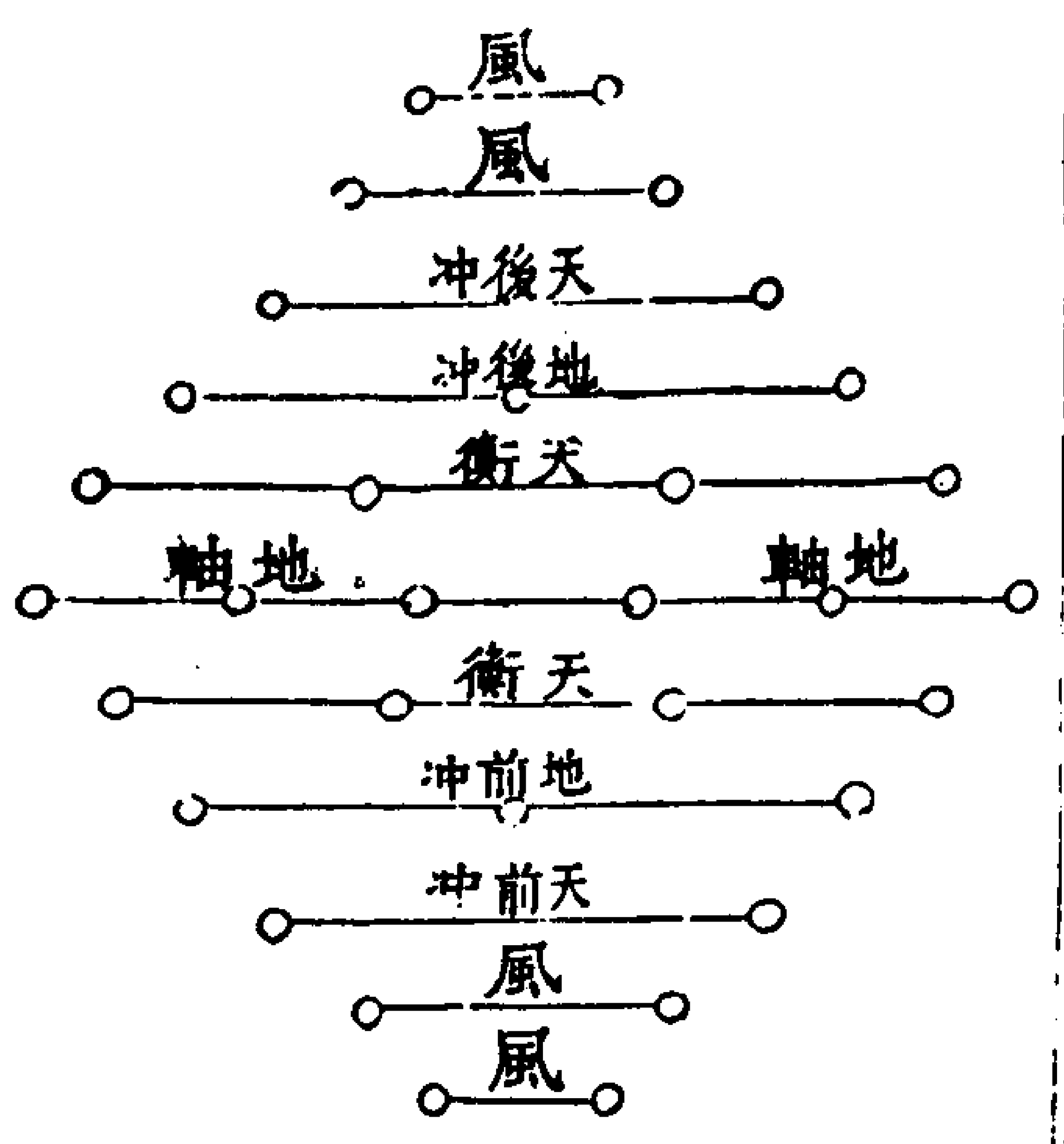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天衝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冲天後冲四隊居衝軸之間風八隊居四隅

新變鳥翔陣



東北西南之分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天前冲天後冲四隊居東西兩端地軸六隊次之天衝八隊又次之地前後冲六隊又次之雲八隊又次之

新變蛇蟠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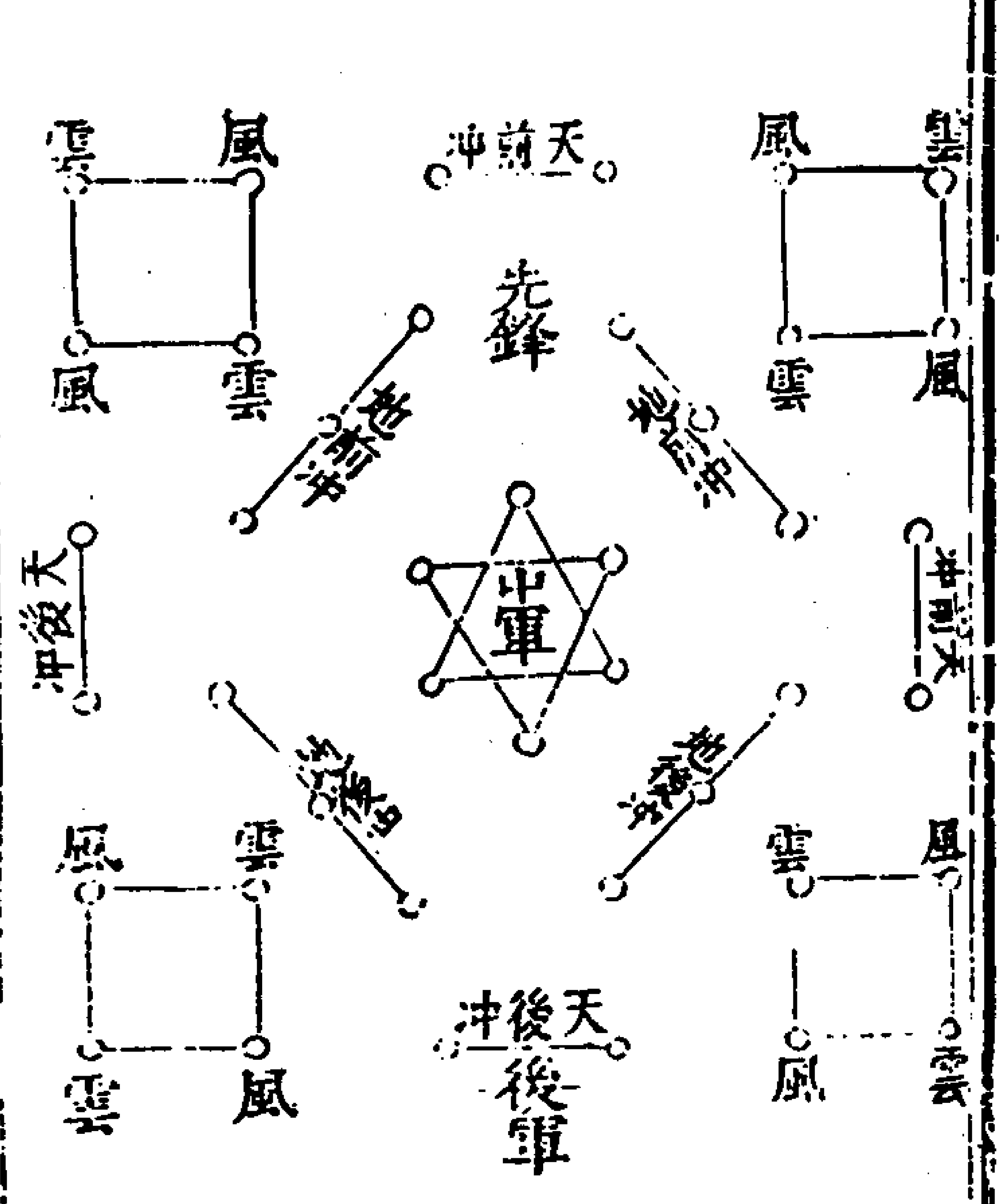
西北東南之分第四變爲蛇蟠陣地軸六
隊居中天衝八隊次左右地前後冲六隊
又次之天前後冲四隊又次之風八隊分
居上下

諸葛亮六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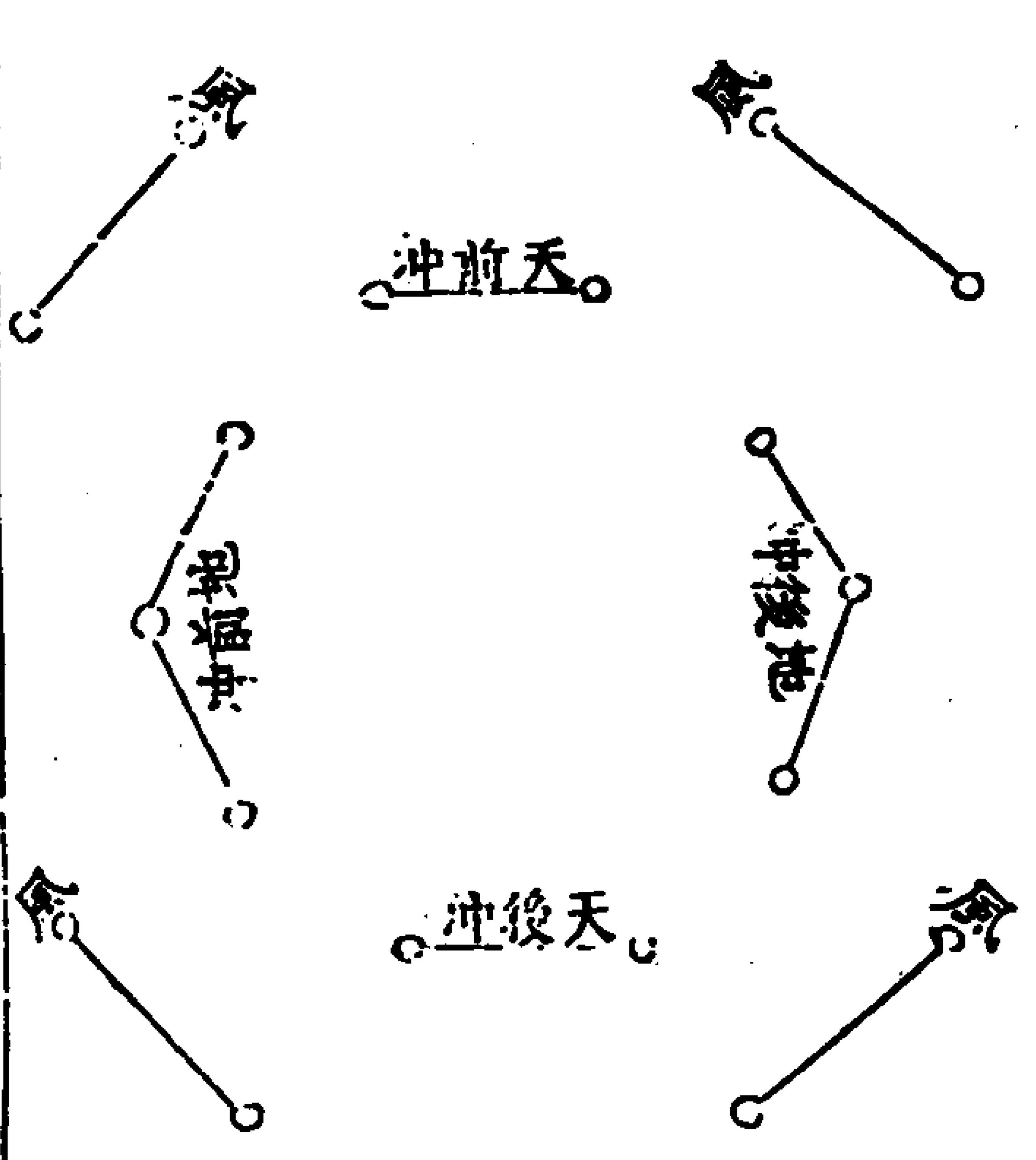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陣
圖六首皆張燁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奇
正各三有天地風雲前後冲而無天衝地軸六形
陣圖有風用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
地載裁八爲六本李靖問荅六形襲李筌陰經何
辯之盖孔明八陣之制內外四層四陣爲握奇十
二陣爲中軍四十八陣鈎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
四正李靖以方陣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
以外營四十八隊鈎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

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也謂孔明以斜谷路狹
裁爲六陣者妄說也凡布陣狹隘之地及過險出
隘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八陣常用八萬人若
裁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矣安得爲之約隊
故不足信李筌八陣之形既悞而張燁蹈襲更爲
六陣之形則悞而又悞者也不待重爲之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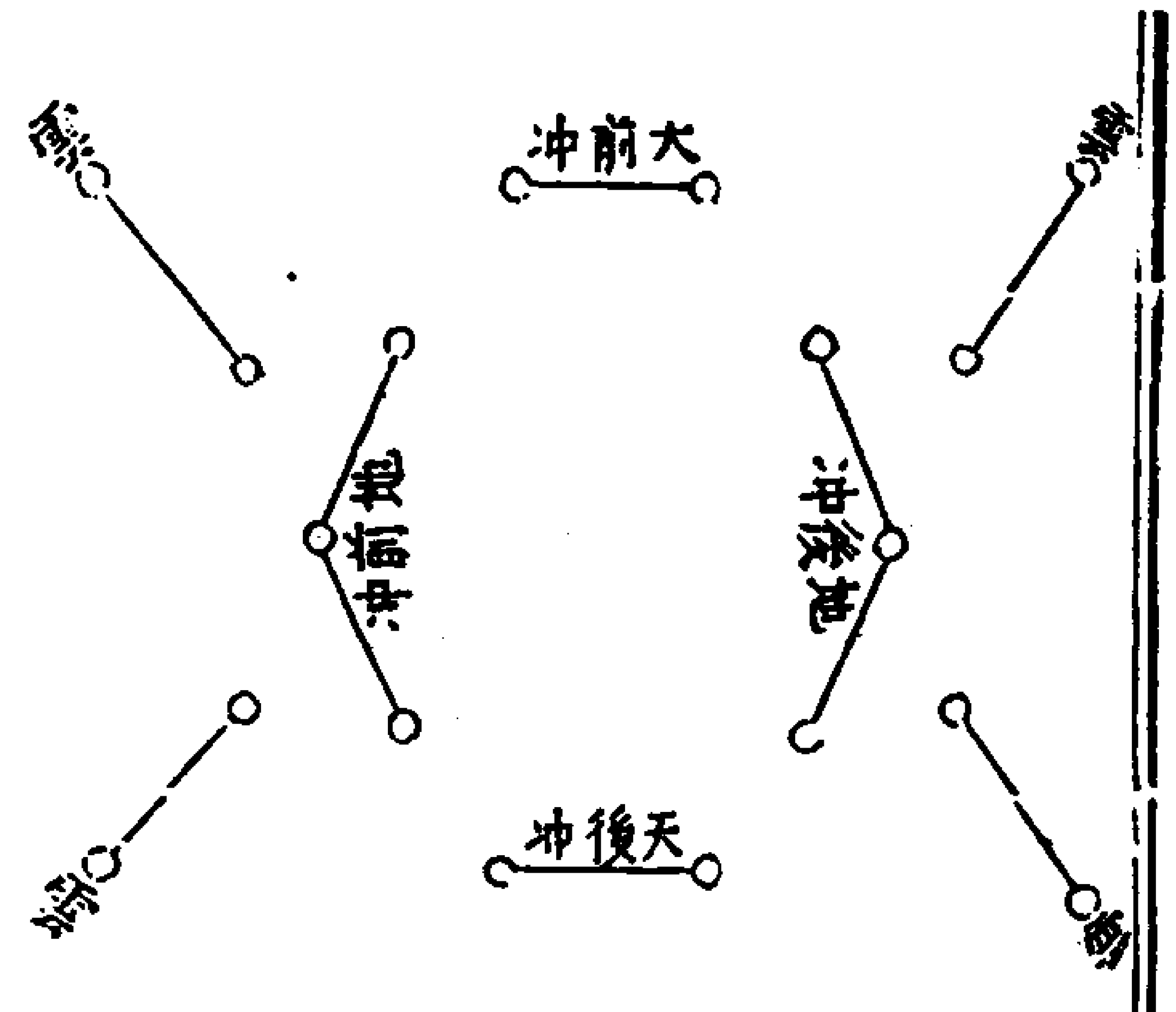
八陣變爲六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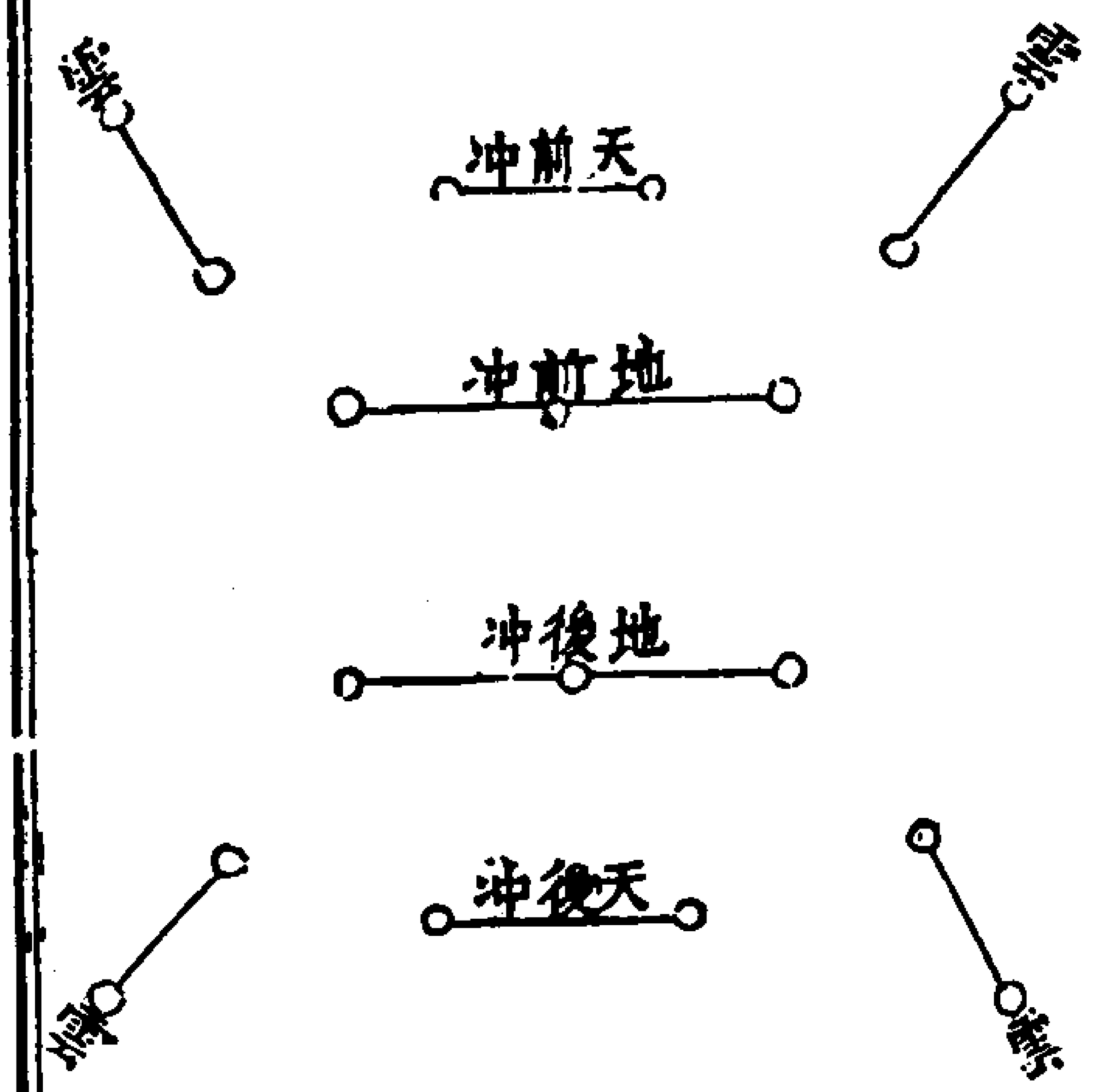
變六風揚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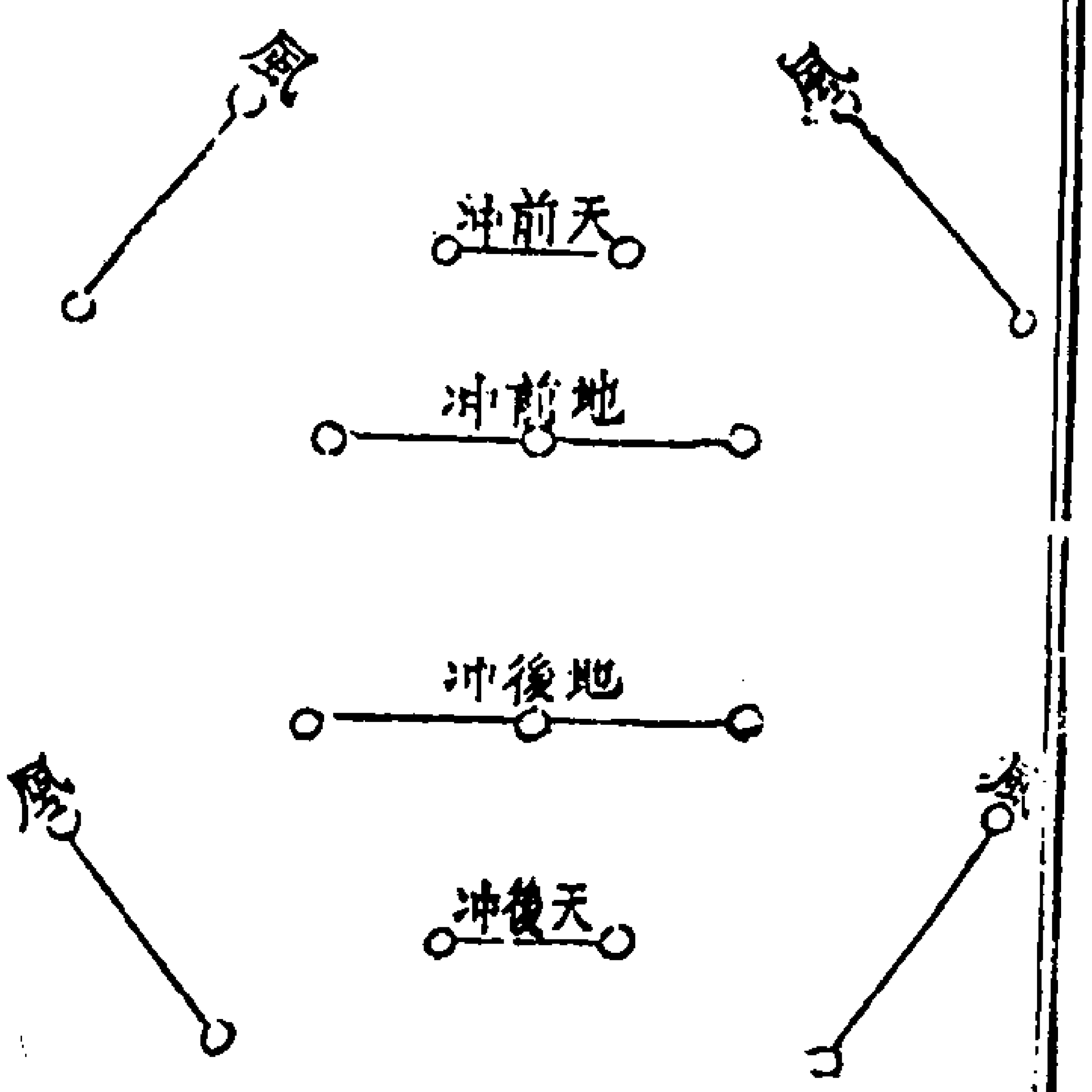
變六雲垂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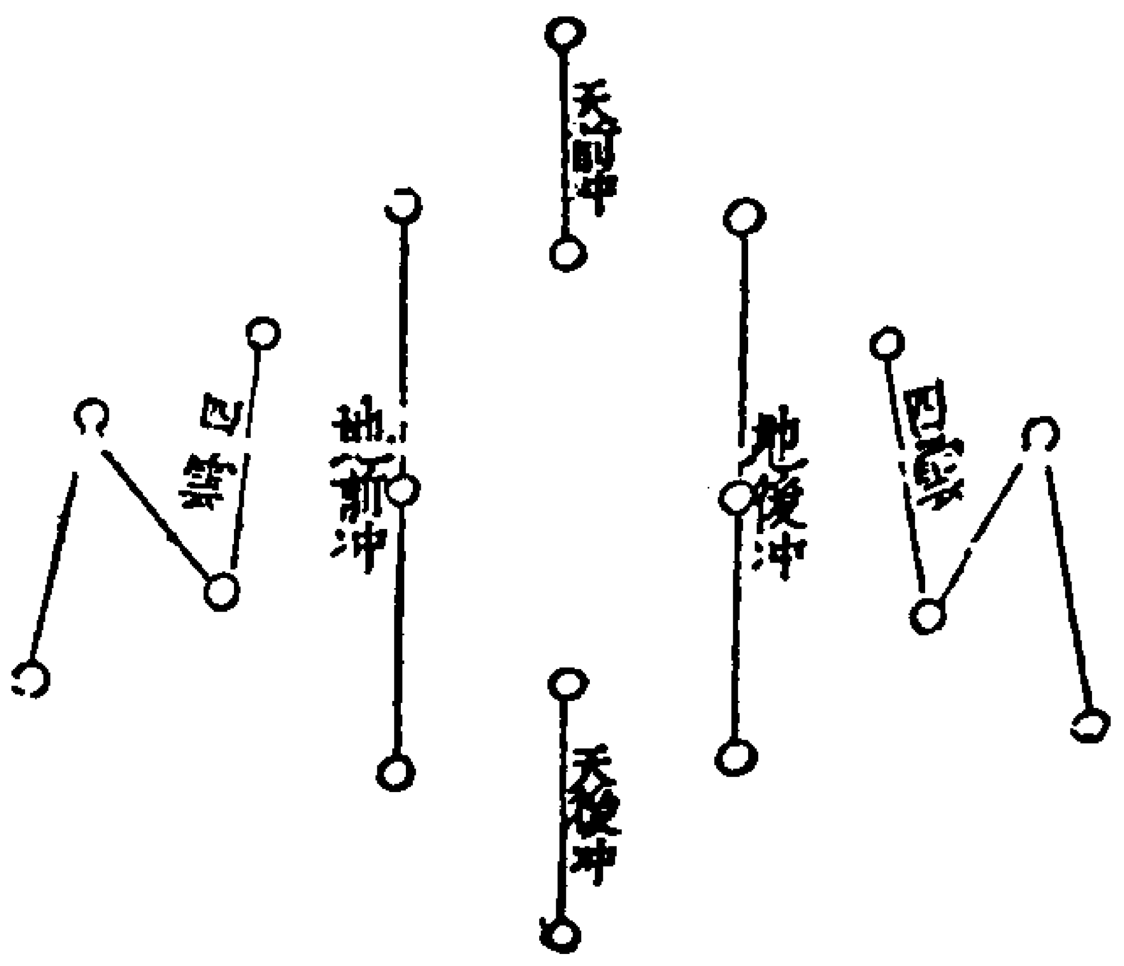
變六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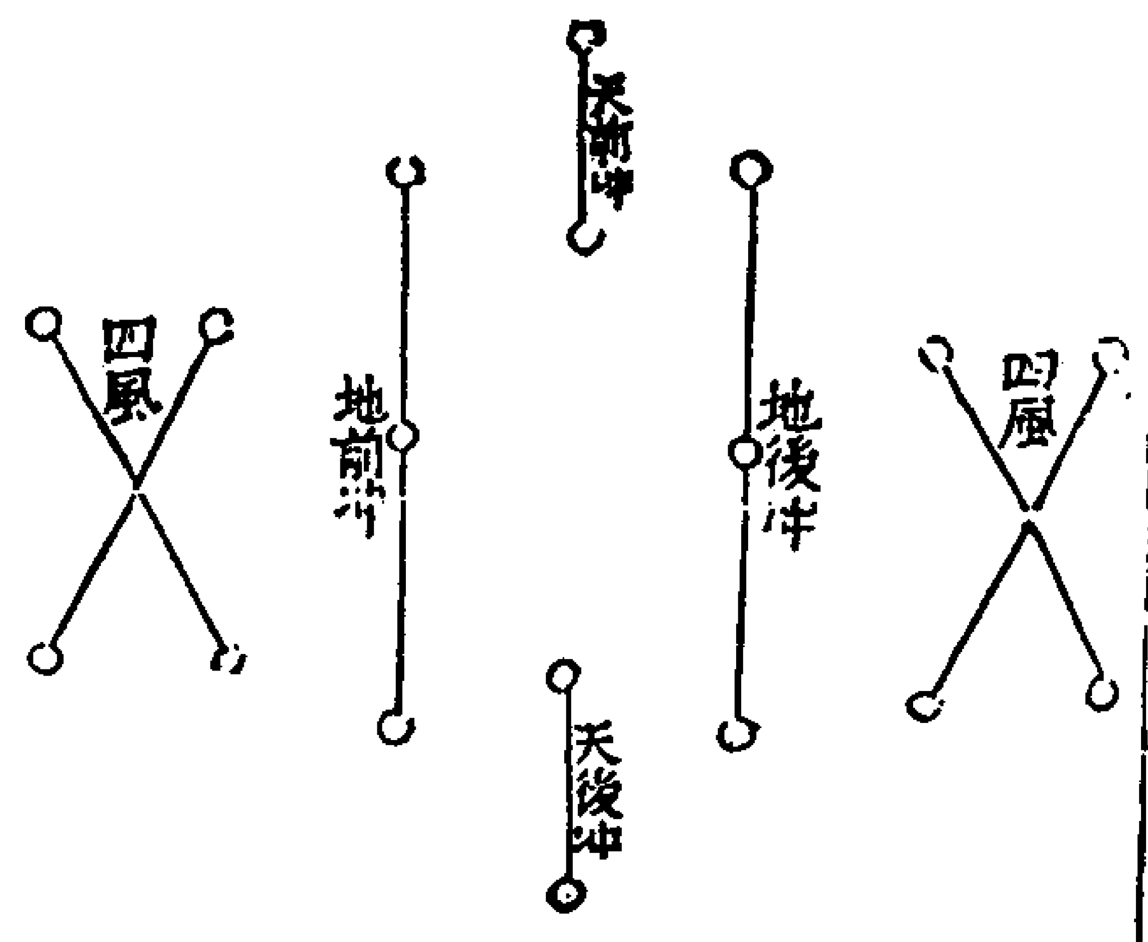
變六虎翼陣



變六鳥翔陣



變六蛇蟠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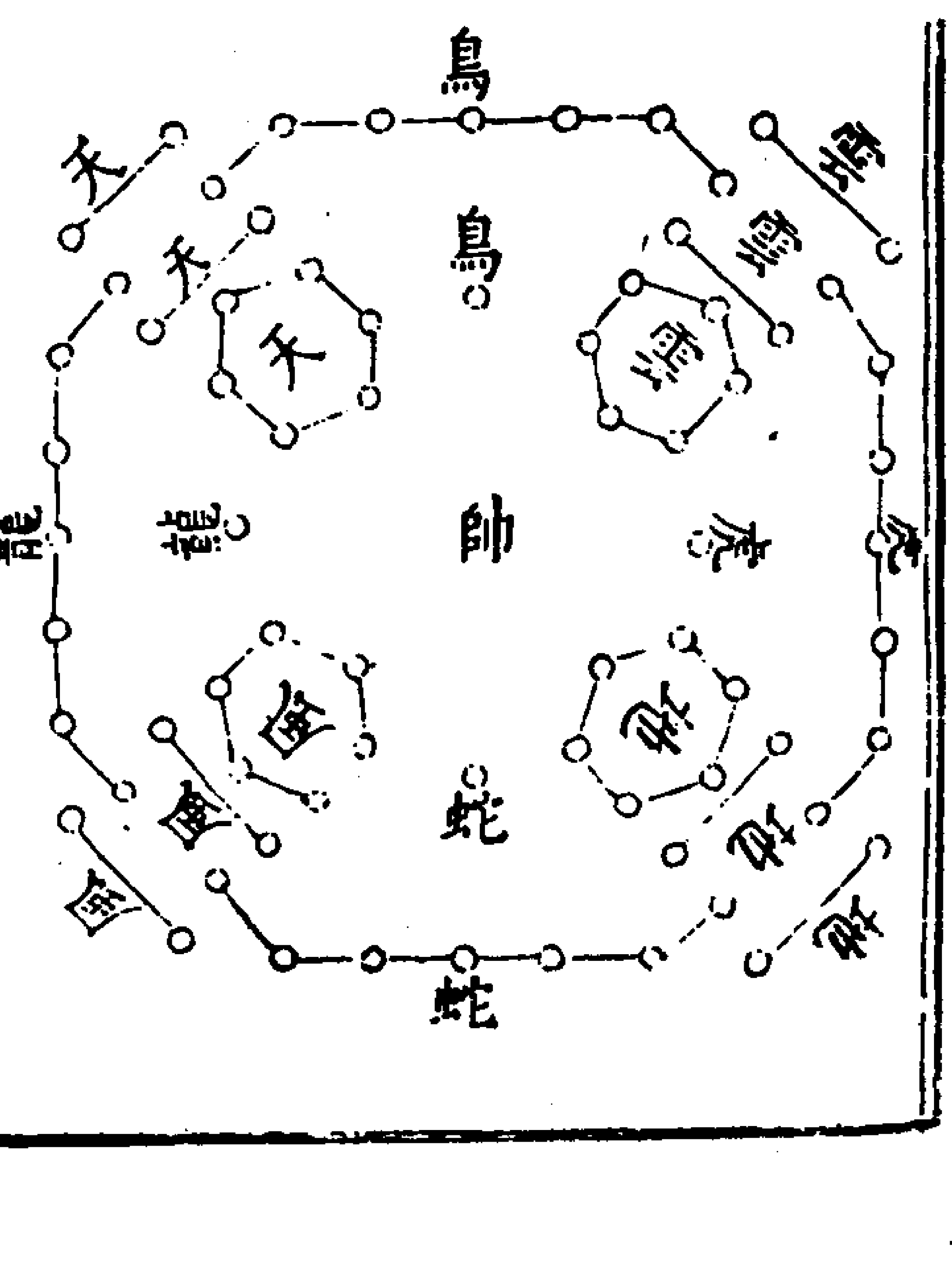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一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後之分第一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左之分第二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右之分第二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北東西南之分第三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西北東南之分第三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

諸葛亮五行陣辯

太乙統宗諸葛五行陣圖五首張燁之所演也或云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辯之盖先王之兵四時有教不過平列行陣以教聲容與號令而已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唐之分番漢雜虜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教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一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教知分合變化之節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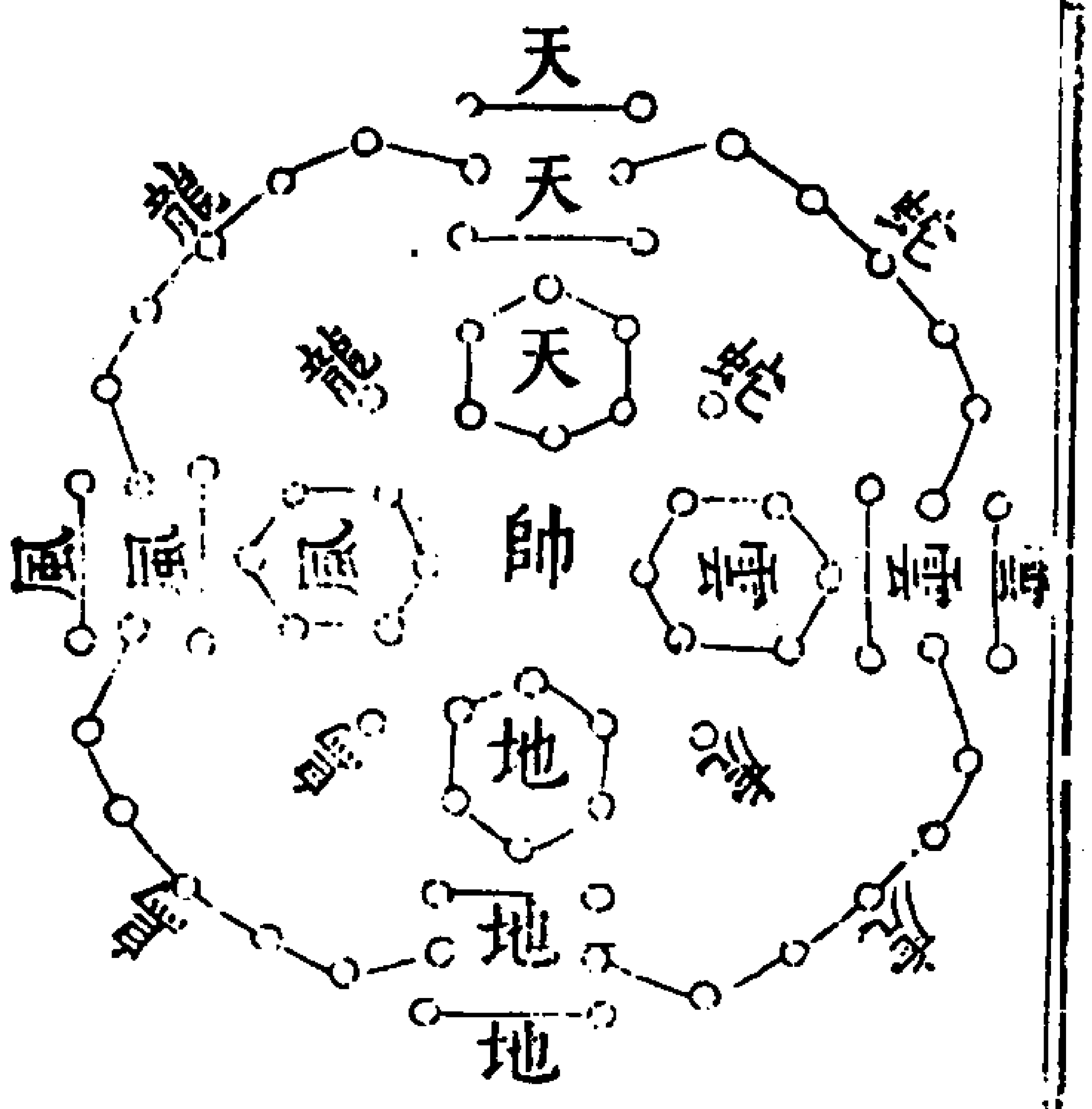
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既審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眞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眞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燁之爲此陣盖本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土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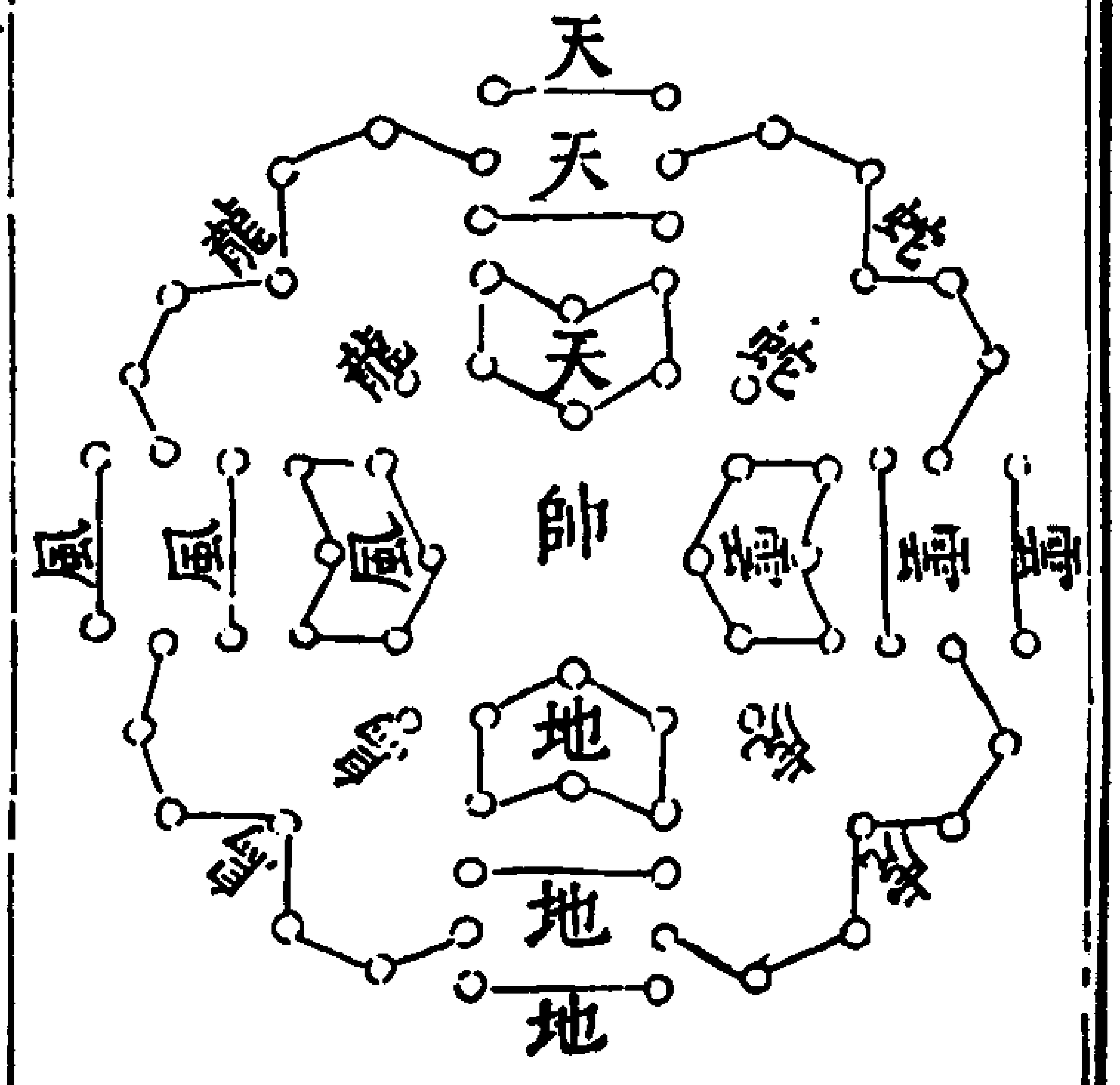
方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天東南地西北風東北雲西南龍正東虎正西鳥正南蛇正北

金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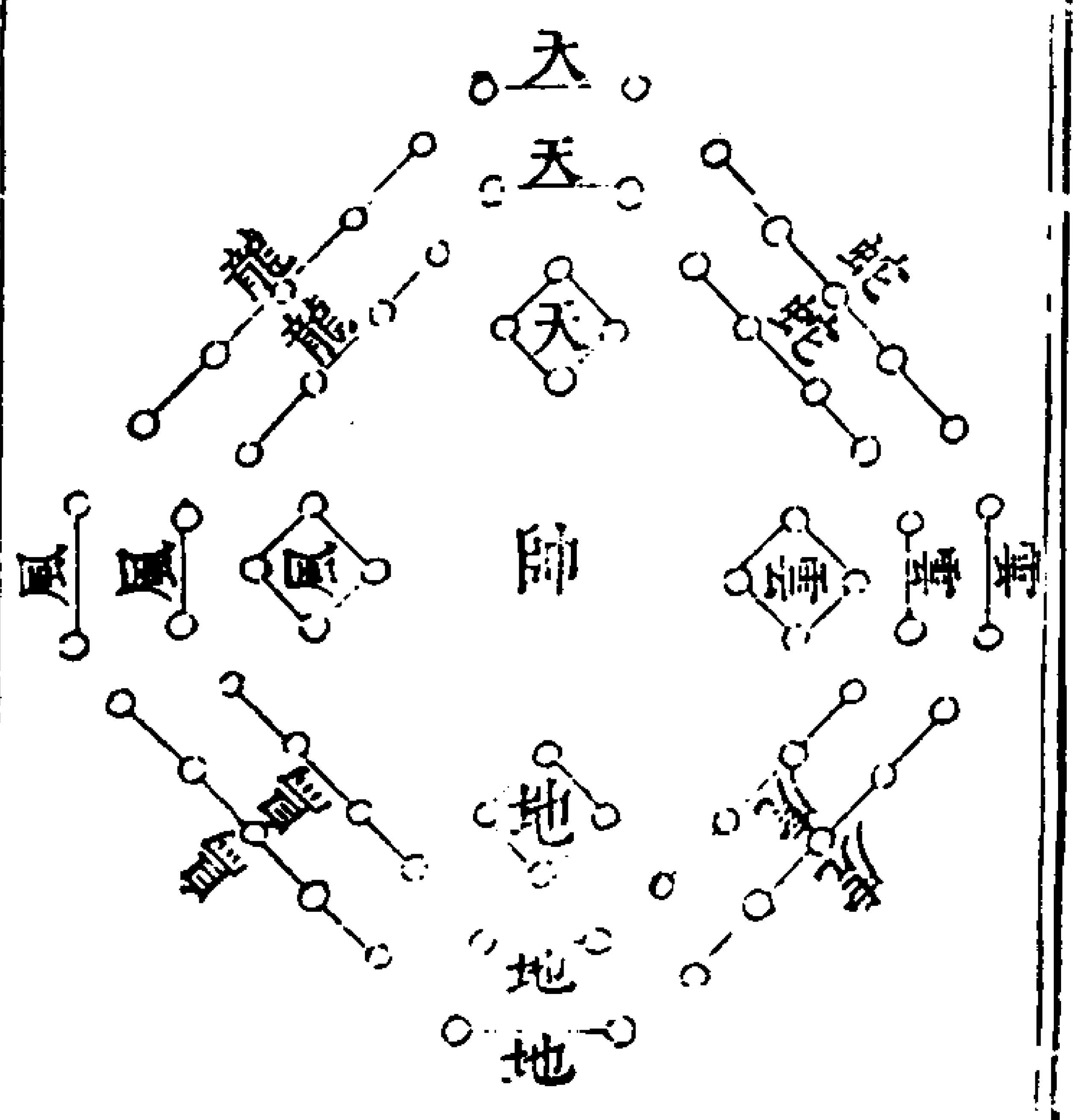
圓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
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
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水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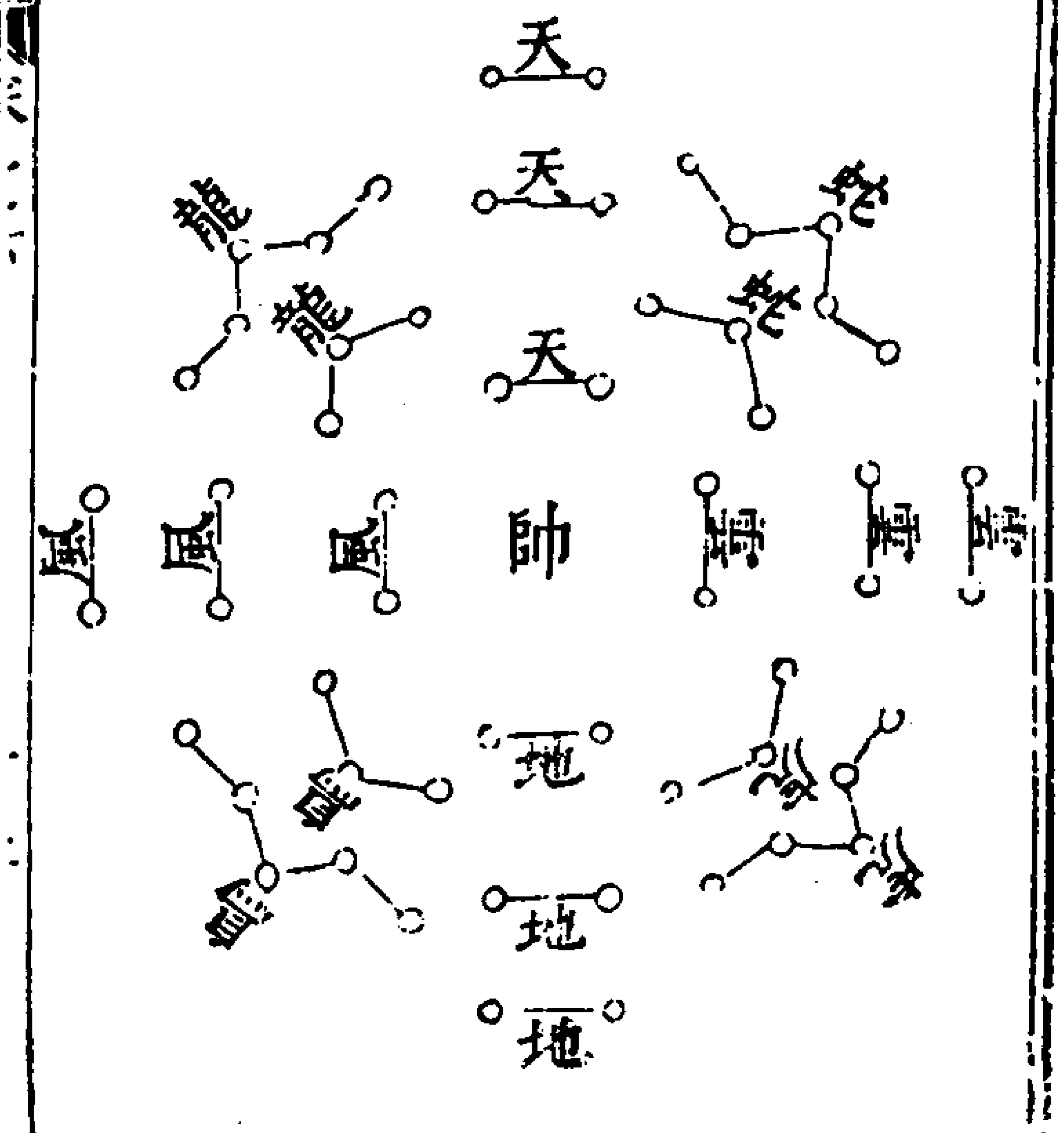
曲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
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
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木直陣



直陣天地風雲各八隊龍虎鳥蛇各九隊
計六十八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
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火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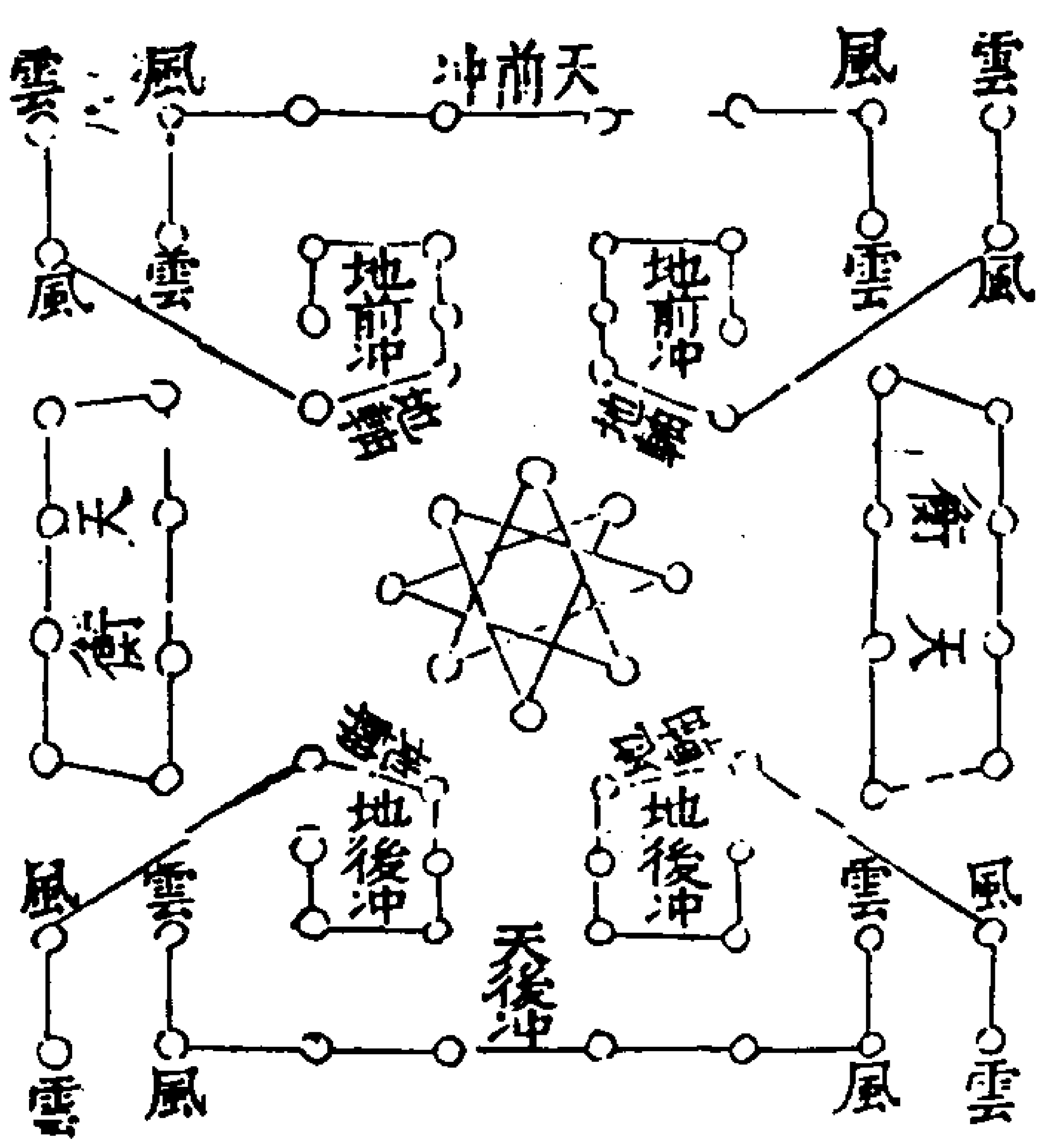
銳陣天地風雲各六隊龍虎鳥蛇各八隊
計五十六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
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諸葛亮八陣六陣鈎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六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張燁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隷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已意也何辯之盖周制車

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鼎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且亂矣且畫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以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强耶李筌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其實難哉

八陣鈎連蟠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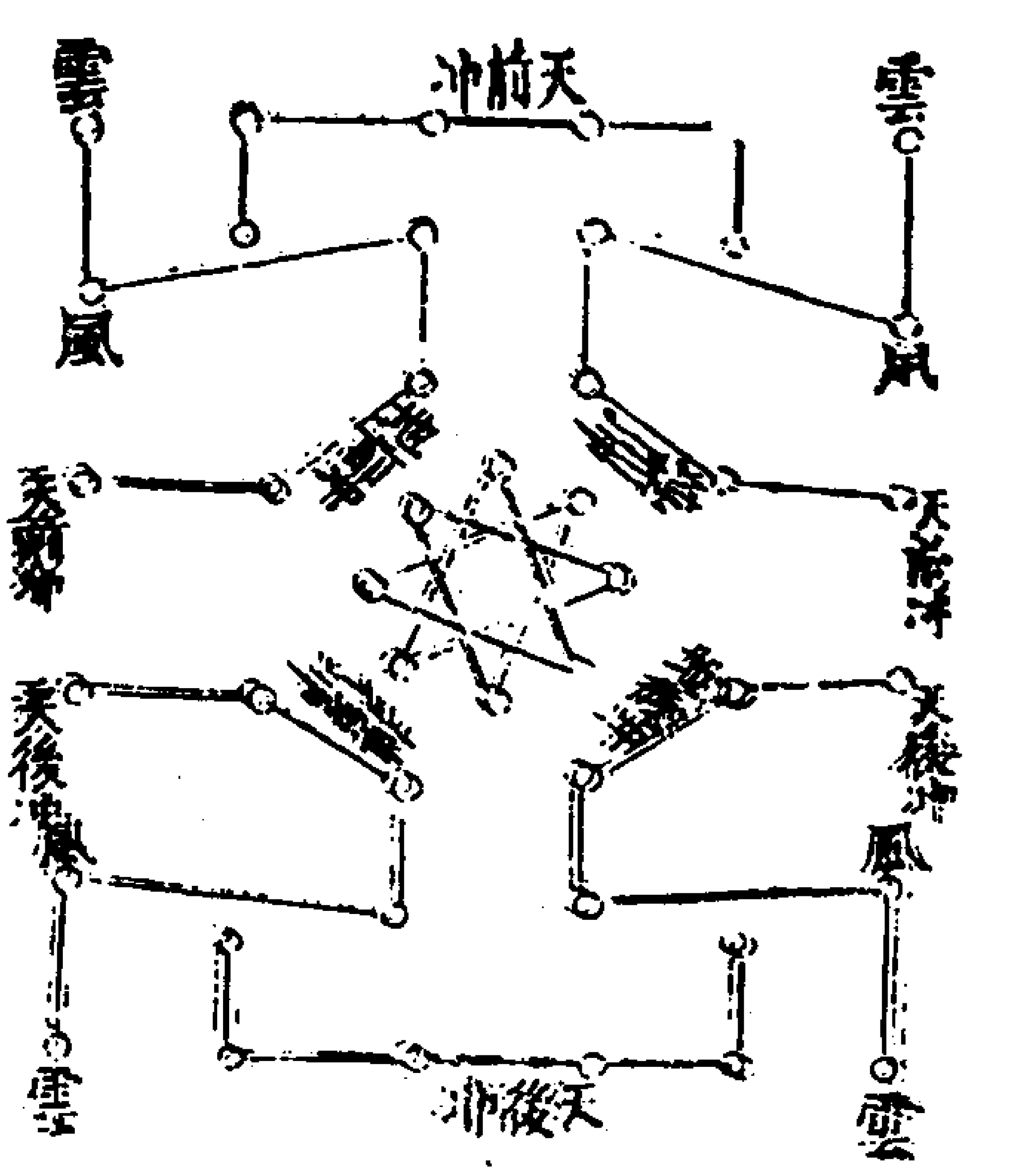


張燁續編天地風雲衡軸銜配合八陣蟠
曲法曰　孔明八陣燁一得之愚旣編隸
前左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
爲一陣前右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
軸八隊爲一陣前左外四風雲四天衡八
隊爲一陣前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
一陣後左中二天後冲三地後冲三地軸
八隊爲一陣後右中二天後冲三地後冲
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左外四風雲四天
衡八隊爲一陣後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

隊爲一陣其形正直而無鈎連蟠曲之勢
故籌以先鋒統前中四天衡鈎連前中左
右四風雲八隊爲一陣左角統前左外二
風雲鈎連前左內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
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鈎連前右
內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左爪統
左外八天衡八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
天衡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
鈎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
二風雲鈎連後左內三地軸　三地後冲八

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鈎連後
右內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小補
後之用兵者兢懼好謀然後行之俞汝礪
八陣歌曰此法古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
以巳意豈欺我哉　初鼓再鼓三鼓布列
法與前方陣同

六陣鈎連蟠曲



張燁續編天地風雲衡軸冲分配六陣奇
正法曰　劉先主即位於成都拜諸葛孔
明爲大將出師伐魏道出斜谷其地險隘
於是裁八陣爲六亦以車一百二十五乘
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分配之於六陣
中軍游兵之用謹按營陣配隸天地風雲
衡軸冲布列三奇六正之法如左
初鼓前後之爪牙將領八風雲一十二隊
天地前後冲八隊各陣於左右三奇將領
天地前後冲十二隊各陣於前後左右之

間乃建大將之旗布八卦六十四隊三千
二百人之陣於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
人數咸備三奇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上
奇之旗於前之左布中奇之旗於右之中
布下奇之旗於後之左　再鼓上奇之都
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先鋒
之旗於上奇前之右以領前中二天前冲
鈎連前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
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
三十八人布左爪之旗於上奇前之左以
領前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左中三地前
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
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三十八人○
中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
旗有右爪之旗於中奇前之左以領前右
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右中三地前冲一天
前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
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中奇後之右以領
後右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右中三地後冲
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

若干人同前○下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
都虞候各執其旗布左牙之旗於下奇之
左以領後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左中三
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馬軍樵爨
等若干人同前布後軍之旗於下奇之右
以領後中二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二風
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
人同前○遊兵二十四隊車乘步卒馬軍
樵爨一千二百人列陣于後○三鼓三奇
六正遊兵就列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

左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右門於右爪右牙之間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間

一奇當二正上奇當先鋒左爪中奇當右爪右牙下奇當左牙後軍各如十二將兵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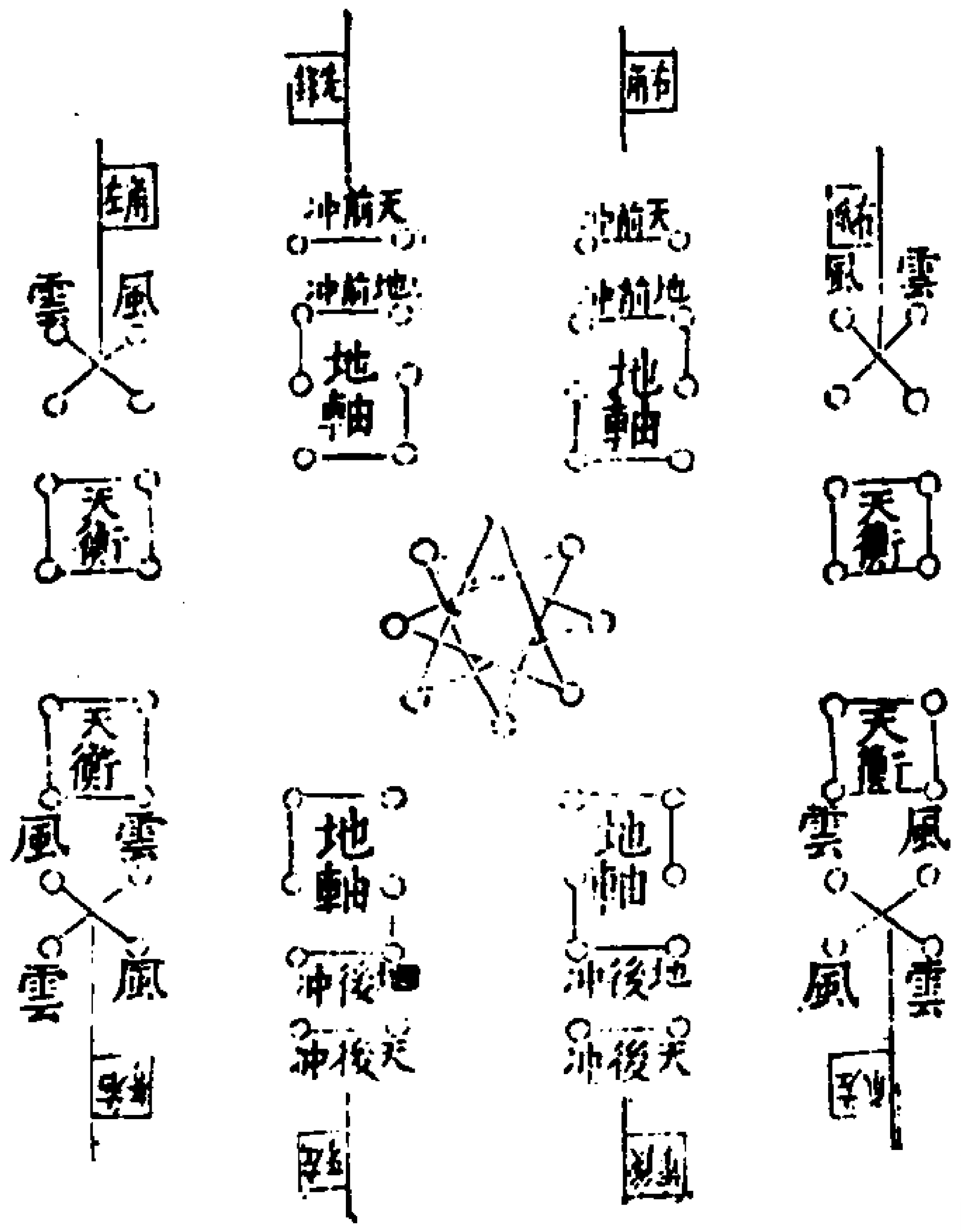
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

推演布列之法初鼓而陣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丘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當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鈎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乃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背拘以井田立乘之制故凡論節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惑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衝軸衝之陣名配

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强而合之其可得乎

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



張燁續編天地風雲衡軸衝分配八陣奇正法　大將軍總車一百二十五乘每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乃百卒三長之將左持弓右持戟中御車車後二十五人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正兵九千人奇兵馬軍三百七十五人樵爨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每百人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馬軍三人樵爨二十五人爲二隊以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分之於中軍八陣遊兵之用此風

后之兵法諸葛武靈王善推演之故於魚復江湍流之處壘石成陣四面縱橫皆八八六十四隊後列游兵二十四隊每水泛他巨石隨波去惟此石巍然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今之將帥酌古法而行巳方畧其可忽諸　初鼓前奇副將及左牙副將各列左八風雲八天衝之陣於左後奇副將及右牙副將各列右八風雲八天衝之陣於右四奇將列天地前後衝四地軸之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列八卦六

十四隊之陣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咸備大將令四奇之都虞候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　再鼓前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以領前左中一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四風

雲前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右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左以領前右中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右以領前右外四風雲四隊前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左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後之左以

領左外風雲四隊後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以領後左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後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風雲四隊後右中

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陣後遊兵二十四隊車一十二乘步卒馬軍樵爨二千二百人餘車一乘百人三馬軍增先鋒哨望敵勢之用前後左右牙將及四奇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二十人八正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三十二人又餘七十二人每陣二後軍增一人各選其精健勇銳者為夜不收陰察敵情之用　三鼓奇正就列游兵環後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

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以萬二千五百人錯綜於中軍八陣游兵之用故隊有鈎連蟠曲之形陣有四奇八正之勢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角左爪後奇當後軍右牙古制田賦出兵五人為伍十五人為隊八隊為陣一十九陣為營若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則中軍游兵一十一陣八十八隊依古制用四千四百人外營八陣六十四隊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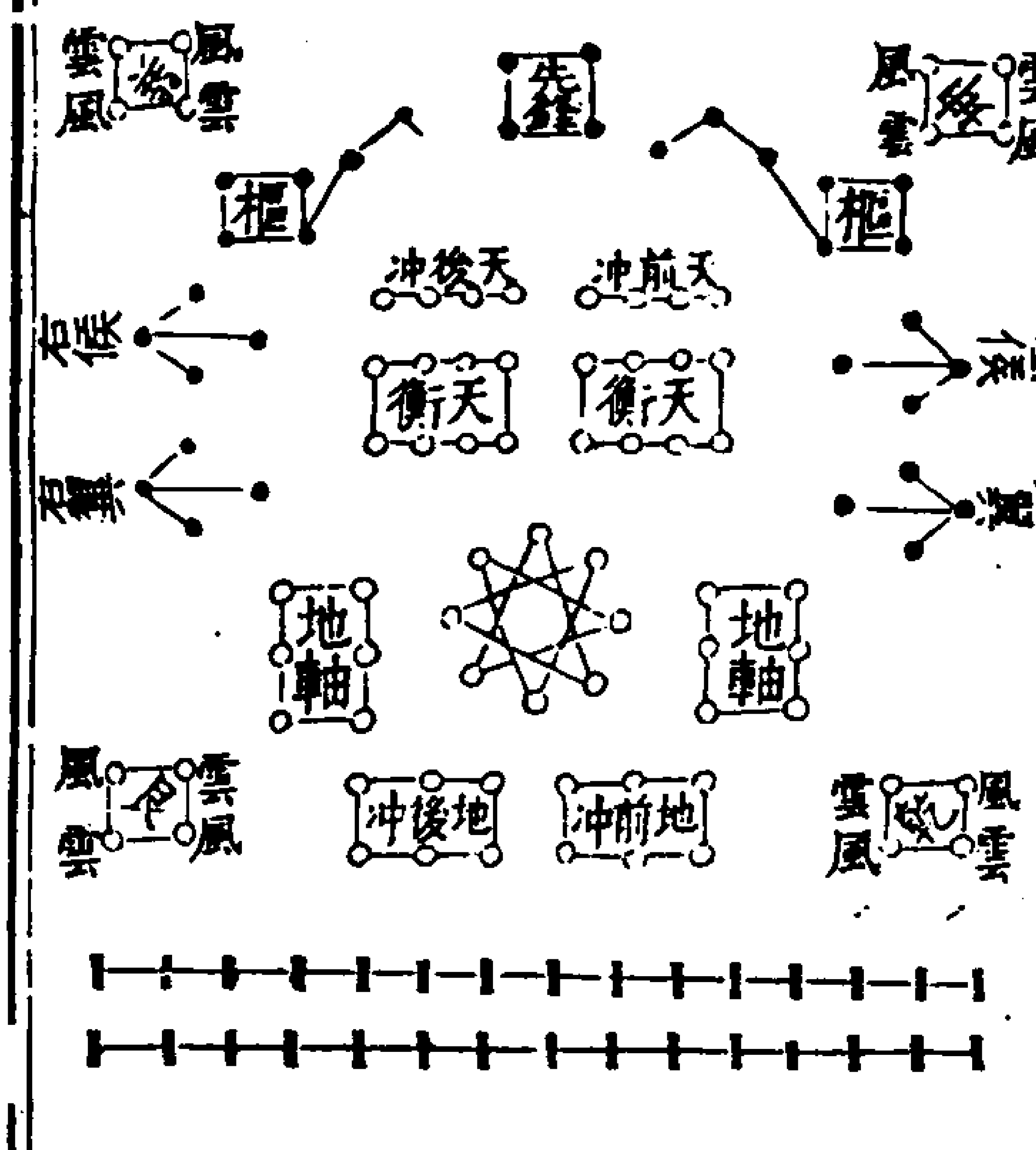
千一百人每陣千人餘每隊一百二十五人餘則一陣容二陣四隊一隊容二隊五伍若二軍則二萬五千人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皆布之於一十九陣一百五十二隊之中所謂陣間容陣隊中容隊以弱爲强以寡爲衆者也三伐五伐不過五步乃止而齊居各視奇之所止各視奇之所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奇常居先正常居後大將號令於三奇三奇傳令於八正

開門闔門隨臂指揮其機之握在將一人

諸葛亮當頭陣辯

太乙統宗寳鑑當頭陣圖一首張㷦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跡皆已泯滅無傳張㷦用出巳意以六十四陣兩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衡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游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辯之盖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㷦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衡地軸各以重兵居内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辯以廢之將何以爲戡亂之法耶

諸葛亮當頭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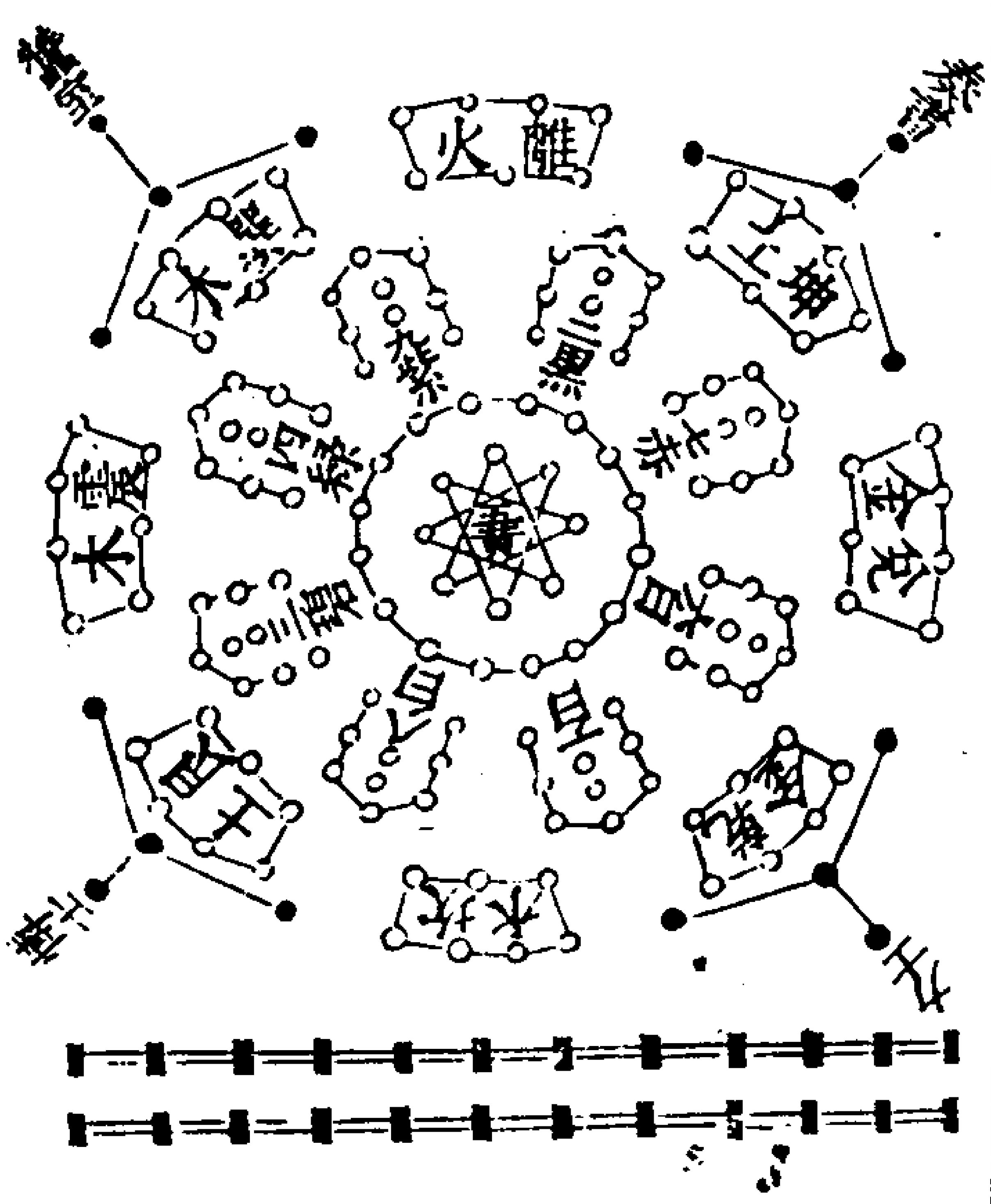
諸葛亮以八陣變為三才陣乃牟彌當頭陣法計二十二陣（天衡二陣天衡二陣地軸二陣地冲二陣風雲四陣先鋒一陣斗樞二陣翼候四陣中軍一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計一百二十八隊（一萬三千八百人分為一百二十八陣各一百人為一陣也）步卒九十六隊馬軍三十二隊（步兵天衡十六隊天冲八隊地軸十二隊地冲十二隊風八隊雲八隊中軍三十二隊騎兵先鋒四隊斗樞七隊翼候八隊遊兵十二隊餘一隊雜用○步兵每隊一百人騎兵每隊五十人獨先鋒每隊騎兵一百人）先鋒八卦（八卦即風雲）為正斗樞翼候為奇

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為二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為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為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為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為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為舖為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蓋逈書所載九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蠶室奏書博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為滿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

營陣本同一法下營尤以簡便為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即為營營一分即為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即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决不為此也

諸葛亮八陣下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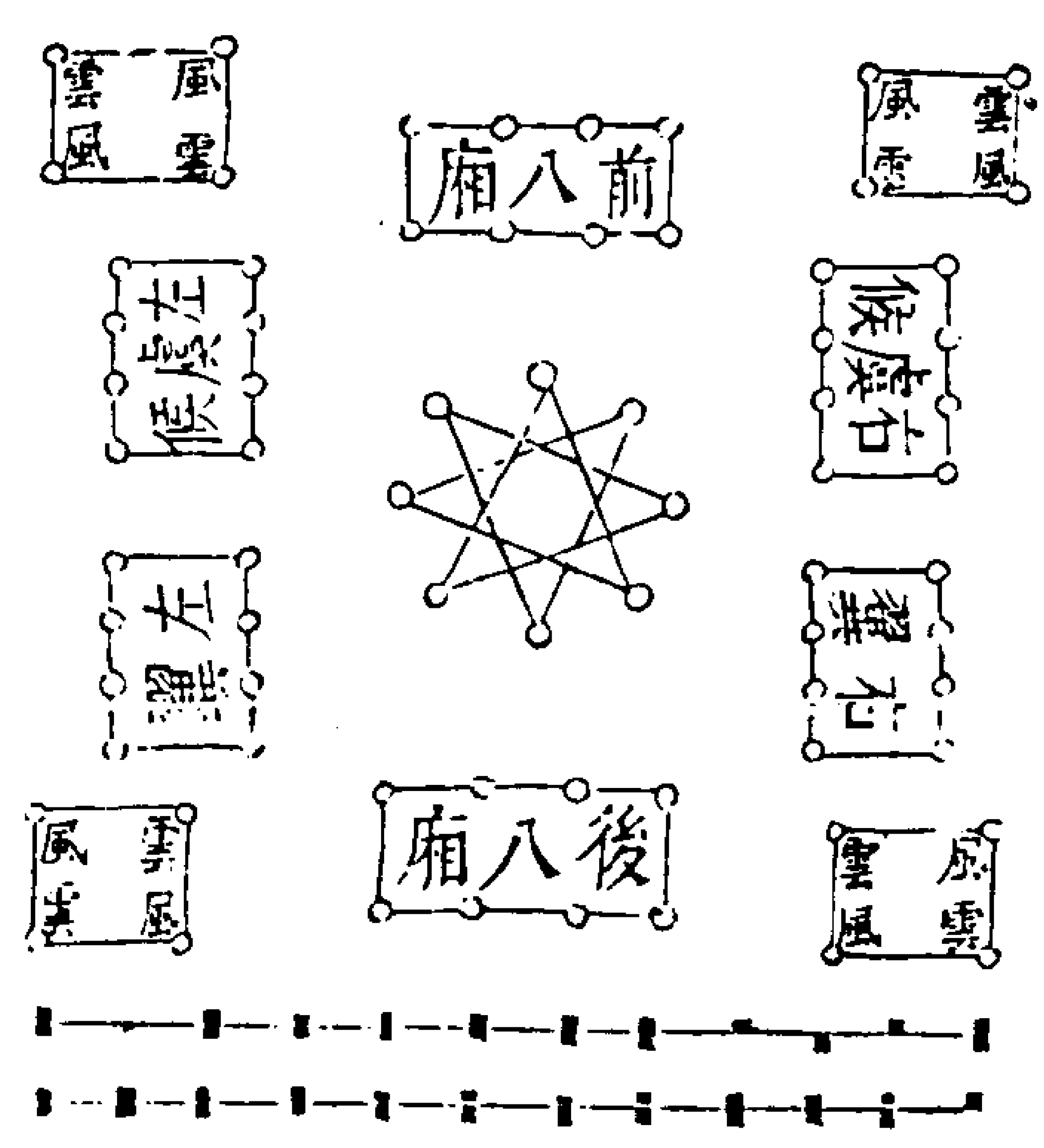


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碁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八卦四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紫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二五行八宮六十四隊騎兵四隅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九宮五星爲正八卦後遊爲奇

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遶於後非特爲殿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衝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八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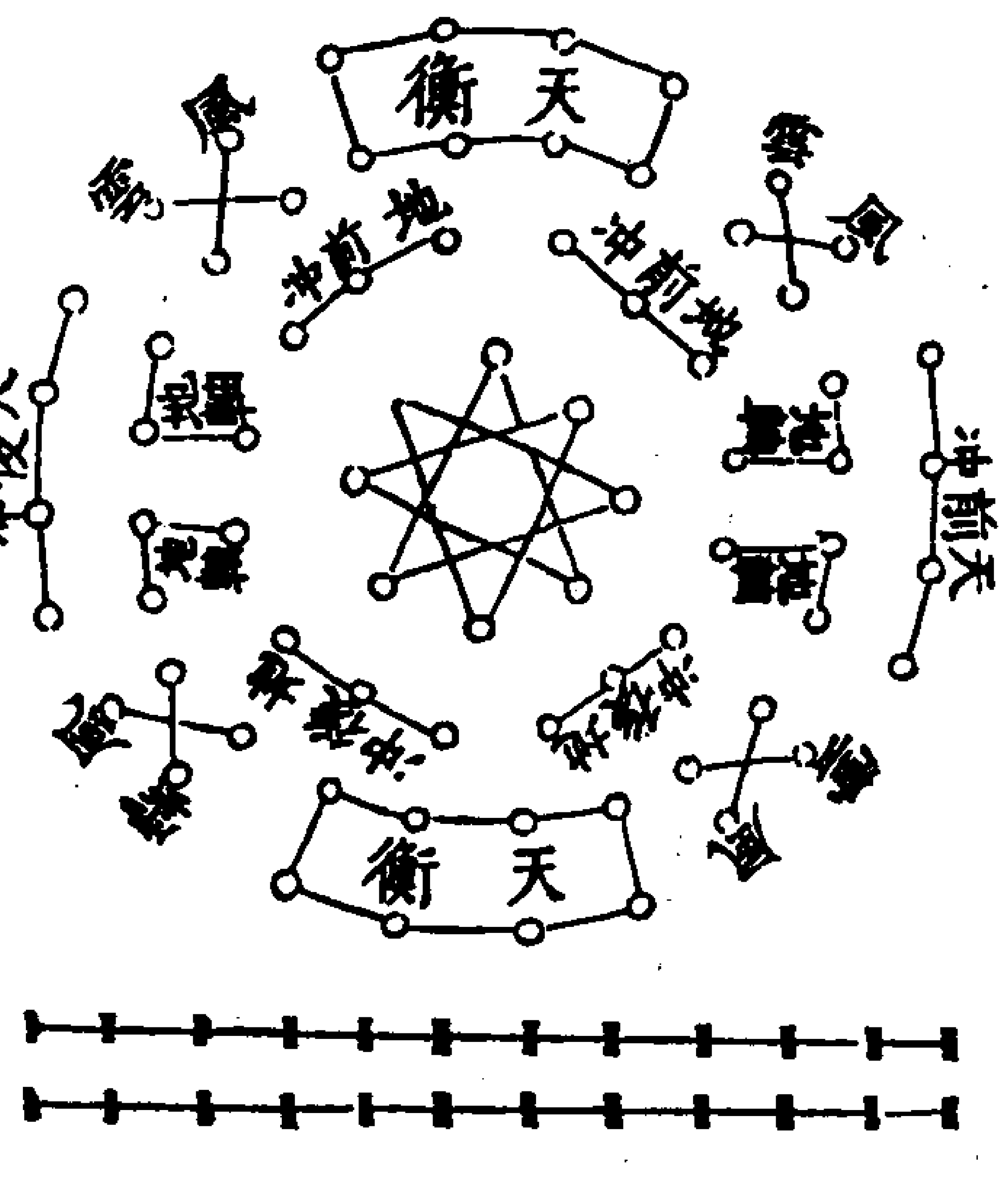
此陣孔明所變者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十三隊中軍一陣前廂一陣後廂一陣前風雲二陣後風雲二陣後遊兵二陣八十八隊中軍十六隊前後廂十六隊前後風雲十六隊左右翼十六隊遊兵二十四隊

馬隆偏箱車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馬隆偏箱車陣圖一首張𤍠之所演也晉馬隆討凉州叛羌募兵三千五百人西渡温水羌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轉戰千里卒以滅賊後因有馬隆八陣圖賛行于世張𤍠演爲陣圖前後爲兩箱內外俱圓何辯之蓋馬隆以車結陣而行造車扁其車箱箱之上加鹿角木屋以自衛路險兵少專用正兵故也李靖欲請兵三萬以征高麗太宗問之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太宗曰馬隆討凉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信乎正兵古人所重李靖曰臣西討突厥行數千里

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偏箱鹿角用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禦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深矣張𤍠不知出處編爲二箱揣度謬矣殊不知扁讀爲偏者世俗之悞也古握奇經文不過六十字檃括無遺及范蠡樂毅韓信註疏經與傳相雜公孫弘不能釐正更增字以發明之遂不可曉訛傳孔明之陣本於握奇者如此妄者僞爲握奇金鼓旗幟之數爲續圖或假名馬隆八陣圖賛皆不足爲據者也李靖曰俗傳握奇經但得其粗何張𤍠信之之過而至於成癖耶

馬隆扁箱車陣



此陣世以爲馬隆變也馬隆推演孔明八陣爲偏箱鹿角圓陣九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千二爲奇

風后握奇經 此俗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二隊天句起增字發明之耳句止經傳錯雜自角音五句起師技正見金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內篇今不復載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革音五一誓兵二結陣三行四鬬五急鬬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黃下青八地後冲上黃下赤二華二金爲天三華三金爲地二華三金爲風二華二金爲雲四華三金爲龍三華四金爲虎四華五金爲鳥五華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華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蕪風在地爲蕪雲在龍爲蕪鳥在虎爲蕪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

鞞音不止者師不整金華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金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衝八隊天前後冲八隊風三十二隊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爲虎翼天地後冲爲飛龍風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游兵以掎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 公孫弘曰此爲靜 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 公孫弘曰此爲動 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註釋天或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奇隊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皆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精多惑口訣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解處增字發明之耳

馬隆八陣圖贊 孔明之後有或撰握奇經及金鼓續圖指爲風后所

作陛之所
贊御此圖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
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
分苦均勞輪輙相稱嚴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兵在陣外
兵躲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
爲陣之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冲敵難當
其躲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萬物橈焉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鷹
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淮陰將三十萬自當項羽孔將軍左費將軍右漢王在後絳侯又在漢王後淮陰先行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敗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戰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陞譏魯公之不識也

翔鳥

鷙鳥將搏必先翺翔勢凌霄漢飛禽失藏
審之而下必有　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垓下之形
混混沌沌如環無端紛紛紜紜莫知所終

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
兩兩相當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游兵

游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挠盛
結陣趨地斷塗截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音有五革音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
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鞉鼓 音兆 兩傍有耳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
乍轟乍背或縱或横行伍錯雜整作鞉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警末收
麾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
闕一句 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爲將夕惕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
樂以身後苦以身先小子自私君子兩全
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
握之爲陣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
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
告來者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六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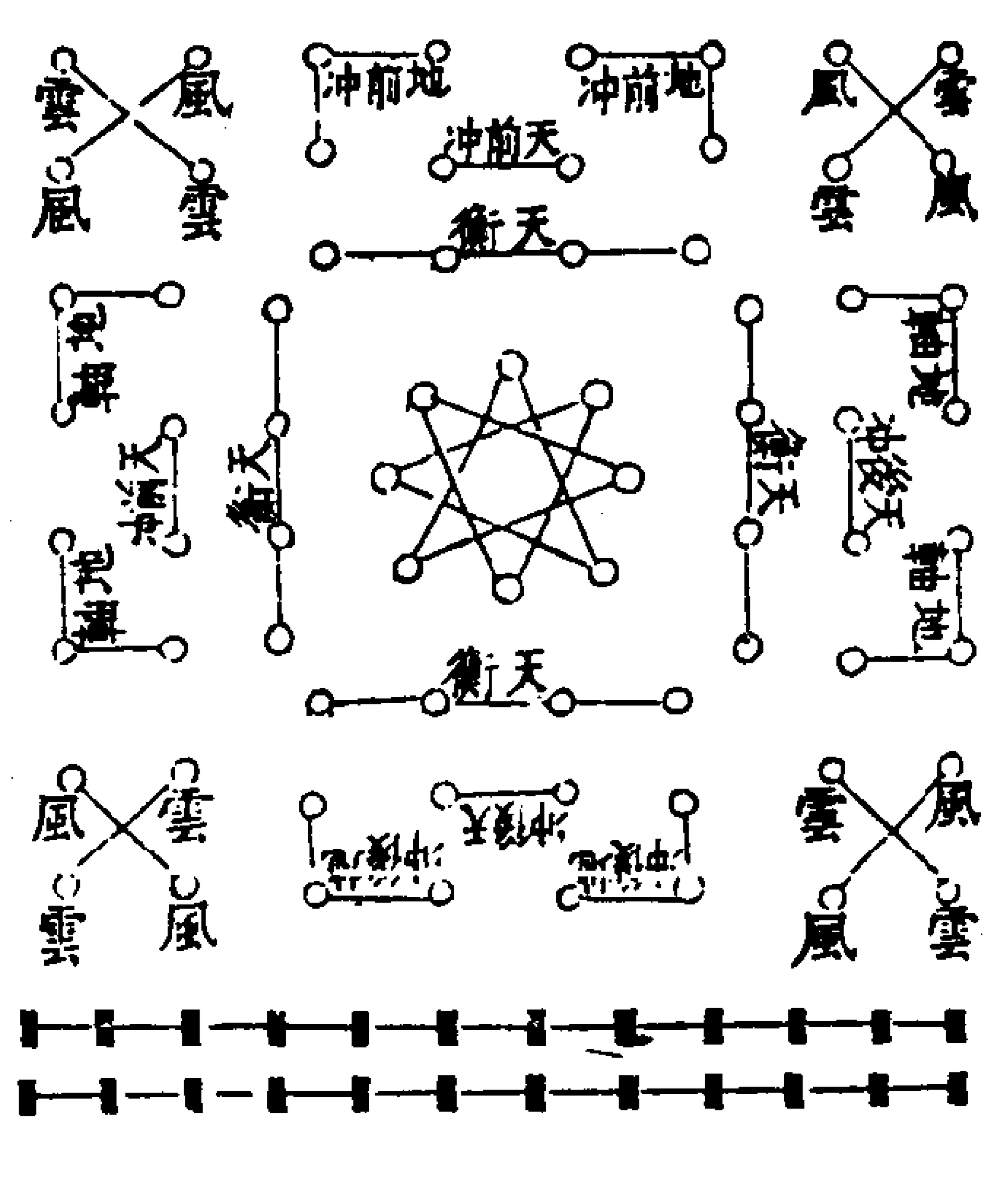
泉晉江後學虛舟趙本學編輯
同郡門人虛江俞大猷　校

李靖六花陣辯

太乙統宗寳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陣爲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爲圓以外營變直而爲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六出如花辨張煒之圖八陣具在但以地軸地冲轉居於外以天衝天衡轉居於内謂之六花何辯之盖兵之有陣猶棊之有畫路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計度量

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圓計其奇奇者徑一圍三之謂也六花中一廂前二廂後二廂左右一廂每一廂步騎相間而立成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後正觀敵何如再鼓之前正後奇其出以五十步爲節離而不絕卻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數是則外晝之方外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裴緒李筌五行生尅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馬軍在諸陣之後得之於左傳車戰之法先偏後伍是也其變化出入不與孔明八陣同所謂天衡地軸風雲龍虎鳥蛇之義不惟無其陣而且異其法張煒拘拘以地軸天衡内外轉移之末而求六花之理不亦迷且惑哉

李靖六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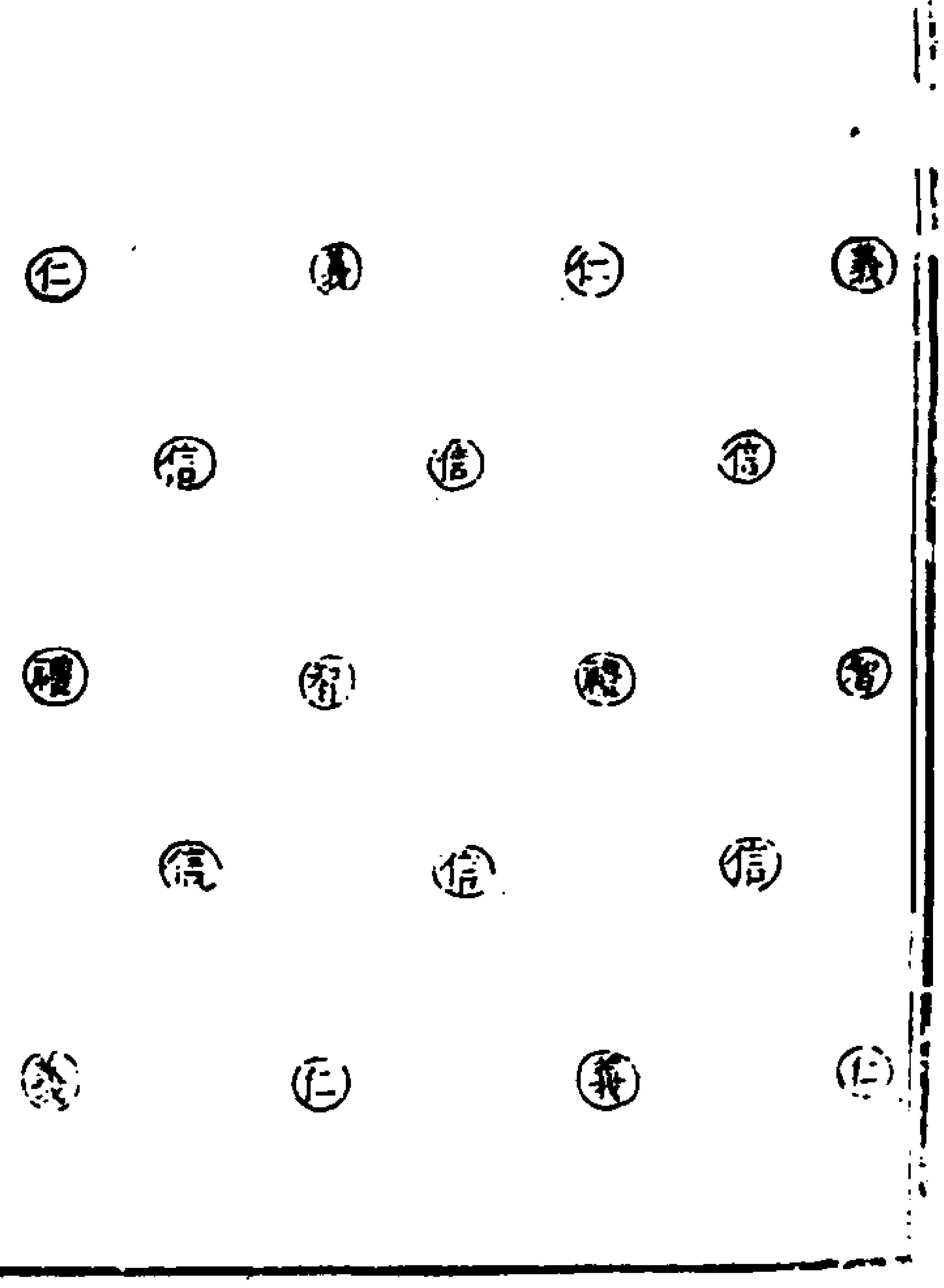
張燁曰此李衛公演八陣爲六花陣一十
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
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
隊爲奇

李靖五花陣變爲六花陣辯

雜兵書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者無名氏以前後
左右中五陣號爲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五花以一
十七陣交互爲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辯之蓋制軍
以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爲伍自一乘言之甲士
居中步卒分爲四隊居前後左右自一偏言之二

十五車也大而列之五偏爲一陣也然數起於五
而終於八然後奇正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
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
六陣李靖七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六軍每軍八
陣六陣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爲名李靖兵書未
有五花之陣之說也學兵不讀左傳不考衛公問
荅譬如棊無畫路一步不可行也爲此圖者妄指
爲六花陣蓋於左傳及問荅平生未嘗覩也行之
於世悞軍殺將不爲毒且烈哉

五花變爲六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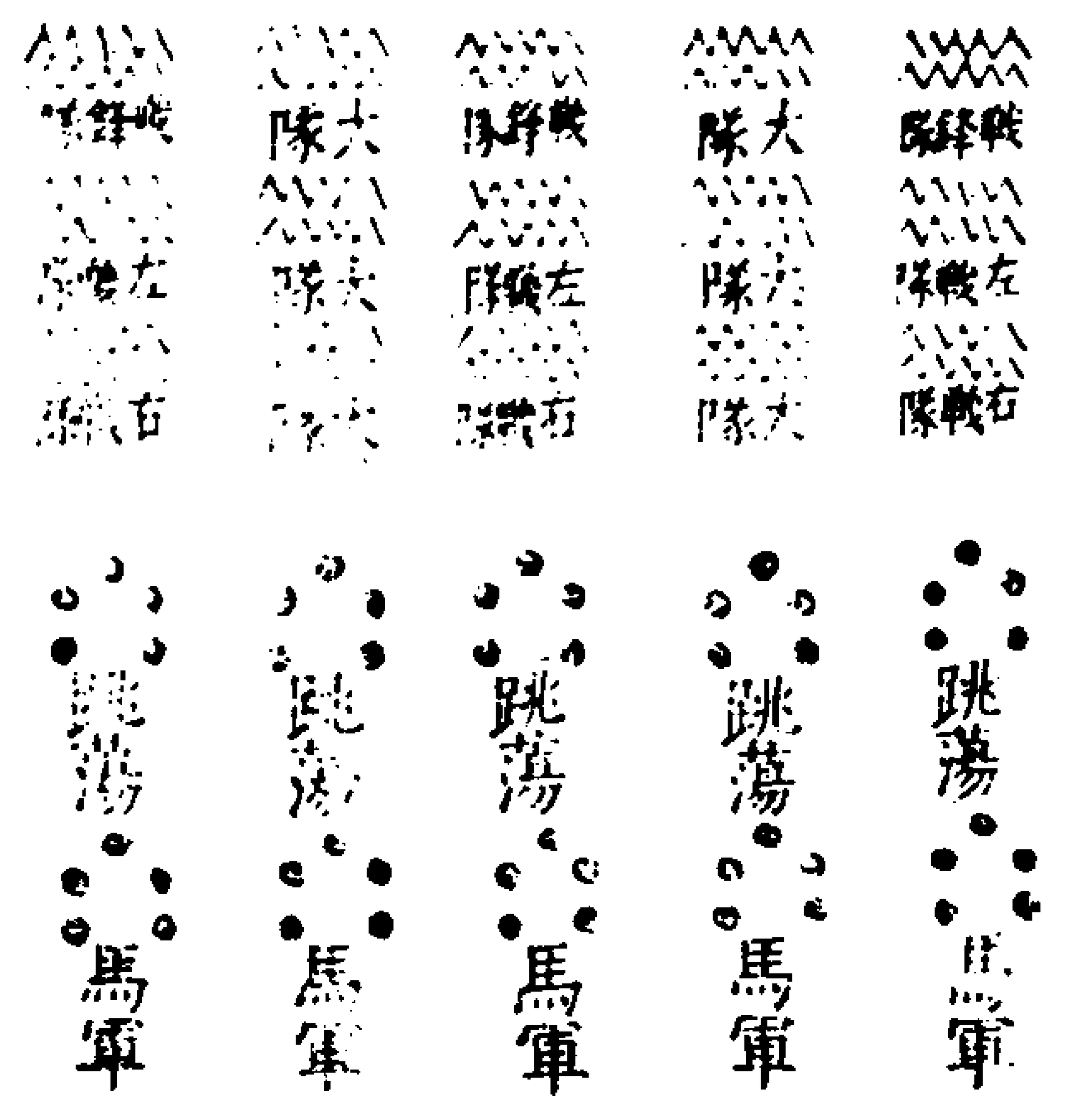


雜兵書　仁陣受敵義陣擊左禮陣擊右
信居大將智陣殿後義陣受敵智陣擊左
仁陣擊右信居大將出奇禮陣殿後禮陣
受敵仁陣擊左智陣擊右信陣出奇義陣
殿後智陣受敵禮陣擊左義陣擊右信陣
出奇仁陣殿後此五花之變也仁體東方
木用青旗義體西方金用白旗禮體南方
火用赤旗智體北方水用黑旗信體中方
土用黄旗此五方五花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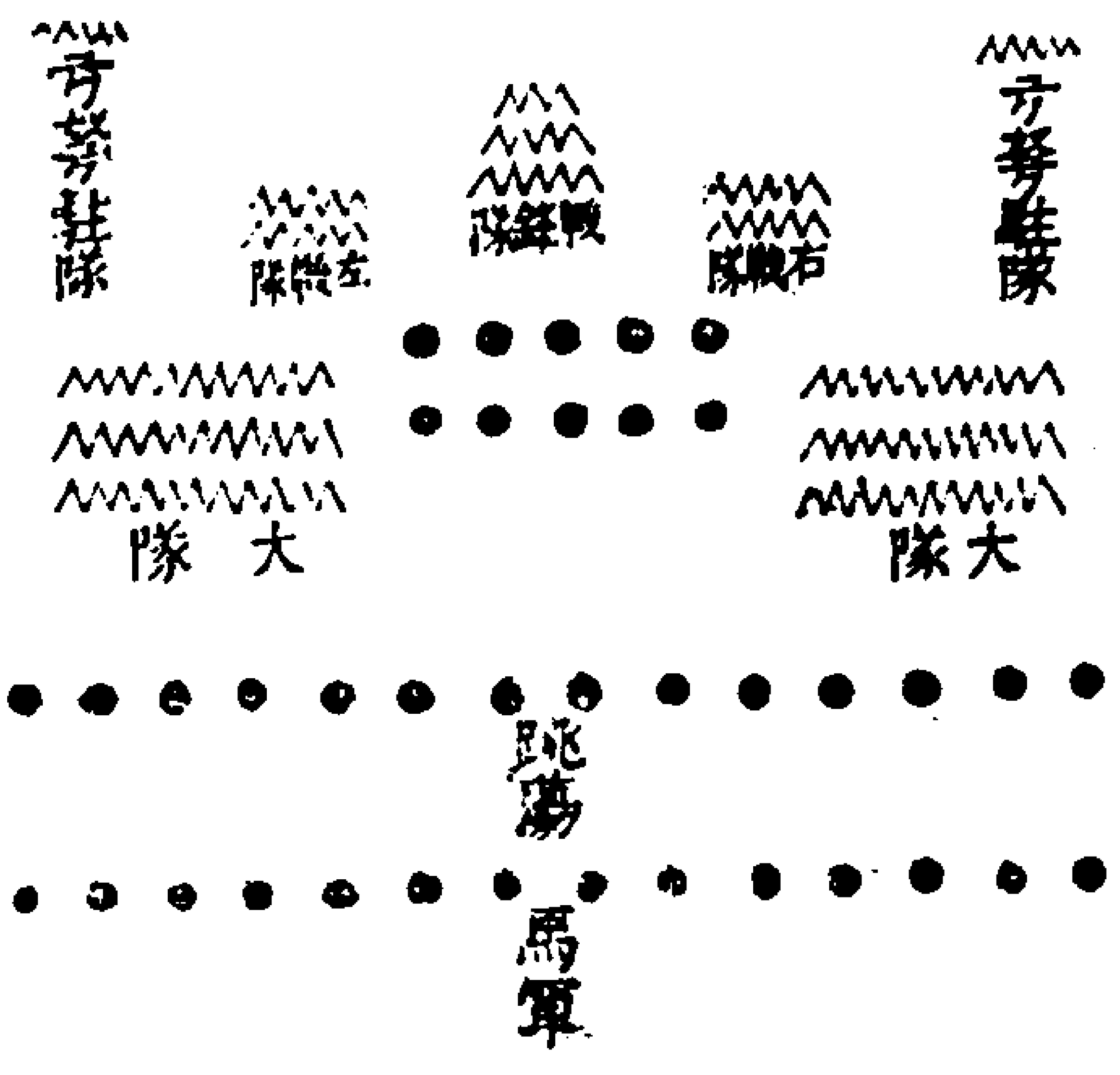
宋神宗皇帝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眞宗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鋭車輪取其圓罘罝取其包絡鴈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辯之盖黄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而置四將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決無善政也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或曰孰與平戎常陣爲優劣耶曰陣起於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陣雖知五軍而布其所失過於固守法於進取均爲敗陣惟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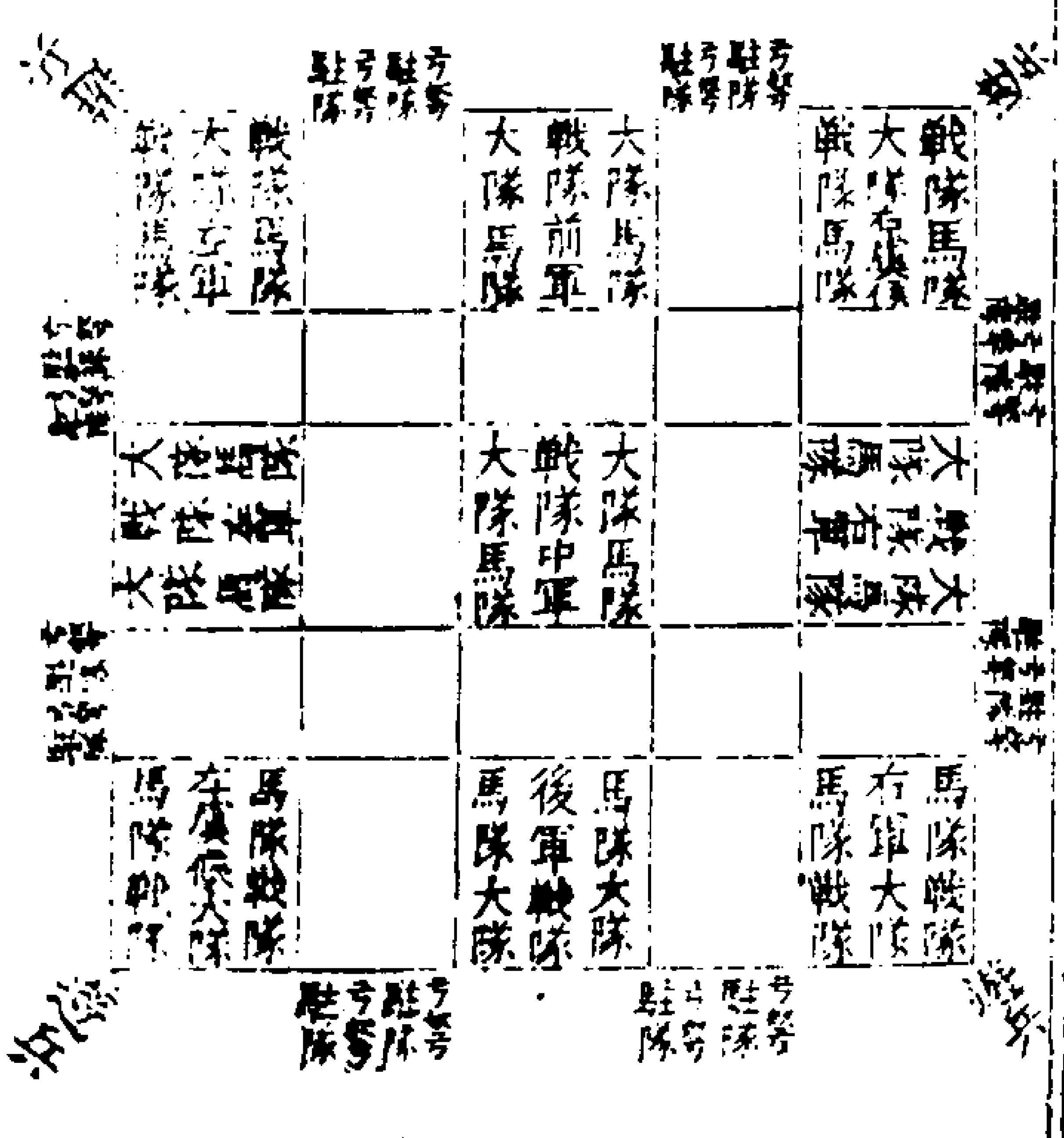
宋一軍布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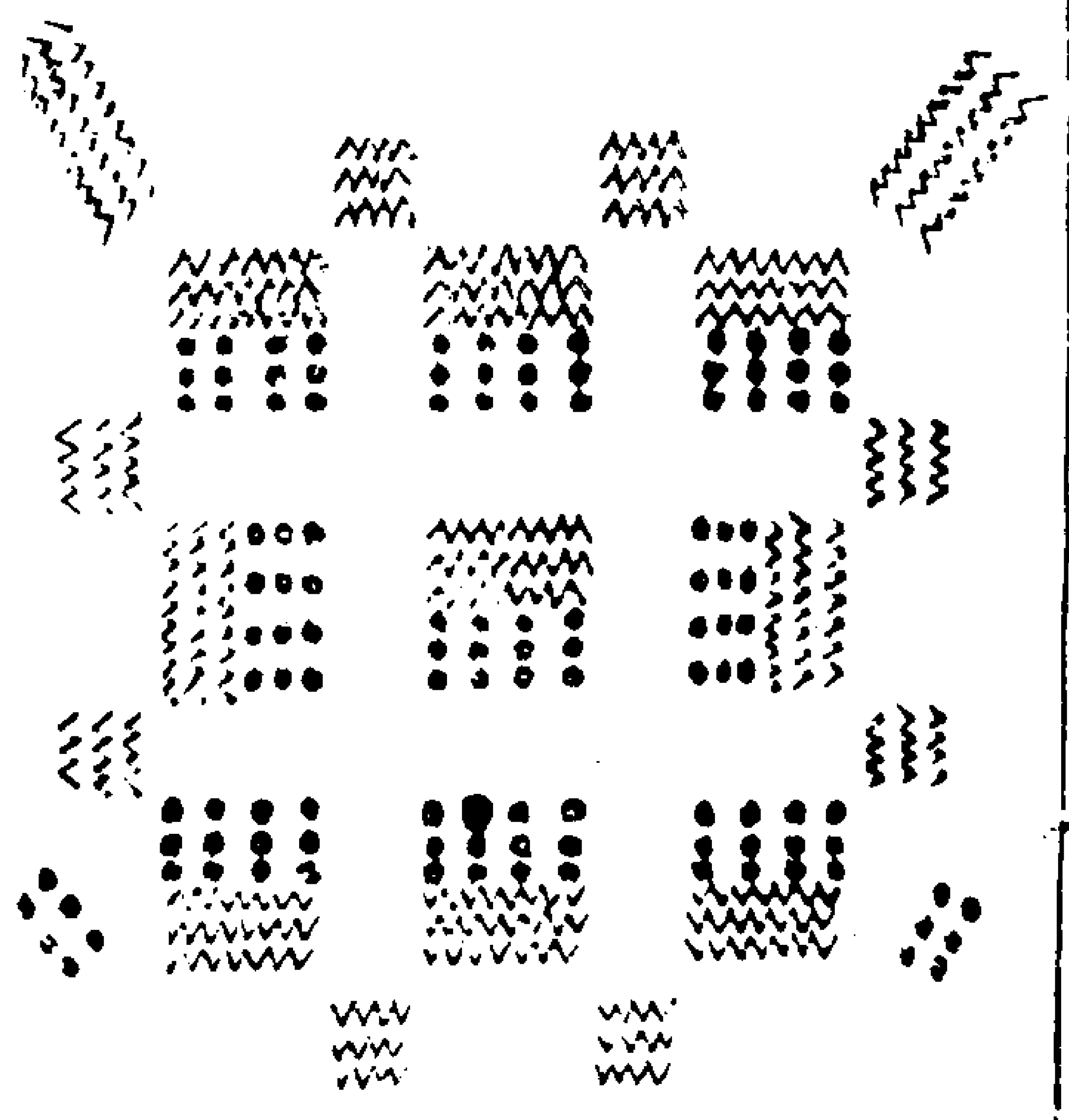
宋陣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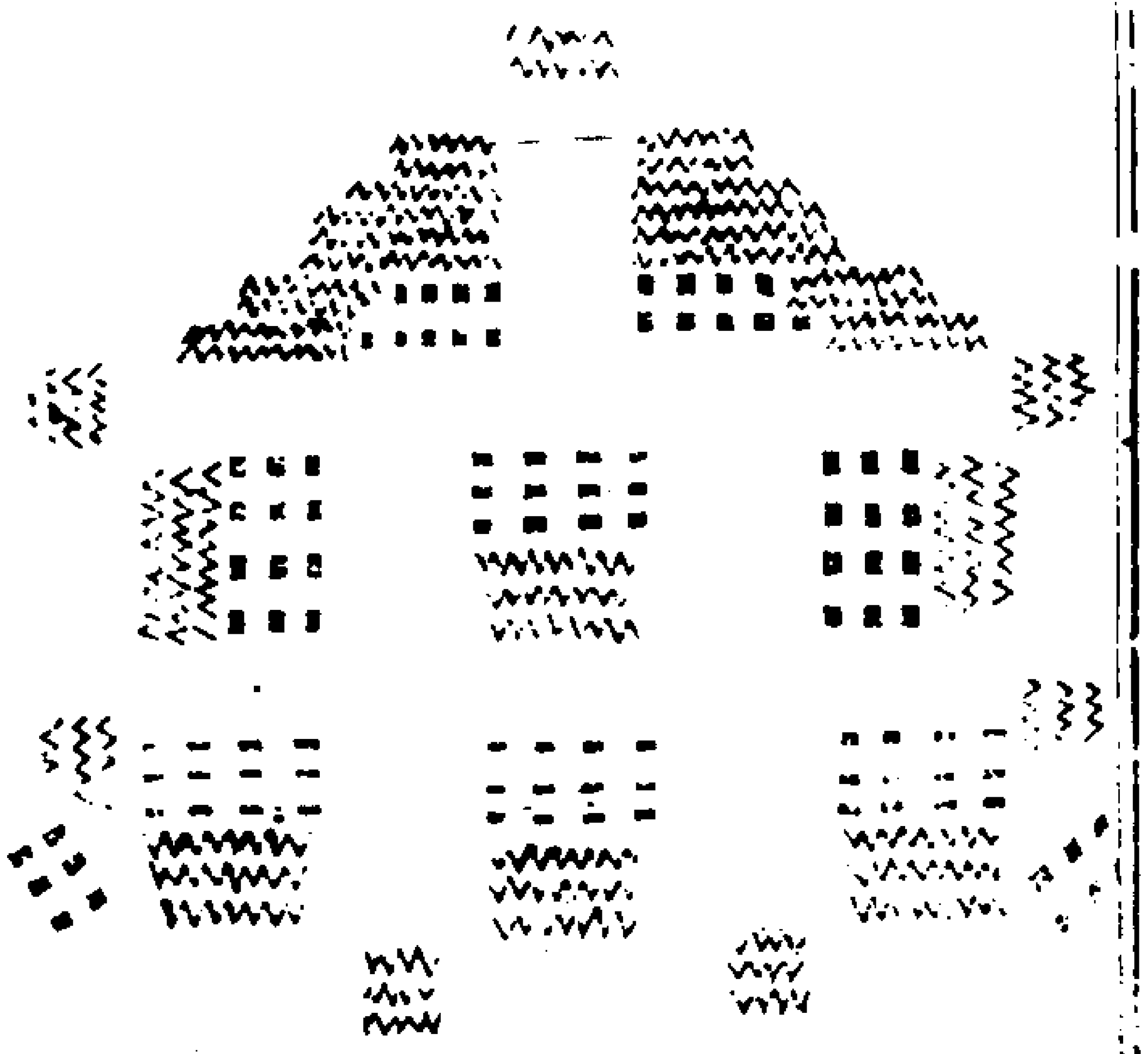
宋大軍布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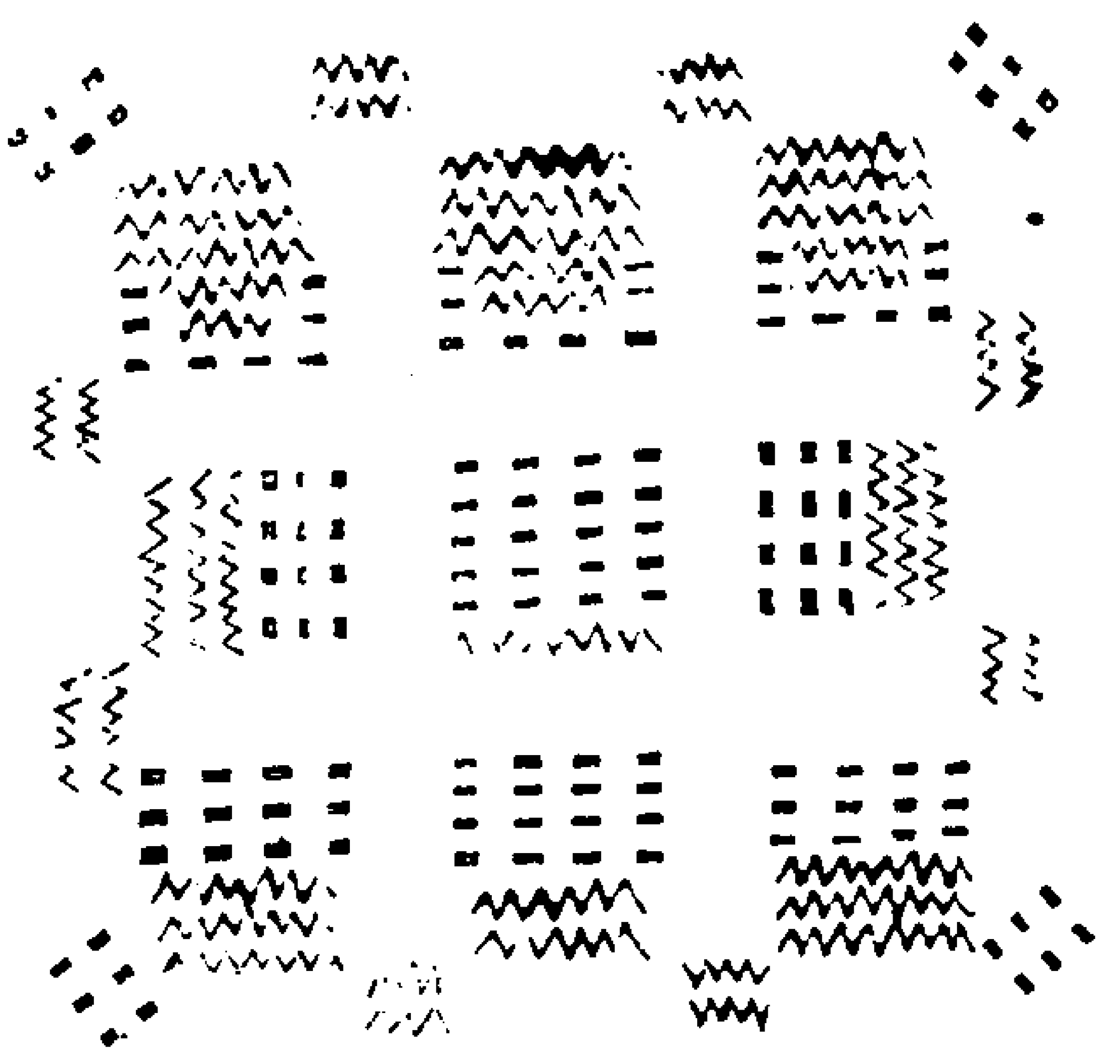
宋牝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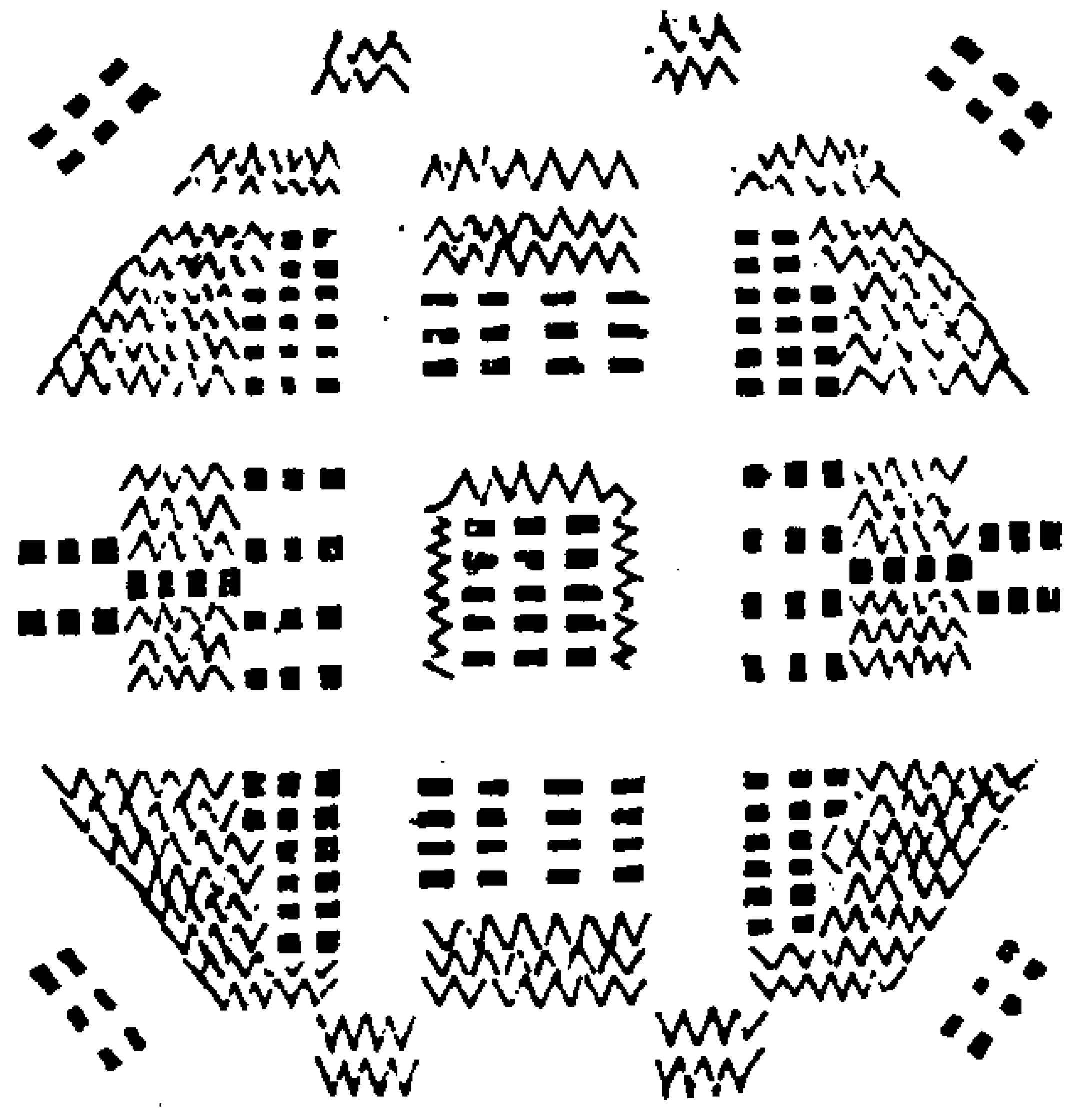
宋牡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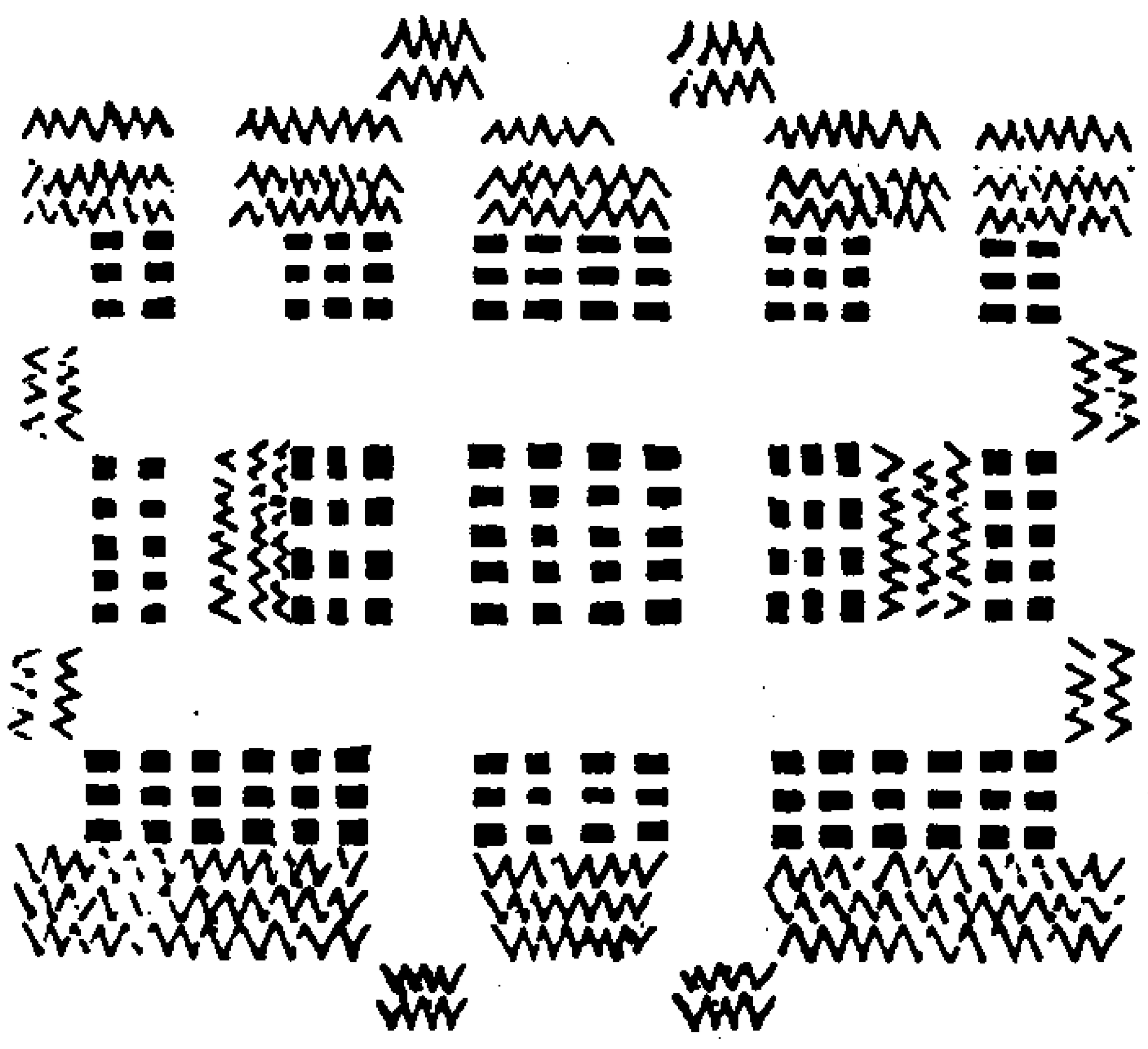
宋衝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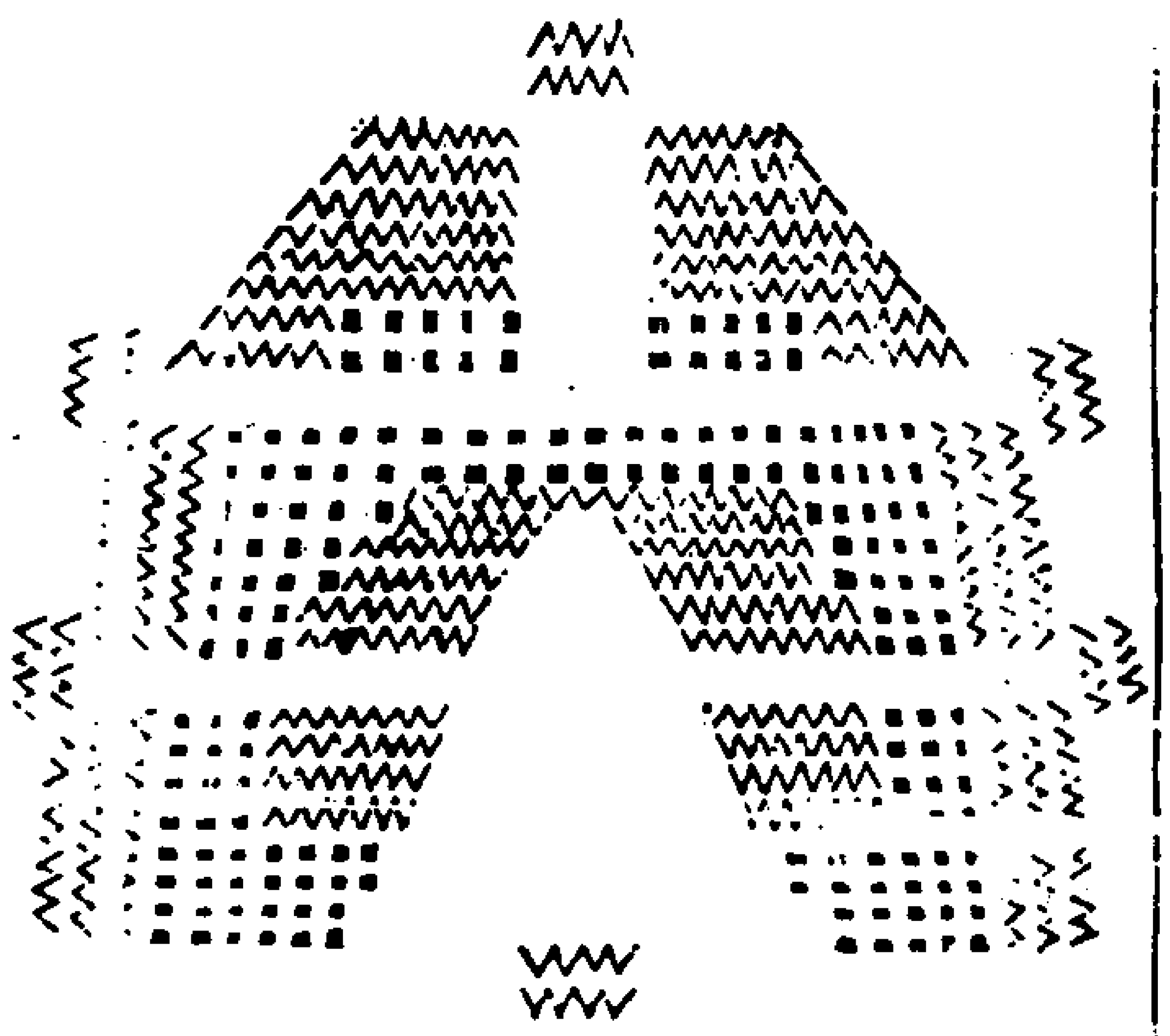
宋車輪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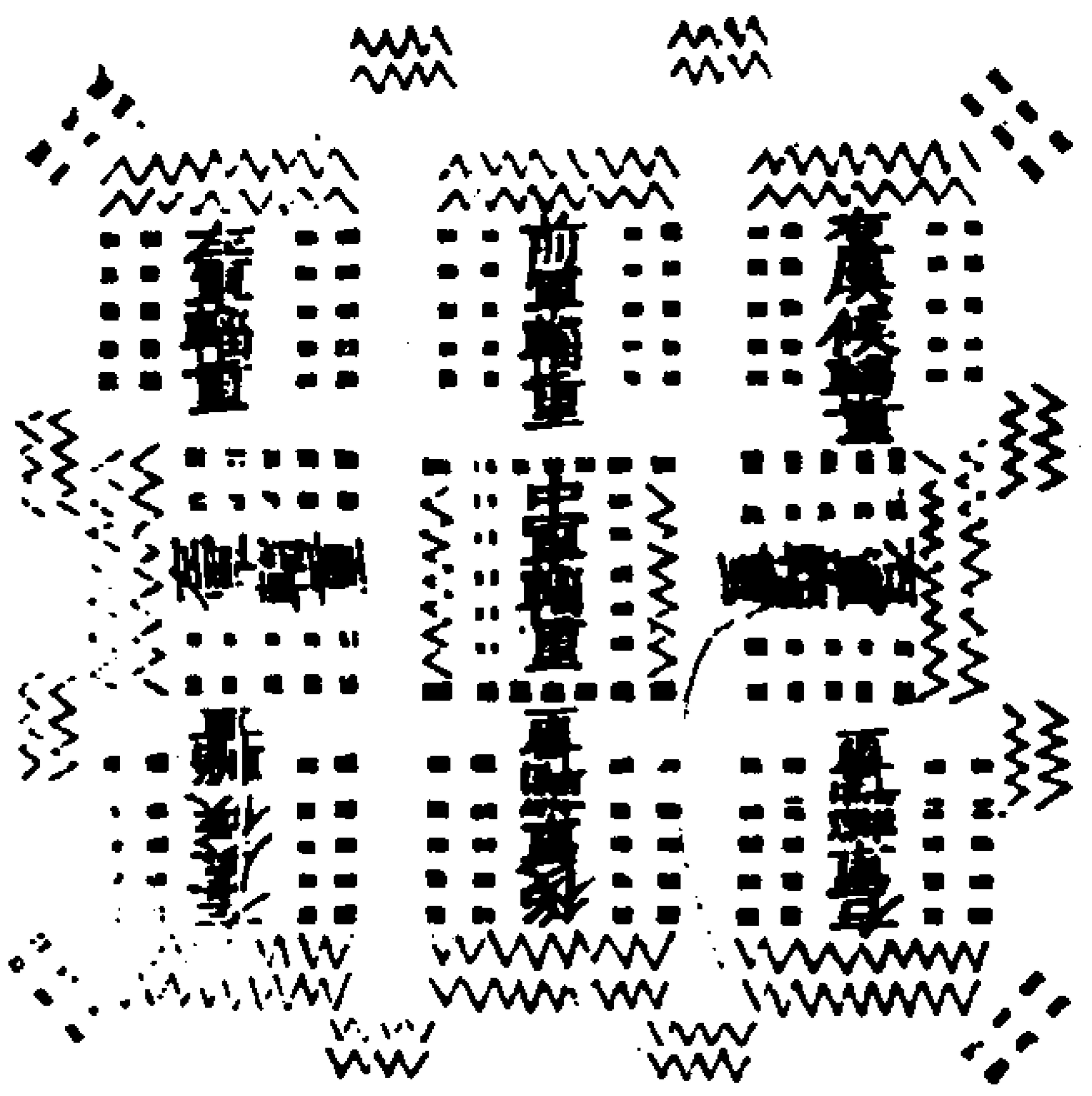
宋罘罝陣



宋鴈行陣



宋容輜重方陣



武經總要宋神宗新陣法元豐七年序 八陣者本裴緒新令方圓牝牡衝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名也今均李靖陣用一萬四千爲之馬步軍各以五十人爲一隊計二百八十隊步軍二百隊馬軍八十隊分爲中軍左右虞候左右前後七軍凡布陣一卒占地二步一馬縱横二步陣中每十人爲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陣有八門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

其中兩頭俱至者也其駐隊者卽今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跳蕩奇兵者卽今之陣內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者卽今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卽今之左肋右肋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卽今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巧立其名故學者惑而難曉每出戰則馬卒迭用更戰更息循環無窮戰鋒隊出則犄角陣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鴈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兵之機要則出不意掩無備欲圖西北先擊東南覩彼虛實衝其腹心可以決勝矣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

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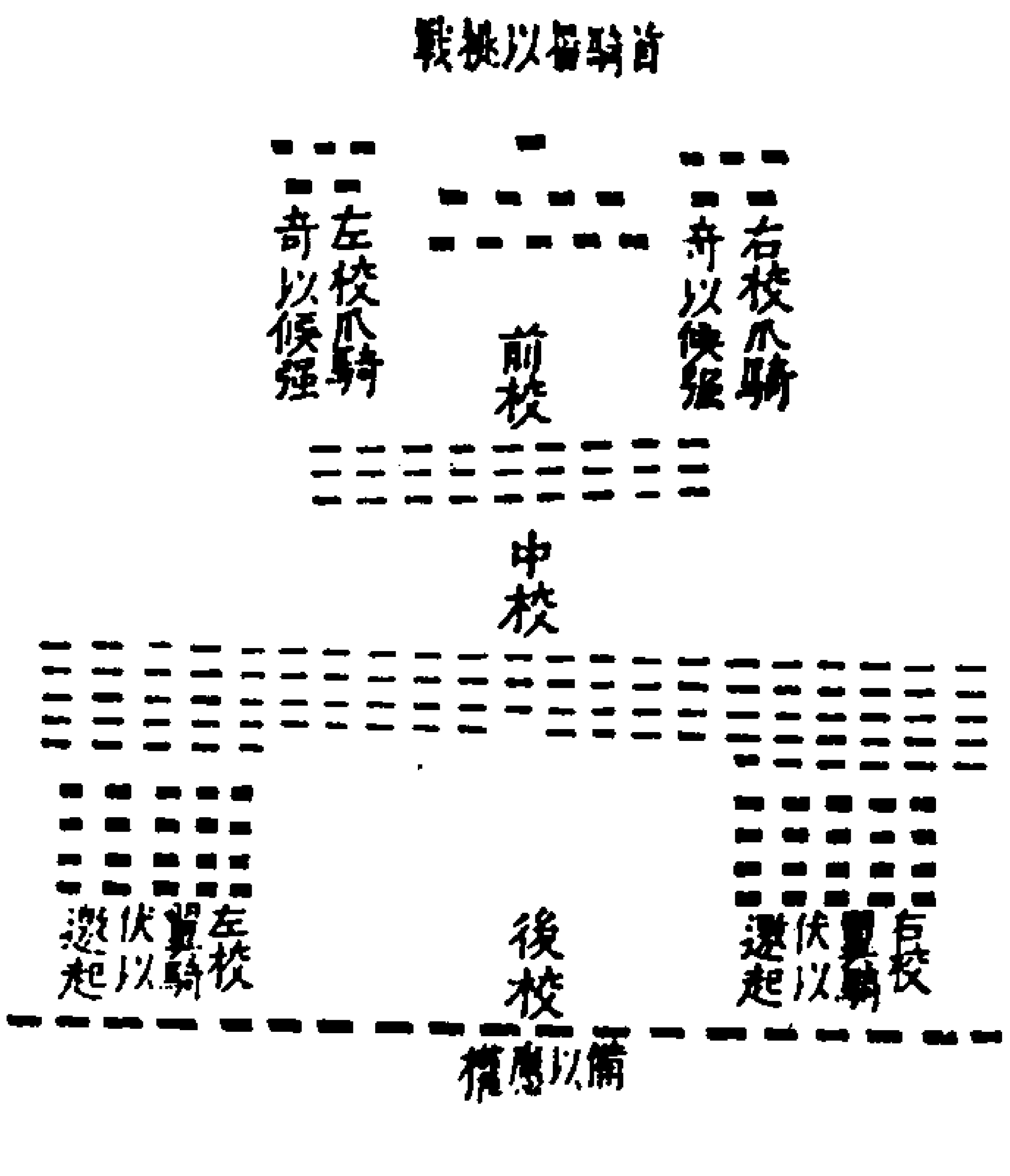
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各實與右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常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朕採古之

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也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元四陣圖辯

虎鈐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為步為正三為騎為奇曰飛鶚者搏擊勢重霞者氤氲勢長虹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遍相變化以為法何辯之盖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為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止整而不亂寡可以為衆弱可以為强茲洞四陣皆以一面為勢中校平列一字為中軍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為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斷而為二為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為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為繆戾夫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一弊流源千萬載而不悟至於如此也耶

飛鶚陣



許洞飛鶚陣步騎部隊分布之法

前校首陣一十步合成五十騎

第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六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

第二陣四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二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三陣同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後校尾兵一陣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爪騎二陣五部合二千二百騎

右校同

第一陣三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第二陣二部長一百八十步

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合一萬騎

右校翼騎同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前校首騎三陣之中二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共厚三百四十步）

前校項兵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一百七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爪騎之中一虛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爪騎亦如之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翼騎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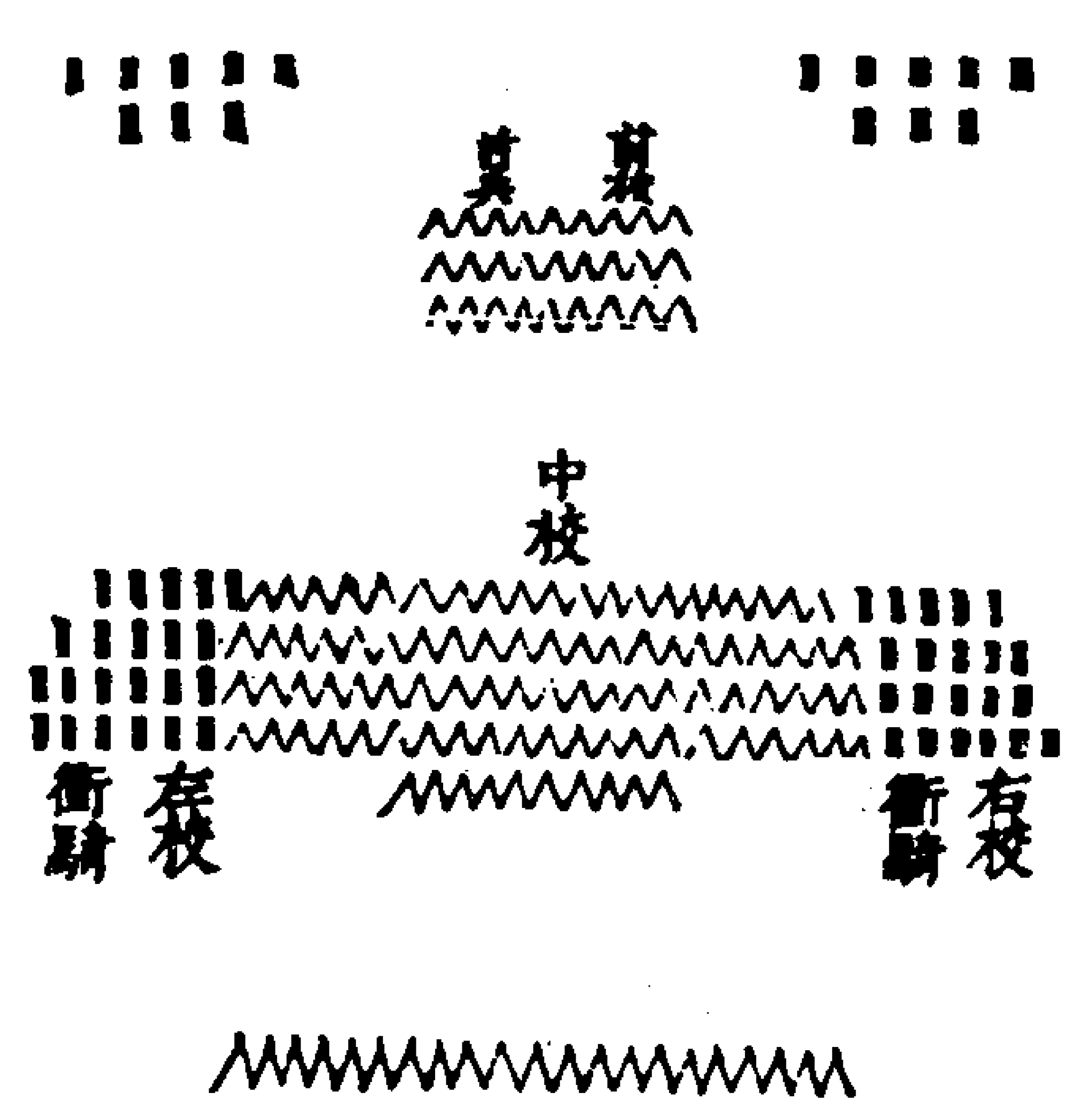
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

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

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內共厚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七百六十步　左右校爪騎所占地亦如之　左右校翼騎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一百四十步計二百八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



長虹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三陣亦如之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一十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四千騎

右校衝騎同

第一陣五部左右各低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十步

第二陣三部左右同前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左校騎四陣騎兵二十二部合一萬一千騎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十百步

第二陣同

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

第四陣同三陣

右校騎四陣與左校同

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在內都厚一百七十步

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二百六步

中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同

左校四陣之中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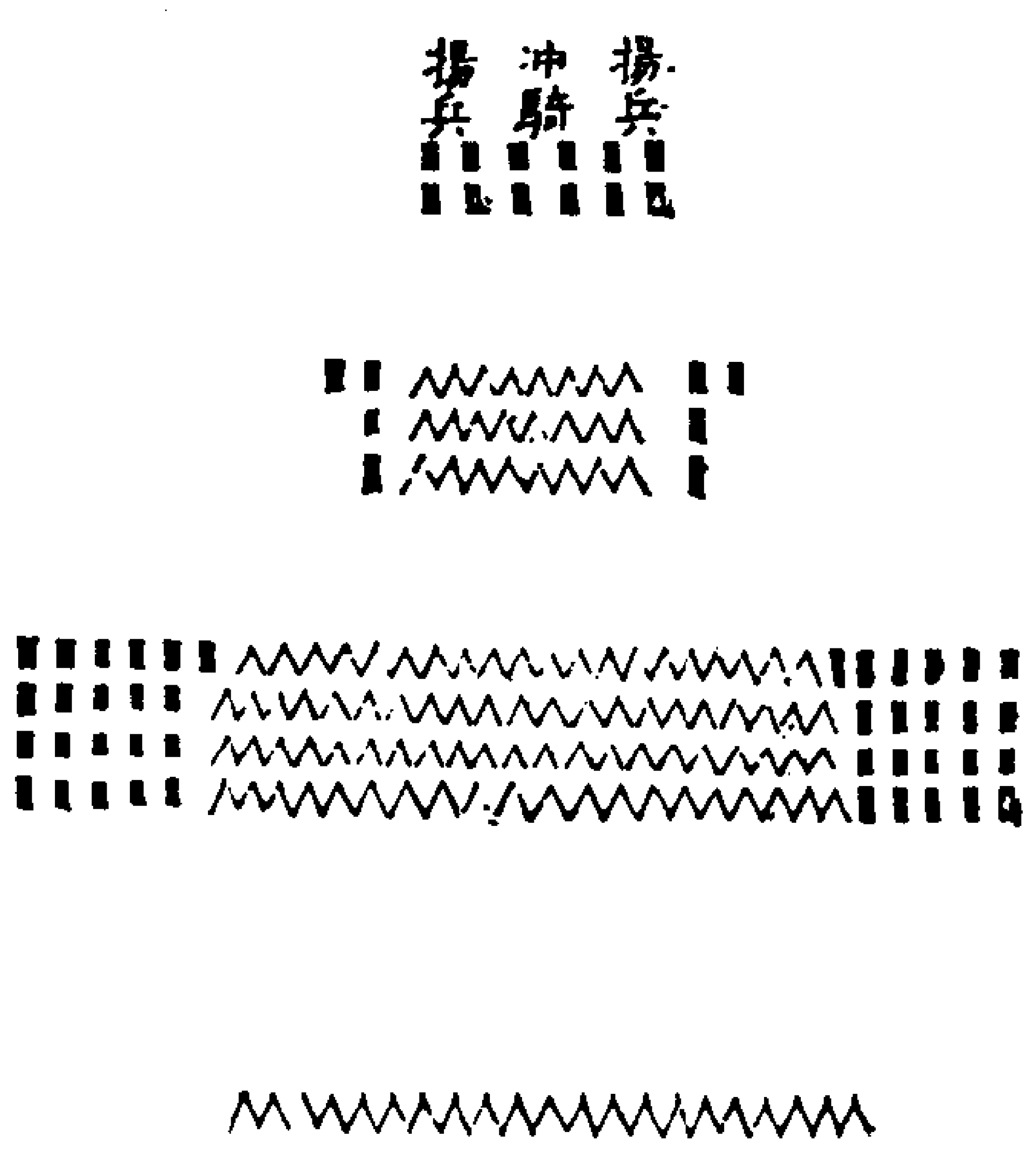
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　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　自前校之首至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計七百八十步

自左校衝騎之首至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六步

右校衝騎首至末同　右左校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百步

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校處各一部為準外角高中校六十步左右校第三第四陣皆掩一部在中校總成一大陣彎長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六十步

重霞陣



重霞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首校衝騎二陣一十二部六千騎

第一陣六部左右各低一隊（每部五百騎占地橫一百四十步六部共占地長八百四十步）

第二陣同

前校步兵四陣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合二萬一千五百人）

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一步部占一十七步步騎計一十三部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

第二三陣步兵各九部騎兵左右各一部（共長九百一十步）

第四陣步兵八部長二里二十步

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

第二三四陣同

後校步兵一陣二十一部

左校騎兵四陣二十部

右校同

第一二三四陣各五部

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騎兵一部厚占地六十八步陣中虛亦六十八步步兵一部占地三十四步陣中虛亦三十四步）

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步騎兵虛六十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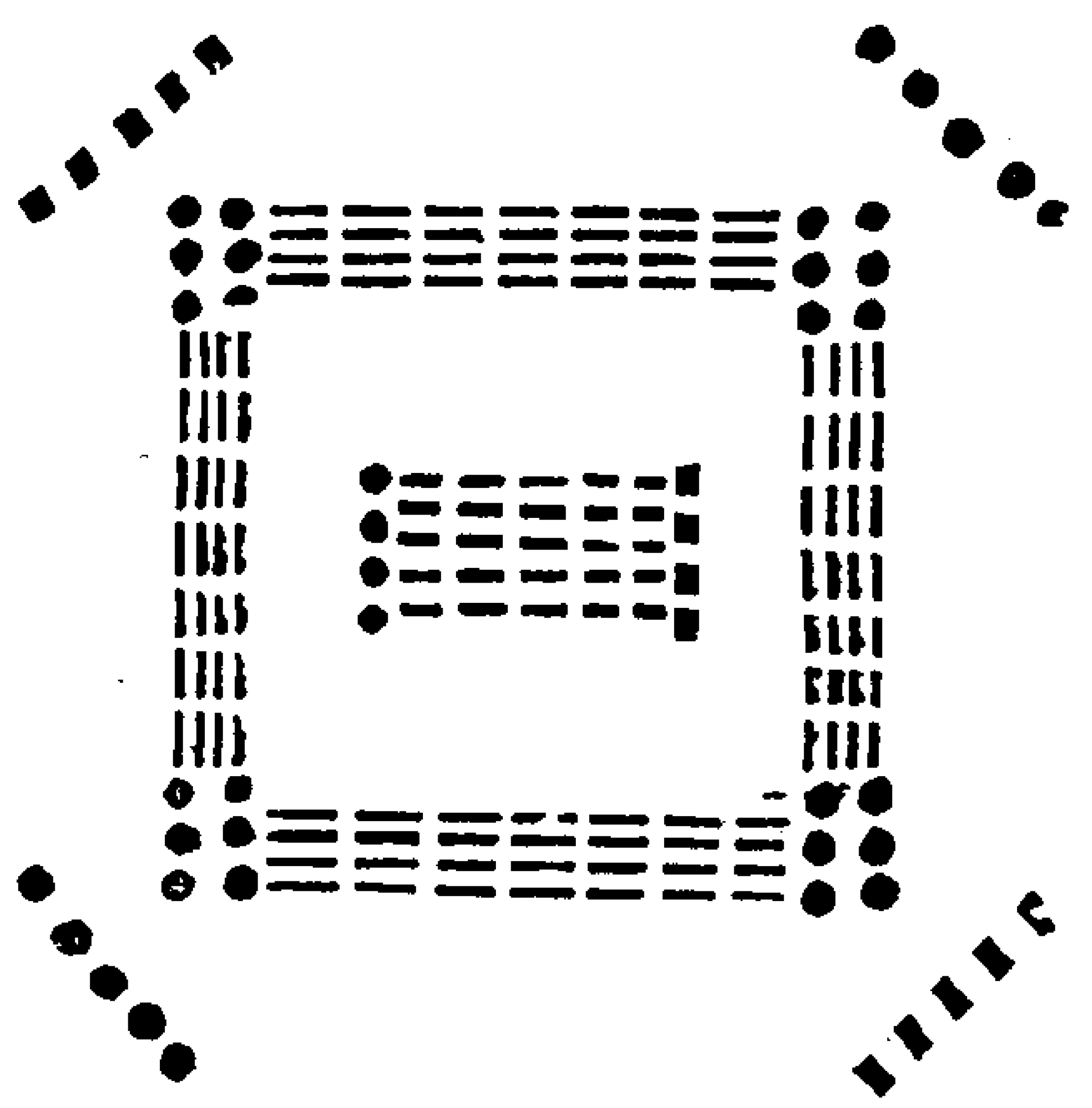
中校四陣之中厚薄與前校同

後校一部厚三十四步

前校之首至衝騎之末中校之首至前校之末後校之首至中校之末中間各虛二百步自衝騎之首至後校之末並虛在內共厚三里二十四步

左右校與中校齊頭各相去十步在內總
成一大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

八卦陣



八卦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衝騎四穗各五部各一部居中四部側居
於前後左右角二處相去二十步虛實參
長七百四十步居大陣前後掩左右去大
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薄之數四陣並同
法
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
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
第二陣步兵七部
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左右校後校並同前校
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步
騎二處相接各虛四步
第二陣步兵五部
第三陣與第一陣同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第六陣步兵三部
第七陣騎兵二部

中校不常其位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别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兩稍前指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四面並同）總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二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二里三百一十二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引兵四面但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輙動衝騎之進退又無令自相蹂踐我陣許洞四陣總論曰四陣圖者非古陣也切

見李筌纂集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别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决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疏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腸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之所定四陣者

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隼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之法逐部兵器卒以槍戟戈鋋居首隊而包以弓弩焉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以軒轅表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隊者二十五人

也一部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戰鬬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鶚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觜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爲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鶚以摶擊爲義故陣取觜爪之利焉重霞陣衝騎苟衝敵陣不動卽分兩穗退於左右校之前卽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輙進但於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卽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卽冲

騎退夫雲霞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冲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以冲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抱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横七隊爲首横七隊爲身横六隊爲尾每步兵一部横七十步厚三十四步首横七十步身亦如之尾横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并同騎兵毎一部横一百四十步厚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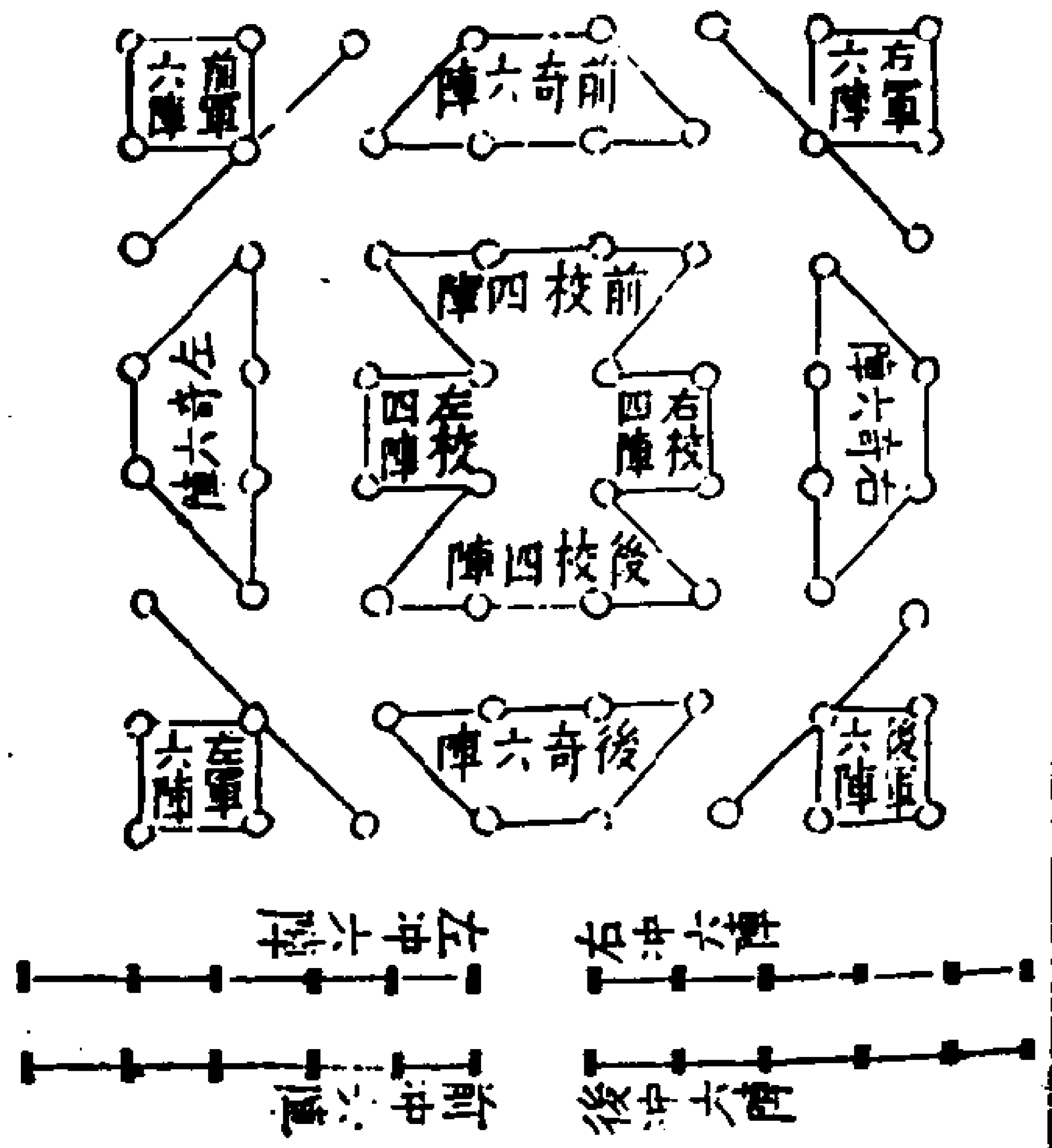
八步首横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亦如之尾横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尾亦如之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輙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合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鶚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卒應變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與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正謂此耶

論陣法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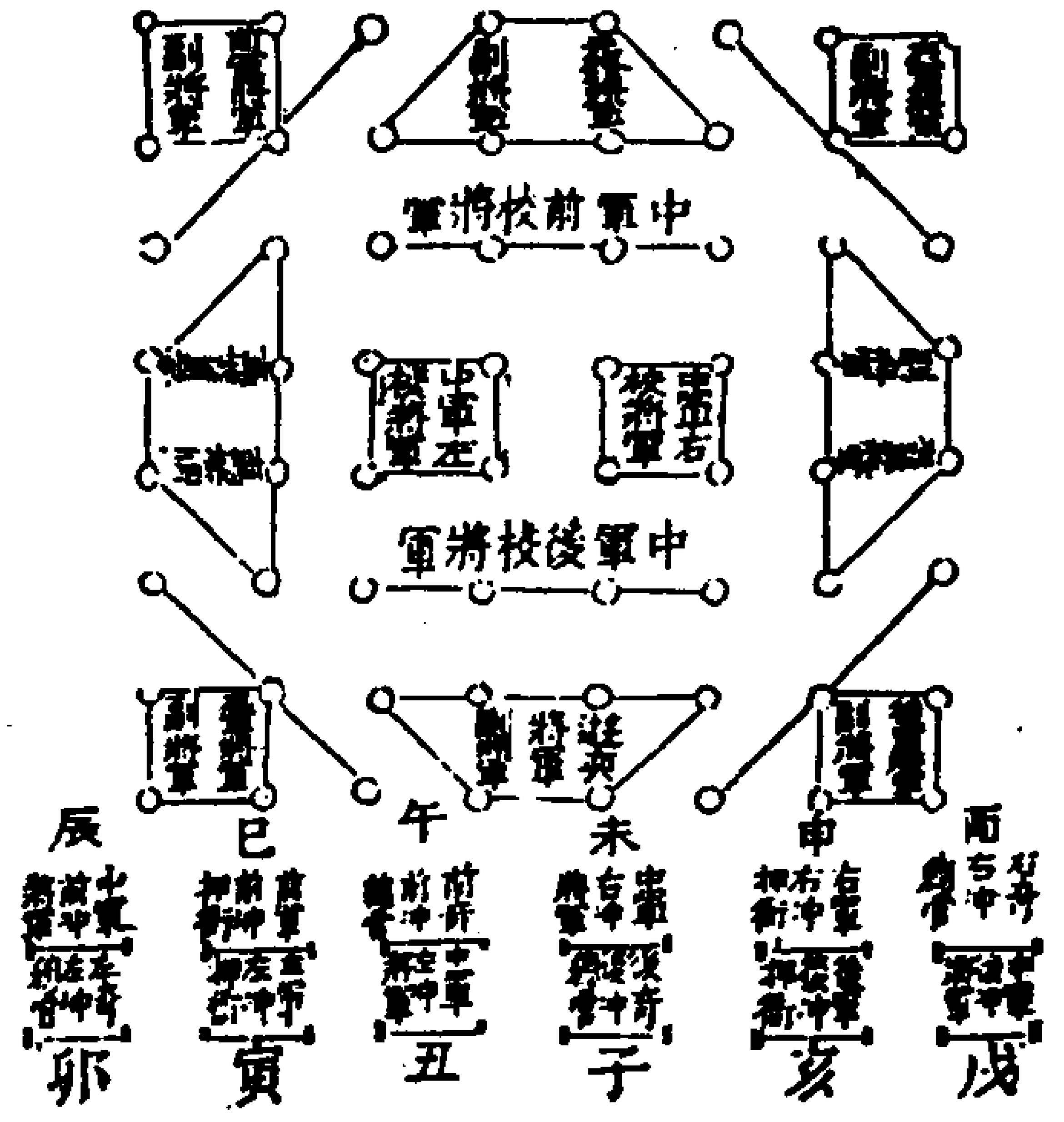
學按古陣法伏羲易象爲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爲武侯既没賴瞿塘遺跡縱横獨存有李靖能識其扃鑰開一代之民域盖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

孰攷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褻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擿埴辯與不辯均爲無益故不得已槩其始終繪爲鈐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數將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爲法以係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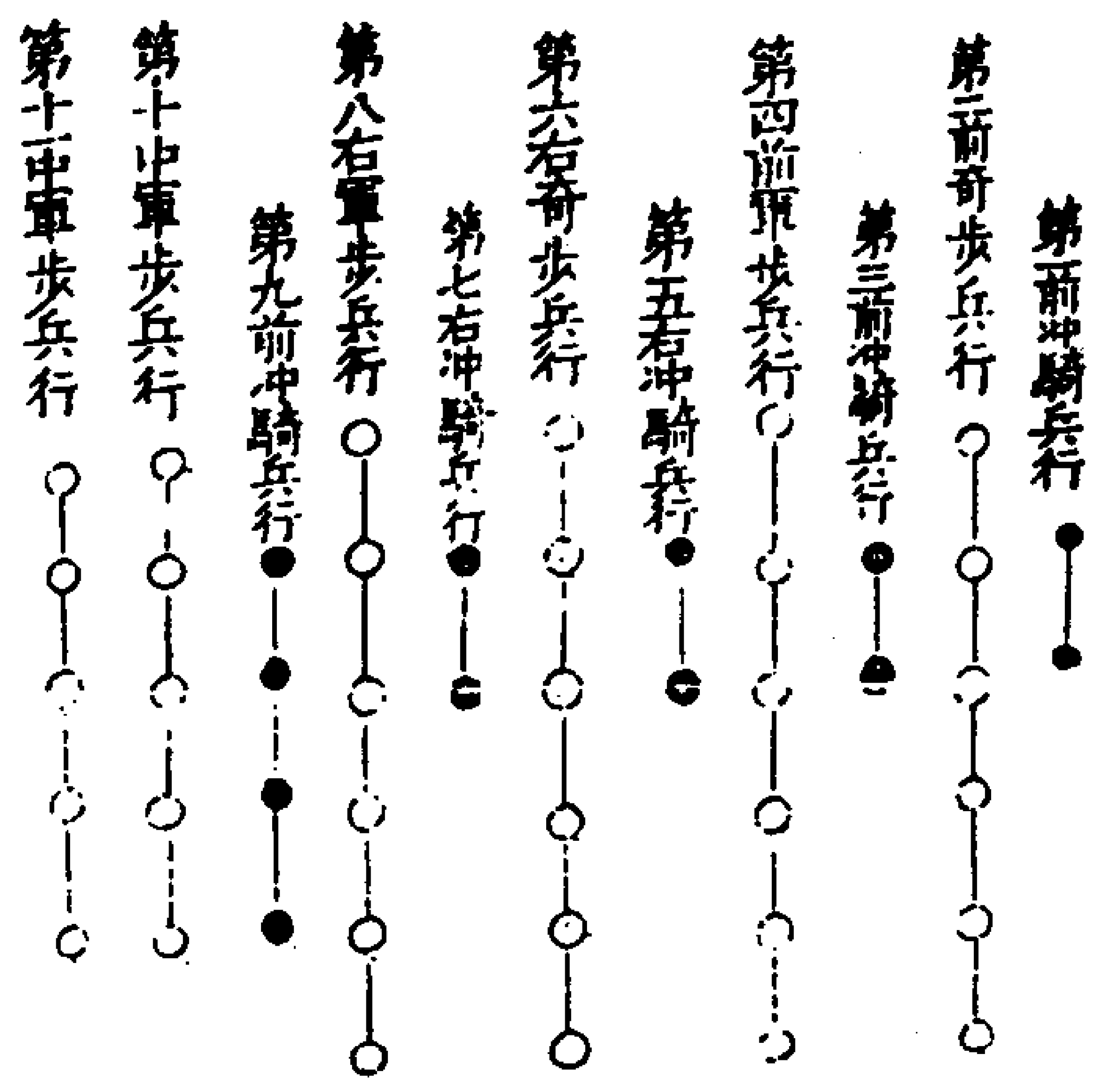
分陣隊第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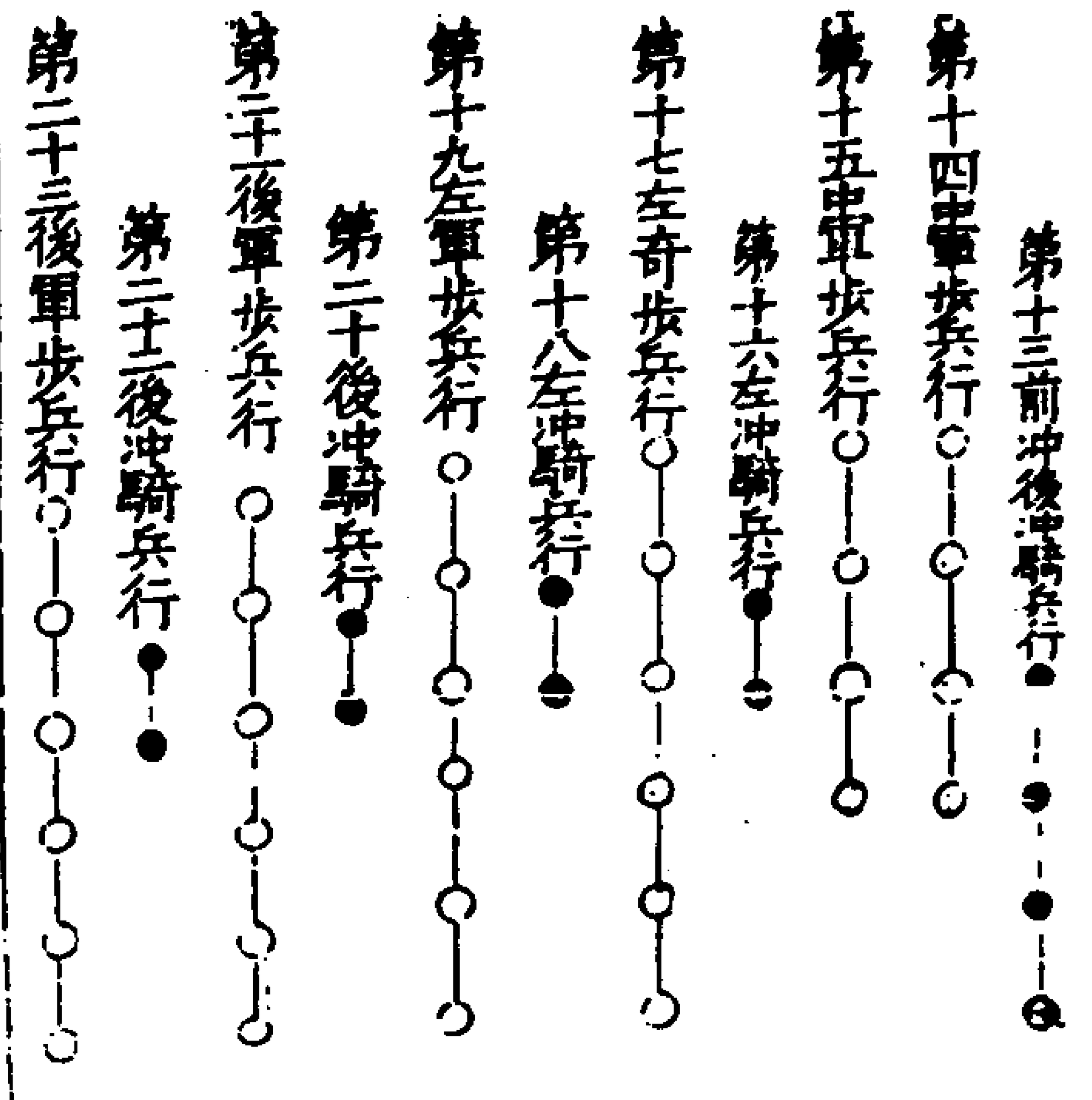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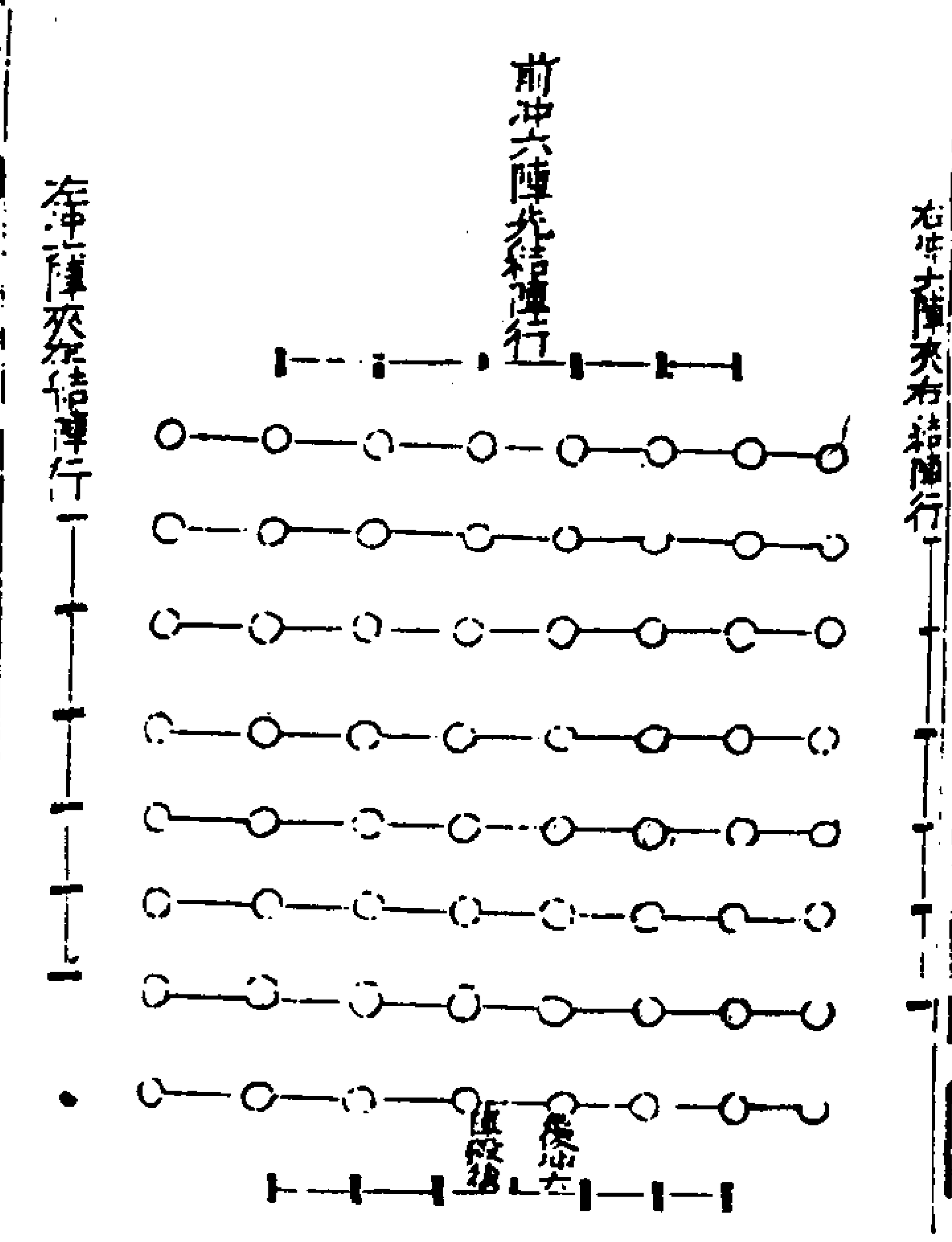
定將校第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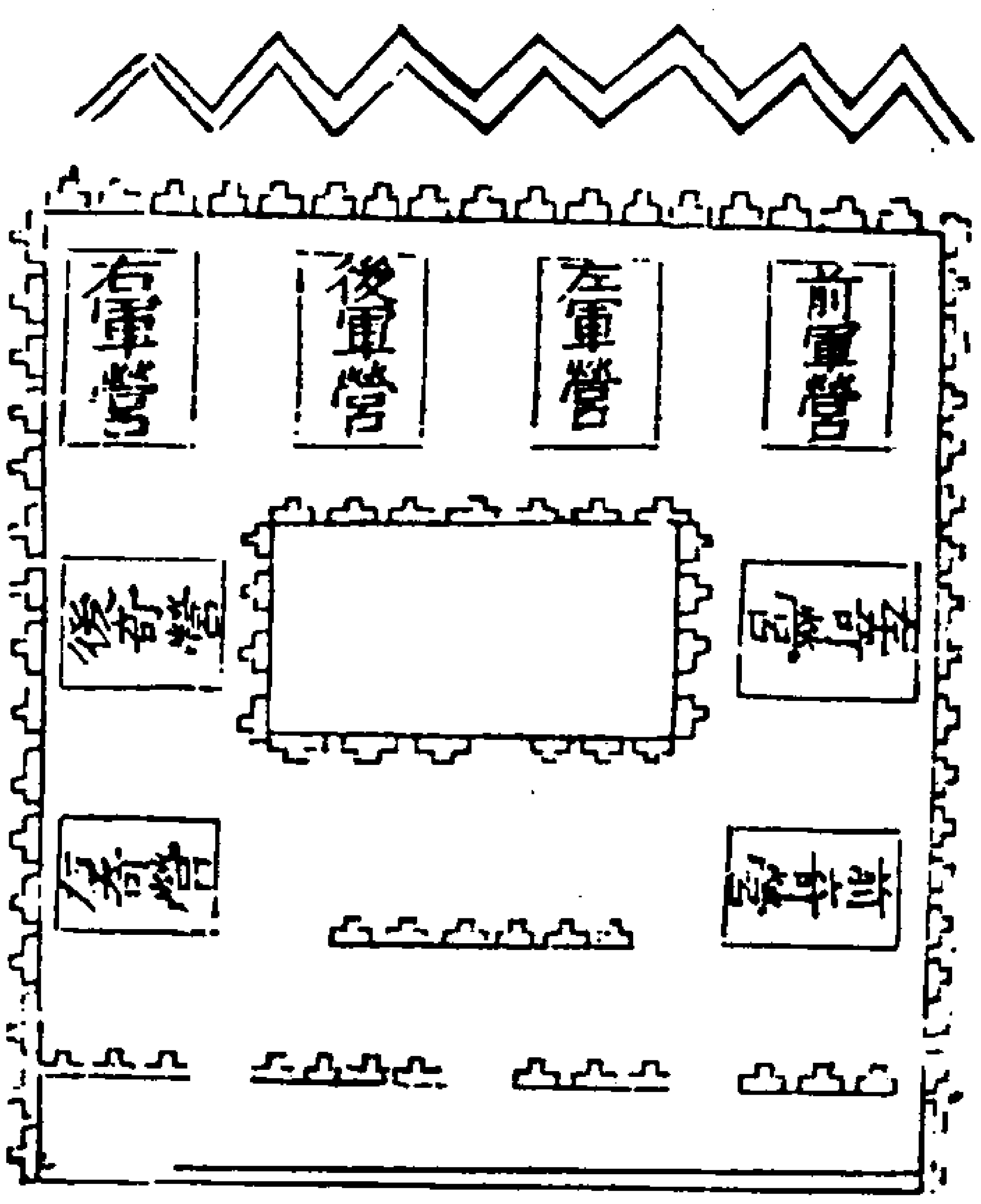
發行結陣第三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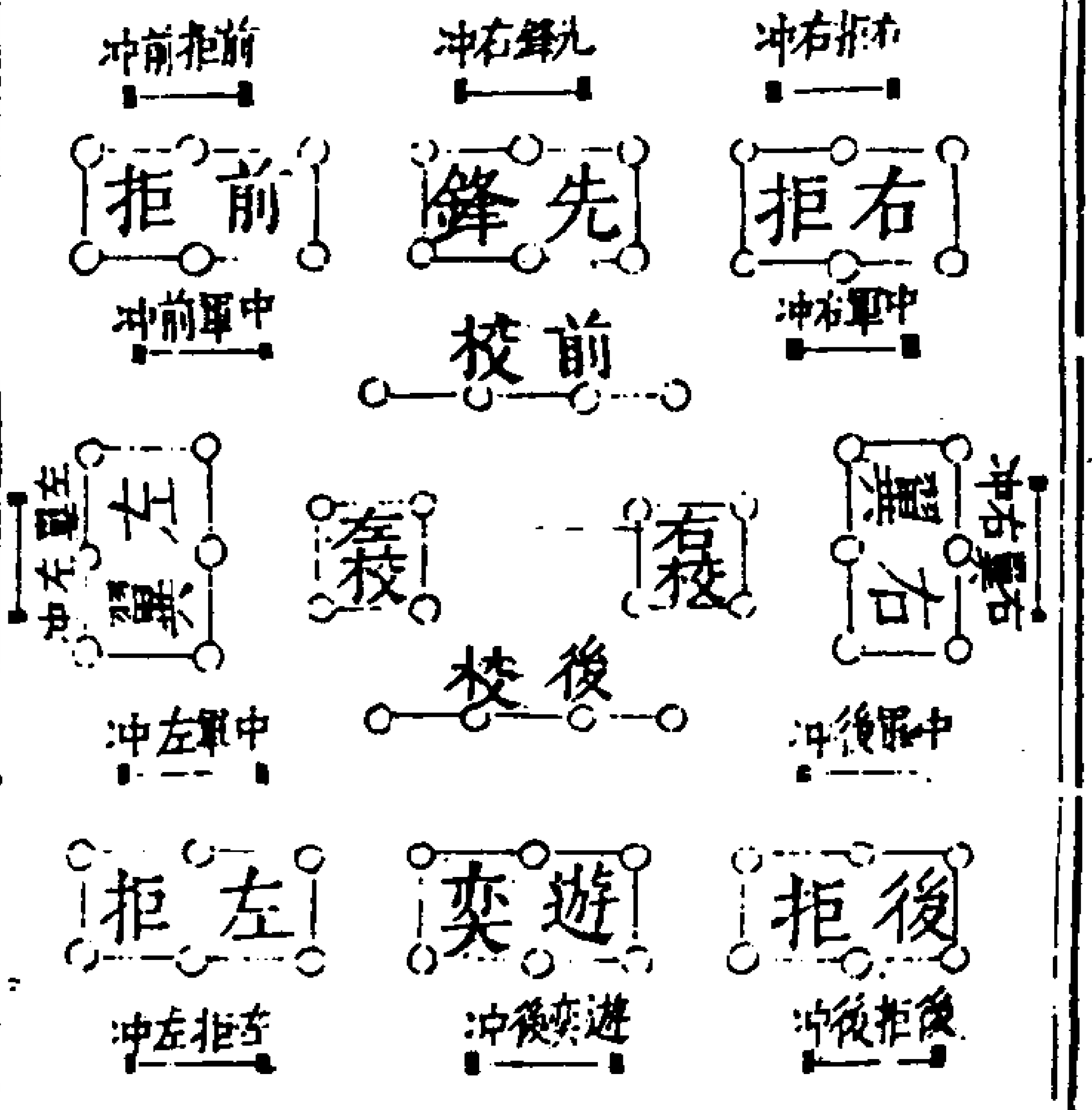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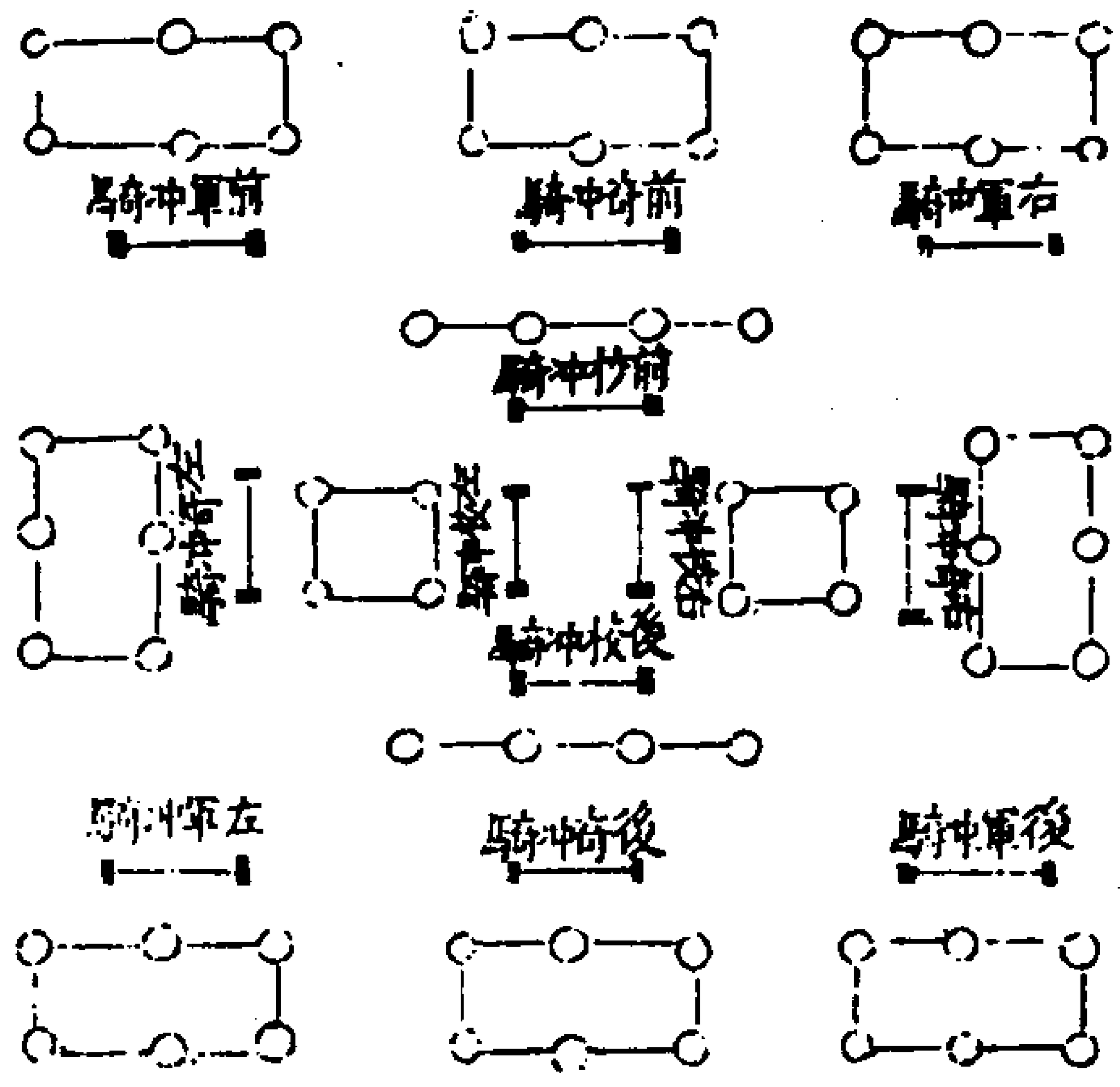
營柵第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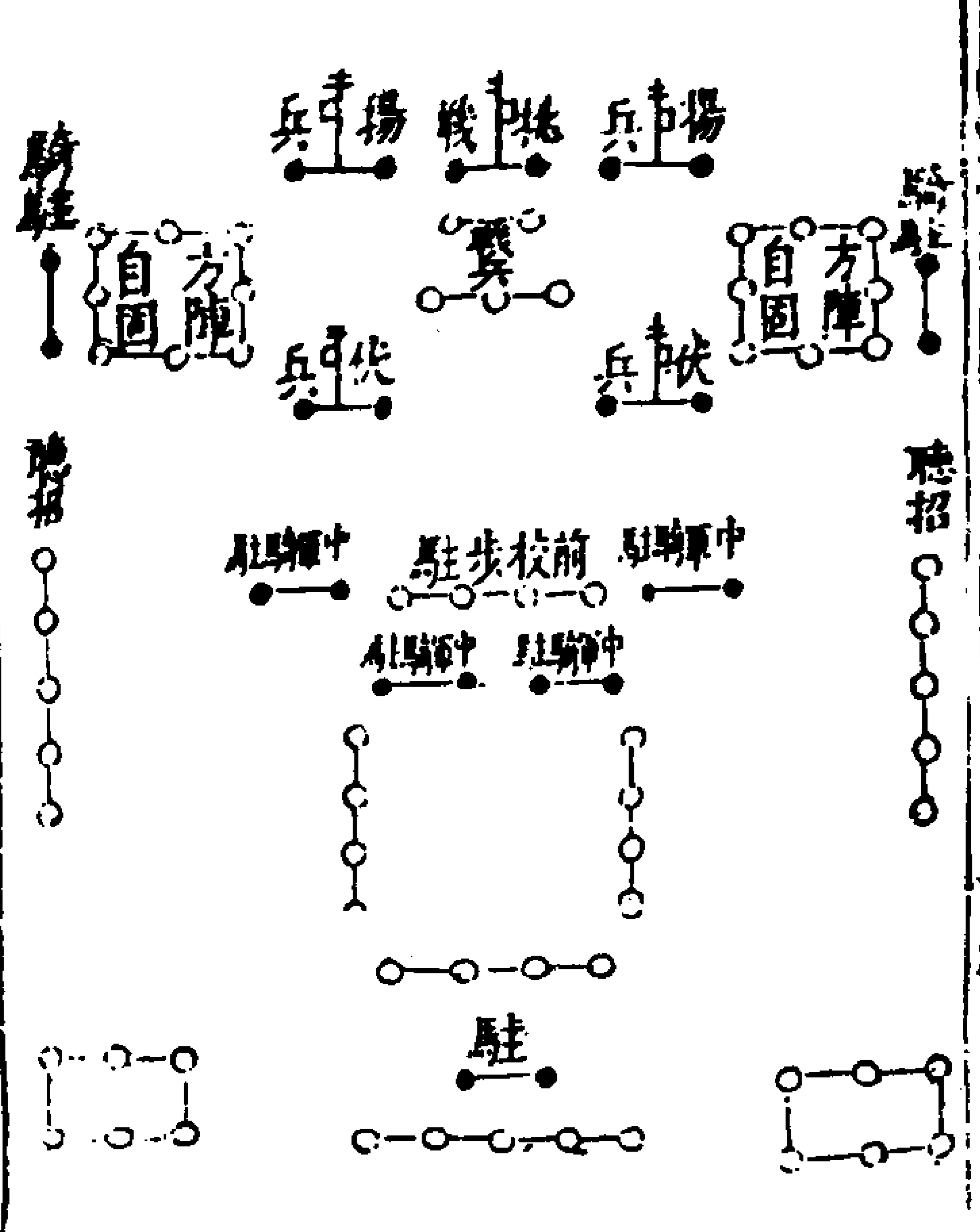
初布陣第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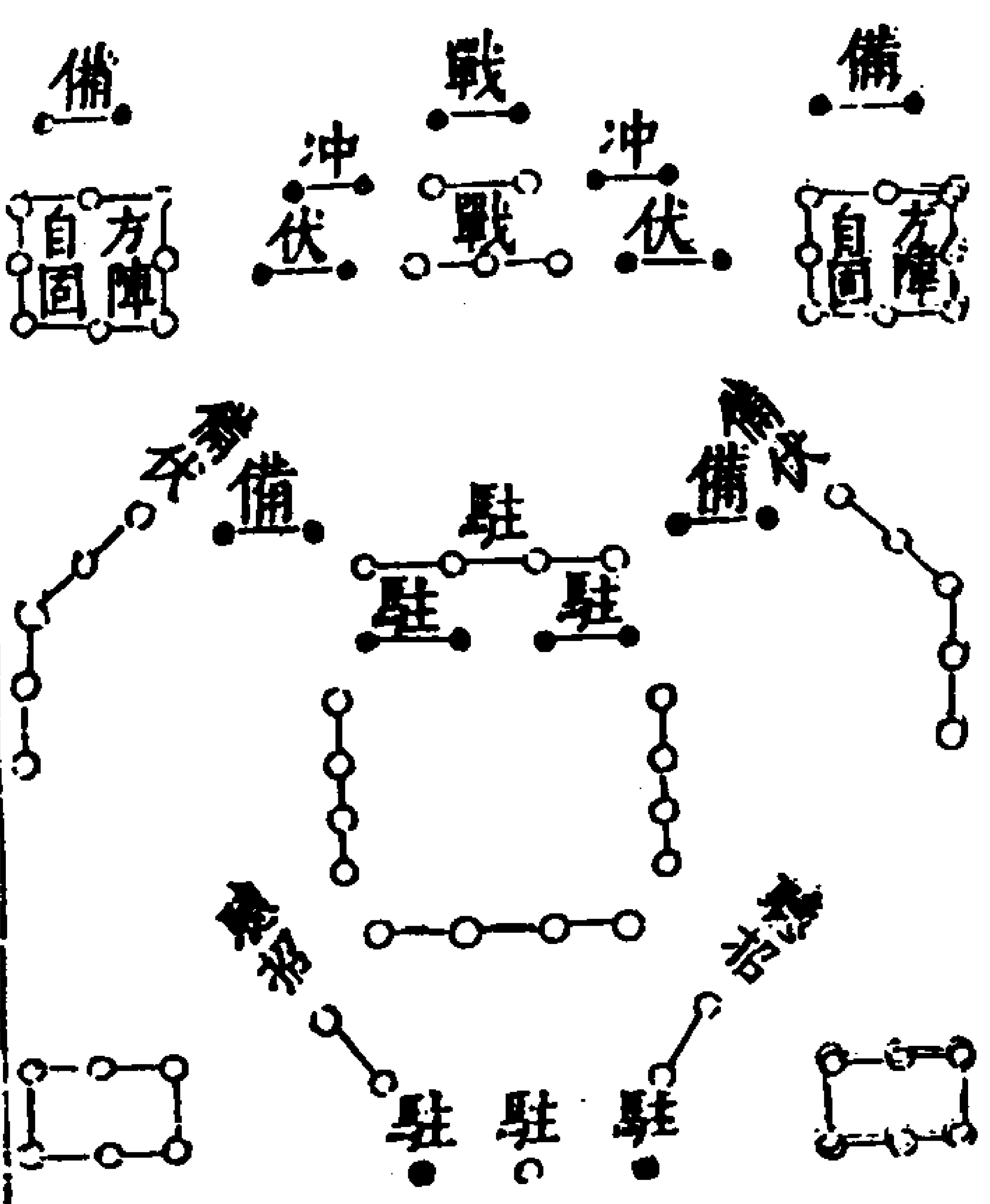
歛兵待敵第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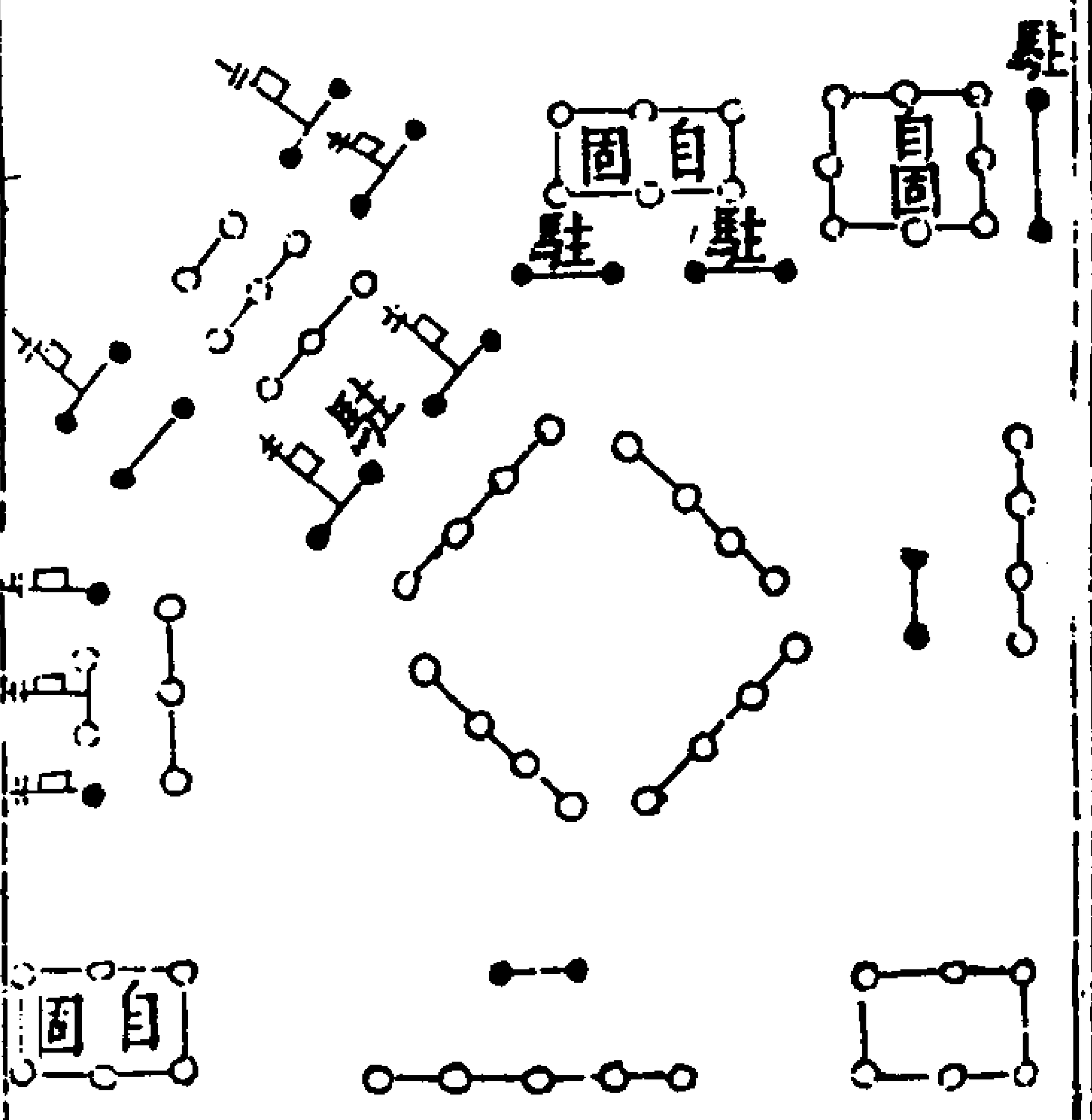
嚴陣挑戰第七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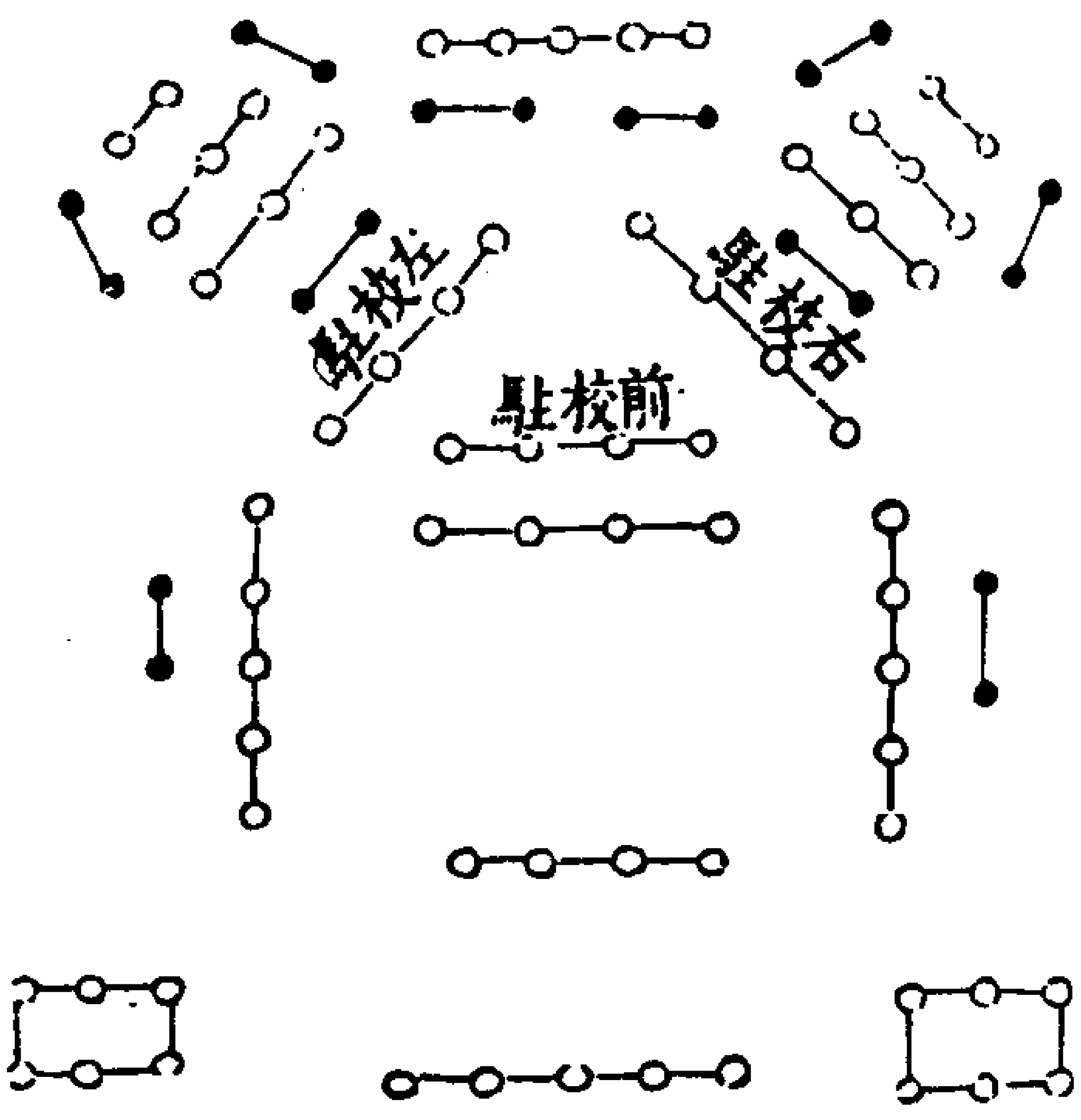
先鋒應敵第八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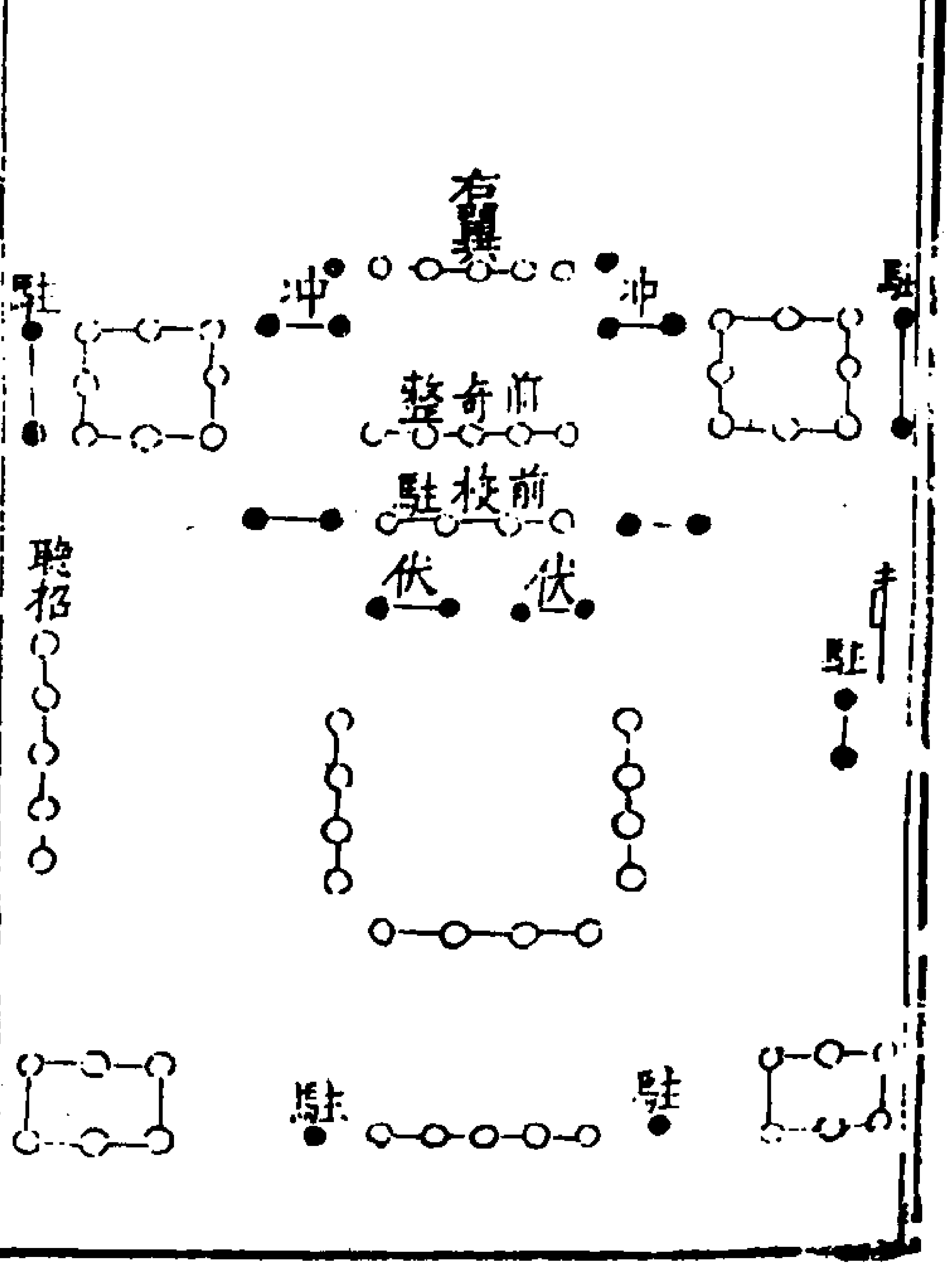
敵攻左哨第九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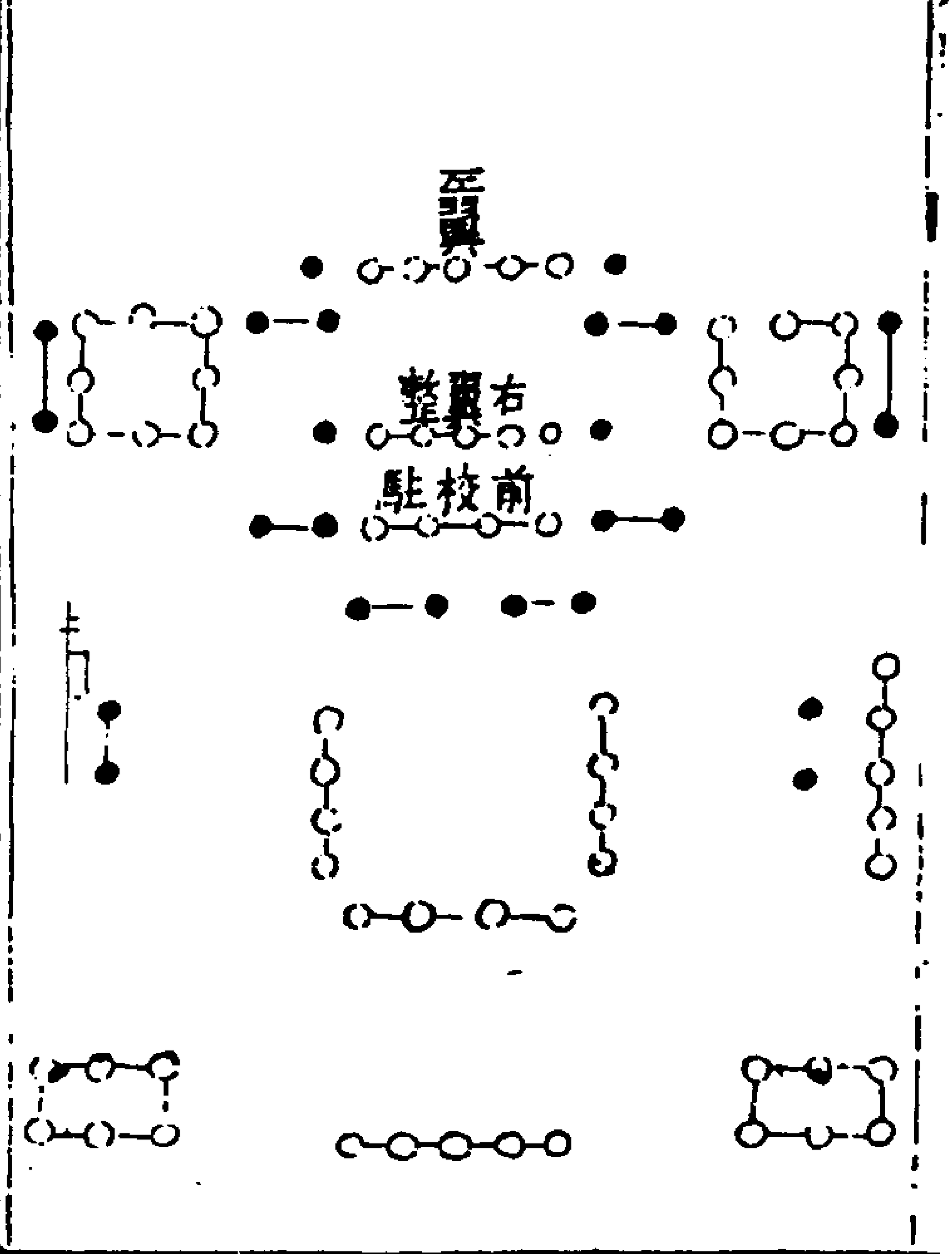
敵攻兩哨第十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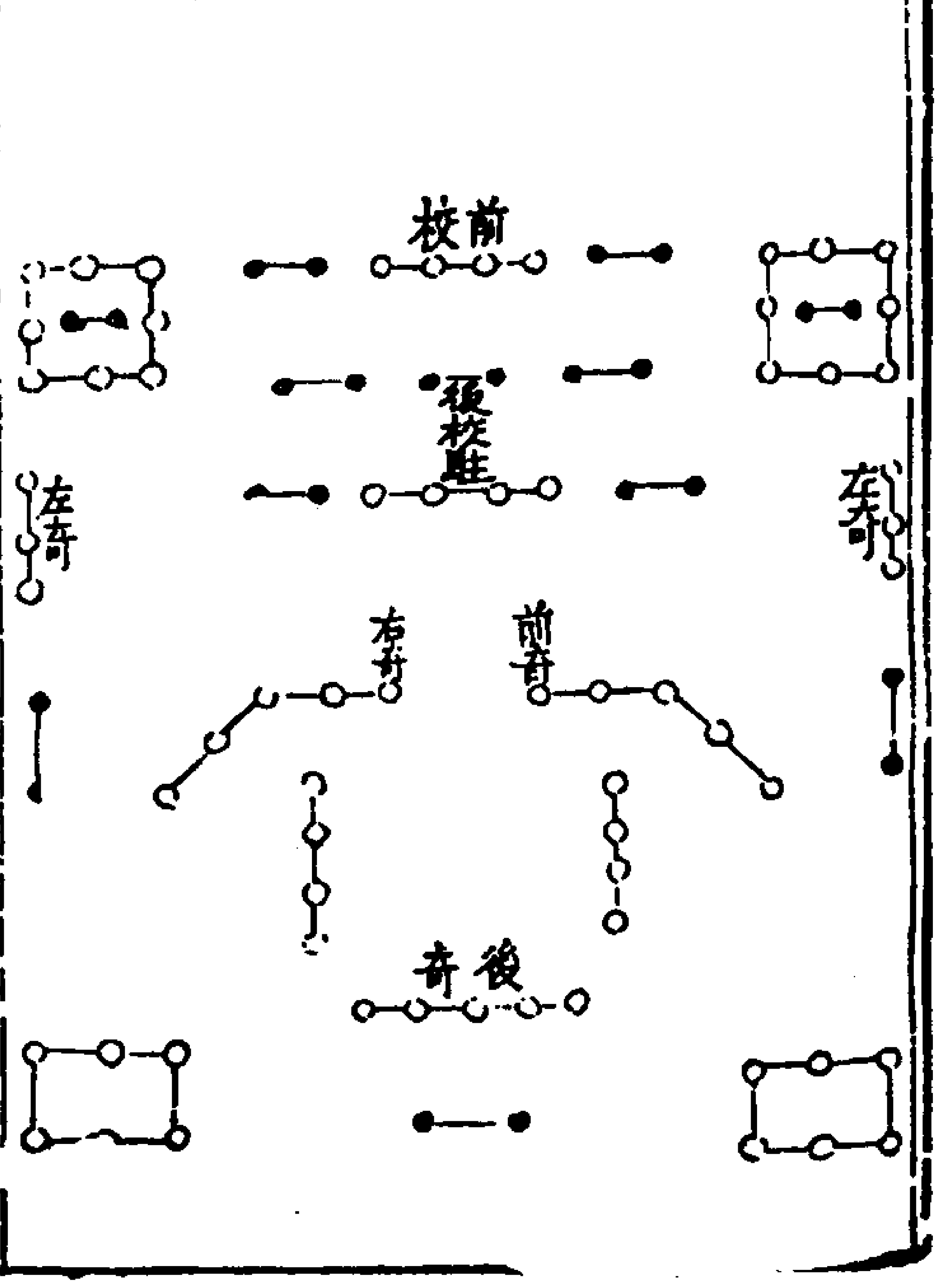
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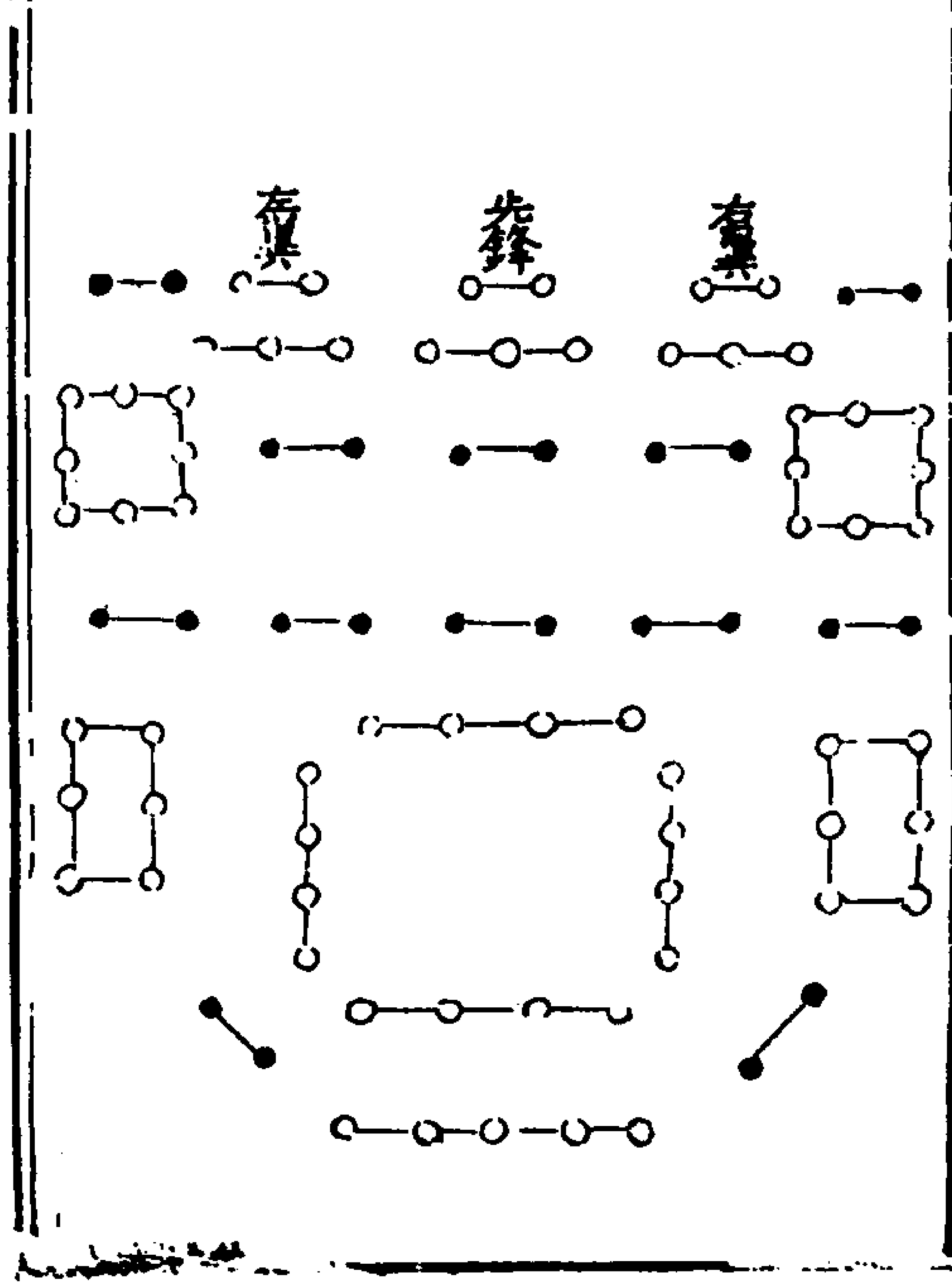
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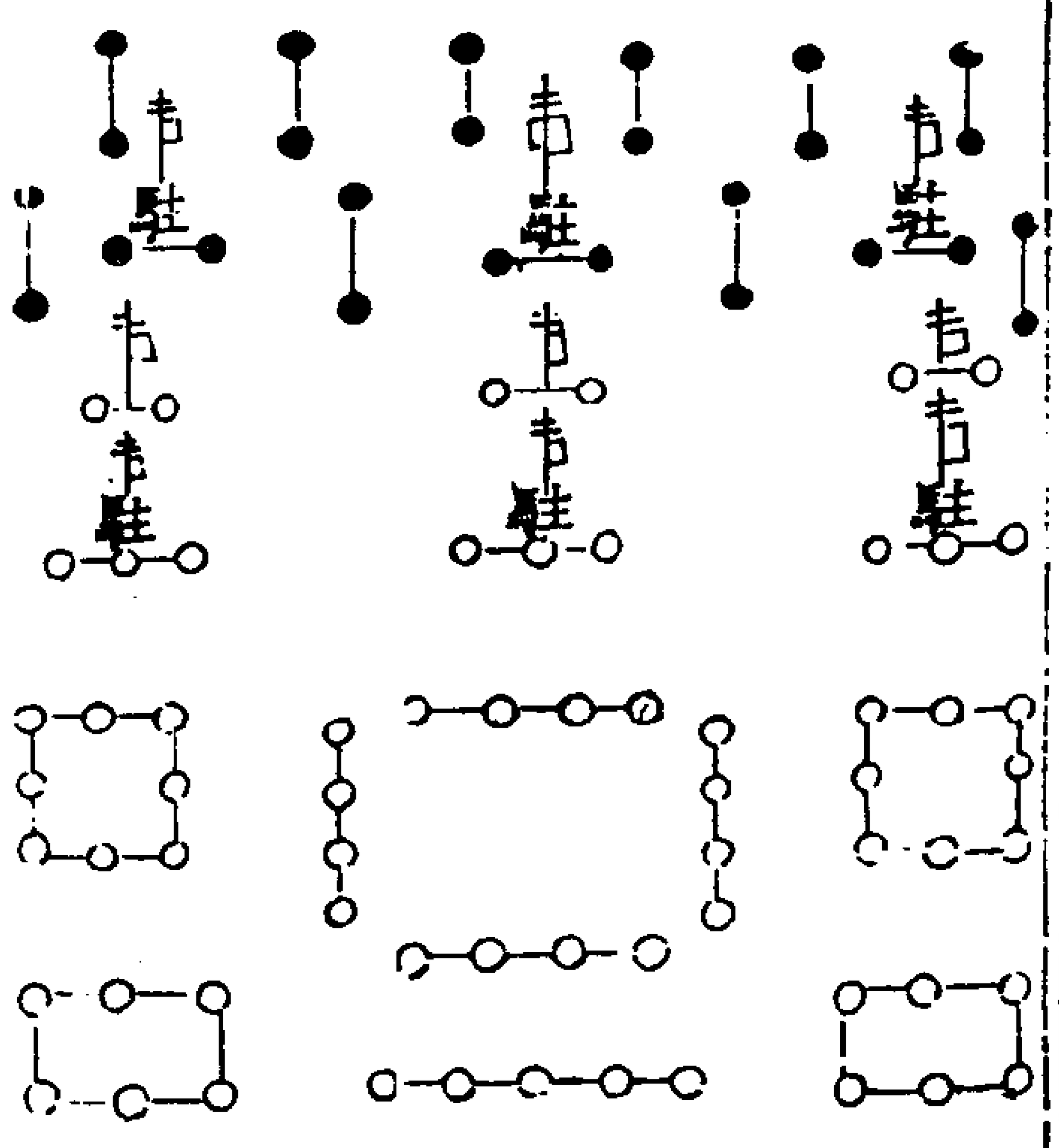
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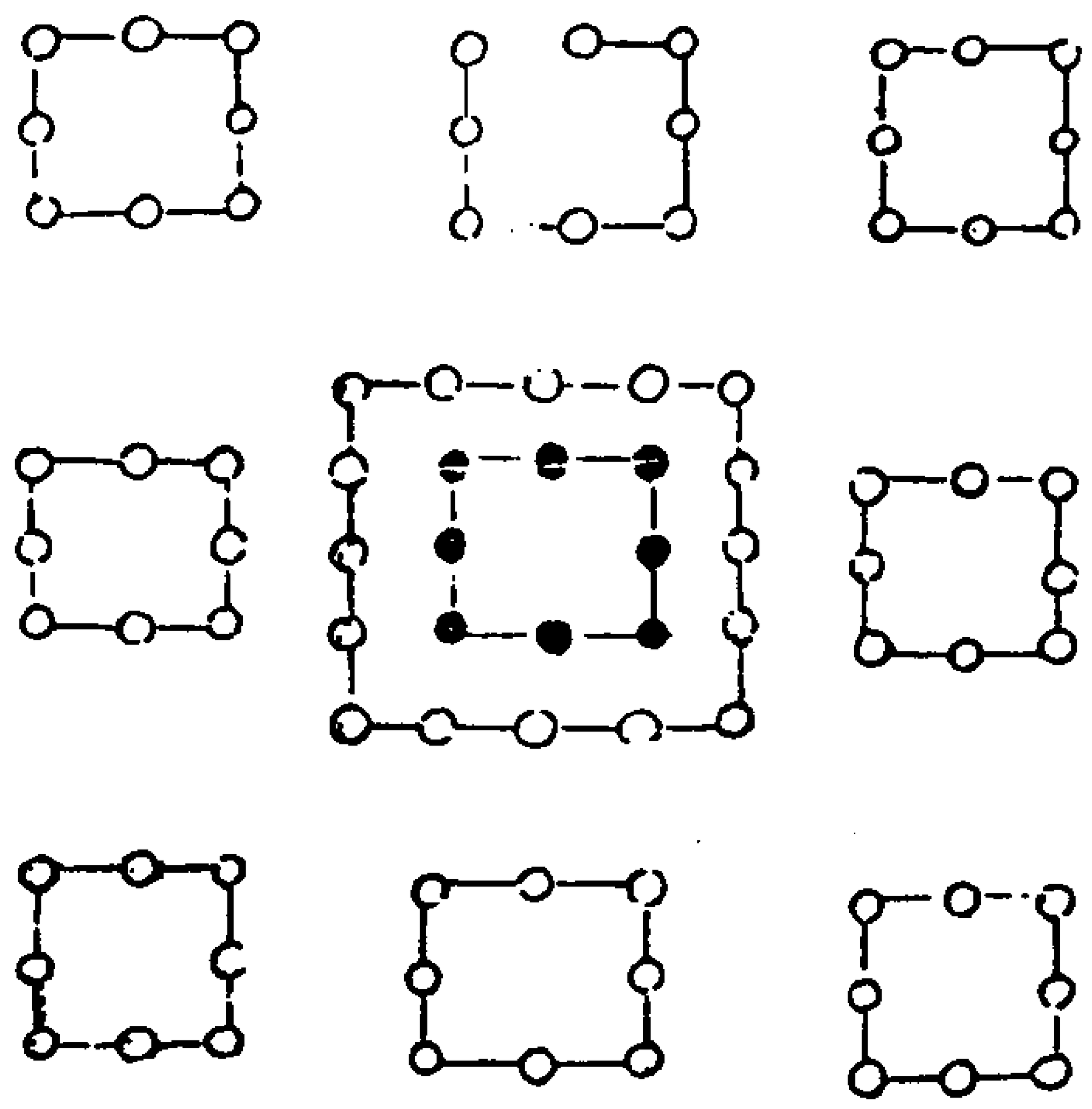
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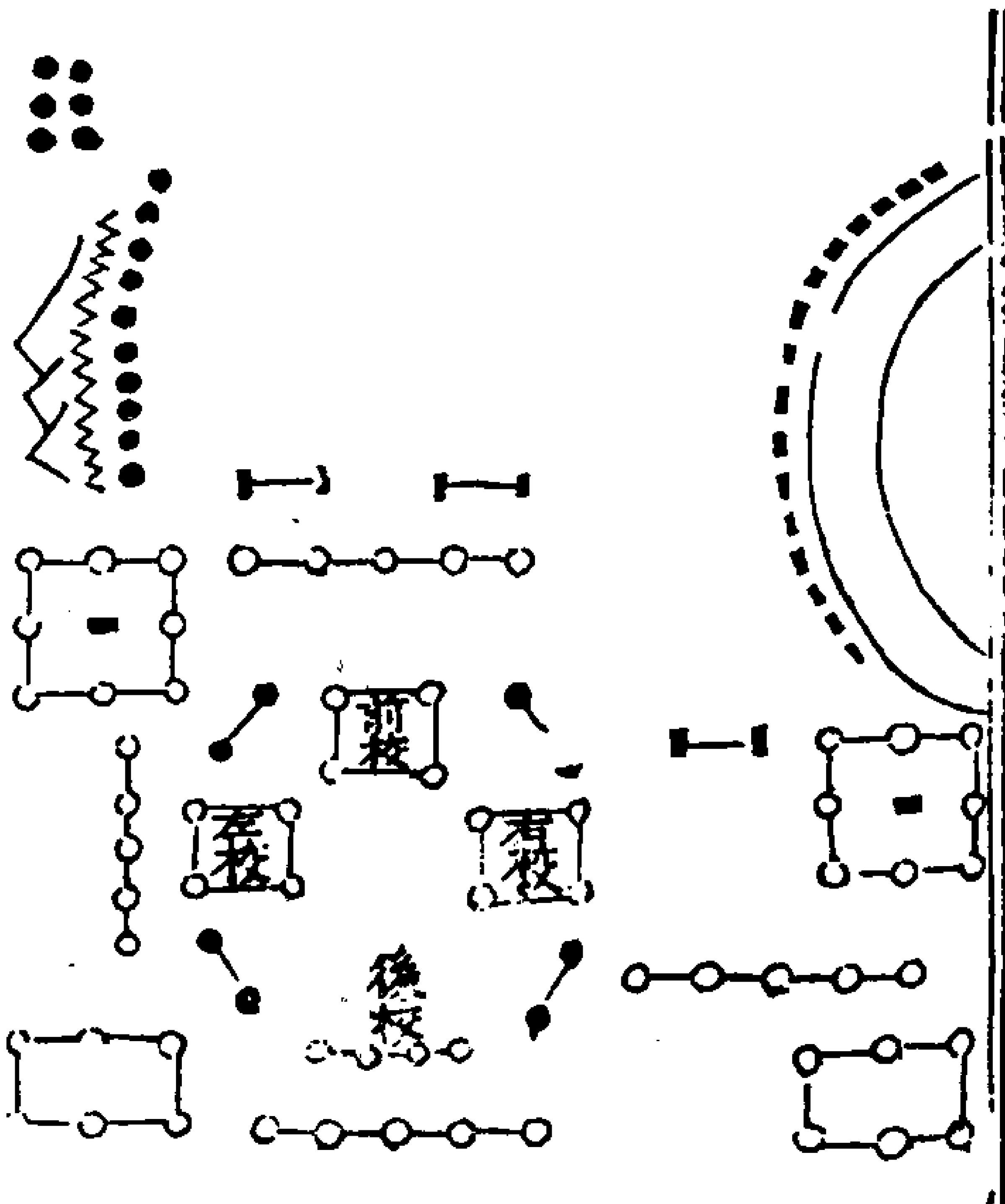
戰勝追逐第十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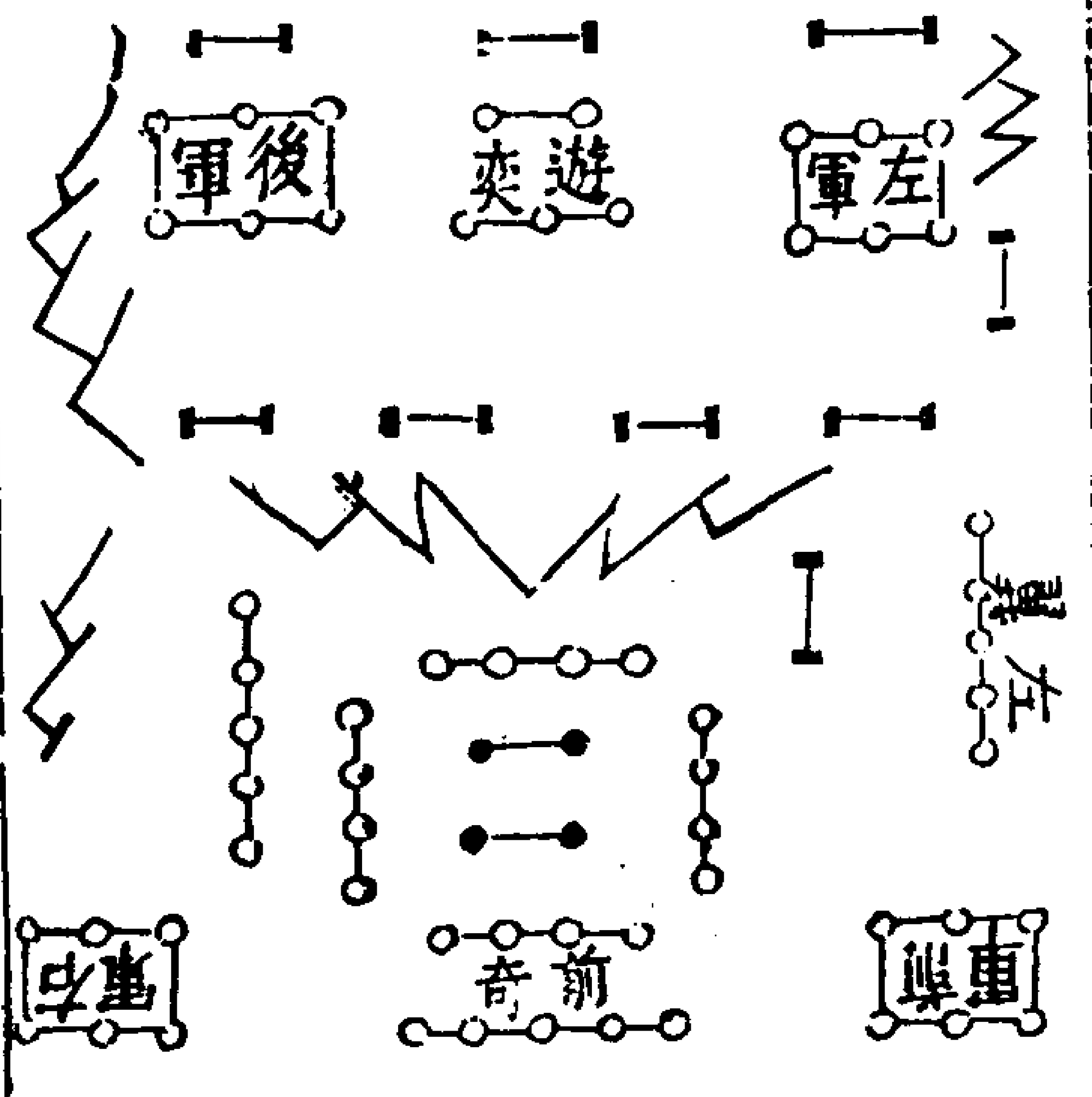
收陣整兵第十六勢



據險阻敵第十七勢



迴軍轉戰第十八勢



右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爲陣中軍以十六爲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爲身四正爲四頭四奇四冲爲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分爲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

陣之羽翼爪牙焉行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

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也李靖十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爲方陣謂之二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冲將軍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

賴者也非特爲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前右冲四陣當前出布駐陣以爲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握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七終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八

泉晉　江虛江俞大猷編輯

韜鈐續篇　劍經

猷學荆楚長劍頗得　其要法吾師虛舟趙先生見而笑曰若知敵　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是乎　猷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思而又學乃知　天下之理原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原於約復以質之先師曰得之矣夫首之大觜牙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

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身之大手足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皃以掌大而不能棲鶩以嘴大而不能啄鳶以翼大而不能擊狠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角長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鶩以鬣濃而鈍虎以項短而力兎以前短而狡鷄以爪細扇廣而善鬬犬以毛淺尾銳而善獵疾病之人手足鞅掌者懶膂腹彭亨者倦頭項瘻瘤者偏腰脊薄弱者痿前急後曳者躓無不有勢存焉聖人制兵師之陣必有奇有正必有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有中央有左右必有握奇必有游闕其陣不一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疏數之權度大以稱小小以稱大人以稱地地以稱人無不勝也然則合萬物之情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一人之鬬有五體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爲之前後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踢一體偏廢不能爲也唯伍法具於一人故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

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一人之鬬身體手足皆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右者伸之於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五體不能爲也故伍必以三人爲正二爲奇什必七人爲正三爲奇八陣必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五軍必三軍爲正游闕二廣爲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人之善鬬者一身四肢屈伸變化有無窮盡之形故前正而後奇忽焉正後而奇前正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正

而騎奇忽焉騎正而車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萬人之變化猶一人之伸縮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無不勝也然則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上古聖人觀之於天察之於數驗之於易推之於度取之於身証之於物曲盡其理而立為伍法以教人可謂明且盡矣忠臣義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學必求乎實用氣可以運量宇宙而謀又貴於有成彼覽影偶質豈能攷獨指迹慕遠何殊於遲也耶猷謹將所得要法著

為劍經以告後人世有真丈夫當亮予志

一用棍如讀四書鈎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

一總訣歌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剃下滾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一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乘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鬬

一總訣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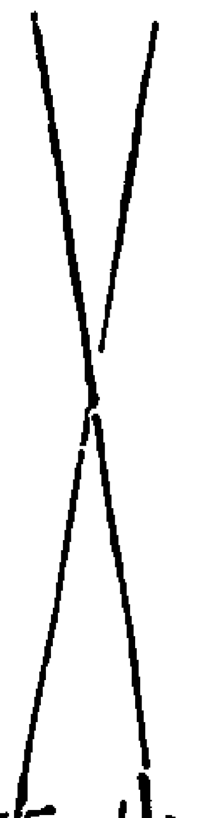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打一揭　遍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習鈀簡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又進一足壓死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壓死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大壓死又進一足高小當又進一足小壓死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大壓死

一鈀習步法

中平起大斜壓他大飛天我轉角趕上壓他再大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小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再小飛高我大高直當即大壓下過小他抽直殺來我再大壓過小他入我大上角我用身力轉角趕上略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轉角對手直殺去跳回一步他打來我伏回即趕上大起一掃下再跳回中欄止大壓小壓已粘他捍即大進上斷死他

小直當　大直當



小斜壓　大斜壓

一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　生疎莫臨敵　後手須用功

遍身俱有力　動時把得固　一發未深入

打剪急進鑿　後發勝先實　步步俱要進

時時俱取直　更有陰陽訣　請君要熟識

一習步法

起中平　推牽　扁身殺　丁字回殺　旋手進五步殺　跳退三步原位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腰力挑打　滴水獻花　殺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穿後手馬前鷄啄進三步殺

馬前斬草進二步殺　跳退原位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　抽回　吊剪抽回　三脚並進五步　大門趂棍走　進殺　小門趂棍走進直符殺　洗　倒頭　直打　直起磕　打殺擺腰進三步　剪　殺　跳退原位

一總步目

直破打剃大剪　小剪　揭用手力上扁身

滴水獻花　吊剪　下起接　讓高低俱有

大单鞭壓　子午　陰陽　下起穿手上

喜鵲過枝　趂棍走　走馬回頭丁字步大併鷄啄谷　高欄兇棍　直鑿　閃腰剪　三脚峙　倒頭　馬前斬草　上捧鑿　小剪下小起　小单鞭壓就手鑿　下扁身　二龍爭珠直符送書殺　齊眉殺後手高妙　順勢打盤山托　定四步打　固

一侵他一尺如上欄殺狀直破打他棍打下作敗狀亦可就進步侵四五尺小門一揭或流水小剪他起我揭　大進步對手鑿或再大進步倚他棍尾直剃下打他手或

頭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侵他一尺直破打他棍就進侵四五尺小門一揭一小剪近他手一尺爲妙　走脚過一大剪近他手五寸爲妙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侵他三尺直破打他棍他過枝向小門來傷我我急變滴水大進步捧他棍若他棍不起我就小門進步若鈎刀就將他割來扁身中欄鑿結尾若他棍起我棍粘他獻花直破打落急變二龍爭珠大門手兆殺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徑進步

大起棍從小門去打他手不論中不中須急退丁字回他決進我小門來傷我此時我一揭一進壓剔落打他手決中矣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急退丁字一步急大進步吊剪他手急收回原勢立他進來打我我就大門下起接他一大剪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兩人小門對打對揭須急變急變時勿使他揭着揭着則不及矣大門下起接大剪或順勢打中欄殺或於揭時即用小剪變大剪中欄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脚不折後脚不能勝須知有順勢折脚是迸閃之法

一兩人大門齊對打我且將棍提在高連脚抽回此此遲斯須進步壓打下即進變扁身中欄若我打去他棍提回讓我我須勿將棍尾打下只進步對他胷喉直殺去

一我從大門順用单鞭壓深入他用力來抵若迫近大剪我離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過小門掛他手上一殺他用小剪我一揭一殺或急抽過大門剪殺或又過小門倒牵若木迫近即

打下小門作敗狀

一我從大門順入他用力來抵大剪我離了子午我大進步就小門急起滴水去捧他如前第三段者

一我起流水漸進他決來打我手我將脚坐下直對他手一捧或殺皆可又他來打我手我從小門一揭接或大門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間與他棍尾相磕一響爲度二門起俱繼以剪急變扁身中欄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

一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剪變大剪即鉄門殺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剪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强他强我弱讓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李良欽師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剪一也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門讓他下對胷殺去二也他直平打來我

坐脚過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他平直殺或打來我折後脚(即順勢)大門剪殺四也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二尺即過

一治伏棍低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風箭亦可)急變大剪殺亦可(又我小剪他他搧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他須二步折過小門)

一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趂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剪扁身中欄殺

一大門接兇棍有五扁身中欄接一也高捧接二

也下起磕三也我棍畧横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各接後須急用大剪繼之以殺

一他鷄啄我須起兇棍入剪他手前二尺之間他連起我連剪我鷄啄他起兇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我接兇棍步亦可)

一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剪或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剪或端的直破閃腰剪凡剪後須用進殺都不如定四步坐直趕上

一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揭用小剪(如鉄門餃)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亦來我就大門下起接剪打殺結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或小或剪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進步扁身中欄結尾無不勝也法曰後人發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盡為他人反傷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

一我单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illegible]

力他棍自輸

一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動時須要把得極堅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身五寸即離亦須即直

一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久則自有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一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一三脚峙打須要習(有大辟)又定四打要習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遽離
一腰力為上後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一棍提起手腸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最要識
透
一他棍頭畧起我不意向大門二尺位坐脚一破
剪進殺又或不意用獻花破進
一兩人侵入之際他滴水捧我急用倒頭
一我滴水入他小門他用倒頭我坐後脚急殺去
認定他胷
一他大剪我壓他他用滴水捧我進步將棍取正

掛他然後倒頭
一揷他金鎗變坐脚殺
一他起高欄若迫近趕上對胷殺
一他起高欄我徑趕上迫他如殺狀打下前五步大
門接隨時用俱可抽讓亦可有抽讓有不抽讓須知之急折
脚順勢剪一步更妙
一他小門打來或低殺來急折進前脚橫壓他棍
尾然後二步折打他
一他閉大門我折後脚就下起徑殺他大門畧前力意
他閉小門我進前脚就下揭起徑鑿他小門

一他起流水進我後手畧高牽就進步殺大小門
皆然
一直符送書殺
一我大門壓他坐身退欲過枝小門我就進前脚
對棍直殺去須後手高前手低亦符送書步用
一他起高棍我畧進入待他落大折過大門打他
半棍一下就進殺丁字回頭亦可須知有順勢不論他棍打
落打不落我都是如此
一兩人揭打我因手避之順侵打打時不可沉自棍不使
他揭得須後手出在前手脇下去打則他揭不

得
一直符送書殺難揭
一用流水打他棍他棍起我就揭進剪打
一大門連打連揭忙時將棍變流水打他棍他棍
起我就揭進剪打
一將棍出長掛膝上鷄啄打
一鉄門鈸打慢慢進回頭又如鉄門勢大進步因打
一他盡手殺來我徑折進前脚過大門對手殺去
不與他棍相粘或折過小門亦此法
一大門哄殺他壓我我過小門假作敗狀他决殺

來我一揭折進殺或打
一我初起高小門殺一尺他進來我卽過大門高
攔打下收下攔殺上或再待亦可
一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
則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向上直符送書殺上大門哄或打他手
析脚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
一我將棍畧高畧侵入他來接我卽丁字步滾下
殺
一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

下進齊眉殺須知有順勢敲時切不可沉自棍
一凡進殺須急丁字回頭退方穩
一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牵進
殺小門亦然
一梗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
大進殺小門亦然須知有順勢丁字回頭亦可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
趂棍進殺
一梗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乘他虛
處大進殺去

一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則
不可去
一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牵伏下他趕來我一牵揭
進鑿
一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卽當採洗洗而後
殺小門須小牵
一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捧慢慢指
去待他發殺然後揭牵或剪進殺他
一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
陰陽盖殺去莫幷後發先至之法
一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

尾連打連揭使他忙直進殺
一凡兒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燕大
僻連連疊華進去破鷄啄亦是如此
一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斥
大進步打
一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一拏定直符送書大小門托避他打
一直陽手殺去陰手打壓下大門殺臨手待他剪
過小殺

一坐低閉四門
一將棍滾他一下侵入他自然提起須再一敲將他棍死盡然後殺須記得疊疊敲他
初教滾手直入　次教大粗打揭亦要直
後教輕牽順勢待他臨身二三寸之地全用折脚
又有閃退法　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齊起
要知採與牽不同
要在哄使虛乘之
一破直殺有七一步閃腰打二步折脚二步滾二步流水

一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胷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上
一他大過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過枝大我亦直符指去一步
一凡直符殺不碍他棍尾
一我過枝小門用盤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一大哄過小待他來小壓急過大剪殺盖哄多則容易也剪而後殺則無後患也中有順勢須知之

一凡進殺先軟後硬今後勿用打
一破高棡務先順牽後剪殺（殺去待他剪即轉）要知順牽與剪不同
一殺在小門待他來即過大門剪後殺如小門先牽後殺之理但須防他回頭牽他回牽我又過去小門
又曰盤山托大折過小
一直入打剪他臨手一殺待他剪然後過小門容易
一對棍低入小門一小揭小剪殺或待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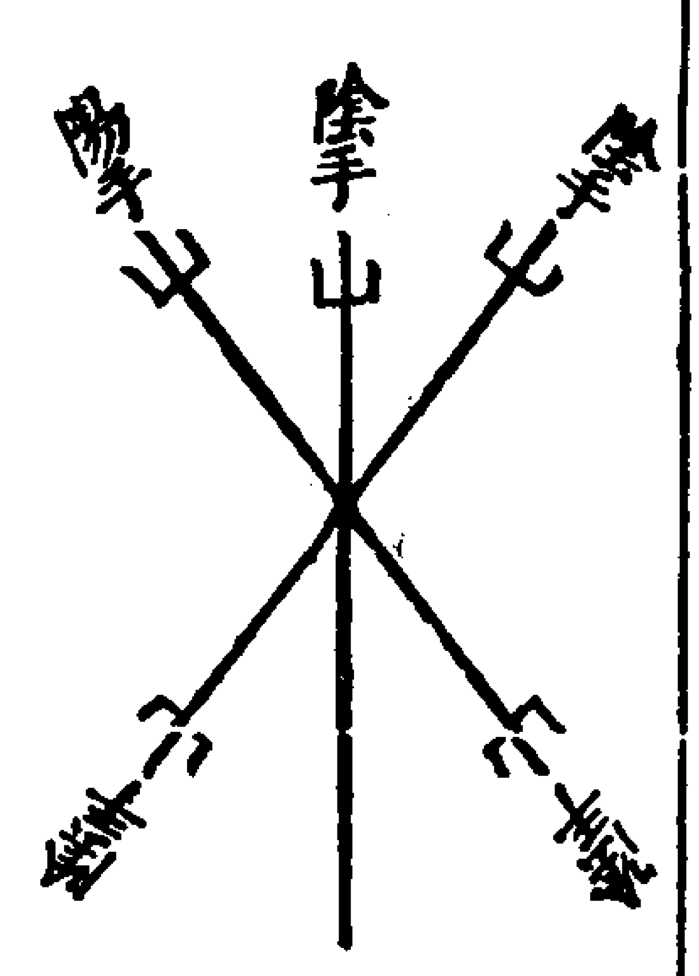
一他疊打揭我對打二步對手殺大進待他打下大剪或殺
一我大入他過小門我就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滾入然後大打進殺
一他滴水我對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動即坐脚剪下進鑿
一小門有揭亦有大揭與獻花不同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過小門打
一凡將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動欲打我我就殺他他欲殺我我就進打他手

一何嘗吽人勿打要哄他棍來就我打若打他棍
着響一聲便可進殺
一何嘗吽人勿殺要哄他棍開殺去勿使他打着
方可殺深殺後在大門即洗小門即揭牽
一但凡接高棍須防他盤山托就坐下小剪
一他大門单鞭坐脚直滚入殺我折進前脚過大
門直符殺他
一俯身揭順勢剃急接打未如俱要習熟
一鈀對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
殺出自思扁身中攔無大僻丁字步要大僻他起高我就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揭務要小剃又要疊疊
趕上剃扁身中攔殺要後手扁平肩去
押去大亦然手動時即下定四步門戶方容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對手穿入小門隨將兩
手捧高手動時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隨他小
門殺小門壓大門殺大門壓他起大高趕上剃
要就殺或先接後殺他起小高趕上大接或揭
小剃
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離此以取勝者
也不能勝亦不能敗

一打時須記得進殺千萬千萬
一大門迫他壓抵我抽下過小門如我狀他决畫
力來小壓急急抽過大門剪殺此步極妙
右此一步高打來亦要如此哄急翻剪殺且鉄
牛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他手邊
過大剃打亦可
一雙人大門對打他力雄我急變丁字步打用身
壓之然後變
一他小門殺來急我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滚入連
剪二三下然後殺

一鈀大門空起勾下勾步絕妙又有下流水勾不
又他



一對手直起對他身打落如其走離大併直趕爲
上好

一他刀下來我或大門流水勾追或小門流水俱不又他刀如棍用須繼以對手大請起（又起勢時說去）（大門流水去亦可）

一大門扇出他刀尾伏回待他來不拘他刀高下俱對他身直起他不來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請得起若不出他刀尾就將刀壓下對面直起有閃身

一小門陽手扇下陰手請起凡請起如不着卽急對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門皆然

一他刀中欄直來我直就上壓下　中欄有挨步

有順勢轉角步　又有鈀過他身將他身勾來

一我出中欄鈀他直打下我將鈀抽大門起上壓落如我用棍步須勿使他打着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隨他

一凡又起他逆對須順他勢或左或右送落凡下又起亦然須知步步進脚

一凡被他刀入角卽便坐退後脚秤起

一凡我伏回他只中欄立不來我就偷後脚進去深扇入有哄

一他高欄打下我就大門揭起不用陰陽手只直棍起則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將棍如打下而不打下當我揭起則彼下則我輸矣總不外棍深入在上者取贏若我棍打沉了他打來我用别步皆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將棍堅把住用身勢（棍頭高）慢慢侵入他大門來我大門接一下只離一寸他小門來我小門接一下只離一寸待他何門死我盡身入

一鉄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我將棍尾勿墜就將棍尾倒抹上一下卽大剪他手或卽打他手他打來我揭起卽入殺他小門極妙極妙

一凡接他大剪鷄啄妙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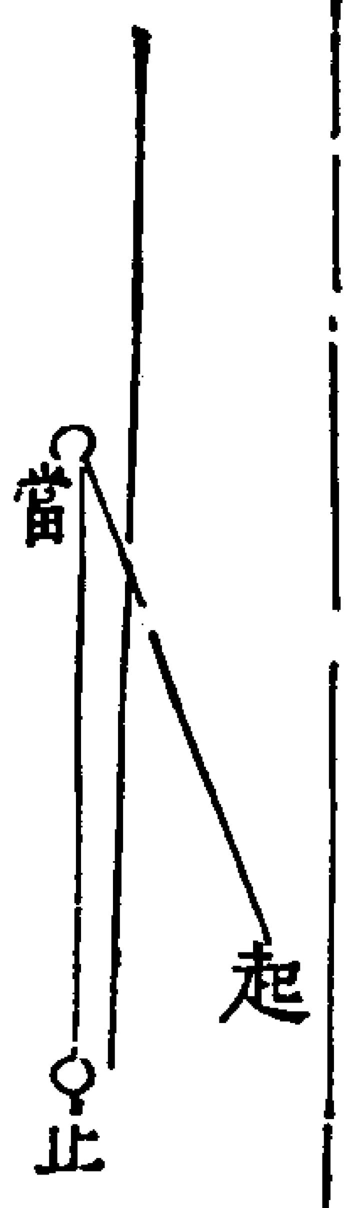
一直磕一聲就殺去不用挨剃亦甚緊矣惜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用挨剃爲是

一凡左右門打來俱用手前一尺攺他棍尾凡左右門殺來俱用棍尾攺他手前一尺盖他打來勢重必須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殺來手輕又要過枝必須用吾棍尾攺他手前一尺

一學到上下高低硬軟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方是有得但直破順勢打是一套去接是做二節去初學未易語之後手初曲後直硬處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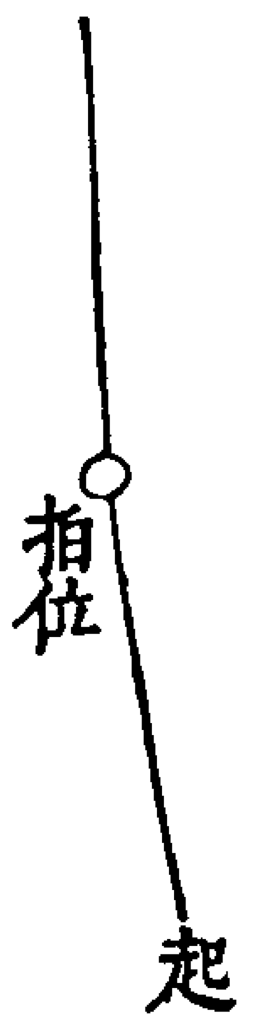
悟得前手肶須悟得
一我单鞭上他過小門若入深即用直符送書勢
若他入淺則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趕上直打
殺來大小門皆如此例
一凡過小門殺來我就行過小門就他棍尾對手
直打下若變過大門殺來我就行過大門就他
棍尾對手直打下妙妙
一總有三節
接高欄一肶磕一拔後手一尺剃一進殺接低
打來亦然

一直破對打肶磕帶抽後手剃相連後進殺
一入中欄只用一肶磕帶畧拔剃五寸一進殺若
未侵入他棍未死亦用拔用手一尺剃下進殺
一踏過他小門進入如前法但自棍橫勢送進上
中欄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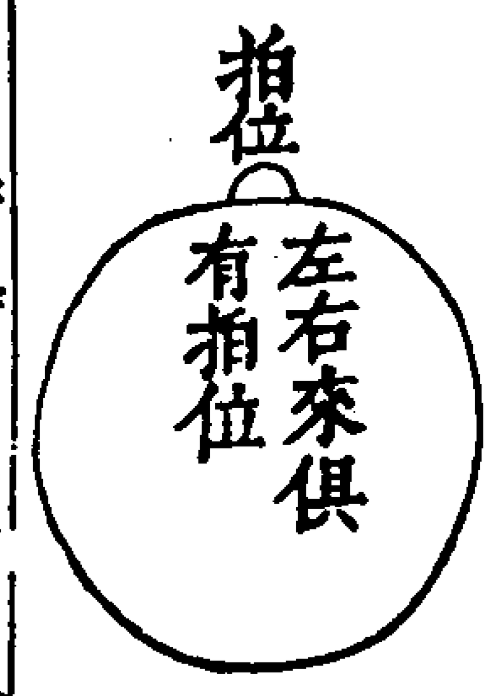
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賛之曰我
肶他傍前手直當後直加拔有神在中學到此

一貫乎萬矣
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
一轉陰陽不可六早臨時一下乃不費力明之明
之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良欽之傳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有拍位不用拔剃洗落只
撒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

前用拔剃爲是小門亦然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琰者其詩曰壯士
執金鎗只用九寸長日月打一轉好將見閻
王
三教師原來合一家
一千言萬語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李良

欽之所以救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後轉第二下來接救故救得速故能勝也

一不外乎後人發先人至一句不外手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下

一俱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進實退而後進則大勝矣

一須要習上攔大小門剃下攔大小門剃下攔小門剃頗難須用功習之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逼忽然變大劈咒猛打下（甚妙）（甚妙）兩人對鷄啄亦如此變

一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琰父所謂臨時取之力也我肥他傍亦是臨時取之力須要悟他臨時取力口訣

一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不高打不重盖只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一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卽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全書總要只是乘他舊力略過新力未發八字耳至妙至妙此又是我肥他傍之秘旨語到此則不能復加一言矣

一凡此意味躰認得眞亦有七日不食彈琴詠歌之趣也

一滾剃後須再趕上當剪死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大小門皆然滾是他低平直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尾相遇順滾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把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

有滾剃順　至他手殺他身此滾剃之不同也

一下起磕彈何以不滾剃磕既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沉無橋可乘（故必打剪然後殺）

一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沉棍頭他必進殺我就下起磕一響大進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後扁身殺他喬教師曰彈鎗則在下面橫捧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橫則無不響之理矣童教師曰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贏是也依喬教師之說乃知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卽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剪打急起磕起磕復急剪打剪打復急起磕相
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破金鎗之
第一法也穩而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
他盡力揭起力使過了即趕將他棍剃下
問如何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則得
其至妙至妙之訣矣蓋須知他出力在何處我
不於此處與他鬬力姑且忍之待其舊力略過
新力未發然後乘之所以順人之勢借人之力
也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難盡書鈎刀鎗棍千

步萬步俱是乘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而急進
壓殺焉我想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箇字妙
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門進對打須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
我走難離矣大抵小門只是哄他不真要打或
殺爲穩
一與用左手人對在小門須坐極低在大門大折
足過打
一他用極長軟鎗或竹鎗我須坐身將棍頭提高
慢慢迫上待他下面殺來即變一攔粘定用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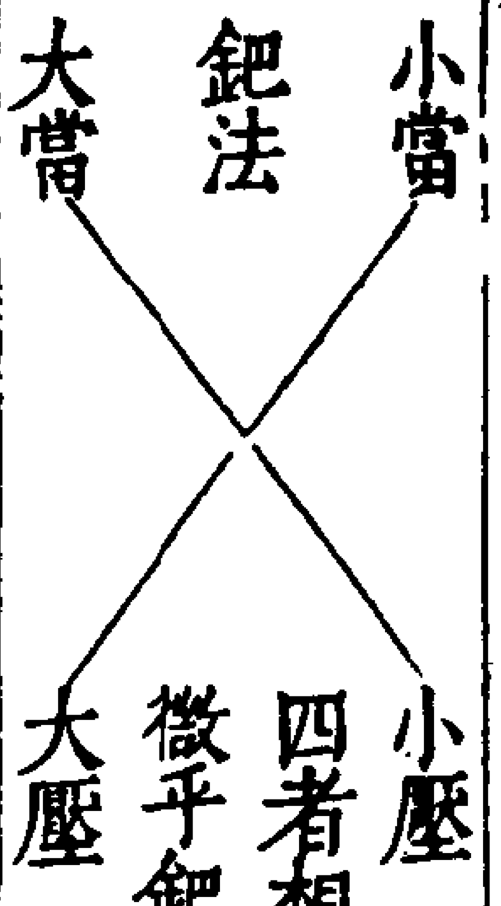
龍轉尾步趕萬無一失
一學至於此則身手足應心全不杆格矣學至於
此全不看見他是鎗是刀只認定對他手前殺
他身而已若他打來亂時必須忍略退回坐足
下中平待少頃他來即用磕手法進自勝總是
以靜待動以逸待勞道理微乎微乎李良欽每
每如此
一大門大侵入磕小門不可大侵入挑大門大侵
入磕則彼必死無疑矣小門若大侵入挑恐彼
力大挑不起則難放矣若挑聲一響然後大侵

入打他又何妨
一他棍起就進步直當去不待他打落低欄亦然
一大剪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趕上直當
大僻中要有順勢
一剃後待他起進步直當
一齊打下讓他起趕上直當如鈀步
一小門更勿直鑿只哄他棍起就過大門直當剃
打
一兩人對鷄啄大進步趕入對棍尾剃又起進殺

待他起直當去
一他過我小門我湏將前脚入將前手棍起占了
小門大開大門隨他變不變俱剃打下
一曲腰將棍尾畧壓他他棍起就他大門下起直
當去
一打忰時湏要認空處殺
一對手鑽去湏在他棍上
一打到中間忰時湏記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湏不與他接着只是埋下引他打
下我起接則我爲後發先至

一我打不與接着卽轉小門挑起進打亦是後發
先至之理
一打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
卽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一我入被他打覺敗卽急跳退記之記之
一師父初假意殺來或打來我或接着或挑着决
不宜貪心就進去傷他待他動我再或接或挑
進去傷他
一打認棍打吅認棍吅剃認棍剃入認棍入挑認
棍挑凡舉手俱要認他棍若認人不認棍之說

是彼棍已敗開了只管認人坐去也
一尋鎗頭就死求贏
一將棍頭低穿入他棍下或左邊一起一剃或右
邊一起一剃起要有嚮爲度總是一理
一吅是脚去手去剃是脚去手回頓是脚去手去
剪是脚去手回



四者相連如環無端微乎
微乎鈀之用其止於是乎

一凡直當之後打下不如進脚坐頓下打下則自
勢盡他反當我頓坐下則有有餘之勢如他再
起則再當之大小門皆然
一凡鈀遇軟殺人湏照我原大扇趕爲氣勢容易
服人凡遇硬進步起角入湏不離分寸如今所
製鈀譜入他爲穩
一大門輕打他棍一下他用力來抵卽丁字步大
進打彼自屈矣
一大當大頓坐小當小吅坐他大壓我偷過小吅
坐他小壓我偷過大頓坐千步萬步此段盡之

一今以後打步少只是當死他棍然後鑿他
一千言萬語總是哄他舊力過去新力未發而乘之
一鈀所以終對不得鎗刀者鎗刀有哄鈀哄不得人也
一響而後進進而後響分別明白可以語技矣
一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中陰陽虛實之理與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拏他鎗手法其不妙是撒手殺去而脚步不進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進步將鎗收短連脚趕上且

勿殺他只管定他鎗則無敵於天下矣

射法

一烈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閑而慮周
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爲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自是射家要法
一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
一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固
一凡矢提而弱皆因鏃不上指也
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妙
一審者審於弓滿矢發之際今人多於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
一審者今人皆以爲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

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
一射法中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焉而後中的可決欲知審字工夫合於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一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決不可不從之
一馬弓決要開至九分滿記之記之若七八分亦難中也

一馬上把箭須以左手將箭二枝連弓弝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便其以箭揷衣領內或揷腰間俱不便決要從吾言

一凡箭去窄高而過的愼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記之記之

一塲中射須要業業恐不中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意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鏃過一枝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一凡中的之箭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閑暇中能必之未有怍忽而可取必者怍忽而有中者亦幸耳

一凡射至五矢之外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不可因不中而自怍若怍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一陳貞可來書

弟正值弓拆求無所得而公之弓適至豈啻饑而得食渴而得飲云乎哉日思知鏃二字未得了然而公札教適來豈啻憤而得啟悱而得發云乎哉乃今能發執事之意曰所謂知鏃者指之自知也非有假於目也目欲注乎的也所謂審者非止審的而已也亦欲審指之知鏃也又非以目審之也以心審之也心趨乎的而目自注乎的心審乎指而指自知乎鏃鏃之至指也有景象焉指知鏃之景象則不假於目而弓滿矣審用於弓滿之際則氣閑矣審之又審則致精矣到此地位工夫又難管見如斯不識於公果有合乎但生也知之非難行之爲難疾之痼也已成得之新者未熟雖以夫子循循誘人而鑽堅仰高瞻前忽後猶夫故耳盖力之未竭不敢遽望其所立卓爾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訓敢不以此自勵乎哉

一復陳貞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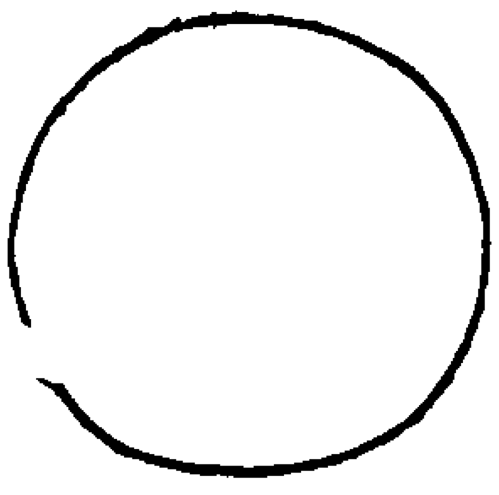
來書發明射法已得之矣乃謂行之爲難何也昔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

後也僕則謂射之所貴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當道監臨於後無中的與不中的足愁於前無觀射千百人於側無同偶而射之人於左右從容閑適自始至終其不中爲何審令氣閑爲主也餘法皆自氣閑得之也審令致精不得與審令氣閑並論微乎微乎先生其學而思思而學目當手舞而足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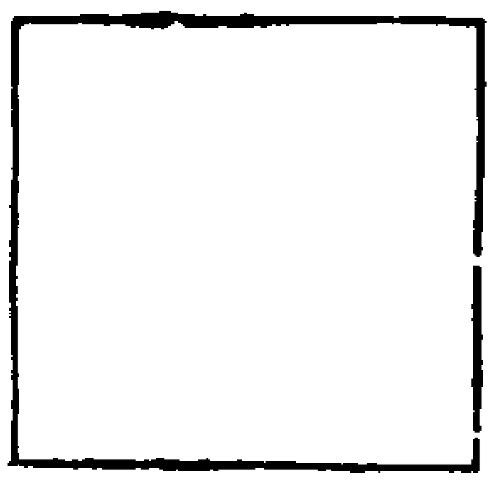
營陣四形

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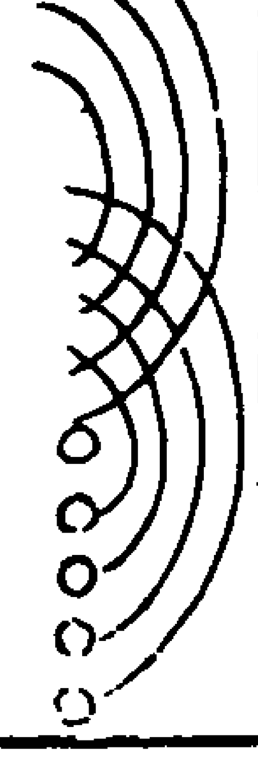
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圈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别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

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强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疊勢

奔前蛟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播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

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倘得數萬之兵教閱經年北虜東倭其何能逞今之爲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之人而教閱之亦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烏合之衆望之以旦夕之效責之以寡勝衆以弱勝強以疎勝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於謀國者願加之意

發微四章

猷本先師趙虛舟翁所著內篇圖義授其大旨而推其根極於易經自然之數其辭約其義陳便學者觀覽焉耳若穿鑿附會則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圜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始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圓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

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夘酉相當爲衝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於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　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

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黄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

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爲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黄帝黄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

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悖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徃居陰陰徃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黄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三軍爲正游闕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

為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居後爲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之卦爲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爲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

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置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瀕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

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静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静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静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

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强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内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廓如衛如營周廻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

出於私智强爲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與誰歸

重刊續武經總要卷之八終

續武經總要後跋

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猷
先師趙虎舟翁平生鎖研惟在易書顧不遑他務
獨以其大旨發揮於韜鈐二編編雖工亦善陣與
戰爾於孟氏之意何其遠也嗟乎殊途同歸百慮
一致詳哉其言之也夫尚兵之世忘戰爲急廢兵
之世違戰爲要孟氏之救民也切故抑兵而伸德
先師之衛民也深故講兵以翼德寔並行而不悖
也且孟氏亦病今之曰我善云爾非夫[illegible]不用也
戰國之時七雄虓闞分裂諸夏夸詡之[illegible]矜能喜

功徃徃以干戈自善譸張列國求中其主之欲其
勢不至於盈野盈城不止也克一自善之心其禍
慘矣孟氏斯言固潰流之隄障乎不然一怒以安
天下玆所致意者與今先師櫽括是編秘藏不露
對人口不談兵臨終不授其子盖知用兵之難不
敢輕言以誤毒天下也於孟氏惻隱何軒輊焉猷
也無良幸辱其知以是編獨嘉惠者豈腔子惻隱
未嘗喜兵之心爲所預試也耶迺今時事孔棘東
南毒痛幾無如矣倉卒需求無救於患然后知先
師是編獨苦之心也受教以來微得肯綮伏念蒙
國厚恩節膺重托凜凜隕越不敢斯須輕舉佩服先
教毋致失墜者也日月不居瞻慨靡極若不[illegible]是
編以傳於世則先師績學苦心其將落于兆其何
辭用是惴懼以付諸梓復僭爲續篇附於其后以
見其理之近而本於人之一身微而根於易數之
自然俾用世之士讀此而有得焉於憂
國愛民之志咸可施諸實用而無負矣乎肯文中子
教授河汾魏徵如[illegible]輩親領衣鉢顯仕于時竟未
聞有推揚所自以表於世學士至今非之猷而后
知免於戾夫時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望日刻成

蜀方湖王公及猷同郡會弟薛養吾君叙諸首簡
俞大猷頓首謹跋

續武經總要後䟦

武道之不振久矣嘗讀宋岳武穆傳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謂陣之不足尚也及觀虛江俞公總漳閩將兩廣開府浙直所至神捷海宇清肅詢其故則曰得之隱君子趙虛舟韜鈐也惜此書未傳及叅韜鈐書觀之內篇演古陣法之善外篇辯古陣法之訛似與武穆論不相謀也復請之則曰此正武穆所謂運用之妙也傳此書於趙公時口授心領悟厥要旨推而行之若或有相余乃作而歎曰微哉用兵之機不在茲乎試觀俞公八羅山之捷似自某陣而變者也五指山之捷似自某陣而變者也化某陣於交趾而南夷靖化某陣於浙直而東倭平不泥其迹而師其意孰非自韜鈐中來耶此書之不可不傳也是書也趙公諳其機而不露俞公善其用於不窮微俞公無以發趙公之蘊微趙公無以裕俞公之績大哉韜鈐斯其至矣用續武經取其變化可與易也應與大易並傳

嘉靖丁巳仲秋三日西蜀雲麓宋繼祖書

經武淵源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譔

紳珮之儔際生熙泰陶鎔於禮樂之區欵言盱視傳袖長裾以神化性命爲高俎豆雍容爲盛鄙夷介胄韜鈐直土苴耳卒有意外警則縮頸結舌

徬徨四顧圖所藉手以解紛紓難何其意之相爲舛也業稽古邃氣淳風汹然尚不能偃兵故有阪泉補遂之戰迄於唐虞夏殷周代迭見征討故禹矢衆協力殷湯苞有三蘖乃及於牧盟津之誓遠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律以步伐止齊毫髮不容陵越何其慎也孔子曰我戰則克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此之謂乎後世知本之學不明故使儒者之功用不著横戈躍馬之胄因以别技專門而謂吾聖人之道不該此嗟乎陋矣

今談語具在也古聖君哲輔之謨畫指數可徵也彼孫吳所爲正而法者固皆吾聖人之緒餘其合變出奇倫取一切以倖爲勝者又所不屑齒也雖然即春秋之内外兩傳亦既該而存之矣居閒有暇爰攟六經語孟之

及於兵者彙爲内編而綴以韜鈐子史内外傳之謀計征討列之外編而合以孫吳軍讖諸法總而揭之曰經武淵源以見吾聖人之六籍括綜包涵靡有頗漏而世所稱兵法特儒者分内事之一其道之淵源蓋在此而

不在彼也且俾佔畢者不踵固滯跅弛者不終粗才優游涵泳循是以探知兵政本原庶幾乎有勇者且知方也其於世道亦尚有少補哉

萬曆歲丁亥夏仲月吉

經武淵源目錄

一卷

周易纂　二十八條

二卷

尚書纂　二十條

三卷

毛詩纂　二十二條

四卷

周禮纂　三十二條

五卷

禮記纂　三十三條

六卷

論語纂　七條

孟子纂　十一條

七卷

春秋纂　三十條

八卷

春秋纂　三十五條

九卷
春秋纂　二十五條
十卷
春秋纂　十八條
十一卷
春秋纂　二十一條
十二卷
春秋纂　二十六條
十三卷

春秋纂　二十八條
十四卷
春秋纂　二十六條
十五卷
春秋纂　一十九條

經武淵源目錄終

經武淵源卷之一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晋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甫同梓

周易纂

師貞丈人吉无咎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曰某國爲不道征之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既誅有罪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臨武君曰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

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曰不然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罔不說喜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

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

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鬭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

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師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二月郭子儀等九

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食且盡。一鼠直錢四十。淘墻麩及馬屎以食。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拔。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其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

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屬。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使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由是諸軍食乏。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合戰。殺傷相當。魯炅中

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犇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率官軍南犇襄鄧。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大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漢王伐楚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胡安國曰兵者安

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荀子曰楚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

不然抗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畀其後世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狗河北鄧禹杖策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懽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中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四方分崩離析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日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新序曰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後梁開平元年命保平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兵屯晉州以備河東五月懷貞至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潞州壁高河康懷貞遣擊之敗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病篤謂其子存勗曰

嗣昭厄重圍吾不及見矣葬畢汝與德威竭力救之言終而卒晉兵猶屯余吾梁主留澤州四月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去梁王以克用死援兵不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張承業亦勸之乃遣承業乞

師於鳳翔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

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曰此必為賊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遂懽好如初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南夷雍闓等叛。丞相亮討之。參軍馬謖送至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漢王將東伐。用蕭何薦。築壇場拜韓信為大將。上坐問計。信曰。項王雖霸天下。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三畧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高帝始都雒陽。婁敬戍隴西。脫輓輅見高帝言便宜。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積德絫善十餘世。及文王為西伯始受命。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相。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四方貢職。道里鈞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及周衰分為二。天下莫朝。周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散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之。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李靖既克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初定荊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

非救焚拯溺之義。於是遂止。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中宗神龍元年。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子為二豎所危。將

軍思報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誓。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泛江至中流。語及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志。及柬之為相。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

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

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狥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同皎扶抱太子上馬。至玄武門。斬關入。太后在迎僊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環繞侍衛。太后驚起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洩。不敢以聞。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俱梟首天津南。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備非常。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景帝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
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
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侯等絶吳楚兵後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
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
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犇壁東南陬太
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凡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
尉計謀為是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
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
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
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
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
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

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三
軍用備主將何憂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
年克之憊也

建元六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乃大
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薄賦哀
鰥寡恤孤獨盛德上隆和澤下洽天下攝然
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
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
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
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
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
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

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徒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而往者莫反日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圃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天寶十一載。楊國忠以右相兼文武尚書。領四十餘使。時安祿山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遂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令

太子監國。國忠與貴妃阻之。哥舒翰軍潼關按兵守險。國忠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帝奔蜀。至馬嵬。軍士饑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國忠與蕃人謀叛。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曰。盍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管子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宫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宫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睽。

管子曰。得衆而不得其心。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

比樂師憂。

老子曰。夫隹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文中子曰。疆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　揚子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螭虎桓桓。鷹隼䎘䎘。未至也。

經武淵源卷之一終

經武淵源卷之二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瑅吹父同梓

尚書纂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illegible]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代行尉事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高后時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周竃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詔丞相陳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乃召賈為大中大夫賜佗璽書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以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冠災矣陸賈至南粤王惶恐頓首自言老夫故越吏也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閒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柰何以身為虜餌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

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讐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竟定約而還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武侯問於吳起曰兵何以為勝對曰以治為勝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

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說苑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尉繚子曰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王曰格爾衆庶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太公曰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厚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淮南子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乗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蓄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剌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来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

辜公尚助予憂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德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灾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灾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至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

微哉微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惔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

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霖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壘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尉繚子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金鼓所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千人盡鬬覆軍殺將萬人齊刃古者士有什伍車有行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

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

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空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

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宜亟進兵攻之。宛敗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
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已
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
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
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
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
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

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
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漢兵與戰不利大軍
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鋭崩之遂殺
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
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
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
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
軍實輜重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

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
安敢勇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
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
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
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
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
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呂蒙入據荆州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
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
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

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道不拾遺。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班固曰。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從來者上矣。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開元八年。上敕曰。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遣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

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徐疾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弘武備。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句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

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為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西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

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應。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晉寧康三年夏。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

符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七年。堅會群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群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矣。兼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今以吾衆投鞭。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

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群臣出堅獨留陽平公符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

甸此屬皆我之深讎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殁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日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冠軍京兆尹慕容垂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

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昔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

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且東南卑濕沴氣易侵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上勞大駕堅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八年春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遣陽平公融督張蚝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兵至淝水晉謝玄以數千人度水逆戰大破之堅單馬走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振以至於亡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鹽鐵論曰昔齊桓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疆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經武淵源卷之二終

經武淵源卷之三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毛詩纂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永平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令竇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匈奴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晉義熙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臧熹以為必克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留船艦輜重下邳步進至瑯琊所過築城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來利在速戰宜據大峴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分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輜儲餘悉

焚滅芟除禾苗使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

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超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去裕以車四千乘為

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守必寡願以奇兵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

寔大悅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文子曰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

人毋壞屋毋填井無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

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司馬法曰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武。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

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

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光武既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

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葱珩鯇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斯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乾元二年以李
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
東師委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

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
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
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也營壘士卒麾幟
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彩是
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神
雀元年先零諸降羌劫畧小種背畔攻城邑
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
羌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至令
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

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
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
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
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
曰諾充國渡河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
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
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
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
請欲壹鬭而死可得耶充國後盡降諸羌振
旅而還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
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
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命召公平淮夷　永光三年秋隴西羌彡姐

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玄成等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

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秏，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鮮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

利害相萬也。有詔益二千人，後益發六萬餘人助之。十月兵畢至隴西，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京師，賜爵關內侯。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景德元年，契丹主寇澶州，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集賢殿大學士寇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

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帝乃决計幸澶州。及至城南。契丹兵方盛。衆請駐驆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不懾。非所以取威决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獨殿前指揮使高瓊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决。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虎軍張裴瓌守牀子弩。弩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益堅。帝許之。遣曹利用如軍議歲幣。準召利用至幄曰。汝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遂罷兵。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　鼂錯論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
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
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
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

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
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臣絕望而有
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
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
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
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
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

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
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
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
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上從其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超妹昭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幸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得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

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志延頸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懽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徵

超還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鹽鐵論曰。古者無

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大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任安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居門下。同心相愛。此兩人家貧。無錢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原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食。此兩人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玉具劒。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何。於是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兩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任安為益州刺史。田仁為丞相長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劉子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兕而黃帝教之戰鷹鶚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貫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亡是懼奚遽望獲乎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游不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閒隙大閱簡衆繕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晉咸寧五年春樹機能攻陷凉州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

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十一月。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十二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

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武侯問吴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温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

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經武淵源卷之三終

經武淵源卷之四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㢡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晋康侯父周詩雅迮吹父同梓

周禮纂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尉繚子曰。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諠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

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國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日時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

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

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

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皆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

縶。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承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将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三軍可知。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将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吏。胥十人。徒百人。

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

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作。

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獲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盖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管子曰。凡兵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

也。

鼂錯言募民徙塞事曰。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遠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所。而有長居之心

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

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兵器入焉。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職金掌凡金錫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跋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張方平曰。夫介冑不完。士如袒戰。器械不精。

卒猶手摶。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
小。甲爲兩旅。權服者之高下。故井賦之法。車
甲各出於丘甸馬。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進。
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刃卷。甲裂鏄敗。
是乃委人於死地。而奪其自救之具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
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凡
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

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凡師役須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
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
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
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
相薄。此劍盾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
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

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
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
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
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
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

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摋者厚。春摋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腦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

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

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揃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

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眂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紹興十年金人敗盟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隨四川制置宣撫司胡世將在河池時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得車戰餘意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羌於兵據險自固胡盞善戰璘先以兵挑之盞果出璘以疊陳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

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秦王世民敗王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克

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

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蛸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叅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叅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叅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眂其蜎也炙諸牆以眂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眂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叅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六韜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彊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彊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彊敵大黃叅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

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棓維肦重一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

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
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棓重八
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
騎群冦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
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
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
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
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冦遮走北軸旋短衝矛
戟扶胥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冦遮走北狹

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
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暝来前促戰白刃
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
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胷鋋矛千二百
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冦遮
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
敗步騎要窮冦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
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
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

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
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
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
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
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内圓外徑四尺以上環
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
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
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
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

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二
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
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
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
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
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胷鐵把柄
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鐵叉柄長七尺以
上三百枚方胷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
百枚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

櫓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鉄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循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東魏高歡攻王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寛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寛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歡使告之曰任爾縛樓

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孝寛掘長塹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寛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寛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

其中旋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寛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寛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寛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外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寛關西南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

巾車掌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衛青出定襄兵即度幕擊匈奴單于匈奴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

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冐漢圍西北馳去

唐大暦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馬燧撿校左散騎常侍為三城使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冐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冐器用完銳闢廣塲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

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

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眂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眂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眂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靖康中。統制張行中獻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横木笎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禦人。短者禦馬。兩旁以鈇

為鉤索。止則連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槍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兩翼追擊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

以五分之一為將佐衛兵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爾縫其間前車向敵後車倒行左右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無窮將佐兵衛輜重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勢之便行則鱗次為陣止則鉤聯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鄭玄曰天文房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與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二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唐太宗時有馬二千匹大僕張萬歲掌之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國馬益耗玄宗即位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遠方纔復二十餘萬匹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至開元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從色別為群望若雲錦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

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余靖曰。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于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血氣。夏攻駒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其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為蓄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須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曰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即今真定并代皆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匹。又樓煩胡地。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武帝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扵漢之馬最為多矣。唐以沙苑為宜馬。即今之司州也。古来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扵地。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伏波将軍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扵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援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驗効。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扵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扵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扵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鞹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

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經武淵源卷之四終

經武淵源卷之五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禮記纂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

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

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宋元嘉中。建平王宏上議曰。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即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繹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隷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建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

是月也。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為場。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於北場。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為

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縱
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
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
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
闘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
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
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
各集於其軍戒敕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
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

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
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
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
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
四方羸股肱决射御
高帝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
為輕車將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
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

樓船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
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勑
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
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
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
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
其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
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絶我糧食敵人既衆糧

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冐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彊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冐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彊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

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阬。我欲踰度。無舟揖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阬。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

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

介者不拜。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

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獻甲者執冑獻民虜者操右袂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受弓劒者以袂

是月也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是月也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朔方節度使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止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今以陛下之威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侵盗不已無它不恐故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反位無忿怒之

遣劉敬奉金結和親孝文皇帝亦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終無尺寸功故復合和親約此二聖迹足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乗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取西戎辟地千里及後蒙恬為秦侵胡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故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定舍以待其勞今將卷甲輕舉深入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遣人獲也意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審遮險阻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

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迺自殺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漢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乗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

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少而罷極如此避而不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咲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

已不勝度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戰陳無勇非孝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

汝樂吾無憂矣。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司馬法曰。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遂而果。介胄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楚莊公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

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貞觀七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勿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李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皷。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太

宗曰昔漢祖既定天下作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意授不可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曉其表耳後世當知我不虛作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探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太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

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

官。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

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說苑曰。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

僕曰崔杼殺莊公子将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将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吴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将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将軍曰毋沒爾家且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将立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賢辨士之高下為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

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經武淵源卷之五終

經武淵源卷之六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論語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軍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進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將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天寶十五載祿山賊帥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賊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祠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巡選其精銳將詣雍丘與賈賁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敗死巡力戰却賊因無領賁衆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入散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

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敗退復益衆來攻潮素與巡舊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已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已聞帝幸蜀復以書招巡巡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競白巡以執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勵會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誘賊來拒别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失盡縛藳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為藳人也得箭數十萬其後夜復縋人賊哄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諜

知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髙承義叛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不得已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與賊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朝宗夜去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琦益兵與朝宗合

攻睢陽巡厲士固守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而遠專治軍糧戰具巡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琦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

中其左目幾獲之冬十月尹子琦圍睢陽久城中食盡衆議棄城走巡遠謀以睢陽江淮保障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最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建安十三年秋。曹操既下荊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遺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問策安出。莫不響震失色。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既不順。且將軍大事。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奄有荊州。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以千數。操悉有之。兼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大計不如迎之。惟周瑜以為不然。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未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奮然拔劍擊案曰。再有言降操者。與此案同。遂遣瑜與劉備協力逆操。大破操衆于赤壁。

至德元載。尹子琦圍河間。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

胡兵鎮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氷上。凍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乎。對曰。臣覩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茍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

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李懷光屯咸陽。陰通朱泚。反迹寖露。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連屯。適有使者至

晟軍。晟乃揚言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帝狩梁州。顧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時救僉單匱。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

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晉之分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亦歔欷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訥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卹軍抗劇賊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永泰七年以李抱真為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承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傜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善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充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為諸軍冠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安祿山反於范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陷滎陽聲勢益震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賊遂陷東京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建隆二年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來數十年間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一日與守信等飲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朕

終夕未嘗安枕也卿等皆舊勲何不釋去兵柄出守太藩令君臣之際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泣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遂稱疾乞罷典兵奉朝請

孟子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子心曰彗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

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

列。兌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孟子見梁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

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籍慓輕不可遣。獨沛公數寬大長者可遣。迺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遂定關中。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募能說王意止劍士者。賜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而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與之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海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劒。無異於闘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

金玉之畧。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晚世之兵。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馬。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
田單問馬服君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

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

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

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

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

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

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呂覽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系係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鬬因用惡劍則

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

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酬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

可以遏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經武淵源卷之六終

經武淵源卷之七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甫同梓

春秋纂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

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

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将孰有能]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将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将崩[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然以施于弟恐矣]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将襲鄭夫人将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孫子曰。索之而知得失之計。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

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孫子曰。攻其無備。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趨其所不意。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

頴考叔爭車。頴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列之。愛而貴之。是為軍命。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

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吳子曰。有不占而當避者。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師徒之衆。甲兵之精。三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孫子曰。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兵之所加。若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

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孫子曰。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鬬眾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然以之抗王則悖矣。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于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吳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

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擊衆。以弱擊強。曰北。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

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孫子曰。半進半退者誘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孫子曰。其次伐交。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六韜曰。用兵之害猶

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軍志曰。將驕而卒惰者必敗。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狥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

設備。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濟漢而後發喪。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遂弗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有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加勇焉。弗若也。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尉繚子曰。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

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使為相。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

吳子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

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

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

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吳子曰。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晁錯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

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犬。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䲭陰。西至於濟。北至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

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

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又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吳子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又曰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吳子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敗諸鄑

十有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然以恣淫慝忘矣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經武淵源卷之七終

經武淵源卷之八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管子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國安得無危。）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孫子曰。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為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孫子曰。烏集者虛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弃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三畧曰。卑衆不可使伐人。）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

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三畧曰亂將不可使保軍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六韜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又曰軍不可從中御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軍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

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而遷之。師無私焉。（此非孫吳之所及也。）邢遷如歸。

莒人來責賂。公子友帥師禦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子友使人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請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引以擊莒

挐而踣之。遂獲之。（孫子曰。出其不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孫子曰。取敵之利者貨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不可以五稔。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管子曰。攻瑕則堅者瑕。）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乘其亂而襲之（孫子曰亂而取之又曰出其不意）遂取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孫子曰途有所不由）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

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

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孫子曰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又曰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吳子曰人馬相親然後可使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吳子曰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狄師還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此非孫吳之所及也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孫子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

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孫子曰。半渡而擊之利。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人速得

為善之利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此非孫吳之所及也。)

秋。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又曰。親而離之。)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孫子曰。軍有所不擊。又曰。不若則能避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隙則國必弱。〕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孫臏曰。解雜亂絲紛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服之則不溫。夏日服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又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武淵源卷之八終

經武淵源卷之九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亂而取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又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

經武淵源　卷九　二十

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孫子曰。親而離之。怒而撓之。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經武淵源　卷九　二十一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孫子曰。禁祥去疑。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

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孫子曰。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

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又曰。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六韜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孟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
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
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孫子曰。親而離之。又曰。屈諸侯者以害。趨
諸侯者以利。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
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
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孫子曰。卷甲而趨。倍道兼
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上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又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
無人之地也。又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公辭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
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孫子曰。凡地有絕澗
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覆索之。此
伏姦之所也。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
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
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司馬法曰。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
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孫子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孫子曰。上兵伐謀。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此非孫吳所及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于狄師死焉師從之遂大敗之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三畧曰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文公以為下車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又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吳子曰。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此軍之練銳也。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楚師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孫子曰。攻其所必救。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孫子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又曰。強而避之。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孫子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孫子曰辭強而進驅者退

也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賈
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
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
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
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歸其帑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
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又曰其次伐交）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
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
遇皆北（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佯北勿從）唯裨鯈魚人實
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
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
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

子盟。遂滅庸。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克也。辭順而弗從，不祥。（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乃還。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三畧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孫子曰：強而避之，卑而驕之。）乃去之。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孫子曰：卑而驕之。）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此非孫吳之所及也）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尩入盟子良出質

經武淵源卷之九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孫子曰強而避之）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

此知勝負矣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

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孫子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又曰將孰有能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

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

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孫子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佼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

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車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

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司馬法曰古者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亡等矣上下皆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
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
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司馬法曰古者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遂傳於蕭還無社
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
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
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
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
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孫子曰凡用兵之

道以正合以奇勝皇戌如楚獻捷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
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
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投袂而起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屨及於窒皇劍
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

子圍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孫子曰强而避之）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

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孫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

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王師敗績于徐吾氏。

一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又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陳于鞍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佐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麾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

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非孫吳之所及也。）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

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司馬法曰。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已居前。)

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詩

曰。齊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徳以及遠方。莫如恵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孫子曰。強而避之。又曰。少則能逃之。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經武淵源卷之十一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晋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又曰。軍有所不擊。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孫子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以為討執諸銅鞮使欒書帥師伐鄭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故鄭師伐許示不急君也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公子班立公子

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三畧曰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又曰亡國破家失人也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

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勇夫重閉況國乎（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道衛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吕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

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功。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此非孫子之所及也。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無民孰戰。

鄭子罕伐宋。宋将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将鉏樂懼、宋恃勝也。

晉侯将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此非孫吳之所及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孫子曰。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欒書将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将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将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将中軍。令尹将左右。右尹子辛将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言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将何以戰。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六韜曰。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智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武侯問敵可擊之道。吳起曰。用兵必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又曰。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

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孫子曰。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

晉悼公即位。使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

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丘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孫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将之道也。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来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将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将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子重歸。既飲至三月。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六韜曰。将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将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

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孫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見非善之善者也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
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
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
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
兵亂曰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
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
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何患焉孫子曰索之而知得失之計又曰不可勝者守也舍之聞之
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
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
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
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
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
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
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
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
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
下孫子曰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唯君
圖之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晉君類能而
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

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經武淵源卷之十一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二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備器。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孫子曰。擊其惰歸。）子展曰不可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孫子曰。其用戰也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孫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眾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吳子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卑而驕之。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孫子曰。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
亦還。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
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
能。吾乃固與晉。孫子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又曰。安能動之。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
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
于濟隧。鄭人懼。孫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
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
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孫子曰。形兵之極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
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
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
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
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

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
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
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
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

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
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
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三畧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

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己丑。
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
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
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
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
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
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吳子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又曰。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
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
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

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伐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

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三畧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在後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震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孫子曰。出其不意。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

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斾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斾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孫子曰。鳥集者虛也。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

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棆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漢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孫子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梁惠王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刑以伐

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李衛公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

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三略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

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

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一第七七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反內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孫子曰親而離之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孫子曰軍無選鋒曰北

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吳子曰凡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失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三略曰：使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孫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怒而撓之。

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經武淵源卷之十二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　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　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此非孫吳之所及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孫子曰死地則戰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

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既成以授子木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又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必成大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孫子曰：強而避之。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孫子曰：不知諸侯之

謀者不能豫交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
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
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
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
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
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
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
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
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
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
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又曰。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六韜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六韜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賞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馬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
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
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
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
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
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無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以啜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
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於雩婁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
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
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

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
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
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
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
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
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
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
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請藩而已乃藩
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攻其無備。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吳子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才。以備不虞。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此非孫吳之跡及也。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

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先死之，六韜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又曰：亂而取之。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代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民紀。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吳子曰：用兵必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勤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長兵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彼多兵

矣請皆用劒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

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孫子曰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守之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途有所不由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

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孫子曰。餌兵勿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孫子曰。親而離之。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僩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禽于人。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孫子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子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及鍾離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

失之計。又曰。殺敵者怒也。又曰。上下同欲者勝。然以論君臣之分逆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然以伐公徒悖矣。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孫子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輈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

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

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逸能勞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始用子胥之謀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獲楚公子繁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説。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又曰。君命有所不受。）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孫子曰。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吳子曰。既食未設備可擊。）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芉。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又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戰（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

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利而誘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
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
懼乃還。不敗。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
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
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

佗捘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
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
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
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
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
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
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孫子曰。救敵者怒也。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
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
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
師侵衛。晉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
目。越子因而伐之。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又曰。安能動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
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
報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六韜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

敗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尉繚子曰。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尉繚子曰。信在言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尉繚子曰。為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又曰。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

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三畧曰。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

乘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䩄皆絶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吾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又曰近而示之遠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

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六韜曰。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

武城克之。（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孫子曰、上下同欲者乃勝。）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

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

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越王勾踐既敗于夫椒乃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于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命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

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又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孫子曰：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

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㢋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

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地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

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挑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

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

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

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為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多筭勝。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孫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

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狥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明日狥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狥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命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志行不果。（孫子曰辛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辛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又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

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孫子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知。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

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

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孫子曰天地孰得乃止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又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又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失德滅名。沵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也。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

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

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六韜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

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亮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故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又曰：君命有所不受。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將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鍚。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孫子曰。將軍可奪心。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

虛。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遂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吳子曰。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書。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參之

天時。吉乃後舉。六韜曰。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焉。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孫子曰。多方以誤之。又曰。其次伐交。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乃還。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三畧曰。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倖勝也。非攻權也。司馬法曰。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獲吉。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司馬法曰。祿賞不厚。則士不勸。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六韜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又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終